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九六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補編第九十六册目次

遵道録十卷

〔明〕湛若水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遵道録十卷》提要

叙遵道録

夫遵道何爲者也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脉也合内外徹上下而一之者也今之爲朱陸之辯者賾矣或失則外或失則内或失則高或失則下皆支離之咎也支離也者二之之謂也孔孟沒而免於支離者鮮矣吾弗敢遵焉爾是故履天下之大道而決天下之至賾者莫大乎中正中正者救偏之極致也述遵道正德己卯春三月望甘泉湛若水書于大科書院

遵道録卷之一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四句言定性之體段亦是本體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此一段辨其累於外物之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人惟累於情故有內外將迎而不定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無內外如天普物物來而順應無將迎也此二句定性之功夫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此段辨其除外物之累愈不定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隨事察識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此段原其外物為累之病根正欲外無為而求內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引易因上自私為下內外兩忘之張本引孟子因上用智為下定則明之張本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此段發明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及物來順應之指以闢其惡物之非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理字是心之本體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即怒一端言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如此則無將迎內外而動靜皆定矣

靜者可以為學註性靜言其質也非妄靜也有要靜之心即非學也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註不知之則所養者何物然知與養只是一者
心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脩誠意立所以居業也
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註進德立誠皆於性分上下手
乾知大始也至聖人只是此坤作成物成此而已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註云心得非由外也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註識
作知識之識非記也若作記則求之於外矣惟孔顏有此學
學始於不欺闇室註是徹底工夫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註把捉即操存之意非執着也執着得緊反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
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註習與性成
者在己何憂之有乜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
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
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
以析益註要實見此體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註就此則不聞
道者不可以生不可以死可不學乎
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註此聞字
即朝聞道之聞即大學知至自得即是物格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
則隘陋註弘而不毅非聖人所謂弘毅而不弘非聖人所謂毅
九思各專其一註雖各專一只是同一箇思思通九事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註信則物我兩盡
先難克己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註近取諸身之義
古之學者爲己爲己在己也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註不怨不尤在情性上用功稍有怨尤則天理
滅矣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註知性知也忠信行也

荀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註此可見聖賢之學皆在要約處用功心事一貫

擴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知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註有心感人者淺無心感人者深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註以涵養寡欲說格物正與古本大學以脩身申格物同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

行有餘力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學三年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註善學者必於易簡中得之也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胷中須如風動竹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人此其爲能弘道也

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註須玩通貫之故字

宙間只一理耳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

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註此是上智事
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註凡作兩截者皆謂之支離
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
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註充擴是致中和功夫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直達到位育上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註只難到洒然處在涵養
迺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
出來 註此二字千古聖賢頭腦又不可以言傳
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忘之養生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
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
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

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
氏此也 註宜切究索若見得許汝具一隻眼正此也
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
代威儀盡在是矣 註熟後觸處有見
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
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 註大學舊本以脩身中格物者此也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在
人明暗也 註於此可見格物兼了意心身工夫至約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
省其任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
善學者也 註觀此則古人所謂學者可知矣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任朝廷而才不足才可
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

伯淳謂才與誠須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
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註古人所謂格物者如此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
也註只無不敬便了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

註人是天地之主故曰爲天地立心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
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
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
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

虛一大爲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明道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
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一註謂用一原
伯淳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
去註在此心存忘之間也

思無邪誠也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註有本者如是
入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
明道常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
常愧此四字
學者須要知言

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註感而後義見）

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註感應者神也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註上下間一形字可見合一）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註體認德是何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此理貫徹上下上下無二理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遵道錄卷之一 終

遵道錄卷之二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顔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天人無間斷 註 人之呼吸皆通於天人只以皮膚之隔自私耳

學要信與熟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註 知養非二事只是一誠以貫之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註 只是一理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註 人是性仁是體道是用 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註 上蔡云不仁便是死漢不知痛癢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物特自小之何耶 註 察識此意而涵養之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註 無不在己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

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
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
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註窮理無知行）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
如冬至之前天地閒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
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

爾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下雷行付與無妄天性豈有
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
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
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名實相須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也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
月（觀此則凡稱正月者皆以為正之月也子丑寅皆然而正朔不改之說未安）
中之至理矣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狄
中則為人（註天命之謂性命者中也）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
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

原缺第六葉

歟舉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
視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
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
動待人之言為是乃是何自得之有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註此合形色天性觀之可
見理氣非二物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
理何以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

志可克氣氣勝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
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
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
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
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註一原）

有有德之言者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者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遊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致知養氣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註實者已所有名者人所見見則稱之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

物而不順也

人須知自慊之道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識變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至則一也

天生德於予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此聖人極斷置

以理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顔子屢空空中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

中後聰明億度而知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文不在兹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

謂信表裏之義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

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贊

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

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

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

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終終之主行註）

（知至便意誠可見格物而下無工夫）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内義以方外外者坤道也（註忠信立誠是主宰乾知大始也敬）

（義是用功處坤作成物也）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

迹以下一段皆非（註文中子所以不知道）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

斷頑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註全放下便合有見）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

而得之

遵道錄卷之二 終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飲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註先有司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註舉賢才〕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註人氣正時有此氣象即是道義即是義〕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註只此洗心便藏於密其德便神明〕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註體用一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註中處即天命繼天之命亦同〕

且與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矣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註此字有所指〕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與三子者之撰持行有不掩焉者與所謂狂夫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

爲夫子笑若違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註古人說禮即是道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㮚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
顔子之學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
樂則生矣之意同 註在事爲理在心爲性在天爲命只是一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
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
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
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顔子瞻之
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耳若孔子則在中間此
不違一間也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得也此也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註此與所不睹所不聞無聲無
臭之體同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
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釋氏無實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愼獨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
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

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
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
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
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
道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註宜玩一貫處）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
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
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註盡心知性廣大高明以察見此體存心養性勿助勿忘以涵養此體）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註前段所謂徹上徹下者此也）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
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
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註天道人事只是一理）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
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

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
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
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

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
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
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
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
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
不脩治（註如擇學是也）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
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

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
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
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
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

餒也立之斯立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
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
修辭立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誠若只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也若脩其言辭正
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
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

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誠爲實居業處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别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别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眞無假曰既無眞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眞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遵道錄卷之三終

遵道録卷之四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註學問之道所以求放心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註此便見善與人同與介甫之學異矣）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去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生之與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註此可玩味）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

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註觀此豈可過高乎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註云全體此心即盡心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註特即是道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
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註此程門長緊要處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
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
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
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註盡心之

說可玩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註古
人所謂窮理者知行並到以身至之如窮河源之窮即大學所謂格物至其理也若非身至安能盡性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
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
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
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
真知決不為矣註此人知虎乃身經其苦耳故大學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知本
學貴實踐乃悟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
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

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
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
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
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
能守也（註此段乃程門至學大頭腦寂約處）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
物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
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
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
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
足以及此（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顥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
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
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字愛人擬不可不學此意）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
更無別理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可對此箇別有天地註前段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及為天地立心皆此意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
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
所以養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
欲掩蔽不若惟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
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其一二
使足以警衆可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為
近有用力處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
約處易之道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

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
聖人亦只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
有道有理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
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
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
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註天只是一天學至

聖人亦不必盡其良知良能者耳今人說良知輕了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于
窮盡亦又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

與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
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註此段可疑將學文
與進德分作兩途殊非孔門博約一貫之旨尊德性道問學學者所以覺明其德性也只是一事此
段恐記者之訛且學者一截與前相反依禮是學乃自得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
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
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奥今
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
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註此窮字
即窮河源之窮謂身窮之也故上大學以修身中格物知本知至甚切實言物理盡者盡於身有諸
心

導道錄卷之四 終

導道錄卷之五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
不從慮則未在已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
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之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
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註隨時之義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
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着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
着摸佗別道理只為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
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不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
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
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
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
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
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
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
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
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
在心心裏着兩件物不得
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
淳曰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
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
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
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
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
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
深誅古今莫息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
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
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
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
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
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
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
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
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
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此言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
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
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
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常容
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
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是他惡
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常有毫髮厠於其間哉
只有一箇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
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
是自私者也 註體此便是有道者氣象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
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
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
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
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
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
中心沒事也 註入者主之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註明善須直於此上體觀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

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須是大其心使開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註大其心即孟子所謂盡心也
醫家以不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
為不仁譬最近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
而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註亦是合一之理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
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横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
只圖得人消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
處走今日且只道敬註敬則合清濁虛實一貫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

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
子夏煞學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
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之道理也只恭而
不為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
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
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
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
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
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
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
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之氣動氣宜乎
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此時和
氣豈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宗

莁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

膠固須着說破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

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

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

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

名狀註此是古聖賢大斷腸處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

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

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既而反暗也陰陽之際

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斷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

如是者極多良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須玩索這箇理

物理最好玩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

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

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

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

不如稊稗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

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

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則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

逢其原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

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

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言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不愧屋漏便是夾持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工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註人呼吸不來即死矣可見與天地貫通一氣學要察識此體而養之即仁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註敬而無失即戒懼謹獨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知劇論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註人不可滯於一物）

禓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

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

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又三二日有漁人撑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遵道錄卷之五終

遵道錄卷之六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日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先下室中率置尖物有缺文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註言以尖物勝之不若以理勝之也上蔡習危階事亦如此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註所謂學者心學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臟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己不能知卻知為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

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麽
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胷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
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着些
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間
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
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
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
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
皆然此箇事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
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
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
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
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
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
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
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一天也只是
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
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
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
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斵喪處極多只
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
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别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
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
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

觀雞雛此可觀仁 註此一段可玩 仁者生理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註此程子所以爲中正不落上下內外而異於諸子也此乃孔門一貫功夫學者宜玩之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註自友道衰人各自私自是可歎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〇註昔嘗見白沙先生言前輩用了許多功方見得此意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註無在無不在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註陽長陰消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在鄭穀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上下而言蓋眞個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

契於物須是聽其言也厲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註所謂善人者善柔之人若有德之人便可薰陶氣質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知此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註事理合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
漢方擔得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不得為聖人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
人孝聖人廉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註道體無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註矜持即非敬須是勿忘勿助之間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
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註聖門說敬字得孟子發揮出來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註若聖人恭安只是一體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倚摺以威儀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
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
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
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
是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大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註心存特正氣發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無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遵道録卷之六終

遵道録卷之七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滞於一隅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顔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須立心便達得天德

爲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
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
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
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
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則直養之而已 註有一物着在心便不盡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

對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
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註然則徒欲誠意而不學者安能得其全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
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
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註莫非天也宇宙間只是一氣一理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註性
氣只一物如手氣也恭重卽性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又曰有物必有則豈非一物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
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
於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客心在便是廢天職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註其初只是一阻窩二氣五行萬殊之本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憑地看謂更
當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
涵養着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註在心爲明德作事爲新民非二事
成德是止至善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註仁者氣象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
嘗見其心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叔一生不曾着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
小有如是才識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不應為總是罪過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鉛鉄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鉄之性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顔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顔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誠能預知只是他不着別
事雜亂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
理會得 試人之學問思辨亦正如此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
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者將以為亂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聖人
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
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方盡性便
至命註其要只在窮理窮理者非博聞廣記之謂也功在察見而存之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註先須知所養者何事
人患乎攝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歲日用處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即一歲之用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

已如後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
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註此非知道不能言然亦有當
更者大害理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
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
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
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註千古聖賢不過為此二字佛
言理障不識天理便為異端何同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
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

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胷便可見註執德不弘者終難見道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渾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所以為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註非全放下終難奏泊

鐵劒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為太平之民

仁則一不仁則二

性不可以內外言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進道録巻之七 終

遵道録卷之八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註：其中間便是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
物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
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
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
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
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
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
着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
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
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
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至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
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
而人信矣

節嗜欲定心氣

須要有止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註聖人所謂不動者是此理與釋氏之言不動異矣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學者多蔽於鮮釋註解不須用功深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則吾又何校焉是
以君子未嘗校也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湯武反之身之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聖人之地註性之直於性分上用如易進德立誠乾道也身之是踐行上用如易敬義坤道也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
與於詩者吟味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
與點之氣象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則不樂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
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
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註思通士也亦兼知行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

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
善學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行者不害也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思慮不得至於苦
心敬則內自直
聖人凡一言更全體用
世事與了不相關係註即有天下而不與之意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大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義理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為大人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力也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註所精所一不過為這中精一是執中功夫

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此便是惻隱之心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不見其大便大

敬勝百邪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謟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註得罪張天祺以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恨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註明德親民總在此用功至為要約

讀書要玩味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註形而上下豈有二形

心要在腔子裏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

涵養吾一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註此二上字不同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註解作知識之識多識前言往行同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月

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
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
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
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纔愈明
往往所陷溺愈深
信而後談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
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
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
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
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
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
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
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
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
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
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
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註更別無所以）
（然處只結事致誠便是所以然）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註了此即如方外矣）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
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 註此則亦兼知行工夫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註密是不覩不聞之體
敬則無己可克始則須絕四 註此可見是學者用功處絕與毋皆聖人事以禁止學者之語
由經窮理 註否則有差然亦當與後一段合看乃得中
絪縕陰陽之感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
自失兼亦誤人 註與上合看以存心為根經義培灌之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
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註可說者只是功夫而已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註此即大學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意曰察曰得可見兼知行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
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
誠意燭理上智則潁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
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淺近事莫非義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
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

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善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遵道録巻之八 終

遵道録巻之九

後學増城湛若水編輯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繋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繋辭不得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説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其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繋時之汙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

之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絶倫類世上不容有此
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
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
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
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
似佛者一憪胡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
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
又却要周徧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徧要之決無
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
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
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些秉彛又殄滅不
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
些秉彛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
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
此識多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
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盡絶為得天

真是所謂丧天真也待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
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道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
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
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
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
雖說得盡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
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詳形色天
性也喜怒哀樂中節郎道也會是則無以見性道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
駸駸然入於其中矣性或猶以其原之同豈不謬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
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於
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

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
後可以入道 註或以爲釋氏不須闢然孟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而二程又如此拳拳何也蓋此乃害心之大者故須距之則便有進步故曰聖人之徒也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
勿忘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
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
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
分明見得方可 註此是實學
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
若不因機丞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
甚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
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協則所爲必成固不可
以威力取强語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制
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
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而而盡沮公義因
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
與其遂一夫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
使人之擾丞推生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
畜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
沸騰 上二節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論新法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
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
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
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
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
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
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

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
行仁政而不素講其良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
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
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
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
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
曁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
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
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君
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
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
今將校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
聽覽之明盡邪正之辯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
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
簡率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

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十四段論王佃之論
熙寧二年上時為御史裏行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
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
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
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
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
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
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訓誦箴諫
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
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
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從朝
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

智益明王猷允塞英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
哓哓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
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右二段論君道

遵道錄卷之九終

遵道錄卷之十

後學增城湛若水編釋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
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
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
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
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
息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
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
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
不行乃在於此宜先禮命近侍儒賢各以類舉及
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
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此成德者其次有篤志好學
材良行脩者此達材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
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
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

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 此上聚賢才講學之法 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 此上是立師教育 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

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 此段縣升於州郡 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 此段郡升於太學 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 此段太學升於朝者 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 此段言選士之期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

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慝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其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涖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臧否之分數為之賞罰此上嚴選舉俊秀之法 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廕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受以職此言公子入學選用之法 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此升公子於太學之法 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此太學升公子於朝者 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與民之俊秀同 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脩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此段嚴論選公子之法 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此段言凡人及公子有官者亦入學論選

右脩學校熙寧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

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若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
遽當改革哉惟此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
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
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
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此段總論）古者自天子達於
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
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
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

異者也（此立師傳）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
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
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
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
今之異也（此立六官）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
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
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
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

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
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
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
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立經界）古者政教始乎鄉里
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民
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
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此立鄉黨）庠序之
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

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
實不脩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
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學校舉選）古者府史胥徒
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
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
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
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正兵役）古
者民必有九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

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力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也（此足民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務農事）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修虞衡）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束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辨名分）此十者特其端緒耳（右論十事疏）

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

道出焉本朝踵隋唐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應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無名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岩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進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 右三段以論養賢[illegible]子

遵道録卷之十 終

導道錄後序

甘泉湛子述導道曰夫道也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違也是故安焉者之謂聖勉焉者之謂賢修焉者之謂君子畔焉者之謂小人嗚呼賢聖遠矣子程子修之終身焉世稱之曰明道夫其明之也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違焉者也以言乎其上而下存焉以言乎其內而外存焉以言乎其本而末存焉斯其言道也聖賢之徒也乎今之君子之學之也或曰存心已矣斯之謂徑約者也或曰致知已矣斯之謂務博者也故約之徑也高而罔實博之務也煩而寡要稽其歸也違道遠矣吾憂焉故曰道或上或下或內或外或本或末一而已矣子程子之述之也亦可謂弗畔矣夫吾導焉

嘉靖二年癸未七月甲申門人澶淵王溱書于大梁書院

遵道錄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湛若水撰所稱皆明道程子之說其曰遵道者自序謂遵明道也若水與王守仁同講學而守仁主致良知若水主隨處體驗天理守仁言若水之學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致之說不可信者四遂各分門戶斷斷然相爭是編因若水之學出陳獻章獻章之學每教人靜坐使此心灑然獨得於宋儒中獨推尊明道故闡明師說追溯淵源此本凡八卷衍聖公孔昭煥所進本則作十卷蓋當時原有兩刻明史藝文志作十卷所據即孔氏本也

己未留二卷

〔明〕章世純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己未留二卷》提要

汝上章世純大力父著
門人饒有政子正父評閱

道論

夫道達于天地葬于鬼神宜于萬物存乎兩間謂之造化備之躬身謂之德行舉而措之謂之事業故天得之而生地得之而養鬼神得之而靈故道也者通也通也者大也何謂通天爲高矣能以道而知于地也地爲下矣能以道知于天也鬼神爲幽矣能以道知于人也人爲小矣能以道知于天地鬼神也故天知地而生地之所養地知天而養天之所生天地知物而應物之所感物知天地而喻天地之所行人知物而成物之所宜鬼神知人而祥人之所美天地鬼神萬物無以相異也謂之通何謂大上下微顯衆多之合也謂之大大也者通之積也通也者大之合也物之滯者不可以及多不及多不大物之小者不可以合衆不合衆不通不大不通

則獨事也不可以相至不可以相至則不可以成大功舉大業然則天無大德地無大恩聖人無大 而又相與爲反也然則地害天之業天害地之功人傷鬼之靈鬼賊人之事天地將圮萬物將滅鬼神將燔人類將絶故通也者所以並存也大也者所以合處也並存而合處然後事起而交至而各有功名也

中得而外收通于神明

食便

中國之民食于農而民可以守矣戎狄之民食于獵而民可以戰矣今夫農晝疆而治地小流有溝大流有川縱横有術圍有短垣疆有封土道有列樹高下阻深此可用其地以守矣勞于土而食于土保其生資聚其妻子谷粟積聚重而難舉莫有鳥獸之心此可用其志以守矣鍬鑄之所刺耒耜之所推刀銍之所伐齊手奮事而氣力發于踵間習以年月筋堅骨勁然而非奔突犯患之事也此可用其力以守矣朴實而無機巧也此可用其忠以守矣故中國之民不教而安于守其食之事有以便其守也今夫胡狄之人其求食也求之天之上人之間也其所遨倖于獲者勁鬫而迅飛輕足而疾走者也故其民執弓挺矢促轡而急馳于所習者害器也體所能者風雨危險也所安者鞍馬也故胡狄之民常不教而安于戰其身之事有以便其戰也且夫戰者求利之務也守者却害之務也故

胡狄之人無資于守中國之人無得于戰不知其無得然而犯所短以爭者非審利害長短之數者也

高古深情勝讀歷代便宜策

雜策

凡言立是者非獨立是也必廢非而後足凡言崇賢者非獨在賢也必下不肖而後足故事必行兩不行兩不得一也譬之原濕相際原高尺則濕下尺今曰原高而濕未嘗下也是原不成于高也物固待彼而論此故一去一取成于獨取一奪一予成于獨予符堅一用王猛則兼誅樊世仇騰黜席寶以為不誅樊世等則用猛之于不用未甚辨也元祐太后一用司馬光公著則兼黜章惇蔡確邢恕以為不去確等則用光公著之于不用未甚辨也今夫懸衡者左抑則右舉右抑則左舉抑之所下至舉之所上至也而未嘗有能以不抑舉者以為自相待之勢也今使湯左相伊尹右仲虺誥又以為能用伊尹者有之不也使武王左相周公右相潘止又以為能用周公者有之否也天之道必去寒而後立暑寒未必去也又彰暑之氣造化無以為能也故朝廷之上未嘗無賢也聽言未嘗無正也

上又非盡不用賢之君不聽言之主也然而不
成爲用不成爲聽者爲其兩存也此以其能也
顯之彼以其惡未熟也亦留之如是則賢不獨
用賢不獨用此爲未嘗用賢也如是聽言是言
不獨聽言不獨聽是爲未嘗聽言也君之爵祿
固有盡也自一命而至九命循有極之等也然
而明君用之則其等皆增而重者有抑奪之權
以明之一命之爵必使　者居之不肖者降爲
庶人則一命之爵固已重矣爵非異于故時也

然而猶有不輕可得者則得者已重也里之三
老訓進子弟令之曰某子材坐堂上賜之巵酒
某不若訓立之堂下執酒具也堂上堂下非賞
罰也而堂上必自以榮者堂下者明之矣堂下
者必自以辱堂上者明之矣故有予而奪加辱
有奪而予加榮一列之爵有兩列之尊者予者
一等奪者助爲一等也此增崇爵祿之道也
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如[illegible]讀未有
書

正一

耳獨以其一然能徧宮徵商羽之音目獨以其
一然而徧青白赤黒之色古獨以其一然而徧
弟甘酸辛苦之味故不得一以爲正不能閲定
天下之異矣不能閲定天下之一亦必非神明
之一也将物迹之一也今身有聖賢之名然而
無以論其道而才之總其方而理之行于變化
流易之所而常見我以爲拒是自化爲一以聽
天下之用者也非用天下者也故無在之爲道
帝用之爲寶一而能變之爲神雜而不忙之謂
德五方皆爲政之謂聖人

神奇

體之于人親無如矣。旁有隙焉寒暑漸于肌膚
之中留處脉理之際心猶不知也待病有形徵
然後知之體與寒暑相受。相受者其相知矣體
之所知固不定其心之不知也目之智幾于心
然物入目而不至心者則時有矣如懸鏡然過
者不擇而皆受目雖受不害心之不受也四體
之動心之使也今脉動不時休心不與相知脉
之動不害心之不動也由此觀之神與體常分

之物相寄爲用也明矣今曰神形一也必以相
領之速天下之甚速者尚有矣弓矢動于手速
知于的可謂手的有一乎神之在身如旅客之
依主客之體主也能悉徒相托之甚也然而常
二也非二之時而二也

材理智道此能兼有其美

皆貴

雖有當時之勢不能使天下皆貴而無賤也不
能使皆尊而無卑也使天下賤而皆貴卑而皆
尊者禮術行焉耳然則雖其少也必將嘗爲長
者也雖其下也必將嘗爲上者也君子之教曰
使而下事上使而少事長則爲之父母者必有一
家之貴矣爲兄者必有弟幼一節之貴矣父兄
者子弟異日之處也然則必有可待之貴矣雖
在汗下之處嘗施敬于人而人未嘗不反而敬

之也此相酬之道也然則雖獨夫卑家必有往
復之尊矣故曰君子有禮則天下皆尊而無卑
也皆貴而無賤也夫唯天子用天下之備禮取
天下之備尊匹夫匹婦略矣敬之之數或寡焉
雖然而均者取天下之尊所得博也取一家之
尊者所得篤深二者之分未嘗相讓也深與博
以異量之美相敵也故匹夫而有侯王之貴者
此其說也

[illegible]篤已然之言足可以位乾坤

尊古

為國者雖有後世之智必明先王之禮法以持之民不能信一旦也而能信舊故舊故者先高曾祖之所常道也我以當世之積法治之兼以千世之積教治之與以其先高曾祖之積俗治之所以聽之也循而守之也安何者功積于前世矣夫民之以耳目用事也久矣善者亦不能告之以故也唯以多用之而後化譬之木湊于土其與土密甚深且久土功多矣故能貫其氣

澤滋滋然發其華實今明先王之禮法以為治是用萬世之力而持一世之人也功何以不遂成乎

防患

防病與治病同所至也然不可以治病之藥先服以防病治病之藥先服之以防病藥必先為病矣今為冬之且寒也先時而燎火不傷于寒且傷于熱必也故防患之為道也處乎平而調之也救患之為道也取于偏而久之也偏之于平也遠矣武帝懼後世之有胡害也日用兵以為故慮弋鉤之用太了則先殺之夫慮之是也攻之與殺皆非也皆所為以救之之事備之也

人有防火者日以水沃其居淋漓浸淫其苦水必甚矣救火在于得水防火之道尚在于火慮事之弊尚在所慮之事耳遽求之于異類焉非也唐肅宗之事類此肅宗憂將師之强也以宦者監軍病不在將帥也乃在宦者此亦先求異類之過也里有富人而憂貧者聚麻優數囷以為貧日之用貧尚未至也精神已召之矣卒為人所惡因事碎其家天下之事如此者豈少也觀其所藏深明沉潛求之細微則衍素隨而志素定也

氣準

氣有不同所至然而能應者合于其數也數之所合大小不足以異之故智者測之于此而論之于彼其處量高下猶視而見也夫天地之氣在多猶在少也在百丈之下猶在咫之上也中冬之月陽始萌于下地有淺深各自其底以爲初日進而上增而長至地面而盡復生于下在地上者亦如之至天而盡復生于下山亦如之一尺之壤有本地之灰者亦如之聖人制爲律呂數寸之管而倂合天地之機自黃鍾至于甤賓起九寸盡六寸象升陽之氣及于地中爲濁分究自甤賓至于應鍾起六寸盡四寸餘象升陽之氣平于地面爲淸分究長以求深短以求淺相依而爲數爲候室室三襲門反覆正于子午掘地三尺而築之門不相當者固地上之氣也掘而築者固地中之氣也按月依方厝十二律黃鍾中于子午之間餘序而布每月氣至則管灰自飛夫數適等則大小同至情有合則殊形同感臨池而鼓甤賓鐵爲之躍者數同也秦吳音而草舞者情同也豫章之龍井高踰江面然江水上漲則井水上溢者氣同也消亦相等降氣同也候寸關尺而知心脾腎之病小形大形之數也輕重取之而知府與藏小表裏大表裏之數也數有微會不足以爲異

收歛耳目澄慮默照恒壹以揣意王道思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於古人者如此

全法

法者天下之齊也王者不行疑似之法疑似之法者若其行若其不行令夫吏有罪其罪固有所至矣可以誅不即誅也始且有黜之無之法疑行不諱法疑不行此之謂疑似之法將以為無罪耶無罪而黜之是罰無罪也將以為固大罪耶大罪而黜之彼適得平耳則縱有罪矣何也其所加罰者未足稱乎罪之分也而又使朝庭懸半法半法者無盡用之數以其半而行也懸半用之法立半重之權是上無威君也懸半用之法以勸僅半之功威僅半之罪是下無全治也然而又不必審也則權全亡而治全失矣

孽公子之峭刻無踰於此

圜道

圜道者天之所以用異法也寒暑不同情春夏不同氣其相反而相去也所以為疏也其相負而褒綏所以求親也親疏以相至所以求圜也圜而異法皆安故胡越可以為家仇讎可以為屬六合可以奠四時可以成五藏可以合皆圜法得也氣行而無滯流轉而能遂循環而皆適不見其疾不見其徐圜道極也今夫輪引申而度之其長不能數尺然有千萬里之長而猶不止者以環之而反覆也故可反覆者無窮之數也故天之道在古而不稚在今而不老在後之望之尚未知所窮也則圜法安也故能知圜道者其事可上從于天矣聖人之所獨長也

高言眇論須理而定呂氏此篇未可並峙也

善惡

天下有賢而盡無不肖則可乎曰此不可也國之兼有賢不肖也是天之所以為高山深淵也是故有賢以居善有不肖以御惡惡不可以賢者處也則不肖不可無也頭之于我也亦賢甚矣顧其地下莽莽墳墳汙葳而崎側將有足以履之耶將可以頭履之耶夫措之非所者非也無之不可也今有喬木悖劣之人錄為奴隸以處汙葳亦載上之器也置之邊垂以當崎側犯患之具也此其為履之任也亦宜矣又安取必無乎故家有愚子可以處勞國有奸民可以塞險先民有言曰我必欲生賢子不肖子又誰生乎夫子之于我數寡矣猶不防有不肖况天下乎此天之為我生是也議其所處而已矣且不覩于偷乎賊為偷抵法得解矣復為偷如故此何也獄之中不可以無實此生而為獄充者也

天蓋使然

雋麗同乎繁露氣體則居然上古矣

安內

夫婦之道以義而安以情而固夫色之所欲常求于新不止以義則意必外矣夫婦之始未有不歡者也因歡而重結之所以積情也積情所以為厚厚所以為固不厚不固恨必淺矣夫婦之意曲而多端也女子之患不能安貳男子之患不能怨思夫不避私以迹相觸婦持巳分相望必深隙開之後婦必疑于形似蓄怒之時夫必枉求是非至于深重棄捐之事必生谷風之怨必作棄絕者豈謂無說然事之不可反心者也義不足斯情不終所從來者深矣先王之教男女有別別之于彼將專之于此所以守人情之道也故絕旁行之意則義必深義必深則情必全然後夫婦之道美而父子之義生也

安貳怨思二語千古情事此已見招楊用修所謂當從心力中來者也

務忠

有賢君則治無賢君則亂有君則治無君則亂治則民生美亂則民生惡雖無賢君猶愈其無君[illegible]之爭爲有治亂之中不大亂不大亂則人[illegible]存也故君者人之所務立也忠者所以立之者也五代之時天下爭于君當是時民之死亡者不可意數僵越原野以其膏血爲草木食者數其地壤之長短而已戰伐之事不歲書必日書月書也爭于民君則治之爭于君非君

自樹也然則忠臣之功乃效于此時矣臣無忠志以不能立君是以極于此也由此觀之忠之爲術所以樹君而生天下之利公愛天下之道也賢者之所務也非獨若此也又以報賜生者父母之所與天子之所保自父而祖以至曾高皆庇于有君之力百傳以及于身此其有功如天與地無私與而有公恩明不覩而陰受之故忠者所以報也爲父大父報也非恩此君[illegible]恩君也非[illegible]君[illegible]君也賜我以公報之[illegible]公

知君而已不在其人此忠之義也凡忠之難亦以其分公之義究竟者非所獨切也道之在衆者必相奏之且大仁者生之所[illegible]天之所與也父子者生之所連天之所立也義者生之所稟天之所與也君臣者非生之所連非天之所立也以生之所有用之生之所連動之而是耳以生之所有用之人之所立用者亦受薄于所用去分必十之五矣何也所用之半無藉焉故忠主之義必于賢者賢者知大常人知小知小知

其私知大知其公能以公義取有君故備于其扶立之術也是以作功要其國律陳言入其至精救害有休揚之心在患有死亡之志如是則君勢濟君勢濟則國法行國法行則民生定此忠臣之力治安之所始也夫百姓蚩蚩責其仕一以供上務忠之屬也不求其盡與有而已先王之世草木牛馬猶使爲忠于主而况人乎

漢人諸跡可以喻其法體

典德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皆樂與爲廉皆樂與爲讓非能先以廉讓教也有以起之先使天下之物皆在有餘之地是以人皆以其餘有取不求以爲廉取不受以爲讓以其餘有餘相賜以爲仁財之居餘與外而非已所賴潤天下所樂以爲義也猶之取土壤以爲禮酌海水以爲餉誰復有難者乎聖王之使物餘也此有道也使之自足其中是故農使有百畝之業商使有當貲之資工使有應身之技公卿大夫使有及用之祿所需而不可殺者寬然足于內也猶慮其不足則爲之制度以域之庶人之食一日三時衣服之被身華首掩足者麻葛木綿之屬也其色縞與綦也半畝之基采椽而柴户以閑風雨以禦盜賊其他吉凶之禮亦皆與有取不失事得以從俗非時不聚衆非禮不會食器無過匏瓦味無過雞豕故自庶人而定爲一等之制矣以次升進至于天子各有差限謂之國法國法已定能守爲賢故手食者不得慕有職之所爲上不慕大夫之所爲大夫不得慕公卿之所爲踰法者罪以待其後夫財之不足也皆由不足于物也而亦不足于欲也人有過分之慕舒則雖十天下之富而不贍一天下矣人之欲也可增而多可減而少先王之謹于制度以檀民之欲不與之增也欲少則易足矣故能備一肉即與八珍同其能備一褐即與錦衣同麗何也欲之所不有者多從其所有而足也故先王之世人無相擬之勢而有盡滿之願者得之此也然後財之所得用者固已寡矣而餘之于無用夫無用可求所以用之矣是以先王以仁義之事論其後也夫蚯蚓之處壤中食與飲在其俛仰之間故蚯蚓之不食者以無不足之資無有餘之欲也今以物之有多欲之至少有餘何足以言之然則非獨不爭也相讓之意亦必生也

經世大手而亦因性述情文章才氣一道幾揀定矣

全物

君子不窮人之伭窮人之伭甘無賢十剝皮視肉世無美婦物有大窮人有睹倫取大膽與明節者此用人之道床簀之上孔丘無成徒淵顧之上伯夷無潔志求孔子之聖者將觀之于几筵之旁也求伯夷之潔者將祭之于笸籬之側也常必以是求之是以孔丘全于聖伯夷全于潔今夫白日之明也其入黃泉之下交陰陽之時可爲言哉故王不可以破質求美鳳不可以拔羽求容火匿其暗而用其光爲功于人今古不窮君子亦何爲傷物之成乎先君子曰側室不可入所以使婦人安私也有以安其私然後能使安其正矣此善全人者也

求空

鼓之鳴自其中空然鼓不立則中空不可得而成也刀之可斫也空者剝之空則非刀之所爲矣故空在外者所乘也非所爲也空在中者則所爲也是故聖人爲之有以建其空凡中空者待之四方獨一不成陰陽有兩四時有四二四之間而變化得存聖人之道有仁有義有文有武有剛有柔其道相與交其交也相與對對而有間間者成矣是以得其內而可居之也我其迭用而我常無處故曰空者有之所建也而聖人之所能建也常人雖有兩亦莫能並之取空矣致吾浮于汝舟中之人如植苗也語其屬曰人衆舟之地如席當善爲空也人靜則我動人動則我靜然則常按物之空矣故游于天下亦按其空而作也雖在逼塞之中善用之空亦在其間不可不知也夫我心有虛萬物有際兩者相適天地之間孰能碍之

空之說佛氏六經極其備矣捧此精微期乎

說法此海內所以願伏處之遇也

生情

用人者用其心之有兾也用其心之有懼也然而不能立所兾于前章所懼于後則人之不用也必矣用者存乎我所以可用者存乎彼可用者彼之天道固有之然而可以人智多立也今夫後馭萬物者必有飲食之利爲其欲存也必有鞭策之威爲其畏存也然而飲食之美有極鞭策之威有止則其術將殫物之欲惡又不可得加于此也故第節度于二者以爲無窮人者欲富貴者也欲美厚者也然惡死亡者也憂苦者也富貴之事差之以等榮然數陟而卿相欲之事必盡矣戮辱之事差之以等害然數降而死亡惡之事必盡矣非不能加于二者也人之欲惡固止于此也而卿相復不可多有戮殺復不可多及求人之事又未可以已也是故聖人立之事而生其情是何也人之智多其欲惡固可導而有也向知利之可欲也俛然未知禮義之隆高也未知名聲之光美也爲之崇禮義以

觀示之名聲以顯白之人顯然又有欲于此矣賢者先趨之村鄙無識之人徐徐然向之何也徒知害之可畏也未知汙下之難安也未知訾毀之醜辱也爲別黑白以界畫之非訾言以惠系之天下之人瞿然又有畏于此矣賢者先避之村鄙無知之人徐徐亦忌之此二者非即有也導之而有也然已欲之若固然矣其惡之亦若固然矣夫已欲爵服又欲禮義已欲禮義又欲名聲如是則欲博民之欲博是受賞之地博也已忌誅殺亦忌醜逆已忌醜逆又忌詆訾如是則惡博民之惡博是受罰之地博也苟其爲地之博則加之者之利矣民不憂不使矣故聖人立禮義設聲名以足爵服以虛續實也實竭而虛不可窮故位雖無所益之人猶勉之而若有異也今是禮義聲名也豈一爲之而可已者哉必以終身之事就之也然而慕者誠有得也我必無少焉之費也衆取之而不相爭也此賞罰一也一爵之爲榮也一刑之爲辱也一君

子爵必以將大義刑必以愧不義則措爵唯一受者得一榮焉措刑唯一受者得二辱焉何也義不義之說又明也

陰重不泄之理具屬跡于毫端斯内溢其奥而外昭其深者也

誠力

誠者事之力也誠非力之說然力之所從生誠在于此力諭于彼射者去之百步可謂遠矣手矢相離行于虛空之間者有頃矣去其推激之者有程數矣然其中物而入之猶刺也猶鑚也猶驟也是何也向之動者誠也故手在于近力動于遠不相至有相至者也君子作之一室之內效之以至眞守之以無已詩曰淑人君子心如結兮精神之甚也久之有聞之者矣聞之也

有感之者矣虛空無以爲之離實象無以爲之隔其中物而入之也豈特矢之力也哉故誠于事者得于事誠于人者得于人誠于物者得于物僧ム者欲服黃精先驗其效藏藥罟井中閉一人其中以磨輪掩井口閉者無道自出嚼精臍目中久之從目中飛出磨有目非身之户然而可出者向之誠也向之誠者可以行無理之事況理之所常可者哉凡爲誠者蘊精厚蘊積厚則感神滿感神滿則氣感大氣感大則能與

物之遠者爲緣其事若鬼神非形數之所討也今夫龍處于深淵之中蟄于厚土之下不鳴不以洩其氣也不動不以散其精也無介然之意于物專之至也久而不已積之至也故其物爲盛氣之所存及浮于川谷之中將去之河海之上蜿蜒于中流去兩崖之間尚有尋尺之數然瞥然而左傾即左崖之土隨然巳散陷矣瞥然右傾即右崖之土隨然巳散陷矣所向非所至也于土無觸也去之尋丈非有相及之際也土

之自附著也密實重滯而堅厚又非虛薄而無倫然其散解傾崩如凝膏之見晛彼其氣之入土必有大力人但不之見也故龍獨爲水土之王象洞之野人循澗而行見朽木若箸中水而下橫指則夾澗之土釋釋然相累而下安行則無所異鈎取之則朽木也破之得蚓長數寸乃搏殺之夫蚓猶有神于水土必嘗厚蟄以强其氣者矣苟以形緣必親之親之猶未必得也以精遠物可跡之跡之猶必得也今以手取物者

必手物相著去之分寸之物不相動也借而緣者此為巧矣然必三相及乎必親器器加所取兩間有際則不能相至何也非其數也精之舉也可使在胸膈之內其生也可使麗山海之外不借形而及不借虛而通天地鬼神我猶用之而況其偶者乎或問于先子曰我為事不得至其成所謀不得收其欲此何也曰是必有岐乎事也針之能入也其端銳也其銳也其獨之至也獨之不至其端之地猶有旁也則往而猶格矣鄧子浪游求冲舉之術章子曰何之乎何為乎曰吾將求能教我者也幾遇之曰不定所求將何得乎曰事固有不然而然我以無不求為求聊以為精誠也其遇之也安知不在籬墻之下

性與道合斷之於心而質言之天地事物無不于此見端

權存

桀紂貴人人不賴其貴也盜跖譽人人不賴其名也有勢者必榮人以爵祿無位而處下者必榮人以名聲以得之者為利也然而貴之人欲去之譽之人欲辭之將為不重不尊耶桀紂非無高爵貴勢也將以為言不美歟不潔耶盜跖非少便口利辭也然而榮之不成榮者何也桀紂無本以貴人盜跖無本以譽人故貴非獨爵譽非獨美出之者為之質今使有擯于桀紂者世未嘗以為不肖人也或且賢之有毀于盜跖之黨者世未嘗以為汙士也必且異之榮辱之出人皆受其反者是桀紂終身無貴賤人之權盜跖終身無毀譽人之柄也王烈居鄉有盜牛者事泄曰乞勿使彥方知此眞可以口舌辱人者也李元禮以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此眞能以身榮人者也今使位下于李膺勢劣于王烈處草舍土壁之中以一身為勢然而行誠有章表義誠有效事

何遂不可爾也人言匹夫不如天子者爲予奪榮辱之權存匹夫不與也今桀紂與奪人人不受實也是天子而權不存也權所不存是乃非天子也李膺王烈在下位而人美其所稱醜其所詆是爲下而權存也權得于予奪榮辱是乃非下位也由此觀之德者權之克而權者人所自爲也天子匹夫實有以相貿矣

消息辯䕶盡其微密之壘

錢利

錢之爲用以其變化變化藉于通知通知藉于君權是故食之不可入于口也衣之不可知其煖也寢之則不可以爲安栗爲居則顛危隕之爲玩好亦未有美好也然而爲利者民作一務而所資博必藉遷化萬物之遷化錢居間則方員而速通今易資者設以布帛布帛之與物價未必適也必相少多然而裂之大將不可成衣小將不可成巾粟之類可少多也然任負之所苦也而耗損于數轉必多有矣工人成器以求資小者十大者百纖碎之需皆將求之市則固不可破成器而當偏資也雖然欲粟者得與之易矣不欲者不可得與之貿也欲器者得與之貿矣不欲器者不得與之貿也可衣者不可得用也可用者不可得食也不當其求則人抱所有而他往錢于衣食用不處一焉而居于數者之通不知于寒暑不變于遠近與物少多從物而化非絲枲麻縷可以青黃焉非五谷六畜可

以責食爲非雜器珍玩竟耳目口鼻之實然而索之其中四方而能應是以能爲天下利此商賈之所以起錢之利在變化變化之故在通知通知者其來也可以往不爲何下在僕爲利于有所委五谷布帛人雖不取我尚得利之錢無所委藏中之朽敗銅也故藉于君權藉于令以立其期約下以貢上上以與下在小民則相易而爲通不加君權焉雖家爲告語人固不相喏也故曰小民有財待君而後利此之謂也故農者出土財者也工者以十指成利者也漁樵商牧出山林禽獸之財也君不與一焉而以錢加其上天下之物變化而性變化而來隨其所爲故農工作力爲君作也山林水澤陰陽之化皆爲君生也萬物皆在錢獨爲之制而君權偏存故錢者人主之所以擅天下也然而不知馭使通與偏專以幣與白金天下出銀之冶宋之時尚二百餘所今原固鮮少其存而流行者分合之間盡有損折消磨遺棄銅鉛摻雜變化之間歲所折者上下之間必有萬數矣故銀少而獨重上下有不給也由此言之今之鑄錢尚當廣也或曰錢之多與少同實今錢百而谷五斗此適平也錢多而倍輕則必加倍以糶矣是以今之二百當昔之百也此之謂以多爲少曰道數之所用也管子曰民有餘則賤之君則斂之以賤不足則重之君則散之以重夫谷帛與錢相權爲平此輕之復爲重重之復爲輕也

篤於經術究其微眇而止識乎萬物之所依歸而錢法具備矣

立義

爲國之本莫大立天下之義不立天下之義是斷絶忠臣之路失勢亾輔之甚也忠臣之爲國亟亡非必徒以君也死者物之所不可得再未可以充箧箧而爲贈于人也以爲君非其爵祿之悅其心也則情之恩之者深不可以踰之已矣今以天下與人而索其死愚人不可孰能以生謝爵祿忠臣者必賢智者也其簡爵祿見輕重豈特與愚人較哉然則爵祿之不足死也甚矣情又不可以死矣情者施與報之物人之不能以死爲情于我也我何以死爲情于人也君之于我固不如父母也此不言之事也今等分之情臣出之之爲一君施之爲二然亦烏能及父母矣由此觀之臣無道以死君君無道以得臣之死然而死者臣自爲其義也國非君之國也臣亦以爲已之國也已之國而或蠹之忠臣之所以爲奸臣死也已之國而或奪之忠臣之所以爲敵國死也此何故其心有所不可也有不可者以義爲不可也以義則怒怒則斷死斷亡矣以情則徒愛愛之事也柔柔也安能死哉故人主必務立天下之義義立則人可之道誠矣然後下有孝子之節上有忠臣之心家有孝子國有忠臣此大小之持也而持危救亾之本也

義類之深輝然而特見者負其有異而已

悉情

知物之情必于其近之遠而察者其察也不察今伐木于山人或言其勞苦者盡其說矣聽之者猶無有謂必待見之雖然遠立而跂望所得者猶是也乃其聲谷谺若招之也聽其聲徒佣佣然草者往閣閣然及其木杗而轉之谷中若控卷帛委然而廢于地其聲其駭以爲引喉而發清音也爲之者誠勞矣然而不見者遠之也迫其事而睨而後勞苦之形八九而可察及引斧而自揮之右足支左足倚兩手拱而舉斧猶不足以輕舉之也離于木而不得分寸之劍然三揮之下已腰強而臂墮矣然後噓氣仰空嗚乎曰勞矣乎故在人則不見在已則知之愈近愈察愈遠愈昏故人主近民而索情近物而索事不能偏論則相因而至使各以其近推遞而及也是以無不見之患無不悉之害

昔人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

天交

冬春之間天地之去近是其合也夏秋之間天地之去遠是其別也天地之相與也亦有情人徒未之知也其合有時其別有時萬物因之其合而生因于其別而死物者生死以爲之證也天地者別合以爲能者也日朔而交質望而交光一月二合以傳其精養長二氣傳化萬靈水土無知春夏相浹秋冬相離故交合之爲道也天地日月水土之所先也故曰萬物雖多徒有夫婦夫婦之老曰父母其初曰男女其卑名曰牝牡父母者夫婦之功成也男女者夫婦之事未成也夫婦一別一合以爲業而寡者爲梟促者爲久遍于四方謂之世傳于古今謂之宇宙先君子曰吾不可笑燕與蚕也夫蚕求葉而食食以長絲絲以爲室室以蛻化化以爲雌雄雌雄已成交合而卵卵纍纍揪揪千百爲族生三十日角無別葉成于功矣不食不飲乃去而死今夫燕申春而出營求高明之宇以爲家室削塗

于阡附之梁間覆載得成以聚雌雄雌雄和合以求後世卵生如丸渾沌不分無首無尾情則自知中有巳亂傳精送氣日夜以殼卵破子出呴呴孺孺雌雄代出求食以哺啃啃唧唧鳴而樂之羽翼巳生教之飛舞至于長大與之同佚是為歳事歳事巳成去入井底或之海島蟄伏不起嗟夫萬物之生皆此類也求食以長身長身以護子更無餘務矣延促之異可相笑乎人號多事歸趣亦少君臣之所營設聖賢之所教

誨徒以全夫婦全夫婦徒以長子孫人自以多事亦何能多哉由此觀之不知天地之以我傳其世與其我之愚而自以為有巳事耶使我有欲于夫婦有愛于子孫天之用人用其心腹使自為之矣

天地之道明白洞達有引而上下之覺二十一史天文地理俱未備論

物材

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也長者物之所良用也因物而用之有天者以輔之故取而常給為而常利終事而常得其功所長在身然而不能知知而不能用此愚也不能用長必自以無長夫安有物而無長者天之生物必與以利事便佚矣小大莫不然虎豹以牙爪馬以蹄鹿以角鼠以善伏蛇以善蟄蛾蠓以微小輕約鳥以疾猿以捷魚以孚蛛以巧各以所長為其利而存其

身長其子孫而況于人乎夫物誰無長長短者懸衡之說矣懸衡者雖不知仰之所存然必有仰也長短猶是故不能言者特不長于言固長于默矣不能剛者特不長于剛巳長于默矣魚不能飛天然可使之入淵鳥不能入淵然可使之飛天今徒仰以慕高之美坐而失卑之樂遠以求大之盛近而失小之精此物之所以迷惑而不自知也夫長而不知則與無長矣知而不用用之不純與不盡其利則與無長矣故所長

者當明其方而致之求其利而全之按物勢之便而遂之離合變化皆以一用而周其數以合其理此用長之道故君子之爲行也求短者罰正之也其後才也必求長者而竟之也行不貴所短不可以備美才不導所長不可以緯務

柚心呈貌非雕非蔚極篇辭之貴

儉施

儉財之善也吝財之用也奢者與財爲仇矣廣物殷[illegible]兄意志宜不光耀以競高明此財之所不處也奢儉道之兩行也各有德行以爲所當故奢法所以用仁儉法可以用禮用之有所皆道事矣章老約巳好施嘗曰吾使仁儉兩端相與而多損巳之施施之厚也稱人之儉儉之美也故施等于人而有倍量之施儉等之人而有倍量之儉者相併而深也故富不用仁即不可更訓以儉財者流行之物也積而不散人何以待其下流侈者好興作多回易因此得流其積亦貧者之利也財積而不得散或爲殃而後去之使富而但以侈出財或亦富人之利也夫富者貧者之主也大者庇小高者蔭下此天之道富不恤貧失天道也宋有貧者踵其公之門而謁曰公負我錢主人不知也請者曰昔楚有失衣者過令尹曰盜衣者子也令尹曰惡有令尹而盜人衣者乎曰子爲楚相而國有盜責有

在矣非子盜而誰哉今我與公儕公有餘而我不足是爲公負我物也故施貧非富者之德也實有責焉耳

周惰孔思隱收經濟之道而以目前籌之大勝管商之矜張

本教

先王之爲祭祀也所以崇本教也故不可不嚴必愼修之愼事禰廟是子道之後節也愼事祖廟是代父志也故傳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追云者養有不及矣猶陳物備禮而等其後云耳繼也者明不可絶云爾家之督長父母有不存矣長于我者有不存矣欲孝無所賴以爲之欲弟而無托也人道不可無事也人不患不爲人父患不得爲人子不患不爲人兄患不得爲人弟徒爲人父與兄則慮無所事也無所事則何以唱教矣不得父而事之不得兄而事之故寄之祖而事之也以是爲教于後之人故家長嚴志以事祖考下之人知之矣必嚴志以事其家長弟必嚴志以事其兄子必嚴志以事其父僕必嚴志以事其主皆樂得人弟而爲之也樂得人子而爲之也樂得卑下而處之也故祖宗者家之所從始祭祀者追之所從始嚴祭祀者教之所從始不敬祭祀無本教也百行皆發不可

問也故曰不知者以爲是事也知之者以爲人
道也此之謂也【祭不可不自敬循故者豈所
自失使能謹守之也是故資在能自解矣度數
能自處也然使揖爲閒置者有不可者以非祖
宗之所傳恐祖考之不能享也以制禮之權自
予則心輕而不畏矣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
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
許人所以譏子游者以專論禮也所譏專斷以
有輕心非嚴禮束志之義也故爲禮在盡實不

在易舊

質具懿重志任弘大而證之以祭統實祭統

所未經

抗身

包物多者莫過於仁爲物高者莫過於義君子
之爲仁義也爲其身之高大也凡爲仁者不存
己也屬物而成之是故近而不厭遠而不遺少
而不簡多而不薄四海之內苟在血氣之倫莫
不慮爲安存也迫乎其畏於危害也心之搖搖
未嘗獨立寬然攬物而與俱雖爲匹夫已放乎
有天下矣一人之體已擴擴焉兼包萬物矣故
桀紂有天下僞有之也所外者多也仁人者誠

有之者也勢之不至其包之也久矣故大莫若
仁高莫若義仁存身者天下惡得外之義存身
者天下惡得加之畎畝山林之人立行于已然
著迹於前事王公聞其名者雖有天下之勢至
於其前猶不自意其氣之下也故孔子褒周之
帝也孟子十二戰國之王也非虛加之也說有
處焉今爲魯國主者未嘗復欲利衛也爲齊國
主者未嘗復欲利魏也孔子欲兼行魯衛孟子
欲並說齊梁此其兼包之兼利之者也孔子之

時未有能加孔子者也孟子之時未有能加孟子者也此其爲高于兩世者也然則帝王之名非其所傾也實無所辯之

鍥乾本體駕荀卿而多所䂓裁

全明

天下之不可盡也天下之固不可盡也天下之不可畢知也天下之固不可必知也不知之者是也必求知之愚也求知而得愚是求愚非求知也然燈小室之中煌然著之四壁就之可以細書爲蠅足馬鬣之文燈之明有止用之以其所得至而止者不傷其明人所以謂燈明也懸之中野其明敗矣五尺而希微有暈去之十尋與夜色際矣近不可別然否遠不可以定有無。然則雖曰燈未嘗明可也。燈非兩也功所以異者散奪于曠遠。不能如向之自全矣今不務爲可知以全其明而務于不可知以敗其明。此亦愚之所以有智智之所以成愚也夫天地已自爲蘊矣鬼神已自沒匿矣物固以其多藏矣物固有以大藏矣物固有以其遠自藏矣東望日出西望日入目固有止矣能見分段之形不能見虛無之形。明固有臨矣托于細眇者目固有不入矣必强求而意知之强求而意言之吾雖

知之人能信之我乎人雖知之能信之人乎不可信謂之疑說疑與暗因爲類是未離乎不知也邵子曰天何依依于地地何附附乎天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此求知天地者也求知而不得所信姑以若然可已之說慰其心甚有似王元澤之別麞鹿也有獻麞鹿者同圈荆公問元澤曰何者麞何者鹿元澤誠未別也對曰在鹿旁者麞也在麞旁者則鹿也此爲說成

矣然何損于不知天依地地附天此亦可謂能成其說者也形果有涯氣果無涯也大小之分將若山與垤又何能以至大依于至小哉無則無極有則有盡以爲有盡則又當求其外姑以氣之近虛無者爲可以寄其無涯之說而依之爲竟論故邵子者求知而不得所信姑取說之得成以自慰者也夫無涯者不得知之別名也今近循之四體之中口不知所以能言不知所以萬化目不知所以能視視不知所以傳心血

氣不知所以推行飲食不知所以消息五臟六腑九竅不知所以相及宗握內經中藏甲乙能言之矣然可以其說自了自盡乎知物量有十或知一二或知五六不至于十則同于爲不知者且彼能言者亦及影而止者也又何損于不知又何得于知然則在身之不可求又何及遠矣故知之所盡盡于不知管子曰水之巳涯無水者也知之所涯亦其不知者也何謂聖人止之者爲聖人吾不求知則彼之事賤矣我不求

知則我之知全矣昭以還昭昧以還昧昭以還昭謂之知昭昧以還昧謂之知昧是故日月知其有明矣風雨知其爲潤矣雷霆知其震動解散矣飲食知其養生矣常道知其定生矣倫類之人知其輔生矣天吾知其盖矣地吾知其載矣天地之外吾知其不測矣鬼神吾知其無倫矣多者吾知其不可計矣深者吾知其不可探矣微者吾知其不可辨矣變者吾知其不可定矣然則孰爲不知者哉知也者精一之物也

于遠者不得用于近苟不得用于近以其不知。累其所可知也。[illegible]之不過者所以獨觀也。知其不可知而置之者所以處逸爲大也故還之不知者眞知者也。其不知者眞無知者也。山居之農出之江湖將渡問其子測水其子還報曰得之矣水之上千里其深乎其下不可知也故不可知者山農之子之所以知水也。有問鬼之形容者曰鬼之狀若鬼。曰睹鬼乎。曰鬼自有類鬼之類必嘗睹鬼矣夫以鬼之狀若鬼此其狀鬼也。必其肖者也有以知其肖也必不可謂之不肖也。知無眞于此

推詳以盡其[illegible]術老泉明論猶未[illegible]似

兄弟

愛父母則親兄弟兄弟無恩絕是父母之孝不篤也木之本大者分枝之地不得頓小猶有大之餘夫弟者亦孝之餘矣親親故必弟長尊祖敬宗故必睦族上及之數下及之數旁及之數也皆相稱而至者也愛之爲道相屬以至兄弟不愛斷其中屬之路無道及侄姪矣侄姪不愛無道及羣從屬矣知是而能交與族者無之有此者僞也故不愛兄弟是盡棄人羣之勢也兄弟不愛財爲之祟其從來深矣過在五行罪自陰陽五行之情同氣爲兄弟所制用爲財同類多則財散甲乙同氣多而損土丙丁同氣多而損金庚辛同氣多而損木物愛所制用者情必怙財怙財即忌同氣爲子平之說者曰是比刼多財不榮矣　爲卜者曰此兄弟發財不獨入矣卦命之家皆言兄弟以爲損用焉耳故情由陰陽事在人世財必生鬼殺鬼殺必傷同氣妻由也財官同氣妻亦官之姊妹之屬居踈以論

親負其床簀之愛々爲輕量之言非有怡怡之義不勝々奪矣夫貧賤之家兄弟相待協勢比力然後可以爲全故勢常親者利在兄弟也富貴之人勢地相忌害在兄弟也故義不獨立情不獨行皆待有利人善取兄弟之利則可矣阿豺有疾謂母弟慕利延曰取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更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也阿豺曰女知之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人以兄弟未足尚求朋友内

弼外弼然後有勢强有近還其親者哉古者諸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適子弟庶人工商皆有分親以相左右譬之足也以二而立代爲動止一守[illegible]一取以致千里獨存其一是使跉踔而行也

揆之人事論之陰陽讀此則知卞弘邦妻孔覬責弟可謂言信而志行

受神

神者善因物者也物形所可神隨用之今夫目黝然而黑瞭然而明黑也所以居陰也明也所以寵陽也神附之與爲視也今夫耳竅爾而空静然而無作静也所以待也竅爾而空所以可接也神附之與爲聽也今夫鼻長隧而孔下宗氣循以出入孔下所以受升者也宗氣循以出入所以能求其類也神附之與爲嗅也今夫舌肉現而疎理居于内外之間澤以津氣以爲其

靈津氣所以合滋味也疎理而不皮居于内外之間所以知也神附之與爲味也今夫手足筋聯而肉裹節腕以相續腕之相續所以利屈伸也筋之綴也以引也神附之與爲提與步故形之有妙皆神善用之也形所不有神不可得而用之故神以妙形形以因神若拘者之處圜也上得竅則瞶然睹天矣下得竅則塊然而睹地矣穴其四方則雜然之物當穴者見矣夫拘者[illegible]見豈此哉有以求之也然而突有[illegible]之

氣從竅入也則所開猶爲害之門故曰形體拘我形體禍我而愛之者不已所以留拘蓄禍者也嗟夫神之求出形也甚矣苟有竅焉則循而往也故君子寄用之不去寄也固不取寄也火在籠中籠者火之利矣夫籠豈火之利哉

李愿中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觀此文亦當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危坐終日乃能驗其所學耳

一化

物固不窮于少必窮于多多者亂也少者化也水之德波來者不計所異也繼之而皆以波應風過之其波沓沓然石投之其波沓沓然突有鳥拂其上魚吹其下曾是纖纖者波輕重之以與適未嘗失分也雖有萬變殊形之動水獨得其一波水未嘗勞波未嘗異兼來比至先後而疾徐故農夫之爲田也取于一粟然克然而萬用已周矣工人之爲工也取于一器然克然而

衣食之物盡存矣上之以養下之以養內自其身旁給四方室廬車牛什器利用皆以一化不得其窮其窮者一不足也馬必任蹄其以馳驅至遠鬬爭犯患觸之皆蹄用也犬必任口其以索求飲食張設威怒皆口用也象必任鼻其以攫取吸引碎靡百物皆鼻用也鱷必用尾其以卷取帚擊動跳波濤挑拍砂石皆尾用也里之鄙人多巧而數變始爲農不樂曰是不足我所去爲匠匠有成矣曰終日持斧鑿鋸錐索以曾

不足糊十口去爲陶久之曰勞業也不如食于
智之逸也更爲醫已更爲日者里人之術幾遍
然一不成效纍纍然而無所依就向之同爲農
者假衣食焉農曰我誠拙幸有稽君術藝多多有
然不得精少焉之功或者多多之猶不足于其一
之更足耶故里人知窮而不知所以窮故爲天
下一而足也爲身亦一而足也爲道亦一而足
也一之中有化化而萬物備不一不化將以萬
備萬也然則終身無以全矣漁者謂獵者曰子

之魚過足鮮然何取米蔬漁者曰我之田園在
深淵之下作之皆存于指之間我之不得魚是
爲年饑憂有所在矣不在飯蔬今子以子之鹿
易我之魚爾入山而得魚我沒淵而得鹿持以
語人疑之爲神駭之若鬼然固有見事矣此之
謂變化

正志完氣以達其文若枉材室耳者無從獲
所欲矣

形制

善自爲道者毋爲形役夫不爲形役則獨行矣
萬物之動皆形制也形之所然心之所有故欲
味者何也胃緩而舌縱也不欲食者何也胃滿
塞而舌痺也欲色者何也腎氣隆也老而好色
衰者何也腎微也善怒者何也肝邪也敢事而
橫作者何也膽衝也難開以言者何也心內隱
于肺中也易恐以言者何也心下而外出也操
持不一無守司者何也心偏傾也狂者何也陽

邪盛也少而狂老而衰者陽衰也責此之由皆
五藏之過也然則我何爲乎我何在乎生者形
也死者形也動者形也休者形也過數不足有
使者也其無感于邪則志意之疵也學問獻慮
之所救也其重感于邪則病患之所生也醫者
之所責也鍼之所刺火之所灸湯熨之所攻也
故形用氣氣用神牽而往牽而來但有思慮以
爲有我不知思慮之發起從五藏之勝也久矣

事質理大匹經之業故不幽攡于性命

學論

天下之以學相傳知也雖神農黃帝周公孔子不日見不耳聞未有能懸存其然者知者耳目之有也非心之有也故目不覩日月星辰無以知天之所示矣不睹禽鳥草木無以知地之所負矣耳不聞雷霆鍾鼓之音無以知聲响之變異矣故心以耳目爲師耳目以萬物爲師其不學而天知者未聞有也或曰愛父母慈孺子此生而有之曰如瀆也待决而行故雖曰能孝母之慈已先之雖曰能弟兄之呴已先之孝者學于慈而有弟者學于愛而有因其來者效之徒非能先也所貴聖人者何也爲能用類也以一知萬相通而至隱與遠也爲其用類之不背疾得之也能類固已有類矣萬者學于一者也隱者學于顯者也遠者學于近者也其用之不背則學之審也其疾得之則學之速也人不能學所已學以至所不及學此則聖人之異也夫長短若一智特爲尊大小若一識多爲衆人有倍分之人者智有倍分之知也然則物固以智相出矣知以智相出而不務知之所以來此天下之大惑也夫積物而積之必以前藏後天下者積智之府也必以後藏前幸生于今之時爲之古者愈衆苟爲之前者愈衆是兼受其流也以一天下藏萬天下而我得游其中其爲智之資其不亦多乎若是而學則先聖之不知者吾猶知之也其不見吾猶見之也若是而不學則人之學者去我必甚遠也不若古之時學不學相去之少也何也爲智之地愈多則知不知之人固愈懸也心之得知也猶蟄之得啓也猶鬱之得達也蟄得啓則釋然以春鬱得申則釋然以喜向也昧昧然今也炤炤然此其爲樂豈又少者乎爲目之欲者祈得色爲耳之欲者祈得聲心去四體而獨爲欲亦必欲得知耳耳目口體之欲皆致與之而心獨不與之何薄心之甚也有處暗室之中者耳目手足不知所以用之雖廣有一室曾無得于尺寸卒有貽之火者然後

曠然奄全室也然後目視手持足疾徐而履漠
然而有身之用也廣廣然而有用之利也故學
之爲益也所擴之世所以有全世之廣者也所
有之身所以有全身之用者也人者待外而足
故身待物而養心待理而昭故物蓄厚者身之
至足理事衆者心之至滿也所待者不可以不
備厚于身薄于心者愚夫也

義深於學記體高於荀楊鄭少贛治春秋積
精沉思以達其旨吾於此亦云

得失

天下之多失得也我欲無得而無失也可乎曰
不可有物之類秉失得爲生也久矣欲全得而
無失則可乎曰非知巧之所爭也一陰一陽天
道之常一失一得人道之則未有免者也然則
有全得無全失則可乎曰可曰何以其可也曰
凡得失之論兩也其得是也與其得利也其失
是也與其失利也措事于義之所可亡于義之
所不可然猶得利是兩得也不幸而犯患其不
失是則在其前矣少自取安焉此之謂無全失
也故事之後末未可以必計也推義而行之以
爲其可以得也然而未知也設曲巧幸造化亦
爲其可以得也然而未知也其未可以必之理
均而以棄義從邪先多一失不可補矣子列子
曰今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得亦中亡亦
中今使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得亦中
亡亦中然則量與不量慮與不慮何以異故曰
之爲行也心是則取不測所利也心非則已不

淵所害也曰天道之不與吾事也久矣乙之爲
行也數義而前逢禍以信義得也逢不善以爲
義之無類也曰善不善之取利害矣不失一髮
矣二人者爲道不同其善自取得則一也是以
同行于憂患之途而獨餘其賢
此文章之爾雅也木玄字隱兩者皆不受矣

安近

聽遠者唯恐不聞不知不聞之適善也視遠者
唯歟不見不知不見之適善也測未來者歟不
知不知不知之適善也養壽命者歟不長不知
不長之適善也耳以辭遠故得恬于近遠近盡
聞近不獨疾也遠不獨徐也洶洶然如怒風之
皆至方將掩耳求息之不得又可以理其聲乎
目視百尺然時至闠市猶若雜沓其不終安多
見也必矣今目力所止太虛存其端此亦人之
適得也人之智慮能觀往者不能觀來其求未
來如測虛空或之此耶乎或之彼利乎此人之
所苦然設知之是吉凶先見也趨之違之趨違
皆是趨違皆非抑何以爲行哉吉先見急欲之
急欲之則日不紓日不紓者失其目前凶先見
則先憂之先憂之則是禍短而憂長也亦失其
目前夫往者可爲思也不可爲憂樂也憂樂之
所多必在方來故天之不使知來也則其安我
矣又何爲求之鬼神請之卜筮必以相索哉今

養生者唯恐術之不工年之不必長矣然苟得之又以何樂所樂妻子也兄弟也朋友也百年之後妻必去矣子之子之于我也必简矣數世而下之人其于路人未必大有以異安能得其情而樂之同輩之人皆為土壤少壯者不與為類則是孤存也古人有言曰迫生不如死故耳聞所惡不若無耳目見所惡。不若無見合耳目鼻口。不如無者是不如無生也然則長年何為哉而不自其有相愛者之時而去及樂以終而必迫于慘惻也不亦愚乎。宋主禪位于齊王琨哭曰人以壽為歡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能已以琨言之彭祖之若也甚矣其歷興亡也多有矣故曰遠聞者不如不聞之適得也遠見者不如不見之適得也知未來者不如不知之適得也千歲萬歲不如百年之適得也故人之所有皆所以自給奉也其所不有皆人之從得寬也有不見而見者可理也有不聞而聞者可怙也有不知而適知者可亨也有不盡而其盡者可足也君子無求多于己無求多于天無求多于物其適如是者君子皆以為可矣

性虛而結之體實而振之神理之數相奮于

光

使明

目者人之所以視也所以視之者必加于可以視之處非可以視之處雖張睫注睛覆手于眉而瞩之猶之不可睹也故居上不見下非不見之過也或者非可以見之地也善見者以物成其見善察者使事成其察能察者藉可察之半以全之是故窺于日月之間不索之與突之下見功而定賢因敗而正惡察一而論三今是一人也或先有贊之者有訾之者矣贊之者與同

術也訾之者其異術也然其事已炤炤成也或其炤炤敗也其成也則是同術者賢異術者不肖也其敗耶則是異術者賢同術者不肖也此之謂察一而論三曰成事而論也不晚乎何以先使無迹而有章也何以無前而窺後也曰驗往以論來者非定往來也前事之前又有前事矣得一而論之小大隱顯而相推也其次莫若以公今夫小人之發門穴壁而爲竊也必以宵中其蠱惑女子爲幽淫事也以必宵中何也爲

無人存故小人者世謂之夜人夜人以獨行故能成所爲也今有人于此不使一人得獨進之内以之聽于朝也外以之聽于郊也然則是日中擇人也日中擇人夜人不得進矣有事于此不使一人獨說于前内以聽于朝也外以聽于郊也然則是日中舉事也日中舉事夜事不得成矣此之謂使明使明者小人之夜術不得成也使之明而因加視使之見而因加察聖人之道也故曰視于昭得其所見矣聽于章得其所

聞也

周物之知研其推變故腐議不緊於懐彼守文失真而不知其理實者俘任所以閉門潛思也

小適

體小爲適質大爲累體小爲適容害之地少也質大何累受創之地博也世之不知務大不巳夫人者適物以爲身者也引物愈衆爲身愈博譬之巨人長幹張胳脉肩踈驪楞然大也精神不可充矣然則其動也上有抵其首下有窒其足者也如是而入迫隘之中林莽之鄉則兀枝之所攢戟也今夫貴者多戚屬以輔其體衆婢從以歎其意非是謂身不高也富者廣田疇大宮

室以博其欲非是謂身不大也然而一節有害舉體皆牽知爲大也而不知其害也今夫體肥大者中空小也中空小則氣迫而喘非有負也固已人藏人而處矣是兼[illegible]之重也況可復掉運乎蚤蚋之小也飛不掛[illegible]其不待聚氣失勢而隕雖及地不損也則質小之利也故族寡易安也勢小易贍也醫者之論疾也其藏小此必堅也必難傷以邪矣其藏大此必脆必易傷以邪矣故大小之爲利害也此醫者之所審也

故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言大不如小也

蓋理於體物之間其所謂質以自證者矣

隱功

君子不虛貴亦不虛賤不虛爲人上亦不虛爲人下人之窺之知其義在[illegible]莫知其功至君也是故不得其志未嘗[illegible]非獨爲節也所以貴君之爵也不在其位無賜之不受非獨立廉也所以賞君之祿也行爲取舍臉一[illegible]不當則陳義而自責引天地而加之非獨爲修也將以立君之刑也有子責之孝有弟責之順非以爲家也以教君之百姓也勤身作力非獨養也以

成君之政也故一賢者在下君之爵祿已得一不虛矣君之刑政已得一行矣其教已得一達矣在匹夫之勢而有輔主之義行不出里域而國之故係之故擧賢人之益君也猶滓壤也有[illegible]得之功猶耀日也有利目之便猶易道也有[illegible]馬之賜功不可見也然實有之矣楚有偃者眇目而重舌一足攣短一足弛長人嘲之曰爾生何賴于世曰我五子子何爲功曰國家有攻伐之事也我固能爲君具僨矣其匹夫之[illegible]面

爲功于國也

立義可言皆萬世理安之本此識治才也

賢功

賢人獨自有德其功則在君矣德與功首尾也本末也中表也有德而無功始者不得其終本者不得其末中者不得其表則持其半而立也故無明君在上賢人隱于下卑而不榮則其所謂賢皆半賢者也其美皆其半美也雖有孔子之聖為魯布衣魯無百里之效商鞅管仲猶踰之又可與伊尹周公並先後之數乎故庸君在上天下失分山者損高水者損深山猶少功

于草木水猶少功于魚龍況于賢人乎故上愚下無全智上惡下無全善非其自不全也有不全之者也唐之陸贄亦可謂古帝王之臣矣非後世之臣也使得湯與武而佐之功必有餘于世以承德宗如戴重石以行事力勞而見功寡此猶用者也而德十功五若是又何言不用者也宋之徽時猶有李綱趙鼎當其時處其世僅一自見已賢然皆非世之實也由此觀之君之累臣甚矣非止亡半之數矣此男女之說也女

半身也待男而全女之功在伎巧造物無男以匹之女失其中身之半不能造物也謂之為偏人偏人者奇零而處矣夫天下賢人而無明主以相偶其不謂之偏人者乎草雖有美華草自有之人之求之則在華與實無之是華未嘗美也美在其身人不得而美之故凡用不在世者皆有于其身亡于其人者也革人為甲甲既成矣其才易熟其竅滿塞其衆之輕卷之約然又堅可任也不幸而無粥者藏之于篋徒篋之飽

也陳而觀之無以為娛甲之善在用今廢其用與無甲同故工人之為器也持用器者以立之器固取功于用也不用而欲稱其美者則無所以謂之是固不美也賢人失用是亦不賢也然則何止其失半也甯戚在衛有鄉曲之譏在齊桓公用之有助伯之功夫賢人不用猶不免于不肖豈特無功于世哉故庸主必傷士之美賢明之主亦長士之功士之得賢明之主雖小必加大焉雖薄必加厚焉如日之出于東方八尺

之表景長數倍表蔵有矣所以數倍者日所附
益也黃楊高不數尺托之高山之上谷中之松
栢雖拔地百尺猶未足以比今夫日爲光矣以
照聖闇如也以照白則愈無何也所照使之故
白之有功于日也是君之功于賢也故舜之
聖堯飭明之增長之也伊尹之賢湯武飭明之
增長之也若夫漢之韓信蕭何平東漢之鄧宮馬
武唐之李靖徐勣宋之漢趙普此皆具可扶
立日月者哉其君之飭之多矣皆以如量之才

卷上

而能有過量之名夫賢君何爲無功于臣哉此
光武之所以論馬武也曰卿不遇世得不爲賊
足矣故道有待而立德有待而全孔子曰觀其
所以觀其所由所以存乎己也所由存乎人也
由人而有善者君子不全以其善與之其身謂
人有以使之賢者之大得名也或亦多使者之
功也

性命

一曰物之吉凶生死皆以其性自爲其命弗可
奈何矣今夫蚕納生食之甚也性所欲者物
之津濡濕液所求者幽翳之間以是二者負與
人近而死于掌指之下糜滅而無存質性形不
必問日月推是命求死狀也性理如是已今有
人于此喜動作而樂儉歛命必不貧也其偷惰
侈麗命必不富也險詐而無正命必不通也平
康而衍易命必不塞也敦固而和靜命必不夭

卷上

也躁疾而漂薄命必不壽也數者之來皆無造
化性以其質爲其招則徒性之取復耳一爲之
名者別之爲命也一曰人之不可能者命也其
可能者亦命也孰使動而往往而之吉乎孰動
而往往而之凶乎謀之于積時發之于一朝世
之所謂我也而不知非也奄然而慮與合奄然
而慮與違此有存其中發其機者也舜禹之王
也非舜禹之能也其聖智也已非舜禹之能也
其桀紂之亡也非桀紂之能也其暴虐也先非

桀紂之能也今有勤身疾力而富者謂富之來在勤身疾力然勤身疾力者誰使也命當貴而後性好修當善而後性有善凡性之所爲命用之矣余應之曰兩言者皆是也亦皆非也吾又安能知性命之先後哉其性爲命與命爲性與不直其在我者也我用性性用命夫能兼之善者性也必之善者是我也雖然安知吾之不自主者之不爲命乎吾所謂結自與權者也所指性命實有全神以自見究之引情闡理而已後託乎物者孰知其性命之傳耶

小人

小人之傷君子也自古而是矣何其迹之相復與曰小人爲利于君子不可不知功也黑常陰爲德于白深谷之汗功在高山小人不攻君子是不相明也今人毁君君以爲同君之爲而毁君乎將與君之爲而毁君乎毁者與所毁相與去也若高與深無有明于此者矣是其言也是擇美說以自釋者也是故小人無不傷君子小人不傷君子失其所以爲小人也故國有讒慝

鄉有鄉蠹人有盜賊物有鬼魅其吐毒相害識天性也蛇有鐵扛蓬者張絲斷道候過者嚙之終無所得則噬草木以泄其毒小人毑蛇也恭莽之地君子亦側足愼履而已夫義以與己怨以與物必無前來之害矣或自左與右然固已寡也故禍之至也身不取辭也心不取受也廓然而我無憂則其能及者半也故君子之于小人遠之而已遠之不得以道遠之如月印于川其用近人也未嘗相近人也邵子曰君子之與

小人處也横逆相加恐懼修省而後道德生焉義理成焉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聲[illegible][illegible]之静體色之移比於尚書循典謨也

本樂

聲者無形之物也無形者非法之所裁然聲無形必聽于氣氣無形必聽于器故器有大小長短聲有高下清濁求之于器得之于氣求之于氣得之于聲故聖人因有以制無大地以揆之陰陽以稽之尺以寳之寸以材之分以分之叅以理之制黄鍾以為音始黄鍾九寸九陽之大也林鍾六寸六陰之長也九六以為綱紀降生各律黄鍾為之始至蕤賓而盡林鍾為短之始至應鍾而盡弱於數高于聲下於聲强于數此其較也長以君短濁以君清其道何也取于始成音以肓音也取于不盡有以奉後也有餘而畜衆人君之德矣衰薄而傷盡者可以居物後不可居物前此徵羽之義也故黄鍾長大吕大吕長太蔟太蔟長夾鍾至應鍾而究矣黄鍾而下應鍾而上在于天地間之中氣發於音聲謂之巾聲聖人存之謂之中德天地所以立也四時所以成也草木所以生也禽獸所以育也古

之制譬求之於地中合之於至物而後定之始以爲度量權衡之主四者審樂度起矣權以較異之輕重度以較器之長短量以審其所容數以數多寡取天下能鳴之物以是四法依律立準消長其分以制器比類器成而可論樂作而可樂於雜而能從節變而有會奏之以事天神天誠有是德也以事地祇地誠有是氣也以嘉好會人有是性也故神明可格鳥獸可化頑戾可安太平可成樂之功于是爲大

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皆有以自信接眞接世儒之所最詆者作而與經典特立者也

日實

推古者所以論今也備古者所以知時事也明聖賢者所以糧愚心也不知古以論千今不知聖賢以自用其愚心則必求以一世前後之間自爲古今因其敗有迹也而後可求戒之故也此何也無是者以正焉耳因今日而後以戒備來日也此何也無古者以正焉耳夫因非而後得是雖終有是也非已在前矣更端之事又必待非至而後戒也是終身以是隨非之後也

其可復則得失之數均也其不盡可復則得固不如失之衆也百年之內盡爲古今幼少則爲之古者少矣取于疇昔之日爲今日之前世也取于昔年之事爲今年之前世也如是而古不足于教也已而爲之古者稍長矣而爲之今者旬日幾何也如是而後不足以改也人非生而知物也皆以父兄爲師隣里鄉黨游處之人以爲友父兄不必智也愚者多矣隣里之人不必賢也敗行毀義者多矣不得古而議之積天下之

所藏者而遍計之以目前備萬物然則論安得而不狹議安得而不外也以求事極豈可得哉王孫孩而入獄及出年六十矣不能名牛馬云是何也然則見聞者耳目之區域也耳目者神明之地量也多用耳目見聞不得短也周合見聞則神明不得少也得聖賢而依之其于師俗必遠矣是在前也其于友非之是必過矣夫謀疑事者未嘗敵自必也必求智者而計之以智者之智為愈于己也及披六經典義之文考百

家紛紜合雜之雜則是聚天下之絕智與其敏相與偶坐而論之辨其阡陌而綜之也是聖賢謀之我為君主而聽行之也其為智也不亦優乎人之不見物也為其跂于事首望于事後之莫必也立事自以跂事後此聰智之所難天下之自有天下始矣物多可講也異同而具存也今求之皆成事也然則本末終始周已全矣是猶立事後討事前雖使愚者索之亦必易矣故學者積材用之事也道揚往古所以博生質

也多取不急所以備一旦也是以君子責及身者必求為之在天地之間者必求知之知之以待人之求也其所不用亦以補人之不足也夫富者之積財也大者必得小者不棄豈能盡享之哉務為餘已故君子之學也亦務為餘而已矣天之與我日也去者不復至矣今之日非昔之日也計之如數虛空豈有積日之所哉學亦日之實也其後尚可得而數也有事類義數之多以呈數也然則人皆亡日我之去日皆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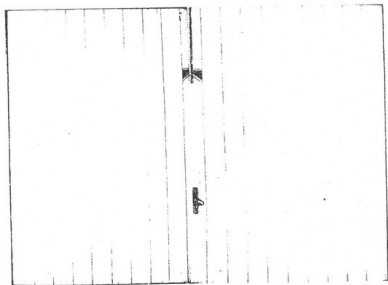
者也里人問其父曰天地何時始也其父曰堂聽及見爾祖意此其始乎此居者爾祖貽也由此觀之知天地之始必有數年矣故不憑其居則愚人無以信前世也今夫記籍亦人之憑矣五帝三王待之以久存是數千年之積証百天下之藏也時不可留而有可留人無千歳之壽而有千歳之知　故學則顔回為壽不學則彭祖為夭夭壽者存事多少之名豈數所損飲食之數哉

西道之曰使恩有歸也夫以一人愛不若得多
人之愛矣故善者者不獨善者善致人心善取
人心者廣孝之道也吳元中幼孤母孀居始三
十年吳娶婦伍氏成恩之後爲婦姑事曰何以
謝姑徒可以報子與媳耳言及則隨以淚伍
感此意與吳衣裏營養事雖貧不缺美供姑病
伍氏禱于神割股以藥得愈伍亦無所苦事微
聞于外伍志曰何可使知于人我報有此名也
伍可謂至心矣亦喻于其夫之誠也故能喻其
意于婦者此教婦順之道也

乃情精理集於婦質常變而相發

托已

理者天下之所公明也小人亦知之然資以責
人取可爲說耳故理以責人利以私已理以責
人是使天下爲仁義也使天下爲仁義使天下
爲雖而已得受其求也使天下爲止而已得使
其往也故小人之使仁義使其任人使其任人
便其利之適已也故小人巧矣然不可逆者爲
不知反復也人皆相似而爲心我利亦以仁義
人必利我之仁義利我之仁義必害我之不仁
不義自利者仁義固不存天下之大不利有者
也以天下不利我其爲不利大矣來而日多不
可以盡之唯君子能引理以與身推利以與人
非慮不在身失計之甚也自托之至也如舟之
在水也人不大于舟然能行舟一以托水也
以篙送以槳撥之所爲者僅耳水以其虛且
動者藉之故力一而動百人亦以人心自藉也
得人之心而藉之不往已有啟其途者矣將行
或有除其路者矣故君子無自利之術也能使

報食

資易之道自夫婦之間亦有矣婦以衣有功易資于食夫以食有功易資于衣夫婦無以相易而徒受成功[illegible]闔之間無以謝責也由此言之妻亦安可徒食于夫子亦安可徒食于父哉天地之間盡相貿也獨取而無以復者謂之妄得一人妄得必一人失分有陰代受斂者也但不定何人耳今守官居職不定何人之衆固多矣亦可以不定何人之報謝也

財害

君子非不欲財也其欲之與人異欲其易求者也欲其易足者也欲其易守者也欲其得之可安人不獸者也[illegible]身而為務以其四體養其四體欲多則從力為之欲少則從力為之多少從心為量無制之者是不易求矣乎與其妻子分事而作之事而食食取當于輖形骸衣取當于應寒暑室廬取當于禦風雨長欲之奉以為害性也過身之養以為害生也計指會口三倫之人所待則有數量矣是其不易足矣乎其藏之也以無形非上藏于天之時下藏于地之澤內藏于身之心與力今歲用之來年復從此求之不得其盡巧者不能窺其室而見其處強者不能刼而奪也其簇積而存者則非然不足欲矣故終世而不[illegible]賊為仇是其不易守矣乎以身所出為所入食不愧食形不慚衣是其不倚然可安乎我無求于人人亦無惡焉其所與處皆相與若乎足之在身矣然可安也是其不在

己未留下火

皮上章世純大力父著
弟章登岸文若父
門人饒有政子正父　仝校

積公爲徐守居無何去官歸隱于鶴仙峰
龍爲其人曰我何能
卑乎人曰有藉于朝猶貴也去而爲匹夫不亦
賤乎而云者也曰非貴賤之說也鶴仙峰蘇
以爲高于其者象也使置之
則不足以充爲趾由之高卑
蓋今爲州主者固巍巍如蟻封也我所居者又
其細也而朝夕相從引魁壘附陵巒以隆
有功矣自賤之術孰此乎幸賢
或舉于鄉有試政于部者矣我偃然據其
列有命能行也欲能從也四鄰之交也等輩
齊民固多也然今日之匹夫貴乎向之司稅
貴乎雖不貴賤矣此明于貴賤之數者也
故爵非一列位非一等尊之上猶有尊者務高
不止然固不離爲下也己雖俯人其所仰者亦
猶岑岑然在前也故爵必無有卑以補之
位必無貴有賤以繫之故無爵者全于尊無位
者全于貴

耳目者障也心適以之爲度因入爲出推
不出其然心雖亦止閉目也

事之未來或前知之彼未來者其于此有端乎
固無端也事之已往非由書記或後知之彼既
往者其于此有留乎留也

夫夫婦之相與密也左耳右耳
右耳左耳不知以爲深藏矣然而或聞之者人
固不能以己之所知障夫人之知之也

偏目而視與兩目同偏耳而與兩耳同功
是知兩目但一明兩耳但一聰形處散而必離
神在分而猶合

人之命與財共厚薄等大小財盡而命之
性渺而難足也目微而難滿也

人生役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細狭薄少四者類也入有之將去無爲近矣是
故君子簡物而存身簡身而存心求處其狭百
物之來不攪擾也求處其少好惡之數但有而
已飲食居室衣服取勝寒暑却饑之而已求處
其薄寄志于針鋒之上出入有無之間求處其
細也此四者將以從無而合眞也雖未能至可
謂及其涯矣

賢者之處身也立于其將將者物之方盛也與
其方來也與其方長也其前不足[illegible]

跂而望也如龍如蛇長爲之尾不[illegible]
常樂爲春不樂爲夏常樂爲辰不樂爲午

身者我之宅也以身爲我指宅名主也智者常
觀身我之別而審其是非曰我必無好味之故
也爲塊然而長諫而淳者而求味我必無好色
之故也爲黝然而黑含不而有耀者而求色我
必無好聲之故也爲匊有卷葉中穹然空者而
求聲必無好臭之故也爲兩隧而下俯者而求
臭數者寸分之肉耳爲是我也則窒耳塞目[illegible]
舌塞鼻之哨數者之事[illegible]我固別存也數者而
非我也我但爲寄止于此我近我甚者知其所
分遠我甚者知其所通足以寄七尺而不係其
性也

孩兒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
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養事不論于平日臨急不可索節也恩不殊異
于衆人任難不可取恃也地遠者非左右之人
也勢相差者非一志之士也

草木輔其類而害非其類得類而生[illegible]
茂然似其悅也失其類而併其所瘁然焦然似
其悲也故得友者草木之所樂也

草木之生也下推上故根之愛幹也有滋以奉
幹也幹之愛孫枝也有滋盡以奉孫枝也枝之
愛葉花實也有滋盡以奉葉花實也葉花實無
澤于枝也枝未嘗有澤于有幹也幹未嘗有澤
于根也故勢常順以去情無逆而反也是以物
必易爲慈難爲孝者生物之理也

木枝多者不能長何也爲其奪澤也果實繁者不能大何者爲分榮也草木無知猶其兄弟將不容者皆萬物之理乎是以求損物之薄以益巳之厚求物之短以益巳之長爭于氣澤也

人雖盜賊無非仁義詰盜者曰何以竊人之財盤垣發墳盜者曰我以孝父母慈妻子也隣里之人不如吾親之親也損疏以利親者輕重大小之道今夫鳥飛而高魚處而深取之者必以機然而聖人不廢盜賊之行將殺焉吾之所爲棄小義用大義者也故仁之不盡則無以難盜賊善惡莫得其處矣

君子損貪得之心以優取富損自尊之心而優取貴損見美之心而優取榮萬物無定量人心無定觀求得不已所以終身見貧也好上不已所以終身見賤也欲省易足爲吾之富者必易矣無求上人也爲吾之貴者必易矣故所寡在內則所餘在外寡多之數相由而成也

人之論人皆許己其中與人以賢無以置己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爲能廣陰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寧巳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與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使爵不足榮則天下不可勸也使爵足榮則天下之欲不可得足也將使其亦榮亦不榮其輕之害帝王之權矣其不輕之害處士之義然則有所而輕有所而重何謂有所而重之重之以崇獎帝王之權何謂有所[illegible]人遯士者輕之輕之而以自隆其身輕重有所而帝王恃其利處士去其害

物有下可以上上不可以下者力政共命是也有上可以下下不可以上者名位爵號是也唯道德往來以爲物其在上則所以敎下也其在下則所以責上也上不得道以敎下君雖賢不得尊爲堯舜矣下不得道以責上臣雖賢不得與爲伊尹矣

言也者身之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便善陰
僻惡故譚左汗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
德也行以爲巳又未嘗不安從僻違也
貪者財之倖也凡貪必巧奪之人也巧奪之人
則人之慾之必甚矣貪必厚積厚積所欲人之
欲之亦必甚矣使慾我之人有欲于我則危奪
之必速矣故貪者財之所不處也貪與財相求
財與貪相仇
有朝暮之身者有歲時之身者有數十年之身
者有百年之身者身者性命爲其物也性命者
生死爲其際也生之前非吾所得而數也死之
後非吾所得而數也中間百年然而有同等之
生而有相差之壽者中所營綜生之前有所及
死之後有所餘也然則百倍之生者有矣豈獨
長短相過之間哉日月之𣇈等也月懸大中
明不可用農不得恃之以耕作女不得恃之以
剌繡冬夜之月不促于夏日之晝而無功與有
功若此者日有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故君子之[illegible]于人

者神明也神明之長于人者學問之功磨礱之
力也明月在夜人以射然而寢不有其時矣故
夜有六時如無有也
君子言[illegible]以定善禍害以明惡善者必自取復
矣[illegible][illegible]爲美聲以頌之在上則又具爵祿以厚
之多其利于善使可樂也惡者必自取反矣我
猶爲醜聲以詈之在上則又具刑戮以危之多
其害于惡而不已使可懼也故利害之事不明
則善惡之道不見利害之事不深則善惡之際
不懸
君子有一善則常于其事不常于其所則不能
多于其類也如是亦不能熟而安矣不安者徒
行迹也無性命之美以衷之物之所大疑也故
其誠安之則單至者也其不誠安之則與百道
爲同也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
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民猶若未從也[illegible]
君子形不必麗也恃道飭之命不必榮也恃道
易之是故潔其弁服具其節度正身爲行[illegible]

樂而游處則非魁巨丈夫也徒然已有感矣非美好也徒然已有觀矣修身蹈法以當上下不必祿焉拱持也固爵祿之所求矣吉雖不來固禍害之所去矣故恃道而高造化不能爲之患恃道而存造化得以免其慼

道不得不多亦傷于多道者隨物處宜者也處物者與物俱分故術豁無算然多而自相累負矣今夫爭圖者其言必稱道也專應其一方皆道所存不得道猶不能用其氣也道固與人以

相求之端矣而獎進其悖亂不祥之氣道始大害于天下夫道者勝負以爲理者也道兩立者常使相從類之而得其次代取置而安其乖待統而兼常者也非君子莫能用之用之以爲天下列從其本而理之也小人不知道亦言道也常爲天下害所執者末之一節也

仁義者道德之尊也使仁獨以愛已義獨以裁行則天下之惡莫過此者故善惡無定道當處而用之謂之善非處而用之謂之惡

用人之道當據後而詩毋可以前規者也有成事在前矣從後而案論之是數一二也是別原濕也雖中常之王可以任材論官矣用之其今日也所遠斷者後事也雖使堯舜慮之林宗山濤視之謂可期必然者無有也夫不用中主之所易而爲堯舜之所難此之爲大惑故舉之以功較之以功以令治民則以民考令以正治屬則以屬考正以工治事則以事稽工以相舉人則以人察相皆據見事無慮責者此用人課士之術也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爲國不然不可無臣蓋不可無君無下之害不如無上之甚也家而無上不如無下之甚也

人主以民故用人則得人必公矣以用人利民則民養必得矣二者君之大事也而相爲正也何謂[illegible]五官之利匹夫

徒體之托人君之勢然有敢賊之者不能知也是故設之形容爲隱匿者兩手掩我目者也掩手目者幽我者也設音聲爲疑說者兩指窒我耳者也窒我耳者閉我旨也浮游出设爲伎巧邪亂以相疑惑者易我心者也易我心者魘我者也然則一身之不救又何事爲天下乎故人君無事利天下也毋使人害其身而已

君賢國治臣賢國存賢君之舉也明禮義以齊官用法制以一民以賢治不肖固以貴治賤耳兼二以令一此盡行之勢也正道畢達故國治君不必賢也而臣賢則道上流正道者自上推下者也而自下上上從末以操本雖有行者不行者必半矣故國存

爲勤者毋失目前之頃也頃之前謂之古矣雖智不能追附之慮焉雖强不能追附之力焉頃之後未至也雖智不能懸與之慮焉雖强不能懸入之力焉故合目前之一頃而以前後爲心者失前後也又失此頃如是不止是終身無爲也故君子實斯須之事居然有終身之勤矣斯須實也終身者要事論功之虛號也雖曰終身歷者常一頃矣頃之不失夫之數日今在其往先之數日今在其後此務力一時兼有前後之數也

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之人無大小而皆貴矣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之物無小大而皆美矣此兩者何也爲有禮義也故天子有聖神之名卿大夫有賢明之號士飾躬爲儀自重于國農工賈守法循度而重于里故曰天下之人無尊卑而皆貴也其黍稷稻粱稱之粢盛而登簠簋矣牛羊犬豕錯于揖讓拜跪之間嚴然號禮樂矣其材木爲朝廟序寢渠然爲分列等衰矣其羽革齒毛爲器用衣裳飾尊卑矣其酒醴爲燕享祭祀矣故曰天下之物無大小而皆貴也故聖人起而天地萬物皆榮聖人去而天地萬物皆辱飲食之羞徒以流湎五谷不能爲德產也車輿器服徒以飾侈則金木草石不能爲義財也此

侮辱之被也是以人有榮辱之名而物有淫治
之號天地之間無正其生者
聖人以禮養物以禮飾物以禮名物其爲養物
何也有禮以定職則生之人必衆矣非時不取
不成不殺則物之生度必足矣此之謂養本上
下小大各有分天子卿大夫四多士庶人用少
重禮用多輕禮用少不當于禮未嘗以物獨貴
也此之謂養末本者物之所乘而來也其末物
之所泄而去也本常覆末而不可得竭者此禮

之功也其爲以禮飾物何也以禮名物何也使
物仁義也辭讓恭敬以奉之忠義惠孝以號之
也故盡天下無非禮者聖人之用禮也遍矣聖
人之隆禮如是也盡天下之物無非禮者聖人
之置物也尊矣聖人之隆物如是也
寢廟取類而具有寢廟之設則有春秋之事有
春秋之事則有弁冕之服有弁冕之服則有犧
牲酒醴之物有齊麻之衣則有饘粥之食有饘
粥之食則有倚廬之居用類之爲禮不用類之

爲悖悖者之爲也爲其不具精粗之數也謂其
不全哀樂之方也本末相失以一節行其不謂
之野也則必僞者矣
禮所以生人情也禮所以節人情也恭敬之心
人所常不足也禮引而進之愛好之心人常所
有餘也禮抑而止之故禮者具導止之二端矣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飾以輔持天性能勉强則
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矯飾朴心
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

愛養愛行以成恩若朴鄙而無章箕踞偃仰以
蕩然于 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
所以孝 亦特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
强少稱天然
孝子之爲行以爲爲已而爲之也亦以爲爲父
母而爲之也記曰君子欲爲善思詒父母令名
則必果故獨舉一事常用兩以成之所以自翌
也及其成也亦事一而善二
陰與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二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離與與厚善以爲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財喜怒者已之私志也是非者
守理之奉分也陰興不以喜怒代是非之處可
謂能门公理者矣
章子曰人生止百年死則無窮極泄則以爲生
短死長矣實不然也今一日之內六時之數晝
夜均有然自旦跋夜歴事爲思慮游樂之多而
後可至設坐而待必遙遙而難俟也夜而寢則
一瞑而已矣經于六時猶之頃也六時之久同

于一瞑少之事也少者短之屬也日必多端多
者長之屬也由此觀之夜必短晝必長矣生與
晝爲類死與夜爲類死之長也豈嘗得而長之
哉不得而長是其短也甚矣
人不能信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今日東望日出
西望日入世量仰如是止者人亦不能信也人
不能信死之爲鬼神也有語之今日有生之始
及死之日人即如是止者人亦不能信也不能
信短寧信于長不能信狹寧信于廣狹與短必

不可自解也廣與長説之可究自者也于心能安
之
有貧成一富故曰上有羅紈下有麻縕藷之衆
薄取觸厚也可多享乎適分之外止其盈溢念
此肥者壽羣瘠也我富矣幸毋見富曰此所據
者人之貧也我貴矣幸毋見貴曰此所據者人
之賤也故非彼無此君子念其成之者
夫清濁之數自其兩末而相至也中有間矣于
是有宮有羽有商有角有徵五者各有細分若

其附物而殊形者不可勝窮也比而用之不以
其類則奸不安其處則亂故歌不歸韵則爭于
口而不可咏也咏之爭于耳而不可入也其清
濁開合必相代而接至不相代而接至則一而
不得其變也變而不得其會也故樂之爲道也
不用衆不備不盡變不慊用衆盡變而求其治
于是必齊之以類而要之以節倫類不失節會
有適而後義得所依充于耳安于心也夫鳥之
鳴以一音自啾疾徐而無所于彼則足矣人道

多端以爲美若之何不求備治乎故樂者天地之道也天地者陰陽以相禪旣往而復以相浹是故無陽渴之害而亦無陰溺之患其音清之商高亦無蓬者之酷相節以爲文相洽以爲數其究通貫于一而不違也故明乎聲音知樂之所可作識陰陽之機者知樂之所自來

過已之言已不能聽必進其心而聽之夫進其心則以人之意相索也雖然從丘視陵猶然信陵也從垤跂嶽何以知嶽也心可愈進也所聽之言可愈高也愚者則必聽其所已知夫既已知之又安用人言爲哉是故愚者不可以說不可以說故終身自得于其愚堅存之以爲死生之質也智者則不然愈智則愈求益已之言也

刀劒几杖戶牖弓矢非能言之物也聖人爲之銘代爲言也代爲言者使物亦言也物卽無知其以形爲道也與其以貌自說也聖人設之以自錯其蒙心然則天下之人又孰不得投說其知哉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鳥登高木而號此求聲以相益也一唱一和謂之導氣氣順志遂謂之增情鳥必有以相益人特未之知耳言之來也亦天下之以聲相益也汪錫予曰吾所與友有高行者也未若其多聞見者也高行其自有也聞見可相告語矣夫善不可偷人善之可得偷也則言爲將也故善求言者與王者分天下矣天下之有者萬物萬物之精言也萬物芸芸王者苞之萬善芸芸智者收之果孰大小哉

地之有山所以善自廣也侵于空分以博其體

愛與惡相成而甚愛所美已極憎所惡不得薄矣愛者亦以相較而倍也是一情之施過分者常二也

人所徵實者目前尋丈耳數里之外望之彷彿意已入畫矣于時頃刻耳轉瞬卽所回思之物情已在夢也故世所言實須臾也尺寸也實者如是寡也

自隆者人短之自短者人降之均有一隆在已

不如其在人也均有一短在人不如其在吧
人有知而非我者將死之人常作死計雖作死
計實無死想其無死想則非我也其作死計則
固知也故知常有二矣一兵所用一已所爲同
所並處人特不自別遂以爲獨我作也
金廣章曰公廨之地室宇深邃陰閉既久宾昧
之物多在焉人氣爲萬物之所竇處于其中慮
有襲其氣者此保身者之所愼也
事相因而明亦相因而惑坐舟中者未常知舟
之行也視于岸而後知之以止而知行也此所
謂相得而明雲行月下雲行而西則月却而東
從縫中觀行者左往而若其右來也此所謂相
因而惑
注湯甌中其氣上行者翕勃如霧然不得所止
則散澗而無有其底非有騎微之形也然置之
几上少間若微雨之集疎密大小之有常者也
得其所閉也故物有函蓋則神化之所存矣其
漏露則清氣之所散矣而之能下降也則天之
能上覆也天不密覆上行者越而散耳惡有是
非弟者哉
君子之與人言也抑則揚揚則抑是故有已稱
其得者則更言其害者有已稱其美者則更言
其惡者非與爲反也與爲救也金廣章曰內人
常與我爲異吾所憾也章子曰與爲同是一之
也與爲異是有二也有二成偶所以得事之全
也故夫有義妻必與夫相矯矣士有義友必與
士相矯矣
君子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天地之間以求
其理
明而有相至之能者物無非形微而有相至之
能者物無非氣此人必以形氣爲盡天下之物
也非形非氣所謂無物矣而安知形氣之未盡
天下之物乎今俺發霆震則窓紙皆裂聲起于
嚴垣之外而鐘鼓鳴于重宮之內明無相及之
形精非可致之氣彼行乎聲而有撞擊之者若
此者其能裂紙鳴鐘不可謂無物而固不可謂

形氣也紙窒虛則萬物皆感鼓鐘動則萬物皆
動寶磬者見磬鐘鳴者見響也然則形氣之中
有物形氣之表未嘗無物形氣之物有力而無
形者之物未嘗無力力或加大焉動或加強焉
而常人從以耳目之智偏于千方之容也所不
知天下之物必多矣

天下有德人之能取之也萬物有奉人之能受
之也古之君子寶安于常道愼用于公法居遜
守約力事從時是以天能覆之地能載之日月
能照之寒暑能和之山川能樂之百谷草木會
獸之美能食之常道之不實公法之不守危物
而又與俱傷衆而又托焉然則禍害之來必襍
矣憂苦之至必數矣豈能有得于上下之間哉
囚者處于囹圄之中日月固不能明之也四時
固不能和之也山川鳥獸之美固不能樂之也
憂者處于奧室之下而與物交于迫害之塗日
月亦固不能明之也四時亦固不能和之也山
川百物之美亦固不能樂之也天地萬物豈有

私厚薄哉無以有之矣無可奈何

人生父與之以虛母與之以實所以生且成也

金玉皆天下之陰陽物也其在天地山澤之所
包閉也在于人者籍笥之所守藏也行于天地
之間而常不失其陰與隱也

嚴刑重法所以多賞之餘也刑重而輕刑者爲
一等之賞矣刑重而不刑者爲二等之賞矣夫
位極而爵盡天子無以施恩故賞有窮也而刑
待其後者是無窮之用也故明主審于守法獨
守其無窮之權而輕乎有窮之用明于賞罰之
分數也

三肉之饋進之君子之前厭然必有餘矣以飼
小人狹然必未足矣君子以爲舌舌之事三寸
耳小人以爲腹其長二尺六寸非三斗五升固
不足以滿其空虛也故君子取于味是其取精
者也小人取于質是其取濁者也大小人也又
安知食道哉未知于舌而已越入其喉矣

許之得行以嘗有信者也薄之得行以嘗有厚

者也詐恃信者以爲地薄恃厚者以爲基故小人之得其所求也則君子之以朴忠正信藉之也而小人以爲其智得也

目雖見美亦又見惡惡與美是以相貿矣是無得于見也今夫瞽者不見美亦不見惡亦但無得于見也由此觀之瞽與明同功矣

得失之起內存乎我外在于物矣今夫優者兩具聲色使聲美矣色不必美也是瞽之全得聾之全失也色獨美而聲惡是聾之全得而瞽之全失也而不瞽不聾者又以一得一失何者兩受美惡耳其聲色具焉者乃聰明者之全得也而聾瞽者之偏失也故物聽得失于所以當之者所以當之者是得失之所爲來矣謂得失皆從物者未盡理也

知夫此身異日爲談中身知夫此事異日爲談中事歸于可說可憶者而止非有實也使其可美談說焉而已矣

得實者藏之必密傳至道者識之必深談德無德談玄不玄所以君之者輕且淺也

狐狸雄于山丘則是其中無虎豹也卑人雄于鄉族則是其處無尊賢者以其[illegible]有測知[illegible]

陰常有求于陰以爲用者[illegible]而[illegible]求之爲吉凶死有鬼而生者求之爲福禍此亦借陰之事也

地有人而人有事事有迹而迹有名人載榮名地德之光華也

天方欲長邪業則行正之人非天心之所生也

天方將厚禍亂則與善之事非天心之所助也

夫見形于彼而此以造慮聞言于彼而此以作力者雖不相及有以相使也由此觀之感應之道蓋其深渺矣豈嘗有實以相至恃力以相動哉

夫癢與痛相反也然輕爾之則癢重爾之則痛痛一而痛癢異徒以輕重之間則痛者癢之極也由此以類味苦者甘之極也由此以類臭朽者香之極也

晝夜者陰陽風雨之所陰以變易也而草木人
出入所以別生長也故變化之至密者晝夜是
也
廣章曰身無疾困而[illegible][illegible]意有所苦而當其處者
獨知矣故家有不忘忘之人家有害也易有不
忘忘之事國有害也
人之少也多喜人亦喜之其長也多樂人亦樂
之及其壯也多怒人多怒之其老也多哀人多
哀之所以者何春夏秋冬之謂也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
而曲誠者在財而僞此之謂財化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
亦半人耳庇人者尚餘半在人其根益壅矣
萬物藏其後末人所以失其前榛也蓁榛有殆
年之功人不能以掾蓁榛壅之而效人不能
先定其本壽之所至以其餘德蓁黎也物匪其
後故人智之用始紛
性所偏多在高山原野所處城市亦樂羽流對

如是人亦挾山水以來用此之情代彼之境
內不足于倫屬外不具于喜友則無以自正也
當就其身以兩焉既立其是又設其非如相質
正也
夫以手擊手等事也而所擊者必甚傷此有以
用之加勢其中矣故物以勢勝力以勢重也功
者依于道不能得道之所不至道者循于事不
能逆事之所不可事者因于才不能出才之所
不任才者本于氣不能托氣之所不有故道乎
人也三說而後及之功于人也四說而後及之

人無欲則聖王無以成賢也取人之欲而給之
取己之欲而損之而賢行成給人之欲雖愈多
可也損己之欲雖愈少可也不得人之欲吾無
以取人也不得人之多欲吾無以深取人也故
一欲損益而道德已具矣賢名已立矣
陰陽之生不在多物稍有之事卽成其氣故渡
水于杵可以療膈鑿以千槌可治產難萬物氣
生其相背反援于兩末之端原所由然皆以淺

薄桂生而盡辛起于微辛苓生而盡苦起于微
苦辛苦之生起于微氣氣之生起于微動
夫影以翳光而得如形之餘實與離異然針灸
以取神工或以起疾含沙而射短狐寄以中人
是則夫身之物尚亦闔身在於迹而見隷存乎
神而可切
陰陽之應卜筮數命形家之術半爲本湮而全
有是立之人其建立之人自身之稱德精詳盡
則應驗亦盡矣故有效于古不應于今之章也

鬼神與人事同作及其已然可睹智力之所終
始不見實物之所設施人事宛然而鬼神之迹
亡矣鬼神之事常必于藏已見用矣猶求匿之
而脫迹于所寄將陰者之性乎天下不知徒相
德怨于人已也
歷物之疾飛鳥不如日日不如月月不如心神
者空捷迹者鈍滯宇宙之間有其滯者是生大
小暫久之象布■世界在乎神者是泯遠近今
古之際長于混元

是非之不明未得所以覈之也引事歸身可以
顯是推情如物可以著非然則是非之分必明
矣
今古相推杳無可分之際响發爲來聲止已故
爲今者一瞬爲古者無窮
卦命之術君子不甚恃也雖驗若郭管通陰陽
之隔矣然惡其爲鬼介紹也夫傷破陰陽之隔
泄造化之藏者非鬼神所安將必害之
一體之中爭于上下樹有根草有本益長而上

益長而下斯爭氣之際也動物亦然故有上下
焦之司不相同而相爲
從父母而來者皆生長我也從子孫而去者皆
損殺我也
風日霜露皆有味以錫物霜露其固然也日風
虛無以無有與物物固自得其有焉日暴則辛
風入則酸霜加而甘矣
物極所至遂欲不留善者取半而止常有不盡
留爲造化之事

聖人制文者在上質者在下文以致尊質以篤親文質之故歸乎尊親非苟焉者也

一身之內亦文上而質下夲貴彰賤之道存焉耳

得天陽者得地柔得天陰者得地剛物主而天地之事必錯

物或益言之而重或益言之而輕今曰此君也此又君之君也其愈重者也曰此父也此又父之父也其增輕者也故天下有加于尊無加于親加者爲薄矣

物有其全亦當使人分其餘位有其上亦當使人安其下

花之所生於莖之至盡知其處高也不知其處末也故其事不固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能賤之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也又非能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能賤之也則人之一權亦亡矣

故不患所無有則人失其所以相操此自立權之道

農取財于天地工取財于手目商賈取財于人取財于物物者說之所有也不以干仁義之數取財于人人者說之所內也奪于量外而有傷仁之誠東其所急而有傷義之刺矣故爲商賈者四民之下也惡其徵利于人也

猶月徙其所上鰲避庚中支于有神無迹于物而徵焉者或必知之知之而斷然者其神煞之特有接于彼者耶卜日擇時人以耳目之舊知之無體知也物以體知者也非以故知者也彼之知之猶寒暑之中其肌膚矣

陰陽之煞應物以專應人以散矣是以于物必然而于人或然人靈爲全陰陽之神衆加之則有與分者乎

古之時取人于一國用之于一國而常足今之時取人于天下用之于天下而常不足持狹之才國易用廣之器實難亦其理也

古之聖人莫非求事于天以統萬物求之于天

知陰陽之有過矣可以知萬物之失知中氣之美利矣可以得自子之正知天之過者非所深責也儀天之美者道所大上也

父行慈于子金之成木也母行慈于子水之濡木也父母不俱存于子必失一矣將必兼慈取之用慈不盡而嚴不威而無至分也故獨親之子謂之不幸

賢者處爵使賢爵相爲榮也人毋曰此貴者也而曰此賢者也貴以明賢獨見于賢不肖入刑使奸刑相爲辱也人毋曰此刑人也而曰此不肖人也刑以明不肖獨見于不肖如賢者爲刑刑不辱矣人不恥其刑不肖蒙爵爵不勞矣人不尚其爵刑爵均而皆有不足之實謂之量失

生養之事既足則耳目之供遂興物之務虛起于其餘聖人君子以制度裁之裁富者之文以爲貧者之實民之有餘非天地之所生遽多也富以貧成有餘因于不足矣

聖人之教天下也必自利爲端使天下之利公以義得不可詐取使以義得是以利教天下之義也未嘗可以智取是以利除天下之智也以利教義從之必速以利除詐去之必遠

人以知多而欲多受利害之質固深矣故生有甚樂死有甚苦物則不然知少而欲少受利害之質已淺矣故生無甚歡死無甚楚夫天之所制生死禍福耳而物之愚者不甚受使天權輕也故愚有大力智有大苦

天得人而權重其德刑明也在物而權輕其德刑薄也利害入其身物之至輕尚爲人之至重人之至重猶爲物之可輕

知饑必甚饑何也知者氣之精也知饑是使氣精于饑故甚也

衣之親甚于屋屋之親甚于天物甚托天以遠疎之勤衣不勤屋勤屋不勤天

物處公者未嘗得全在公則危在私則安聖人治人必使有分用其私也

天公于人人亦公之地私于人人亦私之地之

私人南㬰北寒人之私地物據其方地者公之所不得天者私之所不可也

體骨雖實我知其虛閉目冥坐仰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徹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先王之立道也各有所資資于其便故樂始夫婦閨閫之內資其歡悅之意禮始朝廟君臣鬼神之接資其敬忌之情各自其便以立其端而因以遍被至于均匝是以窈窕入而鐘鼓奏此樂之資始夫婦也朝廷設而憲命修此禮之資始君臣也不得其資則爲之不切行之不似非其情義矣

夫空有相際以爲分有之所多空之所少我與天下智愚之量強弱之數亦相際而著之矣故弱以表強強之分應弱以少多愚以成智智之量從愚以長短未嘗有巳實自劣人乃優之者也

貧不可安以富明之賤不可居以貴形之故富得貧其宜賤君子居富不有所以可貧也在貴而無與所以可賤也

人有哀喜以申自見從志爲言從言出聲從聲得節以類相感喜者[illegible]于喜既道暢善事亦必舒和而節徐哀者類從于哀既發感悲情亦必鬱下而音悽怒者類從于怒既指陳所憾亦必發激而節急故怒而爲言者不得以[illegible]音見感哀而爲言者不得以揚音見感自然之理也

日與日威武之宮日方作而羣陰息日所察而衆慝亡此伐邪之司也

獻甫曰余所與居者五藏之病移之于性情嗟夫豈獨病哉偏性之重莫非五藏之勝氣有生之所受也其來遠矣

有晝則有人爲之事夜豈得但巳哉將必有非人非物之事非人非物必鬼神矣故鬼神之信也信之于有其時與境也爲其有水無魚

堯舜禹可過也天不可過也天之所有吾亦有之此豈盡可非哉物之與天同非者可不責也

惡者常[illegible]于其善惡者常[illegible]是其長非吏其體

未二其用故火之炎刀之銛有合名焉曰利害貧民徂爲富民曰口之大也不如腹我獨爲腹飲食以其餘爲口然而易倒君獨爲口飲食以其餘爲腹然而不可得是何哉二者俱傳遞之司一遽過一尚留君之所爲其速遇者以常無得之亦不足矣

生而富貴富不足樂貴不足榮富獨爲貧者豐貴獨爲賤者榮名實皆見焉草何云生生所無也木何云長長所不至也宿已有之則非生非長

凡前識者用其無心以忽然而得之心有思則有我人而不天凡思皆緣而求彼未來者原無可緣故緣不得而用也無可緣者必待不緣之智故形以求形氣以求氣有以求有無以求無孰能以有求無者數策灼龜非緣有乎非有也我不能無心故用無心于物仍用無非用有也辯使則不然此已見氣是可緣者矣非絕緣者矣及其知之亦可用緣法也

衣處于身爲煖于內物固有疏而親

用爲物者當有功于物而後用先與而後取其于蔬果五谷也厚其葉蘩其類而後食之其于六畜也長其類而後殺之五谷蔬果固自生也人力不加不如是之多矣其多者我也雞犬牛豕人不爲之卜必盡于豺狼狐狸矣不能自存其能存其命而且滋者我也猶且盡其壽足其量而後用之物可無憾也是何故非殺天地之所生殺吾之所生也非害物自有之命害物不

必自全之命也然君子猶病之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生之而殺之是生其所殺也譬之如刻木爲神神已疵然矣旋斧斤以爲薪成之不爲功毀之重爲罪故生而殺之者見殺不見生立物而仆之者見仆不見立爲殺而生之者獨成于殺也爲取而予之者獨成于取者也

天下之爲高于衆者貴之遠絕于賤也富之遠絕于貧也賢明有德之遠絕于愚不肖也貴富

賢智此四者以異類之高相並也異類爲類又必先賢與智矣然賢智可以爲貴富不必可爲何當獨取乎賢智之爲等也猶之王公卿士之數唯所置之非有與之者非有限之者也徒學問之所求日月之所成然且不爲是安卑陋也是安自爲貴富下也

觀世善遇人所與游皆覆蓋之和厚而無忤所厚李舉長及與俱即推義直已又傷舉長之遇舉長曰何不以四方之心相待也觀世曰天下不肖者多矣我自向而往皆爲人設行未嘗得一用已也賢者之道唯可以行于賢者我之得君猶不與直已而行也吾安行已哉故治身立義當使人行直于我人不得直行于我則已之爲人道途也必不坦矣

憂樂者人之不免也兩必有之勢當使憂處先樂處後夫自天而來者我有不可也自人而能者我何不可爲也今爲農而力穡爲工而力技爲商而趨時先儉[illegible]而[illegible]懸策其後必有餘財之奉矣士之窮居刻意束志以爲德行少不得怠長不得休非不勤苦也然德義必立矣德義立名譽必附矣名譽立爵祿必崇矣三者相隨而在其後猶枝之着幹也故憂樂之相先後也事趣也天道也終則有始與爲首尾

制吏治民之法使吏私其民王者公制之吏之大患以民爲君有也其治之也以爲君而治之也不爲已而治之也然則意安得而不薄事安得而不楛是以官有文章之法民有形象之條名有其治固不可得而按也古之王者一吏于民而制其利害使終身死其職而不遷也故不得爲朝夕之政久而利害之情必出在外矣必以賞罰應其事如是而民利吏之利也其害吏之害也利害反其身吏所以自一于民也不曰民利民害也必曰我利我害然後其從之也如救焚室拯溺子也此親吏于民之道也

人主之聽言以已聽者也故能聽已之所有不能聽已之所無有魏徵說太宗十說而聽八九

者其所言太宗之所有也田蔚伯以說于吳王李綱以說于高宗入而不終用者其所言非吳王高宗之所有也陸贄為憲宗謀事十言而聽三四者近有之者也故聖臣不可以事愚主聖臣而事愚主是與為方員道也夫近有之者聖人之所貪為謀凡與言者其見已至是矣言者適投之則事之利獨見利獨見則從之也如恐失之也見未至也然而可至也而言者關之雖見善矣猶若有待也如是則行之也疑其見必不至也言者獨說而強內之是事利不斷而害彰也必不行之趣矣

順世之道莫如因因者與物相循也物之不可得因非物情不明矣我在其間往而應却而觀環已而取便焉失所以合之也我之合物其合也不適合也去我而合之也甚審夫水流無已與物同理雖有高下大小皆自以為得其至治是故知人廢心而用道觀情而制宜其推之也如自然縱而縱之衡而衡之直而必當曲而必得以舉于人人謂自與也故伏匿之不可見也弃已則見之必盡也物情之不可順也弃已則順之必盡也沈子曰我智能知國不能知家性固有可遠不可近者乎應之曰是未知其故也事之能見一于事者見之今君斷事而存我其間是未能與一也家者多已之地也國而泛矣已之存其中者薄且少是以多有睹也

禮樂之道相由也禮者樂之所從生有禮則措物有所措物有所則恬安之恬安之必怡然有喜于心也洒然而知于面目也則雖無鐘鼓竽瑟之具可謂志有之矣夫鳥得食而豫則呴喁而鳴樂者鳥獸之與有也而况于人乎故農有三時之成賈有倍本之息工有當時之枝則相與修其時蔬潔其酒醴羞其父母長老而呴其愛妻孺子喜不可已已則拊兩手以節張口而鳴鳴故塗有歌里有謳非使之也天與性者居中而動之由此觀之大小之樂皆有來矣凡人之樂也所從來者淺矣故淺寄之而足若夫君

子之樂也蘊積義理而生也樂精而寄粗者則不稱不稱則志不慊是故必求精微者而志之傳以雅言協以韵調洽以六律備金石竹革之器所以盡法若此者盡精之事也故庶人之樂從質而足君子之樂致文而足質文之音詳略之數應所從來而不紊則高下之分皆得之矣耳者聲之牝也所出以所能入為度言對而起者可以此知彼故樂耳之養也善者反耳以為度耳所不受不可以為樂耳所不加不可以為

樂夫雷霆之响非不彰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猶將疾掩兩耳而拒焉何也耳不容也蚤蠅之類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其聲可與其類接人之耳不能加也研石裂瓦非無聲也人未有以為樂者以其危厲也豚鳴彘嘯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其悽苦也崩垣頹崖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怔忪也故至大非所受也至小非所慊也至清非所安也至濁非所快也唯中行為可故聲者以耳斷也自

其非大為小之始自其可及為小之盡自其非小為大之始自其能勝為大之盡自其非濁為清之始自其可安為清之盡自其非清為濁之始自其足歡為濁之盡小大清濁四際者皆以耳為畔而不失其名此則皆樂之中音也故譬樂之有中央也猶禮之有中央也天地之間者謂之人大小清濁之間謂之樂厚薄長短之間謂之禮禮樂熟美人道成備謂之君子

樂之為道也多助以為美者也今夫與人言者稱義若一然使聲响給捷者言之必易聽矣使响濁舌强者言之必不足聽矣不聽則說不行不行而言無謂也樂之本亦言也以為不足聽故擇雅辭而奏之又不足也故比韵為節而會之又不足故歌咏而遂暢之又不足也故入音以極之又不足故舞蹈以現之故頌樂之細也鼓鐘琴瑟樂之全也義少而音多者入之之意多也舉義正故稱辭雅稱辭雅故用音淡音和淡故為節舒節舒故舞蹈而如揖讓數者以

一爲不足故多之以相益要于表正義而已矣是以觀其舞能知其音聽其音能樂其辭樂其辭能用其義用其義能安其禮安禮而樂之能中畢矣故從禮而來反禮而止者樂之道也

有全生者遺人牛羊以金冒角而衣之纏錦冀獻甫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爲情數開多責之門此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淵中之鮒盈咫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鱣數尺而人以爲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宗老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爲其氣之近盡也

見直之人未嘗不曲見公之人未嘗不私其見公也所以便私也其見直也所以便曲也

厚者必以薄爲歸親者必以疎爲末父子之恩數詩而必至于不相知得于氣者漸以異致之情者漸以淺隱顯之數借有極也

命天所爲也時亦天所爲也苟爲庸人則但受天之命矣苟爲賢人則但守天之時矣命者守而受之令豈得追附之力哉此不得不但已也時者日與我逢因而設事固可用也故俱奉天之事亦有可有不可

山不高則谷不卑故卑之怨高也甚海不大則川不小故小之怨大也甚物之參差起于有一而生二

三略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故有取天下二而非其土與民也盡收其勇力國土而民已盡取矣盡收其財智國土而民已盡取矣盡得其心之欲而二者盡取矣取在于微不及于形

三略曰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故下者事之實地也就下求賢非人所與之賢矣就下求謀上下俱遍之謀矣所求已至其處已盡之地也

三略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夫賢必自尚主必憚賢此兩遠也不肖親主主安不肖此兩近也兩近故甚近兩遠故甚遠聖王反之以事取舍

求成吾之所爲而已

三略曰善加于順民惡加于逆民人主以德爲善以感爲惡惡加有虐而惡有其善矣以善加逆斯不善矣以惡加順爲大惡矣

三略曰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故賢者而待爵祿之勢則兩有以得之不肖主而待爵祿之勢則偏有以失之

司馬法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故用人者貴其新不及于舊取其節促用其氣始以卒然用之

罪不至死而誅者非誅見害也誅役害也誅微則禁勝誅成則禁廢

三略曰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將憂則其智少矣將樂則其智多矣將憂則其勇死矣將樂則其勇生矣地不寬則無所生起也心不餘則無所變化也

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夫奪其飽而與之以饑奪其生而與之以死事之反者也反而可得其中有順也欲之多易欲之少心以爲宜矣

天時有吉吉爲得數者今天時有凶凶爲失數者今尉繚子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故有用而日以生有用而日以死

尉繚子曰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主勝者勝之全也將勝勝之偏也主勝而將可以勝矣主術不得將烏可以獨勝哉

尉繚子曰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故國有大兵不取于商必取于農市者所以陰損商人之利以資國也小物賦其廛重則參其事市賤賣貴均滅其贏以佐國榮用之以精非病民事也凡利權不可侵于下侵于下則所侵之分皆國失權之分君失一權下得一權矣君失二權下得二權矣今市宅主于私治市之吏目不[illegible]有漏利矣

敎子于始孩也敎婦于始[illegible]也敎僕隸于入門

也先之自治則禮其習也習之其久則禮其性
也然後以禮相是也以禮相非也以禮相然賛
而得之深矣以禮相詆斥行之益深矣
利害得失之情直推則忒[illegible]目則明審其前後
及于窮側辭禍爲先取[illegible][illegible]然後抑不得以
形相取也人之大患以貪滅畏貪心在中利與
得先見也畏心在中害與失先見也故事無伏
匿因心隱見
物恃勢以用勢者所以出物之利也鳥之飛也
以翌盡恃翌不必能飛也投其身而舉矣以翌
捧肉肉圈累翌投其身則助翌爲翌矣奔者前
其首翹其尾足力不半而勢使者倍之故弓之
行矢也于其往也其能行也于其來也斧之入
木也于其切之也其能入也于其離之也弓有
功于送無功于能送斧有功于入無功于能入
能送者引之力能入者舉之力故機雖小國大
之制也勢雖虛然動之力也
善爲政者先夫功者賞先夫罪者罰先夫功者

賞是謂白賞主雖仁固不可白賞也先夫罪者
罰是謂白罰主雖慈固不可白罰也然而有所
罰先者令其而信成其下然知上之不[illegible]也前
則之與後賞必相危也故其[illegible]于上事力于下
毋或曰賞且隨其後者必曰賞固已具于前令
也毋或曰罪且隨其後者必曰罪固具于前令
也是故據事于言知事言之同所至也懸之在
後據之在前知前後之同所至也此之謂賞罰
在其先先功之賞人有夙喜雖固不務功必務
功矣先罪之罰則人有夙懼雖固不除過必除
過矣設有兵革戰攻之事懸之令曰得甲首者
使隸之得鄉邑者使主之人必如已得矣人與
地尚懸于他也而我得以爲賞也又懸之令曰
彼國之人以邑來者賞以邑以郡來者賞以郡
他國之人自舉而來者必多矣夫效功之人尚
在彼也然而可得其人而賞之矣夫賞而能先
夫功與以夫人之貨而賞與得敵之人而賞之
者其所爲必無不成所期必無不致爲其勸獎

之凤也爲其懸資之博也爲其能廣力也故患
不信無患不使患不使無患不成
子氣盛者母氣衰非相爲取精徵之地相竭也
特其本量先未可定故損益之故人不能覺耳
識獨之人多得此其對明者也
殺蜉蝣者爭後命于須臾斬龜鹿者勦來氣于
千歲蚕蛹雁爲喪毫末之生魚象死爲滅尋丈
之性性命則何大何小孰修孰短哉關切同重
死亡同慘矣
仁爲發理之本理之繼其後者衆矣義者盡也
無復爲之後者也
推物之理必無不窮以爲無理則說全矣
人者具萬物之數備天地之事其爲物也雜而
多端聖人知人理之多端也故不以一謂之知
其同于萬物也故不過揣美也
中庸之士載之高勢則賢先見處之汙下則不
肖先見品固有以勢爲下者矣
定民之道當使自食所勞民有安坐而食者非
國之福也心者與事相守不得事而守之者淫
與怠兩害之故君子不可不勞于禮小人不可
不勞于農禮不責小人然稼穡已代之矣朝有
所事夕有所成功歸其身是以力與事相盡也
然後無敎之者無督之者也而怠志安然固不
作矣邪心安然固不出矣故君子以禮樂爲稼
穡小人以稼穡爲禮樂其事異所得同也夫先
王之節度民力始之以定分何謂定分所受田
宅蓋有頃畝矣制之衣食宮室蓋有度量矣稱
力之事之所出則民固無百倍之利也固終身
不得輟事休居也經用又有數矣然則又無所
事多財也事力何以過苦乎事力則息其智稱
力則節是以壽命究于數朴德全于身生無夭
傷而事無淫敗者此定分之功也夫民有連阡
陌包山澤而保其息利者大者比于君小者比
于官吏既與上等勢矣則上之高厚自失也祿
人者人主之獨柄今安而自祿矣則上權自失
也宮室衣服食飲僕婢又無分數矣則禮敎國

俗必盡破毀矣如是又安用君乎故先王之治之隆者分數辨焉耳後世之治之虧者度數昧焉耳其辨則衆治之所生也其昧則衆亂之所起也易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此之謂也

天道知之地道行之天者神明以爲故者也日其大明也月其小明也辰宿定其位斗精喩其旨皆光者事也光動而氣生氣生而形生故有水土交之以布精敷化艸木華實人衆孕育形質之屬在山滿山在川滿川故功莫大乎地道莫尊乎天不得天旨地不獨爲也心不使身未嘗可作知不至行未嘗可成天地之事身心之物也

天道與而不取施而不復日月在天物皆見以爲利地道生者復之出者入之風雨露雷各死其處反以自環故天道無已地道無人

禮者道之總也君公非是殆無以治士庶非是殆無以安故推而列者謂之事隱而用者謂之性穹然高遠者謂之天汙而褋者謂之物禮居中央而爲之令也是故取時于天取財于物以其精從性而之深焉以其數從事而之粗焉然則大小內外之分肯以全之矣是以生于其中死于其內而莫之踰也不深得之不可以君子不少行之亦不可以庶人桀紂盜跖循背爲之以偸取少焉之勢而光其他乎故其熠熠者可以循也其眇眇者可以論也其于天地鬼神可以類也一旦得之即可以恃用之終身夭不徵其盡也故以禮行身天下可以容之矣以禮責人天下不得辭之矣內以固身爲其玄枝外以禦人爲其藩衛人孰得而加之故道之數散矣仁處一焉義處一焉忠信處一焉廉處一焉儉處一焉諸所據者分地也言禮則盡矣方幅而居衆有各者處其四隅是故偏天下之美理盡以責之而不虧也舉天下之著利出其中而不可窮也以處下而化則鄉黨之鄉也以居上播治則虞周之代也

君子之事　其身也多其理族煩其節目須臾

之立必使有方雖呵之响必使有節薄略之動必使寬法其不以簡文便事則何也其不以依情取實文何也必非懸居者也必與事偕與之以有事使得所行也守于宮域不至騰越則得所止也止其所而行靜于事而動所以遠于邪僻終日不得作也

爵祿者士之有也非獨君之有也爵祿之名猶有所托而稱也爵托德祿托功不得有德而懸之爵者特其名也不得有功而與之祿祿者特其利也祿失而爲利爵失而爲名然則君所操之權輕矣故爵祿之號賢士之所立也其虛懸于君其實在于士故君以爲已有者謬也堯舜文武之朝嘗懸爵祿矣其處是者稷契周召也當其時視其爵如敍之天之上也其祿如天錫也故虞周之爵祿有加等焉桓靈之時亦嘗懸爵祿矣其處是者張頴崔烈也當時視之謂其錫與爵祿何有于故明王在上爵是其德也祿是其功也功德之所存何可輕乎暗王在上用貪居祿用夺居爵貪夺之所存也安而不輕乎德存于身爵與祿吾貪也亦安可輕乎德存于身爵與祿非吾賴也何不可以輕乎故君子之處是也重之與輕之皆可也人君之懸是也其輕與重未定也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爲天子安知不但恒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

全廣章曰有人于此善四而惡六言者盡具其四善其惡者特不言也而人已曾悶不過矣盡具其六惡其善者特不言也而人已盜跖不過矣四善六惡中人之地也隱顯爲言而差若天地然而言者又自全于誠也言自得其誠人自失于分况益損爲言乎

物以所用遂生其氣爲其性故弓弦利産舊以急疾爲用也蒲葦已汗舊以生風也水揚之而甘輕變化于其揚之也井初汲而補陰得于其靜也動靜于物爲功矣何然而氣性疾分故性

[illegible]人之所為亦他物之所旁與也

[illegible]有矣

賞謂者君子之所先加之身也不善存身愀然自省是其罰使衰息也有善存身快然自慰是其賞使增益也

厚必勝薄矣然而鐘磬之音薄者彰長必勝短矣然而簫笛之音短者高為之實者少則為之虛者多也

明主用百里之國能有千里之勢地有倍利人有倍力事有倍功三倍合而國增而廣也故水土修天時用出物無數則地復藏地矣三年餘一則年復藏年矣生極壽事極力謀極忠則人復藏人矣此皆倍國之數

人有性而事有端聖之道數有王而可起王之刑賞有間而可入皆恃人情

名千人也亦相與離矣名數更則于我益不戚後之傳我者淡矣

昔于族重道必從古人尊所從來增道權也是故非必不可易也而固不易也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獬豸觸邪正見其光臭嗅不直正聞其臭

蟨與蛩蛩巨虛相負而行世謂兩物適一物耳夫婦之合亦一物也然則析之將各獨立耶曰合亦全離亦全如人乘馬自人言者一乎人自馬言者一乎馬異人而乘之一乎異人異馬而乘之一乎異馬離之人全于人馬全于馬亦不虧其數也

世所謂理皆以因故推因故者必至無因故而止三如何足以窮理矣

繁氣生物精氣生人聖人不弛禽獸之刑以殺繁氣益大氣

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欲希少則受享之地博矣故性之裕物萬物皆在有餘之地

生而吝者不失于毫末生而福者非寬于頃刻性情之所發最富矣

人獨傷萬物虎豹特與人諸教罔之禮假盡萬
智匠力人事安得博乎唯其獨制故能大其事
多其功也
人世事皆見所爲物代之受名
一夫一婦合而生子半異性之氣子復生子半
者復半三傳而或失其本矣
物莫不散于陽而留于陰水族善壽陰者固之
陸物多夭陽者散之
制是器者常爲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火
人固不敵天地唯有道以連衆衆合而勢博事
多而功廣遂參爲三才矣此人之巧爲大也
人之力不可取以益已力也人之智可取以益
已智也在形必隔在神能通
古人有言曰匹夫而德刑之用見矣雖勢在匹
夫生殺之權亦所握也物之聽生死者豈少哉
夫賞罰之用則固未嘗須而廢也故來于我者
而善則歡豫而受之歡豫而受之是其賞之細
也來于我不善則嚴容而却之嚴容而却之是
罰之細也若喜怒非處賞罰失類則無以進退
萬物矣
五是相及遇其所好則行蓮氣有以相留也當
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
矣微至于草木高至于日星
陰陽有二別冬夏至是也歲有二交二分是也
春陽交陰陽來陰往道相過也秋陰交陽陰來
陽往道相過也交者均于氣也內外之勢平矣
來之域接也萬物之生皆資于兩兩之感存當
自于均非均不兩則無異氣以立別矣何以有
輸救摩盪之能物何以有背反合癒之性乎
天地之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其交也天俯而就
地地天之去也近其布氣也深地得之藏于黃
泉之底及其致別天地相與離日月遠以高兩
間之空漸以廣氣大其施物高其齊兵生化盛
功用成矣
天有小周大周小周成歲大周成運小周生于
日次日子而亥而戌逆歷二十八宿以正四時

變萬物大周本于日與天會約一千餘年始一
徙宮自子而丑而寅順歷二十八宿故星者天
之所以自紀也既知其順又知其逆既知小次
又知大次皆以星也[illegible]也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不輕同處夫婦別也朔而
相就物交也望而相見氣交也交而萬物生矣
亦日月所以自久乎不交則無和物不得和固
不出也

二十八宿應于九野非定應也陰陽于物無獨
得也日星所臨無獨載也輕眇之倫皆得通之
九夷八蠻皆得候之今耶律五行一人之命亦
躔一星一宮未或不驗推之至盡大小之物皆
懸命其中矣

古有分野蓋取于始建國之日月故周樂用七
證以代殷之歲今星數家亦以始生之日次推
設休咎同是術也由此觀之其分置可隨易矣
若夫謨往而應此何異已死之命可兆于子孫

高山于人非有贍也然人之仰之有得焉有得
于其覬也後其上有得焉有得于遠瞻也居室
而之負之皆有得焉有得于其氣與[illegible]也萬物
有得焉有得于其風露雲雨也君子之居富貴
也亦似之

善福惡禍類理相從故君子去非以除殃行德
以名吉吉來而信善有形殃至而見惡有影

物之奇者不覩其近與遠為照比于高山各以
其量與隔境者遥相望也夫高之與遠固類事
矣

日月相食交道過也夫婦之事甚則傷陰陽之
正聖人悼之疾過常也

婦陰陽非所宜明也故天地萬物皆隱之不閑
而見于上萬物睹之亦孔之醜矣故日月交食
不見于天尚自隱也過而揭于天使物指屬焉
失道甚也

蟬生於濕壤舉援而登[illegible]高柯棲于清飇嘒然
而鳴可為善托其聲矣不知其為萬物聽之乎

其自樂乎其有道邪而不得已耶物固有以鳴爲職業者哉人不能求其謂也人之好言者終日喋喋不得其止雖所不聽猶强說之此亦不能求其謂也古人有言曰多言多敗君子之言也適是以動感而已胸之有口必洒其竅如瓶然缺其有容若器之未端則不可以留水注漿服器也無所用之夫闊有孔者穴生其間纖汁淋漓口之爲我竅也大矣蕭伯陳文供蒲羅宜子蕭辯而陳訥既退客善蕭之辯羅曰不然謂能言者以稱乎人心不能者人共厭之今蕭言而人以爲多聽陳言若見少也是陳能言也惺我爲周子曰但無張口張口吾望見其喉矣故守口不可不密也

人生于土歸于土無所更爲計也然土者不測之所莽莽之壤水以爲家蟻以爲穴舉其嚴親一旦歸之其中水能從其脈而行耳不能爲人親謀安也蟻者齧骨齧肉則緊不可以告語遣也[illegible]有不成道與之會關戶不及時而潰與棄之江中無以異在蟻則安而得糧也夫地如肉胴水其營也氣其衛也營衛行于肉氣水行于地風者地上之名氣者地中之號風氣一家俱以行止相應而動以爲道理故在上所爵在下如之其顛倒倍儆亦所時有也

夫棠事于一端上以安父母下以利後嗣孝慈之道備者慎所藏之謂也藏其親而自信其愚心無擇于吉兆是無有安危之意迫其中也是無有前后之慮也此吾父母也苟有其術何可擯拒乎夫物動于明所以使之者居于幽口耳鼻口人見其從外動也莫知其發于心脾肝腎也物莫不以陰爲本陽爲末矣父祖藏于地中去其子孫遠者乃數百里然相與爲本末未嘗暫離如樹之榮在天之空其根抵乃存乎黃壤之下而抵湊下則幹湊上其根四布而出者枝亦應之與旁行也陰陽異處其相肖也如是故子孫逢吉可信親之安也

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母之次也姑

父之次也婦人謂夫之父曰舅母曰姑舅父之
次也姑母之次也

物猶體爲性性應智爲量性者物之所以用其
軀者也

才識在物皆以所自有爲至矣故小大皆足。
于物之自視也故天地不齊于物而物自受其
齊

立事而不效設術而不應是福德不侵身之鬼。
神不足也醫者亦以巳福愈人矣

善王天下者將使舉國爲大賞舉敵國爲大罰
君吾國者使之盡有以聚其室家安其田宅畢
其飲食而樂其交游此舉國内爲大賞也一旦
入于隣敵之手係累之商離之身不得有其生
全家不得聚其情欲此舉四鄰爲大罰也夫民
者避所欲而趨之見所惡而退矣大賞懸而民
之趨之不在一日有終身之受大罰懸而民之
畏之不在一日有中將之懼然後其心有壹者
也

欲使長幼貴賤壹安于禮見之以所利而巳長
年者由禮使享敬之利也弱年者由禮使得愛
之利也祭祀之禮使有飲酢之樂也拜跪之禮
使有食享之味也天下無禮外之利則從之者
安矣

天地之有神明吾不知也然吾巳有心矣陰陽
之有制使吾不知也然吾巳有作矣故自然者
成其事使然者抑用其機可以名之萬物之爲
也可以名之天命之故也

甲敗資乎乙成丙禍偏爲丁福既有敗則不名
成矣既有禍則何云福矣。然則有成有敗有禍
有福者偏計也無成無敗無禍無福者共計也
力不至而命獨顯理未及而數專明見乎力之
表矣必亦存乎力之中也彰于理之外矣必亦
隱于理之内也顔回夭而穿壽非功矣孔子窮
而禹達非能矣

世事紛糾赤子知之爲與萬物弔容夢求表之
爲拘長[illegible]宗之事也應以赤子之知不始當感

應之數哉
鬼神之禍亦疑懼者獨受耳陰陽之災亦求詳
者得深耳不知其精者召之□乎亦其物得主
而見神也
尉繚子曰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今文臣率陵武臣投刺自名走狗天子重之以
爵而要臣陰損其重上富之以祿入而要臣責
苞苴以陰損其資是天子之與爵祿十而文臣
常奪其五也害君之重傷將之威

司馬法曰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
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
致民志也先世聖人循安而動之後世聖人遂
危而動之急之以節使不及慮其事爲促矣
尉繚子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
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
刃上見信故處安偏詳在軍偏急刃上而盡矣
故哉盡之事也其□□□之道也

西北之化常寒常靜不足以生天則求地低以
與親東南之化亦多上少常動常熱地則求天
然而上親故西北之化多于天東南之化多于
地
聊王曰人使人各以已之利害存其中不徒使
爲上也故用人之私不但責人之公故卑必得
而爲必成
寺人之性與人响响同情老嬉羞既失其雄性
亦隨之故知形性相俱形之所虧性之所虛生
成之後可從形損則性不獨授可得知矣
纂獻甫由人肉自囊不專持心矣故綱之即縮
有故先跳皆囊之在膚革者也大死竈猶嚙蹤
其肉無人而縱見人而縮豈有使之者故獻甫
之說推之可深也本于骨肉緣起心性性止氣
之事氣但肉之□□之相喙者肉氣亦相制精
祖同理知其孰主哉
□足皆存體中然以足交物不如手之深知于
□其循有趺感之別與

紬可爲酒蘖可爲飴無苦爲紬爲蘖時孰得用
其其然廿之若酒若飴乎一體之物在未者不
得名爲在始時之未至人事之未加其名實冠
矣

理者人之所踐情者人之所履後計情而可矣
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午心者其可止者
也哭旅務曰孰爲天理人情而已事不今于人
之心此不爲睞天絕理者哉

生于天地之間長在陰陽之内物情所適而法
立事意所推而術生生于情者皆謂之理道于
勢者皆謂之道

世固無時日一出一入年一寒一暑變易人心
歸之爲時然進而往往而迹無所存故日者虛
無物也天生時聖人用之以事事在日存事廢
日亡有事故足積有積故足功有功故足享故
用之以事其日可儲而數也可收而貯也可取
而享也夫窰爲日計爲年二十一史紀年之書
實之後年可安其年無爲則是年亡

子乙丑豈年實哉

陽生于天天大故陽蒲區陰生于地地大故陰
蒲區陰陽者天地之所在而在焉天地之所究
而究焉

兄弟一體之事也據于其前也取一于父矣夫
婦一體之事也據于其後也取一于子矣父已
責矣兄弟何可兩也子已一矣夫婦何可兩也

與人居當有剩于溫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
尚爲援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爲溫和于世乎

大風卒至墻于人也恩于父母大雨時至傘于
人也恩于父母大寒時至火于人也恩于父母

生之所生復有所生化之所化復有所化天地
托事于萬物寄功之處多于已功

目有明心有智如刃有鋒火有焰物皆避之故
忌于吾之見之也盜不得作忌于吾之知之也
奸不敢生故日一出而羣陰伏雷一震而衆魅
消聲光之爲感神也豈不大哉易曰聰明睿智
神武而不殺夫聰明睿智之爲神武也古之人

知之矣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為隱亦不成為鬼神矣
目之小也光莫大焉鏡之袞也明如染焉故光明在物必過于物
婦人有奇名即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平常福在靜事

我以天地萬物獨以成我也物亦以天地萬物為獨以成彼也皆以少己為多物全對矣非獨對也猶將獨有之
目之所視遠近成差遠之長大為近之短必燈之照物近之影大遠之益小燈為目也
何季曰律己嚴者繩人必刻何者無情于中也自恕之人必不厲物何者有情于中也
性亦資形以助苟為威嚴面骨嶄岩者助成之苟為溫和面肉平坦者助成之不然即欲不與也

[illegible]一身而所當之天地萬物變其吉凶元氣之盛也天地氣德萬物性味皆為其利及其衰也氣化戾之味性傷之皆為其害也
此一身耳在郊野見大在城市見小人耳可一里目可三十里遊之曠野耳目之數皆足及聞居闠中目不數武墻屋止之耳不百步雜响封之七尺之軀繞七尺耳
食之事二味與充也衣之事二煖與觀也及其有憂在心衣不至用色食不至用味皆藉其一而已

藏物者藏于其心心所不記筐篋倉窖非其藏也
二鏡並而見二景三鏡不得三景目二也然此之二成彼之二二鏡而其離之亦不得二方鏡而甚合之亦不得二圓而得二圓相際有辨故能離目之本離者故神之一不泯形之二形之二必歸神之一
畫影事也閒上日事凡常接成有即損亦成無

技之成有名不必而其之成無者衡已確矣
生者形居其一氣居其一神其寂居其一鼓
蛸之生少于十象之形之左也貧賤之生薄于
富貴皆欲之差也富貴之生倍多死亦死其多
貧賤之生加少死亦死其少有知之死若于無
知多知之死若于少知

人莫非天氓莫不有天下主之皆人孰非其子
萬物盡陳孰非其有道設區域多拒少收則無
以有之耳自得其狹非彼狹也棄天之與下同
于物則無以嗣之耳自絕其屬非本不屬也

筆工爲筆所治一事而萬事皆足未嘗耕也然
坐而足于食矣未嘗織也然坐而足于衣矣未
嘗爲匠也然坐而足于居矣以養父母以慈後
世以其禮俗自物而取之所取未嘗匱所供未
嘗缺鄉民得之以戒帳目立券契券契以守業
帳目以會財官人得之以立制度日出命令士
人得之以通達追傳今古作爲制義以取富貴
富貴生大業[illegible]功名事也故從事工言

天下事亦一以貫之

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
者以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

余以恒表無借于物物戒傷之言此志感

孝子强日民有二義孔子之言蓋有指也以天
下當之若不爲一人者聖人之恩也

古今無窮則宋元與今猶爲一時天之大大則
吳越齊楚猶在一處加以好惡之共性同之矣
性所以同命同之矣性命深同天命之矣其不
潤之兄弟向何彼鼠與蜀與吾同室而處終不
得不正之爲仇敵也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虺蛇何怨
于萬物乎動則務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
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已者耶

數段非已未年語因有所觸附記于此

君子誘天下以善則[illegible][illegible]于張之也張之而多
立助則不無夸矜失實之言是間天下以疑也
今言性善者欲使自[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命重之
因以便之則從之者宜多且安此[illegible]子之心也
然天下之疑必自是啓矣何也性[illegible][illegible]中且取
以爲用吾誠不得而欺之也其用於私若從而
吾以爲性用于公常不使吾以爲是性反之胸
中而不得其誠將爲之說以相拒吾之言曰生

而有惻隱有羞惡此仁義之見微也天下之言
曰惻隱羞惡之說未定也惻隱之爲愛愛之爲
欲今之用于人者向之用于食色嗜欲者也羞
惡何始乎從俗尚與人言始也人以義之可尚
我始恥不義人以富貴可尚我又恥不富貴是
生於好勝形于不及競而有非定于爲義者也
吾以聖賢實其說彼以已之心實其說吾精爲
習之說以推不善之從來人亦執吾說以爲善
之從來然則吾之[illegible]日日而申也木生於山數

精以爲棨斂濇以堅幹斧是而已匠人持斧斤
而材其用一以爲几筵一以爲棓梃爲几筵則
以揖讓爲棓梃則以格鬬今以几筵爲木之本
有棓梃爲匠人矯化之功雖使惠施設辭公孫
龍推義天下猶不能信也善者人之所難爲吾
以誠教天下尚未有應者今以誕先之人豈有
能從之者乎已不能信之於性而任性之說與
道違也因復推擬於道則是吾以助道之說累
道也故說有兩傷者亦有兩全者也局性以善

而性失其大矣必善于性而善失其正矣此兩
傷之甚也推性于無所不可而性之大無如也
善馭性而無不之而善之大亦無如也此亦兩
全之甚也故善爲說者要使善不足以重性不
善不足以累性性善不足以重道不善不足以
累道人曰性有惡者矣吾亦曰性有惡者矣性
不可爲惡則性不神也人曰惡有性矣吾亦曰
惡誠有性矣惡不得有性則惡不真也故虎狼
得性以自必于殺噬[illegible][illegible]得性以自必于陰賊

蚖虺得性以自必于毒螫鷹隼得性以自必于鷙擊唯其性之所為故發而不疑其所往有所往而必極其量也而至性之中則無不化也無不之也小可以為飛蚋大可以為帝釋善則堯舜惡則桀紂居于心中謂之四智行于空中謂之鬼神循身發竅則為嗜欲應物為理則為謀慮附于羽者為之飛附著于足者為之奔走故性者天下之備才也不可使處一端矣其可專一端者待道以役之道以久用之而不已使底于自然則皆是性者無非性者也然後性得備道之正道得用性之能而皆放于無窮夫君子之論道與性亦若是也其成說也不亦易乎其誘世也不亦精乎

此黃虞質滸之文學者中無見于志意性情妄擬以奇支其諸譯人之類也

君子以論先天下不必言聖人之道而務明本性之旨使天下持性以往者天下之至危道也何也性之說誠使天下也苟尚未可必則吾之說將為耦于桀紂之徒彼斷然自信于惡而無所疑必以率性為是也而君子無以待其後故論性者莫若還以性之本有道之說別論之然後其言為無弊且必言性善其成義甚難矣謂其橫絕萬物說近私而不公也皆天地之所生不免却物而獨言人語人却夷狄而獨言中國語中國又却桀紂盜跖商均丹朱而獨言善人善不必全則却其氣質而別言天命語天命又却其本早變異而獨言沖和所揀棄不善者甚多所能信其善者甚少凡五去取而後能成其說故必言性善者說之甚難成者也其義成矣而又以便天下為惡之人彼以其惡亦為彼之善又以吾性之說安之也則吾性善之說竟何益于天下哉故性善之說說之不必持者也君

子申道以抑性可也
性學獨領先天之全故業粹于此中子與蓋
亦心折

荀子之道與孔子孟子之道同乎曰孔子尊古
而貴仁荀子尊人而貴禮孟子尊性而貴仁義
荀子之道孔子之道也與孟子之說則異也說
之所反情之所同天下有不信孟子之說者則
荀子之言又遮其後而為功孟子之言曰人性
善也如是則成性而已矣故孟子以其權與性
荀子曰性甚惡矣能勝之者人之功然則人道
重矣故荀子以其權與人以權與性順而致之
使天下得其欲而達于道因一端而為千百矣
下之所使也然而有虞也苟有很如桀紂灰蓋
始皇周天元齊文宣以是說告之彼將曰性吾
所自有自固知之樂驕淫者也嗜賊虐者也性
誠尊也惡真當為耳豈獨桀紂不信吾亦不能
為之解何也人必逆性而為惡將不能終日也
于是荀子起而告之曰凡為性用禽獸也草木
也人之力大矣能勝性而逆反之此所以貴于
了地人閒為性使者弱也不能然則毀也強暴之

人方自雄其智力以爲無所不勝今乃知爲弱與愚不能勝性而爲之使若風之轉飛蓬也或動于自貴之意則翻然改矣故性惡性善皆二子助道之說所以作天下也而不足以傷其道之所存今但求其道耳安用其說爲哉故性之善惡兩立是辯者可也辯之無已者非也必辯爲善者將曰性善卽足順之而功畢人無事乎必言性惡者將可曰性惡不可反弟因任已乎既兩不可則性善性惡總無與道之事也言性

善者欲以實道之自然然别有自然之說不容據之此也言性惡者欲以實爲道之當然然别有當然之說不必據之此也夫物理必如此而可則道固自然矣必如是而行而後不敗則道固當然矣故二者之說可以他說易也

己未稿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此本前有周鍾序其文與張煒如所編留書別集相出入但次序小異又不標篇名煒如所謂坊刻舛訛零失篇目者蓋卽此本也

範身集略八卷

〔清〕秦坊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範身集略八卷》提要

範身集畧序

秦子輯範身集畧凡八卷卷各有部部分爲八目目總二十有六又各分隷於部之下準部之義以次第古今之言用以資警勸而示激揚君子愛人無已之心不行於經濟而行於著述殆如是也夫著述亦細事耳然欲根本心術以輔翼名教則非忠純之語不録非彝典之訓不傳夙夜五官屏聚正氣然後經營删述庶世必遵此作者之大志也否則一家俵說耳何裨乎秦子讀書有年養其心於書者亦有年旣能取古[illegible]之

範身　序

書自述爲秦子之書復能取秦子之書續述爲後生流華相提相挈之書較纘緝之功不啻三折而未敢云瘁也秦子四書亦輯範家既有身範今輯範身以廣身範之說竟身範之書前編後編相爲表裏然非別開條例搜剔甚周剛吾嘗手眼復繁而編纂之志不伸也予爲我序其詳予曰良哉予所云成者非第一部乎易言範圍系以曲成非成無從也成者又配生而言生以始成以終身事也是宜當一方身有物物與爲耦謂之應應若一身百身內樞外運回是弗成也故居二容徳乃大

所以全乎應也以載物也否則大輿無腹也故居三溫
溫其流孰為隄之容亦病也過大非體也貞以云救也
居四剛柔相糾身不可以庚也而乃久也慎之慎之本
體則精神四皆乃居五慎戒慮矣設險以守其中毋乃
不免乎坦所以[illegible]慎也亦猿道也居六皎皎乎躬處於
末而明固不可以觸物也泥則皮可汨也辯之孰居七
雖有君子亦鑒前車器盈易傾範堤則踏不虞以不誡
也故終之以八八者備而泰于之書於是乎當成矣蓋
前編成於辛卯茲編成於丙申干支相距皆六載旁稽

類考古今正書凡累千卷收合辭義凡幾千萬言泰子
於其中不惜心臆營此治身治世之業禰其條例燦若
列炬標旨繹緒稍有準裁不出戶持風教推時人於禮
讓之庭填穽陷以康平之路所謂真著述賢於僞經濟
也嗟乎今天下叢說譊論充滿雕刻謠誣裂紀自稱作
者千不知其心術何如也讀泰子之書悚如曲木之遇
工師矣丁酉五月三日社弟陳卿茂序

序範身集畧

範身集畧者表行先生繼範家而輯也身與家有畸吉
乎家之為言衆為政者也弓冶合而成父子爲塤篪合
而成兄弟爲琴瑟合而成夫婦爲員滿缺陷什七于人
什三于天身之為言獨為政者也晦明風雨不能移王
公卿相不能奪天地鬼神不能助刀鋸鼎鑊不能易視
一言如山嶽寶七尺如鼎呂兢兢乎思所以範之夫範
義何昉則在朝鮮父師之陳疇矣五行之後繼以五事
貌言視聽之與造化埒故夫身之有範若木有繩金

有冶火有釜鬲水有畎澮而土有埏埴也頑泰山之石
穿于積霤呂梁之破潰于蟻穴範何容易六經其規矩
乎子史其權度乎前賢往哲嘉謨懿行其楷模尺寸乎
百家著述稗官小說因果禍福旁引曲諭其龜蔡蓍策
乎表行先生又懼其散而無統汗漫而不可勝求也刪
之約之區之別之標以義類列以次第千門萬戶各有
從入蓋手不停披筆不給鈔數易稿而後就亦勤且篤
矣嗟乎四部所藏七畧所志三十乘所載沉湎濡首鉤
玄纂要各從所慕或抉其性命之微言矜貴罕傳如珪

琫球録或綜其経濟之弘畧淂勢益章如舟枅棟梁或分其黼黻之鴻哉潤色太平如丹青金石或咀其風騷之雅韵宣盈胸懐如丘壑烟霞皆與時舒巻惟此褆躬涉世之術不越人倫日用淂則游刃失則面墻如菽粟之于療飢裘帛之于禦寒藥石之于伐病斯編之援引博位置精情事晰勸戒嚴則又倹歳之良稷寒年之纊纊而長桑池上君之青棠丹棘萱蘓苓桂也學者受而讀之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副柳氏之巾箱可勒吴公之墻右而予最愛頑端木先生孝廉箴以惻隠羞惡是

非歸之辭讓足發晨鐘三省夫士不能畏四知嚴一介即繁稱聖賢驕語海通萬巻在胸六轡在手適足長浮僞而習機變耳與振衣千仞何當焉然則斯編固者身之要端木先生數語尤是編之要乎請以質表行先生及讀是編者雖世或以長卿慢世傲井丹高潔吾不與易矣

丁酉人日苕衲黄家舒題

範身集畧序

余讀内叔泰儼廬先生範家集畧肅然如對師保因信身教之不可不先也夫古來訓家者不乏而如顔如柳傳不數人惟家禮一書以文公朱子宗著可見家之有範不範於其人之書範於其人之身也向使德不若顔柳学行不若文公僅僅摭書册以訓家是猶置表而求景之直庸可冀乎以余觀儼廬先生其家則今之王謝崔盧也而其心則歉然不自有抑抑乎嘗有以自下顔其門曰貞孝蓋不僅以箪戟蟬聯世其家而以醇謹嫺

睦紹明孝德則先生之所為身教從可知已至是復出範身集畧眎余余以是益知先生操之有本而致之悉有其序也古來真修行人大指不過尊德性道問學一語而其要必歸本於身尊德性而不求諸身麤必入功利僻必墮玄虚譬如造九層臺作脚不固從何冀基於寔得也何有道問學而不本諸身譬則萬斛明珠隨地傾瀉而無一縷貫穿終非我有叅稽則愳其襍而無歸也觀摩亦慮其浮而鮮要也以期寔功又何日之有今先生悉舉而歸之身行無越思言無溢志先之廉共

絜其原廣之利濟以弘其用養之寬容以大其量掾之謹凜以致其徹存之坦懷以需其悟要之舂裕以久其傳蓋無往而不見其德性焉無往而不寔其問學焉先儒曰中庸説細處不過謹獨謹言謹行説大處則武周達孝至經綸天下若非從細處寔做起如何充得如此大所謂掾之有本者此也又曰靜時要體動得親切動時要剖晰得分明所言致之有要者此也先生是編無大無細無動無靜一以貫之豈獨範家乎治國平天下悉自身敎始矣昔者聖賢敎人各有耑書而輯古今嘉

言懿行為萬世法則自朱夫子小學始近來師其意而成集者王柤臺之百警篇尚矣次則顏光衷之迪吉次則鄭漢奉之昨非三纂而南生魯御畧之為人鏡又次則朱醒庵之吉人遺鐸蓋皆本取人為善之心廣與人為善之法然蒐羅既廣未免旁及二氏而濫收諧謔摠未若是編尤為典要予嘗嘆著述日繁臆為反約之論曰三代以上之書不經孔子删定者不可讀三代以後之書不經朱子纂脩者不可讀今不幸不得見正於朱子庶幾得朱子之意者乃敢析衷讀先生之書逆先生之志竊欲以前集為家禮翼是集為小學翼後有輿者倘亦求河漢予言耶雖然如以書而已伊川每以流覧篇章為玩物喪志於範身容有當乎身也者期乎身之也莫顯見於身當之幽寂不得莫切寔於身求之高遠不得予請以二語足先生之旨曰思無邪無不敬

丁酉小春姪壻趙玉森頓首書於天閑草堂

範身集畧序

古今學問盡於二書曰易與範而已易以言乎變也範以言乎法也變而不離乎法則易也者所以神明夫範而非有加於範之外也或曰易也者所以範天地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是固然矣然吾觀彛倫五事與九疇相終始而易之家人亦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可見二書雖各闡河洛之秘其歸本於範身則一而已余叔父儼塵先生所著範家輯畧行世業奉為著蔡今復有是編夫身者範家之準也踵而增之不疑贊乎余

獨曰不然言家則止於家而已若夫身之所涉格君莅民撫世酬物此身無乎不在則所以範身者亦無乎不在故先生之書原本六藉貫穿百家其詞博其類廣燦然經世之謨備焉意先生用世之學無以自見而獨見於是書故夫範家者法也範身則又有以盡變矣範乎易乎吾何足以知之且夫先生固非徒以空言訓世也讀書好古老而不倦故能以身示法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乎範所自出也今先生處國難而能正志以物躬處家難而能正志以禦侮其範身之大端

於是乎在頃者宗人會講祠中後進子弟渴先生一言無不悚息知其威如之吉有孚於人者素矣盖先生於會講時獨拈出吕氏鄉約一條以示訓其言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愚未嘗不嘆其言簡而盡今觀先生是書其開卷第一義則以劉念臺先生人譜圖說為之先始於慎獨而終於改過又謂改過可以作聖亦即過失相規之旨而出之以精言極論愚謂藍田四言範之律令也山陰六義易之奧府也先生本二先生之旨以立言故明體適用二書相為表裡即羲

禹孔箕之秘盡在是矣範耶易耶吾又何足以知之嗟乎著書立言未有可以用世而不可以傳世者也讀是書者當作是觀

丁酉季春小侄鏞敬題於千休館

輯範身集畧自題

盖自大圜陳上大方陳下而人身中一定之範圍肇於
此矣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是天地之化猶賴聖
人以裁成左右之而謂人當身可無範乎頡以範律身
正似直之必於繩平之必於準而不淂絲毫假乃以身
就範又如繩之離於直準之離於平而未嘗頃刻安何
者範之設嚴而人之約束其身也恒恕範之防密而人
之簡點其身也恒疎範之為用大且久而人之期望其
身也恒以卑近是以庸下者既謂則可踰坊可毀禽視

烏息置若罔聞而高明者則又曰禮豈為我輩設曷為
是拘拘者甘為名教之罪人而不惜若然則出禮入刑
威儀三千既漫不加之意將五刑之屬三千亦可視為
故事而不一講求乎曰否前言往行昔人所謂多識以
畜其德者師儒之董戒父兄子弟之師從成法儼然具
在特未嘗懸的而導之趨也今夫天熠之為雷電幻之
為雲霞而語以晝夜不停者則惟日月今夫地載之為
宮墻植之為卉木而語以高深莫測者則惟山川故夫
人身之有範亦若是則已矣身有性即有喜怒哀樂而
中和乃其範也身有倫即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
而親義序別信乃其範也範之為義括囊宇宙包併古
今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之一身渺然孑立於天地間
者乎坊不敏於學術中經濟文章所稱用世垂世出世
諸不朽盛事蔑乎未有覩聞獨是幼稟高曾之矩矱兢
兢奉為三尺壯而侍疾先君子提命接句罔敢失墜因
推其意而增損之以訓我子孫永永視為周行題曰範
身集畧集成諷咏一過而為之油然喜復為之悚然懼
焉喜者喜日升月恒之艮遠與川流嶽峙之靈長猶淂

以未死之身再覩漢官儀於紙上典型不遠紹述有憑
若曰是紙上之陳言非逢時之捷訣也且是渺然者亦
何必肖形於天地余實懼矣丙申夏五四香居士秦坊
表行氏敬題於金閶旅次之水居

範身集畧上目録

錫山秦　坊表行輯
同邑陳卿茂本符秦　鏞大音
黄家舒漢臣秦　鍈小巨参訂

吳門後學鄭之洪凈梵較閲

範身集畧成部卷之一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學以學為人則必證其[illegible]人證其所以為人證其所以為心而已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而已不覺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而轉可圖也吾姑即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為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為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淂之為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此證人第一義也○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証人起

二曰卜動念以知幾○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

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為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獨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為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力拕其關不使流而為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為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

慾宜其有取於摧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為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為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纖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與於此也

三曰謹威儀以定命○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為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為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閒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直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即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為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

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五者天下之達道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總期踐履敦篤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言五倫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黽黽從事庶幾其逭於責乎

五曰備百行以考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緣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也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為我又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序則無所不讓言別則無所不辨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吉祥之地正是不廢查考耳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

是鏡中花畧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純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即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簡愈紛亦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為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已上记人要言止

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獨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函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

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瘵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无妄之後誠與偽對妄乃生偽也妄無面目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感為利為名為生死其粗者為酒色財氣

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尤忌藏怒

傷哀 長戚戚　多懼 憂慮長遠戚戚 過事　而失其所守

溺愛 多在妻子　作惡 多在踈賤

縱欲 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仍坐前微過

來一過積二過〇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

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還七情皆如是而微

過之真面目於此斯見今須將微者先行消煞一

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 大交小交　趨蹶 以上足容

擎拳　捼臂　高卑任意 以上手容

偷視　斜視　視非禮 以上視容

貌言　易言　煩言 以上口容

高聲　讙笑　詈罵 以上聲容

岸冠　脫幘　搖首　側耳 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息懈 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閾 以上立容

令色　遽色　作色 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於身故曰顯仍坐前微隱二過來一

過積三過〇九容之地即七情穿插其中每容都

有七種情狀伏在裏許今姑言其畧如箕踞喜也

會箕踞怒也會箕踞其他可以類推

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令

先意失懽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財　私出入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致謹

讀禮不慎 衣服飲食居處　停喪

祭祀不敬 失齋失戒不備物　縱述無閑

忌日不哀 飲酒茹葷　事伯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

以上父子類皆坐為人子者其為父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 考校營仕鑽刺之類　遷轉欺君 賞係遷化

宦成欺君 貪位固寵　不謹　罷軟

貪　酷　傲上官　凌下位

居鄉把持官府　遥完國課　脫漏差徭

擅議詔令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事美惡
縱子弟出入衙門　誣告
以上君臣類
交響不時　聽婦言　反目
帷薄不謹（如縱婦女入廟燒香之類）　私寵婢　無故娶妾
婦言踰閾
以上夫婦類皆坐為人夫者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食凌競　語次先舉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早年分爨　侵公產　異母相嫌
閱墻　外訴　聽妻子離間
貧富相形　久疎動定　疎視猶子
遇族兄弟於途不讓行　遇族尊長於途不起居
以上長幼類皆坐為人幼者其為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狎比匪人
延譽　恥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游談　流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為人師

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仍坐前微隱顯
三過來一過積四過○諸大過總在容貌辭氣上
見如高聲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
弟其他可以類推為是心上生出來者
五曰業過百行主之
游夢　戲動　謾語　嫌疑
造次　乘危　躁徑　好閑
博奕　流連花石　好古玩　好書畫

非笫私言　早眠晏起　晝處內室　狎使婢女
挾妓　俊僕　畜優人　觀戲場
行不避婦女　暑月袒　科跣
衣冠異製　懷居（居處器什）　輿馬　饕餮
憎食　縱飲　深夜飲　市飲
輕赴人席　宴會侈靡　輕諾　輕假（我假人）
輕施　與人期爽約　多取
濫受　居間為利　獻媚當途　躁進
交易不公（虧小短紀一文二文以上及買田產短價）

於道不還　持壽　田宅方圓　嫁娶侈靡
誅求親故　窮追遠年債負　違律取息
談風水　有恩不報　拒人乞貸
遇事不行方便（如排難解紛勸善阻惡之類）　橫逆相報
宿怨　武斷鄉曲　設誓　罵詈
習市語　稱綽號　造歌謠　傳流言
稱人惡　暴人陰事　面訐　譏議前輩
訟　終訟　主訟　失盜窮治
捐棄故舊　疎九族　薄三黨　欺鄉里

侮鄙佑　慢流寓　虐使僮僕　欺凌寒賤
擯無告　遇死喪不恤　見骼不掩
特殺　食耕牛野禽　殺起蟄
無故拔一草折一木　暴殄天物　褻瀆神社
呵風怨雨　棄毀文字　雌黃經傳　讀書無序
作字潦草　輕刻詩文　近方士　禱賽
主刱庵院　拜僧尼　假道學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畧
以百為則一過積五過〇百過所舉先之以謹獨

一關而綱紀之以色食財氣終之以學而叛道者
大抵皆從五倫不敘生來
六曰成過為衆惡門以克念終焉
祟門　微過成過曰微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一時
妖門　隱過成過曰隱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二時
戾門　顯過成過曰顯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三時
獸門　大過成過曰大惡用大訟法解之閉關終日
賊門　叢過成過曰叢惡輕者用小訟重者用大訟解之閉關如前
聖域　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收地一一進以訟法立登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〇人
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
樣只為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
明火然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
何曰說在孟子訓惡人齋戒矣且既已如此又憑
地去可柰何正恐直是不繇人不如此不得（已上紀過）
俱劉念臺宗周人譜續篇記人止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有
喜怒哀樂愛憎欲惡之情少過則傷和非善燮理方寸

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之變失節則傷和非善燮理血氣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之序不順則傷和非善燮理閨門不能和也若夫燮理陰陽以和天下亦自此推之耳然非窮而在下者之責也
倪文節思經鉏堂雜識功用起

盧玉溪曰聖賢千言萬語論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高忠憲攀龍遺書

今世所患者在於君子要自做好人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自做自行的意思卒

範身 集異 成十二

至取忌招釁恃己凌物終于無成大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的故曰願天常生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事事都好不消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了豈不大可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樣心事 雪濤小書

撥亂反正立綱陳紀挽治理之要而定天下于掌上者謂之能人鞠躬盡瘁扶危持顛任天下之重臨大節而不奪者謂之異人博聞強記明道守志行必道先王而治必法上古者謂之正人眈巖戀壑輕世肆志泥塗其

軒冕而糟粕其勳名者謂之高人建天下之非常開百世之永利功高千古而不居名滿天壤而不有襟期曠遠變化無方舉一世莫能測其涯畧者是之謂神人之數人者得其一遂足挽回世道而冷徒令人玄想耳 徐峭雲續省身緒言

要尋學問人品進步處不可不講學講學二字雖當世所諱然彼所謂講帶功名富貴而講也所以每〻受講之禍也吾所謂講端為身心性命而講也乃人人受講之益者也要尋學問人品進步處不可不問上古天縱

範身 集異 成十三

大聖人無不好問為兢〻盖一己之耳目有限天下之智識無窮其間性命精微政治得失細若繭絲廣同河漢即忘寢忘食朝諮夕訪猶恐不及而可以并觀之一得遂謝山海之大觀耶蓋學而不問是自畫也問而能學進無疆矣 俱徐峭雲

道德身心性命天之全畀於我者愈老而愈有虧富貴壽考子孫天之靳與乎人者愈求而愈無厭 許少微省心劄記

榮華富貴天與我的澹泊貶損我對天的若只恃着榮華富貴不想歸到澹泊貶損處天遂有想我的時候貧

賤困厄天與我的守正修節我對天的若一味守正修
節絕不怨着貧賤困厄事天終有憐我的時候 徐增雲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
之一字乃大總括 高忠憲
伊川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
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自家身與心已
先不好了 二程語錄
曾子三省首重為謀之忠是天下人之事乃吾身中最
關切事所謂成己成物當下合一者也故為人謀非但

如為己謀須要把自己放下一邊把人的事直認為己
事而比自己要更十分周到方了得個忠字 徐增雲
吾儒潛居儘有事做奚必當路躬行孝弟力修仁義使
一家順其德一鄉化其行聲在當時風流後世事業之
不朽孰大於是貧賤儘可作福奚必富貴周人之急斗
粟分文皆是福田勸人之善片語隻字皆為良藥最妙
是不使人知切忌是有意為善天地昭臨鬼神欽敬福
澤之無窮孰大於是
人生天地間要做個天地間有關係的人若不去為聖
為賢要這七尺之軀何用此古人所以不虛生然能實
實去為聖為賢便是天地間不朽的人又要這七尺之
軀何用此古人所以能輕生 徐增雲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
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
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 法語彙
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邵堯夫曰夏
去休言暑冬來始覺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
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張文端

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
勢為德 法語彙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
於多欲 高忠憲
除義路禮門身心無安頓處除親師取友氣質無消鎔
處除遷善改過工夫無着落處除洗心藏密性命無結
果處 鄒忠介元標四箴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
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 法語彙

天理中生出許多恐懼何也人惟在天理路上行則出而仕途知人民社稷之擔子甚重處而家食知綱常名教之責任匪輕一行而君父鑒其上一念而鬼神伺其旁豈惟大庭常如不及即屋漏每懷不寧故曰恐懼天理中生出許多安樂何也人惟在夫理路上行則不營營於非分之富貴不急急於身外之功名我無求於人知我者少我無勝乎人忌我者息時至後趣不得已而後應卻當當豐謙退當禁豈惟身心無所繫着即夢寐亦免驚疑故曰安樂

人生折福之事非一而虚名為最本無實德而人爭誦美之即德亦無幾而人故張大之此其闇然之地必多虧欠至夫詭行以欺世強飾以盜名此小人無忌憚之尤鬼神陰譴必速可不畏歟人生取禍之事非一而好勝為最 薛文清云好勝人之大病 好勝則必爭爭則必炫己之長以形人之短此在有涵養之士當之猶可相容若小人則陰謀險中禍不至於極至不已也 俱徐岣雲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聖人也只說得一個寡悔可見此處只可信之已不可強之人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寬平 法語彙功用止下俱條件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余以為非獨學問為然大凡積功累行皆當如此存心 王文成守仁立志說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

聖人罕言命蓋恐人以命為解則必怠而不修故非到

無可奈何更不言命今自省尚有許多可恨處輒云命是命之一字秖為怠者籍口也君子居易行法命則俟之而已 李文節廷機燕居錄

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個心心腸一淨肩頭便豎得起脚跟便站得穩口頭便守得定 鄒忠介

既曰自強不息又曰向晦入宴息宴息正所以不息銳情於學者宜節宜之 賀文忠逢聖思聰錄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能不憂惶失措便

是渇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王文成

儒門真正衣鉢全在中庸首尾二章近來講學説渇天花亂墜雷於戒懼慎獨工夫實實自相照証否人材無真修國家無實用奘正坐此有志者宜痛懲之 許少薇著心剳記

俗情濃醲處淡渇下俗情勞擾處閒渇下俗情苦惱處耐渇下俗情牽纏處斬渇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誉而喜毀而愠利則趨害則撓汩汩然終身役於物囿於俗而不能自振猶號于人曰為學吾耻之矣 耿楚侗定向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曰心苟不忘雖應接俗事無非真學無非道也而況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道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曰心苟忘之雖終身由之亦是俗事而況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間不容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王文成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賀文忠

李雅廉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或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授之輒擲之地兄齊州刺史義深以其蒙稚而廉遂名曰稚廉後歷都官尚書 北齊書

立志止

李叔玄欲約鄭外講易余曰易講不盡若大旨一言可盡耳玄曰如何余曰只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耳蓋易不外陰陽消息盈虛而是消息盈虛相為循環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知其必然方盛而懼未盈而憂故能保盛持盈然亦終不能逃其數祇是支持渇不至極敗大壞耳當人貪渇求益惟恐其不盈滿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直至敗壞然後已總是不知易 李文節虛衷起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 許非庵

人之處世能常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可不勉哉 袁君載采俗訓

説道別人是未必全是説道自己是却全不是 許少薇

浮慕聖賢於數千載之上而生同時者反不能傾心以事喜談盛美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同里事同業者反不

能降心相從此無他耻其不若忌其相形愈近則愈忌耳忌之一念百惡所叢無能損人徒爾自損 法語彙

最妙是箇能自訟此真是靈明透照在幽獨自盟之地實實有鬼神在上師保在前刑威在側有無地可自寬者的是作聖根器最不妙是箇自滿古今事做不盡聖賢道理學不盡誰人可自滿者蓋滿則志驕氣盈必喜於自見其長而天下智能才技之士望之却走究竟淺露之見本無所長而又不得收一長之用一事不可為矣 徐昭雲

學問再沒有箇盡頭處人惟不學則少有窺測遂自謂可凌駕前修若實實為学向道理精微處尋討則進一分工夫反增一分退怯日日如不及事事如不及念念如不及終身如不及此曾子啓手足衛武作懿戒一息尚存仍是乾乾惕若之候又何處是滿足之地乎人品也再沒有箇盡頭處人惟以中人自安則稍知向上便自矜詡謂足以邁迹等夷若實實好修從聖賢路頭上踐履則起一分舉名反增十分畏懼屋漏思善恐大庭昧之潜居為善恐日用違之數年為善恐一日敗之此

孔子讀易之損益而曰道彌益而身彌損老氏謂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蓋人之能為聖賢者未有以聖賢自居者也

天下再無有箇責人的道理學者也沒有箇責人的時候人而薄我必我之厚道有未盡是薄我者教我以厚也人而欺我必我之誠意有未至是欺我者教我以誠也儘人薄我儘人欺我我一味只有個自反若見為人薄人欺便是責人矣

家庭日用間有許多做不盡的事且莫說到為聖為賢

人試思一日之間事親能竭力否御下能體恤否處兄弟能和美否對妻孥能敬愛否交友能遠損就益否出言能無違心否行事能無悖理否如是件件體貼廉乎不愧為人為人且難而況聖賢乎曰然却都是為聖賢的事

嘗與友人閒談云我輩讀書博一第裒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任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若上智君子實心修己實心愛民者更能作如是想則渾身元氣滿世慈祥矣 俱徐媚雲

李懌工文詞仕唐為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懌作之懌咲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矣能與英俊為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五代史

元明善字復初故以文章自豪初善虞集切劘甚歡已至京師乃兩不相下互有訾議是時董士選為解之明

善謹受教會真人吳全節者求明善文文成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幸為我治具致伯生若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去百餘字可以傳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核明善大喜自是歡好如初伯生集字也 元史

鄒文莊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游衡嶽便過吉州游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般般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辯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帚執酳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為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境上別時汍瀾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晤公也余緬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烱然在目即唐虞洙泗喜起闇偘之風何以尚諸 耿楚侗先進遺風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服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為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詩與書

寅游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而走矣寅長于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為師求一俯首以消鎔渣滓之心非徼徼為異亦使後生小子欽仰、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袁郎中嘆曰真心真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葛端肅以秦左伯入覲有小吏詿老疾當罷公為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逸吏去者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詿過在布政何可斁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于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即此

可謂賢能第一矣已未年閣左伯黃琮馬平人為一主簿力爭得免當事者甚不喜曰以二品大吏為一小官若口此其人伎倆可知註調黃有清操質實為人所稱命蹇不如葛公遠甚故不免耳 俱朱平涵國禎湧幢小品虛表止

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

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頳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入於君子之域矣苟其內不畏父母尊長外不畏師傅友朋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為士仲尼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 鶴林玉露克治起

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鶴林玉露

人到獨知再躲閃不過縱外面遮飾彌縫或也好看然

中心不安畢竟慚惶局促 蔡西山

吾夜就寢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必求所以補之者 范文正仲淹

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而又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若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楊慈湖 一云慈湖之父名廷顯字時發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故對親朋而巧言令色對

僕卒而疾言遽色皆宜痛懲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合天則道不外是矣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得宜此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倪文清璐

說人之短而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而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狭耳若能克去此繫豈惟進德且以遠怨 胡師蘇

士人立身不求有譽只求無過過而為人所知猶可言也過而人不及知不可言也知而為人所指摘猶可言也知而為人所容隱不可言也隱之以為所鄙薄而不足言猶可言也隱之以有所畏懼而不敢言不可言也個中分辨關係匪細學者當嘿嘿自省

人有毀我者我即十分有理亦必有個致毀之繇我當痛自刻責人有譽我者人即十分確當到底有些過情之稱我當深自愧悔 倪徐暍雲

人能隱人之惡則全名覆醜足長忠厚之風若護己之短則稔惡怙終卒為一生之害蓋護之初念或畏人識彈或徐圖易轍外邊恐遮掩不來心上猶打點不過迨遷延不改則認非為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庇病入膏肓不可療矣故論仁首稱克己學禪先除我相皆破此護之一字也 呂萬少起宗克治止

範身集畧應部卷之二

州縣莫難于守令而居官廉介公正者多不免[illegible]
親決吏不得而干與則絶其衣食之源一也庭無留事
吏不得而屈滯則絶其衣食之源二也倉庫出入不容
滲漏則絶其衣食之源三也二稅正權不容多取則絶
其衣食之源四也故廉介公正者爲守令吏㦯至囙甚
日夜望其人之去凡可以擠謗之者無不爲矣又吏在
官府凡官府之事易以撰飾謗出其口人易信之其次
則同寮也同寮之中十八九不廉彼若得長吏不廉則

可與俱濁故其疾廉者尤甚其次則寄居大姓豪奪武
斷以此立門庭與小民爭不問曲直必欲取勝廉介公
正之人豈畏强禦據理斷決所謂豪奪武斷者不自退
者乃以爲守令見治其怨必深又凡守令必與人寃曲
直直者小民不能延譽曲者大豪小則興謗大則橫撼
其次屬吏以一州計之一歲之間擧削不過一兩紙而
求者數人皆挾有力者宛轉廉介公正者擧人以公被
擧者未必感恩而見遺者必懷怨不獨其人怨其與之
作書者皆是權貴求而不得怨怒若何其次遊客遊客

經過不滿所欲便生詈誹遊客猶可術士尤甚凡此數
端交致其毁豈有全人乎此廉介公正之士所以常遭
罷斥而廉介公正之士亦自有以招之益自恃其無他
往往有不周旋委曲者殊不知世態多端直情徑行有
所不可故曰亦自有以招之也 仕宦起
古之仕者其素所學與今人大異古人爲事業今人爲
利祿古人爲天下今人爲子孫其素志既已大異故其
於進退出處之間亦大異也 俱倪文節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

我務省事則民之不得所者多矣以通下情爲急 薛文清
作一州一郡一縣責専而權一欲有所爲無不如意誠
能治國如家愛民如子爲一方生靈造福令百姓愛之
吏胥畏之當道敬之豈不滿志乎
當官三事曰淸愼勤而淸居首不淸則愼爲畏人勤爲
爲己不謂之愼勤也 俱李文節
如問詞訟不可因他應對無序生怒心不可因他言詞
圓轉生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
屈意從之不可因已事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

人諧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 王文武
陶侃性勤敏終日斂膝危坐而閫外千頭萬緒罔或遺
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
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有以譚戲廢職
者命取酒器蒲博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朴曰摴蒲牧
豬奴戲耳老莊浮虛豈有君子而亂頭養望自謂曠達
耶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復運入內人問故
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時造船木屑
竹頭悉令簿之衆不解所以會積雪初晴廳事淬濕乃

令出木屑布地𣏾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人
始服其綜理之密時武昌號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
吏侃每宴集自飲必有定限懽常不盈浩等勸少進則
悽愴久之曰年少時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耳
侃性纖密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一都尉盜官柳
植己門侃一日過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
因盜來此種尉惶怖謝初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
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
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
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 晉書
韓褒在文帝時仕為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褒至密訪之
並州中豪右也褒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安
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盡署
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即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
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褒因取名簿藏
之牓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僇之籍
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於是旬月間盜悉出首褒取姓名
簿質之一一不爽並原其罪許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周書

柳崇有吏才嘗為河北太守郡民張明失馬疑遠者十
許人崇廷致之都不問賊事人人別假辭色為問其父
母老壯存沒與所業農桑多少而但微察之應對舉措
之間即獲真賊二人餘悉遣放合郡稱神明 魏書
顏真卿字清臣初為監察御史嘗使河隴五原有冤獄
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至立辯之澍雨郡人呼御史雨已
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陽託霖雨急增埤繕隍
儲廩料材而日與賓客泛舟宴飲以紓祿山之疑祿山
果目為書生不疑也及反河朔盡陷平原獨全疾使參

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嘆曰河朔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得奏喜曰吾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忠書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其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于烏得以伸

範身集畧 卷五

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于衆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讀書鏡

范旂叟為廣西憲閑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固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推壞小官氣節關係甚大 鶴林玉露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然在建文時張祖之識力義氣即士人中不可多得此獨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絶之太甚如此蓋當元末法度廢弛土豪奸僧相比為惡皆此輩為之耳目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一意興學校教士其俗頓改弃吏與其子弟之納名者頗恂恂自愛先朝名臣就中擇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其餘入仕者儘有可觀如十二掾吏傳亦自矯矯挺拔類中也竊恐 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而惟書算一途最為弊藪各縣户房窟穴不可問或

範身集畧 卷六

增派或侵匿或那移國課民膏暗損靡有紀極甚者把持官長代送苞苴吏不過拱手聽其指揮飲餘瀝即萬幸頓首滿期出門而此輩積數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吏禮兵三部尤甚 太祖見此不知又設何法以治余謂縣官能治此即稱卓異部官能治此即稱忠良當大用矣 湧幢小品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于鄉縣令曹祥抶之卒為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為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

其後益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諱乃去且厚贈之祥為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為慈以為德不忘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于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伍典為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鈕書令攜囊金市産鈕隂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攫其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謂事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檄至公得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為之計神忽見夢公策夢中語謂事當起于僧人

因于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即公項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許敬庵師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　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柰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艴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宇今口攷亭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留為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對曰得後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聲曰迂闊夫後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話所當奬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闊之誚何耶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適倭寇至議城守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其居軍前渠倭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閲月城成權奇之妙乃爾然非素得民心

即欲十日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柏泉亦名松官太宰

王文成以禮幣奬興國主簿于旺又送官馬一匹帶鞍一副今有此否

嘉靖十一年考天下清廉官以浙江都司經歷章獻中為第七獻中廣東欽州人歲貢僅陞判大理府俱湯樘小品・虛谷李公為平湖令大要師蓋公一以清凈不擾操術訟牒惟千重辟及上司批發者始一審理他鬪毆及交易諸牒第勸諭使去十不能一二准間不得已准理亦

第好言勸諭之或不得已用刑第二三板多則五板止嗣是民亦化之訟日簡朔望不書卯謂吏書云衙門清澹淒淒何爲家中有治生事須歸者聽每房第留一二承應上司公文足矣以是入其廷寂若無人然邑重役最苦白糧白糧解户最苦惟上司公差疊至多所科索公一日上府謁督糧别駕見諸胥傍立手揖之曰糧務事有李知縣在必無悞幸諸公扶持别駕色沮嗣是上司聞之無有差役行縣者邑重役又苦僱船每僱一船凡船中酒器銅錫器及水磨卓椅鋪陳等物無不嶄精

備葢皆船頭謀來者公洞其情會發一船到召船頭佯問曰船中須用物幾何試疏列示我好爲備船頭輙具單公執單問曰此船向來是若營乎曰然然則前此諸物件今安在即竹木具易敵金銀銅錫豈盡敝耶我今且姑貸汝但此後有催牌到或吏有船到吾即中驛傳追前物矣其人唯唯嗣是船絶不復至公他事多類此在邑六年民視之若父母父老至今猶傳頌云公名寔辛未進士蜀之瀘州人歷吏科給事中以不善結權要左遷臬憲仕不甚顯 趙無聲維寰焚餘稿

平湖令柳亭劉公造湖士若其親子弟然初至不兩月即群生童季試之嗣後則有月課有日課月課立于儒學每朔望次日必命題到學申酉刻堂事畢即携盒酒自來列長桌于堂列餚盒于桌諸士豪飲者聽而自與三師飲堂上諸士以文請質即與面評久之東卷四至下課之前二日必發案所評卷必發學無一沉閣者至後堂日課則公所創設每日將出堂先於衙内䟽生童之佳者多則四五名少則二三名屬役召集後堂一出即命題題多寡惟意既命題即出堂理事事畢退堂徑

入衙聽諸生構思不爲擾須臾内出供具必精腆至晚堂出或文已完則先閱卷而後聽事或文未完則先聽事而後閱卷或外邑有生童至必留入後堂召本邑生童與校若本邑勝則喜動顔色大約十日内後堂之有課者必五六日或以事冗停課必命題于家而徼其文總之無年不季試無月無月課無日無日課每歲中秋左右又爲七篇大課其造就之真篤批評之精細即父師教子弟不是過也公才高嘗試時每自爲程藝以式士其折獄審語千言立就鑿鑿無能增減一字云邁士

甫二年己卯秋閩浙隽九人此從來所未有亦其作人
之效矣公名士璞丁丑進士江西安福人以病蚤夭仕
終兵部主政 趙子莫錄

葉公南嶽刺蒲時有群鬪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
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內自搗藥令舁至
幕廨委撥厚廨子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
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覆收仇家于獄而釋
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
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有干證連

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
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
人愈而訟遂息保全數十人 非非菴

天順丫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
水程時劉大夏為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
檢得匿之㕘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咲曰
昔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
政牘即存尚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
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非非菴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
二語真宰相臺諫之藥石 長者言

大凡入仕路在慎之于始黍謁與其煩也寧簡知識與
其衆也寧稀毋擇官擇官而仕則必受恩於人難以立
身毋擇事擇事而任則必務便於己難以處衆待物之
來徐而應之以道義守身守官非有二理也 李工部 林對山荅

當官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
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言凡事只怕待待者
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非非菴

余居閩日看經課自到建安日理民事無暇看經或問
何不持課對曰吾理民訟即看經耳奚必翻閱梵筴然
後為看經耶 倪文節

西門豹投巫却汲汲脩治堰壩富鄭公活青州饑民五
十萬便募萬餘人為兵蓋不急治河萬一河決人且歸
咎于投巫不急募精壯為兵萬一饑民嘯聚變亂則患
政不終人臣作事正須如此 許少微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
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即

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界吏騷擾傳郵重瑣屑之文移晉紳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生民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蹶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呻吟語

陽明上毛憲副書曰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

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鬭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其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居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不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我無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至於有所隳則某也受教多矣 王文成集

祖宗舊法祗宜遵守即萬一有未盡善然行之已久吏

習而民安之亦不宜輕變一輕變則人以為法令可搖動競起僥倖之心往往借建白以行其私當事者無所持循是亂之道也

在民上者立意欲十分體悉纔體悉得一二分民纔受得一二分之惠若立意不到十分則其所體悉與所及乎民者少矣 供李文節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釁故往往以為國與利之說慫惥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

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
辯官音舌不辭款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
驚膽戰稍有紲縶皆渴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
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誰居民上而忍令至此者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
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
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
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
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湖上自春至
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廒倉吏
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
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
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
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
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而去何益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
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為
徵負公為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
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
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
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
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
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
不願徵為之破券

李棕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棕命家人烹之腹中
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棕因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
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令携印閱之果新
鑄也棕屏人究之令伏罪曰舊印為人竊去其與吏並
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為之令惟俟死命也棕為秘其事
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知者 俱昨非庵

張忠定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正恬退之
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灼艾集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

否元城曰其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其居閒[illegible]下時節問訊不絶其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其之所以和 尚論編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墻全體面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奥而言界墻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陳眉公秘笈

為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則利害之説潟以中之一有保名之心則毀譽之説潟以中之利害之説入則有所趨避其志不行毀譽之説入則有所顧忌其志不行 于文定慎行筆塵

居官不可不體惜人情又不可太狥顧人情不體惜則失人太狥顧則失己 許少微

今做官者或曰如此則難為前人難為後人余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理之所在瞻前顧後不得必欲前人也好後人也好自己不好矣要之為彼説者總之借前後人以自解實為己不為人也又安知前後無好人乎君子凡事當仰法前修俯垂後範

翰林官也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做無攻事易懶無風波易放 供李文節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闢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呻吟語

禽經云鸚鵡摩其背而瘖鸜鵒剪其舌而語古今臺諫有因當路睇盻而緘默有經權貴摧抑而慷慨者意正類此 許少微

仕宦他處令牙家誘治民妻為保姆使舍其夫與子因挾以俱歸遂致一家離散生前不復相見士大夫又適相庇護使國法不行彼獨不畏於天哉 袁君載

居鄉擇財利輕者與久處居官擇功名淡者與深交廉幾能全終始 許少微

士夫居鄉寧能終不與當道交往第交往數則起彼厭心交往厚則起彼疑心二者無一而可惟盡吾敬事之禮而絶不及私便是自處處人良法 法語彙

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於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惟恐不遠里中雖有談文論道之士非惟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奔走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其處有庄

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若干歲可生息若干某人為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碍於法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於面待之惟恐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子弟之所習聞者皆此輩也何異白日攫金於市耶 叢說

朝廷權稅以牟利擾民士大夫交口非之乃士大夫居鄉有管山海津渡街坊或自充牙儈擾民利者彼以一草茅如是何怪朝廷然方且抗顏而議朝政之不善也亦妄矣 燕居錄

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為丐耳不足為高不苟取猶人不

範身集要 應十九

為盜耳不足為廉不求多于其鄉人猶人不為暴耳不足為德 燕居錄

官不必尊顯期於無負爾君親道不論大行要之有裨於民物 吳君章容菴危言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選妾姬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無間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强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當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為擇官憚遠避難之戒 讀書錄

風俗奢儉皆關係士大夫事隨俗而靡可歎也每見俗尚繁華莫知底止甚至僭上無等視為固然是誰司風教而至是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移乎遠矣 徐竹齋

人處富貴已是不好消息將到了倘能謙恭忠厚好行其德猶可少延乃有乘勢乘時以欺人牟利彼以為操

範身集要 應二十

刀不割失利之期不知益速其禍敗耳故曰馬將駭又驚之繩將絕重鎮之此之謂也 李文節仕宜止

念自今往家累日深世緣日重人生不從嚴霜烈日中刻苦磨鍊一番何以無墜家聲仰慰前人未竟之志 顧端木自序孝廉箴孝廉起

追維○不孝年十四而先慈見背先大人以一身兼父母又兼師傅尋常育子之閑鮮有斯比顧不孝童心蒙蒙未嘗知喜未嘗知懼稍長則歲歲餬口四方大人亦先後宦遊數年計得侍膝下奉色笑者幾何月日也而

奄忽大故念生平萬千胸懷如刀割斷無可柰何惟於佛前流涕默祝願來世再為父子補答萬一已耳辛未讀禮家園至追養繼孝而陳氏註云追其不及之養繼其未盡之孝不覺翟然淚汗皆下夫人子至無可柰何之日搶地呼天莫能自贖勢將以其身永永作天地間大罪人而聖人特進而許之曰嗟爾不及者可追也而未盡者可繼也夫然則當吾世尚可為孝子也嗚呼世有人子聞此語而不添一分安慰者乎世有人子聞此語而不增百倍戰兢者乎故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又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皆所謂追養繼孝者也繼自今往一話一言一趨一步其或即匪彝以忝厚先訓則不及之養永無及時未盡之孝永無盡時嗚呼可不懼哉 戊孝

三世○談因果者通三世為言余借以證吾儒餘慶餘殃之說大約惠迪從逆吉凶必有類報而遲速顯密往往於祖孫父子間較量推移而後以其類施之何也在人以為祖孫父子在天直以為一人也楊復所先生記有程學聖者嘗遊冥府言天曹定春秋兩榜凡其祖父一善一惡莫不註籍與其本人善惡細細酌量以為去取又小說載某遇放榜日夢其祖若父倉皇來曰上帝方勾稽某等生前善惡奔走質對良苦幸而獲放既覺果驗蓋餘慶餘殃之理斷斷必然非渺茫之說也余先祖父及先父及兩伯父兩世讀書積德著譽鄉鄰顧祝賢書若登天然余兄弟何敢望前人萬一然以兩世幾幾不能得者而並得之人曰余兄弟得之天固曰乃祖若父得之也邑中兩同年為歸爾復顧遐纂孟少年英才法當早售然才名孰與兩家尊人文休仲從文休至今淪落詩酒間而仲從早赴玉樓召去兩家世德抑鬱不發必發於其子天固以為文休晚遇仲從不亡也嗚呼念及此而吾黨所宜痛自砥礪孟光大前人未竟之業者將何如哉

揚顯○揚名顯親自是富貴人事然觀讀書鏡所載蔡京蔡攸事及舟中丐者娛親一段真堪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大抵貧賤人所謂孝畢竟真意居多富貴人所謂孝畢竟客氣居多且夫勢色貨利之擾攘田宅衣食之經營御家彼僕之蠱惑種種虧損孝德皆富貴人所

有而貧賤人所無然則揚名顯親誄何容易先大人平日恒揭養志二字為訓余每秋試罷輙逡廵不敢見大人大人則進而撫慰之曰昔人捧檄之喜畢竟其親尚有俗氣在吾志不在温飽汝能養志於吾足矣至今思之不禁腸寸裂也嗚呼彼捧檄喜者其親誠猶尋常之情至其親沒輙高尚不仕不亦賢於尋常萬倍哉若吾親無尋常之情而顧以尋常報之甚而隨俗習非以尋常所不屑報之視昔人將娩死矣嗟夫先生曰養志沒曰繼志事亡如存可不痛哉可不勉哉

義方○先大人五十餘余始舉長子天逵以故大人絶憐愛之每携置官舍公餘輙呼為娛玩甞慨然曰吾鄉進賢歸有書可讀有孫可弄於願足矣然甞惜余鮮義方訓曰慈者祖道也嚴者父道也比逵稍長輙復嚴督課之至大病中手書諄諄以慎擇師傅為訓而余性多因循每有少陵失学從兒懶之恨日月如流倏忽墮廢其於承家繼志之義謂何舟中書數語自儆兼示兒輩曰昔人謂積金不如積書積書不如積德此名言也吾請下一轉語人生萬千黑業都從積金上來但寡積金即此便是積德子孫萬千不肖都從不積書上來但能積書教子孫即此便是無窮積德以質九原當為首肯顧力行何如耳

率親○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禰本追遠莫重於祭吾家六世祖順菴公五世祖畊樂公高祖桂軒公為發祥之自而祭田缺焉歲時烝嘗武至掣肘先大人眷焉憂之而力未逮兹宗從九疇宫詹倡置田三十畝伯父隨聚族醵金謀增置若干為永久計誠為盛舉第謀畫善後政費商榷余其力任勿敢他諉又先文康公遺

集散佚十九先大人晚年搜緝蠹餘命不孝督工焉至病亟猶手書小跋謂不至遺幽冥大恨而鳩工未竣是誰之罪其以今卒歲為期不然者不可為人不可為子

收族○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蘊子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族譜之所以作也是故收族以廣孝也吾家素稱右族邇來指數繁多情禮漸濶自老成凋謝掌故缺然是非可否紛紛各以意為左右袒欲彷彿古人宗法勢安可得夫士君子意欲有所為而處必不可得之勢則柰何亦曰自盡其心而已矣自盡其心者必不

敢以富貴貧賤岐視必不敢以長幼尊卑岐視有善必思相成有過必思相戒有患難必思隨力所及以相拯救有爭訟必思虛心細審而昌言其是非得失夫人意有所見而不敢昌言或昌言之而衆竊竊多後議者必其心有所愧也吾心無愧又何畏焉凡若此者皆所謂自盡其心以求無愧於祖宗而非敢謂其勢之必能行也[illegible]之修身砥行如陳太丘王彥方者流鄉黨且相率化之况宗族皆吾祖宗一本而分者乎昔大人宦游時宗人每有事紛紛不決輒嘆息相謂使得先大人一言誰敢不心伏嗚呼此可以觀人心矣

花身

卷廿五

善小二○大率語言之過似小寔大陳眉公云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簡點余甚吉其言夫忘形之交發言三倒誠亦何礙然而口角滑熟遂不擇地不擇人而謔之至於言者已忘而受者乃銜恨積胸不可解又或聞人談一善事述一善言必巧為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為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人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客曰子不聞蘇文忠好諧謔乎余曰文忠孝友節義政事文章詩詞書畫法喜禪悅令人能效一二乎而獨效其諧謔何也且文忠伊川兩賢不相合政坐諧謔取戾此聖人所以取南容也况世所傳文忠諧謔皆風流蘊藉之詞令人直刻薄語耳以方文忠寧不愧乎余素性鈍於應對而間有不自持者駟不及舌不可不戒○古禮所載弟子語言之節最為詳慎蓋蒙養不端有因為終身之害者不可不懼也孔北海於李元禮座中應陳煒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豈不敏辯快人然以十歲小兒於廣坐中對先達長者而逆折橫挫之使大蹴踖此豈復有少長之禮者哉北海絕世雄豪為操所忌誅此固不可以成敗論然觀路粹所按奏直以跌宕放言四字定罪則是無端以口舌取禍明矣初北海以丕納袁熙妻予操書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公博覽傳記疑果有此事後問之方悟其戲及操下令禁酒則又曰疑但惜穀耳大率切直之中又兼諧謔刻刺以操之陰賊於楊德祖不能容於北海寧有不大啣恨必殺之後快者悲夫以絕世雄豪而無端口舌取禍至兒女俱無噍類向使十歲小兒敏辯快人之際或

花身

卷廿六

有人爲援據古禮正色責之使少知省悟則其禍或不至是未可知也至如王雱數歲時不識獐鹿而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此尤誕惧之甚識者謂即此一轉知其必濟惡必殀死而傳記往往列之敏悟之科是曷可訓也哉識此以示兒輩

善小三〇余計偕時所貸資斧内有僞銀一錠甚工巧彼此莫識至山東塗次易錢錢主亦受弗疑而奴子歸視錢以爲弗便通行也復索銀碎之始驗爲僞物余頗咎奴子柰何擅碎之已忽大悔念余雖貧此二金猶易

處分彼小民多少經營積累卒付烏有烏知不有性命之憂因自咎者久之既下第歸初約同年歸爾復共載弗果旋諾吾弟同年錢素心之約俄見素心病煩懣不覺悶然謂不若偕爾復之爲適也已又大悔素心既鮮同事人而又恕然辭之則三千里病客將安之乎古之人有爲朋友周旋湯藥日夕不厭者既謝不能而又以同舟爲厭乎夫此二事皆事理之極易明白者而倉卒發念顚倒昏昧如此於善小之訓亦大徑庭矣書以自訟

善小四〇先大人在昌化時每過省城陸路二百里時時下輿步行以爲常又嘗謂陸路騾驢皆當憫惜余識不忘計偕時婦丈朱玄豹有騾轎堅整寛大許以見借余託故謝不受而心寔悲憐騾不任重別製小轎行故事哉轎騾每二當三騾主見余轎特輕設計浔善騾價而以疲騾應付以所餘價別買一騾方揚揚浔意甚乃不二日而所買騾忽病棄去矣又二日一騾復損足不任載獨彳亍道中日僱倩它騾以應計所費視所餘價又倍焉既抵都下值路藜塞復失去一騾余憐之別酬

騾主數鏹而謂之曰汝以疲騾詭浔善價一念之惡虧折數倍有天道焉愼之哉非分之利不可覬也騾主無以應泣謝去先是余塗中每飯後必步行數里仍呼僕革下騾隨行一僕恃善騎不即下至晚到宿店猶弗下騎以入門騾忽騰踔起僕仰仆脇抵石幾作范叔余語爾復目前小事必有果報推此言之天亦近而可畏哉

酒限〇先文康公素豪飲一時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慨然作十飲詩自節制爲余量最嗇與最奢先大人〻用切戒余

每事多渴大人歡心惟飲酒時復受譴夫悖逆親命而屢試於昏氣損神腐腸爛胃之藥是誠何心顛晉若此原厥所繇直是妄謂身未嘗病酒酒固不累人耳不思狂藥浸人譬如布種鮮不發者發之早則為病淺發之遲則為病深此必然之理令春罷歸萬緒攖懷數夕不寐聊用酒澆之輒痰火上攻乃大驚懼亟立限自節制病旋止嗚呼奉先人遺體付諸醉生夢死之中即殭無疾且不可況疾不發於早必發於遲哉𢌞思先大人訓戒至意誠痛切深遠矣傳稱陶公侃嘗歡有餘而限已

竭哉問其故淒愴良久曰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夫江左名流多縱酒昏酣為事不知用世大豪傑至性肫篤如此視稽阮諸人不加數等乎考公啓手足時壽八十餘矣以知守身事親天未有不相之者也 保歲考

古今不孝不忠敢於無禮無義者鮮不從喪厥廉恥始蓋廉恥一喪無所不為故宣父與端木子論士必先以有恥為第一義而稱孝稱弟次之 孫時偉孝廉歲序

世德○余偶評衛公于荊題文引李文正寇萊公事因云昔人欲知宰相賢否當視天下安危今人欲知宰相賢否當視其家貧富有先達愛其語為標識刻之余先文康公至先大人僅一再傳而四壁蕭然甚於單門則世德可知矣先大人令昌化善政不勝述而廉聲尤特著士民萬口以為萊蕪魯山之流親友竊竊勸無太自苦先大人訝曰我歲俸較曩者筆耕所入已奢甚且方之萊蕪魯山我則貪矣何名廉余省親途中嘗有詩云父老莫談新政好使君清德畏人知蓋紀寔也先大人又痛絕干請雖至戚不少假借巡撫潘公嘗薦其鄉人來止餽一金謝去潘公亦無以難也時功令方嚴計五

年內抗郡自撫按監司至府若縣先後掛考功法者指不勝屈先大人以一明經倔彊其間凡意所不合輒抗顏爭之又絕不通長安書問而當事者咸察知先大人真心寔政皎然無玷卒書上考嗚呼以此知廉之一字治民獲上信交舉積此焉至所留有餘不盡以貽子孫又其大者嗚呼後之人盍念哉 歲廉

四端○無惻隱之心非人然有時殘忍者必其中有所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然有時冐昧者亦必其中有所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然有時顛倒者亦必其中有所

為也然則以辭讓為四端首可也不惟是也古来如樂
羊吳起劉劭安慶緒者流至以窮天極地愚不肖所不
忍為者而揮然為之原其故不過貪富貴一念為之耳
是故積廉之一念而為善善不可勝言也積貪之一念
而為不善不善不可勝言也

補救〇人固有大御掃地名教不容而可以廉之一字
補救萬一者容不信徽其說余曰試以吾鄉某翁事代
為籌之翁罷政歸里時值米價奇貴小民嗷嗷翁宜發
粟一二千平糶故不失常價而小民之稱功頌德者當

不可勝計矣時又值科試翁宜先自一邑次及一郡擇
士子之孤而有文者列其名薦之郡公於翁極易為
力而士子之稱功頌德者又不可勝計矣夫至於士子
若小民稱頌不勝計而尚有焚劫之事否乎然則翁雖
得罪朝廷尚可免全鄉黨閭擁厚貲娛老景安子孫所
謂補救萬一者也不此之思而徽責徽贓日益苛刻搾
膭盈各郡邑索金錢數千計猶皇皇日不足焉嗚呼豈
知其後至於此哉彼哉貪人亦可謂不善貪也已此翁
事非吾儕所當比擬聊舉其甚者為戒

戒得〇聖人語有不必盡泥者如云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蓋古人少壯時期許遠大斷不作此齷齪直以為近
死無聊區區轉念為身家計為子孫計耳若今人自少
而壯而老有一日不以得為心者乎自農商而讀書而
仕宦有一日不以得為事者乎方剛好鬪猶是有血性
丈夫事今之人意有所屬盛氣搆難若將有不共之仇
或靦友諱笑解之而盛氣如故及有人微示之意色稍
稍有所袖以往而化繞指柔矣使聖人而見今日之習
俗若此甚也必一言蔽之曰戒之在得無疑也然則與

戒色孰重曰極好色之禍禍止一身極好得之禍禍及
子孫嗚呼殆有甚焉矣

疆仕〇周履仲嘗云人生得意境要當及早為譬如有
人早發而壽不及者其一人晚成而壽或耄耋其受享
久近不同而吾寧嗇吾壽併嗇吾享用之年以就其早
者之為雄快也余曰人生得意境過後尋思了無着落
前際後際易地而觀有何同異且安知嗽蔗之味後不
更勝前耶不獨此也古人及疆始仕自有深意先輩亦
嘗言少年科第為不幸蓋識力未定閱歷未深自非具

大根器人鮮不墮落者至有以一生聰明汩沒於貪昧
變詐之中而不可收拾若是即處得意境愈久所損愈
大也往如李思歸先生近如德升朱先生並清操絕俗
稱真孝廉不幸不得享大年以沒然以視曹餘李志葷
馨穢相去竟何如哉語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
猶為殀余曰人生但欲行胸懷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
後雖壽百歲猶為殀
識認○人生要須先自識認夫不自識認為何等人而
妄自尊大以恣睢鄉黨者有之矣使其還顧而自識認

範身

爲未有不索焉返者也一曰當自識認為何等品格吾
輩不能以天地第一流厚自期待便生愧怍一生愧怍
已六皆能勝余方日夕兢持不暇而何敢自尊大二曰
當自識認何等時候吾輩如女子初字即不敢越戶閾
翁姑家事至於酒醬衣服蘋蘩箕帚之事不可不早早
練習今時事多艱此時不思講求淹貫一旦如入暗室
四顧倀倀則柰何甚有身名俱敗鄉黨皆乘為寇仇者
尤當日夕預備如救頭目而何暇自尊大三曰當自識
認何等地位方今資格拘人乙科中雖有長材大力末

由自見吾輩非勵志績學以祈躋上終非了局而顧以
目前妄自尊大此非獨於高明一路不解併勢利一路
亦不解矣昔了凡先生著謙德之効以為寒士欲求天
地鬼神之佑全在一謙字至哉斯言但吾人受病全是
心粗眼瞇所以不期驕而自驕欲尋下手方法莫如將
此三者時自識認則眼清眼清則心細心細則不期謙
而自謙此或可發揮先生意中語耳先生又舉丁大司
空攺亭先生為謙德榜樣蓋司空未第時語也厥後祿
位名壽備極希有士民尸祝無間遠近嗚呼天之所以

範身

報謙德如此其至哉頃歲司空與家宮詹締姻至余遣
童子覘之問有何言動曰方見家人以黃蓋置船頭亟
呼藏之無令炫耀耳日余不覺肅然稱嘆先生謙德至
老不衰如此嗚呼世之不自識認而揚揚作炫燿態者
聞司空之風亦可少愧矣
典型○姚現聞先生鄉薦後見大洪楊忠烈公公示誨
曰近見孝廉廣餙輿從蜂擁道中此最可耻事且此種
種從何措辦恐一切貪昧苟且之事從茲而起不可不
慎噫倣切哉斯言乎昔先伯祖恒齋公以孝廉家居時

先文康公方在政府然謙損儉約無異寒素一日偶飛蓋擁輿過里中里人指曰長厚者亦復爾耶先曾祖聞而大慙爲閉門月餘不出即此一事先輩典型邈乎難矣余兒時猶及見父執季思先生每過從止御白布袍從一老蒼頭犢褌草履然見者莫不肅然增敬蓋如昔人所稱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嗟乎士之取輕重謗譽於鄉黨豈偶然哉

受役○夫有讀書明理之士而不免爲貪昧苟且之行者大抵主僕爲之也而其中投身一種爲蠹尤甚夫以

遊手遊食之徒一旦竭力稱貸以媚我其勢不取償數倍於我不止將欲取償數倍於我其勢不呼引同類共竭力爲計籠絡我不止夫我以孤智獨見而馭彼同心兩力日夜思取償於我之人有能不受其籠絡者歟無有也則是非我役彼乃彼役我也豈惟是哉彼之宗族親戚皆得依草附木鑿空駕虛以依附於我則是我受役無已時也夫至我受役無已時而猶皇皇爲朝進一人不足慕進一人不足乃至棄指讀書明理之故吾以殉之至問其所積貨利又茫然不知何在嗚呼何以自解

五倫○古人稱五倫今人增主僕一倫且加厚焉見有人談其親戚朋友之過惡而信之者矣有譚其僕之過惡而不勃然變色斷以爲必無之事者乎有言其親戚朋友受其人之辱而袖手坐觀者矣有言其僕之受人毆辱而不奮然援袂而起曰事關體面不勝不休者乎然則天下之厚於倫者未有若主之於僕者也雖然其僕之日夜謀者則皆侵漁我者也汙黷我者也其尤黠者更爲小忠小信以自結於我而我耳目所不及察者不知若何也甚者時移事變而颺去也忽焉然則天下

之薄於倫者又未有若僕之於主者也

陰德○恒言陰德蓋昉西伯陰行善之意說者謂陰德如耳鳴人不及知己獨知耳夫西伯發政施仁曉然與天下共見之寧有所藏匿掩護如夜行者哉吾以爲陰之云者人受其德而己不知之謂也虞芮質成入境輒讓田不取西伯豈知之也哉夫德莫大於己不知不德亦莫大於己不知何以故令夫人親行一不德之事其爲事有限且以讀書明理之身即稍稍冒昧亦將有畏理深者之時若夫己所不知之地誤爲宵人所依憑其

勢必將深根延蔓而無所不至郭解客殺人解實不知武帝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夫殺人天下之大戮也今以茫然不知之人而定其罪至甚於殺人豈非以依憑所在也哉若是乎武帝之深於律令也近日某病革忽發譫若對簿狀曰某事係某親戚所為實不與聞則自折曰汝親戚緣汝生事罪皆坐汝又曰某事係某家人所為實不與聞則又自折曰汝家人緣汝生事罪皆坐汝言訖乃卒嗚呼已所不知之地亦可畏也哉

養德○李小有奉其尊人教每宴客不過五簋四葷一素此外則一點一湯以勸飽其言曰易稱二簋用享今已多其三坡公每食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今猶多其二余深緊節其語從約同志並守盟爲客有訝其難行者余曰昔人謂食時須作觀想求所以稱之今人自領何如坡公而享受乃過之正恐下箸時生慚愧耳不特此也凡人一有奢侈之念則其勢不能長給而種種營求之事因之以生若能澹泊明志其人自此超然矣坡公云安分以養福寛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余請益一語云寡營以養德

放生○方今戒殺放生文幾徧天下余每合掌讃歎而更欲少進其說者夫親親仁民愛物吾儒固有明箴意業口業身業我佛並垂慈訓若於一切白業未甚修持但欲藏指數緡借羽毛鱗甲爲贖罪地無論於儒未甚合即於佛未甚合也儒者每稱臺城之禍爲崇信異端之報而佛弟子又曲爲梁武解說竊謂二者皆非夫武帝有功於佛甚小得罪於佛甚大即以殺業論之罪莫大於弑君而帝手弑於涪陵巴陵者再且自起兵襄陽至克建康所殺數萬人鍾離之役所殺數十萬人伐壽

陽圍廣陵又殺數萬人三築淮堰役夫死者數十萬人又堰崩漂沒又數萬人侯景之亂前後所殺不啻千萬人計頭顱將高於須彌流血且深於大海水而區區之代犧牲爲足贖罪乎臺城之禍云報未足而子若孫自相屠戮殆無孑遺果報彰灼莫此甚矣余固以爲奉放生教者宜處處興悲憐想心心作平等觀以刀以梃以致羅剎夜叉作用同歸凶慘立言立功立德作祖成佛規摹立現剎那刹自古無百年太平世間有必散筵席三韓烽火絡繹刼運堪悲各省流寇縱横剎床可畏獨

我吳中恬熙醉飽安枕不驚上思天地君親恩佑何以報荅一毫下思生老病死關頭也須磨勘幾過請借易牛一念廣發慈悲且推渡蟻微功大開方便余欲偕約同志結大放生社與放生社相並兼行而時猶有待聊擬梗概如左俟先達長者教正焉

一推達尊二三輩為社主餘不拘隱顯但期志同道合久要不忘○一舉社日隨力隨願各出銀若干或不與社而願助分者不拘多寡擇富而好義家有質庫者藉數經收每月照例長息若干至十一月收銀廣置背心若干件設法徧施貧無衣者逃歉歲則寘廠煮粥擇誠實詳慎者董其事其餘若修橋甃路拯溺濟阨掩骼埋胔皆得公議酌取普施甞見西湖放生社有募百二十萬錢為母者皆籍大禮越賛成善事誠畧做其意倡之不患無慷慨樂助者而為德乃更奢矣○一舉社日商榷地方興革利病及大冤大憤地方官長不及察者合詞聞之父母公祖其書稿謄為二本一焚關帝前一焚城隍神前以明無私○一或有奴僕生事壅蔽不達者許於舉社日諸人得面陳訴即行處分其他事不相涉

而米有寃抑不得伸者亦不妨相知中代為一言非相知不言戒未同也言而不從不再言無自辱也○一敍生最多最慘最無為者莫如酒肆非獨殺生已也凡猾徒豪黠坐而議事者動輙幾十人一下箸喧呼而小民賣兒貼婦之錢先已罄盡言之慘心社中宜協力禁約併告官長止許過客點心素飯有聚衆酗飲者痛懲之計每日可全數百千物命可省小民數十家之産功德莫大焉 俱武庫孝廉正

誠實以啟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簡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于我凡事無但知私于我賢聖每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司馬溫公我箴與人起

君子行世不求獲福先求遠患而於末流之世尤爲要務守道脩德謙讓弗及淺人望之則淺深人望之則深巖廊貴客里巷兒童無不可與狎處而寔淵乎莫知其際我思古人實切玄想云 徐嵋雲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游可也

勉人爲善諫人爲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如己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臨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

政之術才學爲人所尊乃可誨人以進脩之要制行爲人所重乃可誨人以操履之詳苟爲不然豈不反爲所笑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常須和平不可妄自尊大修飾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相親然亦不可太褻狎又樽酒會聚間固當盡歡而嘲哂諧謔觸人諱忌則忿爭興焉不可不慎也 俱袁君載俗訓

謙美德也過謙者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藏奸 書紳要語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間不能和平若諫人之失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以道之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語言初無傷人之意而詞色亢厲未免爲人所怪恨不可不知又古人有言怒于室色于市蓋人方盛怒時即與他人言亦多不遜順他人不知所自便不能無疑故怒時與人接談尤當加意 袁君載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議之舉事至當而或非之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自是如此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自古聖賢君相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爲編氓者哉大抵枯是爲非非

媢忌之人必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正當置之勿辯耳

人有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此小人之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人語未必不竊哂我爲彼所愚也人有善揣其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己合者尤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彼所料也此雖大賢亦不免受其侮而不悟柰何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

前日所言得愚為口寔至於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而復與通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梏人隱諱及暴其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於矛戟也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淺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淺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遊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遊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明敏而識見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闊凡其身試見効之言欲以垂訓乃後生每厭聽而毀詆之及其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聖賢猶不能無過况於庸人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之人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有言則強為辨飾至絕往來或起爭訟悲夫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卧須常令人守視之往時括蒼人家有客沾醉卧於空舍鑰其門客夜酒渴索漿不得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啟關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郡守汪懷忠究其舍中所有云有瓶浸旱蓮花取以試罪囚當死者果斃乃釋之又有置水於案屋有伏虵遺毒其中客飲之亦死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為也慢心之人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明輩以下及有求於我者對面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田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偽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不然一時人或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敗露人必唾而去之矣妬心之人常欲高出於人故聞有道人之善者則疑之以為未必然聞有稱人之惡者則信之以為必如是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覆思繹曰此譏我

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
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經由其
間須當嚴重其辭貌以遠輕侮之患或有狂醉之人宜
即回避不與之較可也

居於鄉曲與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
我揭然自異於衆貧者蓋溢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至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衆且如十數人同處而
一人之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其行坐亦不能自安

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有不能當和顏巽語告
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言怒色拒之太嚴亦不
可托故遷延令其失望至親故有所貸不若隨力與之
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者反怒
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及其不索則又
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為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
亦不償終於交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無欲償之
心彼縱欲償亦何由可得或假貸經營而又以命窮計
拙折閱而歸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

心可指日為誓至責償之日恨不以兵刃相加凡親戚
故舊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
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
念彼亦無怨於我耳

鄉曲士夫有挾術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謂君
子中小人不可不防至於農商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
可任以事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君子不可不深加恩
待也 袁君載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

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意
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辯
不從如此豈惟失忠厚之道亦斂怨招禍之端也 胡師蘇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豊顯則
諱其致福之繇見人若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
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法語彙

見彼如意極快之事不當羨慕世事皆有倚伏如意處
常有大不如意之變事雖續述理可靜思以此對治自
可甘處 法語彙

凡人為不善而不成正不須怨尤此乃天之所愛可無後患見人為不善而稱意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袁君載

小人不可望以忠信之事以物市於人敝惡而飾為新奇假偽而飾為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至於十數期而終不得也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亦至於十數期而不得也其不信也類如此不忠不信之事小人朝夕行之畧不為怪為君子者往往忿懥欲深治之誠自省其身果能不為不忠不信之事如斯人者直置之度外可也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為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銷損刀斧資之以為利也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若見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與之爭為雄長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凡有貲財本與販者須擇其純厚愛惜家累之人方可付托蓋中產之家日費猶難支吾況受傭於人其衣食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見欲不能不亂況下愚之人觀酒食之富聲色之美安得不動向來財不滿欲故強而自抑一旦財物盈於目前而主人之纖約又弛則亦何憚而不為此其始也移用甚微謂尚可償初不經慮久而主不之覺則日增月益積至於一歲移用已多其心雖惴惴懼其發覺而無可柰何至二三年勢已彰露主人欲峻治之已噬臍無及矣不可不慎之始也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克存而朴訥懷愧不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窮乏而以干謁為業有所得則以為能無所得則以為怨在今日既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必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不當用哉 俱袁君載

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虛則無難處之人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寬寬則無難任之事 于文定

天下雖有不平之事在我不可有不平之心世上容有非道之加在我不可有非道之報 法語彙

賈忠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揖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舌華錄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附醫人合鍊對曰上所賜當珍異附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唐語林

蘇瓊字修之為清河太守有沙門統道研者貲巨萬故以貸人索息每徵郡縣為徵瓊至來謁瓊知其意每見必與譚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為債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故研曰但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裏何由得論地上事 北齊書

韓魏公不分別小人然後能去小人蘧伯玉恥獨為君子然後能成君子 許少微

處家庭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固在遜出信成聯朋友道義之交務剴切不務優容雅宜忠告善道 與朱尚

失意而增謝意乃人情叔季之會為便宜而失便宜亦天道乘除之數故須善得而善守之

做人要脫俗而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而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凡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為人所憐凡天下可愛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所好

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立脚不定矣自古煖熱處誤卻多少人故君子之處世也寧風霜自挾毋魚鳥親人 俱法語彙

冷淡時偶與小人作緣身名便足為累酬酢時偶爾任心而發嫌怨即從此生 董定所光宏

浮生雖然旅舍也須獨院獨門慎無向人倚墻傍壁世界縱是戲場也須勸忠勸孝切莫就裡打諢插科 董定所

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為功眉無事也居功其以眉乎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為怨指無心也處怨其以指乎 法語彙

尋方便在濟貧飢寒良可惆推解莫嫌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群小喜相

搆和調伏端人尋方便在中杠鑒被㩉盆寃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儁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恩昏柔莫輕侮路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倚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寃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 陸文定勸方便十則 與人止

朱暉字文季少孤有氣決同邑張堪者先輩重望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一日把暉臂曰吾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但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及堪卒暉

範身 集眾 應五一

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賵之暉子頡故暉曰吾公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嘗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心哀之及拒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其義烈若此 漢書交友 起

范式與長沙陳平子同遊太學未見式而平子忽被病篤囑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必埋尸巨卿户前因裂素作書遺之既卒妻如其言式時方出會還見瘞者書愴然感之向墳哭呼為死友遂護其喪及妻子身送之臨湘未至四五里輒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知之急追索不復見 漢書

王丹字仲回性方潔疾強豪時有陳遵者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時助甚腆丹獨懷一匹縑陳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遵自以知名欲結交丹丹不許丹后被徵大司徒侯霸欲交丹遣子昱候於道昱拜迎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方交君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山中于欲往弔白丹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

範身 集眾 應五二

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古來全交者鮮矣識者服其言 漢書

楊昱季父津少與馮誕友善及誕貴寵津遜避之誕每招津津多辭不往或謂曰司徒君之故舊何遽自外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 魏書

畢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遊遂為鄭人真宗時與寇準並相為人有醞藉好讀書雖耆年目耗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

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柏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重時士安識之逆旅即留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宋史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廢事孰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根不早識此人吁宋子京輩聞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陳眉公讀書鏡

梁禋先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同年陳汝同可託孤子山梁病篤汝同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汝同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陳經紀之至冒謗毀始終如一 德慧錄

陸務觀云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 湧幢小品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麄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憤嫉圯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亦無益矣 王文成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過莫予警日相親好積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 西疇常言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之曰大抵做向上人决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眺覽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醒雖步少差便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人榜樣也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俱陳眉公安得長者言

李文正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蓋寧訐其不來無令厭其不去 無住道人王長筆勸

[illegible]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 洪仁齋

君子與君子為朋朋類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足矣何必自我為之元祐初司馬既相起范蜀公公不起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可以不出也

孔子建與崔義為友義仕新莽為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昔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

與子絕今人見朋友富貴趨附之惟恐後寧復有此高見耶 倪文節

人各有一長師之皆足以為身心之益寬厚之人吾師以養量謹密之人吾師以練識謙恭善下之人吾師以親師友博物洽聞之人吾師以廣見聞慈惠之人吾師以御下儉嗇之人吾師以居家通變之人吾師以生慧質朴之人吾師以藏拙聰明才辯之人吾師以應變緘默寡言之人吾師以存神以此推之何人非吾師而又何在不可取益乎

友取其足礪吾德輔吾仁原不從人起見者故與其交貴顯之士十不若交貧賤之士一與其交才學之士十不若交德行之士一與其交智巧之士十不若交朴拙之士一與其交年少之士十不若交老成之士一世所交在彼我之取益在此此取友之定衡也 俱徐嵋雲

將亡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薛文清

過從不問寒暑切磋只在身心問餽止以詩書飲饌安於簞豆方成道義之交 賀文忠

貧富生於相形不見富之有餘則貧自安於不足惟其

見富之有餘方起羨慕是以有不足之嘆故富人之門不可頻登富人之會不必數赴昔人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富之驕貧貧之諂富政緣日與交涉耳使貧無求於富貧者何所諂富不能役貧富者何足驕哉 俱倪文節 交止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謝公公不問而獨問

生事豈以黜為不足雖乎公閒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令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晉耳賈為之歎服唐王起歷者奇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者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自足乎嗚呼若語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

番成毒藥　諸書總治家起

高年儉勤者多將財產分給子孫若父祖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則分給之後自無爭訟若父祖以憎愛之私致有厚薄或於均給之內暗有重輕必起他日爭端又子孫內或有不肖者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預為分泒止可逐時量給錢穀不可即以田產與之若給與田產彼必逐漸典賣典賣既盡窺覷他房必致興訟使賢者被其擾害同於破蕩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中有一不肖往往均受其害欲保延家祚不可不修德熟

慮為長久計也　袁君載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方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為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即理會去或即聞官以絕將來詞訴切宜深戒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損折鄰家果木之屬养牛羊雞鶩之類須常看守莫令踏踐鄰里損啄菜茹六種之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自勤謹高其墻垣固其藩籬不令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互相責怪矣

起造屋宇最人家難事年齒已長世事諳歷於起造一端猶多不悉況未更事之人其不因此破家者寡矣蓋締造時必先與工師計算工師恐主人憚費而不為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為力可辦始銳意為之既行鳩僝則漸漸增廣至數倍其費而工猶未半勢不可輟則舉債鬻產以竟其役匠者多妝其直而主人之業殫矣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數年經營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為高或築墻穿池逐年已辦然後議規模之大小工料之多少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

籍其數木植幾何瓦石幾何皆以日用餘資逐年收買
堆垛斲削以待其用雖傭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
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佃僕婦女等有於婦女小兒處稱莫令家長知而欲重
息以借錢穀及質物者皆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
女小兒不令家長知則不敢取索終為所負為家長者
宜常以此喻其家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羸餘
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可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

時為官吏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先納而高價算
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美稱切不可以
此為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冀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
日既已不足他日何緣有餘譬如百里之路分兩日行
則兩日皆辦若以今日所行併之明日雖勞苦窮日終
不可至凡無識之人求暫寬目前而那積在後無不破
家切宜鑒此
人之經營財利倍收厚息者必其命運偶通鬼神陰祐

之致此世有見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即欲以人事昧
於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
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目下或得羸餘而不知
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之終於貧乏況又因假壞真用
以虧本者往往而是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
物貨必真常存敬慎又不敢貪求厚利順天理行之雖
目下所得不多異日必無後患 袁君載
吾鄉有貸槃二家其一以成其一以敗問其成者曰吾
豈不知貸槃之有罪第以貧無業姑藉此窺利耳始吾

貸槃自誓以三年為斷方其貸也獲厚利矣然吾儉約
如故衣食之外不妄用以其餘納櫝中視之若無然三
年之後發櫝而觀已及千緡遂不復貸以此千緡展轉
營生是以致富其敗者曰吾既貸槃日有厚利吾以為
自此可常得日之所入者一千吾費亦一千所入者二
千吾費亦二千一日不貸則窮矣終至於捕獲塗地而
後止此類於世之妄求貪進者故誌之 倪文節
處家庭之間貴和處閨榻之間宜敬和則乖戾之氣消
敬則褻玩之心戢和敬相濟齊家之道備矣然統而言

之五倫只是一敬敬為人道始終之要親疎本末一以貫之敬之時義大矣哉 徐岷雲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蕩之家妻孥無過家長每訶求積鬱無所洩惟可施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當保家而子弟處此倍須孝敬矣高年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兒童玩狎子孫體此不難盡致其歡 鮮非庵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之美然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遂至于相爭反不若定盟于今日者之無閒言也有姪女嫁于姑家獨為姑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為舅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為姨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始禮文薄而責備深耳 袁君載

中年喪妻乃大不幸幼子稚女無與撫存飲食衣服無與料理則不能以不娶娶室女則少艾之心非暮年者所能御娶寡婦又或是不能安其室之人兼恐不能忘情於前夫之子故中年再娶為尤難此曾參王駿所以有鑒於古而忍死不娶也

男女不可幼小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或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且人之賢否必年長始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善或昔富今貧昔貴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所議之女狼戾不簡從前約則難保家背前盟則為薄義且爭訟或由之以興不可不戒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加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加禁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肖則曰幼小無知未可責也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小疵以為大惡於親故前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亦無他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之私多先於母氏父不加察惟母氏之言是聽此父子之恩所以不終也

同母之子而長者多為父母所憎幼者多為父母所愛竊常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時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觸損器物冒犯危險舉動言語往往可憎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長者可惡之時正

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愛長之心而愛幼者其憎愛之
心從此而分其最幼者當可惡時下無可愛之子愛無
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由於此為人子者當知父母愛
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為父母者又須覺悟
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為父所喜其
有寵婢者亦然凡人之婦性行亦不相遠而有小姑者
獨不為舅姑所喜此固父母舅姑愛憎之偏然為子若
婦者要當一意承順久久必應自悟或終於不察則亦

無可柰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子之於父弟之於兄尊卑較然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
欲論曲直若父兄有過子弟止可和顏諫諍或以非理
加之尤當順受若父兄所以自處又不可一味恃尊令
子弟無所容也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
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
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笑談則彼此酬酢遂如
平時矣

假貸錢穀責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漢時有
錢一千貫比千户侯謂其一歲可得息錢二百千比之
今時未及二分今典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
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衢之開化借
一秤禾而取兩秤浙西上户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
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
償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不肖及有緩急多將錢物
借與且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向

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為本別
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折還法禁雖多幸免天網終
於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
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
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為爭訟
之費者多矣 併袁君載

都城有開定帛舖馬將仕家日以一千旋貸纏來即與
謂之順錢三年前都城大火乞丐之魁率百人為之搬

挈凡麄重細碎無所失亡火息又為運木石磚瓦丐中各有手藝又各竭力為之營造此火獨馬氏不至狼狽馬自後每日更增一千至今不輟若馬氏者可以為富家之法而丐者之能報蓋小人中有義者也 倪文節

居宅不可無隣慮火盜之發無有救者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為池井又須平時撫卹隣里近宥士夫平時以勢殘虐隣里一日為讐家所爇隣里更相戒曰若往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誣我為盜則獄訟無時得休若不救火法止受杖而已竟不往救大廈既燼生生

之具都盡此平時暴虐之効也 袁君載

世事多更變而今人見目前榮盛遂以為此生無足慮者不旋踵而破壞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小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一二十年前比較今日其成敗與衰何常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盛及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則自慮不暇何暇妬人笑人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家富則習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丐凡人生而飲酒無筭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家富則致於破蕩家貧則必為盜竊

起家之人日巳富厚乃更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反軒昂自恣謂無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者也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論訟或巳習為愚下之人方欲歸宗尤為難處女人亦然或與離濫人私通及因他事遜去皆不可不早為辨明恐身後有子欲求歸宗而暗昧不明子孫被其害者

娶嫠婦或携有孤女年未及笄如內外親姻有可付托莫若即與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俟其長而成禮若隨母長大於後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有不能自明者

置義庄以濟貧族固為美事但族久必衆所得漸微而不肖子弟且以為一醉之適一擲之娛至有以其所合得券歷預質於人筭除利息所得僅半此為何益不若以其田置義學貧家子弟擇其質之稍可者延師訓之而為之周其衣食自不至失所狼狽辱及祖先也

起家之人易於放富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

狭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也富家之子易於破蕩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户則所入益少費用倍增即速謀節省猶慮不給況其習為驕奢轉轉增劇者乎至於貴勢之家尤難守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閒冷其俸給亦厚餽遺亦多使令滿前皆州郡所給其服食器用皆不出家財為之逮其身後無復所為俸給餽遺使令之人而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又或析一家為數家而用度仍舊其不旋踵而至於破蕩勢固然也

中人之產凡事皆須早慮有男則為之營置資產俾之為生自不必言至於生女亦當儲蓄奩資家有老人亦當預備終其令人全不經營動稱臨時作計此有何術不過鬻賣田廬生錢作債而已不然遣嫁則衣裝淡薄令女子羞而見人治喪則殯葬失時使遺骸滯於淺土而已令人有生一女即種杉萬根女長則鬻以為資此亦可法古人雖不豫凶事然人子不可不留意也

起家之人見所作如意以為智巧如此不知命分偶然而志氣揚揚貪取不止謂可久遠不至破壞而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朝夕環立其側而不自覺人有言目所可見者漫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謀慮此皆有識之士與世俗大相逕庭者也

人之居家凡有所作為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廚厠等事皆當自為之指畫然後三五諄復以責之奴僕猶或有所遺忘不如吾志令人一切不為之理聽奴僕自為之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隨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供吾使豈能役智以代吾謀紛紜詬誶轉見多事勞心治人勞力治於人亦治家者之通義也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必多徒費吾力而彼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重輕而定其數雖不甚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然畏憚至有無故自縊者若其身溫可救不可遽解其縛須急抱其身令之稍高則縊處必鬆仍更令一人以指於縊處徐按之覺其氣漸往來乃可解下仍急令人吸其鼻使氣相接乃可以蘇若其中有頑狠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為惡有不可言者若夫姦盜逃亡等事宜送之官

依法究治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所竊止於飲食錢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畧懲之仍留備使令可也

義居固美事然其間兄弟有先亡者諸父子姪情愛漸疎其心未必均一長或欺幼幼或慢長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於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俾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為孝義也

人家有子弟婦女好傳遞語言雖聖賢同居亦未必無爭蓋人之作事不能皆中於理亦不能皆合人意背議

必所不免人不傳遞則彼不聞不聞則無忿爭之患惟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於是兩家之怨牢不可解矣此讒子弟及長舌婦女不可不深察而嚴絕之也

兄弟子姪或貧富不同富者既懷獨擅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思自勉又加之以妬嫉此所以不能和也若富者能時分其餘不念其不知恩貧者能自安其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然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懷慚進退不可又私居時不可謂僻靜無人而輙譏議人長短慮或有聞之者此亦生事興爭之一端也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于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世家子弟罔知溫飽所自來不求自己德業過人而獨欲僮僕峭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固未甚害生事為非皆此輩導之也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巾美服語言矯詐不可畜也畜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閫之事必有可疑

人有以正室妬忌於別宅置婢妾者其關防監守非不

嚴密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犒遺反與外人為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為嗣又有婦人臨蓐棄所生女而取他人子為子者主翁不知從而妝養之庸俗愚暗大抵類此

蓄婢妾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外或溷厠與廚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飲內堂而使僕子供饋其弊有不可防者蓋此曹深謀又迭為耳目主人或不之猜或雖疑之亦無從覺察也 俱袁君載

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然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柰何曰先勿近而已矣惟
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倪文節
買妾家訓○素富貴之家蓄教聲伎蓋其事力有餘規
模素定聞見習熟無甚大害若乃寒士驟至顯榮而欲
買聲伎以恣己欲其害二十
一寒士自小官以致顯位必在中年筋力既衰思慮又
過心腎不相交濟而使少艾者迭進攻之傷生趨死莫
此為甚雖服金石本虛無益多生腦癰背疽殊可懼也○
一其父日事聲伎欲令其子從學必有後言其子縱好

資質見父嘗責面從而心不服若其痴騃年少將從師
友讀書乎抑歸家竊聽聲伎乎人情揆度必從易入者
矣淫聲褻語日接於耳以謔笑為歡雖有好資質亦喪
其良心是父導之也不惟子弟而已僕妾混淆中外無
別教聲棋客亦得亂之翁媼出入不可禁止矣○一其
父既有聲伎必防子弟侵盜若隔絕異居父子之情決
不相通若其共居妾方慕少子弟不知禮法必為誘陷
以致亂倫又有父在子不能堪特以父故隱忍至父歿
子必痛治其妾妾知其家隱慝挨牒論訟者多矣○一

聲伎粗備必欲事事相稱且彼不甘吃枯淡而在我方
欲狥其所欲家貲無餘必妄營求陷於不義勉強置買
未能周備見他人周備者復懷慕羨貪欲之心何有窮
已○一家力有餘計較請門客之費卻不招延佳士以
教其子而日以錢米招募教聲棋客不肯用錢買書與
子讀至買樂器則不惜費真倒置也○一貧親戚甚多
無力賙贍每以懷愧至於群婢之家或論月或論年各
有供膳則不較也○一當官唯清心寡欲則可專意外
事既為聲伎蠱惑身雖在外而心實在內惟恐外事之

多賓客之眾及其既入雖有公事及公屬取覆不復肯
出不得已而出心懷怨恣安能從容平心酬應乎○一
當官帶私僕已難關防若群婢父兄母嫂來必招攬公
事關節交通勢所不免豈惟當官在私家須要與諸婢
家影帶門戶亦為見任者所厭如私酒私鹽放債欺壓
平人之類○一既有婢妾招賓飲燕或疑賓客挑之或
疑為賓客所挑又賓客或見其顏色伎藝多方以懷之
決不能堪○一聲伎必是年少而主人老決是衰老婢
欲求脫相與結謀其害多端已上俱聲伎○一寒士精

糠之妻少同辛苦今以進妾之故糟糠之妻反成以落然嘗恚怨遂為仇敵妬忌之情人所不免妻弱則日事訟爭家政隳壞妻强則日事箠楚逼令墮胎甚則自戕又或妾恃主愛犯分僭上譏諧主母離間父子至於合闘親房内外不足又不論也○一晚年妾有子不惟嫡妻不容嫡子恐分家業深所忌惡幸而庶子不為正嫡所容必不肯推心教之任其自然父死之後必是不肖○一人之所主寢食而已夜飲通宵醉後從事房室日高乃能起寢與食晝與夜失其常度豈不戕賊乎○一

有不積陰德者初買童女既犯之而厭誣以盜竊轉賣復責元錢又有年限已滿多方艱阻不得脫身又有其初覓給以為女及其長遂以為妾尤無狀也○一又有別宅置寵者在家猶不可防閑而在外或外情相涉所生之子不知主名○一婢妾爭寵諠競主人不能決斷逃避他處買婢妾本以奉己而反覷其顏色喜怒惟恐奉之不至噫可咲也○一妻嚴素無容德特迫於事勢與置一兩華糠苦寔不可犯主妾徒有慕悅之情多成詑快○一身死而妾有子妾尚少既為母其家別無尊長或有外情子不可制尤難區處妾本賤種一旦驟為人母尤好作態其子有不到處尚能寬假至於子婦多造事端凌虐重責尤為甚酷○一婢妾既為主人所犯或恃此而與他人通妾既孽又急欲有子多是求種妾作又有强主人以覓子多是異姓闌闠之子大為不便○一既多子不能制欲反恐妾之有子纔懷娠逼令墮胎已生逼令不育寔為陰罪然則妾不可買乎惟無子者不得已而置之須擇姿性十分循謹者不可專求色藝又須制以禮法仍莫討出契人斯無大害 俱倪文節治家止

範身集畧容部卷之三

陸遜仕吳初諸葛將多不服遜亦不以聞已權自聞之謂遜曰諸將初違節度君何不啟遜頓首曰臣不肖竊慕相如寇恂之義以求濟國事權大重之遜故沈慮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我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吳志 含忍起

蔣琬字公琰嘗為州書佐已舉茂才累官長史丞相亮疾革表琬自代時新喪元帥中外危悚琬無戚容亦無

喜色一如平常由是衆望漸服東曹掾楊戲素性簡脫琬與言戲常不答或曰戲慢上不乃甚乎琬曰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恐彰吾失默然不答是戲之快也何為慢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告琬請推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或曰請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何問為其性度弘易如此 蜀志

張茂寔之弟字成遜虛靖嗜學不以世利嬰心既嗣兄位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者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岩收曾謂曾妖妄請誅之茂曰吾信勞人且曾稱先公之命何謂妖乎吾過也吾過也遽令止役武公軌謚也 晉書

鄭和譖文中子於越公曰彼寔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文中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公待之如舊 日益編

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

者乃不願知后歎為長者 非非巷

李文靖秉鈞時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躬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耳終無忤也夫引燭焚詔不避咫尺之威而獨能於狂生容忍亦可謂難矣 世範

呂蒙正拜相之日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既而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

止之曰若一知之終身不忘不如勿問也 古今藥石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愧嘆謂不可及 昨非菴

呂大防遠竄范純仁疏救之忤宰相章惇意貶永州時純仁病目失明矣聞命怡然就道或以為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投荒豈吾欲諸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士無為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因赴貶所江行舟覆衣盡飄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宋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公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短纔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昨非菴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尚論錄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

自學來 皇明名臣錄

忿之於人必不能免惟引類達觀縱雪點紅爐有未足喻其化之速者易曰陰陽相薄是天地且忿也春秋傳曰周鄭交惡是君臣且忿也孟子曰父子相夷是父子且忿也易曰夫妻反目是夫婦且忿也詩曰兄弟鬩於墻是兄弟且忿也又曰朋友已譖是朋友且忿也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是己躬且忿也自是而往更無可言者倘非不共戴天以是取譬血氣不患不消融德性不患不平和進修為有地矣 賀文忠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
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一家之中罹此患者極多雖聖
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誠甚可惡然不可
决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
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由醇錄
容忍二字不但避禍實進德大助也蓋凡不如意事及
橫逆之來皆是困心衡慮自反內省之地若一語之侵
即欲復之乃市井惡少攘臂常態有涵養者肯同之耶
然此大是難事必忠厚惻怛有學問有識見者而后能

容忍蓋忠厚惻怛則與物無忤常存愛恤有學問則知
從來能忍之獲福不能忍之得禍某事某人皆在胸中
有識見則先機預察倉卒洞灼如留侯之躡足銷變張
耳之俯首受笞此豈常人所易及哉 法語彙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
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為直是也
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於正道若忿嫉
於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俯從何取其為明哉 讀書鏡
世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怨夫自責

自修一件美事自家以為不是有何不妙而必以客氣
爭勝也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曾將學問
磨鍊一番所以如此卻原是自家受苦故聖賢首稱孝
弟實力於孝弟者雄銳之氣一些也用不着可以養性
情可以變氣質久久從事六經之語言言印証也 法語彙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為妙讓則爭者息
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
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徐堉雲
范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個麄礦的物方磨得去
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畏避預防動心忍
性如此便有道理生出來 法語彙
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
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於童僕鷄犬到處可憎終
日落火坑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涼散也 張仲素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劉邵

人能忍事習之而熟至人以非理相加若不可忍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習之而熱雖睚眦之愆深不足較亦交詈互爭期於取勝而後已此兩人者誰其免於世患誰其心逸日休故習不可不慎也 袁君載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業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薛文清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不能 王文成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寛心緩思可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後悔不可鬧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亦已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病乎 薛文清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高忠憲

受人淩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真為忍也 書紳要語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鬧聲出視則隣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叉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為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昨非菴

臨江胡秘校與客圍棋忽有村民惡聲相加問之則云來算簿公曰少待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徐

解之曰想爾畢租務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其人至半塗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抵家而氣絕蓋以計服毒來也公不含忍禍立見矣 感應經解

武林沈愼齋云有李某者星家言某某月日値難星當有奇禍李某至期閉門靜息偶步過外氏纔隔數廛耳忽有肩柴者突過鉤破李衣李某殊怒欲齕齬之已而念星家之言遽霽色含去肩柴者感其德歸語其室云藉令逢異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渴甚

飲水過多暴下而死李其遂免於難世言忍事敵災星觀此良然 續聞見紀訓

凡席間有使酒嫚罵者避之為妥如不能避只和顏遜謝彼雖愈肆我不可忿怒與較蓋彼若真醉則出於不知彼若不醉而脩怨尋隙正中其計此不惟見人度量亦保身之要也慎之 法語彙含忍止

劉寬字文饒家居時嘗有客至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歸客不堪甚罵曰畜產須臾寬遣人視奴疑其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甚吾懼其死也寬夫人

欲試寬令恚視當朝會嚴裝已訖故使婢奉肉羹飜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漢書寬厚起

嚴植之好行陰德雖暗室未嘗怠嘗山行見一病者問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療救六日而死殮葬之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一人病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荆州為舟備賃疾危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差黃請終身充奴僕以報植之不許為資之糧而遣之天監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植之兼五經每講坐聽者千人 梁書

裴安祖八九歲時嘗讀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禽獸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不肯獨食閑居養志不出城市客有勸其入仕者安祖曰高尚之士非敢庶幾京師遼遠實憚於棲息耳一日閒遊偶息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死安祖愍之會天熱移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雉蘇安祖喜而放之越宿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怪問之答云感君見放故來謝聞者為之歎異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在官甯刑弛罰從事劉普慶進說

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刑將何施若必須斷斬以立威者當借卿立法耳普慶慚懼語塞性澹泊居官清貧不興寒士臨終敕其子以素棺殯士論高之 俱魏書

辛公義為開皇中岷州刺史岷俗畏病一人病合家避之死者盈衆公義欲變其俗因徧檢部內病者悉與至廳事暑月疫時病者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乃獨設一榻其間日夕對之理事所得俸入盡以市藥材復躬

視其飲食於是病者多起因召其親戚諭曰死生有命豈因相染汝前輩之所以死耳諸病家子孫慙謝合境呼為慈母俗自是亦變

李士謙家富好施里有兄弟訟財者謙為出己財助之使相埒有牛犯其田時盛夏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家奴與鄉人董震醉角力震扼奴喉竟死震懼伏罪謙謂曰若本無殺心何謝為然亟遠去毋為吏所執其行德多類此或謂謙曰子多陰德謙曰所謂陰德譬猶耳鳴惟己獨聞人無知者今我所作皆子所知何陰之有（供隋書）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隋唐嘉話）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為嚴酷而李日知獨寬平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曾囚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曾囚終無死法兩狀並獄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

曾王皐嘗攝溫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為賑僚吏懼請先聞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脫殺我而活衆其功大矣既貸乃自劾上優詔答之

王義方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即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自是譽大顯魏徵見而奇之欲妻以夫人之姪義方辭不敢俄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答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嘗買第居數日愛其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嘉樹得無欠償乎又與之值其獨行皆類此（供唐書）

曹武惠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竊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審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竟無所染（德慧錄）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帝曰多遜居恒每詆卿一錢不直卿乃為解耶上自是益重昉昉居中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則必與霽色溫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於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

呂誨登進士第爲殿中侍御史見廷臣上章者往往託
風聞以摘人幽隱不必然之事乃上言臺諫官許風聞
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今乃借以侵官至暴揚曖
昧刻薄成風請下詔懲革時多其識諫體俱宋史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
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亡去後二人俱
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
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
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
範身集畧
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卷十五
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昨非菴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忠定詠知益
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不欲絕人情
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
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棉花載湖湘間邸舍有三商議
值三百兩交訖邸忽失火燒燬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
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

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即還其價俱昨非菴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玒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
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遽亟勒馬
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
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
即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陳棟塘見聞紀訓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
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挈往
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
範身集畧
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昨非菴卷十四
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蕪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
即以重幣約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
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王固拒不從更
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傳信錄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洪武初從鄉校貢太學選授山東
道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
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

庶民服歸門者縛英英哭曰吾官人也願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鄭翁飯武怪之英曰鄭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鄉人至今傳云 見聞錄

王莊毅竑開府淮陽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尋公免官歸單懸憝具饌公嘉其誠受數缶以為醯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里人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於公公竟平而遣之 先進遺風

泰州儲仲文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兩雪浹旬饑凍者道相屬仲文日坐逆旅戶外探橐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以本棄之不可仲文曰此何時尚計利耶 德慧錄

魯文恪公鐸為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閒閒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愚從吾幼永難推泥途還籍來朝力仲縮相加莫漫疑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若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先進遺風

少宰陶文懿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丙甲官翰林嗣為 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閑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報 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

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氓鶉衣裹體之黎彭彭林林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跋踄淖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聆亦為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令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吳文定寬靜重醇實無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

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遘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俱先進遺風

唐襄文順之出入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傴僂而坐凡三四年如一日泊陳波鋪家人取路傍碎磚鋪人出譟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糾衆爲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楓塘遇豪僕舟舟牽罣其尾蓬僕怒甚挾

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湧幢小品

鄒忠介元標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櫂毋舟野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擺不擺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册然猶悔不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桑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盛詞暴氣竊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遜爲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

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劉晉川先生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憩於門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肅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於公亦自可喜俱湧幢小品

何文定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謦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西峼常言

人以厚道待人正是自已占地步處故曰寧令我容人

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毋令我負人看来何等氣象
衡門録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乖睽何歟故朱子云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佩安得長者言

余二十年前聞蓮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能坐卧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敞堂匼池高梧脩竹陰喚騎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如絶無養者内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

耘道塗推挽其匍匐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每年奉　明旨熱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為例末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遵的當蘇官掃囹圄滌枷杻以廣好生之仁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覊候不時吊監薄查囚數以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凉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否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眉公秘笈

濵涬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橐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紈袴子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耻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耦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氷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濵涬子惻然欲請

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能夫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濵涬子不忍見也昨非庵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宋高頤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修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唾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令人驅役奴隷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人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不以為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

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讀書蛀

富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命千金子粒十擔一馬歲月服食十畜一馬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使貧病者居其中則調養易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楸無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衣糯拕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捐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

托生非地便遠等樣子幸得自足又為子孫計長久而眼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頃傾家業豈儉嗇所能留也一旦無常祗供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者有矣何如廣惠推恩之為愈耶

世界之慘莫甚於有寃而無言世界之寃莫甚於就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以為樂余心惻惻動若繫余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縛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出聲乃徐絕余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刺也既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鱉腹努出其頸斮之鱉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余之頸與手足乃得無恙耶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一二歲兒女無知無言父母何不烹食之蝦蟇為童子童子為蝦蟇豕鱉為庖屠庖屠為豕鱉寃寃相對呼吸間事爾　倶昨非菴

為存心地好特種福田多　關聖夢語

大觀間有一官員其父已故一日出外見其父乘馬前行不顧其子子呼曰父何無一言教我其父曰學葛繁

問葛何人曰世間聞人遂訪問所在其時為鎮江太守乃往見之言其故因問何以見重於幽冥如此荅云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其次行二事三事或至十事於今四十年未嘗一日廢問何以利人葛指座間脚踏子云若此物置之不正則蹶人足予為正之亦利人事又若人渴者能飲以一杯水亦利人事也唯隨事而行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唯在久而不廢耳其子拜而退葛後高年坦化有異僧神遊淨土見葛在焉　淨土資糧覺厚止

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發兵救宋先遣壯士解揚誑楚令宋毋降揚過鄭鄭方親楚乃執揚獻楚楚王厚賜揚使反其言趣宋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於樓車令呼宋揚竟致晉君命曰晉救且至宋雖急慎毋降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臣受君命出寧死毋隕莊王曰若許我而背之何為信揚曰所以許王正以成吾信也王義之釋不誅揚字子虎 史記鄭世家執持起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阿比出行縣會道有殺人者相追之則其父也乃縱父而還自繫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非忠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休矣其治事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竟不受令自刎死 漢書

文帝時張釋之為公車令適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奏不敬狀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以是奇釋之

昭帝時霍光以博陸侯輔政光為人沈靜詳審長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鬚髯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光甚誼之明日詔晉郎秩二等人以是莫不多光

初元中王尊為安定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險辱謝病去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後為東郡太守適河水溢浸瓠子金隄隄且壞尊率吏民禱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舍水至不去吏民數千萬爭叩頭請尊不許時惟一主簿旁立泣不敢動而水波為之卻廻

順帝時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多姦贓章行部至將案之乃請太守為設酒餚叙生平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文儒與

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徑舉正其罪郡吏肅然

賈琮字孟堅嘗為交州刺史明璣珠貝絶無所取治冣十三州遷冀州刺史故事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媺惡柰何反垂帷裳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震竦墨吏盡解綬逝去

吳樹下邳人除宛令之官謁辭梁冀冀賓客都在宛以情託樹樹正色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公以椒房

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海今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命冀黙然樹到縣誅殺冀黨之横行者數十未幾中酖毒

劉平字公子有至性更始時天下大亂與母俱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遭逢飢賊將烹平平叩頭曰旦出為老母求菜頗得賜歸食母還就烹因涕泣下賊見其誠遣之平還食母訖白母曰屬與賊期誼不可欺遂還詣賊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不忍食子

張奐字然明嘗為屬國都尉招諭東羌與共擊南匈奴郡界以静羌豪感慕上馬二十疋又遺金鐻八枚奐乃悉召諸羌前以酒酹地而誓之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遂悉還之羌愈感慕奐故不事官寺黨事起被錮遂閉户不出聚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俱漢書

吳範仕吳素與同邑魏滕相善滕嘗得罪權怒甚令敢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死為範曰將坐視汝死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

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便欲投以戟門下逡巡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俱良久權意釋滕得免滕出謝曰丈夫相知何必多如汝一人足矣 吳志

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學武以為癡其叔母任氏涕泣道之謐感激遂博綜羣籍研精撰著自號玄晏先生前後徵辟十數皆不就每上表謝自稱草莽臣身極羸疾而披覽不倦嘗自表就帝借書帝為送書一車城陽

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柳謐曰柳為
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餞
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非心所安士論重之 晉書
華譚嘗以事忤刺史劉陶陶收之壽陽獄周馥理而出
之後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曰去遣視之乃更移
近馥馥嘆曰華令思臧子源之儔也卓先嘗為東海王
越所捕下令敢匿卓者誅卓投譚而免及是役也卓遣
人求譚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荅不知遺以絹
二疋使者反命卓曰此即華侯也復求之而譚已亡矣

孔休源清介強直舉朝重其品初詣都寓其宗人孔登
家侍中范雲嘗命駕詣源登為排筵勢具備水陸之珍
及至休源命取自常膳惟赤倉米飯蒸鮑魚而已雲食
休源食不舉登饌高談盡日並載而去登深以為愧嘗
為晉安王長史王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
家藏七千卷皆手自讐校 南史
劉行本性剛烈有不奪之志文帝嘗怒一郎將笞之行
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直前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言若
非當致之理又安得輕臣而不顧遂置笏於地徑出上
追謝之為原笞者後為左庶子太子一日得名馬令夏
侯福乘觀之太子悅因令行本亦乘本正色曰臣職在
輔導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 北史
柳彧字幼文文帝時國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
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異居父戟已列門外尊當厭卑子宜避父豈容門外
既設內閤又施熲聞嘆服右僕射楊素嘗以微譴勅送
南臺素恃驕貴入坐彧牀彧從外入見之徑身立堦下
端笏整容謂曰奉勅推公罪素遽下彧遂升坐據案立
素於庭辯詰事狀素深銜之 北史
于烈仕宣武帝時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一日遣
家僮傳言於烈須舊羽林虎賁執杖出入烈荅曰領軍
但知典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悃然返禧怒復
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天子元輔有命與詔何
異烈厲聲荅曰向不道王非天子兒天子叔但是詔當
遣官人所由遣私人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

得也禧想甚遂謀出之烈子忠勁直不減其父嘗以鯁
忤北海王詳詳面責忠曰吾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
我死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若
其不爾王亦安能殺臣 魏書
成淹仕魏文明太后崩蕭賾遣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
行事主客執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言
魏朝不聽朝服行禮是出何典淹時奉詔與辦答云吉
凶異禮玄冠不弔此童孺所共聞也季孫將行請遭喪
之禮以行千載下稱之行人獨未知耶昭明曰昔齊高

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
那得今日見逼淹答曰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
而彼已踰月即吉彪至齊君臣且鳴玉盈庭貂璫耀日
矣百寮內外朱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獨
以素服間錦繡之中乎我皇帝仁孝性成諒闇以來恭
默思道豈得以此方彼昭明曰三王不同禮亦安知得
失所歸淹曰若如來談卿乃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
語塞竟以素服成禮 魏書
唐臨性堅直執誼不回見妻子必正衣冠嘗為御史大

夫一日在朝韋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
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
眾皆悚伏嘗持御按交州獄出寃繫三千人他日上謀
臨自署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唐書
崔祐甫性毅直與宰相常袞數執諍朱泚軍中猫鼠同
乳表其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臣聞禮
迎猫為其能食田鼠去民害也今猫受畜於人不食鼠
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其應必有法吏不觸邪疆吏
不扞敵者臣請詔有司急察貪吏勑邊候廢猫能致功

鼠不為害代宗與其對袞益不喜其為相也未踰年除
吏幾八百員帝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也對曰擬
官者必悉其才行如素不與聞何由知其實帝以為然
李藩在憲宗朝位給事中制有不便輒就勅尾批卻之
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何名勑已拜門下平章
會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宰相上密詔中書鍔可
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時權德輿
失色曰不可宜別為奏柰何以筆塗詔藩曰勢迫矣出
今日便不可止卒寢其命

韓弘素驕蹇挾蔡賊以自重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撓
蛾之乃飾名姝教之歌舞六博於以遺光顏使致辭曰
以君暴露久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乃約旦日
置酒大會諸將校引使者以侍姝入秀曼都雅一軍驚
艷光顏徐曰我久去家室以為公憂誠知公念重然戰
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吾何心獨樂為我謝公朝廷於光
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吾有死無二因嗚咽泣下厚賂
使者而還之

李希烈既拘顏真卿守以甲士命掘方丈坎於廷傳言

範身集畧 貞九

將阬之真卿見謂曰死生分矣何多為會有謀襲希烈
者擬奉真卿為帥事洩乃送之蔡州真卿度必死為作
遺表墓誌指其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仍遺諸子
書戒其嚴奉家廟恤諸孤無他語希烈將僭帝使人問
儀注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儀餘
無所聞

貞元中浮屠鑒虛者倚宦豎為姦薛存誠發其贓數十
萬當以大辟帝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至諭曰朕
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無庸更詰陛下
必若赦者請先殺臣不然臣不敢奉詔卒抵死已敬宗
常造清思殿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衆莫敢言獨廷
老言之帝厲聲色廷不動即存誠子也

初武后時宋璟劾奏二張叉狀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
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可之既出或謂曰
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不傳中宗主鄭
普思以方伎得幸邕疏諫畧云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
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
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

範身集畧 貞十

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
能鬼道耶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云云疏入不納 俱唐書

郭崇韜位兼將相深以盛滿為懼而性公嚴不為權近
所喜讒頗入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人曰郭崇
韜眉頭不展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
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
今深居宮陰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
逸豫為慮不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

河上可使縶暑坐變清凉矣莊宗默然自是讒愈入卒賜死 五代史

查道沈嶷有至性母病思鱖羮方冬苦氷道泣禱於河鑿氷取之得鱖尺許母病尋愈後數年母卒遂遊五臺將祝髮為僧一夕雷震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寺僧異之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嘗知虢州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為計直掛錢於樹而去之居恒蔬食或日止一食終日默坐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乃六十四論者以為是積善所延云 宋史

李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詣謁或問故答曰謂持權怙勢與時必逰朱崖吾不能入其黨謂聞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学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学士矣余既老乃復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王曾居恒寡言笑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與楊億同列侍從億喜諧謔於僚友無所不狎侮獨與曾言則曰余不敢戲也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内侍諭曰思卿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我為慢其見嚴憚如此其知天雄契丹使往返必欵車徒而過無敢武譁

王旦為宰執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為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為解一日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為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數人者但師德薄待我

耳第緩之聊以戒嗜進○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尋又命以肩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荅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歴問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

蘓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比先帝於漢武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

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吏無敢辭輙以比先帝非謗也
且陛下始親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隸上曰必若
卿言何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輙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
上意乃漸解輙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
地位中人也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文彦博呼内侍史志聰
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
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為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
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廬志聰曰
敍身
故事彦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
天聖中天子將率百官上壽章獻仲淹奏曰奉親於内
自有家人禮若與百官同北面朝此何可為後世法章
獻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國事仲淹曰太后母
號也自古無阿保代立者且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
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事遂寢已言事
者多暴太后時事則又言太后受遺先帝保護陛下十
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人服其得大體
任伯雨居諫省半年上疏凡百有八大臣畏其多言俾

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黙當即真伯雨抗論益力且將劾
曾布布覺遂出之尋削藉編管已又為蔡卞所阨與陳
瓘等十三人同南竄又用匿名書逮其仲子申先赴獄
時妻復死於淮計亦至伯雨處之如常曰死者已矣生
者有負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
先在獄鍛鍊無所得乃釋
潘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素以爵祿鉤知名
士獨不能致良貴每令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絶之高
時呂順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
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必非良貴所能為退語
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
于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他日立朝何以
展布即日乞補外
施師點嘗使金至其廷主班已定典儀者以親王且至
趣師點退位師點不可典儀者固請師點正色曰班既
定豈容復更屹不動一時在廷皆為駭愕他日金使來
問館伴師點今何官館伴就班中指示之使愀然曰一
見正人使我眼明上嘗因入對謂曰朕昨飲冰水過多

忽集下幸即平復對曰人當快意處恣其所為後未有
不悔者上為之瞿然
穎珣顥之父嘗知龔州有傳區希範神降迎其神將為
神尚海道出龔珣詰之答曰比過潯潯守不信投詞其
乃逆流上守懼更致禮珣曰吾請更投之則順流
去表遂息已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譁言
佛光見觀者相蹂踐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安石執政時多謂涓人呂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非
逸疏劾之畧云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
頁十五
藏巧詐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以罔上欺下悞
蒼生必此人也如令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安
石大恨出誨知鄧州
劉庠知開封府王安石欲見之或與謁者曰今日客至
俱勿納惟劉尹來即入告或以語庠曰王公意如此盍
一詣庠曰見之當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有一事合人
情既開青苗免役諸法吾將何辭置對竟不往已奏論
新法神宗謂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庠對曰臣知事陛
下不敢附安石尋徙知太原 俱宋史

光克之喪金虜來吊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
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
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遣留使亦不許至期
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
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
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藏者連呼曰北朝燕
南使敢不即席肇甚屬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
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
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
花月 去服
頁十六
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
不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頭身縻鼎鑊中已辦滞
留期滑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
遂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
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耳敢覬
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
大用 鶴林玉露
世宗晚年李喜兒倚元妃勢頗干朝政常端修上書乞
遠小人上遣喜兒傳詔問小人謂誰其以姓名對端修

嘗曰小人即孝喜兒尤弟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為也責喜兒然終不能去端修嘗言為政不難養心治氣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時以為名言 金史

英宗嘗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詔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輪廻之說不過謂為善之久死則上通高明至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獄至與沙蟲同類故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今國初以來寫經追薦者不知幾許若未効是無佛法也若已効是重誣祖

宗也撰為文辭何以示後世會帝崩事亦止 元史

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 讀書鏡

陳賢參政觀之弟永樂初徹入館修大典先後八年為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上奇其才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偷君耶論者劾其違詔不忠忘親不孝衆為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旨置不問歷清淮湖口南康教職方客京邸有邑

子暴病往視之已瘖不能言第數指其橐已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敢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嘗出江滸見一人病擧為同舟者所棄舁歸學舍予飲食戒家人謹視問其家知在嶺南移書久不報死歛而瘞之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之民以大和又薦陳白沙皆賢者事其杖廣州知府林樘亦奇樘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性豪侈畧日易紗衣數襲烹茗礶不再用以紗一幅封其口用畢即棄去

燭大如椽使童子執之動即與杖閱訟以己意出入繳吏為奸英杖之胳其裙褲皆紗製英歎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稱快

楊文懿守陳請書田問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宰有御史過而不吊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吊陸尚書先至彼相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為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

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俱湧幢小品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武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於塗輒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甑粟罄矣之隣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云 先進遺風

蔣恭靖公瑤正德時守維揚適大駕南巡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即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屬舉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

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於上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即詔罷之及駕旋扈送至淮安奏辭不允至臨清左右告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有旨令速償計非數百金不可蓋權貴知公中途無可措辦假此難公以洩私忿適徽商吳姓重公高義代出百金始獲還郡焉公之忠誠悟主多此類而武皇之優容臣下亦出自聖德卒成賢守之名難矣哉 見聞錄

正德時代州有劉鐵漢者長蘆鹽運使斗山劉公繹也
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於貪或告瑾
曰文官富有惟遼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
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
近他枷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
菴者以死侍側〻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
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九
月日剥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
以一九納之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

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閙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
宰乘此與言之瑾得釋為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
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瑾敗朝野於是稱為鐵漢云
永嘉張公執政安仁桂公為吏部會刑侍闕舉文淵公
既入朝兩公且有德色而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而
公來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於其鄰公
轉南司寇永嘉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
公至頗為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荅其後僚屬遂至皆
為張公致丁寧公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安敢
以相公今日故為郎官勒石卒不許 俱見聞錄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
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聽講
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
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獄廟有大户收糧米者黃冠
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
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敗節竟不
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謂蘊奇迂矯至此始深
服其節操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

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
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
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塗有遺網
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
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
欲分一為謝蘊奇竟卻不受年五十一卒蓋己酉八月
十八日也侍御楊鶴令長安為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湧幢小品執持止
王國字子堅清虛無欲尤信佛法自所生母沒即終身

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西魏因宴請停殺一羊
羊於圓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士嗜魚為設罟
網圓陰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梁書庾潔起
廢帝旣為太子時許散懋為國子助教帝問之曰先生
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懋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
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
而已帝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
首不娶者也 北齊書
悅性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屐十年一易

朝服或至穿補帝嘗作詩嘲之每與對奕從夕達旦有
時失寢 南史
王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
丞年六十一疾甚作書與縉別[illegible]筆而化維工草隸善
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入神
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
也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綵別墅在輞川地奇
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軒茱萸沜辛夷塢日與
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
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唐書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
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
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之后
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
裘即卻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
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 鶴林玉露
元德秀卒其族弟結哭之慟或謂結曰子哭過哀禮與
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室

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共耽溺者大夫盡無之生年六
十未嘗親女色視錦繡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
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
淫貪佞悖綺紈膏粱之徒也 唐書
鄭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
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者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
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擬巍科云爾公初以其
為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晋坊
金視眾舉子為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

燕雀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王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孝先艴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顛此公既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閎議偉節到今爀然烈矣 先進遺風

荊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污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為公往往淩侮同舟之

人至不勝恣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于其上以為溫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于是始睡床而終身亦無厚褥嘗病瘧借軟褥于所親家愈即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遊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即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為心累也 見聞錄

定宇先生為南司成藕士乞一鄉紳書為先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受之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授使觀之嗟嘆不已先生笑曰竊贈與烈士即以與之其人喜過望而藕士甚惋惜謂為暗投不見賞也 諺惺小品

楊公維齋名挺高嘉靖間為平湖令公於邑無論贓罰羨餘絕不染指即飲食服用亦不以涉民衙中多隙地日課家僮墾而藝之膳具惟瓜茄蔬菜一切取諸園中勿外市也其與鄉先生交際惟菜一二束瓜茄數枚鄉先生重其品咸拜受比於重賓或有撰為詩歌以答者公輒喜初餽馮祐山先生馮僕不知委而頓之壁角役

歸以告公大怒罵曰若做官錢多能治肥甘咱不要錢所有止此祐山以身待罪其市魚肉月止一二次真幾於不知肉味矣衙宇與縣丞衙僅隔一墻墻卑衙舂可接語一日公入郡兩衙舂晤譚楊夫人為言其衙中清苦狀丞婦憐之治腥餚一桌以餽公歸偶入廚微覺有羶心疑窮詰之夫人以實告公大怒盡取其餘覆之地明旦坐堂召丞廷斥之至無所容然多所平詭居恆不御公服或褐襖氈帽以蒞事騶即之不知其為官也聽審時或怒起即不用刑具以靴尖踢其人其人聞捧足

貪以失體亦即自引咎一日閱鄉兵於演武場丞簿尉俱在會暑甚取凉水自引一甌即令衙官各引一甌而於丞獨多沃之至十餘甌止謂曰此味比貪衙諸餚膳若何盖猶愬其前餽以示罰也公清名冠天下聞於朝入覲　世宗嘉之特賜銀牌一鐫云天下清官楊挺高公時手撫其牌閒置奧閒曰此銀是香的他家銀臭物耳諸狀雖更僕大都類此公繇進士第歷方伯家居蕭然四壁邑人有候其家者見公褐襖氈帽課耕於野如老農然　趙子昊餘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薛文清

人之心胸有欲則窄無欲則寬人之心境有欲則忙無欲則閒人之心術有欲則險無欲則平人之心事有欲則憂無欲則樂人之心氣有欲則餒無欲則剛學者須把心頭打疊乾淨渾如樓閣在空中然後可　法語彙

氣節二字士君子立身之大端然却根無欲來人有欲則不剛而遇事頹然矣懷忠仗義濟弱扶傾于死生貴賤恩仇毀譽外有一段排衆獨往之概此撑持宇宙大事端有望於我輩云　徐岷雲

功名畏途富貴蹬境財貨毒物惟有一淡足以謝之然淡有真有假惟真能淡者可與立功名可與居富貴可與用財物此關係德性學問事非居身涉世之粗迹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精而言之盡性至命之微旨也保身莫善於寡欲淺而言之惜精養神之要訣也今試想士人一日之内一身之中何刻非精神用事讀書作文全靠精神不可不寡欲事君臨民全靠精神不可不寡欲即立身立家鉅細應酬亦全靠精神不可不寡欲精神有限情欲無涯以有限供無涯此立盡之道可不早自辨乎　徐岷雲

食淡精神爽心清夢寐安　法語彙

人生何嘗幸而處富貴有蕭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于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法語彙

余每見人說古人難學及見今人宅舍田園喪整諸事浩大煩難不覺望洋向若而嘆真是做不來正是難學如古人澹泊簡約田止餬口居止棲身葬止封土到是容易因教子侄莫學今人學古人莫看今人家看古人

書為其易者而已 李文節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噎濃之為毒甚矣吾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昨非庵

神酣布被窩中得天地冲和之氣味足藜羹飯後識人生澹泊之真 與尚默良樞客養危言廉潔止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為鄙非達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倖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損身奢則破家奢則不

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富家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為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為意外橫用之需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為二令兩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為一其歲計收支為一日用以簿錢係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趲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不足則無所與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為以待可為而為之或有意外之用亦告於尊長隨宜區處 倪文節儉約起

恣意奉養者笑清修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為清修者亦笑恣意奉養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為彼此相笑未知孰是當問識者

儉有三上焉者儉以為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為己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為子孫愚人也何謂為人施人救急是也儉者必吝乃能嗇己施人又惟儉者則有餘以施人故謂之聖賢何謂為己寡求也寡求則有廉恥是謂善人若乃儉嗇多積以遺子孫資其不肖於己既自苦又壞子孫故曰愚也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知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于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夫人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積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觸者豈能寒而不衣飢

而不食乎至哉斯言錄之時以自省且以示後
畫扇不如紙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舟高堂不
如低屋金寶器物不如甆瓦麗妾艷妾不如醜妻惡妾
食肉不如素餐厚葬不如薄葬俊爽不如樸厚富貴不
如貧賤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閒
暇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為浮言
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為孝世俗之見切不可狗只當隨
家豐儉也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
至於官物催趲不免舉債典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
不可得矣故當先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奮空拳粗成
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為
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
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亦三十餘
年此可法也蓋聚居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
須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
將帶父業留以與不能奮飛者可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飢餒一年闕衣尚
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弊
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
而市食

壽皇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語之云莫不嫌太
簡薄否人飲食盤案雖極豐腆所食不過一兩箸其餘
皆作錢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既不作錢又可頻相會也
○坐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
白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閒用綠籤止二

三而已

人生所食者福智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
於身自營創高者智下者力智者心勞而身逸力者身
勞而心逸然藉智力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無智無力
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貲財既盡無
能免餓莩者多矣

飲食以滋血氣世之多飲食者惟軍伍為然蓋欲挽強
蹶勁也惟世家子弟為然蓋欲恣意色慾也苟無此二
事多飲食何為佛只許人齊粥足支是身足矣又何以

多飲食誇人為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 俱倪文節
壞名節事甚多窮口腹居第一故易象示節飲食 賀文忠
富貴者多誇時新之食其價數倍其先他人得食亦不過一月半月之間然而氣味不全皆人力催趱而生者貧者待其盛出而食之不過遲一月半月其價頗廉氣味又全方初食時亦與嘗新無異耳
自十歲至七十人各有業無能免勞者惟十歲以前則

以少七十以上則以老苟非二者未有不勞惟知者能擇術勞知而不勞力若不勞知又不勞力斯餓莩耳 倪文節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無日 法語叢
受人之饋必當報之受人之竭必當復之居官有人役使猶或不覺其在居閒決不能辦故不若彼此相忘不相往來之為者緣 倪文節

儉二字吾人終身受用不盡者以之立身處家則步步有寬裕自得處可以永澤可以延年 徐媚雲
富貴福澤皆從祖功宗德來所謂本也本厚者末必長緜來帝王卿相其福澤之宏遠皆推原於祖德歷歷不爽今人身都富貴而不思於根本上從厚地影豪華一覽而盡可惜也夫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講道不求錢潔己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

存者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俱徐媚雲
寬與仁不同書曰克寬克仁則寬與仁為二矣寬者寬大之謂君子於己則儉於人則寬謂如賑濟合用十萬斛則寬與十五萬斛謂如放租税合放十萬則寬與十五萬此之謂寬以愛民常人於己用則寬於與人則儉至於性好儉者在己固儉在人尤儉亦非也且物理不兩全唯己之儉是以能有餘而寬於與人若己奢侈用物無餘雖欲寬以與人何可得哉 倪文節

有一硯則終身受用矣雖別有硯用所不及蔵之篋笥與無硯同凡物皆然何獨硯也

君子所以貴乎儉者為其寡求耳諺曰省使勝求人蓋不儉者必至貪求是以貴乎儉若乃身自苦嗇又不免於妄求曰吾以為子孫計已不自享而使他人享此則為夫貪吝之心鄙淺之見耳非儉德也 俱倪文節

古有以不貪為寶者夫不貪何以為寶凡人貪則思天下無一物可少極力營求積怨積禍不至殺身不止不貪則天下何物不可少試舉種種嗜好此可少乎不可

少乎人之所愛而最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而七尺之軀且不得自有人何必役役於貪而令種種嗜好皆為已有哉 法語彙

身儉○夫日用事物之為侈侈矣然必有由侈者身是也蓋身其本乎日用事物者其身之運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說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則身儉之說也而本其在茲矣意將以仁義道德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不殖貨利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而後為身儉

而後為不侈乎身不侈則日用事物不必一一置簡押而自可不至於侈也此提綱挈領之義也

心儉○夫身儉本矣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好尚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則必不好煩不好煩何侈心好雅則必不好俗不好俗何侈心好淡則必不好濃不好濃何侈故雅靜簡淡者皆以養吾心而正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强於一時而見獵喜心忽不覺引我去蓋身為侈藪豈復能移風易俗哉故曰有本之本矣 俱沈文端經

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溪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為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胡師蘇

周朗為建平王參軍嘗上議言中語節儉欵云一體炫金不及佰兩一歲更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身未時親目豈常視是為櫝帶寶笥着衣也且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不可稱紀是故商販之室飾等王宮一袖之大

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云云書極切直幾三千
言 北史
宋武帝性寡嗜好無珠玉純綺之飾朝廷音樂未備殷
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但屢聽
自然解帝曰正以畏解故不習耳寧州獻琥珀枕價盈
十萬帝大悅命碎之分賜北征諸将以療金創人服其
識 南史
韓滉雖爲宰相于性儉朴衣裘茵裀十年一易甚暑不
執扇所居無堂僅蔽風雨弟稍増緝滉即撤去之好鼓
範身集畧 貞三七
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並名嘗自言不能定筆
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尤有倫鑒能識李
晟於偏裨使其子拜之晟卒以名臣顯 唐書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
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
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
只是吃菜公爲小官廼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鶴林玉露
與宗嘗見張儉衣敝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辛不

易帝問故對曰臣服此已三十年時尚侈靡姑以託諷
耳上知其清貧一日出内府物令總取儉止持布三端
上益重之一日駕將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儉却之進
蔡羹乾飯帝食之爲加飽 遼史
楊文敏年十七染疫已棘醫者皆謝去父母具棺服待
之夜半索水遂甦永樂十九年仲弟義仲子讓來省與
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天暑舟狹適同鄉翁
良與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舟稍寛邀與共載是夜盗
殺原祐盡掠舟中財物義與讓獨得免人咸謂公厚德
範身集畧 貞三八
所致夫公之福德不必言然當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
行通判舟狹縣丞舟雖大亦得幾何蓋國初規制如此
即大臣不敢過分何况子弟余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
舟極宏麗氣勢烜爀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爲
市其風大約起於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
也 涌幢小品
周中廷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恭同觀政刑部
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四馬
趣逆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早至鳴鐸升座矣司寇

視玠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冦公大詑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携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即至於此為之三慨爲公語今蕭右司冦廉云蕭公亦吉州人也吁使司冦公觀今士習慨又何如 先進遺風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昨非庵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汙獘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功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自早至晚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王公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家人置於庭瞑目嘆曰

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令學張子韶法要見窮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

劉公大夏自户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傍先壟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武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石公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盃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俱昨非菴

人生穿衣吃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為長物盡為他人樂天云故奮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為他人豈惟官爵凡

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為他人造業而自己招報也佛經云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斯言法語彙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寃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態之以產業作寃業天殛之昨非巷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瓤為心使坼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庶貴家子炊食必用揀米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八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

範身集畧　卷四一

皆驕奢使然非天生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正自不少北方嬰兒卧土炕啖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強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富貴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宋王文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為疾余以為驕癖非疾也每見紈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賢子弟無之也驕

奢淫佚叉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惡酸嗇此直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為儉得乎俱昨非巷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宫以此示後後世猶奢鶴林玉露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小窓清紀

範身集畧　卷四二止

凡生計祇要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為併及營此圖彼必至兩失即有所就筭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李文節俗訓儉約止

範身集畧慎部卷之五

昔周武王問五帝之誡於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兜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惕噫危哉 讀書鏡防口起

艮上震下為頤頤口也艮之三爻皆吉震之三爻皆凶

則動靜之別也故曰口容止而象為慎言語節飲食戒之哉戒之哉 許少薇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害在身口所出者害兼在人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法語彙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須要自有真見方可伊川每見人議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薛文清

寡言省謗寡欲保身 林和靖省心詮要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夫子之訓伯魚者 賀文忠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情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乎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感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省心錄

昔者齊伐魯取饞鼎魯人以贋應之齊人知其贋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各有鼎也可不愛其鼎也哉 學林類抄

李文正為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卻之或問其故曰

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昨非菴

見賢人貴人不敢盡言見庸人不必盡言見小人不可盡言惟知己乃盡言而猶懼數之疏也得無訒乎 許少薇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省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法語彙

飛語無憑必稽其實一人毋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甚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于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于數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輕議人也 鄭來讀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癡也而口業乃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尤不可不謹人能謹守是戒不爲十惡是謂實行雖不譚禪說教吾必謂之真能學佛者

言本一也和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喜厲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怒讒人者不待易人之言只就其言厲其聲告之聞者必爲之動矣

或曰人之善惡萌于心耳目口鼻皆從心使故心爲重是固然矣然善萌于心無口以發之善亦不彰善之不

範身集累　慎五

彰未害也萌不善于心口有未言猶可以改萌不善于心而口遽發之雖駟馬莫及矣故心之惡見于口而尤重是口之利害尤不可不謹也　俱倪文節

蟬之爲物吟風吸露最稱無求猶然不免螳螂之患爲其噪也故君子不以清高而忘慎密　許少薇

吾輩好勝或欲伸其所言故緣飾之以求勝又或意在調笑縮長增短期于取樂亦是大病人有所不必知知有所不必顯汲汲明之何其淺也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壞人生平或意見不同過肆譏訐或笑語之中描畫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應無鱗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聚首閒談即是謔浪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揀擇良友與之揚扢所謂借他人戰場演自己軍馬何得逐淫朋之隊邪言謔語一切隨他去也　袁小修心律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我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範身集累　慎四

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家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既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陳忠肅瓘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者愧服　俱慎言心鏡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燕子家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說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

為歎惋便是自家無著落消遣不過 薛季思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長子經臨江軍修
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問得報耶
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
無過衆賓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
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和平時
千言萬語只在實句句著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薛文清
一機往一機來巧遇巧即相敵矣惟誠無對偶無窮際
如與人言稍懷譏刺聞者必覺而恨之若至誠實而諷

之即不從亦不見怒只此一不怒中尚有無限感動在
人我心氣之通捷於影響其或進言過切使人刺心汗
而亦是愛之不至慎勿曰吾言自正彼心不虛即所謂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陳幾亭
言語包含婉轉則有餘發露太盡則難繼 何元朗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
拗者言僻虛誕者言煩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惡頑
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色厲內荏言之所至以此驗
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

貴乎善養其氣氣養則神和神和則言而有信矣 羅公
右後四條俱防人口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譖
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
伯毀季昭公逐費無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
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
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 班孟堅
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郅支

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
拄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
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於社稷卒
為讒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洪景盧
讒之中於家國大矣善讒者必巧心巧舌揣人眉睫摘
人心事或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歉而剔之或抽所恨
而鬧之或中所護而發之或覬所私而拂之或攻所擧
而磨滅之微言隱竊令人自倚自恣入耳之人且以為
愛己不知正受其戕矣而反為所用也況其諛言甘舌

每摘人背後語為傾吐心腹我處譏人則人處亦定譏
我譬之販者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總視權
之所趨耳且讒起於妬見兩人情熱則便讒之大權勢
者之娼嫉亦妬也恐分寵也妾婦之道也又有讒此於
彼不行恐勢屈情露則讒彼於此如譖魯隱殺桓公不
聽因譖桓殺隱是也又有恨彼兩人則先借此以搆彼
因借彼以屈此而兩成其隙已且居間號為調停如任
守忠交搆兩宮是也又有將欲讒之必陽結之搆情造
景略擠便墜如驪姬譖申生鄭袖譖美人是也又有讒

範身集畧　填七

人之過以高我之功如石亨譖于謙之類譖人之功以
掩已之過如邵宏淵譖李顯忠之類骨肉離間無中生
有有口莫辨巧言如是誠可深恨只一以不聽為主耳
顏光衷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
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楊誠
齋俱慎言心書防口止

扁鵲之言曰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
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也
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
一者則重難治 漢書扁鵲傳攝生起

廣陵吳普嘗從華陀學術陀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
不當使極耳動則穀氣得消血脈流轉病不得生譬猶
戶樞不朽是以古之仙者熊頸鴟顧動諸關節以求難
老吾今授汝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
五曰鳥每中不快戲作一禽並利蹄足以當導引使沾
濡汗出身體便輕腹便欲食普遵行之年九十餘 魏志

範身集畧　填八

穆宗朝張皋為布衣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
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
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藥餌藥有所偏助則
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人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
藥尚當慎重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士庶猶爾況
天子乎先帝晚餌金石累致危疾陛下所親見幸毋蹈
前悔帝善其言 唐書

上陽子曰惟婬慾為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絶世
以絶慾為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之士試於無人之境

獨行獨卧日則以丹經常玩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既
無亂境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半年
一載待其精氣内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不
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真名言也 醒迷錄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
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
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鶴林玉露
多少箴不知何人所作詞云少飲酒多啜粥多茹菜少

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群居多獨宿多
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
往好事不如無 昨非菴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
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
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
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
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
鈍為體以靜為用 唐子西

人生世間或以無病無事為福究而論之病特不可多
耳亦不可無事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蓋多病身固難
保然太無病則流於縱肆而不自省矣身亦惡乎保多
事家固難保然太無事則狃於怠荒而不自振矣家亦
惡乎保故時或有病則知所儆戒時或有事則知所操
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即以無病
無事為福也 衡門寤言
程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
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

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 日益編
養花於瓶比在樹者開落遲數日蓋在樹為日色所烘
風雨催折而在瓶者無此患也以是推之修養之人苟
能攝生有可延年之道不為妄耳 倪文節
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火大旺則金衰六月屬未土大旺
土旺則水衰古人于夏獨宿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
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内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發溫
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
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此時恣欲戕賊至春升之

陰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熱温之病此五個月一年之虚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為一月之虚風霧弌雷虹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愁怒驚悲醉飽勞倦謀慮動勤為一日之虚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一日之虚與俗所謂注夏病此四者之虚亦宜暫遠帷幕保全天和前五個月宜出居於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四時調攝箋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虚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志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也 養生類纂

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薛文清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 孫真人

百物之華吐不計時惟稻之華吐必在午此天地正氣所鍾故為生人之正味也人患疾病百物不食惟粥無害只不食稻穀便不好頻死凌滄都食進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吸米汁便可掺正味關人生死有如此者 賀文忠

養生之法莫如隨時常不使極則形神耐用流水悠悠戶樞時運若使流水旋激之則濁使童子晝夜撼戶而搖之不半歲樞可敝也過動之害等於過靜豈獨枯寂能朽人哉 陳敬亭保生帖

多病多壽謹故也是矣而未盡蓋惟謹則無大病凡人之夭皆非氣血盡也殉欲忘生於是有大病以壅遏之有一臟偏枯以遏竭之不然但除殤子外雖賦薄者亦必有幾十年其氣乃竭血液乃稿至於溫公不知疾革

孔明嘔血酸辛則天遣之不得為閒人故不以食色耗以政事耗若不當此位者則有何不得已而自伐其生

五穀氣輕氣輕故補亦輕然惟輕故和和故可長食藥物氣重氣重故補亦重然惟重則猛猛則服之須有時廉將軍老尚能一飯斗粟使飯人參黄精一升必脹二物至和猶猛於五穀多也而况他藥乎嫌穀補之輕貪藥補之重舍和而趨猛久則害矣故自古辟穀服食有損無益 穀藥可長與否乃氣性之故非因輕重也○俱陳敬亭保生帖

鄭子元有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曰真空寺有老

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公之疾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歡悲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翻四復猶豫不决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

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公此疾亦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勞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蘇雪亭雜言

病有十可却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欲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覔高朋勝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病有十不治縱恣惱淫不自珍重一也窮若羈囚無瀟

灑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三也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噪聒耳目盡成荊棘五也聽信師巫禱賽廣行殺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八也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九也以死為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十也　俱白香山養生話攝生止

析像字伯式其先為析侯因氏焉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通京氏易好黄老言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其金帛貲產施賑貧乏或謂像曰君三男兩女

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坐自殫竭乎像曰鬬子文有
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家殖財日久盈滿道家所忌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墻隙而高其崩必矣吾
以是薄其禍也知者服其超識 漢書謹慮起

孫登汲郡人字公和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
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無恚怒人或
投諸水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文帝聞之使阮籍往
觀與語竟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康將
別去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火生而有光

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
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葆其耀用才在乎識
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康卒遭
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恨不能用其
言也或言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託之默竟莫知
所終 晋書

李諤字士恢仕隋為侍御史見風俗日薄有公卿甫沒
而愛妾侍姬旋為人有者因上書言妾雖微賤親承衣
履渐衰三年豈容裁褫衰絰遽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
促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交契情
若弟兄而及其云亡杳同行路朝臨其死夕規其私方
便求娉以得為限誼既薄於朋友情可槩於君臣上覧
嘉之遂詔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 北史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
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
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
不如歸去卧林丘 讀書鏡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

闕再拜而遣之其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既薦
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言伯淳曰願侍郎
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余嘗謂人
臣薦士與薦醫同然醫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百姓今
薦者不復慎誤者不復悔至於悔而復薦益又罕矣此
非特為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為國之念不及古人
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
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

中腸悽慽波常淹移床獨就南窗坐畏冷思親愛日落
簃觀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詩此悲
夫洪皓熙寧中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
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
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
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養錢塘
吳愷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
烏道遙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
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

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愷始以丁憂還家
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嘶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
廬陟岵日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
楮之間而于武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稍絕入而
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
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
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
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故晚節果以傷

飾遂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
則謗毀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
與翼銷孰非名為的而招之射哉故曰名不如逃名逃
名不如無名　供讀書鏡
今士大夫居鄉讀書者少予每見中江莫先生未嘗不
譚論詩文動至彌日煦煦言笑無異寒儒乃唐荊川寄
公東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
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
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輳皆為有

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為說固已末矣況好
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
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
過如此況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攜書多非要
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
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
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
面晤時更有請耳夫以讀書如中江先生尚謂舟中所
攜書多非緊要前輩不肯輕易放過人如此　見聞錄

老子從閭常樅曰先生何以教諸弟子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嘻是已復張口以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齒存乎老子曰亡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樅曰嘻是已吾何以語子哉 古今名喻

初開口便似熱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呂叔簡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即生物不暢茂其合轃廻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人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積蓄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噫觀山水可以觀我矣 蘇文清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溟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莊子

凡人舉措先須畧思非有益于人則有益于已二者了無所益則勿為也 倪文節

不肖者為惡無論已即賢者為善亦須謹愼周詳蓋有有初而鮮終者不為也善有博虛名而無實際者不為也善有有益于已而益于人甚至有損于人者不為也善有當時行之似為美而後世傳之議其非者不為也如是推敲則天理純乎其純而善端不至于夾襍善行不為世俗之士所竊矣 徐嵋雲

人之奉承我誇譽我不可遽喜必反而思之我果有好

處猶退然讓之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吾方自愧之不暇而况偃然當之哉人之侮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察故爾我惟自責自脩日後自明彼當愧服若遽生忿心與人爭辯不已或詈罵繼之反起衅端戒之戒之 胡師蘇

或問張無垢曰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

當用意不如平心 尊生八牋
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見義何如隨而應之無往不中
若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不是 陳白沙
為不善之事幸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
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之處事心
以為可心以為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
以為不可心以為非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
神即禍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不可恃此以慢神
範身集畧 慎廿一
可用此以事人不可恃此以傲人孔子亦曰敬鬼神畏
大人況下此者哉彼行己不盡當理中有所歉動輒知
畏猶能避禍保身至於君子而偶罹於災禍者多由自
負以召致之也 俱素君箴
吾人處世措足皆危機而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危更
甚故易之履諄諄虎尾而坦坦之道乃在幽人措深矣
然惟恕以應物敬以持心庶乎可免此九四之愬愬所
以終吉而六三之武九五之夬同歸于厲且凶也 許少薇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

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
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 君箴
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
則可以改過 法語棠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
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小窗清紀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
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
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安得長者言
範身集畧 慎廿二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
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只寓諸
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安得長者言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
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筆勵
一失足時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合做的
工夫莫虛度了難得的日子 法語彙
王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
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

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
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
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筩之類非家人所有
直省官與沈氏議且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頻蹙曰吾
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
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龍川子

儀封王公廷相為總憲時張恭懿公瀚初釋褐一見即
器重公公感其識別於儕伍觀政滿謁王公於私第王
公即延入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與人躡新履自
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轉入貫城
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
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松窗夢語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閱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
所聞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
言誠可為泄露者之戒 昨非菴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烏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
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以之烹
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
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慘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
人弄壞即烏食一件所施無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
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眉公秘笈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
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
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
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
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
但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 昨非菴

侍郎葉公鏜述其同年兵科何石亭嘗言其鄉楊石齋
相公當國時一弟為京卿二弟為方面諸子布列在位
濟濟其子慎舉進士第一人皆賀之公顰蹙不自安人
問其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如方奏伎時則次第陳舉
至將闋則盡出傀儡於場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有限
今盡發泄如此人皆以為吾宗之慶吾憂方大耳未幾
公以議大禮不合去狀元謫戍遠方有貪事其者後以

詿誤抵罪人皆服老者之先見云又述其郡汪少宰閒
齋公語云人家富貴如牡丹今春既盛開矣後當培之
以為來春之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花之
常開乎因謂勢極盛滿不可無楊公之識持盈守成不
可無汪公之見也 讀書鏡
丁謂潭州飯僧疏補仲山之衮雖曲盡于寸心和傳說
之羹實難調于衆口又云念一家而散地思萬里以何
歸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淸閒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
真饒爲食之榮豈若孟羹之美末復云免致遺臭白日

便同鬼趣賜歸中夏黃泉亦感君恩其文辭悽惻皆懺
悔語也 筆勸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
延州堅持不可尹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
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過愼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
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擧兵全師陷沒亡者父兄妻
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
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昨非菴
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故善用
才智者如刃解牛當用則時而出之既用則斂而藏之
苟用之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幾希 龍川子
天之將明必倏晴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
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
有之倏晴者非所憂倏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
也凡事須退一步方可爲脩身齊家之要道 鶴林玉露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于是
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爲盡操舟之術遽
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膽落隕槳失柁然

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偉乎 古今名喻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
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亂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
其侄知之伯宗之敗其妾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
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
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儕知之
諸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于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
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鴻書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

以哉截相扶藉瘦節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嘆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昨非庵

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害人者毒于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也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俱林和靖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陸有園塵談

軟器一滿即傾常慮虧從益處伏謙卦六爻皆吉須知益自損中來 法語彙

閑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與其病後方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邵康節

當為天下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不可常之事常思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法語彙鍾處止

範身集畧垣部卷之六

人生打不破名利關不知名利關一座好園林也古詩云試將杖屨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風人生撇不斷是情欲悵不知情欲悵一筵好酒席也古詩云太白浮杯入酕醄碧桃洞口日啣西 法語彙丁捨起

人有恒言世事要識得破夫所謂世事者毀譽也貨色也居養也服從也遊俠也喜則溢美怒則溢惡此毀譽之世事也金穴銅臭女德蠱賊此貨色之世事也逸居禽獸宴安酖毒此居養之世事也軒冕桎梏受制家奴

此服從之世事也容悅妾婦睚眦鷹隼此遊俠之世事也此等陋劣惡狀誠如恒言一一識破則必知所自愛亦將必有所事事矣 賀文忠

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進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進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

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戚疾炎即詣見而師魯
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迺笑曰何希文猶
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
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
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
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迺揖希文復
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
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夢溪筆談

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者爲主
宰人在世間有閒忙有順逆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
明時時做主宰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
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境上此心一得來的樣子順
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是謂
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軀
殼非所論也　薛文清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
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　高忠憲

利西泰欲人常念死候此言頗可省悟即昔人善持後
之意也蓋慮終乃可以善始顧後乃所以持前魚之游
也以尾引海中路也鳥之飛也以尾導空中路也長年
三老之操舟也必坐船尾而以其舵翕張之所以善船
之前也人有生死二候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繞乎宇
內惟自置其心於此生之末乃能簡廸一生之事以振
善沮惡而善其前所謂有備無患者也　法語彙
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
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

情嗜慾好醜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精神
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
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
謂之天刑然真假猶毫辨之在早　龍溪文錄　了悟止
陶弘景性嗜山水而身役輕捷有濟勝具每臨澗谷必
坐臥其間盤桓不能已已嘗言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
華樂而無心欲往望高巖瞰大澤明知難止恒樂就之
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非
身有仙骨亦勢使之然也晚年惟聽吹笙尤愛松風庭

院皆植松間其響忻然為快或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
神仙 南史劉觀起
武儒衡元衡從弟論議勁正有風御元稹倚宦官知制誥
與儒衡同者儒衡厭薄之會食瓜蠅集瓜上儒衡揮扇
驅之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盡為失色 唐書
曹彬初總師以行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
時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
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
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
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
美以實對上亦大笑為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
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宋史
有僧住山或誤擾之僧乃掛草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
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
濶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
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
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
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挈家唯襆篋一擔每晨起則撤

範身 智器 組四

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㮇撐襆篋於廳事之前
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摶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余曩在太學嘗館於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
百貫耶余因竊嘆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鶴
林玉露
惟以退為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為安乃能死生一
致尹師魯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湧幢小品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於我何
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
事大率類此 安得長者言
趙韓王宅園謀盡倖於禁者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
甍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扃鑰為常歲時
惟所養擁春負鋤于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潤
州極為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
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脩不得賣不得
喜乎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
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

範身 智器 組五

無有益障市聲喧雜人不堪其憂余謂家本農桑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讀書鏡

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
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
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濫他日如何辨人彼不
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後入山果無名衲

慧覺禪師云飲食于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繞過
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
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血包身強作嬌嬈誑惑

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
自可省嬌態矣 俱讀書鏡

夫子說貧而樂貧那得有樂以其不知貧故樂也吾人
寓形宇宙百年泡幻名利空華饑不過一飽寒不過一
裘富與貧所爭幾何所貴者盡性踐形無孤造化生我
之意耳試觀安貧之人蓬戶桑樞布衣蔬食讀書明道
存順沒寧其胸懷直與天地同泰有何掛繫而不樂彼
富厚之人碌碌應酬蠅營朝夕居高享厚怖死戀生其
身心直無瞬息之寧又且慮盛滿之招尤慮子孫之敗
業有何閒適而得樂由此觀之貧果何苦于我而我不
樂哉 徐蝸雲

予往謁麻城毛鳳崖先生于山中留宿因問請曰先生
婆娑丘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其平居恒以禮義灌溉
此心以廉恥潤澤此身以勤儉訓飭子孫此外奚所事
哉 東谷贅言

人生而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
富貴而博一官一第與于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
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欲滿願則將相不足想為帝王

為神仙又想起元會大劫之外方為稱心少不如意憂
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
之事只得舍之若諸人以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
有千歲事無了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
不墮落也 法語彙

寒風淅瀝雨滴空堦雪霰敲窗孤燈清寂當此之際想
念行旅僻遠孤舟遠泊雞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
冗集萬無措辦無不驚魂凄惋截耳攢心而今者幸得
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勝理耳熱酒後茶沸鼎

閒即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人生真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俯仰泰然夢寐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

偶思貧賤人所以羨富貴人一籌者止為落得一味清閒耳若又馳逐貴勢之門乞哀權要之路日夜奔忙無有止息則連此一段清閒亦輸却矣 供法語彙

白香山逍遙詠云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 唐詩類苑

今人吃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王文成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叱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洪容齋隨筆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倪文節

妻兒不論賢不肖此當作寃家想使其不肖耶為害甚於寃矣何者寃可避而此不可避也使其賢耶或遇逆

境見其淪亡何痛如之是豈非寃乎凡人為一身計亦有限量唯為妻兒計則無窮已或因之而造業則又不論賢愚生死以彼之故造業不已彼享其利我受其報亦謂之寃可也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由丐乞而望吾輩彼以為天上人也而吾輩不自知其樂自此推之由吾輩以上之人亦猶吾也何樂之有惟

知道知足者無所往而不樂士人未發舉意謂發舉必
有樂已發舉又望及第未嘗樂也未及第意謂及第則
大樂也及第又望見任政官亦未嘗樂也推而上之雖
為宰執亦未嘗樂耳
有全樂而無苦者　逍遥無為一念不生　不能忘念
向善改惡　觀聖賢書日有所益　父母俱存閨門和
樂　親近師友講貫義理　隨力所及濟人利物　有
佳子弟向學奉親　良辰美景觀玩山水　身體康强
老而不衰　國家安寧時和歲豐　父母俱慶身登高

科　衣食粗足知足不貪　有苦樂相半者　飲酒可
樂而有中酒之苦　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　妻妾
可樂而有戕賊之苦　珍味可樂而有造業之苦　為
官可樂而有憂責之苦　營生可樂而有多慾之苦
有須臾之樂無窮之苦者　賭博　狎娼　弋獵　沉
酒　善佞諛近小人　籠養　戲鬪　好勝健訟　有
苦樂相因者　久病獲痊　失物復還　行人忽得
惡子改過　被禁得釋
世有三樂真樂也一曰人倫之樂二曰心地之樂三曰
講習之樂人倫之樂自父母兄弟外妻室欲其同甘苦
子孫欲其師教宗族欲其和睦女之適人者欲其得所
歸自人倫推之有一敗人意非樂也心地之樂豈止俯
仰無愧怍而已其道德必與聖賢合與天地並可也苟
未同乎聖賢天地不可已也講習之樂何止得英才而
教育凡學問德行之勝我者吾方且師之雖受人之敎
育亦樂矣此三者天下之真樂舍此而以外物為樂樂
未一二憂已八九世俗以為樂識者不貴也
或問何者最苦曰生不肖子最苦何者最樂曰有賢子

最樂夫寃業惡債苦猶可逃獨子弟不肖教之不從怒
之不改遣之無所日為不美事以惱尊長懷抱是謂至
苦若得賢子其樂亦非他樂可比也
東坡云無事静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萆恨無好湯使嚥
不下耳所謂好湯使者無他知足安分妄念不起是已
若不知足安分妄念紛然無事静坐其病反甚耳
閒居冷落門無賓饋乃可省緣或者嘆閒居之冷落至
於無聊人之所見何相去之遠哉
頃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未免關心又恐

擾鄰園鷲兒童羽翮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
此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斷緣若斷與人交際之緣簡事者簡自已奉養之事外
斷緣內簡事其於學道也易矣
人之所好各有所偏苟遂所好則足矣其所不好者亦
何必有焉
樂天平生無一不可人意者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
而有用為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屈挫于牛李
二黨取其長棄其短雖與之從游而不為所污亦不深

為所害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勝景之樂而又深明物
理洞究性原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為不貴是
真可慕可師者也然第不免有聲色之好平生事事皆
如意時以無子為苦以此知佛謂此土為閼陷世界真
不妄也
儒者主論往往矯激多失之偏獨盤谷序論窮達二致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可謂平正不
偏矣士大夫達則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窮則起居
無時唯適之安何往而不可獨不可為趑趄囁嚅之狀

俟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途耳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
理具矣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深悟此理得而
不喜失而不戚昧者惟志于得得則大喜失則大戚悲
喜相尋為物所使不亦大惑乎試以小事喻之今有舉
子方其未應舉也初未嘗有薦名忽焉發薦喜不自勝
及就省闈而遭黜落則向來之喜轉為大戚殊不思向
未發薦與今遭黜時一也半歲之間一喜一戚彼其儕
類之未嘗發薦未嘗到省者初未嘗有喜戚也戚自喜

生不喜何戚人能于得之時知其必有失于失之時思
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慚愧者矣余嘗入
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
正味人食多以五味襍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喫食則
本自甘美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
夫之勞苦若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法極為
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羮蔬
亦自可了處貧之道

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競是不知逸也天命我逸而我自勞以取困辱豈非逆天乎

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過米一升終年所衣不過一兩疋若酒食襍費歳計不過百千此切身誠不可闕其餘盡為他人若時〻以此提醒庶幾不為他人造業自已受報也

尋思百計不如閒未老得閒方是閒偷得浮生半日閒皆昔人欲閒而不能羨閒而未遂者閒豈易得哉然古

人制字閒遠與防閑之字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閒雖不至如小人之無所不為然亦多恣意于聲色酒杯者是以貴於以禮防閑也

凡樂事多端飲酒過多來日病酒無聊矣色欲過度來日精神蕭索矣飲食過度須史腸胃受傷矣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惟溪山有利而無害惟玩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惟端坐靜默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喜生憂憂生喜若循環然假如原未有得忽得之斯喜矣既得復失斯憂矣已失復得又喜矣達者得之知後必失之失之如本來之無有此所以無憂無喜也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史幹人子孫應科舉而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葷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女為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為新婦反不識好惡

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可貴富而儉約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貴衣食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絶欲未可貴血氣未衰而能絶欲斯可貴矣

文人才子類多不達猶女有美色類多漂泊豈與角去者物不兩全故耶非惟天理如斯而其人倒不自愛重其達者或失之詭佞甚至於喪節其窮者或失之慫慂甚至於狂放所謂失之詭佞者如班固馬融之附竇梁是也甚至於喪節如阮籍范雲之為勸進表是也所謂失之慫慂者若屈原之離騷楊惲之種豆詩是也甚至於狂放若范曄謝靈運輩是也是故女有美色必持之以德士有文才亦必持之以德彼無其德而徒有文才得免世禍幸矣況復望其達乎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
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日此漏刻夜聽更點然後知光陰迅速也是以君子競
辰佛經云念念遷改亦欲人警惕而知競辰之意與
貴而諂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無
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足為
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或問佛
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淫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

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
常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國典宋朝比漢唐極寬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所以
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贏得做君子何者古之
為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赤族小者殺身而勇於為義
者猶不懼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越嶺海耳至于近世
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廢閑不用耳而猶月有本
身料錢然則何憚而不為君子也故曰贏得做也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子既
脩其身將為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為求利祿而享富
貴及其退而窮處但于己之利祿有損而于濟時之用
自若也何者世方汨于聲利廉耻之風日喪而有一君
子焉道不苟合于以勵天下廉耻之風是豈不謂之濟
時乎故曰退亦濟時也
年老名利之心漸消思中年時馳逐殆類大人之觀兒
戲坐客之觀優人況于中有所得以道眼觀俗態乎
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人
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孔子高曰大姦之人以泣示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吾
鄉有小姦每以泣示信嘗怪其安得十副急淚讀孔叢
子於是知賢者之言不誣
物類之惡者莫若蛇虺人類之惡者莫若屠儈蛇虺之
肆毒為人犯之人不犯未嘗無故噬人屠儈之為惡為
謀利故苟不為利必將改業今有人無故而謀陷害人
于己又未嘗利何若為此是誠蛇虺屠儈之不若也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之謬也當
起得師心曰其為人如此可鑒也當起定心不憤不怨

不爲惡境所動也
江湖浩渺魚樂無涯一貪香餌遂墮鈎中回視江湖欲
反不可悔何及矣
終日端坐畧無勞事未饑而飯未寒而得衣飲酒食
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
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罪
乎常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謗者曰簡傲曰
深中任彼自謗吾則知而故犯也

小人衣食不給至於朝不謀夕然猶自笑歌不輟士大
夫小有不如意便至憂愁無聊若不可活如使處小人
衣食不足境界又當如何也故曰不如小人也 倪文節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
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
銀注玉同一醉也由是推之布韈寒驢與金鞍駿馬同
一遊也松牀莞簟與玉枕繡衾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
狐貉貂裘同一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
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尊生八箋

多味八珍一飽外無加馬美錦千襲六尺軀不能勝也
廣廈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姬列屋分房終歲
不能過過且病瘵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一丘金珠玳
瑁不盡可爲含也吾常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筯飽
煖而嬉從貴介食鮮聽琵歸則腹膨膨終夜不寧夫有
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豪奢之極也客退而
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幕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
銅臭何爲哉嘗見將相大臣家累萬而惜一錢經營以
遺子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雪矣如世世賢而

師吾儉子傳孫孫傳曾玄此田廬金帛將竟屬誰氏哉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
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視後數十年又過
之則蔓草瓦礫日冷風凄放牛牧豕之場皆疇昔歌舞
地也方其盛時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隴隴纍纍王侯
耶厮養耶英雄耶騃子耶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名射
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一朝長寢萬慮俱
寐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
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膨脝

濫苦不如青蔬白飯棘有餘味妖姬孌童極妍盡態始
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擁書久而益遠 供鴻苞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倜然謂子孫
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
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群雄遂定海内身為漢相日夜
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
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庸太宗殺建成元吉
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温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

可為哉 洪容齋隨筆
權在手時弄風雨推山岳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熖愈易
滅饒君頤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
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氣祇增来業耳故曰得好休
時便好休 鴻苞
大艑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实尘嘯歌千里一
息至快也俄焉風雲四合電雷怒布舟師無人色相與
顛頓號呼以祈免於蛟龍之吻回顧岸傍漁艇方且依
徊葦柳之間濁酒自勞醉卧艙底看婦結網稚子吹短

笛亦自適也世途何莫不然可以一悟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臂蒼鷹出上
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 供昨非菴
東坡醉書俚語有可採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
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佚忍癢
真有道之士
時可以稱老而猶苦筋骨以周旋勢可以就閒而喜混
風塵以出沒此古今人之大愚 供法語彙
慾海無邊塡七尺于鑪滛何不舉頭看落日塵心難掃

耗五官於營筭豈知過眼即浮雲
世短意恒多爭知百歲不百歲地偏心自遠得飲數杯
還數杯 供然尚然
袞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旰榮而
宵寐狗馬音樂不能攜之以入櫬故雖有敵國之富目
暖而心灰 法語彙
處身畝畒之中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一室自安容膝具
眼乾坤之内日明於晝月明於夜百年儘谿靈襟 黙與尚
別業是勝事稍營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貪癡亦商

貫杯酒是樂事稍扐擎亦苦海花木是清事稍拮据亦
業障 昨非菴
造化勞我生廊廟江湖皆有事子孫師吾儉榮華廢棄
不關心 樊尚默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恵澤
要流得遠使人有不盡之思 昨非菴靜観止
沈慶之宅在清明門外甚宏麗乃别築園婁湖一夜盡
携其子孫戚屬徙居焉而以其宅還官廣開田園之業
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矣僮奴千許妓妾數十優

游其間歡愉極意每朝會從騎不過三五郊行或盡屏
從人遇者不知為三公也廢帝嘗賜以三望車慶之曰
吾居恒出遊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乘此
車將安之固謝去 南史樂天起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
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
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
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
火發月入詩腸氷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
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歳
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
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鶴林玉露
楊升菴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
宋儒云禅家有為絶欲之説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
有為忘情之説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欲養
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
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戯語亦有理也 讀書鏡
韓持國遇顔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凉乎曰凉野人無

餘蓐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
袒肩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揺則從東西揺則從西語未
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昨非菴
文人好動不但興作事業即起居語默亦不自由王荆
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
至山中或之西菴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遍遊野人家
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説時用
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
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黄州

不衣芒屩出入阡陌多射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樂每歎
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來與武入傍郡界經宿不
返晚眺嶺外無一日不遊山出守錢塘書室壁間多張
古名畫一日見鍾隱雪雁愛甚欲為題字而掛適高不
能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墮地大笑二公皆絕代慧
學不知坐破多少蒲團從槁木死灰中得来而一動不
靜乃爾耶 筆勤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黄文節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牕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

範身 集累 坦廿四

彝酒漿荈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
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
飫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
幅巾杖屨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與水月空清鐵笛一
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巖栖幽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
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
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
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蘓

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于長林豐
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
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小大作數十字展
所藏法帖筆蹟画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
一兩段再煮苦茗一杯出步溪邉邂逅園翁溪友問桑
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
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
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鶴林玉露
朱新仲常云人生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兒童父母膝

範身 集累 坦廿五

下視寒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
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必勝名曰身計
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
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
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
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衘山倏爾就木內
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
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
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容齋隨筆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倪文節

人生斯世苦樂二境而已莫不欲避苦趨樂而有不能遂其意者制於命也苟制於命則無奈何而有可以自樂享之而不自知與夫初無所苦而妄自生苦又有作顛倒見反以苦為樂妄生羨慕之心而以不得為苦者是自取之非命所制也非愚而何世間最苦者饑寒切身一也身抱疾痛二也骨肉死喪三也子弟不肖四也

今皆無一有焉其可樂者衣食粗給一也身徤無疾二也骨肉團圓三也子弟循理四也今皆盡兼之矣而又一日有適意之樂觀釋氏書于朝觀儒書于午其精理玩味而無窮一也明窓净几精筆妙墨摸學法書二也徐步小園賞玩花竹三也登城觀山延賞風月四也教子弟讀書稍有長進則為之喜五也與益友談理六也與親故情話七也不任憂責早眠晏起八也觀放生九也觀稼十也泛舟十一也奕棋十二也聽琴十三也觀鶴十四也靜坐焚香十五也是十有五樂者日日享之而不自知者也至於為未來事預憂為子孫計預憂為不可着力事閒憂此三憂者是顛倒見非所當憂而自取之者也若乃慕官職之高而不知有履危機之憂慕聲色之樂而不知有伐性命之憂慕妄求之樂而不知有造罪業之憂此三憂者亦顛倒見以苦為樂而徒羨之也書之坐隅以自幸且以自警

人生斯世特有幸耳非有能否也得幸多者為福人人皆幸之而已不知自幸又欲無厭可乎僕雖拙踈細數僥倖凡數十條書以自警生於中華一幸也生為男子

二幸也粗有知識三幸也生於士大夫家四幸也自幼業儒五幸也遇明主六幸也弱冠登第無場屋之苦七幸也免於就館八幸也龍飛乙科免求聞陞文字九幸也便為職官免簿尉塵勞十幸也濫中科目十一幸也一任職官即入朝十二幸也改官不用舉主十三幸也免作邑十四幸也不外補而躋禁從十五幸也十年館學兼掌兩制入侍經筵十六幸也衣章之寵十七幸也贈親封妻逐郊蔭子十八幸也安享祠禄十九幸也粗有田宅免饑寒之迫家事付之妻與子無所關預二十

幸也粗有園館二十一幸也年踰古稀二十二幸也骨肉團圓二十三幸也夫妻偕老二十四幸也退居田野親識滿前無羈旅之愁二十五幸也閨門和睦子弟可教二十六幸也出有舟車役有奴僕二十七幸也圖史左右觴詠隨意二十八幸也身名不辱二十九幸也強健無疾三十幸也是三十端有一不備則敗人意倖如此復何求乎

碧潭飛泉一也蘚石崔嵬二也野香古梅三也雲泉乳竇四也長林高松五也慶賜跳珠六也精嚴翠城七也

雪堂脩篁八也小翠山義有九也翠微清超十也此庵中之絶也寶明杉徑一也潭頭泉石二也常焰竹軒三也常焰脩徑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園六也常焰翠峯七也此庵外近在咫尺七絶也凡此七絶他人得其一已為奇勝今予兼而有之至于小舟溪行之景山翁百變之聲雲烟出沒之態又不論也日享清樂可謂偏厭自非造物付與何以得之此予所以深自慶幸而樂于居山者也

静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第五

天地之樂一也詩書之樂二也師友之樂三也閨門和睦之樂四也風月山川園圃之樂五也子弟脩業之樂六也而聲色之樂不與焉聲色之樂自惑者觀之則為樂不知乃苦根耳得之既未易就使得之亦有悔焉人方沉迷其中以為樂識者觀之真可憐憫何足羨也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天下之物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不用一錢買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就使良景頻遇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障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誠未易得既不用一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為樂是自生障碍耳

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

熱坐轎殆如蒸焙客位偪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于造請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體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於傷暑者多矣閒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便可藤床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亥恚大涼扶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盞取醉而適其為樂殆未可

範身 自修 坦三十

一二數也故曰閒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芡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不敢多雖有蓮芡瓜藕亦非新鮮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俱佗文節

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閒身爽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瀹茗焚香魚魚雅雅會不必約儐不必文詩不必工弈不必勝凡事只求日

減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震旦淨土塵世丹丘 祝石林

以書史為園林以歌咏為鼓吹以理義為膏粱以著述為文繡以誦讀為菑畬以記問為居積以前言往行為師友以忠信篤敬為脩持以作善降祥為因果以樂天知命為西方 陸文定樹聲燕居日課

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能已於攀緣皆視見在所居者如嚼蠟而不能居也視未來若饑渴之於飲食而

範身 立品 坦三一

不能捨也各隨其相隣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眉其目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令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計大算計大者心中勞苦亦大鋪日營營如欠人千萬貫錢鈔不得償如肩荷千萬觔重擔不得休其得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為驚詫其失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為笑辱所以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既圖其身又憂

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裡痴人三飡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為享福人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風蛾手忙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死時忽展轉以面向壁乾笑曰一塲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死人皆謂此翁決定心安問之則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九年在何處止與二三十夭者等是一樣苦楚故知但屬於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也 袁小脩心律

世間窮通壽夭皆有定數其求之而得命也求之而不

得亦命也捴以三世之理我或享之於多生而嗇之於一生彼或嗇之於多生而享之於一生皆未可知也計一世之事則或先咷而後笑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平而悠長倚伏轉展皆未可知不宜得之便揚揚失之便怏怏也

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使取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至數百年猶謂虛幻光景差長久耳一轉盼間二三十年已歸黃土古人云得意濃時又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以中科乙榜論其享富貴壽考者亦復無幾至于盛年失官有官無年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子瞻云譬如國手棋子前面得失勿論只看後手畧多幾著便是勝局吾親見甲第受享有不如孝廉歲貢者眼前榮辱那可便定得之者何必揚眉吐氣失之者何必垂首喪氣也

我平生於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息命與願違甚為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於劍鋩寄火况必無此福緣而望

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閣凌雲食客盈門粉黛擁衛朝歌暮舞讌月吟花縱以為快亦必生來有此乃可遂耳措大蹉跎一往已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秩守清貧借貸不遑為有司稍或齎澗已掛彈章宦海風波未必即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氷蘗垂槖乃能保守所積之祿有幾何即至三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已皤然一老翁矣色力已疲精神已衰閻羅老子不時召請即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古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若能行樂即今

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為粉
黛閒得一刻即為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為樂耶邵堯
夫讚：酒：便是第一等享福人百富鄭公不能及也
夫自為行樂計且不可況為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
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為
子孫計是為草木憂雨露也吾親見邑中為子孫計者
焦心蒿目貽以田宅身死未寒已屬他人寒門素士無
藉而起子孫之賢不肖不在資財明矣 俱心付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

宮殿初長日風煖林園未謝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
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況復人間久太平又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著衣冠為士子
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
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擊壤集一編怡神
悅目時可吟玩公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飲不過多不
喜大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
歌所寢之室名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
詩曰墻高於肩室大如斗布被煖餘藜藿飽後氣吐胸

中充塞宇宙閒人說人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詩曰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晚教二子以
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蹈儒行其
詩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
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偶
七十康強不為不壽老境從容孰有如康節者乎 彝生八賤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
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瞻窄古今興廢言不徹金谷繁
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

邊蘆花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絶時來頑
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
知滋味別麤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弇州山人眈
慈慈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游衍太平初試杖
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户來
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予今年六十萬念
俱灰但醉吟无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
石田詩眉公秘笈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

更有炎涼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尊倒朝裏官多做不盡
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早
請君簡點眼前人一年我度埋芳草草裏高低多少墳
可憐一半無人掃 唐六如歌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
婆婆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衣不似他戴笠披蓑安
閒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騾更有徒行箇日月疾如梭
天地旋如磨也非故意相催促○覆轍翻舟那箇曾四

若大劍長才那箇曾丢手無數世間愁憑著人承受拜
將封侯是英雄鈞鈞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杻休題能向
死前休更籌千年後步步使機謀也要天公湊行年五
十曾恭透○皂帽絲縧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
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着翠蓁翎毛為誰頭上好
豕養肪膏為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多經到
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畫棟雕
梁椎妝紙半張綠髩紅妝消除沮幾行此事本尋常謾
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

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歡狀旁人費忖量兀自生
惆悵不知列定傳奇上○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趨舞
秦謳是歡喜寬譬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蹙眉頭
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強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
空落得多僥倖青山暗裏遊玄圪空中守羲皇一夢君
知否○麋鹿山邊終日防弦箭鷃鵲叢前終歲愁猫犬
身在長途間頃刻憂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仇恨緣淚泪
流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
一寸間蹙起氷和炭任教世事如電閃○鐵鎖重關財

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運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
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戴蓮冠南華合眼看人
間苦海黑浸浸送盡聰明漢饑來粥與鐘睡要床和簟
此外不須多繾綣○百鬼黃蓋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
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嘗
脫死期巧似蜘蛛何嘗不忍饑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
猶惧悻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等時辰至○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
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

被他人貪常言作善可消災怕沒福難招難斷境且閒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 王文肅詞

僧晦庵有詞云擾擾浮生待足何時足據現在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碌誰不願黃金屋誰不願千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閒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又何須採藥蓬萊但寡慾 鶴林玉露

老來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蒲葦簷雪飛時軟布茵也能康濟自家身 邵康節

範身集畧下目録

錫山秦坊表行輯
同邑陳卿茂本符參 鏞大音
黃家舒漢臣參 鍈小匡參訂

侄年錫中光較閱

範身集畧耕部卷之七

孫和為太子時蔡穎在東宮嗜博奕和以為無益命韋曜論之曜為著論云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脩賓客拒而不接至或賭及衣物廉恥之意徹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畧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傳也以變詐為能則非忠信之矩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人之意也又云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

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敵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貨貨是有陶朱之富也用之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論出世頌傳誦之 吳志 斷微起

傅咸有言酒色殺人此甚於作直人坐酒色死不悔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止欲以苟且為明哲耳 晉書

兗王假山成請官僚觀之姚坦熱視曰此血山耳聞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鶴林玉露

虞愿為晉安太守宋明帝嘗廢故宅起湘公寺為莊嚴刹十層層高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時巢尚之方罷郡還帝謂曰卿至湘公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乃進曰陛下起此皆百姓賣兒貼婦致之佛若有靈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令曳下殿愿徐去時尚書袁粲為之動容 南史

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恐非勸農之義

義季止馬曰此賢者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國人皆享王賜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王弘字休元晉丞相導曾孫也為宋佐命自初領選及當朝凡榮爵加人必呵責而譴辱之若霽色相接語笑推忻則事必不諧矣人問故答曰既加之王爵而吾復稱勞便是與主分功若既無以為惠而又不徹借詞色是府怨之道亦鄙薄所不任也

陸慧曉持躬清肅待僚佐以下必恭嘗言我性惡人無

禮不容不以礼處人居恒未嘗卿士大夫或問故悲曉
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貴賤於懷
抱以故終身但呼人位號歷輔五政俱任已獨行未嘗
與曹郎令史語帝遣人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
懸曉答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諸都令史為吏郎也若謂
臣不堪者使當拂衣引退帝甚悼之 俱南史
武問於范縝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有何利
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
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

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
圭撮涉貧交恡情動於顏色千鍾委富僧歡意暢於容
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又荒昧之徒
懼以阿鼻之苦忻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
豆列缾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行
間吏空官府粟罄惰遊貨殫泥木若陶甄稟於自然森
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夫天然各安其性
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論出朝野諠
然 梁書

李惠魏思皇后父也為雍州刺史歷事有燕爭巢鬪且
累日惠令掩捕獲之問左右能斷其曲直不並辭惠乃
自以弱竹彈兩燕已釋之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
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寧忍痛無捨彼去者本圖偉福反
以實鵠理無固心耳羣吏服其深察 北史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張允為駁赦論以獻略云假有
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所
以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
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為惡也且

天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為惡
也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五代史
司馬光為政一切求反於王安石畢仲游與之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
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夫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
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
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
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
一掃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

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
不可去也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
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
復置蠲者可復斂而去者可復存然則不足之情可不
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財計以諸路所積錢粟
悉歸地官明示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而數年之間又
將十倍於今日令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
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向者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
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

欲抹前日之辭而左右侍從職司為安石之徒者且十
七八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累百之中僅存其
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強為之新法雖
廢將復舉況未廢乎以此抹前日之轍如人久病少間
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宋史

陳亮初上書語多奇壯雖寘載其畧云錢塘一隙之地
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
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歳耗於一歳禽獸魚鼈草木
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
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十萬
數乃文墨小異者已足稱雄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
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
向爭中原臣故知其難也又云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
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讐而方且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
性命今世之才臣自謂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
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且揚

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他語多類此

錢棠謂與王安石忤既就舍是時賓客賞激之與詆以
鑴者叅半譏笑曰古來好利者多頗義者寡故天下萬
事皆由人而不得自由苟為利而由人則盜亦可為也
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耳吾又
何械焉自是遂與安石絶終身為外官 俱宋史

章宗璟嘗謂輔臣曰世間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
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為滅裂平章守貞對曰儒者不
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也上曰不然僧道借

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宏侈赴人施財以自肥若儒者
志在道術亦何妨於淡素 金史

元李术魯翀在翰林嘗進講羅上問曰三教何者為優
魯翀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爾則
儒為賤耶魯翀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
一日闕 筆勸

東谷云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
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
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不知其幾其閒樂恬
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殞者有矣
又有築舍逕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
于時求進之牘囊篋盈溢惴惴乎手牧支薄書介介于
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
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
夫守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
事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
友朝叅暮叩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閒不
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術人夫
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以滌俗
情當極閒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剪惰習 讀書續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
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
有獻三足烏者左右或言一足偽后笑曰但史冊書安
用察其偽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
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
脩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文字
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不可深
論

碩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
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
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為善
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
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 富丞相一日于濟寺
齋度一僧劉貢夫欲聞知笑曰彥國壞了我倆人才度
得一人聞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其人
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於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余

以為舉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言見舉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楊用修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予曰予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俱譜書鏡

孫鼎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薦歷松江教授楊文定公溥薦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庚午時上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生從有司當簪花燕餞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陪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諸門人皆以為得體 見聞錄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子侄不兩全棄子抱侄猶曰念兄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攜去乎又再縛之而去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辨也 湧幢小品

射禮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敗亡之恥莫甚焉不入固宜為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為者也然則宜為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為先既為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為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馮又云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為利幾於夷虜禽獸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或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為據

自來士大夫中有居鄉貪暴而居官反錚錚自勵者蓋立名進取之心勝所欲有甚於此故也亦有居官貪暴而居鄉又循循相安者蓋保家遠禍之心勝所惡有甚于此故也二種人甚多然不猶愈于出處作惡為世間一大蠹者乎

義田本是好事宜與徐文靖行之至請于 朝垂永久

而其後不免於爭兄裒澤長語常熟嚴文靖亦有此舉
爭又如之其子中翰治計戶以田償債之乃得息世間
事皆如此為善者實難予少年時慨然慕立義舉令老廢
不能幹尺寸要之幹亦終歸畫餅口實而已 品俱湯憶小
親許敬宗等傳皆是才能知數過人者又有大福皆享
高官長年君子所不及可惜者不為君子耳彼才能知
數無一有賊分又蕩縱作小人亦未必達 王 為小人也
已 倪文節
人方居權勢時請謁必恭書問必謹皆謬敬其所居之

官非敬其人也一旦退閑又移其所謂謬敬者他之矣
苟識此理則凡施謬敬於當權之時不足為勞而世多
以請謁之恭書問之謹為歸依於我是墮謬敬術中而
不悟者也
早達如意者責人必不恕齟齬多奇者必恕蓋早達如
意者但見每事可以力取其責人曰我如是而成汝如
是而敗者必有不至也殊不知其成者偶然耳非其果
能也至夫齟齬多奇之人信天命之不可以人事奪故
其見人之有違非意者必能以己體之曰彼之不偶命

也非其力之不能也
好事難做為每事有利害存焉受利者未必言小受害
者必形於言又有忌其成功者有疑其營利者有惡其
恭己利者又有小害在初而大利在後無識者止見其
初又從而交謗之所以好事難做也若欲做好事須先
知不卹謗議然後可為若畏首畏尾必欲無纖毫遺議
無一事可為矣
世之貪吏或不至攖憲網者蓋其人實有才具可駕馭
官吏可蔽匿蹤跡又善承迎上官結托權貴應付過客

故不至敗露若無其才具而徒學其貪此必敗之道也
金蠶之法聚百毒於一器使更相啖其最後一物曰金
蠶貴人亦然二十年前同時行輩或死亡或罷斥或外
補其留中而為貴人者一二而已
論君子小人莫不欲趨利而避害君子者智識固高於
小人若使君子不知利害是不智也又非病風喪心何
若捨利趨害哉小人者亦非不知趨利而避害君子所
謂利小人以為害君子所謂害小人以為利背馳如此
何哉君子計遠不計近計大不計小小人計近小忘遠

大自謂得而反失自謂巧而政愚嗚呼此其所以為君子小人歟試條言之○其一曰君子以正而得小人以邪亦得是賢否混淆之時得一也邪不如正君子固勝矣其二曰君子以正而失小人以邪而得中人之計曰正固難行不如隨時鄧綰常云笑任人笑好官須還我君子之言曰吾所見如此利害聽之當得而失過不在我雖失之以為獲遂素志也其三曰得失雖係乎時而又有命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不失其四曰君子遭時而失固其所也小人患失無所不至而求

範身 辨十三

備之人患然難測縱委曲苟合終不能無纖芥忤逆隙生意外其禍必重其五曰君子自有濟時之才傳行後世之學雖不得志于今安知不得志于後雖不見知一時安知不垂名千載小人曰吾捨斯時無奮身階矣非不明知冒昧可羞汙辱可恥棄目前何是以君子隱之於心未嘗不自得雖是小人良心未泯靜而思之亦必知愧其六曰君子恐累其親曰與其無道而得縱封及庭闈澤及泉壤識者嗤點未足為榮小人只知朱紫可貴不知汙門玷戶親若有識必有所不樂又何榮哉其

七曰君子豈無愛念子孫之心欲傳及無窮甚于小人也其訓教子孫曰貨延不足道金多不可恃必使後世謂汝為賢者子孫可也小人只計奏得恩澤幾人田宅可及幾世殊不知貪冒得罪後世見其子孫目之曰是姦邪裔嗣雖其子孫亦不敢自認其先世者有矣其八曰枉道干進若執權者止是欲其屈意相下在寒士猶可勉強若乃非賄不行徒手無益寒士方且仰祿代耕貨王何所從得故當官不免移易簿書以竊官錢賣舉鬻獄以取私賂萬一敗露身坐重累而受吾苞苴者未

範身 辨十四

必救援當是之時悔嗟何及其九曰武者曰吾非竊官錢非受賦賄幸自有家貲以此市進未為甚害小錢不往大錢不來不思既自有家貲儘可足用何苦先輸見有以說來來不可必之利乎人情不遠今雖出私財後必取償于官矣或有已輸貲于前久而未効欲不復輸則前功供廢勉強又輸則無厭難塞命或不偶終久失望陰自悔恨難與人言其不悒怏為病者幾希其十曰佛氏因果之說理不可移君子直道而行死必無累小人生前縱得利既是枉道利多罪亦多果有陰府可

惟哉其十一曰爵祿得失之榮辱不及清議是非之榮辱君子雖失榮名歸之小人雖得惡名歸之君子愈失愈榮小人愈得愈辱其十二曰物理循環否泰不常今日之得安知不旋踵而失小人一跌不振何可勝數君子譬之良農力耕而遇水旱信不幸矣明歲有年不終窮也小人譬之博徒但計其勝不計其敗又譬之盜賊如不敗露利莫厚焉如敗露何如罿網何

君子小人更相是非考其行實然後可知信君子兮循矩蹈規譬之良玉豈無小疵瑕不掩瑜為璋為珪彼小人者言爕貌枙不惟欺世又以自欺作僞心勞終必敗隳二者之辨較然不疑

小人計利害君子則又甚焉第小人計近不計遠計小不計大耳君子欲為子孫百年之計小人止計目下君子計天下生靈小人止計一身君子計死後小人計生前而小人所謂目下一身生前亦不可保此之謂愚也

昔人云一日觀朝報三年損道心至今以為譏士大夫窮居退處黜陟不知固善縱觀報何至使損道心余謂觀其升沉進退以究物理自可長道心耳

要做好人非惟藉師友之助在家須有賢母賢妻賢子乃能成劉器之初除臺諫告母曰恭若為臺諫必擊巨奸如此必遷謫及今辭之可免禍母曰不然我見汝父欲為臺諫不得謂可以行志耳如有意外我能隨汝器之遂不辭果以論事貶母隨以往絕無憂色此賢母之助也王霸與令狐子伯為友王霸隱子伯為楚相令其子奉書訪之容服甚光舉措自適而霸子自田所歸蓬髮歷齒沮怍不能仰視霸日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其妻辭之曰子伯之達孰與君之高此賢妻之助也

宋了翁欲擊蔡京是歲郊當奏薦了翁命其子正彙書彈京章語之曰若不上此章今郊汝可得官若上此章汝必不得其子正彙欣然書之果得罪而澤不及子此則賢子之助也今人為不善未必其心敢決為之徃徃妻子推托於其後又母子之間尤更難處故曰好人非一人能為必其家有上下之助也

偏黨反側皆非中道君子則失之偏小人則溺於黨偏者用意過當耳黨則全是私意也至於側則偏之甚反則黨之甚側猶可言反則顛倒是非使賢否易位以亂

為治不可為矣既曰無偏無黨矣又曰無黨無偏何也
君子先無偏小人乃無黨小人之無黨由君子之無偏
故凡小人之為害君子必當自反蓋君子先有不是有
以致之也
被謗而恚遭誣而辯人之常情也然徒自恚爾不以恚
而免謗徒自辯爾不以辯而息誣故釋氏貴于忍辱
謗之為言傍也其毀人也必有所緣或因小以為大或
轉是而為非誣之為言無也其毀人也鑿空架虛以無
為有是故賢者遭謗猶可自反曰彼之能為此謗也非

無因也至於遭誣直是横逆無可追咎任之而已
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于事了無
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斜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鸂鶒一對籠養甚馴閑其久閑縱之池間乍得清波遊
泳撲漉甚適野性自是遂不可得而復取無幾何為野
狸所食向使只在籠間雖困拘縶未必為物傷然則所
謂愛之適以害之耶因又推世之無拘簡而縱意自適
者雖快意一時未必不有禍也
凡事寬作程極有意味且如讀書工夫計工以兩日看

者作五日看則玩味有餘矣出入登塗計程以十日行
者作半月行則不至勞苦冒險矣
不足者求於人有餘者為人所求求於人為乞憐之狀
固難為顏為人所求而無以應之亦難為解求於人而
弗得未免有怨為人所求而無以與之衆怨萃焉故莫
若處中既不志於求人又不為人所求既免怨於人又
免為人所怨非處中孰能之所謂處中者何也衣食粗
給不當權位者是已至此地者可謂世間幸人
凡事預防則盍追咎果何盍人不預防而多追咎是顛

倒之非惟自已為然告諫人者尤不可不知此理
天下有正理正理其常非正理者其變也勤儉以興家
正理也世固有不勤不儉而家亦興者變也仁德而享
年正理也世固有窮凶極惡而眉壽者變也寡欲而康
强正理也世固有留意聲色而無疾者變也博學能文
而登科正理也世固有文學未成而偶得名第者變也
訓教子弟而成立正理也世固有不深訓教而子弟自
成者變也君子循其常故無悔小人指其變者而信之
此所以常行險以僥幸也要之常者十居八九變者特

其一二以一二之變而不信其常亦惑矣
虎人望而畏之者豈特以爪牙之利哉謂其深居簡出
也若使日日在外人且狎而玩之矣
臨安有世賣剪子者曰青州劉家他剪子舖隨時遂利
每柄不過一二百錢可得惟青州劉執價必五百不減
然其打製精利用之可過常剪數柄彼其價高非妄增
也蓋其鐵既精好工價數倍若稍減價則不復能如此
人用其剪者信之買以五百未嘗少吝執價守業可嘉
一也久而使人信之可嘉二也好物價高賤者不堪久

用其理可驗三也事有可以類推者故誌之
古謂老者爲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蚕不老不成絲穀不
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
久至老而愈仁爲家業者老而後可以蓄積在仕塗者
老而後可以建豎今年猶未老甫在中年而猷淹滯可
乎○古者七十而致事謝國事也七十曰老而傳傳家
事也國事既謝家事既傳則無事可也惟脩身治性一
事老當愈篤既無家事國事以分其心則當一意於脩
身治性古之好學者死而後已未嘗以老而息老而織

也
人生六七十年間始終富足者無幾始終貧賤者固多
其在中等之人或先富而後貧或先貧而後富或先後
富而中貧或先後貧而中富大抵自貧而富漸入佳境
自富而貧無非惡况與其晚年而流落不如早年之艱
若然則後生小子少居貧賤未必不爲福先貧後富勝
於始終享福之人蓋以先貧故知富之有味若其終始
享富自以爲當然雖處富而不知富之爲樂也
世間遇如意事其樂不過三日至不如意事未至亦憂

已至亦憂過去亦憂故憂樂雖曰相對要之樂少憂多
耳
或問何者最苦多事最苦何者最樂靜坐最樂又問何
者最苦禁色最苦何者最樂悅義理最樂
族弟試見黜不憂或問何以不憂對曰今年雖黜明年
尚有試期留取其就明年試若今年憂而死明年無其
試矣此言殊有理
今人家之治産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
之難饑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足家也相憐以衣食相

惠以逸樂年饑歲儉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前之為
道前苦而長利後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緞口腹事遊游其後
衣食必貧窮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當勤以
圖身計而反放逸垂老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
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何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當逸
以就便安而又自勞役至老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
八九十齒墮雙眼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

花月　補廿一

知之甚易而不免顛倒者成何人哉
近世浮屠氏之徒日以放肆其高者談空說禪言非不
可聽考其實行未有能循履者至為窟穴以藏婦人飲
酒食肉於隱室者皆是也其下者借佛法以營口食恣
意為非畧不知避忌反笑高談者曰吾食肉飲酒吾與
婦人私人皆知之表裏誠實不效汝輩口說禪而欺人
以自高也嗟乎前之高談者信無實行矣猶知有愧耻
後之無所不為者信無欺偽矣然公為惡而畧無忌憚
較之二者後有甚焉然則欲革兩者之弊則如之何曰

守戒律之僧乎若守戒律之僧則前兩輩皆可泣若無
戒律之僧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其誰服之
父母笞怒子弟子弟不以為怨他人亦不以父母為少
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父母笞怒
子弟之意歟乃是深愛不為少恩
貴人十反夜當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醉卧心當逸而勞
身當勞而逸客來倚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倩教琴
妓藥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食物
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尋真境而喜圖畫器用不貴金銀

花月　補廿二

而貴珂瓷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
借汝閑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
或謂善惡報應甚遠是不然可謂甚速人弗思耳對人
以禮人亦以禮答之詈人以惡言人即以惡言反之為
一善事心地即為泰然為一不善事愧赧即無顏面豈
非報應甚速者乎
望山者以山為佳及入山中未必佳也羨富貴者以富
貴為樂及享富貴未必樂也

莊子言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之世之學成而無所用者何止一事如學辭曲而為淫辭艷語雖工而反得輕薄之名好聲色而學房中之術雖精而反得傷生之病以至樂藝弈毬諸諢之類皆技成而無所用之也

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觀書乎不問貴賤不問貧富不問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以之治天下以之齊家以之脩身大而為名小而為利無不得所欲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

花身 客　耕廿三

閒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者何異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知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或折本惟讀書不折本

瓶養芙蓉一宿而萎或教之煨其根如法經宿如新此小事也莫不有法不問則不知況其大者乎

今夫筵宴以酒十行為率酒先三行少憩或奕棋或縱步或款語已乃復飲則有終日之歡若一盃繞罪一盃繼進須臾之間宴告終矣賓主皆無意味人情不得歎曲余于是乎有感一也三盃亦散五盃亦散十盃亦散極至于百盃亦散諺曰未有不散之筵余于是乎有感二也凡招客者必以其類赴席者必先問同招者誰儻皆善類賓主皆安忽有一非類者厠其門是為主不審之過客則終席不樂苟其甚則托辭以避矣余于是乎有感三也

花身 客　耕廿四

除手足之除有餘則戀不足則慽苟不知道二者必居一焉　倪文節經鉏堂雜識

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二字聖人因物之是非而是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高忠憲

好名須甘吃虧○衆心所感戴衆口所稱頌曰名但得人感戴稱頌便甘舍去官爵此方是好名如處士異階求死不得且甘舍生以易名則好名之甚者也雖于理義無當然皆舍實而狗虛若夫書生標榜為試牘地仕

宜薦揚為遷秩階皆借虛以求實正屬利心不屬名心惟舉世胃利以為名設有捐利以徇空虛之名者競稱其高共轉展推之舉世認害為利若遠利則何蹈害認利為名若識名則何嗜利認名為義若好義則何計名
陳貴亭外書緒緒。

心膽小大○心小亦好大亦好膽小亦不好大亦不好心是自為主之物說小說大各有分寸膽是不能自主之物小即涉畏縮大即涉放縱也膽是氣持其志而浩然之氣生心以小而大即小即大一以貫之膽以心而

大可小可大與時宜之

學道多危謗○學道者爵高多危年高多謗德彌進則學彌廣而忌者亦彌衆也故多謗所任者大則其行事之妨於小人者亦大也故多危遐齡任天巍膴可居可
辭

五官○五官內配五臟耳腎鼻肺最專目聚五華于竅則肝口兼脾胃心苗歸舌惟是手足合四當兩合兩當一脾之所主固宜爾也相經呼眉為保壽官妾耳官有專司之義眉何司有司則與物交與物交則有取有予

有取予則有病耳目口鼻皆取物者也病在貪君子淡之四肢與物者也好佚而厭勞病在吝君子勤之命而命之曰節或疑多聞多見耳目豈亦病于貪乎曰所欲多者中於禮之聲色也則固已寡矣而況所聞者禮所見者禮莫非裁節嗜欲之用其求多之意原為求寡而設乎

口語換字○古也彫蟲小技喜換字今長安中語亦換字多財賄則曰力量大善乞哀則曰有作用酒食綢繆則曰聯絡聲氣交相面諛則曰精神流通靜而聽之若

以此為性命為經綸為風雅者嗚呼良心至宜海而淪亡公議迴京塵而晦滅安得一二秉鈞大臣捧白日之光挽天河之水而一照耀澄清之也哉○附讀樵小品一條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俚之罷勉曰閔免尤甚曰鄙甚新婦曰新負異曰异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為二也秦母改作秦妣妣特已死者而言

字義反用○一字兩用以反為正也離去非附著也故附反曰離整治非錯亂也故治反曰亂仲直非曲縮也

故直反曰縮負慊非快意也故快反曰慊惟勝敗相反
不並用而克敵者或曰勝之或曰敗之其義一同他字
莫得與倒者殊不可解也又有兩字而兼用者立異則
曰異同有急則曰緩急
佳士佳子孫○易火而難灰是謂佳薪易茂而難盡是
謂佳樹易祿而難進國有此謂佳士易導以善而難誘
以非家有此謂佳子孫
疑古者受今欺○身自挾詐不信人至誠身自無能不
信人作用非惟不信一世且不信從來古人無他不明

而好僞也凡今人之假以為彼豈盡假容或有一二焉
諸古人之真固曰彼何嘗真與今某某同類耳豈知假
者無限久則敗矣惟真不磨彼自謂目力曠世盡破古
人之欺而適以半受今人之罔也惟心誠而理明則于
古今之真人然相符契而于其假者自能照之斷之
水色○水清淺則白清深則綠凡稱白水皆淺水也凡
稱綠水皆深水也此其自然之色也又映天光則白映
樹光則綠映雲光則無所不有此其從物之色也流泉
隨物賦形亦隨物變色

貴可以行德○君子富好行其德亦唯貴能行其德季
世使之也方其伏也以柔下人人曰無能以量容人而
侮辱日至于是有必不能下必不能容者矣勢迫之也
貴則下之容之耳何忌而不為故富而好行德者古君
子之心貴然後能行德者今君子之事
童心○物之稚也必好嬉戲鷄猫狗馬皆然稍長則各
得其正性矣鷄司晨而哺雛猫靜伏而辟鼠狗晝卧而
守夜馬致遠而聽御嬉戲之在人也曰童心樗蒱博奕
臂鷹蹴踘喜豪飲愛冶遊悅鄭聲喜怒不常之類皆是

也及其長也而不知反其正性甘處群物之後乎
餙言餙行○朝廷上尋箇好題目論說一番便要將居
家居官許多短處一齊掩蔽人而前尋着好事體做得
一兩件便要將身心上許多病痛一齊退消小人以此
盜名固未為容也君子以此定人豈其疎哉欲明誘之
于此故陰縱之于彼
交易所不當交易○豪強之顛倒多端特有一事言之
最可惡亦可笑田產應價易必欲空得之科名應空得
必欲價易之偷竊軒裳不知顛沘又復恣一身之娛遊

十家之惏可勝誅哉可勝誅哉
五盜○皇皇求利庶人之事農以寒暑胼胝求工以心
手勤勤求商賈以奔走轉輸求皆有勞之獲也其無勞
而欲奪者四類曰盜賊曰募緣僧道曰衙役曰賭博子
所賴正其罪咢革其非心惟在士大夫若士大夫以求
利為心是與之為五也夫且乘勢而以恣睢奸狡求盜
貨賄不已且盜官爵盜官爵不已且盜名譽誰復得而
治之君子在上行仁義以正之君子在下明仁義以格
之噫行易而明難矣

役於物者奴○詩稱富人為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
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己周人當捨處雖多勿吝不
當用處雖少勿妄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
役于財者也非役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
積是名財奴推此而非名花不觀亦花奴也非華園不
居非鮮衣不衣非美味不食者亦衣食園囿之奴也
隱逸神仙○隱逸是貪自在享丘壑之現成神仙是愛
久長竊日月而造作似于世道人心俱不交關俱無損
益然猶隱逸之風者可以涼其所熱淡其所濃猶有無
益之益焉慕神仙之事者或欲資藥或欲資人生出種
種自害害人之端則其暗損于古今多矣
收放易宜○取怨召禍言語估了八分此是讀書人最
易犯處豈可不收緊壞品賤相錢財估了八分此是讀
書人最易脫處豈可不放鬆
今人苦賤○古之庸情多患貧今之庸情多苦賤古人
重名節貴不可以得富而今人居官致富舉世安之故
患賤者亦患貧也得貴而致富之道已兼矣苦賤之人
情似稍高于患貧實乃世道彌降而人情彌陋

名實好畏常反○於富也好其實而畏其名世使之也
猶可原也於善也好其名而畏其實孰使之哉吾自使
也不可原也
時見不及陽虎○為仁不富今人見一好施者則反云
彼蓄厚也為富不仁今人凡見吝嗇好積聚者第云彼
憂貧耳不如陽虎議論公道猶存
公儀休妹謬○公儀休拔葵出妻見稱于仲舒使休而
無若事也則可休而有是舉也人理也乎哉未聞孔子
之稱公甫文伯之母者邪將使命婦必袖手偃息乃為

得乎何以佐男子成其廉法令休也及孔曾之門攻不
後于冉求絕不殊于吳起 俱陳幾亭外書純但
侍教辨○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係京秩即止稱侍
不用教字于是有以銅臭掛名京銜而目不識一丁者
公然劾尤以豪于鄉里詰之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余謂
不然侍以分言臣于君則侍子孫于祖父伯叔則侍弟
子于師則侍其在交游惟于達尊稱侍則可平等交何
侍為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蒭蕘工瞽苟有一
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宜折節請益而以區
區腐儒遂謂天下無可受教見解抑何陋也此例想起
于隆萬間予聞吾宗約之兄云鄭澹泉先生官銓部時
通刺吾祖某公稱侍教生而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
去今未遠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
又益以通家而獨新一教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
此不當責之諸銅臭然在吾黨志復古者請進衆獨持
之何如 熊子焚餘
詞林寫名帖用大字各衙門尤而效之幾與亞卿等予
乙卯過故鄭姚氏乃大京兆畫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

槐野先生單名帖稱友生字僅繩頭細書是年甲辰會
元瞿文懿畫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
生等次年借書于里中董遐周一舊帙中有阮函峯名
單帖字亦如之而畫較細阮是時不知何官稱曰年侍
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寫早臨想同門邀帖也蓋凡事之
謹樸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禎之且以為失體矣朱
平涵國禎湧幢小品
李薦浮圖論云男雖父兄不可以適尼之居女雖諸母
不可以適僧之舍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
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予嘗謂陶阮非放達
是天地間第一種艱苦人然則韓白固無異情
王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荅曰古人
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公既履順
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乎遐齡 俱華勃
張湯酷吏而史稱其推賢固宜有後陳平賢相而史述
其多陰謀後世即廢皆遺固識大體處正宜三思
平勃交驩而後可以誅呂廉藺相下而後可以抗秦蜀

漢之不能取中原以關張之不肯下諸葛也關張在時孔明凡事碍手然關張亡而孔明又無幫手矣况晉元宋高之世哉 俱許少薇

自古在昔賢人君子下求字但曰求道曰求仁曰求友未有言及求君相者君相下求字但曰求賢曰求士曰求藝亦未嘗言及士之求我者 賀文忠

積書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為人作甜有說于此徒積者置勿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寓其間異時知已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沈幼宰長卿弋說

丁敬宇為余誦唐一庵先生語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宣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濟者故不善也 李文節

人生憂患之根每起於愛戀愛生故憂死愛遠故憂窮愛得故憂失若能斷愛根則憂根自斷矣 法語棠

衣食薄惡是美事末世乃假此以釣名搏擊豪強是美名末世乃借此以生事 許少薇

術之一字有乖誠樸故交纂相提掇云某某用術不知從來道有術學有術心有術仁有術智有術才有術技藝百家皆有術術者路也其用為權為機為竅而適為反而合蔵於陰而應於陽故學而無術能入不能出是經史之簏也仁而無術能生不能殺是姑息之穽也才智而無術能露不能幽是攖角之刃也術之用大矣哉 法語棠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迺怨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鶴林玉露

魯男子獨處一室隣之婺婦亦獨處一室時夜風雨暴至婺婦室壞趨而托焉男子閉戶不納婺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汝幼吾亦幼是以不納汝也婺婦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我固不可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也 家語

老子和其光蓋有光而和之使含蓄不露耳非暗昧無光也同其塵所與世同者塵耳塵輕微不粘掛之即去

若汙泥則安可同也 李文節

終身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已有餘斯言何謂也蓋真心為善之人原不見巳之善早夜兢兢祇恐入于惡而不自知故曰不足放心行惡之人自謂小惡不妨而不知惡端一開舉生平而盡喪故曰有餘 徐嵋雲

凡貧賤人為善難為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為善易為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於鄉閭況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輙脫晃齋居作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為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綰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徵霖大霈相時以拯枯槁咸待澤焉視枯株之取潤於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其所着烏帽即毘盧冠也鞭笞即痛棒也呵怒即熱喝也見寃抑而隱之即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即是方便道場窘迫於上官而為民受屈忍其氣以奉之即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真若世人為兒孫作馬牛者即是精進道場飲氷之操終始不渝暮夜之金不入即是清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斂跡無扞網干憲之奸即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以宰官身作佛事孔孟之真脉其在茲乎佞佛之誚免矣 弋說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宗大本圓照禪師見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讀書鏡

鄧豁渠自訟云為僧者幹自己事帶累十方施主委實難消誠哉言乎夫僧人為自己生死猶士人為自己科名也為科名故累諸隣里親戚供給所需成名則足以報之名不成則所負多矣深味此義而惟嫌信施不廣豈不大錯 蓮池大師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行政事之下 林和靖省心詮要

雷府辛君曰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修行無益

不善取財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元氣服
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
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
益 法語彙
放億萬之羽毛未若銷兵以全赤子飯百千之緇袖不
如散廩以活饑民 蘇文忠
有脩橋人有毀橋人此天堂地獄之小因也有坐轎人
有荷轎人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餘可推矣 龍舒居士
又曰予徧覽藏經無陰府寄庫之說奉勸世人以寄庫

所費之貲周窮濟急廣行善事則往生淨土若不為淨
土功德而為陰府寄庫則是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矣
譬如有人不為君子之行以結交賢人乃寄錢于司理
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哉 俱一葦集 晰徵止
悖出悖入出爾反爾理數之常也羿之篡太康以淫于
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于從禽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
子奡亦通丘嫂女岐奡以六十萬衆滅楚楚以三户亡
秦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不
辨鹿馬曹操擧不仁不孝有兵攻術者以變風俗風俗

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含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
走竟以無驗被執納蹇鐵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
公入甕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于孫秀也
亦齕齕不留曹操之盜漢爲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
氏也亦紿取寡婦劉裕之滅晉即晉之司馬而不知蕭
道成亦一劉裕符堅之殄石氏即石之勒虎而不知姚
興亦一符堅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紿以遣
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紿以留虎之于勒
侄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廿母甄

后之死郭后糠塞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窒其口朱
溫令蔣暉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
珪使馮廷諤弒溫溫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安祿
山以臣而叛其君安慶緒亦以子而弒其父宋太祖之
得天下于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
丁謂之貶寇準也以雷州户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户
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
昭如此可畏哉 蔡緯真鴻臣天道昭戒起
所謂富貴之家日事宴飲夜以達旦日高未能起宿醒

未醒又復飲矣以是為樂人皆羨之余嘗連三日飲腸滿口乾情味殊惡既吐後尤難支吾食至不過飲其汁下筯舉一兩臠而已見酒來殊畏之不知富貴人亦如此否當是福有厚薄不同若只如此亦何可樂也○七日不食人則死矣七日節酒飲食愈進以此計之酒當自止止未能遽節之可也

晉元帝中主耳然一節不可及帝初渡江以酒廢務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晉人日以飲酒為事習俗既然尅尊居萬乘而能聽一人之諫抑絕好嗜終身不飲

非有絕人之識剛斷之資孰能之今為寒士而反不能斷酒縱不能遽斷又不能稍節尚可謂之賢乎 倪文節

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弄術數是殺子孫的毒藥 許孫門

自念生平無一事不被酒誤學道無成讀書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為之祟也甚者乘興大飲後兼之縱欲因而成病幾不保軀命又念人生居家安閒無事乃復為酒席所苦非赴人召即己招客為杯勺盤飧忙了一生故痛以招客赴席為戒落得此身閒靜便有無窮好處讀書看山尚是餘事真快活也 袁小修心律

人之相祝頌必曰精調茵鼎蓋人生不過寢食二事日不廿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以色妨寢則是二者皆失之且中酒之後繼之戕賊夜坐達旦日中而起宿醒未解又復強飲其情思無聊不如强飯安眠者多矣况如是之人未有能中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羨也 倪文節

甚矣酒之為害也柔弱之人得酒而暴恬靜之人得酒而躁簡默之人得酒而譁事宜密者酒泄之事宜急者酒懈之事宜記者酒忘之有心病者酒佐之闘有癡情

者酒益之狂 法語彙

俗稱酒色財氣人不飲酒者恆多世間事因酒敗者亦少何反以此居上良以色氣為病最深而酒之助焰嗔也實甚故反以助惡者為首惡雖係俗語不可謂無吷第譬之薦引受上賞教唆服上刑 長亭外書緒[illegible]

躭於嗜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彼竟不自覺也 薛文清

逆取難順守○逆取順守古有是語無是事先主取蜀未可謂逆藝祖取之以陳橋守之以忠厚斯其實焉以

累世深仁而亡國之醜甚于漢唐前則辱于北轄後則
係于羅海夫亦天報其逆也順守猶然况以逆手亡人
負緣得科目得官終身力善猶恐不足以解罪譴况又
從而漁利逞惡焉于是天殛加之逆孽鍾之而猶驚咤
怨憤終以不悟嗚呼悲矣

悖出之苦○恬淡居易之君子人相違有天相依僅堪
靠托趨炎佹倖之小人到得天算帳時或自投陷穽或
自相戕賊總有鬼神簸弄其間任是何人解救不來扶
持不得矣與其慕福而叢禍曷若無禍以當福且論聚

財一事方其悖入費若干焦勞招若干怨謗及其悖出
耗飛雲散與赤手者同一窮寥而又賠若干驚怖憂煎
賠累未休求作一乾淨貧人自在逍遙安可得也目前
此類甚衆前車既覆後車不鑒富貴之味溺人眉睫一
何其深

高門當預識所以自處○極盛之家衆力莫能抗官法
不能裁惟在躬自貶損躬自貶損則親戚自感僮僕自
馴慎無至物極而反蓋反之道有三一曰天一曰君一
曰民其禍敗之條非僅如尋常勢家已也覆轍相尋人

不之懼其縱橫者已屬下愚或自負高明忠厚而沒溺
烟霞托言閉户任家屬之所爲非伊孽而誰之孽與 供
外書緒諸

淫穢一事極能損行瀆倫獲罪宗重 戒庭篇

長洲趙珙有嬖妾其正室妬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閒
私通後生子頭有細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
之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
生子不備蓋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耳今有于日
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多有形恠異如趙妾事皐

歸之妖禍或以爲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劉小石
人之有外色者蓋有十五損俺居賤濫一損也心志蠱
惑二損也骨髓枯涸三損也疥病剝膚四損也藥毒苦
口五損也業術荒廢六損也貲產蕩敗七損也妻子怨
詈八損也父母憂危九損也宗族羞戮十損也鄉黨嗤
笑十一損也奸細陵轢十二損也囹圄縲絏十三損也
身死名滅十四損也覆宗絕祀十五損也此十五損者
皆俠欲之凶人所自取者也人之無外色者蓋有十五
益心體清明一益也精神完固二益也品格高峻三益

也節義挺持四益也勲名表見五益也夫婦浹洽六益也子姓繁昌七益也父母豫悦八益也宗祀安寧九益也親友愛慕十益也閭里尊崇十一益也家聲清白十二益也資用優裕十三益也追配古今十四益也對越上帝十五益也此十五益者皆賢賢之吉士所自致者也夫其始之適已也曾不能以一瞬卒之損益大致懸絶如此然則吾人之决擇在所損乎所益乎 賀文忠

國之禍常起於閨壼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 法協素

余提點太和山時有鄖陽鍾都司者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壬癸水和藥為九或曰灌于鼻中久之覺頭重眼慌惚常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雙珠落几上九竅出血暴卒同年儲谷泉與余言鍾實富冠一郡云大抵言方士家非貴即富富貴之人何欲不遂所慮者惟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術中焉然長生不死四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辯故必要以世間所罕見之事與夫世間所難致之物庶可聳動其聽且信而因得為久住之計衣其衣食其食用其財及其久也卒無効焉宵遁耳矣又有後來者曰彼未得其精非吾比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蹈之往往而是吁可哀也已更有一般專以燒煉求富者此又至貪極愚之人不足論也 陳棟塘見聞紀訓

玄虛之教大要以清静無欲為主以長生不死為用其工夫較苦而其要歸與儒釋一後世誕妄之徒逃而為採補燒煉士大夫多溺之夫採補色欲也燒煉利欲也縱情好色白手求利此貪淫之尤而託言於玄門欺天罔人一至此乎 徐姷雲

蓄聲妓以自娛愈多而愈以伐身服金石以延壽久服而反以喪身作淫艷之曲以求名曲工而號為輕薄此欲益而反損也 倪文節

直塘民婦趙重陽有殊色里人錢外郎慕之念其夫貧甚可計遣也召與語曰閤爾有幹局何乃坐守困乎我貸爾貲販布往臨清鬻之若何夫幸甚如其言而往錢與重陽私且預居貨以待夫歸未數日復遣之往如是者數矣鄉閭皆知之而夫了不覺偶有客伴發其事夫忍恥復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值潮落滯舟于木杭港

暫抵家宿見錢攤重陽暢飲大怒然畏其強未敢發旋
入船中重陽曰吳桑若人久矣何不下手錢即夜遣人
殺之而以盜殺聞于官夫之族人憤此冤也訟之縣令
楊子器審鞫數四乃服罪又其家遊訴上官移獄于府
居歲餘有刼盜十餘人入獄錢設酒誘之曰爾等不過
一死能為我認刼殺商人事則於爾罪無增而可脫我
我厚給爾盜許之被訊欵首一如錢指錢因援盜詞為
辦太守曹公鳳幾欲釋之楊令力言其故不果錢又妄
訴于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因賂要津使為內援竟以

盜詞有據錢與重陽皆幸免方出部門憩於太平堤上
天色晴朗忽震雷一聲兩人皆死時聞官尚未散也 野乘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于聲色
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
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
也又假玉以尸沁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
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周吉甫金陵瑣事
嘉善陸中丞垿子中錫頴悟絕人一日與丘生倚門有
美婦過馬中錫心動丘生忠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

以遂兩中雖也中丞方寢夢神来訪曰若子無禮吾得
請于帝矣若子當魁天下今且削為老儒丘生者本無
祿兹將抽其腸既寤召中錫責問之以實對語未畢忽
報丘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愚鈍終日曳白頷恭
議中立知其事嘗語人謂天道禍淫如此 涌幢小品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
鑰于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
板壞而墜凍餒死陳朝沈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
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于朝食之中衣裳破

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
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
士共誚其所為衆性狷急于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
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還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
德也為國家守分為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
道刻薄斷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
曰儉然吾儕為之自與俗人不同 讀書鏡
取不義之財以供妻兒妾背取不義之財以充權貴苞

豈取不義之財以齋設徼福皆謬用其心者也　倪文節
鄒定四佘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銀甚多儘力營造輪
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于官官知其
得藏貨也重索之迨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四祿又二
夕燬之矣蘓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
禍今以鄒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
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陳楝塘見聞紀訓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甕斷
之徒而尤之雞鳴而起至日之夕軌籌數緡孳孳惟以

貨殖是急居積取盈算入骨髓周恤義事雖至親不拔
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撻炮烙
搽於官刑中而入溺盡而出罄其所有席捲一空盜喜
過望于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頓於小雷山神
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群盜乃
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逞兵莫能蹤
跡我也不虞舟師截攬以去揚帆扶舵飄然長往盜醒
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凡賈舶經過知為盜也戒弗敢近
時值嚴冬凍餒之劇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夫蔣之積財

誨盜盜之析福得禍舟人偃然有之亦不知其所終也
螳螂捕蟬雀伺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
意外之變相尋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紀訓
王弼字良輔泰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慰司奏
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
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
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
鬼物懼弼弼夜坐擁金䑛篝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
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

者俶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藥餌爾耶苟非予當白
爾冤鬼曰兒聞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
若果白兒冤宜慕奇俊十人為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
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
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
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
丙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
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
樹先剝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

不拮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刼制使為奴稍怠輒鍼刺之戚頻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進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御寃丸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泄泄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謝共十人者皆洒涕條書月西辭䏈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任鞫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于囊

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戚寗李延奴大曆二年春二月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為步禁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謝陽問誰為爾父月西拗[illegible]

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戚棗上大府萬里庚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邪答吏罵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諳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為尚覔竟以賂免初謝訴縣歸覲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謝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謝雖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謝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

和卿而鄰與劉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謝家晝相隨行夜同謝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謝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户上耳曰吾欲爇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謝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萌其邪心尚欣摅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謝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謝達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

頑童翹曰幾暫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衕諸子相謔吉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發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見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四年有司與其能薦入京師 賜衣一襲遣歸 湧幢小品

石崇被收嘆曰若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 其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嘆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止欲取我財貨妓女

爾但恨令衆輩見之武之嘆即崇之嘆也吁世之營騖者可以鑒矣 囬塗錄

清苦未必致禍敗而貨財反以殺子孫毒藥未必潰腑腸而口語或至殺身命此意易知卻易犯慎之 許少薇

囑託公門所得幾何窺關奔走卑諂無地吾生平於此無幾但竿牘不盡無也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赫褫往人我俱利尚當酌之況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騭折損功名短促壽算有人心者忍為之乎自料萬萬無此然恐利令智昏墮此惡道而不悟也 心律

聖主新崇德行有本者廵方薦劾之該君子懷刑彌當自愛聲色財幣土田園宅多少豪傑被此數件纏倒各當隨處擺脫以戒關說絶干求為第一義 馬聯千戒闕中新孝廉書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至推于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而享其貨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並致凶死世蹈此豈少哉 昨非菴

欺誑得錢君莫羡得了卻是輸他便往來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庄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

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客造作田庄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 朱季偉詩

五代時秘瓊為成德節度使有衞內指揮董溫其者家貲鉅萬會為契丹所虜瓊盡殺其家屬而取其貲晉高祖立瓊為齊州防禦使棗貲裝道出鄴時范延光鎮鄴伏精兵於境上伺瓊過亦殺之而盡取其貲已延光誅叛事覺懼誅挈帑歸河陽其仇楊光遠闕之邀以兵推延光墮水死而復盡取其貨光遠亦復不免 五代史

至正三年秋大旱興國路永興縣雷震擊死糧房貼書於縣治朱書其背云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未審職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貼書名尹章 元史五行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仇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為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 楊然錄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人巡江至蕪州治豪家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土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梵牒忽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衆出不意又暑月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王得意甚四京忽群鬼挽之摔顙叫曰這是我不是這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涌幢小品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卒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而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鶴林玉露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為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賕謝為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輙不答客銜之會韓運副使吳其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諂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即逮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參軍韓許儒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鞫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勇得邵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慨每問即承如是半日許屈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繙雲周彥

紛綰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詰謊决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遺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右具獄揚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邵坐貶三官歸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啟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座上緋綠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未也俟君登科畢即奉迎矣

吏不復已就坐欠伸而悟不為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蔚南時吳適帥蔚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還至變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吊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涌幢小品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為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单父隻子而爭財囉唣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為之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

良辰欲擁妻抱子而牢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為我子而我為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即妻能擁我耶率勤育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豯有激聒請讓者不辨也多愁不寐風霜凄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奓

寵武弟昆而觭龁武姊妹而猜嫌護短論長分曹伐異
讒蠱積而家道乖矣此四者愚人之常情其流遂至於
不孝吁可惕扎　昨非菴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蟄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
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筭盡則死死有餘責殃
及子孫　飲食紳言
有安州判官張姓者到官半載其子來者拒不納暮而
突入官舍州判在堂後叱之遂縛下獄誡獄卒寘之死
時西安鄭朝輔為州守獄卒密以告鄭云勿害姑僞許

死以緩之因召問其子子言父出京師有書相喚不意
令怒之甚也鄭疑有故設宴大會女客而州判妻獨辭
鄭固要之乃至既罷酒客令鄭君問前事泣而對曰今
名判官者盜耳其來省者真張判官前妻之子身即張
公繼室初隨夫授官行離輦下被此盜殺我夫及家口
逼我為婦其黨二十人分布官衙內外以防漏泄而用
我夫憑冒官我欲死屢矣以夫寃未償隱忍至今幸蒙
公問乞公為我報之鄭呼其子出見抱哭幾絕乃送妻
歸衙勿令盜疑而馳至武定州白於按察副使王機定
計擒之并捕賊黨梟其首驛送張氏母子還鄉　雪濤異聞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為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鵪首
遂髡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乃搆一堂而栽雙桂即
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已酉堂成培桂他日子孫必有
折桂之手一日夜坐於堂忽空中戛然似有鳥銜物擲
地聲者燭之乃一腐鵪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即病逝焉
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已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
名培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周花甲耳異哉　保命編
嘉定有鄉民應募金陵而婦方娠者再閱月其同伍二

卒奉差至吳慕者囑令到家探婦產未婦為具雞黍留
宿于別室更餘一尼來婦平日素結為伴因延之入尼
曰汝先就寢我欲具湯浴耳湯既沸更籌再唱尼啟戶
出邀一方士共縛婦而塞其口將於沸湯盆中提草履
揉下胎胞也二卒聞行動聲急起視之免婦于死因執
尼與方士送王尹福徽獄其獄　震雷錄
蜀中有梁黍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豪橫皆為仇家
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邀遊二公問一日
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

馬吏驚怖莫知所措王公慰安之相與佇立已而縣顧
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惟有悔心而
已周獨悵然無語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
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爲吾訶護
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公忽不見
此予聞之方伯羅循擧者 綠雪亭雜言
狄燕溧陽人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遺數萬金
其妻匿不與叔叔告縣託人囑曰進金若干願與中分
狄拘其嫂酷訊至用滾湯澆乳遂進金四萬狄得其半

婦負恨死後狄罷歸晝寢見前婦持一團魚掛床上大
驚未幾遍身生疽狀如團魚手按之頭足俱動踰年死
五子七孫俱生此疽相繼而亡 雪濤小書
紹興初年普州守郭印之有女引鳳沉疾赴冥見主者
勘諸罪人一婦絣在廡下有數堆碎帛及雜服列其前
引鳳問曰此罪云何吏曰本婦好服羅綺耗費全疋須
一一補綻復完乃釋罪耳又問此何足罪曰佛說用蠶
千命始成片帛身服佳麗必當惜福是以漢宮衣不曳
地唐宗服已三浣李文無衣帛之妾董威有殘繒之衣

豈其碎積不足罪乎引鳳輿然若寤白其父遂著以爲
誡 戒庵經解
崇禎庚辰年有妖犯數頭領繫刑部獄時上遣錦衣衛
捕餘黨弗獲皆云妖犯往部獄謁頭領獄卒利所有縱
其出入提獄官不知也衛搜亟偵詰獄卒果得實蓋頭
領在獄詭召徒設佛像供養莊嚴四方奉其教者十
八文謂十八竿每一竿又有一頭領得入獄見者則慶
幸不得見則望獄門叩頭嘆緣薄而已于乃廉得頭領
罪狀棄市爲從者徙配頭領就刑衆徒猶涕泣道其師

傳歸空也愚民易惑難變如此 筆勸
周夢尹浙上虞人少嘗叩箕仙以功名事箕書一七言
絕句曰三年到此別無功種得桃花滿院紅任罷不能
妝拾去一時分付與東風不解所謂辱中已酉擧人癸
丑進士選永新縣令至後堂則此詩刻石嵌壁中字可
寸許蓋元時前令烏公所題周不覺憮然既而鄉紳中
一侍御惑妻弟賀某言誣富民陳希微殺人祭將行祖
咒之術所殺者曰王槐榮周詢其尤械屍首干証皆不
可得乃拘希微及其侄奇一弟希德希循希御鞫之

榜掠頻死終不承周心知其誣具實情申上臺侍御怒
遂陰中之按君立劾去計期恰三年又將迎新生不及
侯與栽桃不能妝拾之讖合以儷詩為已驗矣後降補
河南藩幕辛酉進表入京方抵都即報鄒南皋少司寇
相訪周辭以未見朝司寇固強之因直入不作寒溫遽
曰某侍御死矣且無後其所患疾腹中結一大毒不得
食則痛不可忍喉間復結一大毒食不可咽楚極而死
死時廳上坐穿紅綠神六七位廳下蓬頭垢面者四人
跪而索命周問何人司寇曰即當時陝希徹案中七命

已死其四也四鬼嘈雜亂嚷語侍御曰我七人何罪而
爾必欲致之死縣令周公不肯陷我七人於死爾遂怒
之并壞其官乎我等已訴閻君爾當同去對理侍御求
饒求超度皆不可乃乞少緩處分家事析產為四二妾
及繼子女壻各一獨妻不得因爭之侍御叱曰我以爾
家壞生平送性命猶望產耶并戒繼子死後令賀其入
門以不孝論司寇又告周曰公去後署印通判竟入七
人罪次年六月初一日通判文廟行香一時跌倒鼻紅
崩地死矣公雖罷官所得已多願常持此心勿以經挫

改節即聖賢路上人至侍御原出某門墻亦講學亦頗
自好不意敗壞至此死後其壻來求墓志銘已痛絕之
果報不爽某暇當續入感應篇耳周感其意深以當年
作令未進及門為歉司寇曰人生貴自立耳何門下與
不門下哉後周未數月轉司理未數月轉北刑部未兩
月調北駕部副郎皆司寇推挽表揚力居多且逢人說
項故長安皆知其事周令為湖廣憲副紀而刻之曰某
仙兆畧凡數千言予為節錄若此周又記閩張按君審
錄至此曰香縣官當時詳文語語疑城不剖何物通判

竟以成獄即為勞板則止存三命矣方周上此事當道
當道下沈司理即訊司理適告終養頗倦且及瓜欲少
待免後補閱此事遂不俟詳允徑去去後侍御猶求多
不已按司理即吾鄉沈五知先生後仕至通參云此一
事也可以為守令殺人媚人之戒可以為鄉紳誣陷無
辜之戒至據其儷詩周功名似終此矣屢躓屢起位列
藩岳並秉一官以活無告固造物所冥佑耶若南皋先
生宿德名儒位尊望重而津津為小吏雪冤且不庇門
墻不昧因果不好趨附觀其對憲副數語真大人長者

哉侍御為吉泰寧人甲辰進士龍姓周諱其氏予考得
之附識於末 黃漢臣書周寓副車
丁未予以下第寓京師時蓟鎮智府寒太保公理菴在
寃雲延予賓席公樂易愷悌待予若家人父子間則秉
燭話言娓娓不倦一日酒半酣語予曰我初不信有鬼
神事今始知其有并悟世間一切事皆有定數不可逃
也予曰何公曰我昔視山東學政時校濟南一府卷閱
完列案已定俟晨發予夜卧甫下睫見一婦年可二十
餘跪寢室外頭面并衣服上血涔涔狼藉手伸一紙若

哀籲狀予忽驚醒自云偶也復眠如故頃之前帶血婦
人復來狀若前予醒自念曰此古署也豈老鈴下及宋
無忌之妖耶抑寃抑也即有寃抑我衡文使不治獄胡
為來呼侍吏明燭予復卧頃之則向婦人復伸紙室外
其貌不異也而愁慘之狀有加矣凡三至以為醒耶差
不類以為夢耶又了了無昏沉相予是時雖不知婦人
所言寃者何事而知其决為諸生與以寃死無疑也遂
整衣起坐中堂呼吏王暹問諸生案中有緣事者否吏
曰止禹城縣生郝琚前以殺妻死降青衣今考二等應

復廩予徵其牘曰在濟南道止批詳薄在此閱之不具
顛末止見前學使周鶴皋公有批詞擬償而後寬之緣
此生素勤學屬邑及諸生多方湔雪止革其廩予乃取
案所註復廩塗之吏曰謂條約何予曰吾自有說吏默
然予是時雖不悉郝琚所以殺妻之故而知其以無辜
殺妻死無疑也辰起案出楚人吳文學率諸生為琚請
甚力且謂其貧而苦學須此廩自給予不之許且微笑
諸生相視以目若悔來者予以夢中事涉怪終弗言遂
罷去後抵省取原牘盡閱之乃知郝琚娶妻孫氏為婦

生二男貧寠相依無異故琚與羣儒結社講業是年將
大比士琚笑謂友人路宗商曰今年我必得附鄉書宗
商曰果也請所云一中邉百醜矣琚出社自思祖父俱
薦宦二弟年少一尚未室我家世清白斯人何發此言
此必屬吾閨閫事然我家中無他人惟妹夫秦東軒居
前院得無與吾室人姦耶步歸家即取其父官車上劍
入房捽其妻用刀亂斫妻口中猶喃喃[illegible]何事頃之頸
面俱為血污斃矣後孫氏弟孫悌訟之然亦以有二子
故難于檢視并訊官及同邑諸生以其勤學憐之事得

原夫郝琚耻其妻淫汚之故拔劍殺之亦似有男子氣
情誠可原但以一戲謔無憑之語毫不檢察遂傷妻命
何孟浪至此至于嘲謔者以一語致人殺妻尤可恨也
事已久定可柰何特奪其歲廩亦足以少洩寃䰟之忿
子可藉手郝女鬼矣然竟以事涉幻恠不欲言之屬寃
長李公次溪憲副嚴公春門真酒相邀予私語以夢而
左右多禹城人宪臬司吏者皆稍稍聞之閱數日嚴公
告予曰異哉日來所言郝生事禹城人復與予道之甚
悉大畧謂孫氏既死一年餘忽至其家常聞其聲或弄

乾身 槃畧　耕六五

見其形來甚忿且哭且言詈其夫曰我家世仕宦為士
人女粗知禮義既至汝家辛苦支持供汝讀書養育二
男汝作好秀才向人頭上立我豈不知體面作不肖事
設有之亦當審察的實上有翁姑中有諸叔下有奴隸
旁有四鄰細細詢訪豈無影響既得實跡殺我何遲且
我實不肖縱令碎斫萬段我亦不怨如何聽狂且之言
不分黑白將我膏血塗地使我生遭失節之名死為含
寃之鬼刻肉傷心九泉不忘今者天日在上汝豈不知
我早晚訴之冥司令汝金木纏身乃復希望前程耶勿

謂褰宗師考汝二等當復廩我當訴汝不令汝復也一
家盡聞琚不勝怖第不知所謂褰宗師者何云然聞不
令復廩殊憂之諸友為郝生謀曰曷哀告其父令其父
來分解鬼必聽之遂如言懇其父父至呼其女名即應
因語之曰自兒亡後念兒死得甚苦我老眼痛哭欲枯
但汝夫一時錯殺致汝含寃事已往人鬼路異汝朝夕
擾擾他家不得安又聞兒欲伸訴不令復廩渠家貧困
靠廩支持且汝有兩兒渠父復廩若有寸進家計稍裕
畧治田宅以貽兩兒不然汝兒在世衣不周身食不充

乾身 槃畧　耕六六

腸縱汝在九泉之下心中何忍汝是賢女當聽我老人
之言郝琚逞理傷情誠不足憐百凡念兩兒在世我年
老不忍見外孫零落汝其詳之言罷嗚咽鬼亦嗚咽荅
曰阿公言豈不是但兒素性貞良被人無故殺陷空抱
不白之寃兒名節亦重如何顧得兩兒我寃不報人將
謂實有淫迹兩兒便是淫母所生在世又不如死兒已
訴之冥司冥司憐我許我報怨阿公勿復再言父知不
可奪遂還後聞代督學者為公郝生已黜落矣及後考
居二等應復廩而督學不准復人皆以為冥報所致而

女兒之言果驗禹城人之言若此然禹城人尚不知公固女鬼之訴而詘之也異矣予儀閣嚴公之言而太息曰方女鬼言時予尚為泉州守不惟我之惜學定即生之考二等亦定矣予是時知人士一進一退真斷斷乎有定數也明年移官江南道出禹城有二新孝廉迎于郊詢郝琚事其言如嚴公而更詳自發棠後琚復見婦來索命一夕自縊死于是時益信作無鬼論者之妄而大寃之必報為可畏也因歸舟中草一記以為世戒書而篋蔵于家屬楊首之變縹囊零落化為灰燼邇年來

都不復省記今姑語其事于予未可告人也予曰今閩之猶令人病悸也然惟公聰明正直其精誠足以通徹幽明故鵲亭之枯骨仰祈申雪以抒其憤非偶然耳若夫朋友聚首不可輕為戲謔至于人言不可輕信忿不可輕發鬼神不可不畏定命不可不安其兒太保嘻咳之中予遂次其語以為志俾後之人觀覧焉 末小修貞碑志昭戒止

範身集畧誡部卷之八

杜恕著家戒云張子臺視之若鄙樸人然其中不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可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力慕效之然不如也子臺名閣東郡人 魏志教兒

房玄齡嘗恐諸子驕奢為集古今家誡書之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第留意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爾等宜師之其子遺愛尚主竟以怨望伏法 唐書

李襲譽事高祖官太府卿所得祿賜隨多少輒散宗戚

而以其餘寫書罷揚州歸書遂可數車載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有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若棄能勤此即吾歿可無求於人矣

柳仲郢子玭 母韓卽皐女也善課子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讀長工文為韓愈所咨賞家蔵書萬卷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又嘗手鈔六經遷固曄史皆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凡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小楷精真

無行字鄴仕終天平節度使 舊唐書

范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裙甫八歲即能講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離父母不就官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茂人呼為著作林 宋史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

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 鶴林玉露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縊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熏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為賈平天冠者誠未之思耳 續書鏡

韓蓮峰名紹宗為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峰為刑部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兩媳負水蓮峰歸而見之命二隸人為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蓮峯罵曰汝有皂隸可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峰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子薄弱且有娠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峰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即韓苑洛之祖母也 湧幢小品

謝宇春先生名元相襟懷光霽性度洒落人也居恒酬接極坦率爽易對之者真若坐春風中而其立教獨嚴飭不可犯一日之內自背書而講書而覆講而看性鑑

而選閱藝文而溫誦經子程墨無一事不精斷如溫誦不熟覆講不明抽問性鑑不能響荅如流衡藝文瑕瑜不當者必面斥甚則罰跪或加責此尋常課書工夫也其課文必三六九六九日每課三篇限燈前脫稿即評閱逢三則大會大會日諸生必五鼓起命五題大小題間出出題後諸生不得交一語每卓下各置溺器一不得出恭交卷以燈下為度厥明先生閱諸卷評次之雖五六生必分等列下等者輕則跪重必責應責者雖已冠婚斷不貸也評文必隨其平日力量如平日力量本

劣而是日忽有數佳語即優拔之如平日力量本優而
是日平平無長進必置下等以故諸生雖拙劣甚無不
勉自刻勵是日發落畢日將中矣既午飯即率諸生徧
歷田野間或聞有廟宇丘墓可供眺覽即遠二三里或
五六里必責主人具舟楫往及暮返主人肅具以待則
賓主師生畧去形跡陸博投壺唱酬和答延及更餘興
盡而止及旦斬然習業如初大約十日內以九日習業
一日陶情當習業日自朝至中昃無晷刻暇也家先生
少涇公以乙亥延先生於家時受業者止予兄弟及附

學三四人已漸盛至三四十許如大司馬劉方灕水部
陸完于侍御金啟宸輩皆門下士余以乙亥受業歷癸
未而始輟求之今世百千中不能得一矣先生貢於郡
庠未及仕而卒當疾革時貧幾不能殮而絕不及家事
第喃喃云快活快活而瞑此亦足徵其光霽洒落之致
存沒無改云 進予焚餘
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處何也惡不由
吾道耳人惟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
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
吹而不厭乃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觀王祖所以
戒其子者如此而世俗見子弟多取名利以為能榮其
家乃人又從而榮之者是殆未知此理也 倪文節
端謹謙和勉進學問可為良子弟其本之不立縱後俊
敏墮于輕薄子之列則財為之累識者不取也
士大夫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
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缺
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有往來道

塗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又
還家無以為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
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千有一虛館爭者
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後難遠離家百事不能炤囑
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
就館聚徒亦不至如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
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趦趄囁嚅此狀可惡奔走於道
人見拒于閽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未必果
漸久而潔持之士化為無廉耻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

故主一至再亦難言矣諺曰做個求人面不成若自有薄産應無此惡況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為二十年計可以使汝輩待闕不至狼狽既免聚徒就館又免干求假貸諺曰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為大闕用矣世間事固終歸空人固各有命然可施智力處亦不當不理會又所求者在己與夫不知義命而妄求者大異也非是空言乃真達理

持身立家不過二說剛強者曰非此不可主張柔弱者曰非此不可免禍要其終而計到強極則至於殺身破家而柔弱者不過眼前不如意久有餘味故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幹僕從吏主人必曰太弱無以立綱紀主人聽之結怨與訟在幹僕計得矣所損主人不知其幾子弟宜戒之利十分人誰不趨害十分人誰不避利害參半則避就在所擇然非素有學識不能擇也

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騏驥雖能一日千里苟止而不行又不若駑馬十之駕也古語有之太山之霤穿石諺曰將勤補拙祖智性格比兄弟差鈍然資質純謹倘能勉勵夜以繼日善於講究不耻問人安知其不能十駕也人之才質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倘能去其短則能全其所長矣持重者長患於遲鈍銳敏者常失之輕脫觀祖信之才質吾懼其失之輕脫也今去歲止兩月餘便是十三退之云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便當日親君子勿為兒態勤於學問色莊身端務為持重勿失之輕脫終必有成矣

十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肖子孫破家為有餘他事皆可區處唯子孫不肖無策可治人不知教子孫而徒為之營生不為子孫積善而為子孫積財多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子孫其敗尤速謂之智不可也

或曰既有子孫當為子孫計人之情也子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為子孫計則有道矣積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為擇良師友六也為娶淑婦

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為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為子孫計亦既久利而父子兩得矣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経楊震使人謂其後為清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龎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為子孫計者又何慊焉

子弟之職孝弟第一謹畏第二儉約第三學問第四才名第五幹蠱第六不隳門風第七粗守家業第八能訓子孫第九不伐松楸第十

學者當有日新之功所謂日新之功惟有常程不貪多而務博不一暴而十寒積以悠久自然日新若乃驟勤而遽息方得而旋失雖欲日新豈可得哉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子弟倣法必視父兄蓋有父兄節儉而子弟謟侈父兄謙謹而子弟傲慢者矣今父兄日為傲慢而責子弟以謙謹無是理也雖痛責之彼將以孟夫子之言為証其肯率服乎故為父兄者不可不先自修飭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為奢麗宴游所奪乃有能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閭閻日為饑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烝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吾家子弟初無侈麗宴游之溺衣食不至窘匱耳濡目染又日親賢父兄師友而反怠惰自棄真可罪也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聲雪洒窓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未極其喜惟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

昨日見莫燕堂壁間掛趙清獻碑云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欲取愛賢為子弟讀書齋名　俱倪文節

人家子弟苟無世祿可守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俯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者上可以取科第致通顯次可以開門教授資束修之奉其才質下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醫卜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為也令人流蕩子弟至於為乞丐盜竊而不以

為耻乃不肯為醫卜農圃商賈伎術等事吾不知其解
也何為乞丐凡强顔於貴人之前而求其應付析腰於
富人之前而托名假貸遊食於寺觀而人指為穿雲子
者皆乞丐之流也何謂盗竊凡居官而掩蔽衆目取財
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
酒酤之屬皆竊盗之流也 袁君載
蘇文忠與二蘇書曰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
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
也汝只見父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

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但學此書
字亦然善思吾言 法語彙
世宦家子弟不知稼穡艱難每每怠墮奢侈不習禮節
此未必其不肖性生亦繇父兄失教之故蓋子孫之賢
不肖關係家運之絶續為父兄者誠心端行上之有潛
孚默奪之神工巽語法言次之有隨事化誨之實訓此
誠為父兄者自己身上大事當有一段苦心非徒責之
子弟已也 徐嵋雲
抱兒於嘗使採打人以為歡或父母引手令擊其面或

勤出淫媟語以詈人此便是初教不慎處 家存古訓
訓學齋規四則○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
言步趨次及洒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
宜皆所當知今逐日條例名曰童蒙須知若其脩身治
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
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
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
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

總髻腰謂以縧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
可寛慢寛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為人所輕賤矣○凡
著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
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凡脫衣服必
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為塵埃雜穢所污
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
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凡盥
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凡就
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污○凡日

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凡為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閙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悮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却徐徐委曲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

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凡聞人所為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蔵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洒掃涓潔第三○凡為人子弟當洒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父母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録諸名及時取還窓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此為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

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濂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着毫○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已入前刻茲不列 併朱文公童訓

小兒語○四言○擡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
相爭　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燥心粗一生不濟　休
訐人短休咒人死傷了本心壞了性子　自家過失不
消遮掩遮掩不來又添一短　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
時貧窮救你患難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
須強說　飽飯足衣亂說閑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　已
上呂近溪滘勝
續○早幼不才瞞避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好衣
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口腹小事廉耻

所存切須忍已休要羞人　丈夫一生廉耻為重切莫
求人死生有命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
得高　白日所為夜來省己是惡當驚是善當喜○怒
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禍急過後羞慚　已上呂叔簡坤
六言○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
舍施能費幾文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子
羹肉滿卓吃着只恨不甜　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
災殃一些不繫自己可惜壞了心腸　上俱近溪
續○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胭粉刀山喪了身家行止落

人下眼和看　今日排場正生明日排場花旦去了腊
粉衣裳依舊本來身面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為
高進履結襪膝下古今真正人豪　上俱叔簡
雜言○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好人家看你婦女你心
偏惱　為人若肯學好羞甚担柴賣草為人若不學好
誇甚尚書閣老　上俱近溪
續○見了財物心喜做賊從此做起　見人忍默偏欺
忍默不是痴的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休與
衆人結仇休作公論對頭　要吃虧是乖占便宜是獃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上俱叔簡教兒止
凡人之性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惟善教者則能因
其所長而使之不蔽於所短且如寬而栗至強而毅偏
無以濟其偏則亦為德之棄聖賢教人有方故九德之
行雖曰不同而皆歸器使豈特有虞之朝如此洙泗教
人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人但見夫子之門
其徒皆可從政而不知有教無類悉歸於陶成古人之
才多有成就豈無所自哉　倪文節示諸生雜訓起
三加尚德○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人人可行者大賓

須延有德若止延一貴人命其子於禮意何當焉宜擇親友中有德度者為大賓布衣亦可庶不失古人三加進德之義且大賓自布素冠者自三加何害於禮一切擯相隆儀量度而行止之父率其子告於家廟而中命之則其鄉雖無賢公卿其家雖無力成嘉會要於冠禮之意何不可行之有惟簡也故能徧　陳歧亭家範

先公儉樸○先公為訂婚於丁氏納吉之儀銀杯盤外止四幣耳時先公官南銓丁又吾邑甲族其儉如此踰十年而余為兒輩納吉則幣至八准杯盤至四十金蓋

三倍而贏矣當時隨俗不覺其非已而念之此謂之奢不謂之厚使後世子孫食指漸繁家業漸析勢有不得不減之時不得已而減又不可謂之儉矣何如秉今門戶未衰產殖未落之日伸縮自繇以示後人可為永式乎于是為幼兒行禮及孫女許嫁於他族悉倣先公舊無加焉欲男女嫁娶一崇樸雅絶去較量之意也不然奢施而豈受儉嫁而奢娶此又與于俗情之甚者嘗學有芊半一介不與人得無近似之乎

擇媳救奢○俗觀以為盛有識以為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遐紅袍滿塲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清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為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朴還淳之本圖也若紫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矜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以一身率先之譬如引駑登山廻瀾既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締賢媳

娶婦不泥家世○娶婦不惟不當論財兼不必泥家世

惟就謹厚勤朴之門訪擇其女之性情聰明何如古稱德言容工德者男女偕重言與工則總之聰明所發耳蓋一媳入門關一支衰旺子孫賢愚母操半權故德性為主聰明亦不可輕也儘有人家謹愿門風而出人愚鈍既已愚鈍則亦無行善之基謹者漸肆愿者漸澆矣至于容原謂威儀舉止非指姿顏孔明偏對阿承可以為驗所防惟殘疾耳世俗于四者不深論大抵論財豈思娶媳何為求孫枝也凡作事不可忘本況娶媳而忘子孫之本計乎文中子譏之為夷道宜矣易斯風者非

士夫而詛

姻親往來尚質〇臭味先諧乃締姻婭締姻之後往來宜蓋親乃拘世套謂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為介紹必庭實為先容必綺筵為酬獻禮貌既縟舉行艮艱於是往來日稀生平相對之容友此時反戈隔濶之親翁是因親浮疎也是重形迹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盍簪易結之葭莩難也俗子因昧成顛通人豈可不察

有子不宜繼娶〇古人繼娶婦人輕也然前妻所產蒙其母者猶往往而是今婦人漸重七出之條不行而人輕於繼娶其亦弗思而已矣子孫讀書無不論已仕未仕凡喪妻未有子遵古繼娶若既有子止許畜妾擇門風謹脩性行馴淑者買之即其人果賢能令掌家務側室之名不可易也蓋先公七歲而失恃又十年而娶吾母戚淑人又十五六年登甲科始得宦遊遠方子慕親母媳懷故姑猶相對無法焉況所繼之室多屬少艾子媳長者或踰之數年事以母姑情強禮反士君子行事當使天下之心皆安顧先令一室之間勉為施受乎彼

各不安吾又何安之有是故子女幼而不輕繼娶者防害也子媳長而必勿繼娶者原情定禮也後有聖人不易也

殯歛葬期〇三日而殯暑月寧先三月而葬不可復後死者以入土為安其義至切生人不能體耳然必豫畜吉壤然後能葬不失時〇世祿之家歛法務宜從朴雖有爵者止用深衣幅巾勿加進賢冠袍帶久多未便襯墊棺中切勿用華服新段俱用平生舊衣及新白布但須洗極淨曬極乾蓋舊衣恐有汗污白布恐有漿粉俱生蟲引蠹也鄉俗倒用灰塊置屍旁或用黃紙作枕狂愚之見貽悔最甚戒之戒之將蓋棺之頃親友臨畢隣里熟識之人皆聽入縱觀使知毫無長物耳目流傳自絕後患〇初殮之頃俗例必取衣服焚於屍前謂之下床衣極無謂此不論新故存之可以付子孫可以惠貧交焚之何意又貴人棺中襯墊多用平生舊袍袍表裏皆紵段不使多端段有膠有漿引蟲一也有用之物付之朽蠹二也袍本公服褻用至此情禮不安三也必用潔布敝衣為是

制棺○棺不可太寬太長如料富則量逝者形軀裁減之勿惜損料尤忌太高必使高濶相等環視見方為妥高則上空既無用而壙勢因之不得不高墳勢因之不得不稍薄留棺中無用之空虛損壙外宜厚之封土豈善事哉蓋不宜用釘釘縫漏氣又釘長出亦使壙高其弊多端慎勿泥古古人亦有未詳審處既得良木命良工試配已畢臨攏合時一切縫罅先用絞淨真生漆厚調生麪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排䟢成就雖有小小鬆隙之處皆為硃漆充塞無不泯合之患矣純用銀硃單調生麪均未妥此

其所紀試者甫的之試真漆法取少許抹青竹上少頃即乾乾而粘綴不可刎剝者真否則已侵入桐油其性懈矣硃性極枚濕凡漆物置密室中遇雨必生潤惟硃漆獨乾此其驗也故可以取漆之堅鮮漆之濕無踰此物棺外遇縫處亦用硃漆塗之棺底須塗抹令遍棺內止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骸骨宜近木不宜近漆也俗用兎灰豬血調塗又以麻布糊縫亘同兒戲土中無物不朽此數物徒滋污穢有何功力不須十年必皆解散脫落入棺外以硃漆周圍塗之約數遍而止硃外又須以真

生漆蓋之恐硃色太炫非入土幽玄之義加以晦色使可久安也

結壙法○山穴土質不同壙有不必用磚若但畧以光木槌槌之紅潤堅細陽宿光澤如脂但壙底既不用磚則砌壙墻時足踐壙底未免垢污且有鬆動處宜以舊布被洒濕曬乾鋪墊其中砌畢揭起令一人脫履而入揉出其浮塵但下時勿用繩索以淨布匾摺四層兜于棺底而下之以壙底無磚繩索不便于出布則可出可留也若穴底土質不甚細或夾微石則如常法用上好

方磚二層琢方磨細油灰砌鋪事穩心安不貽後悔前法特可偶用耳平洋防水穴底用大磚側鋪二層鬆縫處以砂滿之使地氣得升水氣得滲側磚上始用方磚如法墁平結壙亦可永久無患也磚不論大小唯在坯質堅好火力充足須于八九月間用水泥揉鍊極勒隨大小範成陰乾妥信實窰人一火燒就揀其火候適均敲之如鐘磬聲者為上坯必取八九月者秋冬土質堅凝春夏土質鬆脆詢之窰户凡秋坯十無一碎確有明驗也粘縫用極細石灰桐油杵𣫍砌時滿用于磚之四

圍繞砌第二層下一層已堅結不可動其久而彌固可知慎毋如造屋築墻委倒僅用灰于磚之四邊為苟且計又壙中最厭水氣若以水拌灰土砌墻溼氣妝入乾磚之中一時難燥棺與溼氣相親不如徑用油灰使千年原土新開之日從未嘗涉水氣之為穩也壙外則用原土八分加石灰二分和以葛棹葉汁周圍築之汁須濾淨渣滓單以汁水拌入灰土築時方得堅細石灰切勿多用多不過十之三若與土相等即鬆脆矣皆再三親驗過壙底忌用石灰灰氣酷烈透入棺中骸骨受傷

足知護壙而不知護骸骨也切忌切忌壙勿太寬亦高防其雖同禮云壙僅容棺此之謂也棺僅容身則恐其搖動也　俱家翃

葬為死者計○客曰久停不葬者以不孝論何耶翁曰此為借親圖福者罪也夫葬固為死者計而非為生者也惟土能變化萬物非但草木雖金石之堅皆土氣噓育而就莊生云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惟土能之五味入土皆失五彩入土皆敗化神奇為臭腐土之能也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化臭腐為神奇土之能也人既死入于土中當令不閟常靜不動骸氣與土氣相得使其質澤而不枯其色鮮而不敗其神安而不震鬱及千百年之久而悠然反於空無惟土能之蓋亦有化為神奇之義焉仁人孝子非不係戀也非不能珍秘其先也惟宅之華屋襲之象床被之錦繡皆非所安故雖帝王之貴衰慕既畢舍殿宇而即山丘覆以厚土誠見夫土之賢于華屋象床錦繡也土氣誠得則其所變化衍而為子姓華而為富貴堅而為眉壽秀而為英賢皆神奇之驗矣　典亭山水宋翁

祭有三要○祭者家之大事且今五祀之禮缺如惟有祭先一衆相率草草安能以孝敬貽後約之有三宜專宜潔宜時祭器以潔為主特作一椾置祠堂內諸凡攢盒甌筯共合用若干悉貯其中臨祭取洒濯之用畢仍濯而藏之不得移借他用祭品隨四時應祭之期各定額式惟長至除夕用猪羊每卓五菓一合熟味十器餘時或用三牲或用熟味各從所宜並應豐潔與客相似不然是敬先不及客也豈古人雞供毋菜供客之義哉所謂時者如清明則加角黍之屬端陽則菖蒲雄黄又

祭丁之日邑大夫致胙宜以　聖餕特餽祖先惟用原
胙而已不添餘味蔬以淸酒用明特擧讀聖賢書世世
爲士水源木本使幽明共欣稽古之禁此古禮所未見
以義起之大抵與事生相似卽於心獲安且後世患䟽
不患數也拜儀惟長至除夕及冠婚大事若遠遊經年
初歸者八拜餘皆四拜 家矩 ○附趙子焚餘寄兒韓○
年前祭先須極誠敬雖豐腆未能而潔熱二字則吾得
自盡閑之長老云神所歆惟此氣耳冷酒冷飯冷牲殺
氣從何發不潔可知神其有不吐乎交新年尙擬另儲

以供時祭力未能置祭田隨時隨力以盡吾心或亦祖
考所鑒臨也
時祭墓祭○墓祭非古也祭寃於廟不祭寃於土然士
大夫無祧廟制則已除之主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掃
因致奠焉使遠祖歲得一餽禮以義起誠可因也不必
古是今非惟先廉憲公暨臧宜人皆遠葬山中寒食十
月朔每歲拜掃者再勿䟽勿忘兼用防微非敢豐于昵
也又同堂時奠則由尊以及卑寒食拜墓宜由近以追
遠何則我因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

附有子妾○妾之有子者世俗多作連四連五壙甚悖
禮宜羅城外餘氣之方別置一羅城可僅蔽其壙者葬
之若別求一地獨葬令其子孫得專拜掃最善無子者
旣不可同穴又不必專葬且葬他地則終爲不食之鬼
决宜就羅城外餘氣方葬之令於寒食得沾杯酒子孫
拜掃正墓若禮畢後奉一揖而不拜幽明並安
不慳貽後○人性不慳必不至大富不貽子孫以大富
則不生侈心不侈則又不至大貧是貽子孫以善守者
不慳乃其本也祖父累之如錙銖子孫費之必如泥沙

子孫廢根還從祖父愚性生下
遇大事能散財○勤儉則歲積有餘積久漸多宜遇大
事能散然後非治生之俗子昔范蠡伯者之佐智術之
士猶能屢積屢散馬將軍亦未聞道不甘爲守錢虜財
者氓庶所最重君子所宜輕若于此麤淺關頭尙多係
戀種種嗜慾安望消除雖正衣冠談仁義不比於人數
矣
愛惜之誤爲暴殄○愛惜暴殄本是兩意愚者有時合
成一病如飲食剩餘宜趁鮮香之時分給于下敝衣故

履未至無用宜散與僕從或貧寒之人每見婦人慳吝
愛惜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十日皆腐敗矣
衣履破敝藏之篋笥則不必欲與人則不能堆閣閒處
聽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養物不得伸其用皆以愛惜
為暴殄者也時時講解而提醒之使曉此理自無此失
館規○良朋至戚同堂聚學君子樂之然不談不親不
方不久日間接見笑語各有常度午前氣清觀書索理
午後神倦靜以息之薄暮與陰俱歛簡默一日所為凡
此三時並不宜劇談多笑洩越神氣招尤致疾有損無

益惟中飯甫畢此時飲食在中濁氣薰於上頗宜動盪
手足發舒言語使宣通而不滯知己相對隨意談散可
以發明義理條暢血脈浹洽情意不亦善乎
惠蒙○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
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時時動念先入為主年
少其尤是以長願親朋惠我子弟勿述市井之事尤戒
媟褻之談或稱賢聖高蹤或陳古今治蹟切無如孝弟
忠信況不過山水圖書儻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請詳於
所是畧於所非或節其委而非周或微其辭而非露使

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
避惡客○故者無失其為故聖人之厚道吾輩親朋誠
有難謝絕者但其開口淫褻或泛濫市井何可令幼稚
見聞與其得先入之言而後洗濯之不如無入之為愈
也凡遇此惡客在座子弟自十五六以下權詞令之迴
避
勿竟客言○聽人語言務令意遂勿遏以己見勿挽以
他端惟談及市井淫媟者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
正事以阻絕之勿令得竟其說庶幾養童蒙于至正矣

客過于未終蓋倉猝之間子弟不及避偶行此權以當
褰違之道或曰擇人而交不亦善乎使此輩得至子弟
之前禁其末流晚矣曰固也世衰道微雖世俗所稱雅
客良朋未免有不擇言之病必欲微疵俱絕則交道窮
矣擇交為主惡言已稀雅人心悟微權口過亦當漸化
童蒙貴少見聞○耳目富不如心緒清養童蒙者但使
一切玩好游戲絕于見聞其為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
見人多聽議論恐益其枝葉損其本根
飲食閒氣質○盛饌變色為相敬也蔬食必飽為相愛

也隨分而宜有何分別識此意人易於待我我亦易於
待人若不得聖人之意將恬然而安之此其病根是做
不得晉平公之意且以為簡我而不樂矣此其病根是
陋吾見世間朋友多犯此病若真心為學只飲食間便
須變化氣質

袁[illegible]公格言○袁馘方有言有子弟不能教誨成何
自脩丁清惠有言好人獨為不成須子弟僮僕同心學
好先公常稱二言為子弟者不可不體此意大抵僮僕
為非必先餌幼主及房族親戚之不肖者相與洽比于

是或乘主人衰老厭事或遠出宦遊遂無忌憚故教誨
子弟者主人之責也斂飭僮僕者子弟之事也子弟知
自好僮僕必不敢獨橫于外彼能掩主人之一耳一目
豈能遍掩衆正乎以身教者從則又二先生言外之意

收斂能免意外○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收斂則可
免能使子姓僮僕人人謹慎則無復意外若其未能則
難禍出意外究竟祗意內耳

胎教○古有胎教之文蓋子之在腹也成形成性皆依
于母胎非可教能自慎其身之謂能教也目無邪視耳
無邪聽勿多語勿大笑勿盛怒飲食勿過飽過饑過冷
過熱凡薑椒辛辣葱蒜昏濁橙橘酸寒等物槩止勿用
出入必遣侍婢前導勿觸不意或致驚惶則生子長年
且無疾病男必清明強固女必貞靜幽閒視生而治其
疾痛禁其非應者事逸而功百之夫是之謂胎教聖人
曰習慣成自然不惟習於已生亦習於未產能慎在母
能令母慎在夫然則胎教乃為父者之事耳

僱乳母說○富者省乳哺之勞貧者代哺之食其食衣
其衣取其值以養老育幼至便也然貧者代人哺子而

棄所生之子每見無子家以己子與之無子家亦多貪
以代人哺兒而妨己業初雖允受漸生厭心襁褓之孩
受人厭而能生者寡矣吾家僱乳母十餘人少時念未
及此漸長始聞憫之特甚無異殺人子以養吾子每思
之汗下然未有策以救今為酌一法凡僱乳母時先令
擇親戚中實有餘乳願抱養者以其子付之本家于券
議工銀外另加銀二兩五錢受乳母之子者當時先以
五錢給之三月抱至本家令其生母驗視無恙再給一
兩週歲驗視無恙又給一兩兒之難生在于幼小大約

兒生數月其母始出受傭寄養三月則半歲有餘又復
一歲則近二十月矣方幼小時抱養家未必心愛然利
此一金有半代哺亦甘及一歲外善嬉笑能立行雖非
親生欲不愛憐不可得况又得一金盡心撫視無疑也
萬一惡人不仁借抱養之名以牧利不盡抱養之實以
悮人故特令兩番抱驗儻覺瘦瘠即為別覓有乳家易
之及其長大聽代養之家主之願留者留不願留者送
歸其生母此則富人之妻不芳貧人之子不死且貧人
失一子何其楚痛明知受傭必殺其子而寧忍之者饑

寒迫也若傭乳母之家即不侈富必不大窮二歲之中
于此二金半何有小費錢財免殺人子孰輕孰重何疾
何妄况天窔好生吾能以生意合之則全人兒亦所以
保吾兒也今後吾家當永行此法願與愛子者同之
革俗例○俗所通用而必不可襲者四事一曰家中不
用優人優人演戲無非淫媟豈可令婦人童稚見之即
親翁新過先期告之同志高明必不見罪偽宴公祖父
母官輪流為首宰借他處園亭勿以官府故壞家法二
曰疾病祈禱勿廣殺生嘗見蓮池上人戒殺文中有此

條悲慘懇惻悚動狂迷深助儒理凡信祈禱者大抵愚
夫愚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廻殺生乃佛家首戒何
獨於禳災之期反不信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言就
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應止矣三曰僧尼佛婆勿令入門
愚人或逢生子或巳生日或逢喪事輙令此輩誦經念
佛昧禮犯義爲益有損婦人行之巳為可惡男子信之
尤屬可羞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殄天物隨常往來則
小學中所載温公記郡牧判官事近日梁溪先生同志
約本乎道氣感乎庸情尤可彷而遵也宴郡邑大夫及

新親並應度情量義斟酌得中務為返奢從儉之計
勿妄布施○每歲田租除公私用度外割除若干石為
行義之資視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勤讀
書而貧者遠親近隣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殮者故舊子
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耳
目偶遺隨時周濟亦無定額又修橋補路實有便於人
者隨意量捐
施濟得失○扶濟貧窮施贈豪傑均屬美事得失懸甚
濟貧窮是日用常行百不失一贈豪傑是格外偶然若

非具眼即成妄費稍涉結納即成豪舉每召干求究叐致怨甚或賈禍不可不慎

勿置園亭○園亭之設為宴遊者多為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縱使宦成之後何便為行樂之時若方讀書用功先起臺榭恣游觀恐于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始可已吾嘗嫌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雖雅人風韻其寔亦覺多事惟晋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大望上有昏主下有姤臣若閉門持重不日就良辰美景之間瀟洒勸酬疑忌叐深矣所以絶口不談經濟日與田夫野老

相見且云生老病死符到奉行噫真知幾達生之人也彛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周元公悟太極於月巖先儒此類甚多正足為學道助寧可盡廢豈知真山原泉天造地設悠然相對觸目會心所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子亦有舞雩之遊有古壇之斷斷有逝者如斯之會心有春風詠歸與點同志之喟歎良不誣也若人工結搆累石渟泉剪綵為花原無生意曾見人于假山假川之旁悠然有會怳然悟道者耶此雖極其幽勝只作繁華極其飄逸只作俗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有興必有廢方其盛我竭力而營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運之一興一廢之間無不有費時傷財之害其耗蠹於人間暴殄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致者春和秋涼偕良朋命駕千百里內皆可涉獵遇勝境賞心盤桓旬日素有本領未必無月巖之助也其在書齋隨意花竹數莖足矣陶翁所云樹木交蔭林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為此無益身心得罪造物之事扎吾願子孫超然曠觀勿羨愚俗有此舉動處舜家而效嚬豈承家之俊物值謙盈而不戒尤恣意之小人

勿畜優伶○士夫最忌畜養優伶每見不好學問者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延優師教習謳歌稱為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鑽穴踰墻意態兒女輩習見習聞十來歲時廉耻之心早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愧之不動禁之安能為祖父者秪耳目之細娛忘中冓之隱禍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毒其後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勿聽優人借名○雖有風流嗜利之士未嘗於娼妓托

名娼其秩也今優班有女旦者十之七八娼優本無高下況女旦以優兼娼乃許之假托名色書其府衙女旦其人班扭怩於彼而慨然於此何哉時非戰國身非燕丹畜家妓以悅人為宣淫之領袖念及於斯立刻碎其招搖猶云晚矣

近內門路禁約○門路出入有定規凡近內門戶僅容十二三歲兒童傳語出入過此即當禁足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每門明立禁約寫貼于上犯者必責如數愚人不識以為嚴於所不必嚴豈知此是關礙着忙綫裏

範身集畧　箴三四

着緊習成規矩自然閨門清肅知風之自防自不防風

婦女勿入寺○揆曰近見大族婦人入寺焚香聽經拜高僧為師可不禁與曰是為之綱者非復人類也而祖之治向也民家婦女至茅山皆禁之況衣冠族耶吾知子孫必無是事故不列于矩

勿慶生日○唐太宗以天子之尊又不學之英雄耳猶知生日增悲況學士大夫忍以是日酣歌稱慶乎自為孝子慈孫當止是事子孫為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開單以備遺忘○或問子遇婚葬或公家利病大事必置小經摺於夾袋中細書端緒或造成冊本分派施行豈其恐遺忘耶伊川先生謂聖人惟不記事所以能記事何也曰此言聖人不言常人況舉大事條緒繁多必因人分派分派非預為斟酌未必得宜徑與口語彼庸衆人一入耳之頃亦難詳事之曲折故面命之下隨開一單付之彼便於奉行我便於查驗

出行以賞為罰○處家以罰為賞惰者罰之則衆趨於勸有所畏也行路以賞為罰勤者賞之則衆莫敢惰有

範身集畧　箴三五

所激也或曰何以異哉曰行路則舟車之間勞矣雖惰亦疲又遠其親屬以從我寧忍加罰故以賞為罰者以不賞為罰也處家以罰為賞者以不罰為賞也不然將不勝賞矣異乃各得其情

各念室家○每出旬日而歸僮僕駕車操舟皆有鼙鼓弗勝之氣東山之詩悉人情矣以天下之故勞民聖人猶哀之以一身勞數人而曰主僕之分宜爾何其殘也

事有速了有不了○可為之善事有未及行者已前之過舉有未及改者一家之事宜有未及請安者凡此皆

人生未了之心須當及時了之大抵虧已一分饒人一分無不可了其有極難處者便全虧全饒亦與了斷既使心中輕快又免貽子孫煎煩是大便宜也若居官職業隨分盡之勢難行而畏可緩者置之其義必當為而阻於勢則委職而去可也亦須早其見微其辭若後時訐激雖去猶缺此數者皆以完得連放得下為是惟修身窮理有進無已與此生相終始　俱長亭家矩

世有雅流亦有俗士自三吳倡始京國建標而九州下邑承風若鶩矣自命賢豪者猶未識臧否之真也較而

論之有四反焉夫夜焚名香共恭新理晨烹芳茗獨討異書韻致不凡塵容自遠若夫門有冠裳之客堂聚文雅之賓童子塞衣爰擎茗器主人臨席拂拭博山霜華方炎於竈觚青焰忽騰於爐裏雅反成俗者一也把玩法書臨池做古縱觀名畫據案欣然手調綠綺之徽神動明光之操固已清生几席美浹林泉而或厚價購求破家強市已乃軸歸高閣竟歲不披琴掛壁間終年未撫雅反成俗者二也竹中嘯詠花下題留情固怡然趣亦不惡而或墨瀋淋漓逢人投贈筆花璀璨慕貴獻酬以至名岫登臨芳林游宴美人洽其笑語絲竹競其清音乃始分韻拈題擬聲琢句課遲責迅俯首抽思雅反成俗者三也歸心象教無非澡練神明頂禮鸞音本以陶鎔蠢鄙而或一歲之典未讀八關之齋不持乃清磬長懸戒珠纓腕蒲團在地貝葉凝塵自謂意樹發乎空花心燈燃乎慧火雅反成俗者四也俗士悠悠溺而不寤嗚呼豈獨以燕山為寶府魚目混明珠也哉且古人深衷鬱結托若倚以陰憂壯志沉淪假佼人而舒悒令慷慨未聞惱遙日甚方謂追先哲之嬿婉得名士之類

庸夫鈍夫滑稽做之直為毒智雖驕好色效之徒以宣淫而已古人或衣履標鮮風流交映或形骸土木脩飾俱捐皆得之至真發於天質若乃智不殊乎庸衆才不越乎凡夫慨慕高風仰攀逸軌縱靡離粉墨何異娼優屏棄衣冠祇彰闒茸所謂邯鄲學步轉喪故趨里婦效顰彌增奇醜耳大抵欲知雅俗先審偽真使無意紛紜匹心而雅自在又何覓舉國之狂若有心摹擬希古而雅愈亡正當閉獨知之懷爾曹自比王謝之子宜爭雅俗之間毋但餔糟啜醨隨波上下與衆人皆醉皆濁而

從以賢豪自命哉 鈍山貴無學元禄家訓崇雅篇
遣女十戒　第一持身端正　婦人之過失行第一或
云醜婦未必有此是不然若無教訓不問妍醜　第二
恭順孝敬　恭順翁姑固不待說妯娌姑叔之間亦然
第三不得應對　大人嗔責雖我理直尚宜忍受況
已理短當面應對固為無理退有後言亦不可也　第
四不得鬪合　鬪合上下致不和睦衆人知之罪不可
逃　第五不得彊索　夫雖柔和不可倚託　第六不
得竊盜　竊食雖是小過為人所獲有何面目況于竊

財　第七不得戲謔　節序些少戲耍則可不可無度
第八不得醉酒　大人強勸或至于醉便請歸房
第九勤謹清潔　勤謹謂夙興夜寐清潔謂整齊衣服
頭脚之屬　第十不得凌虐婢使　婢使小過則嗔罵
所不能免不許高聲如有大過說與良人治之不許用
手扯捽打摑之類　吾輩家女與他輩不同若能持此
十戒則謂之有家法若不能持此十戒則謂之無教訓
當宜遵守無累二親　倪文節雜訓止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

其家能敬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
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
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集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
興利除害能居官奉職凡有一善為衆所推者皆書於
籍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
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
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呂氏
大忠鄉約正俗起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

過五
犯義之過六一曰酗博鬪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
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
犯約之過四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
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
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已上不修之過每
犯皆書於籍三犯則行罰
禮俗相交○此行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

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凡不經者當漸去之
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
如之若家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
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事聚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
及多少之數若氣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
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凡同約者
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
妨者不必借可借而不借或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

皆有罰 俱呂氏鄉約

風俗者世道之元氣政治之根本吳地生齒繁庶財賦
取給視為外府第江左浮華俗尚沿習邇來儀文盛而
本實衰物力耗而財用詘侈靡成風公私俱困屬臺使
者按部目擊時艱銳意裁節申明禁約檄下條議日可
見之施行矣吾輩少長於斯事關桑梓漸在眉睫可漫
視而不加之意乎謹竭愚管粗陳梗概裨捨下風以幸
財擇 莹文定善俗裨議

一語云俗奢則示以儉禮失而求之野返樸還淳之謂
也必上令而下始行一倡而群始和故自上動下之謂
風與衆共由之謂俗然上惟舉要以導民之趨下則徯
應以從上之令如必曰某禮當用某物某物當用若干
纖悉枚舉使奉行者不能盡從是法不行也行之而有
出入是法不信也今惟去泰去甚以抑其過從禮從俗
以約其中上舉其要而下盡其凡斯令出惟行而導民
成俗之體要得矣

一賓婚喪祭禮之大端夫禮有本有文賓禮以敬為本
婚禮以正始為本喪禮以哀為本祭禮以誠為本儀章

度數者文也其末也今俗尚侈靡類飾儀文之末而本
之則無故愚於四者謂宜革奢從儉以還本實今列其
概於左

一禮莫大於分品官士庶禮有品節分有限制過奢則
僭僭則越禮踰分故服用衣飾縉紳士族所當守禮以
過奢為越禮富室民庶所當循分以僭擬為踰分如近
時飾則槩用金銀珠玉衣則槩用綾羅紗紵並宜節繁
就禮以敦儉樸凡在士類尤當倡率以表正民俗

一娶婦用聘儀嫁女行奩具自貴族以至富室皆然然

就中聘儀之多寡奩具之厚薄彧彼此爭勝彧較量責備何異論財今擬聘儀奩具各稱家有無不必求備

一初喪倒用賻儀止於族中有服卑幼至成服後則親賓姻黨往弔用楮錠冥幣其餘冥帛諸繁文以贈生者則無名以贈死者則非實不若單用香楮做古束芻之義且喪事尚質於禮尤宜

一喪葬大事人子竭情盡禮然惟周於身周於槨者所當致力勿之有悔焉耳近俗喪家用樂類作佛事甚則張結彩亭扮演雜劇羅列祭品是於哀戚中備儀文求

觀美所當裁革

一祭禮古用脯醢蔬果以達誠孝近來陳設太繁多傷物命腥羶几筵於生者無益死者不安末俗信尚輪迴因果至延僧道爲亡者懺罪超生不知惜物命是爲亡者超生戒暴殄是爲亡者懺罪舍真實而事虛無達者不爲宜痛革浮費還雅素以盡追遠之誠

一近來青衿子弟以黌序非燕僻畏禮文爲拘礙往往結合群小僱覓遊山船隻陳設酒殽挾歌童妓女醉耳目以便狎昵游俠邪以恣淫褻不惟蕩志損財亦且傷風敗類所當嚴禁 俱善俗私議

吾松僻處一隅俗號淳樸邇來沿習侈靡愈趨愈競近見白下諸老梓行復古一編雅有返朴還淳之意其於世道風俗良非小補擬與同志約而行之雖不敢藉口表率庶幾同心以冀挽回謹列其事於左 陸文定公鄉會約

一門刺以通氏名尋常往來不論行輩後先止用單幅白帖

一彼此往來拜訪主於敘情亦藉以考問德業若徒循故套頻復投刺似非古道今約非有面談屬議不相拜

訪亦不必答拜

一賓至主人接見俱有常禮彼此揖讓舉手俱不過膝

一禮尚往來交際餽遺恒情不免然施者度其可受受者量其可復今約每遇節序或時新等物餽止一二多不過三四品主於達情若必擬備物充庭則施者既煩受者難復不若物薄而情厚之爲愈也

以上數條非出臆見亦仰體諸公實意酌情禮之中期相與共敦古道力挽頹風獲以餘年幸際風俗還淳實大願也 俱鄉會公約

書刺○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嘉靖年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面則否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字間有自書名於門者其質朴如此今擬拜客用單帖一卑幼加頓首二字 沈文端文雅社約

宴會○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娼優入人宅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引誘子弟俱不宜用

稱呼○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於不祥矣今約除尊長親屬各自有應得稱呼外其平交止稱字稱號尊輩稱老先生長者稱某兄某丈

揖讓○讓不過三古之道也今約迎客者客至一躬及階及門舉手相讓送客至大門外一揖客及車馬主人入門各一揖客乘車馬主人出門舉手相顧俱不必差人拜上

交際○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不過三分五分以至一錢亦有攜盒酒舉賀者有三五相約共一盒酒者然猶酒不過一壺盒中物小果小菜三五品吾猶及見之客入門與主人一揖即舉觴行酒賓主酬酢俱不過三酬酢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修儀主不復請謝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日盛有因而廢家廉禮者有較量往來薄厚寖成釁怨者有公然爲

假酒假段明示相欺者風俗薄惡如斯不返將何底極今擬婚姻及大禮從宜用幣其尋常賀奠自一錢以至五錢皆爲厚禮不可更加其一切假酒假段俱宜停止 沈文雅社約

揖讓○古人於父執極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前二十年新進諸生尚不敢與前輩頡頏見必致敬塗遇則立俟長者行乃行或辭責之不以爲詘今漸非其故矣恂恂如也似不能言此二語豈非救俗之藥石哉謹乃有終做不可長亦可觀人德器非獨爲風俗慮也 呂忠節

司馬温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宦祠
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
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
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恕其
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
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却曰倪尚書何如曰尚
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
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

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
也御史内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大抵居
朝廷則爲公卿歸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
裝成貴態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豁擁童僕呵叱父老
聞倪文毅司馬温公之風得無汗顏乎　讀書鏡
歐陽文公玄歸於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
馬入隘巷問其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
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綏梅先生通五
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
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
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喫此者第老夫易
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煖丹田麥飯葱湯也
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
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讀書鏡
張湛居鄉好禮動止有則三輔以爲表儀後告歸平陵
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
禮下公門式路馬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夫古
人官居顯要不敢倚勢凌人者恐傷忠厚故耳乃有淺

夫薄子纔得一官便洋洋閭里明輜高軒不知自視何
若是尊也嘗聞里中有一聯句云坐轎垂簾聲價重居
鄉喝道骨頭輕此不敢指其名而其人可知矣　旋處寶
余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縉紳自號清節者極
惡之以爲傷財廢事無過乎此余謂清素可以持身不
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衰颯氣象雍容博大之世當
不爾　張元長筆談
遺箴同善會專一勸人爲善中間極有大利害不可不
知我等人人肯向善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

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如此便成好風俗一團和氣便感召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足豈不人人享太平之福若是人心不好見個善人便叫他是個沒用的滯貨見個惡人便叫他是有本事的好漢一味凭着自已的意力一切非為要做便做一人作歹十人看樣便成了不好的風俗這一團惡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惡氣雨暘不時五穀不登人民疾病瘟疫交作兵火盜賊出于意外不知者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成的一家為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為善便是一

方之福我等各宜真心實意做個好人做好人雖吃些虧到底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討些便宜到底總算是大吃虧急切回頭不可走差了路害了自家又害子孫又害世界 高忠憲講語一則

會友有百餘人人人皆出自心自願可見善是人的本心為善是人的本分事如着衣吃飯人人喜歡做的從此歲月日久凡在同善會中人看淂一方中老者貧者病者死而無葬者真如一家之人痛癢相關有無相濟這一段意思豈不是極好風俗天地神明所極喜的凡在會中受施之人自然思量這個銀錢是善會中來的豈可在不善處用皆當興起善心為子弟者愈思孝親敬長為父兄者愈思教子訓孫各思勤儉生理各戒非為浪費這等方是同善之意所助雖微所勸甚大不虛了此會我等生在世間百年有盡所作善業惡業浩劫無涯過了一日便沒了一日所以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這個身子生的時節一物不曾帶來惟有這個善是原帶來的死的時節一物不能帶去惟有這箇善是原帶淂去的各各思量各各努力 二則

這同善會廣勸世人為善凡來聽者便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有善緣到此便有善言入耳切不可輕看過了這句好言語一句善言提醒了一點善心便做了一世善人豈但轉禍為福正如起死回生也人人有父母人人隨分孝順他人人有長上人人隨分尊敬他人人有鄉里大家要和氣些人人有子孫大家要教訓他生理是該做的人人做自家該做的事各有過活非為是不該做的若做不該做的事各有罪名但看世間盜賊那有不敗的但看世間嫖賭打行告狀詐人的那有善終的

到得官府訪拿囚禁牢獄之時想着那街上本本分分有挑步擔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只貪暫時快意造成無窮苦楚今日聽得這言語各要立定主意做個好人鄉里也尊敬子孫也流傳父母尊長都歡喜就是沒有父母兄長的人人也稱道這是某人的子孫某人的兄弟如此學好父母兄長也增光彩祖宗也增光彩這便是孝順尊敬的實事比那三牲五鼎供養的也還強勝些做好人有說不盡的風光說不盡的安穩都從今日這一點念頭上起原是好念頭的人愈要堅

固原是不好念頭的人就要轉變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急急回頭還嫌遲了（三則係高忠憲同善會講語）○謹按此會有十分妙處費少而功多以養而兼教無書院講學之名卻有與人為善之實不但受惠者感激聞言者感動縱是地方官長不得不盡心力鄉紳袍衿亦愈提醒其惻隱上上下下人人學善雖有兵火大患到來此方人或者可免落劫我連歲病患每思庚午年三月朔夜千生鬼哭之變十分奇慘不知應在何年應出何事來眠寢不穩提向人言大半不關心今亦無別法平居但行

此會勸化大衆長善消孽倘遇饑荒鄉紳領袖富戶就各區各村附近處分救貧民務令一方無一人餓殍只此二事便是釀和氣兆劫運真實工夫讀書知理與名位的轉移一方豈忍不作領袖保護此方生靈一方生靈得全我一家一身亦在其中矣況名位若關係海內者肯在家鄉行此等事千百里內冠裳士民聚相傚其功德不可思議矣嘉善陳幾亭龍正跋

同善會友就有數十人總是個為善最樂諸凡救困扶危這點不忍人之心不要有得小一應循天理做無窮

無盡的好事不過從愛惜同類上來今日來此聽講不論往回做生意與衙門中人但點醒了這心回去俱要立定個決不害人的主意常常在懷一生決保安穩了用這會本是助貧專揀好人來助因此勸人使那些放肆游花日就窮苦的生些懊悔庶幾轉頭又使後來人說道原來做人不好到底無人理他庶幾人人各守本分且這會救濟扶持人人聽些好言語說些實落故事番些現在陰騭報應連那愛物的心自然觸動了一應鳥獸蟲魚自然也會愛惜如今會中人各隨願力伸得一

點勸善憐貧的心毫不煩難一步一步走四家去時時思量豈不大快活平時積善老去安端豈不討了個大結果富貴人家常肯救濟貧窮貧窮人家自然感激富貴不論有事無事互相倚靠得起統一方箕將來豈不得了個大受用 戒孝一則

世間大福大慧之人造出無量功德只是逢人苦楚如在自身令人極大病痛只是見人痛癢不相關涉種種有已無人胸中氷冷斷絕了溫煖生意與那生物的天心相反天看來已是個惡人了人或云做好事不輪着

我們此語極誤豈有好事而或有人做得有人做不得之理大凡功名受享果然不可相同譬如猝遇大事才調不及一時勉强處不來或稟氣不足精神不濟雖有美酒佳餚不能多用一切聲色馳逐不敢任情這便是有人做得有人做不得若論為善只是自存本心力到處行方便有甚阻礙却有做不來之理如對父母難道我只會冷淡不會歡欣如對尊長難道我只會拗別不會承順如待平人難道我只會苛刻不會放寬如出語言難道我只會虛花不會老實平常日用難道我只會

生事不會安分凡此之類都是念頭一轉立地可為不論在家出外時時處處謹慎慈祥方是無間斷的為善凡受會中助的得此微貲越去學好捨者亦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有種軟弱的人本心要學好防人恥笑天下豈有學行好事學做好人又怕人笑有種硬掙的人自家不肯為善尚且要阻撓人說此些小指施濟得甚事不知隨分盡這一點善心在我一人則小合攏衆人則大畢看事體似小想着心腸便大今日行者須要不倦聞者須要轉頭行者亦善聞者亦善方是同善或又

疑向善之人亦有遭禍患者此是何故蓋因平日作事差悞處多悔過未久裨補不來正當倍積陰功豈可慎悔修行無效若人人各各安靜毋作非為毋分外生事省多少閒錢糧免多少閒是非 二則

如今人家只有三等不是富貴便是貧窮不然便是中等人家若要人人為善看來也不甚難只得三句粗淺說話富貴的大家存厚道貧窮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怎見得富貴的該存厚道大凡世間好處一身决占不盡別人種田上白米飯是我喫別人

織緞上好綾羅是我穿在家冬煖夏涼出外非船則轎
造化便宜我已占得多了與人交關所以決該公道若
明要占先他人怎當得起實實落落將此存心將此行
事自已心安子孫常享這段粗淺話便是勸富貴人為
善的怎見得貧窮人該安分凡人守住勤儉二字雖極
窮畢竟不忍餓那些嫖賭徒訟游花的不必說他有一
等無用人常說我只是命苦只是無本錢到得仔細看
他起來畢竟身上生一件病或貪口或懶惰或心想不
定貪口是消財的病懶惰是沒出息的病學做一項嫌

範身　集要　試五四

他利輕又換一項說道我件件都會畢竟件件不曾會
也所以心想不定是一事無成的病人若戒此三病除
了大荒年決不愁餓死切不要分外生事妄去求溫求
飽惹出禍來坐監坐舖弄得越凍越餓這段粗淺話便
是勸貧窮人為善的怎見得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
人情好勝自家過得日子便思量分外結交剗取鄉間
數個小民還不句供貴人一席之費若肯一朝醒悟將
那結交貴人的本錢零星救濟患難之人多少陰功多
少實用可惜這慷慨好施的把來亂用了靡費無益反

增殺生沉湎之孽他若肯改時一應小户人家與他打
交關的個個叫嗔作喜我自然不招横事亦何消借他
人勢力做自已護身牌這段粗淺話便是勸中等人家
為善的翻來覆去看為善似愚愚的到底安穩不為善
俊乖越乖越害得自家深只爭來早來遲決無躲閃之
處清夜自思我雖聰明智慧決不跨盡千古以上人我
雖乖神通有本事被皇天總算帳起來決然拗他不過
若為善畢竟吃虧難道從來聖賢個個都是呆子若為
善果無報應難道從來書本句句都是騙人若這兩項

範身　集要　試五五

還有信不過時不論貴賤賢愚總有八分險了　三則
上智下愚原不在本事聰明上論只是看他心田人若
越做得惡事出的縱使神出鬼沒越是下愚但心腸真
要好的就使朴實無能也是上智譬如一件不好道路
初做時還有些過意不去到做得漸久連那過意不去
的念頭都不動了此豈不是昏沉之極所以千般惡孽
只為昏沉又有好事初時學做一兩件也覺心中歡喜
及至做好事慣了有一事不妥當便覺不安必求件件
合理方纔無憾此豈不是明白之故所以萬善全歸只

因明白若說做惡人也須有一種惡才不知人若有才
隨身所處有做不盡的好事緣何偏揀那不好處行閒
口便夾酸轉得背時唾罵是他受動步便奸巧到底來
殘辱是他當能事何在大抵為善原是人的本心為惡
只是人的習氣一向習壞皆為不曾思量亦為無人提
醒日久歲長如夢如醉醉時覺得作惡可誇反要引人
同溺醒來覺得作惡可醜自然樂與人同清 四則
今要做好事先從不做惡事起惡事亦誰人肯做須從
不管閒事起管閒事但畧有些利息門客僮僕暗地裏

不知指多少人若無我名色主張他們如何行得去衆
人分利其惡孽總我一人承當况錢財之為物吝未破
時恰似骨肉至親留在家中盤桓有一番破時正須
布散開來方為得用鄒南皐先生說聖賢別無學問只
得錢財便是聖賢初間頗駭其爺體貼方知真實 五則
見好人便思奬勵見惡人便思化誨見饑寒便思救濟
見暴骨便思掩埋縱然力量不周也與多方設處代他
算計與民同患無日忘之這便是士君子之勤農家及
時耕種竭力東作經紀小生意的早作夜眠勿學游手

游食這便是庶民之勤每見富貴之家自來則不惜糓
人則未免有吝色若能節縮浮費就耳目玩好上省得
一二件便勾養活幾個窮人性命若件件省日日省少
些受用那省出來的財物不知勾活了若干人又落得
自家惜了些福從此推將去行事不敢任意出言不敢
快心發念不敢侈肆這便是士君子之儉一切中下人
家勿貪口腹第一件先從縮口食起這便是庶民之儉
六則
如何叫做為善只將不為善的樣子反看便知凡不肯

為善之人眠裏夢裏不是作歹便是設計作歹的是真
刻薄真強梁設計的是假溫存假面孔那真作惡的衆
恨衆然却像不可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不怕人笑不
怕人惱的力量若一朝翻轉來發狠改行從善却也極
易那假作善的使乖弄巧却像不足與入善豈知他那
一點要人感激要人稱頌的心腸却是真的若把這點
好名的心幹起實事來便做個真好人有甚難事所以
此善日日現前不是不能為只是不肯為不肯為善不
過是算計人豈知人生在世間總有天命即使費盡心

力何曾有一毫扭捏得那會算計人的只是目前來與那心人算計的亦是一日低頭須要合後來總看不要眼光短淺今日到此要各各自想我平日若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如何叫做為善今日豁然喜得了個亮頭我平日若自負是個聰明人不信善之當為今日一身冷汗驚落了許多乖巧雖然且不要慌正要把這些乖巧特地驚落了他方是我的一點亮頭在 七則

凡與人同的是善與人異的決是惡同的是生路異的決是死路何以見之惡必有害於人不但受者恨入骨髓即旁觀亦為之煩惱既人人惱恨豈不是異為人在世使人人惱恨豈非死路善必有益於人不但受者感激即開者亦為之歡悅既人人歡感豈不是同為人在世使人人歡感豈非生路這生死兩關不但太平之世為然即危亂多事之日一直貫得過去若說人生自有天數地方偶值劫運如何跳得出這正為為善不透果是徹時定然脫出天羅地網又或因有人見疑有人見便說人心不古善不可為這也畢竟是為善未切若是徹表徹裏徹頭徹尾自然人人信服疑謗俱消斷

補五八

種者主會勿狗情面以懈眾人樂施之心給棺者止拔城中無告耳目之所見聞各鄉不能周也如入會漸眾助資漸厚推而廣之有時 二則

一各戶分別入冊舊有定規必經正人舉報方准類齊聽本季主會訪確增收其有鄉區持摺自求者住居遙遠四散不便稽核即城中亦有地鄰總甲開報不實又紛紛手摺登門自訴者一槩不給萬勿空費紙張終日守候徒勞無益 三則

範身集略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坊編坊範家集略以身範爲先然僅書中之一門未爲賅備故續爲此編專明範身之義分爲八部曰成部應部容部貞部慎部坦部辨部誠部每一部爲一卷各有子目共二十六目範家集略皆不載所出之典而此所徵引必註某人某文體例較善然捃摭既富亦不免儒墨雜陳

史說萱蘇一卷

〔明〕黃以陞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說萱蘇一卷》提要

史說萱蘇序

今夫一枰之上終日之間合天下人之心思而注焉豈無一二局相侶者即一人之手終日慘淡經營心思短長亦豈無先後之著偶爾相似特營壘分布位置審移無人從旁闇識取而覆之耳二十一史古今一大方罫也豪傑有數奸雄有數人亦寔有三頭六臂絕代神通而作一事必師無前之智出一語必得未曾有之譚哉其

間有意摹倣相尋于淂失之
林者固多無心而合若跡之
結于並轍嫁之發于齊聲者
正自不少矣加以汗青之牘原
非信筆迄罕成案蝌蚪既陳魯
魚互舛稗官競起可勝究人

名實誤人聽聞邸孝翼淹緯
賅洽有足之笥挈之而走四
方不費緘縢又省繙校萱蘇
一書使人開卷而同事之系于
何人同人之辨于何代甲乙瞭
然不啻奕譜之黑白矣余謂
此局亦復難了安淂風雨空
山集二三曉暢史事者與之塵
尾相上下隨手拈出余頷躬
為掌記續成完帙以當寳林
之碎金天厨之積臠乎方今
聖主覃恩紹述弘文之館議者

欲廣捜山澤之儒用資揚扢何
可無孝翼娑娑抵掌其間區
區前史又其尚論嗤餘也

虞山友弟魏浣初題

自序

語云皐蘇釋勞萱草忘憂僕本勞人懷此百憂尚論之餘摽其相類間以單奇史什之九說什之一或系詹詹特識盾瘠竟貽未了之業鼠喞蟻數抑又勞矣嗚呼古今如許大符局倍蓰謬以一芥欲測須彌見揚子雲位貌秖供醬瓿誰秘帳中萱蘇也糠稗也任其所遇夫子之任遇久矣世有嗜芰者發函藏示乙庫借我三十車共成真珠船固所願也萬曆已未秋月龍溪黃

以陛孝翼父題

校刻姓氏

同里友人呂　瑩奕中

蔡　瀅嗣清

陳士奇弓甫

呂士陛而晉

林名香異徵仝梓

史說薈蘇

閩潼黃以陛孝翼輯

桓榮爲太子少傅輜車乘馬謂諸生曰稽古之
力也北魏董徽宣武詔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
六經詔敘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誡子弟
曰此之富貴勤學所致耳夫學非以梯榮也如
二公語似薄然以誨子弟不當如是耶

相如長門之賦陳后還宮值不止千金矣謝朓
子謨尚公主後帝薄謨門單令主更適謨不堪

歎恨爲書如詩贈主帝見而矜慨謨得遷官時
以爲沈休文筆詞之足動人主如此

陳壽作三國志以索丁氏子千斛米不得不爲
儀廙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被髡諸葛瞻又輕
已壽言亮將畧非長瞻言過其實梁沈約譔宋
書脩裴松之之後無聞而松之之子子野更譔宋
畧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
徒跣謝請兩釋是以私相報何言信史

蕭何不治產宅曰使後世賢師吾儉不賢亦無爲
勢家所奪楊震曰以清白吏遺吾子孫襲昭明
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
能自立不如一經捬世隆曰一身之外亦復何
須子孫不才將爲牽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徐
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子孫以清白子孫才
也自致輜輧如其不才終爲他有

伯龍素貧竟灰心於鬼笑正辭好積不警悟于
妖聲趣各不同祗堪捧口彼鄧家銅穴難彌餓
死之災袁氏園池偏具上林之賞王筠芒屩兩

舫而葉尸空井張允鑰匙作佩而凍餒禪門袁
幹修豪還水火而行乞叔明貨殖貽子孫而傾
貲或不庇一身或難周再世悲哉宜明齊寶易
敝錢愚

賦氏難明而後雖千萬者謝朏之爲吳興太侯
庇之爲蜀新昌也

王珣頗好積聚而子弘焚其父券顧綜鄉里負
財而父親之焚其子券齊崔慰祖父慶緒梁州
之資悉散宗族亦焚其券

漢陳萬年召子咸敎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
頭觸屏風怒之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敎咸諂也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問其子鈞外議云何
曰論者嫌其銅臭唐崔棁性貪致仕于湜爲中
書令以事干湜湜多違拒是父不能行之于子
也
何次道好佛供給沙門而不施貧之殷仲堪好
道不惜財賄而嗇于周急
宋沈攸之形陋詣領軍劉遵不入選歎曰孟嘗

史記萱蘇　三

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後以功
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北周李穆長不
盈五尺甚勇決敵人見之皆云避此小兒周文
歎曰但問膽決何須八尺之軀也唐封常清素
瘠腳跛求從高仙芝出軍不納明日又至曰以
貌取人恐失于羽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不
得已補名傔中後以功爲范陽節度使故李勣
之選將謀矣以羸弱爲薄命求富厭非素瓔不
任將爲者乎他文士如王粲徐摛菑士選單之
才名也可勝指哉
射石以爲伏虎而沒羽者楚熊渠子漢李廣事
同北周李遠獵莎柵見石以爲伏兔射之鏃入
寸餘（熊之射石論衡以爲養由基事）
魏法圍而後降者不赦河間之賊程昱赦之而
昌豨之役于禁誅之何也昱所原者畧定之時
禁所執者擾攘之際也
棠谿公與韓昭侯謀每夜獨寢恐夢寐之言漏
於妻妾也魏劉曄入贊伐蜀出曰不可獻貢之

史記萱蘇　四

曄曰伐國大謀臣恐眯夢漏洩敢向人言是以
密于機者旣愼唫囈之詞寧忽屬垣之耳
今人呼驢騾曰牲口出魏志任嘏遇荒亂家貧
與人共買牲口各値八匹後牲口家來贖時價
値六十匹嘏但取本價
魏左慈於太祖前釣鱸買蜀薑吳介象亦於吳
主前釣鯔買蜀薑何其時之近而事之同
陶謙幼緻帛爲旛騎竹馬爲兒戲而甘公妻之
以女石虎馳獵善彈而其母以爲快犢必能破

車俱以不羈識其奇周處勵志於三害戴淵垩
涕於行劫張充改行於臂鷹俱以自新建其勲
乃徐元直任俠擊劍堊面被髮而奮脫於吏刑
皇甫士安二十不學游蕩無度而感激於叔母
卒皆成名士夫不學則老大徒悲寧豈有後時
之嗟哉

蘇季貸布于鄰于淮陰受辱於胯下因仁任安
數恨於家監少隨衛旌困食於征虜劉穆之依
外家江氏求檳榔而見譏劉毅干庾悅邀射乞

鵞炙而不荅宗慤苟饕于庾業沈約覆米於宗
人王敬則不羈而縣吏唾面吉士瞻擲幘以無
裈見侮馬賓王被凌于汴令崔彦昭取慢於外
昆裴度遭窘於武士高固貽笑於儕類嗚呼貧
賤見欺古今常態不困惡激宜服膺於孝公

晉王歡家貧讀書妻焚書而改嫁後成通儒宋
徐廣家貧好學不營産業妻中山劉謐之女忿
而離之後位秘書監千載而下不獨嗤買臣婦
也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主
家僮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氏霍去病父中孺
亦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通
生去病時同事同勲同絶奇

晉裴秀母賤年十歲時賓客詣父徽出則過秀
嫡母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曰
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魏崔道固母賤嫡兄
攸之等輕侮之道固為宋諸王叅軍長史以下
並詣之諸兄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

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客
咸拜母歎美道固而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
此事相類是以夢蘭之生無自蕭艾

程嬰杵臼匿趙武其母祝曰天未亡趙若無聲
北魏平文皇后王氏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
襁褓國有内難后匿帝于袴中祝曰若天祚未
終汝無聲卒免于難事同

晉寗有牛暴其田牽牛着凉處且給飲食魏李
士謙同

宋劉胡面坳黑似胡出身隊主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齊桓康驍悍暴虐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北魏楊大眼爲將勇力絶人童兒啼者曰楊大眼至立止

慕容沖年十二時有龍陽之姿與姊俱爲苻堅所幸後沖逼長安堅責之曰奴何送死沖曰旣厭奴苦役欲取爾見代耳梁長沙王韶童時與庾信有斷袖之歡衣食皆信所給遇客亦爲傳酒後韶刺郢州信過之韶踞青油幕下引宴別

史說萱蘇　七

擱信不堪徑上韶牀踐蹋有饌直視曰官今日形容大異韶甚慙嗟乎男歡不敝軒豈惟寵人者易弛卽寵於人者胥睨仇敵矣

師弟之義敦在三者固盈傳記乃亦有反害者不獨一逢蒙也謝邈先娶妻郗氏怨懟貽書告絶邈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作見斥元達遂投賊孫恩滅之袁粲父子死齊兵小兒數歲乳母投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謝超宗以罪賜盡門生王永先告其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以辨誣見原末先竟於獄中斃之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王敗超之端生待命其門生周姓者謂殺陸當得賞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嗚呼犬噬行路何至噬其師哉然靈慶卽死于猘狗周生隨斃於陸棺天道赫矣

成買拒北魏而死首斷還軍彭樂戰宇文不利腸出復內殊勇也顏魯公之罵賊怒齒穿齦下忠貞之死難握拳透爪殊忠也

史說萱蘇　八

羊叔子陶士行皆名德勳臣羊祖墓人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侃握重兵功成而思折翼之祥吾何能無間然史以爲人無求備抑何恕歟

王濬平吳之後錦衣玉食人以其素侈無度不知功成而王渾愧忿朝貴多忌以此自汚乃善處功名者與鄴侯汾陽同

晉賀循爲軍諮祭酒張廷尉闓初於家私作都門至是毀之唐楊綰爲相中丞崔寬毀第宅器

同

漢文勞軍細柳都尉拒之先驅不得入因歎亞夫爲眞將軍光武出獵夜還郅惲拒門不納明日賜布百疋後秦姚興出游昏還將自平朔人先驅旣至校尉王滿聰拒之曰昏暗奸良莫辨有死而已旦召滿聰進位二等此以部校遣其主而不爲悖霸王之得人死力有以也然諸尉故自非常

汲黯過河南以便宜發倉賑饑民晉鄧攸守吳

史說萱蘇　九

郡亦輒發賑隋張須陀爲齊郡丞先賑而後上狀北魏楊逸刺光州宋范純仁知慶州亦然而朝廷不以擅出罪之者民爲重也

晉元帝爲瑯琊王時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帝奔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乃免宋王華父廞舉兵討王恭爲劉牢之擊敗走華年十三在軍中與父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華行遲曇永罵曰奴子怠懈以杖捶華數十由是得免梁袁昂父顗敗藏于沙門將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見以策扶泰背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皆得免所謂智權不妨倒行而逆施耳於楚公子之僕乎何尤

棄官尋母人知朱壽昌之入關中求官尋母又有庾道愍之入交州是尋母二事

陸績載鬱林之石江革載西陵之石是載石二

史說萱蘇　十

事鄧攸載米之吳郡李安人載米之吳興是載米二事

以鮓寄母母以其官物而還之者吳有孟仁晉有陶侃孟仕十名孟著

惜福之人卽一食不可濫棄晉殷仲堪每食飯粒墜席上拾而噉之北周王羆與客食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瓜皮落地羆就地取食客甚愧在今人必噱笑絕倒矣唐肅宗爲太子時侍饍割羊臂臑餘污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太

于徐樂餅啖上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又於
複道窺見衛士以殘食棄水竇中怒欲杖殺之
寧王諫止夫明皇如此況儉主乎萬乘如此況
士庶乎
惜餅亦有數事相類王罷鎮河東有臺使至設
食使裂去餅緣罷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
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撤之又
李英公爲相飯鄉人客去餅緣公責之鄭澣尹
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皮而食澣曰
史說薈蘇　十一
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病澆俗驕侈自奉柰何
囂浮甚於五侯家乳臭兒耶取棄者食之唐宇
文士及嘗割肉以餅拭手太宗屢目之陽若不
解徐舉啖之此士及之智也頗與肅宗同
庾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不利於主勸亮賣
之亮曰安有己之不安移之人乎北周孟信去
官無食惟有一牛兒子賣之信從外來告買者
曰此牛先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兒子二
十遼史蕭韓家奴好學有一牛不任驅使其僕
得善價蕭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
歸値取牛
盧邁歷年章再娶無子或勸畜媵答曰兄弟之
子猶吾子也可以主後元德秀少孤親亡不肯
婚人以爲不宜絕嗣答曰兄有子可以祀先兄
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
流此異感也然元之迂何如盧之順命
蘇章與故人飲酒不以二天而釋其罪北魏源
懷與懷朔鎮將元尼須事同然不若勿飲之爲
史說薈蘇　十二
公也
北朝房文烈霖雨絕糧遣婢糴米逃三四日方
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唐陽城絕
糧遣奴糴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與弟迎
之未醒因負以歸奴覺謝罪城曰寒而飲何責
焉雅量相類如今人抑且尋婢私而索奴麴値
矣
宋謝僑素貧嘗一朝無食其子欲以班史質錢
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唐杜兼聚書萬

卷毋卷後自題曰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
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于孫念之然與其封
識而併鐍蠹不若早遣而逢知己也
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王隱撰晉書虞預竊之
郗紹作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名之立行之亡
也
秦皇漢武徒慨想于馬韓論語太玄不取重於
當世高古下今貴聞賤見昔人多詳之矣若慶
虬之清思賦托相如而重張率日限一詩虞訥
史說薈蘇　十三
見而詆之托以沈約而訥字字嗟歎曹冏爲六
代論托名子建晉武詢陳思之子志云非先王
筆也左思賦三都張司空令求玄晏序而紙貴
是借人以重文孫綽未知名桓公命作敬夫人
誄而名遂著是借文以重人總之皆皮相也惟
陸士衡見太冲而輟筆袁淑見謝希逸赤鸚鵡
賦而隱作是千古快人乃眞知文
鍾士季書與人托阮步兵字字生義既知是己
不足道也李北海不許蕭誠書誠詐爲古帖示
云此右軍眞跡邕欣然曰眞物平生未見既以
實告乃曰細看亦未能好文字之無定價如此
葛洪王融好抄書梁蕭鈞亦好細抄或曰殿下
何須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便於檢閱且一經手
寫則永不忘
夢五色筆人知江淹而不知和凝五代周人
又宋范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
陳蕃下榻人知南州時之於徐穉不知樂安時
之於周璆璆字孟玉
史說薈蘇　十四
生芻一束一吉事鄒長倩贈公孫弘一喪事徐
孺子弔郭林宗母
辨豹文鼠終軍賈逵事同進神雀頌賈逵許善
心事同
令人呼加冠曰上頭出齊書華寶父豪晉義熙
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曰須我還當爲汝
上頭長安陷後寶年七十不冠婚或問號慟彌
日不答
噀酒救火郭憲欒巴佛圖澄事同然尚未悉

宋張數爲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狄當周起並管
要務詣之數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
席張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齋紀僧眞幸於世
祖乞作士大夫承旨詣江斆登榻坐定斆命左
右曰移我牀遠客小人之不得干君子如此
嚴挺之不見李林甫崔隱甫不見牛仙客常摩
不見元載可謂唐三儁人
漢曹娥痛父肝之溺投江而屍出邯鄲淳爲之
碑唐饒娥哀父勳之溺不食死震電而父屍亦
史說萱蘇　十五
出柳宗元爲之碑
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者號沒字碑五代時唐
有崔協周有安叔千也
東方朔小遺殿上南唐史虛白亦然是方外人
矯色
關雲長臂爲流矢所中陰雨常痛醫者曰矢鏃
有毒當破臂刮骨適與諸將飲臂血流離言笑
自若五代唐萇從簡破梁軍矢入髀骨醫鑿其
骨言笑自若宋張瓊從太祖攻壽春以身蔽太
祖矢中股死而復蘇鏃入髀骨飲酒破骨神色
自若其勇殊可彷彿也
朱穆勤學不知馬之幾足每一精思顚隊坑塹
北周樊深好學至老嘗據鞍讀書馬驚墜地損
折支體而不改
裴行儉吏碎瑪瑙盤韓琦吏碎玉盞俱不問
晉謝弘微繼從叔峻襲爵國祿不受惟受圖書
千卷梁阮孝緒繼從伯亂之遺財百萬一無所
受此廉於爲人後者也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
史說萱蘇　十六
曰爲人後者不入蓋惡其利人也
秦苻朗來降謝安設宴朝士盈坐朗欲自誇每
唾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含出是以智示雄
於上國宋謝裕性潔居宇淨麗每唾左右人衣
事畢郎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是
以癖見愚于下人
婁公薦仁傑而仁傑不知王旦薦寇準而準不
知俱稱盛德北魏崔暹屢薦邢邵而邵每於宣
武前短暹無學術宋史浩薦陳之茂而之茂常

毁浩八之相去遠矣
應奉詣袁賀適閉門造車車匠於內開扇出半
面視奉後奉至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北齊楊愔半面不忘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愔曰卿昔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
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漫漢驚服其强識半面
同
華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頃兩
吏詣門相謂曰公在此乃前向歆拜又共語曰
史說萱蘇　十七
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至三歲
來問兒果死矣歆自知當爲公晉魏舒微時嘗
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後問寢者爲
誰曰魏公舒後如期來問兒因條桑斧傷而死
舒自知當爲公
北魏張元六歲時其祖以夏中熱欲將元就井
浴元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以杖擊之元曰衣以
蓋形爲褻其褻元不能褻其體於白日之下五
代許堅毋沐浴不脫衣就谿澗出而襆之或問
其故曰天象昭布人自昧之其可裸裎乎此可
以事上帝矣彼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者
雖達奚取焉
五代唐劉贊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
衫襦每食玭自食肉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
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宜勤學問以干祿宋黃
黃中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
等身書六歲學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
史說萱蘇　十八
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後贊累遷刑
部侍郎黃中舉進士歷知昇州乃知高梁純謗
如纯如犢登盡天啻秖絲孺敎不善耳
家語載子羔親喪三年未嘗見齒晉劉殷同
唐常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
每笞輒解衣求代不聽輒自捶母感悟爲均愛
人以方王覽焉
入水斬蛟晉有周處又有鄧遐在沔水中截作
數段也

梁陸子春腳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陳武
帝章后性聰慧爪長五寸每有慕功之喪則一
爪先折
李元禮龍門後人引用晉有王衍梁有任昉袁
昂
任昉幼慧褚淵稱其一不為少陸瓊幼孤而慧
從祖襄亦曰一不為少
梁武帝美袁昂曰士固不妄有名隋陸昂美李
孝貞亦云

史說萱蘇　十九

周太常妻解齋晉劉毅事同
潁考叔食舍肉以遺母宋歐陽守道為弟子師
每食舍肉遺母元鐵哥食賜雞亦然事畧同
昌黎貶潮州作文而鱷魚徙宋陳堯佐判潮州
以網捕鱷作文示諸市而烹之
楊震號關西孔子河東裴瓛以之美薛道衡
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本西漢侯文答孫寶
語後漢張綱埋輪引用
晉喬知古為大理許囚徒以妻入獄生子隋裴

政亦然是可高定國之門而昌廣經之亂矣
晉劉殷至孝士不修操行者不得入其門北齊
崔㥄博涉群書題其壁曰不讀五千卷書者不
得入此門士君子不可不峻設此閾
褚遂良為太宗冢冊文自朝還家馬誤入家而
不覺崔融為則天冢冊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
覺古人撑霆裂月構思如此所謂于雲藏霎桓
譚病發王充氣竭良不虛也
蜀杜瓊善讖緯不視天文曰欲明此術甚難須

史說萱蘇　二十

憂漏洩不如不知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
有問不言曰此術可知不可言有一子亦不授
也晉索紞明天文術數人問吉凶紞曰攻乎異
端戒在害己惟以占夢為無悔吝故景純博聞
擒象而官徵遇禍被髮如廁竟以不免史悲其
伎成之累信夫
舜項重瞳德業迴殊而後凉呂光五代梁唐王
友孜亦皆重瞳沈約亦左目重瞳唐堯漢昭十
四月而生而後蜀李雄亦十四月生奇哉

晉穆后始生之夕群烏夜啼唐則天初誕之夕
雛雉皆雊晉成恭杜皇后長猶無齒及帝納采
一夜而齒盡生梁丁貴嬪生有赤痣在左臂又
體多疣及帝納以金環無何而盡失所在漢薄
太后有貴徵初父死納之魏王魏王虜死漢王
幸之而生文帝王莽姑正君有貴相初許嫁夫
輒死獻之趙王王又薨元帝幸之而生成帝美
惡不同自有異處
禹濟江黃龍負舟宋文帝至江陵黑龍負舟漢

史說萱蘇　廿一

高夜徑大澤斬蛇宋武伐荻新洲斬蛇
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南史巴東王殺僚佐武帝使
戴僧靜兵向江陵僧靜啓曰王年少長史司馬太
急忽不思難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
漢武感千秋之言作思子宮晉惠感閻纘之言
立思子臺何嗟及矣叔孫相衆豎牛讒而殺子
壬春申柄芝妾余讒而殺子甲申生祭曲沃獻
胙于獻公驪姬寘毒而申生自縊蜀侯惲祭山
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加毒而惲自殺父子
至情讒賊之禍多矣然偏聽者往往後禍顛之
推曰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
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明鑒也
如賈謐之禍思崔琰之露版豈惟魏文忠臣直
是臨菑大德
漢武爲太子立博望苑卒成巫蠱之禍梁武爲
太子立慧義殿遂有蠟鵝之災如太公望之不
與鮑魚邢峙之命去邪蒿周文王尚矣齊文宣

史說萱蘇　廿二

亦可嘉焉
漢王褒爲諫大夫後太子體不安詔使褒誦讀
奇文虞侍太子魏王褒與庾信齊名帝每游宴
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名同才同寵遇同
齊神武留慕容紹宗與世子曰我故不貴之汝
宜委以經畧唐太宗留李勣與太子曰我將責
出之汝後授以僕射胡主無論文皇何如紹宗
無論乃李勣之報高宗又何如也
漢疏廣爲太傅以移疾告歸公卿祖道東都門

皇太子賜黃金五斤梁陸杲爲中庶子以母老
求去公卿祖道征虜亭皇太子亦賜黃金五十
斤
桓榮爲五更帝幸太常府榮東面几杖天子親
自執業王祥爲三老帝拜太常祥南面几杖天
子北面乞言
武王伐紂日值往亾曰我往彼亾克之北魏拓
拔珪晉劉裕皆效之唐李愬將攻吳房軍吏以
爲不可曰賊以往亾謂我不來正可擊也果捷
史説薈蘇　廿三
歸
魏曹彰破叛胡于桑乾立爲任城王唐李道宗
敗突厥于城下高祖以其勇敢有同于彰亦封
爲任城王齊長沙威王晃從世祖幸鍾山以馬
矟刺道邊枯櫱上令數人引之不出令晃復馳
馬拔之應手便去太祖常曰此吾家任城也梁
廬陵威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
便中高祖常曰此我之任城也是武同稱任城
同其謚威亦同漢河間獻王德服儒術北齊河
間康獻王孝瑜愛文學是文同封河間同其謚
獻亦同
晉武焚雉頭裘隋文焚綾文布宋武用直腳床
不許金塗釘齊高命主衣中毀桑玉介導
溫公警枕勸學吳越王錢鏐在軍中同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與吏人與郎交謗會諸將
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曹公收袁紹書中得許
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
自保况衆人乎
史説薈蘇　廿四
秦繆公禮由余漢武帝重金日磾
人同姓名梁元帝録之詳矣名同古哲顏之推
誚之是矣迺有同時並稱如梁武帝時藺相如
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請罪帝壯而釋
之有廉頗爲别將立功淮上後戰死有風雨之
異祀爲神是兩廉藺最奇
北齊韋敻以高隱封逍遥公唐韋嗣立以婿后
亦封逍遥公
張融有集數十卷自名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

嗇也王應麟百卷命名取此
拔得眼前釘本五代趙在禮任宋州人苦之罷
去喜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後人以之諺謂丁
六郎似蓮花蓮花似六郎新人之諂張昌宗文
樹似獮猴獮猴似文樹同僚之戲劉侍中
劉越石在晉陽圍中夜吹笳而胡騎解去後魏
河間王諸羌叛令婢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涕
泣而降
唐申王每與人慱以妓爲局中之馬號人雙陸
史說萱蘇　廿五
南唐孫晟爲司空每食使妓各執一器號肉臺
盤
梁蕭詧生平惡見婦人司馬公亦云吾性不好
女色然寇萊公譙贈歌妓一束綾采于京諸妓
進半臂恐有厚薄恐寒不敢服故自不妨
唐李傑尹河南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
自辯李察非是諭母母請固殺之李曰可買棺
來取兒屍使人尾其後謂一道士曰事了矣棺
至後諭母意彌堅時道士尚在門外一擒服罪
乃杖殺母及道士以向棺載母喪以歸宋包恢
知隆興府有母訴子不孝察而知其與僧有私
乃諭其子以當勤侍養不得暫離月餘而僧不
得入母托詣寺祈福以籠藏僧歸包密令截於
途封識寄公庫久聞籠臭命沉之江不言其故
又有婦愬姑債棺者令買棺至謂婦曰汝當此
身相彌郎就棺掩之
顏魯公爲臨川内史楊志堅嗜學而貧妻求離
堅以詩送之妻持詩詣州請牒公案之曰王歡
史說萱蘇　廿六
之廩既虛豈遵蓄卷朱買之妻必去寧見錦衣
王敦尚主食澡豆爲婢所笑唐陸暢娶董溪女
旦婢進澡豆沃水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壻何樂
暢曰貴門苦禮法俾予食辣麪殆不可過
論功退讓漢馮公孫號大樹將軍唐王宗裕稱
枯松太保
南史劉之遴弟之亨相繼守南郡有惠愛民呼
曰大南郡小南郡唐賈敦頤刺洛州百姓立碑
弟敦實後至立碑其側人呼棠棣碑

晉王況曰公門有公卿門有卿鎮惡爲王猛之
孫宋祖云將門出將王訓爲王僉之子梁帝云
相門出相
法孝直說昭烈取劉璋而昭烈不聽劉穆之說
宋祖取劉毅而宋祖不聽英主舉動自殊
史弼爲平原相朝捕黨人弼獨無所上宋世良
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非平
原清河之善也
崔鄙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治鄂則嚴法峻
史說萱蘇　廿七
誅曰陝土瘠民勞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
非用威莫治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
政寬惠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也
漢章帝嘉方儲才以亂絲付理儲拔佩刀斷之
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齊神武令諸子理亂絲
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童恢爲不其令按虎殺人而虎伏罪鍾離意事
同

趙壹爲窮鳥賦高爽爲鑊魚賦卒皆得免
徐勉掌伐魏軍書數旬還家群犬驚吠歎曰吾
憂國忘家至此邢邵居小屋接賓劇談自云晝
入內閣爲犬所吠撫掌大笑
步兵廚有酒阮嗣宗求爲步兵尉大樂署焦革
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是因官以求飲李
元忠不愛僕射孟浩然不赴韓朝宗約是得飲
而忘官
神之所感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滹沱
史說萱蘇　廿八
不流索勱禱而狂波迴耿弇拜而枯井湧志之
所仙王闕虔錢塘斫水蔦脊而凶濤獲濟劉裕
次山陽登舟信天而惡風自息
揚敏毀蔣琬後坐事繫獄琬不加罪皇甫文備
誣徐有功縱逆黨後坐事當死而有功生之
張釋之之爭犯蹕也曰陛下當時殺之則已既
下廷尉天下之平也戴胄之爭冒牒也曰陛下
向以一朝殺之既知不可而以屬臣此恐小忿
存大信也二語不同吾寧取戴

君臨御之所曰朝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
於外朝合神明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
朝合家事於內朝故冉有退朝則卿大夫亦稱
朝也官居蒞之所曰衙唐制宣政前殿謂之衙
存伏紫宸便殿謂之閤若御紫宸則衙仗由閤
門而入臣僚朝于衙者隨以入見則天子亦稱
衙也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衙曆序
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
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狂端午則凡月
史說萱蘇　廿九
之五日皆端午也盧瓚傳云是夕冬至除夜又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爲冬往往者冬除也則
除夕不獨改歲之夜也
古諸侯相謁謂之朝漢太守亦稱朝古王之世
子稱太子漢禰衡鸚鵡賦稱太守黃祖之子亦
曰太子
袁紹殺田豐趙梁殺寥徽賣融曰爲忠甚易得
宜實難
北齊文宣好佛令道士皆剃髮爲沙門不從者
殺之宋徽宗好道改寺院爲宮觀佛號爲大覺
金仙僧稱姓氏易服飾稱爲德士
扇扰溫被漢有黃童前趙有毛延壽
晉時稱阮放爲宏伯郗鑒爲方伯胡母輔之爲
達伯卞壼爲裁伯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劉
綏爲委伯羊曼爲黯伯又江泉爲穀伯以其能
食史疇爲笨伯以其肥大數字甚奇竊識非一
宋范蔚宗和香序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
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
史說萱蘇　卅
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耳松蘇合並被珍
於外國無取於中土比慧琳道人皆名士也齊
下彬禽獸决録羊性淫而狠指呂文顯猪性卑
而率指朱隆之鵝性頑而傲指潘敞狗性憸而
出指呂文度皆貴勢也此可謂輕薄于惡喙矣
黯伯本無所解但唐書嘗家爲相懲元載貪官
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斥世亦
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則齊梁間
當有訓義也

客不信佛家報應李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
惡餘殃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故鮌爲黄
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
小人為猨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黄母爲黿宣武
爲鼈鄭父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虵
羊祜前身是李家之子
表兄妹為昏人知溫嶠玉鏡臺事而不知漢鍾
瑾娶李膺之妹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
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史說萱蘇　卅一
以廉妹妻之
宋文帝曰每有好官缺求嘗不憶羊玄保唐玄
宗謂蘇頲曰每有好官缺輒望宰相論反鄉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尚矣乃北史傳陵李几太
原郭世儁俱七世同居南史漢壽人邵榮六世
同爨魏書楊播百口同爨南唐江州陳氏七百
口共席而食
蔡順母畏雷沒後每雷輙圍冢曰順在此晉王
裒同

芽李偉殺雞養母草蔬與客同飯而郭林宗賢
之樂順之煎羹養母菜葅爲客設食庾杲之不
能食而亦賢之
任彥昇父嗜檳榔臨終求不得佳者遂終身不
食唐陳叔達母求葡萄口乾而不能得比終高
祖賜而不食隋劉士儁母喪勺水不入口七日
唐段秀實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段時方六歲
更奇
晉庾方家疫父母及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
史說萱蘇　卅二
四負土十有七載塋畢廬墓猛獸馴擾其傍又
吳逵家疫父母群從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比
愈夫妻績春治墓暮年乃成夜遇猛獸輙下道
避之
張數生而母亾十數歲求母遺物已盡惟得一
扇織之每開笥流涕齊河東王鉉年三四歲嘗
上高帝膝弄帝纏髮繩帝因賜之後崩以寶函
貯之每開函流涕鉉凡材也而有此一至
韋元成父賢卒讓爵於兄弘以有司劾而受爵

丁鴻父綝卒讓國於弟盛以友人諫而就國鄧
彪當襲父邯國讓與弟鳳明帝高而許之劉愷
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肅宗和帝美而許之皆
兩漢事
姜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友愛常共卧起南史張
弘策梁章放唐陽城兄弟亦同
肱與季江遇盜兄弟爭死賊兩釋焉趙孝弟禮
將爲賊所烹求代得免又淳于恭兄崇將烹亦
免南史將恭以被誣與兄協爭罪張悌以叔累
史說萱蘇

廿三

與兄松爭死荀爵之殺淫與弟胡之爭死亦俱
免又吳欣之弟慰之隨王誕起義見執欣之請
代亦俱免
北史邢晏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
弟之幼子子慎爲朝請後爲滄州復啓其孤兄
子昕爲府主簿又房亮爲東荊州例得一子出
身乃啓其弟子啓爲奉朝請人之於子愛之欲
其貴也比玄成丁鴻輩尤難矣
用杖自箠淳于恭之教兄子閉戸自撾繆彤公

之教弟婦
陳王元規暴水漂宅惟一小船載母妹孤姪留
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杪水退獲全視晉鄧伯道
避亂擔走棄子留姪其子朝棄而暮及乃繫之
於樹而子死竟以絕嗣宜哉
以子易姪免於噉人賊之害者王延年也以身
代弟免於充丁違期之罪者孫棘之於弟薩也
夫耕妻饁相敬如賓人知晉之有冀缺而不知
魏之有常林
史說萱蘇

廿四

遺金悉還先零張奐之威化大行非史梁毘爲
西寧刺史遺金悉還蠻對之哭曰此鐵不可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欲來殺我耶而
夷遂不相攻
年績爲南陽太守懸魚于梁蘇瓊爲南清河太
守致瓜于梁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受俸裁留一
月第五頡歷桂陽南陽廬江太守不炊或至十
日劉寵守會稽民不見吏臨去爲受父老一大
錢北史齊彭城景王濊刺定州人不識吏臨去

爲食老公一日饌若媿時苗留犢於壽春裴潛
留牀於兗州逾不可及
北史靈太后幸左藏賜百官任負布絹陳留侯
李崇章武王融負至顚仆崇傷腰融損足侍中
崔光止取兩疋曰臣有兩手惟堪兩疋隋文帝
賜公卿任取左藏人皆極重惟庫狄士文口銜
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曰臣口手俱足
唐馮伉爲弔使不受澤潞遺帛德宗因而受醴
泉令牛僧孺爲侍爾不受韓弘送物穆宗因而
史說薈蘇　卅五

命相
夫妻共挽鹿車歸里者鮑宣之於桓少君共乘
蒲苓車入市者劉凝之之於郭氏剌史郭銓女
也
方外司馬謝奕王脩同有濟勝具許掾劉同歆
石慶爲太僕上問車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
曰六馬北史張乾威爲謁者大夫淮南太守楊
琳十餘人來謁帝問首立爲誰乾威下殿就視
答曰淮南太守楊琳

漢霍光出入禁闥小心謹愼未嘗有過唐苗晉
卿秉鈞衡小心畏愼未嘗忤人意
孔光能不答溫室之間古今稱愼謝騰間謝晦
語以朝廷密事輙說向親舊戲笑以絕其言謝
弘微每獻替陳事手焚書草上以弘微能膳羞
每就求食及進之後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
以餘語酬之
王陽被召貢禹彈冠比禹舉賢良爲河南令以
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以謝是禹出處却憑一
史說薈蘇　卅六

冠乎
貢禹之免冠也曰冠一免安可冠也晉汜騰舉
孝廉爲郎中以亂去官閉門自適張軌徵之爲
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趙憙受光武之遺正色橫劍扶東海王之下階
崔光臨宣武之崩攘袁振杖止廣平王之上殿
劉行本諫隋文欲笞清郎當笏於地褚遂良諫
唐高欲立武氏盤笏殿階鄭餘慶不許崔懷以
醫工還官執詔封還韋貫之不許金忠義以機

巧蔭子侍禧不與李大亮督凉州不順臺使求
名鷹太宗下書嘉歎賜胡餅一枚荀悅漢紀一
部倪若水刺汴州不聽宦官採鵁鶄元宗手詔
嘉答賜御物四十段李藩為給事中時事有不
可遂批黃敕爲門下侍郎時節度使王鍔求兼
宰相徑塗詔中兼相字臣違主主容臣各自不
易矣

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彈琵
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
史說薈蘇　　　　　　　　　　　　　　　卅七

兒舞王倫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誦相如封禪
書及孝經君子之事上章唐中宗宴集亦令臣
各效技藝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
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
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呪給事中李行言唱
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
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誦鹿鳴蟋蟀之
篇中書令李嶠以有好樂無荒之語遽止之二
君御臣以論彼諸文士者過王摩詰之鍾衣比

祝欽明之掃地
捨紹不為齊王問操琴戴安道不爲武陵王晞
鼓琴
卜式因元封歲旱請烹桑弘羊之求利李中敏
因太和夏旱請斬鄭注之奸弊
馮唐言文帝頗牧不能用帝謂馮唐辱我蕭俛
告德宗盧杞之詞不正上謂蕭俛輕朕
申屠嘉責鄧通殿中怠慢天子為謝劉行本數
夏侯福閣內褻慢太子爲請董宣格殺
史說薈蘇　　　　　　　　　　　　　　　卅八

主奴帝賜疆項令高道穆棒破壽陽公主車帝
愧清直人
辛毗不以孫劉而毀節不過不爲三公耳蕭引
不以李蔡而改行不過解職耳王僧虔不以阮
佃夫而曲意當拂衣去耳士君子立身此可槩
見
韋貫之與京兆尹李實同里實欲識面而薦之
貫之竟不往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善裕欲
相面而用爲御史澳謂無呈身御史亦竟不詣

是唐二章
魏蘇則之膝不枕佞人董昭梁羊侃之牀不坐
閹人張僧徹又宋璟督廣州玄宗使內臣楊思
勗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嫁女召客上曰知汝所不
能致者宋璟也明日上召璟日中乃至執酒西
嚮拜謝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王世充僭號
封其子爲漢王就家署陸德明爲師德明服巴
豆散克子入跪佯紿遺痢竟不與語又朱泚構

史說薈蘇　卅九

逆郭晞居父喪欲求掌兵晞佯瘖口噤不言郭
曖辭疾不受僞官兄弟皆奔奉天孌倖之見惡
箝于亂賊如此
郭弘霸在右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弘霸省候
色憂爲嘗便液賀曰味苦當愈矣元忠惡其媚
暴語于朝成敬奇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
嘗感疾敬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一一手放
祝云願公速愈也崇惡其媚曰此淚從何而來
遂絕之又閻朝隱爲給事中武后有疾詔遣祭
神廟朝隱請以身代犧伏俎令僧道迎
至神所后愈厚賞因郎中張元一進代犧圖大
笑亦鄙其爲人噫衣冠之辱若此何怪乎彭孫
爲李憲濯足云太尉足何香而憲以足踐其頭
曰奴何太諂也
居吏部而不援客卻封求官書者王惠也稀接
容而不視求官書者王球也二官並闕不遺子
弟要榮者陸遜也時賄對策不用錢爲兒買第
者袁憲之父君正也

史說薈蘇　四十

同席讀書因乘軒出者而割席分坐者管寧之
於華歆同舟入東過女子目送而舉席自隔者
劉璡之於孔遏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爲子求婚坦之父述至
愛長猶置膝因言溫意述遽排下曰汝詎可以
女妻兵南史江蒨與僕射徐勉抗禮勉因蒨門
生翟景爲子求婚不荅再言之杖景四十
東家棗樹垂庭中王吉去婦欲伐樹而婦後還
求隣桑椹落其家趙軌戒子悉拾椹而還其主

史說萱蘇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以陞撰以陞字孝義龍溪人是書取史事之相類者隨筆記載間加評隲自序謂皐蘇釋勞萱草忘憂故以萱蘇爲名然闕漏殊甚尙在後來方氏古事比之下也

新鐫歷代名賢事類通考

十卷

(明)劉葉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事類通考十卷》提要

鐫事類通考叙

文章不朽之盛事自古記之矣繹斯諢蓋謂立言垂訓與功德峙昔者鈞之予勖勤世教聲施來宙無垠息焉

明興以來予　八世祖潤芳先生嘗以詩文鳴江右著作甚富第經兵燹所存唯清華一集待梓來嗣予大父亭湖公登第後益契印汗充色色筆凌班馬搆詩文十卷流布海內視清華后先相輝映家世寶之與周之天球赤刀埒先君子蘊菴先生夙以淵學魁兩榜及解組亟欲立一言摭其上下古今表裏

人物之志居無何遂爲造物者忌焉不佞輩始局於舉子業尋荏苒宦程且也畀性慵拙無能窺詞壇門戶勒隻語以益輝先業紛葩子姓又復酬進取所望衍家學之緒而以著述承先啓後則賴有弟氏芝華君奮焉亘代青箱傳家衣鉢紹承其在茲乎芝華少研六籍長益浩覧趣之試輒取高等而風雲在其馭握顛棲心玄遯境弗濃於世味日惟以詩文自娛翩翩著記璀粲牘篋若唐西録若雲壁評若近事紀江饒賦諸篇業經鋟行吾無論惟即其邇來纂著所謂事類

通考閲之其摛藻萃華品列古今尚纘力焉甚鉅然標指其事組織其詞緣以發夫胸中蟠鬱之奇其間亦將參半焉角勝詞場者儻一注神則將沒之印應酬之不竭殆如巨賈聚殊方珍錦百物列肆都會萬叩萬給無一不當其求者其裨益士群詎纖尠乎家有聞人宗祊生色謹掬管叙其概于端用彰厥美

新偶事類涌考目録

終

新鍥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一　午集

江饒　芝華　劉　棠　纂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校閱
金陵　季重　王思任　叅正

開先門

太昊觀天地畫卦燧人察時令鑽火帝軒聞鳳鳴調
律蒼頡視鳥跡作書
羲皇文字之祖堯舜心學之原周公制作之極孔子
明聖之宗
羲繩以前飛芻天之造呂媧黃以後揆叢蘭之典詞
炎帝播五穀使民知稼嘗百草使民知醫藥立市
廛使民知貿易後世明業起疾化各所自始
庖犧製歌蒼帝造史神禹志山海鬼谷作納音漢武
倡樂府蕭統編貫錄顏推齊家訓揚雄紐連珠浣
約調音韻溫嶠撰迴文
代號肇于太昊渾儀製于高陽星曆造于黃帝嫁娶
制于羲皇封建起于軒代肆赦舉于虞廷法律勅
于皐陶籍田行于周室紀年表于武帝水利始于
魏侯漕運始于秦政屯田始于西漢鹽筴始于筦
子魚課始于五季権緡始于孝武稅茶始于東晉
沒谷杖徒流絞斬之刑肝獄始于西文驗河圖按
地輿作五鳳樓始于牛弘
堯舜以天下與人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
無我取人之嫌
有熊氏製冠裳作舟車分州畫野闢洪荒以開文明
之始
帝泄時六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後世冊封遠夷造
端於此
無懷封禪西陵蠶絲高陽陣列軒黃兵法炎帝方書
句踐像鑄鄭莊驛傳[illegible]呂政[illegible]橋于公生
祠則天武樂
伏羲之琴女媧之笙黃帝之指南車軒轅之鏡陶唐
之碁有虞之筆大禹之錢玄女之征鼓迴之鍾伊
耆之鼓伯余之衣虞商之旃張帝之繖周室之弩
握漢代之名紙畢嵐之翻車偃師之傀儡
堯之舊弈之紐夏之桑軒之鳥虞之盃蓋之非周之
泥牛漢之鐵券隋之半臂唐之雙陸公主之
琵琶
蒙恬之筆李斯之篆書蘇之城柴之堯秦之逆防隋之

漕河呂政之尊號武后之朝儀楊廣之進士科安
石之經術式至今賴之不復更易。
神禹疏鑿以奠民居后稷播種以裕民食二聖肇建
開闢以來之真功業
武王分封箕子賓禮不臣立萬世處亡國之法范蠡
張良功成身退仇視爵祿立萬世謀臣之法。
夏商惟周人才之盛由于文王待士之厚故篤生多
士以昌八百之基漢唐惟宋人才之盛由于數帝
待士之厚故降生諸賢以維三百之造秦政坑儒
過慘曾不二世滅亡

楚熊渠立三子為王衛頃公弃邯鄲之地二人作首
壞王制之倡
夏甲作破斧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歌始為北音
禹妾作候人猗兮歌始為南音
楚子倚卒被李伯陽造鳴葭孝武造甲乙帳作角觝
戲蒙將軍造筆陳思王製雙陸梁文简置筆床班
婕妤裁紈以為扇賀懷智以鵾鷄筋作琵琶絃
屈平離騷奇文鬱起枚賈追其響馬揚沿其波衣被
後人無與為匹實為辭賦之祖
莊子以不羈之才肆跌宕之說創為不必有之人設

為不必有之物造為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駭末
宇宙戲薄聖賢人亦自出荒無津涯誠千萬世詭
譎小說之祖
封禪之說昉於管仲首举於始皇東巡之日自是而
漢之光武唐之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秦實為
作俑之始
始皇更號皇帝追尊莊襄為太上皇后世天子以上
皇稱父則自秦始
始皇以賈子帝漢祖以匹夫帝新莽以奸相帝武氏
以婦人帝朱三以盜賊帝莊宗以尤檉帝嗣源以

在于帝郭威以黥卒帝元祖以北虏帝
子房狙擊殘秦未逾年而始皇崩自此勝廣田項相
尋而起共執祖龍之紀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之一
擊始之
漢高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後光武復舂陵宋
宗復潞州皆為帝啟之君天下而私一邑實自沛
祖始
歷代母后臨朝婦人與政竊弄國柄以牝鳴亂國
呂雉始
肉刑古法詔除之使民免斷肢體刻肌膚之慘自文

帝始。
與我和親自邪金婿冒頓始奉表壯虜自石晉臣突
厥始以中國至尊蒙夷狄至辱自司馬氏俘執于
劉聰始。
鄭宗絕于楚楚人執良宵漢累代匈奴匈奴拘蘇武
此夷狄報怨之始
古者爵有五等封爵止侯而無公伯子男則自漢高
祖始。
文帝崇儉初無所溺如雍乃為五帝之祀後世紛紛
祠祷實肪於此
人臣以陛下稱天子自李斯諸人始人君以王爵封
臣子自漢祖始臣子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漢景帝
始人君服黃與弗納降叛自隋文帝始
建元正始三代不易文帝惑平候日再中之說詔改
之後世遂祖之以為常至我朝
列聖始復古制是漢文實一君二元之偷
古帝王無不大封同姓私天下孤立自堆諸子無尺
寸之地則自秦始
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自
西漢始

令民納粟拜爵自秦始詔民得以買爵自漢武始賣
閭內侯以下官自桓帝始強貸民錢除之官自唐
德宗始
蜀學興於文翁閩學興於常袞新城之學作新於劉
張汴州之學振起于倪若水豫章之學大肇於武
于益州之學復振于士燕常州之學嚮風於李栖
筠潮州之學增顯于韓昌黎
通西域置酒泉武威郡朔方等州十三部皆置刺史
自武帝始
考武蕩于兵亂肖建學校以後三代之盛誠為後世
人君立太學視學之始
設上柱國柱國之號以褒高勲自楚熊始
國朝文臣加柱國自內閣西陽東陽始尚書加柱國
自尹旻始特進左國柱文臣階勲與上公等自少
師劉徤始
古戲之簡盛於兩漢良家子弟所扮為行家非優輩
妝演者為戾家假古今忠臣烈士孝義節芳踪
茂行而發于錦心繡口組織摘揚以徹背旒觀聽
而恢諧隱語實可以納自廟之約暗唐宋晋金元
各有取名我

皇明則懸鍾鼓教坊之設趙孟頫謂雜戲出于鴻儒
碩士騷人墨客其侈實自司馬相如始
明帝遣使之天竺迎佛教入中國作千萬載惑世誣
民之俑
祀老子啓後世崇道教之端自漢桓帝始
漢高初算賦漢桓初斂田畝税錢晉孝武初增民税
米唐太宗初定租庸調唐德宗始作兩税始税茶
初行間架陌錢
乳媪封君自安帝始乳媪子封侯自桓帝始尊乳媪
爲皇太后自元魏始
宦者用權自和帝賢鄭衆始以宦者爲車騎將軍自
桓帝任單超始
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丞相致仕自常賢始人臣加
九錫自王莽始算商車鹽鐵置官自孝武始討贊
遊長起於飛奏事自唐高宗始
取醆酒於情自卓文君始貯芻板於囊自張曲江始
漢仲長乘露成幃張霄成幄流瀣當餐九陽代燭等
語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之用後張志和王維塔
劉伶吴筠輩皆稱其意用之
五言之詩倡始于蘇李河梁篇七言之詩倡始于武

帝柏梁賦三言起于夏侯湛四言起于韋孟六言
起于谷永九言起于高貴鄉公
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營籍外物以豢其中則格
高而味奇趙德麟乃以黄柑釀酒蘇東坡乃以松
明釀酒
長孫平奏置義倉令民出粟貧富無差備之當社以
備凶年開萬世救荒之策
推奸逆居篡國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撰奪之惡則
自魏丕始
晉氏譚玄老王衍樂廣爲之倡建安修飛詞曹植劉
楨爲之冠
建立天師道場尊奉道家符籙自元魏武帝始趙虎
嗣立詔聽其民事佛漢人就爲沙門實自趙始
魏初作府兵幾古制寓兵於農之意周武初制紗襆
爲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
崔浩不好老莊不信佛法獨師受寇謙之之術使君
折然不忽上靈之命道教之盛實自此始
元魏后建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浮圖高九十丈上
剎復高十丈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
駭人心目自佛入中國塔廟之盛惟此爲極

晉武擢匈奴劉淵為部帥首開戎種亂華之禍劉淵
即漢王位於左國城此夷狄僭王稱帝之始
周平章李穀以病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
字用印之始
操丕纂漢懿昭纂魏山陽陳留補序纂戴劉裕遞移
晉祚又復加刃於零陵王弑逆位之則自裕始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如婦人恐無以威敵常着假面而戰
周師今人戲面之制始于此
仲尼後世以先師稱自隋文帝始後世以先聖稱自
魏孝文始贈謚文宣王自唐玄宗始加謚大成至
聖文宣王自元成宗始
立茶規以興茶利自唐德宗始若茶經以修茶法自
陸鴻漸始酒酤之榷始于漢竹木之征始于唐
魏末縣令多用廝役齊元文進請革選擢貴遊子
弟發敕用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漢魏封王子弟一字二字無所軒輊至以一字為國
王王天子之親子弟二字為郡王王爵之循殊者
則自隋唐始
試日令糊名謄考以定等第自武則天選人始兼除
以進奉遷秩自嚴綬始刺史以進奉擢寘自裴肅
始
唐朝文體之變自昌黎始宋朝文體之變自歐老始
唐安公主謚莊穆公主之有謚自德宗始
齊衡陽王鈞常自手細書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
經自此始
唐太宗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今三覆奏法
因張蘊古被誣枉誅始
武后素銜郝處俊後因事誅之臨刑極罵自是訖後世
刑人先以木丸窒其口始于此
宋開寶初詔西川山南荊湖諸道舉人並給往來公
券今制新科會試舉人得給公券來京蓋始此
孔子嗣孫令泗水宰曲阜自孔光嗣孔仁玉始
封文宣公兼尹泗水自孔宜始專授曲阜令自孔端
始
金取中原孔端友扈高宗蹕南渡寓三衢後襲封衍
聖于衢自孔玠始
衢州衍聖封爵元因孔洙起闕辭遂絕自至正始
元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自郭守敬始令中書定
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
禮自耶律楚材始

光啟中華之統殄禪繼之傳元太祖不能逃作偽之
罪
謂 丞相之設何代不然惟我
高皇 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輩之專橫逆恣毅然罷
革分其權于部院垂訓來嗣永不復置誠千古獨
出之見
亡國主古來未有崇以帝號
高皇于元主之歿而以順帝謚之亘百代始不兩見
士子服玉色襴衫皂縧軟巾垂帶使衣冠典雅有
古風自我
太祖始元以前不知網巾之制神樂觀道士創結之
上命造十三頂頒行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於
首亦自國初始。
勳功臣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自洪武始。
高帝于魯秦二王之薨謚以荒愍不以愛嫡少視寬
萬世正典至公至嚴古所未有
國朝進士釋褐為御史自張本始進士選知州自永
樂中劉綱知陝西寧州始。
舊制無自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丘濬始尚書入閣
自江淵始南京尚書入閣自楊廷和始

洪武末遣太監而聶慶童齎勑往諭陝西河州等衛
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得馬萬餘匹命分
給河南山陝衛所此我朝內臣奉使行事之始
國初賜謚惟高爵武臣有而文臣弗與追宣德時待制
王禕死滇王拒命難乃以文節易其名而文臣之
有謚小臣之得謚俱自王禕始
永樂初元遣內官李興等往勑勞暹羅國王昭祿群膺哆
囉諦喇并賜王文綺帛絹及銅錢麝香諸物與其
使偕行此內臣奉使外夷之始
永樂三年內使王琮同給事中郭進封真臘國王長子
參烈昭平牙為王此內臣封夷王之始命太監鄭
和等率兵二萬七千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
此內臣將兵之始和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
寶太監
永樂八年都督譚青等營有內官王安王彥之三保
監視之掌此內臣監軍之始其年勑內官馬靖往
甘肅巡視鎮守等官商議行事此內臣出鎮之始
永樂十八年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
以聞東廠之設自
文皇帝始次年命大臣巡撫天下各副以近臣一人

巡撫鎮守之設亦自文皇始
國朝轉運變爲兌運自永樂周忱始兌運變爲長運
自成化腳昭始
漢通西域開西南夷俱由陸路以通隋唐以來航海
之使始至類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
之自永樂始
洪熙元年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此南
京守備之始
詔孔顏孟三氏授學錄自宣德中始
國朝婦人有謚自后妃下逮死節之婦始公主之有
謚自
仁宗悼愛女始乳媼之有謚自宣宗始乳媼之夭之
有謚亦自宣宗始方士之有謚與夫四字之淫謚
俱自世廟始
正統初遣太監吳誠曹吉祥監督諸軍討麓川宣慰
司任發收績此內臣總兵之始
正統十四年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會審刑獄英中
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
其年寇入犯德勝門外敕太監興安常同石亨計
議整理軍務此內臣總京營兵之始

詔求顏孟周程朱子孫各一人爲翰林五經博士世
其官以奉祀自景泰改元始
景泰初太監阮讓陳瑄常提督諸營聽門議石亨及
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此內臣坐營之始
天順復辟封司禮監太監曹吉祥姪欽爲昭武伯此
內臣子弟封爵之始
景泰初戒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
練遇警調用我朝民壯之制權輿于此
天順元年詔復太監王振官爵立祠賜額旌忠此內
臣立祠之始八年內臣周中王亨常分掌各營兵
俱聽劉永誠節制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
成化初太監劉通以峒功辭賞乞陞兄官詔特擢爲
指揮僉事此內臣辭賞乞陞之始
成化中命太監汪直立西廠領勅刺事雖與東廠作
而勢出其上逾年革之未幾以御史戴縉言復立
此西廠建設之始
前尚書周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清改糧芻爲折色
二人作輕變舊法之由
國朝京官俱給柴薪皂隸銀兩自宣德初都御史顧
佐放隸卒始

大醫院官族衍隷籍供事自國初令院使蔣宗山等
年老致仕以子代職始
經筵官缺内閣悉於翰林中選推舉外官劉球等數
人由部銓進自正統初年始
學校設提調專官以憲臣為之賜璽書以行自正統
中黄福建言冀得賢才始
國朝居内閣不以首次輕重後當首揆地望與次相
懸絶則自弘正以後始
襲封闕里五經博士奉子思後自正德間始
正德初太監谷大用父及張永父俱陞錦衣指揮使
此内臣父見在授官之始其年又贈丘聚馬永成
魏彬之父俱錦衣指揮使母贈淑人各祭一壇此
内臣贈父母之始
大監張永西征及還師上皆幸東安門戎服送迎朝
廷寵任宦官無出其右九年贈大監張雄父全廖
鎣父文應皆贈都指揮皆予祭葬宦官父贈官祭
葬自全廖文應始
唐以降俱以王爵尊孔子毅然革去王號止以至聖
先師稱實自我世宗始
前代尚右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

丞相餘官如之而尚左之説至我朝始定
國初工部尚書黄肅坐法當笞上以六卿之職不宜
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皆始
于此
誅十族之號振古所無自陳瑛與憲究恣羅織于革除
諸臣亦其族暨其外親又弁其外親外親師友交
遊輩悉指為奸黨蔓連誅及從古迄今創倡十族
之説實自陳瑛始
、擅美門
堯仁舜孝禹儉湯寛文謨武烈周情孔思
楚騷漢賦秦篆魏選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周公作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宣尼作
而述作大明後之為學者有所折衷
覩鳥書文之聖振八體宏規而循其轍者徧寰域泣
麟敷典之聖澄九流洪浸而涉其源者皆歸仁義
披洪範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覧九術見范生懷治國
之略皆吾之書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
見其精覇王之道
帝系勒鴻簽科條干禹籍聖謨啓後垂訓典于皇儲
堯統漢緒肇派天潢周誥殷盤[illegible]纖求[illegible]

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
國無亂政
伯夷非絕物者惡不仁而已柳下惠非狥俗者行吾
敬而已一則清而不介一則和而不流
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于天下伏戲女媧
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于後世
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
黼黻雲漢
孔子在春秋道冠百王德垂萬世宰中都昭四方之
則墮郈費將三家之心萊兵必却亂政必誅誠天

下之大聖孟子在戰國言動人主氣塞天地陳王
道黜尚霸之習談仁義破功利之私峻節儀秦發
歎揚墨實天下之大賢
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與鬼神爭奧誠孝
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
庖丁之妙寄于牛而非牛則無以妙庖丁匠氏之妙
寄于斤而非斤則無以妙匠氏
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鞶帨于遙年
孔子二十篇忠訓之語粹然充野氣象孟子七篇仁
義之譚巍然三代氣象

左氏之史溫純子長之史簡潔孟堅之史雄健
方子春鼓琴能作人之情鍾子期聽琴能窮人之趣
魯連有泣敵之書陳琳有愈風之檄杜子美有斷瘧
之詩王摩詰有平疾之畫
郤縠敦詩樂為元帥好文而又練武孫武兵經詞如
咏王言武而又諳文
屈原離騷有長鯨蒼虬之態讀之令人激切生忠憤
心淵明歸去來辭有閒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
灑忘名利心
王良御六馬何往不達逢蒙採烏號何射不中孟賁

抑千斤何擊不斷
屈平九歌宋玉九辨枚乘七發傅毅七激張衡七辨
崔駰七依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崔瑗七厲類
皆擅勝一時
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
楚君舉嘉用仲與於中侍漢帝使能擢弘羊於賈豎
庖刀臝律僚丸羿射般斤秋奕莫劍丁刀扁斲倕綱
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則賁育
屈原離騷篇協古詩風雅之體董子賢良策得伊周
格心之學劉向戰國序類先秦典刑之製伊川易

傳序參天人理極之奥

漢祖不知詩書所行舉合仁義宋祖未嘗留意六藝
言行暗合詩書

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于宰輔鄧禹馬援生長田
隴而善于用兵

漢高天資英矣與道暗合如約法祀曾養民致賢與
大風三傑之策高四皓之名殆可以追帝王之軌
光武性資醇雅動中禮節如延英總權闡學開闢
與夫褒卓茂之賢高嚴光之節真可以匹隆古之
英

蕭何運奇決勝智不如良而能使良出其智戰克攻
取捷不如信而能使信見其捷揮霍先登勇不如
參而能使參奮其勇橫行直下敢不如噲而能使
噲施其敢

漢之文章惟孔明之出師二表晉之文章惟淵明之
歸去來辭唐之文章惟昌黎之原道篇佛骨表宋
之文章惟歐老之五代史兩制集

沛獻訪對于雲臺東平觧聲于陽史淮南取貴于良
時陳思見貴于七步

淮南尚智謀好奇士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畢萃
雲集蠭議橫起瑰詭作新擅一時傑出之作

趙壯侯任西羌始罷騎卒既撤屯兵柄者忠籌根枝
兼花條上十二之宜功收萬全之利鑿鑿金城之
方畧實堪萬世之師法

寇子翼推實恬夷與世無競令邑則律輕禮重吏民
親愛不忍欺守郡則文武具足牧民御師無不宜
誠無敵緩太平之循吏戡禍亂之良將

黃叔度德量淵宏器宇醇粹見之者莫測其深沉之
蘊不見之者復萌夫鄙吝之心

王儉任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于耳目布素表于
言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推誠論從容未
嘗顯其長未嘗言人所短單門後進必加善誘銓
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
其少

陸大夫宴喜兩都公卿貴其籍甚郭有道人倫東國
縉紳羡其登仙

荀彧名德為天下之表任魏舒堂堂實人中之領袖

張旭深於書故歌舞戰鬪皆寄于書蘇軾深於文故嬉
笑怒罵皆成文章

曹娥歌為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泣涕

莎薜哦一甲老紛壹躍忭舞不能自禁
張文朱武陸忠顏厚三國之間四姓為盛
張華學博能志典物鄧公識精能辨古器
王仲宣獨步于漢南陳孔璋鷹揚于河朔徐偉長擅
名于青土劉公幹振藻于海隅應德璉發跡于北
魏楊德祖高視于上京
李衛公之戰伐無兵杜員外之咏歌無詩張長史之
草聖無書
顏延之擬北上篇文語即成謝靈運擬北上篇久而
方就沈約之詩多而能謝朓之詩少而能
陶淵明有高尚之志有表于多之節有阮嗣宗之
放而不放在其次之汶而無迹
支道林發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玄度送一難衆人
莫不忭舞衛洗馬每一談議平子三聞三倒
崔元瀚訓言溫厚有典誥風許景先詞旨風流得中
和氣
潘安仁之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士衡之文若排
沙簡金往往見寶
顧虎頭畫鄰女以棘刺其心女輒呻吟吳道玄畫龍
時中乘勢可破天而即生烟雲張僧繇畫而龍一

當其精雷忽破壁騰躍而去吳道子畫驢僧房夜
聞有踏蹄破迸之聲
溫謝菼之標庾作氏之望方黎則金聲玉德則王亮
宋發則世世彼旌異一門六闕相望裴評五世尹河南
張氏七葉貂蟬楊家四世台衮王徽家擢第者八
十八人位至牧守者四十人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昌黎撰毛穎傳不下史筆皆良
史之才
淵明才高意遠隨所寓得其妙故其為詩初視若散
緩熟視有奇趣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
精力至死不悟
謝元暉善于詩任彥升工于筆杜甫善于賦應黃老
工于畫難
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詩而不能畫從容
于二子之間者惟王右丞
淵明之詩來從天稷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
謝李杜諸人皆莫之及
劉李元白輩以詩名于唐而君子所取者惟一杜工
部以其撫雋風采忠君愛國颯颯乎祖三百篇之
義王楊盧駱輩以文名于唐而君子所取者惟一

韓昌黎以其羽翼聖經起衰振濁郁郁乎倫一王
之法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張文潜作樂府為唐人第一張文潜作樂府為宋人
第一

唐人士錢起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得名張祜
以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得名孟浩然以微雲
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得名韋應物以兵衛森畫戟
宴寢凝清香得名居易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得名李益以敲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得名賈
島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得名王勃以畫棟
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得名李賀以華裙
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得名諸人往往因
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達為之延譽遂致聲聞四
馳

黄徵君之冲醇蓄於元氣張忠靖之盡烈衍于正氣
韓魏公之德量毓于間氣蘇長公之手筆迸于奇
氣

昌黎之文大勻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于盧仝
貫休輩效其章頻措字而詭學其失則怪且醜
僵且仆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
也非裴之功不足以當韓之文非韓之文不足以
發裴之功

杜陵製作詩中之聖韓幹丹青畫裏之詩

永新許和子美而善歌能變新聲高秋朗月臺殿清
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開元大酺然衆諠闐高力
士請命永新出歌一曲止喧永新撩鬟舉袂直奏
曼聲廣場觀者萬衆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
勇愁者聞之腸絕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擒吳元濟
擒李師道王承宗割一州遣子入侍兩河諸侯忠
者懷強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勳烈之盛一時
無與比右李義山指之為聖相

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學老
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流動圓活
者呂居仁清勁潔雅者曾茶山

馬周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無餘文切理
一字不可加一字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王勃作文不起草時人謂之腹稾所至人皆請其文

世謂之行佛

韋顗博覽群書嘗學攝記天地人物風俗災沴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周知朝廷重事朝議未決者必資之及敷奏施行咸稱折中裴相常員之李絳崔群蕭俛五丞相相顧而嘆曉達度事不逮韋公欽嗟間敬服以為龜鏡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叙三人以書名三碑又其最精

蕭文奐于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

杜工部耳聾詩陳簡齋眼疾詩范石湖耳鳴詩曾茶山齒脫詩見文潞病肺詩劉後村髮脫詩形容綜悉曲盡其妙讀之可發一笑

杜之詩法韓之文法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故不工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文

張巡驅市井數千摧強胡百萬昭懸大義守死不變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國家定于已傾存于既亡其才智忠勇之熏脩誠足冠當代而師百世

張籛為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絲蹙金之狀

陸宣公之文章其忠誠足以感人心其設謀足以贊王業

孟東野詩有理致思若奇險最為韓退之所稱李翔謂其高處古無上平處下顧沈謝杜子美亦稱其往往凌鮑謝

韓昌黎論著古今書無一言一句彷彿于人古今善文者惟韓一人

李椅莊重簡淡凝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于色人不得而親疎之其中夷易平直無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于厚平生未嘗失節于權幸

賞為鈞德福無隆高彥先忠孝並至

德于美月石詩有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生堂星星入角丹霞爍石變丹砂白虹貫若生美璞諸句永叔見之羨其精通物理

濂溪默契道真不由師授發前聖之未發覺斯民之未覺溥于微福厚于恤氏富家大姓恐得罪于今為憂酷吏貪暴以汚蔑政為恥

邵康節學貫天人胸懷今古平易清和風流閑雅倚內聖外王之道蘊知來藏往之神

范希文用兵以持重為尚富韓皆不及富欲斬高郵

守卒有縱床之悔韓忻驅好水軍卒有停鑾之悲
故宋朝人物。以希文為最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有高趣鄙夷天謀
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程明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忠誠貫金石孝弟
通神明才周萬物不自以為高學齊三才不自以
為足得聖人不傳之秘接孟氏統緒之承
韓魏公風猷尚力。卓識洪度種種過人望隆百辟一
時名賢率皆仰重石守道異其器識之允程伯子
賞其服義之敏孫元規欽其德量以小人自責李
師中服其公恕乃愧謝不已歐文忠有累百歐陽
脩不足望脩公之亡嘆文潞公有韓公地位迥別
彥博豈可望之推
歐陽文章溫純雅正事事合體藹然為仁人之言粹
然為治世之音
伯淳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
老泉文修能盡之約遠能盡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
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
河而下。其光輝明著若引星辰而上求其侶在荀
孟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局之

朱叔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子瞻開陳治道使人
惻然動心。
余玠才兼文武政淑士民惡貪毒以殘人不掠美以
歸己理宗嘆其人物議論皆不尋常而干夜又之
况贊稱曰儒者乃此有人
橫渠西銘乃原道宗祖醇然無出其右自孟子後僅
見此書
歐公下顧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之句以詩
言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是第一等好議
韓世忠天性驍直勇敢忠義冠在戰功中興推第
開節剛流薄極言有汲黯之直與檜同政絕不與
談有簡雅之嚴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有子儀之意。
騎驢攜酒縱遊西湖有范蠡之風。
歐六一本論斷斷乎生民之穀粟藕有山衡青繫繫
乎治世之藥石
三國紛紜不為三國之文而類伊訓說命者惟孔明
之出師一表晉室清虛不為晉室之文而類先秦
古書者惟淵明之歸去來辭
元晦集群儒之大成永百世之道統尊崇德性砥礪
躬行發揮異端洗滌科舉之弊聖賢之學術

達之則帝王之事業普
真西山之學以周程張朱勉士子以無仁公勤勸啓
偶泉氏焚田券而不爭江氏指叢塚而貲湯凡其
所莅之地類皆根其心經政經所載之蘊
紫陽文剖析性命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
隱遁則神摋鬼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
淒風之變態其應酬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
之自然
曾子固之文古雅蘊老泉之文雄健汪孫洪周長于
四六之體六子于詩雖未知而文則皆造其極

宋藝祖挙位授曹王而表其虎步龍行太平天子之表
然一元昇公天下之心命將下江南而戒其切勿
恭掠務廣威信謂然一成湯吊伐之意
文與可墨竹世知其美不知其高才蕪諸家之妙詩
尤精瑩逸群
古來丹青最高遠者首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
次曹髦下莊子刺虎圖次謝稚烈女貞節圖如顧
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
不可一二紀
董子呂言欲黜百家于漢韓子力辨欲去二氏於唐

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周程繼起于宋其識與
力超然獨詣繼絕闡微為世先覺逮晦菴朱子著書
立言闡明正學使吾宇不敢伸其喙二氏無所售
其術
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統能盡宮庭之孝克惇
友愛之情永祚不負付託哀然南渡有稱
元英宗露揭代父佑喪遵禮歡粥容菁衣毀骨立不
改父臣不更父政不執國法不納珍奇敬禮儒臣
日食罪己旌希孟之直燭世延之忠洞究若不花
之隱復湯古綱羅鉗之酷烈天下晏然民殷國富

遼東絕筒揩納米宿
元人詩以虞楊范揭為最楊長詩如百戰健兒范梈
詩如唐臨晋帖揭傒斯詩如美女簪花虞伯生詩
如漢廷老吏
耶律楚材勁猷嶙峋理財一劉晏嶺魏之賢綜步傒
一崔浩裴行儉之鑒測鬼樞而囊推吳劍書史不
減揚綰趙汴之清專征而全活生靈有萬比跡忠
嗣曹彬之德開業名臣哀然杰出
元憲宗于政令始玩之后食虞則果決之才減宴樂
禁侈靡羅征徭嚴紀律簡選納擇推擢郡寶珠之

猷焚妖胡之經賜死定后禁錮烈門網衆目張卓
稱賢主
元季遺老楊維禎七十六浣夢麟九十三滕克恭百
餘歲皆不肯屈節更事其者干倚節抗儀昭代
國朝
二祖開基靖難身致太平一兗舜湯武之功德熙隆
典則貽休漢烈啓後一洪綱唐目之巨細畢衆
昭皇洪慈肆宥培植國脉藹然解網澤骨之深仁
章皇稽古右文勵精圖治郁乎弘文延英之盛軌聘
禮處士訪問治道此則
英廟藩倫文正之衆親受諸王所遇邸邸此則
憲廟敦睦友于之風延見群臣曲納讜言古帝王之
昭詩止節何以尚于
孝宗心存敬一治本農桑古帝王之丹書無逸何以
加于
肅帝躬修玄默服戎懷遠古聖王垂衣舞干之化又
何以加于　穆考
高皇首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之厄蹂躪群雄削平
僭國豁達同符漢祖大度追于光武正綱紀化
猷崇祥褒節烈旌孝義崇者碩重農桑儉勤敦惧

矜恤仁明規模超邁尋常英豪高視千古
徐中山出將入相樹鴻烈于乾坤再造之年楊文襄
出將入相建奇勳于社稷驚握之會
鄭旗孝友仁恕恭儉誠實毋疾懸燈書夫求代及卒
廬墓泣不絕聲師行有律推心任人家居簡靜無
書不讀事君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大小
百十餘戰金瘡遍體每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
日就道未嘗以老疾辭忠孝兩全卓冠當世
章溢天性孝友才兼文武撫世酹德一本於誠每臨
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而后已凡有諍論上
必曲從母喪悲戚踰度嘗葬親負土石旅言善行
不可勝紀
鄭煒文武全才忠孝純德母疾兩刲股作羹居喪不
肉食笑語所上章疏皆自手裁御賊以忠義激士
迎戰必奮勇先登以八百騎之寡破數千衆之虜
自敵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中國倚以為重賊
亦傳以為神
章懋儒雅如黃味忭學造如莊定山歐斗富貫獨立
其間風節如羅一峰吉靜如陳白沙踐特從約自
成一家收四海無暇之爽膺五福無缺之年同時

諸名碩未有或之先在漢苑部不為范亡之叔度
在宋爲湖不立異論之伯恭
東萊天資明敏才猷果斷重獄相視莫決觸以片言
片折朝廷一有大事密計無不資其參酌而光輔
仕四十餘年無日不沾宗寵更事四朝之久曾無
數日之慈生榮死哀始終全美殆間氣之所生是
以祭賦之完厚
王恕仕朝四十年疏諫百餘上忠鯁切直類皆名言
憂民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公直諫不
啖汲長孺惠民逾于鄭子產
劉大夏與物無競臨事有為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
民如子推誠接下藹然世味過承者未嘗甚不及
者未嘗怒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
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
懇切如司馬君實誠足以憂民如有病對客如無
官之二語
劉伯溫之文閎大宋景濂之文浩博王子充之文醇
正方正學之文爾雅解大紳則以雄放者稱楊文
貞則以精密者稱李忠文則以朴茂者稱劉文安
則以該數者稱麗藻豐腴色色表世未有如正文
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潤色皇猷超前軼後袁
然一代文宗無能出于其右
耿九疇與子裕奕世清德藹然儒素衣儀縉紳世濟
其美
方良求事親至孝所至應間行假歸方學識卓越不
肯謁劉瑾遣勒致政起復幼錢寧三疏乞休新君
更化廷臣交薦以老力乞終養累起卿貳不就完
名全美一世偉人
梁儲溫良易直沉厚縝晦立朝四十餘年建樹多自
蔽掩不誇己功不言人過施德不責報撲戈不與
校排奸慝財宏濟密圖武斥横加然不與辨輕財
周急志尚清修臨大節屹不可奪當於衛寧不避
危積無宥腴之産五辭許子之榮清節同符文靖
撲揆復久其清尤烈于辟雅量符夏忠靖絕無所
忤其量尤渾于夏
英特門
成帝德者克千載仰其極開王表者為百代讓其功
奎闡四門已凱獨先百辟商諸三俊伊秘宜然吉甫
山甫懋誠衮之勳傅說著和羹之績
宗伯餘方命而神禹績奏平成許敬宗險邪而許遠

堅貞死義。

唐虞為天下擇人挈尊位授異姓天下不以為悖殷
周為天下除暴纘曆祚傳子孫天下不以為私。

少康一旅復祀夏配天之勲光武跨牛揚典復漢室
之烈

阿衡起畎畒而為王者佐尚父出磻溪而為王者師。

湯武之師若日照月臨桓文之兵如風行雷厲。

伊尹不離莘野而割烹之爵已調傅說不離巖築而
濟川之舟已具太公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
孔明不離隆中而鼎峙之猷已定

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
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均
無負于文王之養

伊尹釋耒耜求鈞衡前之莘野一犁轉而為傒后之
春傅說離版築調鼎鼐前之傅巖萬杵反而為歲
旱之霖

宣尼三都之隳王陵廷爭之語駱賓王衆兵之檄舉
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子家羈不欲魯昭與季氏異
周勃不與呂氏異狄仁傑不與武氏異定大策者。
潛慮而密謀

呂望八十餘年奮鷹揚之烈梁顥八十餘年高擢
龍頭之選張萬福九十餘年未嘗有一日之病文
彥博九十餘年未嘗辭五日之赴茲數者類皆天
地之間氣鍾毓其所存之神氣完固

魯連一札之書退聊城百萬之師昌黎片言之正奪
深州三軍之帥

宣尼收大夫之甲子產壞諸侯之館仲山陟強家之
城溫造落稗將之膽

晉大夫貪鄭大夫侈齊大夫驕向僑嬰三子能以禮
抑之晉作爰居鄭作封洫齊作內政向僑嬰三子。
能以行繼之

仲連排斥軍食其下齊囚留侯發八難曲逆吐六奇
事義一時語流千載

祁奚舉子祁午謝安舉姪謝玄常貫之舉弟常總狄
梁公薦子光嗣常袞微薦弟處厚李石薦弟李福
曹彬舉子瑋璨蒙正薦姪夷簡程顥薦弟程頤類
皆內舉不避親祁奚舉解狐王生舉張柳朔解狐
舉荊伯柳咎犯舉虞子羔蕭何薦曹參侯玄薦陳
球郗超薦謝玄劉仁軌薦袁異式文彥博薦唐介
呂夷簡薦范仲淹王旦薦寇準類皆外舉不避仇

魯連下聊城辭千金之謝却秦帝逃海上之封范蠡
感呉呂越翛然泛五湖烟景子房顚嬴蹶項飄然
慕赤松子遊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清風高節照映千古李白杜甫
子真不持寸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是皆
得竊鬼之外
列子才頴逸性冲淡生亂離而思寂寞靜退似老聃
而不用聃之陰術誕漫似莊周而不為周之侮聖
愛身自利學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
晏子不出尊俎樹折衝千里之威子房運籌帷幄建
决勝千里之績
韓厥殺趙宣之僕汾陽殺乳母之子孫叔放以公法
斬虞丘荀道將以犯法誅從弟
孫臏無足祖瑣無目戰勝攻取何往不然
魯仲連激詞洪蕩將先見阻田單不帝秦不靡爵奇
氣疎節顚頏一世
鄒魯服奇志淫而有孔顏閔冉之高行呉越俗好民
易而有季札延陵之俊民
假春秋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允雅談仁義之
兵以誅桀紂孟子戰國之湯武

魏絳輔晉悼七合諸侯管仲拉齊桓九合諸侯
鄒衍以頡頏取世資孟軻以連蹇師萬乘
曾點之樂徜徉沂詠實則出于沂詠外顏子之樂棲
遲簞瓢實則出簞瓢外周子之樂徘徊窓草實則
出于窓草外程子之樂吟弄風月實則出于風月
外
秦以列國吞周天下之所共憤高祖起豐沛而滅之
而統一寰宇誠魏然創業之英君莽以人臣篡漢
人神之所共怒世祖起舂陵而誅之而光復舊物
真卓然中興之令主
黃石一篇可以壓秦命于一世桐江一絲可以重漢
祚于千鈞
鉏麑不賊孟宣承甚不忍志寧張弱脫大亮之死胡
証解裴度之寃不徒氣蓋當年足稱義客真俠
漢祖輿五勝之蘇受邳金之圖挺建朱旗順天行誅
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羽於垓下繼子嬰于軹
塗
高祖崛發于前創不拔之業光武龍翔于後成中興
之功
韓淮陰用兵多多益善執簡以制繁狄武襄夜半破

崑崙開詩易以制難

高帝路洗推轂布隨與以王者供帳嫚罵挫萌將隨
以千戶封之固辭之用莫測此端
終軍年十八武帝偉其文拜為謁者說山東之黃[illegible]
賈生年十八文帝重其學召為博士賈洛陽之才
子
韓信登壇之對無一不發諸葛草廬之談無一不踐
王陵正色斥諸將不可違先帝白馬之盟呂端正色
見太后不可易先帝建儲之命
蕭曹十符之功並布刑器之肆周勃供傳之任其謹
名賢之品品第平凡才皆符相
陸賈制勒越以奉漢約結平勃以剪呂亂
賈誼二十四陳治安之策鄧禹二十五陪中興之佐
孫策二十五立威江東孔明十九奮起南陽甘羅
于秦辟疆于漢謝安于晉陸贄于唐皆以茂齡取
位卿名光昭代業垂後裔
趙燕韓魏降鮮陸燕范睢年邦重隗揚僑甲誠殖不
婁帝女郭奉處濁世不及然禍
孝武改正朔武有年之繆重汲黯振忠直之風任諸
安國鄭當時則推賢有貸任霍子孟金日磾則托

孤得人。
道子昌言挫百家于漢代退之力辨闢二氏于唐年。
蘇武一中郎使千里沙漠之地持節終身不失氣衰
之膽元倚一辦士詣數百萬騎之虜片辭如流卒
息太原之師
東方朔而下枚皋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孔北
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俳諧體退之亦有
寄詩雜俳出彼集此類不可勝數皆由才力豪邁
而用之不盡自然至此信恢刃有餘與血指汗顏
者異
漢宣帝公主之傑若弗敢怨張釋之劾太子之驕若
弗敢怒申屠嘉檄召鄧通之臣天子不得庇公孫
弘議執家俠之民公卿不得說
于羌之後充國請自為將先零卒歸命代恭之師出
度請自督戰元濟卒成擒澶淵之寇萊公獨主親
征卒仲中國之氣汴京之圍李綱獨黜和議卒存
南渡之業
東方朔柴迹朝隱捿心方外薄遊以取位苟頓以傲
世正諫以明節諛諾以取容其道而織其迹清
其實而濁其文陵轢卿相嘲晒豪傑戲萬乘若僚

交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
張綱在朝埋輪劾梁冀在郡單騎降張嬰內折權姦
外銷巨寇
趙苞長仇不乘困伏強不藉兵阿保奪婦[illegible]紀困
課殿者贖占功責未究者面縛自歸鄰境大蝗入
界輒死
賈大病戰尚方略不學孫吳張駿陽戟貴識意不效
古法岳武穆臨陣制敵妙運一心
光武慎勇好雄典復漢室鏖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
入洛人服其度持節渡河人服其德雖當草創之
秋毫無有帝王之度也
嚴子陵猶天子腹一體之視萬物皆春之懷陶靖節
撫無絃琴見天之見萬古一息之意
馬援家用不敷遂為田牧之計而殖之財產既豊耻
為守錢之虜而散之
嚴光志貌王侯足加帝腹清風儒節立懦激頑助成
東京風化之美維植漢家九鼎之安
趙充國任閫外之寄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
邊圍強而西戎坐消規模風古遠大周密錦然三
代之將誠為諸帥之最

龐范年十五西迎父喪鄰移事資及舟覆抱棺俱沉
李充死復辭前傀變姓名為獄卒以衛侍鄰融念
師恩甘萬罪以歛葬辟漢
馬援勞陟群雄佐中興之運雲武進用忠良轉幼叶
之主長孫無忌勞勤王室贊貞觀之治郭汾陽廓
清中原成再造之功類皆外戚之賢足以媲美周
家中伯之任
陳仲舉猶于紀上李元禮嶽于攝下仲舉體氣高烈
有王臣之節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
郭林宗考多溫恭仁明弘廣砥節礪行直道正詞考
覧六經指綜圖緯周流華夏收隣振範瓔緌紳佩
之士望形表聆嘉聲而影附響和州郡虛己莫能
致辟舉皆以疾辭隱鴻淮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
王陽傍華而行潔萊公外奢而內儉
漢趙充國唐王忠嗣宋曹彬三人有三代良將之氣
象
穎川李元禮謖謖如勁松風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
里馬。
皇甫規自薦乎羌屬忠而且勇對策刺梁冀謂而且
直乘張奐代已職辭而且讓功成于夷狄身全於

邦家誠為西川豪傑之冠
許子政正色忠褰陳仲舉之匹許子將伐惡退不肖
范孟博之風
孔明撫膝降中隱然負用龍重望及受三顧之知遂
成鼎足之業謝安怡情山水蕭然有凌霄遠致及
當國柄之後遂貽典午之安
孔明器使群材不苟資序李嚴辟楊洪為功曹嚴未
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書佐何祇有才策洪
尚在蜀郡而祇已守廣漢
昭烈寬仁倜度知人善任有高祖之風而文雅過於
高祖君臣一德亦心相孚有光武之風而蜀大盛
于光武流離顛沛信義愈明勢偏事危氣概不失
屹屹於二雄之間依依於他人之國卒假川蜀以
當天下
孔明率區區之蜀抗天下十分有九之魏司馬懿速
力禦倚猗應接不暇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
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擾
武侯治蜀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
不可以貴勢免無論賢愚咸忘其身
劉禪亡後文母命除父侍人十三行其言識武八席

奇捷父妾自明非戲役
弋獵開墳之典鈎深娛壁之書振風飈于辨囿摛光
華于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
藝行其高談一覺太玄庭聞即譯其[illegible]五試
即虞賓晉代之茂先漢朝之曼倩
淵明于六經孔孟之書探其微旨故能修身以俟夷
然于死生之際
高名屈仕五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譏為人
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卷吟覽晝夜不
輟論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重為衆
推其才行任使不拘新舊享年幾百一代推欽
庾氷經綸時務不舍晝夜留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
翕然稱其賢庾亮寧心為治戎政嚴明救乍之間
公私充實中外莫不稱其才
王景略負高世之資生亂離之世不得已出身仕秦
心實惓惓以中國生靈為念臨終勸堅切勿圖晉
深明華夷之分達觀順逆之理
周主邕誅裁亂臣聲色不動剪除大姦易如反掌行
養老之禮乘三年之喪廢二教毀淫祠去宮室之
壯麗省後宮之妃嬪服綾袍被布侍御不逾十

人善於保勝足稱令德
魏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
勤庶務朝夕不倦宮室不妄修飾衣從澣濯以服
大事之紀命官在吉時事郊廟之祀未嘗不躬其
禮
常孝寬當玉壁之圍隨機拒衆守禦有餘居然關西
男子不為時敵將軍
周高祖以東伐之君衆長制之禮居則倚廬進蔬米
葬則既行至陵所衰麻之節苦塊之儀率遵前典
以中國極視晉武魏文尤為偷禮

午集二卷　四五

魏高宗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篤
文多于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好賢樂善情如
饑渴一時名人碩士俱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
然有太平之風
諸暨王晃生於亂世常以古豪傑自期旁薄萬古傲
視一時默容迥異于人志行不求于俗取張蒼報
韓與漢之志而病其心之狹推伊周燕善天下之
仁而羨其蹟之優恭灰之宅重其名而格心起敬
浩然之氣衰之勁而至死不衰制行雖不合於中
行狂狷實超然于凡品

文皇見理闇爽遇事英發算策尊祖無遠天幾行伍
不滯放曆大宮人之冗郤祥瑞貢獻之物視民如
傷納諫若流除隋亂比迹湯武臻治教庶幾成康
江智淵少有操行人所應作盡心所應無皆無
杜如晦裁決十日積累沛然不窘劉穆之詞決百務
委填阵室如流
郭子儀翊王室靖國難處之雍容施之明決剛方有
怙竿望雨之慕敵人有無面見王之典
狄聠彈劾不避疆禦朝廷敬憚貴戚斂手魏主外以
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每欲進以名位聰輒苦

午集二卷　四六

讓不受直以天爵自問焉非人爵能榮
唐胡僧能以呪術生死人傅奕令其呪己胡僧忽忽
自倒婆羅僧恃佛齒而無堅物奕令子以羚羊角
破之佛齒應手而碎
李泌謀事近忠輕去近高自全近智卒而進止寧近
左功左名
巡遠用兵出不意攻不備弛則擊整則挑行陣不倣
古法制敵因機應變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出處陶冶陳言入于
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賦息媯留侯
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杜子美饑寒流落一飯未嘗忘君比征詩識君臣大
義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李白之豪俠使氣狂醉
花月社稷蒼生曾不繋其心胷視子美實不可同
年而語
杜陵以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語形已凄涼乃
翻作壯麗之詞東坡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
眩生花之句亦與之頡頏爭妍
郭子儀殺子暴詐劾之李愬進馬溫造彈之
昌黎才力無施不可嘗以詩爲文章末技故有多情
懷酒伴余事作詩人之嘲然其爲詩可以敘談笑
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且
工于用韻韻寛則離合出入不拘常格韻窄則因
難見巧愈險愈奇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
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
跌
唐明宗願生聖人之祝出于誠心而均田之法則萬
世可行周世宗氏宿君子之言出于獨見而毀佛
之說則千古可爲當雖淆亂之時猶有英明之主

君子頗可謂秦無人
唐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得國非志爲衆所推內
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庫賞廉吏治
贓吏蒲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趙韓王定混一之謀于風雲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於杯觴流行之際
富鄭公有許國之忠有忘身之勇有愛民之仁有全身
之哲忠義之性老而彌篤爲宋一組不忘忠近
韓琦倚望英識勳業庇三朝范仲淹後樂先憂人物
稱第一司馬光忠信正直領袖滿四夫
程明道學問淵源洛中師表陳瑩中學術純正元祐
名臣
范鎮清白坦爽遇人以誠恭儉慎默不言人過夾大
義雖萬乘之前無所屈臨大節雖死生之際所不
辭
明道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舉子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
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景德時利用一出契丹不敢過三十萬之約慶曆時
富鄭公一語契丹不能加獻納之字。

范仲淹在朝慨然以振飭紀綱為任而不恤群邪之
謗不顧朋黨之議司馬光起名奮然以拯溺救焚
為念而不忌小人之怨不虞其特之禍
[illegible]以大夜排加鋭之小夷則謂以正色屯偏聖
之俳優
荆公家婦人類能詩張奩妄荆公之妹也有草草杯
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之吟吳安持妻荆公
之女也有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之
吟劉天保妻平甫之女也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
去春來可得知之吟吳國夫人荆公之妻也有約
[illegible]遊西池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
兩人無風雪脱灑可喜之句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
生熟此二卷故其為文横說竪說惟意所到俊辯
痛快無復滯礙
范文正論上書之儀晏殊有不能曉范仲約之味當
猶有不能知十事規模張方平余靖諸賢有所不
能識
康節闢齋獨處于石原山中養成至静能包括宇宙
終始古今其胸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著寓興詩

章
曹彬為將未嘗以私喜怒戮一人居傷墻壁蟄蟲室
敝不加修葺蒐兵四解降王純教子三登上將臺
出遇朝紳輒引車避之接小吏亦以禮未嘗名呼
仁宗登極能信王曾任宗道進無逸之圖遂施講閣
懷孔道之傳遂定嗣君仲淹用賊人之膽破當殲
使中國之體益尊歐陽之敢言識韓琦之性直嘉
王素用其劾拔不辨聽蔡襄莊孫甫俊包拯襄宮
公之賑希郊[illegible]之献常
從青留而涅以勸軍不奉傳樂之詔剖殲詰使虜以
自效畢安進秩之榮
歐陽公家于文石叟刻家十詩相刻家十故時號三
豪
王沂公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有雪中未問調
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言此生已安排狀元
宰相後果然
劉廷式及第娶盲女周必大自誣出吏死曹谷老年
訪二孫于漳海恭昭妙齡殊色于帳中李綱合
危疾滌穢不厭郭震叩門不質名氏
邵康節來西山因數明理發濂洛關閩諸子之所未

言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
鼎爽中二月賣新絲之詩雖似拙直實得三百篇之
旨足稱詩史
[illegible]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清致風流迥出流輩
于住第海棠開時輒載酒吟飲其下
虞允文本書生受命犒師非受命督戰適虜騎充斥
新舊師未及交承允文召諸將勉以忠義喻以金
帛尾擊連敗之而焚其舟突建大功名將媿死
孟珙復國家未復之仇遏國家莫遏之勢常時掃地
焚香澹然遠聲色滋味之慾
岳武穆忠孝天性文武兼資暇則賦詩雅閑而權奇
揮毫詞章悱激雄文人墨士不之及先戰則雄心
振發而衝堅對鋒斬將搴旗雖元帥驍騎莫之敢
敵卓乎一代之全才浩然兩間之正氣
劉錡以寡禦衆功侔謝玄制敵運奇智逾韓信兀朮
寒心于旗幟金將縮頸于姓名
文公倡明道學疏斥權奸傾之者遂指為偽學偽黨
科目不以取士監司不以授官了翁倉起臨卭倡
其說于摧廢之餘而開門受徒振其響于垂絶之
頃

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學祖山谷放翁無入盛唐
許衡天資高邁毅然有為近效程朱緒言遠稽周孔
大道行已如秋霜烈日誨人如化雨春風吳沉天
[illegible]有守摩研六經粹吉涵浩有宋陋習
文亡如武人勝敵術潔如女子從身
于江陳渰孝親純至奉兄久愛并貧樂學助嫁交女
兄遭刃胸之禍渰冒身代之刑兄死于忠弟死于
義友狗其大奴狗其主忠義之節萃于一門
葛乾孫儀狀偉特膂力絕倫少時尚氣節勇敢之士
爭言其長於武長而習儒業遂拔乏士爭言其長
[illegible]諸人以[illegible]技之上[illegible]其長于[illegible]
國朝
高祖以布衣倡開洪業驅逐胡元無唐太宗臣
虜猶成之辱奉天殄基無宋藝祖因人成事之謗
冠棠百年推結洗滌世宙腥羶真千古之英雄符
赤帝其尤烈
文皇靖內難以比干一門之衆當東南全盛之兵席
筭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
宣廟英武過于成祖迹其綏內難攘外夷皆躬御戎
陣如摧枯拉朽

孝陵平張陳下江南宜正位號不遽稱尊視士誠初
起高郵即已稱王友諒方有江漢即已稱帝真若
天壤懸絶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
學茂朝
高皇丙午秋即立國學次年立郡學八年立社學其
視前代相去甚遠

睿皇憫建庶人幽禁之久遣居鳳陽而不忘於妃嬪
殉葬之條眞詔罷革而不襲二事孝德卓貫古今

景皇當國家多難之秋處群臣張皇之會選將任賢
南征北距俾天下轉亂而為治使神器幾危而復
安

憲廟宥慈懿太后之稱而合祔陵廟忘郕王易儲之
嫌而追復帝號一則為尊親之大孝一則為帝王
之盛節

孝皇不踰葬已委任臺閣聽言納諫迅如轉圜于孝
肅太后之薨欲承行三年之喪臨朝十八載其仁
如天中外受戴三代以降帝王所無

徐中山志略過群弟其麾揚之烈卓冠諸帥常開平
忠勇貫世計其開拓之功十居七八

陳遇高官厚爵堅辭不受恬淡靜退始終如一生則
極朝廷禮遇之隆歿則致天王賻葬之厚明哲保
身之智固其所優匡時籌國之略尤未易及

徐達端謹厚重言簡慮精提兵令出不貳諸將敬若
神明攻城不務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
旋歛然謙退畧不自矜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
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日
月

何眞奄有東粤保境安民審時達變歸命真主純心
事上恪分畏威一時寇禍方熾眞獨無所點染其
若二十餘載未聞譏貶加前之識時務固非一
時群雄所及後之避危機尤為一時功臣所難

劉誠意性剛毅慷慨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
知無不言或遇危難則勇氣奮發計畫立就指示
四年往無不克尤能抗言直諫利害不撓建臣得
謹密為救兔論文章則為當代首稱語智謀則皆
群宗稱聖

李韓公之勳烈無異蕭何徐魏國之將略過於韓信
劉誠意之智計埒於張良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
諸將雖皆三傑倚匹十八列侯瞠乎其後

常遇春挺戈百戰不挫傅友德臨陣貫忠先行鄧愈
勇力過人尤能奉公守法文忠戰勝攻取止善以
寡制衆湯和秉臨事機之智沐英饒招降納附之
才
胡深天資直諒智識絕倫性倜儻好施予傾囊周急
了無怯念且沈毅有守智勇兼備每發號令雖資
奮揚不可干犯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欵然布
衣中一儒生
胡大海為將戰必勝攻必克體愛部曲撫恤黃氏自
稱我武人行軍惟知三事一出則遠近之人爭相
趨附及歿則人皆若喪如古名將之姓
宋景濂以不嗜殺人勸上以漢武好尚戒上內滅外
怨忠貫金石朝廷推重名播四夷為開國文臣之
首
朱安永忠二廖以膂力邁衆國用國勝二馮以智勇
過群吳良與弟禎防禦有方保障之功為甚大通
海與弟源淵比有馭將征討之績為甚多
章溢孝友充塩忠誠謀國遇事敢言善回人主之意
談笑却賊戰收折首之功
解縉紳結髮通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

受上知名動天下重義輕利盡力共[illegible]焉故薦拔
士類襟宇淵畧不瑣屑表裏洞徹絕岸峭文雄勁
奇古偏于長退之詩家石豊贍似太白杜陵小楷
精絕行草皆佳上封事彈指切時政之悃識儲嗣
進奪嫡致亂之規
傅友德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
騎長戈橫鶩千里降王破國威震朔南斬將搴旗
勛懸徼外胡虜畏其犁庭擊夷為之褫魄佐成混
一不拔之基勳烈尚在寧河東甌之右
沐英寬弘沈毅用兵如神識明見高謀深慮遠臨事
果斷賞罰明信有功不自伐否貴不自驕得賜悉
給將士御衆致其死力填南興域措其重鎮教化
大行夷獠變為樂土文物日蔚豐茂遂埒中夏
阜敬知宗藩有變客疏防之柄禍幾於未形當靖難
兵臨毅然死之植勁節於既覆識微之智不減於
葉居升狗國之忠匹休於顏伯瑋
方孝孺聰穎絕倫時有小韓子之呼行端文傑朝有
莊士與人之舉持莫經恸故君不以王靈震赫而
遂挫染指血訾燕落不以門誅族赤而逆撓
蜀王椿好文學禮賢士以忠節顯世周王有燉善詩

詞乙書法以孝行為藩鄢陵王睦杓樂善孝友而
順年近百恭裕王表榮仁孝好禮而笄歿九齡
崇藩簡靖恭三王並有賢聲而恭王厚燿孝友尤著
皆恭定王奇溯幼即知孝朝廷嘉獎而其子表相
亦克於孝
周恭靖王有爝攻苦書館閣精騎射繪畫諸藝咸臻
其妙性喜咏且善著述道統之紹承有論歷代
之賢王有傳載藩之臣有一代之國琛
益藩厚炫淮藩幼學二王皆恭翊治交孝者之齡
魯藩隼坪瑩藩奇溯二王恭孝彰聞俱鄭八衷之

言
鄭王厚烷上疏諫求陵事言人之所不言而觸威
削爵錮鳳陽高牆處人之所不易處隆慶改元始
獲復國歲增四百之祿襲其春國之忠
趙藩慨昔蕭房庭毅然獨請進發儲貲賊救逆統然
鼓衆先登惟知一身許國不計險阻禍患
三楊在內閣文貞有相業文敏有相才文定有相度
泰陵三輔臣李文正敏達而謀劉文靖確直而斷
謝文正方質而侃侃
周文襄宇量恢弘才識通敏開心延訪採納衆長諸

郡錢粮鉅萬屈指笄無子遺民無逋負官有餘積
一時理財諸人類皆瞠乎其後
于肅愍以根本重地不容委遏其臣南遷之議以兄
弟至情不容蔑感劉廷奉迎之情內領京師外籌
邊鎮條陳規畫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社
稷恃之以無恐天下倚之以為安
葉文莊畀性溫雅簡重言動踐慕古人居家惇崇孝
友蒞官清慎勤恪論事不亢激不詭隨取人先行
檢後文藝所談不及人過所寓門無雜客手不釋
卷至忘寢食文章以歐陽為法功業以韓范自期

周忱巡撫[illegible]理財無出其右其所立之法守之則
治紊之則亂間有知其所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
其所以斂莫知其所以散民卒無以家其惠是以
愈久而益思其功
王竑李秉二尚書以剛方樹大臣風烈李時勉陳敬
宗二祭酒以剛正擅名儒風致
耿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性節儉嚴肅慎交接絕
玩好請寄不至其門蕭然徹於常所童子起水清
不如之誑朝廷隆清惠典茂之譽
梅純業舉中第不以文階輕武弁欣承祖父之蔭劉

大夏揎典嚴廊不以內遷薄外轉恰就近民之官
耿裕恪遵父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
肅然無異寒素任吏部清慎公平疏理銓法爲進
務協輿情時論不治黔政寞倖門斷絶請寄遏內
降封章拉議
李時勉文學老成操行端潔平恕遇士縮体聽人節
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
奪
陳敬宗剛正介潔不見喜怒撓之而不亂潑之而愈
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門生多至卿貳獨久不調
意度豁如
鄒智以弱冠之年無尋於前卓然自樹死上當責了
不壓含誦其星變應詔一疏偘偘剛大之氣勃乎
兩間讀其獄中石城二詩悱惻忠愛之意溢於言
表
陳茂烈居官持大體涖至誠郡守喜搏擊徐楠以寬
當道尚深刻徐開以恕信乎上下操振氷蘗考蹟
至淮寒凍幾死及爲御史布袍匹馬身若無官母
老乞歸力供井臼短床敝席躬治畦隴妻子服食
粗糲弗堪泰然自處力辭奏給廩約如石守道所
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所處尤困
張寧維文直道寵衰傷意中謀劉儼搆陷之究極言
崇本釋老之謬裁曹石不畏中傷救王徽昇犯衆
怒瘴命萬里不辱君命黜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
歸林狐蹤無迹出則爲天下士處則爲鄉先生
羅亨信當宣府兵犯之時伏劒坐郭門以遏紛爭就
道之衆北門鎖鑰賴以保全擁衛社稷之功卓不
可及郭登處大同紉敗之日指天誓死守以遏群
情上前之勢風聲所暨震動疆衆壯漢關廷之績
藐焉孤倚
劉忠愍致右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
社稷大功卓卓皆一代名碩士君子願爲之執鞭
況鍾剛正奇偉經理周約廉潔之操一塵不染操發
之固于大英四令行狄霜歷恭弗馴忠流時雨雁
悖弗煦
章懋山甫不得爲知縣劉東山願外補爲知府守令
之職任人不宥二公亟欲爲之未嘗重內輕外識
度直卓越今古宜其爲昭代名臣
陳選抱經濟之才秉剛方之氣學醇行端淡泊自持
在位人畏之如神明及去民思之如父母當官必

盡此職行事必盡此心

姚夔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對誘
後進振拔淹滯中。合葬裕陵之宜。正配享太廟之
典可爲大事如遇劉[illegible]戍務如姚崇。

張悅凝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無疾言厲色。臨事不
以恩怨利害動心。推表清約。終始不渝。事業俊顯
爲世推重

徐溥練達吏治。曉習人情。照奸貪。疏冤滯。均徭役。平
市價。篤於孝友。敦信義。不為炘谷。不畏彊禦。江
右嶺南。恩威大著。臨戎莅政。豹變鵬搏。洒翰摛詞
風生泉湧。

羅一峰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策
對萬言。類皆感格君心之正論。起復一疏。無非扶
持萬古之綱常。引疾歸林。杜門講學。取給畎畝。謝
拒餽遺。身雖混迹明時。志則青天白日。

周經貫穿經史。敷對詳明。剸煩應變。略無捁滯。執法
節財。不撓權貴。屹然有大臣風軌。

陳士賢節行振世。充之即優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
之境。雖涉正學術。術道充之則為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為之家

王忠肅任吏部。廉介端貞。王端毅任吏部。公忠直亮

耿文恪任吏部。坦夷無物。

彭韶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
歛然。不當寒士。養色當詞。人不可奪。[illegible]壯猷茂
揚中外。誠人中之鳳麟。國家之蓍蔡。

何喬新守官清慎。律己方正。學精法律。敏於吏事。無
論難易險夷。不避嫌怨。必行己志。仕也有功有德
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無媿於薛瑄者述之多。
可配于丘濬。

吳寬少有文行。吞者重望。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
力行。恬於擯勢。忘者雖汎其柄用。在己則處之裕
如。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

楚黃□律令。潔己好修。侃侃自樹。交遊稀寡。巡兩
淮。清介著稱。蒞滇南。交人納欵。由典郡以至司寇
刑諡寧民之功居多。

鄒寶性度端雅。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進后人。居未
嘗疾言厲色。口不及聲色貨利。兇璫以危言撼不
為動。朝宁以宗伯起。不肯就。為文自出機軸。應務
巨細皆適。願為世之真士大。不為世之假道學。

張敷華千夫篤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責備吏治。力

辭翰苑清華之選所展近民政事之未允矣南都
君子不減求山名臣
馬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集嶽侯
起其志不挫性介特寡交不尚華修衆止嚴重
修屏儀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所名節萬無闕雖
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
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撼奪
戴珊德性和順操履清慎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
府守法不物撓而意念常近厚祿仕雖久儉無餘
貲展入西出窮寒暑不變歷中外隨所至著聲

上林俯之如鑑衡清允朝廷待之如父子家人
吳訥篤行好古願端雅愨在臺諫則昌言義色凜然
風采撫浙西則修郛土壇斷奉擒碑心存恕厚雖
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沮服
懾
蔡虛齋經明學博行潔心純氣清色和外簡內辨與
之論天下之風俗隆污文章高下學術邪正人品
優劣事功立後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
深剴切聞者瞿然儆惕動準古人學承正派不謬
以聖賢自擬不猥以折挫自沮

立變索在位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士習褆身介
慎議論端確挽正氣於毫端扶綱常於萬古詩文
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歷官四十年在第終不易
因朝大臣往已之嚴理學之博若述之富無出其
右者誠為文章巨擘海宇人豪
夏[illegible]官遊所至卓有奇績斥貪墨賑饑民築城堡
殲盜賊咸有古人風而一志養親留情山水晚年
著述以多文章如春空偶雲動合雨意又如簇繭
由絲扶鶴引吭無不令人欣羨
蔣文風骨卓立衆止嶷重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

言而明國屹乎山嶽之難撼其詩詞以忠宗深若
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愚同
術武子而竟保其身老似衛武公而不弛於學
林翰學問淵粹識達養完休休焉至方若閒至勇若
怯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
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
即之始知其稟然不可犯遭際熙朝有儒范之器
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閭閻風動郡國有陽
城晉鄙之風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
公洛社之望

黃孔昭體貌嚴重不妄笑語沉靜自持厚倫睦族在文選見其善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惡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有五年燕名清節終始不易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裴蘭氣度閎偉才識英發孝弟篤於家庭信義孚於交友儉約慎終始不易自筮仕以來屢將指使經營四方未嘗以艱險避威名在邊塞利澤在生民功業在國家足稱一代之名卿才大夫

莊杲自少負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大就之退避若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操之崇之其中無窮

使人恍然若失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之遊而不忍去其為詩厭近代鄙俚追踵風雅而詩之初變寔自杲始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

林俊誠孝事親厚恤族黨雅志林壑難進易退一介弗苟取冲素如寒士直聲風聞海宇沒引多足名流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畏之如神比于宋之張詠

尊稷僉閣臬東揚家人有犯務懲不少貸東揚賢其能薦推僉部池理尸江[illegible]南揚之子壯上理舒不

為禮南揚壯其節薦守德安二公以國家為念不以阿徇為恭卓有古大臣風烈

徐文溥當國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靜誠信為相寧中外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第其休休之度無慚元輔之稱

陶魯父死於官少負膽略屢平劇寇謀出效隨行兵兵不先知殲賊賊不及備宴客樽俎未徹賊即已報捷運神筭媲狄岳俠寒賊膽后先范老生磨

三廣公之崇名啟遺世錦衣之厚庇

孫燧撫治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與諸葛公之風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者同一意歷任四載不攜家屬獨處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太疏務揚奸惡以保宗社與郭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詞色愈厲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二節

揚繼宗風節才望標表天下剛直常持之以和易燕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平歷任始終

一節菜無一尺及門抵官獨處齋閣妻孥悉歡歸
養
吳寬謝遷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望重翰林寬溫粹
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相與伯
仲。故二人之奮起一時。並負公輔之望
沈石田丹青凌顧長康王摩詰。文衡山書法偪鍾太
傅王右軍。
中治單吉溫雅誠篤識大體通經史議論方正雖儒
生不能遠過輔導東宮。凡作止率引以正。天下民
情農桑軍務靡不開說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皆
直言于五莊之暇。倫曉以不當受毋從于左右罔
利之媒于出講之日必使人迎講官不遠夫尊師
重傅之禮全真之端毅不得擅勝于前懷恩之忠
貞昭然娩隆于后。
成淵剛勁之資豪放之氣義薄雲天眼空塵世時發
驚迸之辭臧否罔不稍情間發罵座之狂戲與皆
有所試醉言無異于醒面折不遠于背赴闕東度
錢塘。桑石九人來迎逝為江濤之神著靈瓊山之
鴨 附
高麗人金濤洪武間登進士。丞安丘歸為國相交阯

人黎甫阮勤登景泰進士。勤仕至工部侍郎。天順
庚辰科阮文真何廣成化己丑科王京唐靖癸未
科陳儒俱交阯人儒仕至右都御史。
王昂夠揚家宰選法之弊。而不避權貴。清持王給
諫昵謫之議而上章保留。一則明目張膽振敢言
之氣。一則受善納諫恢有容之度真風儀並世兩
稱賢
建昌守師克武武定守尚勝東川守勝古烏撒守實
卜皆洪武中土女官代其夫與父而知郡事者。嗣
是又不可勝紀
宗臣少以文名好為古文辭。詩好建安及李杜。文好
司馬遷及北地李夢暘復以才氣勝之又不屑屑
取似其橫放雄厲真得騷賦高若凌太虛。秀若奪
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毀而望寧獗而
千里至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藉毋寧為
季

新鍥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二　少集

番東　芝華　劉　葉　纂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叅校
金陵　季重　王思任　訂正

方毅門

唐虞之仁如天不原四罪姬公反于兄弟不赦二叔
垂涕以行誅斷情而循法
少康靡鬲期討賊經營四十年遭危不渝濱死不息
卒之祀夏配天光復舊物中興君相之賢世以此
為首稱

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
王尊興之太平于紀姚萇挫之謀之如神即用之
如神志欲移山必能移山

周公垂涕治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行叔牙之誅廉頗
率老弱厲守邯鄲田單鳩創病堅保即墨

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非不愛姬知將不可以寵奪
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非不愛賈知將不可以幸
奪

大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佯狂足以免身然而樂任行
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
以致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許由善
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然而羞以德滑
和故弗受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室家安妻子以偷
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

石碏誅厚荀晞桑弟子文刑族人孝武殺外甥王師
範抵舅罪不徇私恩以廢公法

吳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
帝欲許之張良不可當斷而斷卒成霸王之業

伍子豫讓之沉江伏劍以必死見其忠申生衛伋之
待烹併命以必死見其孝伯姬貞姜之逮火及溺
以必死見其節伯桃夷戎之弃粮解衣以必死見
其義

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宣僕崔洪薦郤詵為
左丞而詵後糾洪

石奢弛父罪伏辜以行法不順君之原李離過聽殺
人不肯委罪下吏以從君之宥

曾子易簀死於禮子路結纓死于勇鉏麑觸槐豫讓
吞炭死于義賈誼賦鵩屈原投江死于怨

越王思報吳怨熱握火寒抱冰卧薪嘗膽蓄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蹶卒禽夫差于干遂以雪甚
時請為臣妾之辱
叔向罪原於祁奚而不見祁奚范滂禍解于霍諝而
不見霍諝明其為國初不為己
子大叔距裨竈之邪宋竟不火西門豹闢娶婦之妄
鄴害遂除
申屠嘉檄鄧通正其嬉侮殿中之罪李勉糾崇嗣絕
其坐背朝廷之僭
申屠狄負石投河徐衍擡石入海義不苟取比周于
朝

丁公于高帝至忠帝垂泣斬之不去法以全私馬謖
于武侯至昵侯垂泣戮之不曲貸以廢法
田叔髡鉗隨張敖不畏罪及三族承詔案梁罪盡燒
廉實獄詞魯王奪民財使王自償魯王好苑獵某
坐待王
王陵少文任氣最好直言高后欲王諸呂陵引高帝
刑白馬之盟拒之而憤發于詞義形于色
文帝無事則謙讓無能有事則剛毅奮發匈奴跋扈
即下詔親征震一怒安民之勇薄昭有罪即促令
自裁宣罰不遺親之威

汲長孺內多欲外施仁義之言切中武帝病并致淮
陽之行蓋寬饒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言切中宣
帝病并犯下吏之怒魏徵犯顏苦諫無所遺避之
言切中太宗病不畏殺田舍翁之恨楊中諫兵為
諸論兵為迂之言切中孝宗病不辭第五之寘進
直言固人臣所難容直言尤人主所難
鄧通一戲殿上丞相得以檄召議斬太子一不下司
馬門公車令得以列奏遮留郎中令本小臣撤夫
人坐席以正妻妾之分都尉本冗官遏天子乘輿
以申將軍之令

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宋太祖以斧畫大度河
謂此外非吾有二君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徼遠之
夷困吾民以爭不毛之地視虛費不貲圖拓荒遠
待失較然
宣帝任充國控金城不惑于浮言憲宗任裴度平淮
蔡不搖于異議
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狄仁傑丞大理抗天子而不屈刺豫州拒元帥而不
下及居相位懇復廢主不愛死以正天下之本
陽城欲壞白麻止德宗相延齡李絳欲裂詔書止文

宗相鄭注狄兼謨繳還詞頭止文宗詔赦左藏監
吏
紹興初趙鼎紹興末陳康伯皆以正匡君有回天之力
李日知請老不謀於家室而後行蕭嵩乞休不待於
君厭而後去
唐憲堅任緋衣坦腹之小兒驅逐天上有口之爲逆
不以刺盜五谿回念不以一將失利輟征奮剛明
果斷之雄資剗積跋扈之鉅鎮
周武于佛道二教奮然擯闢經像浮圖悉加毀拆沙
門道士盡驅還俗一切不經淫祠率皆剪除刻革

古弼忠慎質直匡持社稷起捽劉樹憤以局戲妨聽
奏之情弱馬給畋懼以盤遊乏軍國之用
夏赫連勃勃攻破長安遇僧皆殺魏太武用崔浩言
夷滅三寶周武帝焚經破塔驅僧還俗沙門釋種
悉作白衣寶剎伽藍皆爲俗宅
王宗嗣守邠土燬狐王妖廟殺狐百餘而息其淫祀
及帥長安遣科放斥責憤其憑寵而奮批其頰前
使渭北群狐窟穴已空後使終南處士威風損殘
宋孝宗居藩邸已慨然有興復之志及即位眡魏公
如長城之倚符離雖潰初志不回立馬殿庭不忘

騎射躬攜漆杖自習勞苦一念恢復之誠隱然折
衝之望
劉忠肅立朝忠誠結主知無不言奸佞鐵簿直指彈
劾不少回互中外肅然時比之包孝肅呂獻可劉
元城立朝奏對侃侃而折庭諍值上震怒執簡却
立俟威少霽復全極論時目之爲殿上虎
任伯雨半載之間凡具百八疏曾布諭以少默而伯
雨之論列益力陳傳良請朝重華隨帝曳裾泣后
怒斥其大膽而傳良之昂然不靡
王素奏事上前苟有不合衆皆引去素獨論列是非

得肯乃退天子嘉其能稱之爲眞御史中外推其
勁目之爲獨擊鶻
狄青明已非狄梁惠之後而耻以遠祖自認歐陽巽
齋力辭非六一先生之派而耻以望族自冒
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昉論皇
子竑洪芹訟吳潛屈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
道于里徐宗仁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楊文仲當搶
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處欹崎之際臣節不摧
彭汝礪在臺諫論呂嘉問及治其獄不肯阿執政意
浸擠之訖政怒而坐李一官素與蔡確異趣謫外

十年及碓再朕即封還除目辨愈力而得罪乃已
捣旻碩尚勤儉雖老不更泰不華尚氣節雖死不避
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張巡調令真源以法誅之以
戢其餘黨張易之家奴横恭百姓魏元忠長洛州
會持殺之以袪手民害
羊叔子不受私謝尹翁歸不受私干任棠投鴈書於
水鄧惲拆長官於坐陳仲舉笞殺詐謁王獨坐不
發私書封常清始貴杖殺馬突郎將寶易直執政
未嘗引用親黨蕭願尹京兆杖殺田令孜犯罪之
孫子李朝隱令長安執笞成安公主奪園之豪奴
董宣下車之斥翁湖陽主家奴李膺陳破柱之威
縛張常侍愛弟
周亜夫令嚴細柳李光弼禁肅旌旗李牧振軍容於
塞北狄青整隊伍于嶺南呂蒙誅一笠之兵魏文
侯棄二卵之將
國朝
高皇嚴家法宮闈不許預政防後患中官不許識字
余闕李黼死節則褒之以作忠胡元舊臣賀捷則
止之以勵恥遇元旱非罰租即露禱以甦民命見
貪冒不遠戍即坐誅以肅吏治李善長勲戚也以
流言竟坐賜死之法歐陽倫駙馬也以販茶數加
撲殺之刑
高祖馭下雖寬甚嚴一遇贓罪非竄戍即門斬一有
與政不法何佩金紫善無徵而不錄惡無徵而不
誅
敬皇教誅二閹以抵殺人之罪而為祖宗守其法嘉
李夢暘為朝廷盡言直臣而令覆奏薄其罰
肅皇教除禁中釋殿蕩滌留邪穢佛骨佛齒一切
付之於火金銀銅像亦併令工燬銷不惑異端超
出唐漢誠為萬代瞻仰千古靡不稱快
顏佐剛稜不撓昔戚畹戒乎柔威廉見推于宰輔守
正行法取重于朝廷百僚仰其風裁奸邪悉知敬
惲
劉忠性峻行方沉默寡合嚴取予抑奔競疎遠時貴
藹然吏隱在閣毎進讜言引疾累求去位
黄福剛方持正恥事依阿上命觀戲答以性不好戲
命閣恭答以不會着恭餞父師訓戒之嚴進不學
無益之規雖拂上意亦不暇顧
鄒智會星變應詔陳言以兆禄保寵殊無厭足斥萬
安以附下罔上漫無可否斥劉吉以挾詐懐奸全

無廉耻斥尹直均目為世之小人以詆大忠勤可
任大事舉王恕以秉節剛勁可寝大奸舉王竑以
學識純正可决大疑舉彭韶均指為世之君子
程信性疾惡過甚每論事必先別是非每論人必先
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人有過而斥
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蔕亦無後言

一 巖植門

舜帝耕歷山歌南風勞逸變于前而舜之心未常變
文王囚羑里朝虞芮憂樂變于前而文之心未常
變

伯夷西山之節不懾于周家漂鹵之威魯連蹈海之
志不移于秦人吞縱之强
周公攝政不以流言動念裴度平蔡不以刺客易志
子聞之刼擬之白刃其心不傾晏嬰之盟鈎以曲戟
其志不回
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二聖
人真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榮啓期鼓琴而歌三樂自幸以貧為士之常以死為
人之終而安處其常怡然待終
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流言之變漢昭以冲齡

即位而有盖桀詐書之謀成王諒周公之忠不以
流言攉其志孝昭鑒霍光之素不以詐計眩其明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
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閒氣定夾然
不亂
曾子易簀于將終子路結纓于垂斃皆由平日講貫
明操守定涵養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若此之不
亂
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于鋒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無所開其辭

張公洪視太山身視鴻毛出身以衛法法植而身榮
袁安忍饑卧雪不以為悴陶潛環堵蕭條不以為戚
黄霸受尚書趙岐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之中
臧宮馬武欲求逞于一劍之雄光武厭兵固却以黄
老之說
蔣琬總國事值亮新喪遠近危疑琬處群僚之右既
無戚容又無喜色
荀攸謀卓機泄收捕繫獄何顒憂懼自殺攸獨言飲
自若外愚内智外怯内强不伐善無施勞其智可
及其愚不可及

袁渙不變色於呂布兵脅之威。韓嵩不為動于劉表
陳兵之怒。徐言以平暴怒。從容以解危急。
王師範被族。妥序昭穆。劉偉之臨誅。援筆書表。王景
文看巳賜死詔。竟局仰藥。尹毅值元兵登城。招行
冠禮。
夏侯玄倚柱作書。霹靂破柱。焦及冠服。賓客跌蕩。玄
獨夷然執筆。神色無異。而書亦如故。劉伯正從事
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諸人愕然離次。伯正獨端立
殿下。紳笏儼然。而聲色不動。
衛玠探玄理。終身不見其喜慍。王劭善風操。近習未

嘗見其惰容。
周顗被收。大言罵敦。戟傷其口。流血至踵。而容止自
若。王彬旁敦。先往哭顗。慣數敦惡。敦怒欲誅。而了
無懼色。
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于定國飲酒。斷獄愈者
精明。
嵇叔夜氣度閑雅。臨刑彈琴。奏曲而神氣不變。夏侯
太初格量弘濟。臨刑舉止自若。而顏色不異
太宗面定勳爵。不以神通之至親私隆之。擇賢分職
不以秦府之舊人私遷之。

唐李晟討朱泚。不撓于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明項忠
討滿四。不撓于彗應奉州卒以平寇。
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遣詔不屈。節
于牛仙客。李鄘得相不願拜。李栖筠抗權邪不及
相。
盧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
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
有進退。無得失之色。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
嚴。如對賓客。
蕭昕數責田紇。鄭元璹口伐可汗。杜暹埋虜遺金於

帳下。甯邠懍辭顯爵於朝廷。
裴晉公臨終。封還王帶。王文正疾革。表謝賜金。詞毅
神閑。精爽不亂。前代之風。後世之法。
徐有功駁元忠。將就刑。神色不動。俄免死。亦不改容。
呂正惠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折挫未嘗懼。
韓昌黎不怵志於羅庭甲士。洪忠宣不動心于執劒
夾承。韓魏公引頸受偷兒刀。張魏公引頸受刺客
刀。
趙韓王于人投匭文字。俟滿即焚之。李文靖于中外
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

范忠宣竄永州而體貌益康程伊川貶涪州而容髮轉勝

唐介不以私書至京師摧之御史王舉政不以私事干朝廷處之諫諍韓維確守靜退得薦于彥博劉器之不道問記得薦于温公

明道悟堯夫數學不過加一倍法伊川詢其故則曰予忘之矣而心不溺于數得佛腹丹書依方煉造成金或人勸其服則曰腹中安所著此而不惑于煉

呂晦叔簡重清靜出于天性冬不附火夏不揮扇著日陪賓盈服對酌而嶷然不動

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無不著力故所立特全真所謂寒花晚節香

蘇東坡之豪逸不失法度王堂金馬不為榮朱崖赤壁不為辱曾南豐之渾雄不露圭角挺立朝廷不為喜出補外郡不為愠

范鎮盛稱無佛不信因果謂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貴賤雖殊因果何在

寇萊公不變色於錦囊貯劒之使而升階復宴劉器之不動容于飛馭徑驅之使而笑飲如常

王左丞寬厚恂恂不為詭激議論平恕無所向背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行一道

范純仁七十喪兩目聞流嶺南怡然就道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不計其害

呂正惠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正惠恬然讀書若在齋閣呂榮陽赴單守過渡橋橋壞舁人墜溺榮陽安坐轎上神色不動

寇準當大敵在前每夕與楊億飲博歌謳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恬不以為介念

蘇文忠見人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男子為義不顧禍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

潘默成少有氣節為館職不游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與宦官同燕席論何㮚唐恪誤國論亂臣逆黨當刑恭用事者姦邪之狀汪黃大怒遂左遷叱向子湮久瀆聖聽左右諾膝遂去國晚年力學尤謹定靜相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

外無尺寸之田

國朝

虜皇困土木之圍。徐珵倡南遷之議。金英興安。固帝心于內。于謙諸人捍王室于外。上下一意。死守不然不搖浮議。虜覘有備而宵遁。皇圖幾圮而復安

薛瑄為大理。不拜恩私室。李時勉為祭酒。不加禮權璫。陳敬宗至京師。不往見宼豎

金英叱徐珵倡言南遷之謬。興安郤王通挑築城濠之計。㴱見卓識。鎮之以靜。不搖浮議。屹然如山。惟堅固朝廷任賢之心。不敢蹈趙宋南渡之禍

姚文靖憫旱恤刑。不緩王剛愚少之獄。薛文清抗章駁枉。力辨五百餘家之冤

項襄毅堅主坐困叛逵之策。力辭京軍之增益。彭文憲堅持必能平賊之議。不搖程信之危言。襄毅之布置。固不下充國之坐困西羌。文憲之料敵。亦不愧魏相之主議明執

梁儲于廷臣建儲居守之議。正色叱折。不從其謀。于促草以臣名之勅。解衣請劍。不奉其詔

吳廷舉被賊執。刼以威。不為動。每日賊叢賦詩以自遣。了不以流離挫辱亂其節

。澹恬門 與紫門通

舜棄黃金於嶄巖。禹投珠玉於湖淵。子罕不受野人之遺。崔洪不執寶璽之器

山父不貪天位之榮。曾子不慕晉楚之富

伊尹富貴不入于心。天下信之。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

武王伐紂。焚其綺席。棄彼寶玉。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璧

老子莊周親居賤職而不耻。展禽晏倩處乎卑位而不戚

柳惠家耻之窮。婁黜不去其國。魯連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仲連淡然世味。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井人之叅養。高飛長嘯。超然于萊士之流

老聃潛身於柱史。展季養德于士師。莊周托跡于漆園。韓康伯逃名于藥肆

介推辭祿。魯連避爵。萊子郄相。季札逃位。丁鴻遁封楊朴皆寂

公皙克篳門蓬戶以為居。原憲委巷席門以為室。子

晏百結懸鶉以為裘范丹塵甑釜魚以為給
老聃之守一子休之自逸廓然離欲志淩雲日
莊周釣濠成伯耕野仲子逃相灌園魏野却召接陜
公儀子作相焚其織布之機季文子為卿出其衣帛
之妾
魏侯嬴貧而且老帶跡監門信陵君欲厚遺之修身
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信陵之餽
顏斶願齊王賜歸反邑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
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
子房功成智隱不適權勢視去權勢如脫敝屣之微

寄身市朝若在江湖之遠鴻濱鳳舉矰繳不及
光武側席幽人求若不及舜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
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肯屈
留侯從漢篤春秋復讐之義功利皆非所計故其屈
仲在巳區區祿位不足以羈縻之
徐孺長不沽高名不求苟能澹然自守惟道之裕有
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
直不疑居官不好立名惟恐人知其為政之迹洪規
宦遊載土還里不欲人知其清操之勵
梅福尉南昌師道尉江都程伯子簿上元朱元晦簿

同安不慙一命之微恬無褊心之望
楊雄脫幘懸門不就吏徵逢萌遠遊長安不脅亭長
郭泰就學京師不甘後于斗筲陶令辭組歸潯不
折腰于五斗
楊震以四知郤餽趙抃以琴鶴入蜀
嚴君平卜成都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獨號
寂寞身世兩棄
王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
不重帛
李移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鄧攸還吏部飲馬

丁家反悉蔬食
元德秀其智棄車馬元淑不帶妻子從倫平蜀歸惟
圖書曹彬平江南惟載圖籍徐道安不市南藥范
文正不市珠砂包拯不持一硯狄青不載一物
蔣華易三鎮蓄樂不聞安恬如故向敏中登台罷門
無間賓庖廚寂然
趙檦位台宰弟室童僕不殊儒素寇忠愍無地樓臺
富文忠田園貧相
陶元亮不折腰于督郵五斗范純仁不返轍于安石
萬鍾辭奉不求羨利于江淮士遜不索餘財于江

右
高鳳聲名著聞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陳巫家不應
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以自穢仲長統博涉事記
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卜居清曠樂其志以息
四體之役
張果畏平地生公府使傳詔降公主笑而却之卒不
奉詔
高允為郎三十七年不徙官家貧妻子不立諸子樵
採自給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所有惟塩米游
雅常與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沈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
湖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從者不過三五人見之
者不知其為三公
宋高祖清簡寡慾嚴正有度被服布素不畜私藏遊
宴無幾嬪御稀少
韋世康語子弟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衰有疾
便辭常懷止足之心恒切乞骸之念
宗慤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
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桓冲以謝安有重望讓刺揚州桓族黨雖苦諫冲處
之則澹然
朱昂歷清貫力懇歸林弟協亦同時樂隱皆享眉
壽時謂之渚宮二疏
種放在省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
慕名隱居者比
楊朴不嗜仕太真二宗皆以布衣召見辭官而歸對
御賦莎衣詩有且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抛博換
伊之吟
杜祁公為相以身本措大常恐浮食不敢自奉過隆
黃裕古諭宜以家本農桑儆宿隨舍未嘗不堪其

憂
宋太宗于劉昌言罷官有涕泣之譏呂蒙正去位有
日穿之誚錢若水嘆其待輔臣之薄遂上章辭樞
務之重秉節高邁急流勇退軒冕之榮不足以羈
其高尚之志
楊誠齋甞江東俸錢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楊東山
帥五羊俸錢代下戶輸租捐而不有父子交視金
玉如糞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益
呂正獻中第詔進所業無所進令徑赴試亦不赴仁
宗心重其屬恬退之操面嘉其有顏氏之節

富弼母喪去位帝虛位五起之固辭終制劉珙六詔
起復珙亦六疏辭之
范文正却羅幔瘞累家素清儉王文正厭華飾悲累
家門素風杜正獻薄奉享惟恐人浮于食石徂徠
還盤飡虞後朝夕不繼
寇準上殿百僚股栗散金帛務施予不畜産不娛聲
色外雖似奢内實過儉
楊萬里言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
公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二人皆蜀人皆非有平生
雅即此見士大夫窮達何必容心。

國朝
陳遇以布衣優禮于
高皇歷辭尊顯之秩武周文以布衣優禮于
文廟固辭學士之榮吳與弼以布衣優禮于
英廟溫音慰留遣官送護荷二勅三吉一論之美雖
內閣輔臣夐然難企。
張寧引疾歸林年甫四旬大臣交奏起用三原特造
敦勸皆辭不赴閒居三十餘年絕迹不事干請士
夫東西行未嘗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望隆朝端
名震海外德惠被于郡邑行義孚于鄉黨高風峻

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
夏寅誠心直道絕無黨援列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
六年惟知以三惜自箴未嘗以淹承降志陳壽登
仕四十年建樹多可述廉聲為尤著居常布衣疏
食及歿無以為殮諸子旅寓環堵蕭然
羅一峰為狀元客至干粟傍舍爽然不以為意陳克
菴為方伯客至瓦器疏食相對了無愧色
○端聳門　身並分旋動四門通
唐虞捐金而抵璧知上智不貴難得之財子春戰悸
于下堂見大孝恒畏辱親之咎。

大禹序西戎周公讓白雉太宗郄走馬世祖謝西域
皆不勤遠畧務內不務外之意。
伯夷離世絕俗而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柳下惠
和光同塵而其介不易未嘗流于苟賤
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士人行歸于
周而從容有常。
孔子至勝母暮而不宿過盜泉渴而不飲
子夏困貧衣若懸鶉不與驕大夫接不為驕諸侯臣
魯仲連羞與雞鳴狗盜者伍養客者君得之則一客
可敵千客汲長孺恥與奴顏婢膝者為接士者君

得之則一士可埒千士。
晏子不以崔慶之脅易志可迫以仁而不可刦以兵
殖華不以莒君之賂改行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
利
田單當佛肸置鼎之挾不欲無義而生而褰衣就烹
聞趙簡子求賞之舉不欲以行臨人而逐之南楚
子思摽亟餽之禺使人不得而妄食之郝狐白之裘
使人不得而妄衣之
虞卿之請封帝王懋賞之舉公孫龍之諫請明哲讓
功之誼
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彌亂國人
望其靖難若望歲若望慈母卒之縊白公烹石乞
蕪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
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楚昭王會祖之歲卜戰不吉雲如赤鳥不移于令尹
河為祭主不越望以祭孔子美其為知道宜其入
郢以寧國
孝文不好千里馬光武手不持珠玉晉武不寶雉裘
唐宗不祥白鵲
孝景不相賞嬰孝明不侯馬廖恭顧雖隆戚權尚改

縶布受戮無收朱建之謀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項羽剛暴不仁獲太公呂后三年絶無嬿殺之心聞
吾翁若翁之言即舍太公遣歸於漢
冀鈌摒冀野而敬著于饁耕梁鴻傭舂偕而義行于
妻子
趙禹張湯峻漢刑賴張釋之于定國數賢濟以矜恤
而漢之虐燄始熾周興來俊臣輩峻唐刑賴徐有
功狄仁傑數賢輔以寬仁而唐之毒雖始殊。
光武平定天下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
輕法身衣大練飾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
持珠玉之玩宮旁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手書下賜
一札十行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巨西邕秀性清靜抗節王立不交流俗杜門絶跡不
而偽廷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仇香安居必正衣服妻子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
庭謝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典
范滂不祭皐陶知皐陶必能諒已班婕妤不詐鬼神
知鬼神不受邪訴
太原郭子人不得而衣食之第四厲王舍人人不得
而視球之

管幼安不貫直害身不枉己喪德居遼三十七年享
年八十有四順神葆真至老不病少非漢人老非
魏人
李僕飲毒藥不就公孫述徵甄濟詔十至不起祿山
封刀召引頸待之陳泰勸司馬昭誅賈充以謝天
下昭不行歸而自殺
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上規漢主以嚴見憚下抑
黄皓不敢為非
高允內文明外柔順豊才博學一代所推崔浩得罪
詔旨臨責敖陳事理詞議清辨宗愛用事威振四

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允獨升階長揖矯矯風節
迥人
顏延之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馬牛笨車平生
不喜見要人子竣貴重以為不幸見竣起宅逾常
謂其善為之無令後人笑其拙見竣賓客盈門怒
其驕傲態度必難久
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與不傷物同不害正僕
妾之前不妄笑語尊卑大小敬之若神
高允于翟黑犯贓教以直對不欲欺註以存心崔浩
捻禍亦以直對雖歷刑誅無挫志

劉真長指小人不可以為緣不肯就食陸纔家知屠
兒有酒食不從飲啜
李紳塗紙不作疏權幸絜身全志不受名皇甫謐不
貴城陽太守賤祭掾
史孝章見父數奸國命泣諫其宜竭節事上以免禍
踏嗣應見父欲殺李泌閉泌馬嘶脛勉起以見父
稽侍中推郤樂器恥為樂官事戴安道破琴不奏
恥為王門伶人
劉郎不適宮妾李儀恥由倖進李戡赧吏唱名宋璟
不交內侍杜悰不從監軍韓維不就廷試君實固

辭要職唐介私書不至京師劉安世書問不及政
府包孝肅與執政同巷不求見
程顥之風節峻整不降意權貴常以為人稟命有定
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
僥倖從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諭之
鄭群天性和樂居家事人待交遊持一心未嘗變節
不為崖岸嶄絕之行
韋處厚狀如儒生居家亦循易至廷諍則毅然不可
奪
諸貴恥父失節服除不仕舉爵讓于其弟亦居墓下

終身
范慶之輔駿討劭大節昭懸已異於何尚之之北面
逆賊累表請老堅不復起又耻效何尚之之往而
復還
姚崇停廢斜封數千。杜衍奏罷内降數十夾朝宁之
給衛裁宮闈之墨勅
王駿不狥季良杜衍不阿蔣穎蔡齊不媚近習劉筠
不奉權貴
魏咸信更歷行陣本功臣而晚年方有使相之除向
傳範典郡有聲本賢守而當時乃靳鄆州之命其
用賞也何嚴杜彥圭免稅竹木乃細事而論法遣
鄱陽王繼勲殺奴婢乃家事而削爵貶登州其
用罰也何峻
司馬光歎陳規劉晏蘇華秩著韓公而非韓公。善范
鎮而非范鎮兒童衛士伶人伴史交相頌慕畫工
因之致富石工不忍鐫名。
楊億筆力宏壯天下仰慕不肯奉行冊后之詔劉筠
染翰如飛門人傳録不肯草留丁謂之詔。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
可以告人。

王文正不發人過不校人倫不為子弟請求恩澤李
文靖引燭焚立貴妃詔馬上蹴踏謝詆短狂生所
居頹垣敗壁不以屑意。
杜正獻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皓白雖立
朝孤峻凛然不可犯而不為奇節詭行雍容持守
不以有所不為為賢而以得其所為為幸
韓魏公不以快恩矜名樂為士民緣是慰悅風物
光輝富貴將相歸榮衣錦凡三
王昭素迹若行怪愛民一語銘書御屏陳希夷行若
幻惑致治數言有裨君政
王文正于婿韓億例當遠不欲奏免遠適以貽他日
遠大之累于婿蘇耆當第日不欲薦進及第以妨
臨軒試士之公。
范祖禹受知安石終不往謁以冒奕掄之耻婦翁當
國引嫌辭職不寬崇陟之榮。
范忠宣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
於己已亦未示恩意於人惟願朝廷進用不失正
人不肯牢籠多士出己門下
曾肇不拜帝師徐積不尚釋教吳萊隱居不仕杜本
徵聘不起舒文原以道淑人朱公遷以道任己其

高標遠韻誠卓冠元儒
蕭希憲虛懷禮士加厚斯文江南劉整貴官也來見
毅然不命之坐而禮數簡薄斜其背國以叛主來
室諸生寒士也請見亟入坐語勞苦而懽若平生
矜其無罪而羈囚思一身繫天下重輕不敢少苟
其語默進退
尤文度游學時行委巷一姝遥迎之將獻笑尤趋避
更不由是途蔣廷貴應試行經教坊群妓夾擁引
其裾蔣絕裾不顧亦不怒

國朝

夏忠靖王忠肅之在位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
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
王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
緩帶糲飯蔬羹金玉玲玩一無所好故人婚喪傾
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麗之衣厩無服良之
馬出入之際騶從省減鈴閣之下寂無人聲潔白
如馬援謙厚如祭遵嗜學如杜預處事鑿鑿乎是
非利害如趙充國實不媿于千古之名將
黃忠宣秉心正大義利介然斥奸闢諛無所傾忌憂
國忘家老而彌篤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知其為君
子夏忠靖仁厚存心短于嫉惡怨惡不形襟宇深
閎悃愊無矯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知其為長者
薛文清專心性理之學焚棄蚤歲之作學貴踐履不
務論說接人以誠取與揆義王振薦擢恥詣拜恩
曹石專用引疾致政出處光明俊偉富貴利達泊
如
王忠肅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私
謁不及于門恩仇一不介意祗事五朝始終如一
居第三十餘年未嘗改于其舊上為國家元老下
為士人矜式
謝文肅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附田五非
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布衣蔬食囊
無長物一有羨餘即捐宗戚
胡鏌粟沉敏之資抱粹博之學析義理于精微毫釐
之際而聽之者服其獨見激習俗于頹靡橫流之
餘而所過者溉其餘波守之若愚未嘗少露其鋒
穎出之若迂後乃大服其非苟與之處如陽春之
和煦考其行若山嶽之嶐峩無問識不識皆知其
為君子存而傾仰歿則思歎
金英斥徐珵南遷之議詭求宮生日之對南使不怒

薛瑄遠衆之不謟。還朝亟推薛卿一人之獨良

項襄毅不附汪直并除名恥效王威寧叩首之媚馬

端肅不下汪直寧謫戍不效尹同仁長跪之阿

王直器偉性莊。學充才敏。上欲北征。毅率廷臣遏阻

及陷於虜。乞遣使奉迎。久處翰林。恭勤不怠。既

秉銓軸。益著蕭慎。留意介人才。斷絶干請奔競之

風頓然戢息

彭文憲資禀迥異。充養完粹。休休好善。秉謙抒誠。終

歲未嘗妄命。非義不妄取。人外和內剛。端愼嚴密

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

事

畢亨器識英邁。好學多聞。耿介正直之操出于天性

平居接物有禮。嫉惡過甚。坐抑迄老不屈。有古大

臣風節。瀕終遺命戒子恪承清白。死後毋瀆朝廷

邀求葬祭

李時勉不加禮王振。遭振搆陷荷校國學門。而硜然

守正之心。雖百折不回。陳敬宗不謁見王振。遭振

絀挫淹監十八年。而巋然不屈之節。雖沒齒弗易

金英叱毀南遷罪吉傾誠導帥懷恩中救林俊之枉

寗瑾力白大夏之誣四端忠賢閹群逸足

王守溪正色朝端。開誠馴暴。亮閣莫能致其害。閉戶

力學。避遠權貴。時人莫能視其面

王雲鳳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

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當事

無忌諱。與人交。沉毅不脂韋。督學西陝。取人首名

節次文詞。斥遠浮靡之徒。進拔忠正之士。禁止僧

道師巫之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

終伏其法

雍泰性氣蕭厲。風度稜峻。宦轍所至。輒有遺愛紀綱

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晚年起用。竟以不謁瑾而罷

陳俊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其為正人。平

居篤孝友。寡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拔。歷仕以清

白自持。雖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

劉鉉以揚翥之薦已為不足貴。以江淵之排已為深

知己。易儲獨無勸進人之疏。立身不愧古板之號

朱英端方儉約。清靜簡易。節財愛民以為務。不進羨

餘以希寵。官雖尊。自處祇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

累自隨。一時名卿皆自以為不及

劉珝性剛直。善談論。持蕭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

過于嚴勁。凡所入告于上。出則不以語人。小人多

怨忌之恒日之爲狂躁上獨雅重之呼之爲東劉
先生
梁儲草昇地泰藩詔陰致回天之力不[illegible]巡邊
勑斗[illegible]手劍之威棄則能爲[illegible]則可爲千[illegible]
胡世寧㬥宸濠反狀於將燃首發横潴之[illegible]王守仁
撲宸濠逆燄於已熾旋銷叛子之魂
何景明譏抑[illegible]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事當否
則踔厲奮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至沒[illegible]未嘗
一問家產人有緩急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
雖隆貴人忍弗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尤折
節下之其爲文擯棄積俗肇開賢蘊侵[illegible]匹雅比
騷儷選上追周漢俛視六朝温醇典雅色澤丰容
妙緒鴻裁靡不備舉
胡世寧宏充遠慮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典不
以禍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卿佐不滿三載而
坤采英銳必欲匡贊至理不肯苟且以翁官寵至
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恤孤獨厚故舊及先進
之裔有流落者傾貲贍之不吝
費宏與宸濠忤不從諸人之依違觀望猶王陵與諸
吕武不從平勃輩之諛詢將順人臣之義既以王
陵爲正則士君子立身亦當以費文憲爲法
徐文貞柄政之始榜語于座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
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前此分宜使知此語
分宜必不至敗後此江陵使知此語江陵必不及
禍

長厚門

帝舜作爲金縢垂裕虞書孝文除去肉刑稱仁漢牘
帝嚳褒諸侯而以商均爲賓武王大封建而以微子
爲客
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晉修虞祀燕祭
祭廟漢高受命追存六國霸王授首臨哭其喪
武王代商封神農之後于焦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
堯之後于薊封帝舜之後于陳封大禹之後于杞
錄比干之胤修孕婦之墓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
畢公釋百姓之囚
三代之君得人之國不絕人之祀賓先代之后嗣同
國家之休戚是以虞夏商周之子若孫傳世永祚
綿二千[illegible]厚道遺庥至悠至遠
公叔座勝敵辭厚賞不忘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
跡端木叔散財產濟貧困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

埋之所
晏公斷驚歎丈夫之頭景公夢遇哀其寃厚葬之使
梧丘之魂不愧于沈首龔奇殺蒼守獄宿之娥周
守行部覺其姦奏誅之使鵲亭之鬼無恨于灰骨
楚莊王取陳復封陳伐鄭復存鄭聽華元子反之計
許成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悲危之求
孔子去魯為女樂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為次乘而
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願以微罪行焉此其
所以為義之盡而仁之至
叔向連坐祁奚伏義解其危范滂拘囚霍諝元言援
其枉賈彪脫李膺于桎梏張說出元忠于囹圄
燕昭王即位問孤燕業復振漢文帝方春議賑漢治
寖隆
穰苴撫士卒食不先飽止不先安勾踐治軍旅生必
有遺死必有問
高帝入咸陽除秦苛法而西漢之帝業不五載而遂
成光武至河北除莽苛政而東漢之帝業不四載
而遂復
陳平封侯不背無知之薦高帝感之而推恩穆奇封
王追懷梁脊之忠魏王悅之而賜爵

漢文帝覽奏除斷趾之法唐太宗觀圖去鞭背之刑
賈誼陳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蕃
之烈人門薦用今古同情
曹參見人有細過專務掩匿覆蓋之史之言深刻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
灌夫不負竇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
之日徐晦越鄉別臨賀後山出境見東坡不炎而
附不寒而棄
于定國司廷尉娶求明察雋不疑尹京師多所正刑
漢世祖愍賈復被創之甚約為婚姻宋藝祖感全斌
有風雪之捷馳賜裘帽
郭亮不冠與董班犯禁俱往臨哭李固之屍楊匡故
掾著赤幘犯禁星行守護杜喬之喪
敬元禮匿李福業憫其窮耳坐死齊嘉號哭重俊
解衣裹其首李搗從李晉如它日哭其屍盡哀王
方翼哭趙持滿屍具禮收葬朱俊行賂免尹端死
端不知俊亦不言張奇恤故舊贍衰宗朱敬則救
魏張與三從昆弟同貲產四十年
孫嵩匿趙岐朱家匿季布虞卿容借魏齊入梁孔
融計藏張儉窩跡類皆濟布哀急之仁是以不恤

舍仁之罪
魯肅仕吳心恒眷蜀朱序不忘晉紓為内應施宜生
不忘宋預洩虜情
竇武理黨人蒙宥者二百輩袁安訊梵獄獲申者四
百家蒋宣追跡於持鐮恩流法表黄霸觀情於抱
子慈濫刑中董綖之构沉晦辨釋其枉武穆之獘
何鑄力白其冤
蔡中郎倒屣迎賓崔子玉盛殺館客而不敢薄于待
士劉仁軌不計衰異式幪辱李吉甫不計陸贄與
踈斥而未始勇于報怨

盛吉為廷尉每持筆與妻對泣宏經為獄鞫上具涕
泣以隨
朱佑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恒以克定城邑為本
不以斬馘首級為功
桓彝耻與逆臣通問紓交至之禍俞縱不聽左右勸
退散將覆之危縱死于力戰不忍負桓彝死于城
陷不忍負國
帝元直死不違盟劉廷式毅然娶瞽許尹取前令之
女姚帥配恭主之孤
涼州張駿遠懷晉室遣使通誠上都從事張淳致命

建康升赴火山湯海一則不忘舊德一則不負君
命
湯愔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加重報雖
牙管欲殺己者亦寘不問
魏主於深懲一人為惡殃及十門之條下詔非謀叛
大逆罪止其身門房之誅于是始罷
王纖獨承私貸緡錢之罪力辭魯宗道遂業之累曾
深愧不自安王處之則裕如沉困銓管二十餘年
晚始賞嘆於仁宗特詔改丞夫大理仕至省郎累
典名郡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躋八十有九之齡

行宜庇賢為善之報
鄭崇質使絶域狄公憫其毋老且病代質往免其懷
萬里憂劉禹錫謫播州柳子哀其親老艱隨于
朝願以柳易其播
張孝基憫富人之孤失所依收鞠于家逮長悉還其
財鍾離瑾哀前令之女為人役為之擇配助奩使
之有歸
子美風捲茅屋歌寧苦身以利人樂天新製布裘歌
推身利以利人二子閔世飢寒官伊尹自任一夫
不獲之辜

唐臨節按交州獄出寃繫三千人李尚隱覆按妖蠱
獄雪誣繫二百餘家
郭元振傾四十萬錢助叩門不質名氏范忠宣捐五
百斛麥賻曼卿空櫂而返
江漢臣上吳越耤歷賦重厲民沉諸河井坐廢斥之
死王汞均吳越田病五斗稅重減其四請定中正
之則二君陰德及民深宏用是子孫俱躋膴茂
宋藝祖寄神誓詞乖來嗣首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
加刑縱謀逆止賜盡不得連坐支屬次言士大夫
及上書言事者子孫不得殺僇罷廢毒藥之貢并
防牛畜之死一腔惻㣻至仁殆與堯舜並大
魏挾之與人交奬善救失後進苟有寸長必汲汲推
說成就之不避好名之嫌絕人為善之路
趙槩口不言人短歐陽修被謗黙中辨理納平生詰
勒以保之而歐終不知王旦薦賢未嘗顯拔一人
惟恐恩自己出以隱君德
李宗諤遺父前騶呵辱後每見此人必自隱藏恐其
知之而生愧李京遺吳鸿臣檄書坐貶物妻抵其
家焚其待私事數帖以什其婉
杜正献歷官未嘗壞一官呂正献為政惟去其太甚

曹武惠不枉犯罪新娶吏張知常不認同舍生所
竊金方謹言得士夫開通丁謂諸叅焚之不以聞
傳献簡不欲以帷箔曖昧之罪加人使其終身受
惡名
林景熙收高孝二陵骨唐玉潛收光寧理度四陵骨
瘞于故内常朝殿前交植冬青於其上從作冬青
行以寄傷慨之意
宋放歸陽羡時絶祿已久李子鷹以四喪未舉求濟
盡以人所餽絹贈之有大事不可緩之詠章季點
三喪未葬求濟亦傾所有助之有不辭毛栗施之
詠
陵使中官羅銑畫寃黨發陵堅守不去極力爭執被
究痛箠肋之以刃大哭而出事究乃買棺製衣收
歛大慟乖絶里鄰感泣後光寧諸后亦如前棺歛
忠而且義堪與張承業同傳
武穆拉脇死獄獄卒隗順負屍踰城密葬九曲身有
王環順并殉之真鐵簡于棺柩又稱于上以識埋
殯之符示子以異日必然懸官賻求之意後悉如
其所言顏色如生尚可更斂
國朝

高皇嘉元順帝之退避侯其孫以崇禮之號眞其陳兆
先之殺已授其子以長軍之職令襲都尉崇嗣聽其
祭掃鄙士誠毋墓戒無侵毀皆辟毀之事殺逐論
以著其罪惡元俗之焚屍嚴禁以正其俗
金忠遊序存心寬愛勸上凡事輒推同官俾盡其才
能一或有所闕誤即引為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
惡條俸分恤鄉族衆過多所全活
陳壽居言路直論時政得失不喜彈劾人過視宋王
素為朝廷愛惜人才程明道不拔索臣下短長沾
直名壽實與之同符異代

陳白沙與人交無死生炎涼之別甫胡榮毋喪于新
崙祭吳與弼墓于崇仁拜羅倫墓于永豐訪莊昶
宅于江浦朱英柩歸桂陽為文遣子不遠數千里
設奠彭韶袁道張瓚諸人之殁也亦如桂陽之祀
梁文康當延和家食之頃力請于上起之而且遜延
和居己上遺復寧藩謀衞之劾未嘗悻悻辨枉而
亦不歸咎于延和二事皆近厚之道以厚翁目號
實斯名孫情
○弘變門
堯治時邑猶有青丘之梗劉仁天特未除丹浦之亟

周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
雖剪夷兗渠尚撫存疑類
晉文弛斬袪之怨漢祖赦貫高之逆少年侮辱韓信
削之田甲慢安國釋然
齊桓不以射鉤為嫌遂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
掩德竟復九敗之辱
楚臣牽后衣莊王令一坐絕冠纓而不明其過卒來
三合五獲之報野人食駿馬繆公徧飲之以酒而
不究其罪竟致疾鬪克晉之酬
孟明敗于崤秦不討致焚舟之報荀林父敗于邲晉

不罪奏回梁之功
勃犯不討子羔之怨丙吉不計吐茵之吏奔賢不計
竊器之僕韓琦不計碎玉之罪趙槩不計永叔之
薄己吳簡不計希文之屢攻呂文穆不問蕪內之
名王文正極薦短己之曹
晉文忘斬袪之嫌親伯楚而彊霸諸侯齊桓志射鉤
之仇用管子而一匡天下
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擲述首梟帝雲起王曰力
薦寇恂平不計昨怨以快宿懷
文帝不恤辛輔辱其幸臣而且遣使以致謝光武不

罪邑令推其貴主而且賜錢以旌直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文饒下車歸牛鄉人
文帝于尉佗崛強懐之以徳恵于共王不𢘻賜之以
几杖
何武見毁于戴聖子坐事武乃平心以出其罪班
超見毁于李邑欲南還超乃衛遣以保其身
劉寛羹汚朝衣處之恬然且有虞手之訊常寧道人
暴田愠怨不作又有飼牛之酬
卓茂遇失馬者冒認其馬茂不與争即以授之劉寛
遇失牛者冒認其牛寛不與索徒步而回
謝萬幾敗而於蔡系而神氣自安裴行儉碎瑪瑙盤
於軍吏而色不少吝
王述性過急能容謝無奕之肆言極罵和嶠性極吝
笑戒王武子之啖伐佳李
沈傅師夷粹無競領少連政尚寛簡婁師徳遇忤遜
以自免辞存誠於人何所不容
柳公權笑銀杯羽化不復詰主藏之奴戴至徳大遂
已收牒不少愠復取之嫗
呂公著不驚寶器之跌韓稚圭不愠玉杯之碎
仲淹以廢后之事攻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以

錦燈籠之事劾彦博而彦博復薦唐介
韓琦中高科滯晁庫處之自若于職事未嘗苟且
國朝
六臣追懷 景皇帝戡定之略復其位號且以徽謚
彰其烈不計其廢立之失徳追念余少保修攘之
績為其枝拱且録尉表墓以旌其労不計其不赦
易儲之宿釁其心公其宇弘真堯舜之襟度天地
之規模
武廟視草略之妄且笑言慢我何甚而了無怒容聽
梁鐘之泣訴諭言汝必有求不遂而話不為動
唐鐸性謹厚偰德章與人交不知變色絶交不出
惡聲
夏原吉徳量宏雅喜愠不形燒禮儀人誤焚笑言何
不早白賜衣從隸誤汚慰言尚可浣濯吏壊其所
寳硯石匿不敢見諭以物皆有壊吾未常惜之意
吏汚其所抹文書肉袒俟譴顧乃袖至上前自承
不謹之罪
陳選督學南都後先数載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
箠之刑不加於輿皂
其文定天性弘厚不校人侮于微援之不徙而潜援

原缺第四十五、四十六葉

結年一百有七以侍中總攝諸曹又二年而始歸
政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長晉有驪姬之難而
重耳主諸侯盟多難發憂足以固邦國而啓疆土
司馬喜臏腳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于魏卒
為應侯
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子負當世之累而立
霸功
齊桓未立王臣下聘不能王師出伐無功周室衰微
侯度無紀及其既作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

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續召陵
而荊帖陳師北而狄退獻捷過晉而戎獮
蘇秦佩六國印激于妻嫂主父偃窮五鼎食激于親
友張儀拜相激于堂下之恥范雎封侯激于廁中
之辱
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稷下矜其清風蘭陵
欝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
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
句踐未雪會稽之恥而嘗冰抱火以自礪田単未復
燕國之仇而版織捘鍤以自勞陶侃未報青衣之

恥而運甓齋居以自苦高飛未刷靖康之辱而痛
飲黃龍以自誓
毛遂一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相如一宦寺之隸
呵強秦使鼓缶
宋玉作對問以抒志浩乎豪氣之所使枚乘賦七發
以規君粲乎七竅之所發
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趙摧栗腹即長平死事
之孤義烈之餘色氣猛厲奮激悽愴常思致命
晉悼公推誠待人用賢謀國三駕伐鄭楚國莫敢爭
五合中國諸侯不敢貳

毛遂上不數于其主下不齒于其徒奮身而起著名
楚趙蓋由見棄于人故能奮發自效
楚子聞宋殺其使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
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百里奚辭媵臣之賤倡相秦之烈迎蹇叔取由余求
丕豹公孫枝三置晉公一救荊禍穆公之霸大都
皆奚之力
王將軍齒衰猶收勝敵之績馬伏波矍鑠尚延武陵
之勳
曹沫以一劍刼桓公于壇位顏色不變詞氣不撓三

戰之所喪一朝反之而天下震駭
琊威初受言門庭若市朞月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
趙韓魏悉皆臣服而戰勝於朝廷
趙武吶吶為晉賢臣絳侯木訥為漢元輔公孫洪十
策之難不得其一及為宰相率有能名周昌當登
對之頃澀於口吃及議易儲堅不順旨
韓侯羞與灌絳為伍管寧羞與華歆同席杜審言恥
屬稱曹劉恥居王後盧氏姨慙勑子事女主姚
廣孝姊慙罵弟棲貴人
毛遂氣出三千宜儕才當五百

田甲一賈人賁張湯行義有國士之風樓護木俠徒
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皆竦
汲黯以父蔭得官霍光以兄蔭得官雖藉門戶之光
而人品卓越未可類指之為豢養之子張釋之以
入貲拜爵卜式以入粟拜爵雖幸冠裳之易而才
猷邁衆未可槩詆之為銅臭之夫
光武中興斷雕為朴鑒前代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
邦之迹簡肅宮闈不濫爵秩明帝遵旨宮教頗修
參建嬙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
授

處壽仲威外國趙充國坐困西羌李廣屢破匈奴
馬隆削平秦漢裴端服郭子儀以武為甚祿山思
明之亂高志寧令狐挺以武擢平元昊智高之難
漢室佮訓後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崤澠
之夯
賈生求試終軍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
世祖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于既絕哀
而復起重光先烈皆宗子維藩之力
第伍倫鮑昱皆以太守入拜三公鍾離意黃香俱由
尚書出知列郡晉之守相內史亞綰青綬銀章唐
之持節諸軍悉領魚符虎節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
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及遭李陵之
禍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
之書以攄其憤悱
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王褒作簫賦枚乘潘岳作笙賦劉玄作簧賦傅毅作
琴賦馬融作笛賦皆假以騁奇思傳名以標世
袁安任隗託節于堅苦逢萌周黨矯志於冥逸陸續
戴就致躬于府主宋弘鄧彪昭讓于姻封

漢興已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始岀峙而分表曹競逐
於中原劉孫分鏕於江峽五岳塵擁九牧雲屯或
二祀而啓帝圖或三分而陳霸業魏挾天子而令
諸侯劉馮劍閣而規雍華孫氏英略髙據仁江橫
武爪牙畢能威力別據一域吞噬為心各跨壃場
互嚴關塞廣延儁乂以佐股肱厚禮賢能賓為國
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衛洗馬復王振于江表微言
之緒絶而復續
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延訪治道悉心陳奏傅咸
勁直正厲果于從政後先糾彈率皆在筆當悠悠
風塵之會皆俗吏唯默之嫌
劉越石枕戈待旦志梟逆虜祖士稚招懷義士誓清
中原
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
祖思致不如淵源兼有諸人之美頹然為物所宗
茂先搦筆而散發太冲動墨而横錦岳湛曜聯璧之
華機雲標二俊之采
王導知元帝可輔傾心推奉及議更立力鬪奸國
勢雖甚恭弱不敢憚瘁偷安大立規模廣運羽畫

願崇賀循首擢之以來多士過江名流悉收之以
佐謀畫桓彝見其亟談時事輟忘周顗聞其志復
神州收淚延晉祚於江左幾百餘年佐中興之偉
功厥力為茂
鷄服前登造謗辭而著名李公傳蟻穴而擅稱辭濤
以妓樂工篇什郭氏以家僮著章
吉翂能以身脫父于死穆贇能上訴以白父冤
劉淵起懷帝就擒劉聰興晉愍遇害獨吉朗辛賓挺
然植死難之節劉琨祖逖毅然樹復辟之忠
劉祖舉義勤王枕戈甲起中夜惕然不敢以自寧孟
德用逐群雄卧固枕嗷野葛藟焉不能以自逸
索琳貴定相率而與晉室劉琨祖逖中夜而舞鷄鳴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
歐公所許
郭汾陽朝受命夕引道諸將罕比其忠高崇文卯受
詔辰出征蜀䆒率畏其勇
陶桓公處清淡糜事之世勤敏振勵砥柱中流不為
習俗所移賢於謝安王導諸名流
祿山變起漁陽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堅城真卿一平
原守獨能奮擊猾虜而使之不敢犯流賊起山

天道好還報酬僅借一則肢裂腸出喉類穿喇毀
壞坊牌刑辱妻子一則老奪官誥抄沒貲財禍
宗姻餓殍剎禍一則梟首法曹暴屍累日蠅蚋嘬
之塵沙撲之二十七姿盡屬他人千百萬金銷鑠
如濯

新鐫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二終

新鐫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三　初集

番東　芝華　劉　葉　纂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校閱

介潔門　通高隱凌傲二門

堯時許由舜時石戶農北人無擇夏時卞隨務光皆
以君治為勞不以得位為樂視天下為累忘殉命
之具不啻懸疣附贅而逃死不受後世推高不知
彼當時目之為避難之計

夷齊不從呂望以諫武王四皓不從子房以佐高帝
嚴光不從侯霸以臣光武

曾子敝衣以耕不受魯君之邑子思縕袍無裏堅郤
子方之裘

子夏鶉衣百結曾子履穿肘見原思席門桑巷子思
三旬九食

卞木闔門辭祖如驥不驟進以求服顏闔鑿培逃亡
如鳳不貪餧而妄食

莊子衣敝履穿楚王以為憊莊子不以為憊原憲席
門鶉服子貢以為病原憲不以為病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邑名朝歌顏子不舍里名勝母

曾子還車亭名栢人漢祖夜遁
子思拒田子方狐白之裘不忍以身為壑司城罕子
郄野人謀獻之玉乃以不受為寶
曾閔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夷齊不以其行易諸侯
之位
仲連辭祿而不返接輿行歌而忘歸子陵閑關於東
越仲蔚杜門於西秦
原思縕袍賢於季孫狐貉趙宣孟魚食丼於智伯芻
豢子思銀珮美於虞公垂棘
黔婁辭國相而不為郄粟三十鍾而不受丼天下之
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皇皇於富貴求仁而得仁
求義而得義
嚴光之烟水桐江徐稺之躬耕南畝劉贄之不通司
馬陳師道之周辭章惇
劉寵守會稽以清譽著及徵入民各貢百錢送之寵
止受一錢杜暹參婺州以清節顯秩滿歸吏以紙
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
公儀休不受枯魚鍾離意不拜贓珠第五倫躬自斬
芻皇甫無逸斷帶為炷蕭儆還槁梅于市柳玭納
橘直于官楊瑒棄餅垣外裴垣撒婦簪具孟康持
鎮以刈草穗瓌撲被以自將常貫之不赴召啜豆
糜李夷簡歷三鎮家無產
范丹宰邑甑生塵釜生魚王遜去郡付私駒留私犢
王宏痛父非命力謝徵辟親友間密餽遺堅拒之而
弗受諸生寄為刈麥輒棄之而弗入
袁毅遺絲時苗留犢宣秉淡食王良曳柴吳隱之披
絮鄧伯道酌水第五倫斷芻楊伯起卻金趙軌不
交水火于民劉寵不受衣襪於友
郎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潜在兖州不眠胡床樂天
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守吳門取洞庭雙石一支琴
一貯酒罷府持還
倚叔夜卒然玄遠衛次公終始完潔
張奐居官潔己蒞下馬如羊不以入廄金如粟不以
入懷朱思通為令榜語于戶倡百姓須愛百姓要
一文不佑一文
元德秀一生未嘗衣完帛食五味郭元神挑揉野蔬
一日有餘三日不出
趙軌居官勵氷操不與民交水火及去郡惟飲其一
杯之水李素立在瀚海夷人感其惠饋以馬牛悉
還之惟受其一杯之酒

何點隱東籬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戶逃去劉虬
居南陽豫章辟為別駕虬修箋答之堅不應命
宋璟盧奐李朝隱三人治廣以清節顯齊澣倪若水
二人刺汴以清教聞
朱敬則刺廬州及代還所乘止一馬無淮南一物常
正貫鎮嶺南舶賈至凡犀象奇珍未嘗一有取
元吹山避水高原饑粮不繼并餓死不肯少枉其道
陳后山侍祀郊丘郤趙挺之衣并凍死不肯少失
其身
畢士安仕至宰輔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計

已缺
国朝
夏忠靖謙上北征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僅千餘貫劉
忠宣遠瑾窘摘遞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
軒輗天性廉介苦節清修督漕陸水却衣擁被浙俗
奢侈矯以清約四時服一布袍蔬食不厭菲櫳考
滿歸家僅二竹籠遇人無論賢否峻拒不肯與接
特佑慶賀屏居一室朝服端坐寂無一言歲嚴始
出禮竟即歸僚友聞其來群然皆隱避
于謙清廉方正一錢不私遜賜第宿止直房寒餓色

旁無姬妾卿廬僅避風雨薄田纔供饘粥食無重
味衣無絮帛兩袖清風百僚師表
余紘剛毅廉介操厲氷雪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
位列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
舊及卒室無餘貲茂陵籍其家于前橐止一絹逆
瑾籍其家于後竟無所得
呂原資性渾厚容貌端偉清潔不苟取與朴約身無
紈綺篋中惟賜衣數襲俸祿輒分贈宗人清心寡
慾無隱過至老勤學不少倦
魏文靖端厚祇慎簡約廉勤身不勝衣口不出言清

德推望海內達尊居家二十六年布袍糲食不治
生產謝陳循不得私庭王遺子書不得請後事享
年幾於滿百翛然為世準繩
耿裕父子清修濟美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澹然
無異寒儒卿相中殆不易得
劉實歷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饔粗衣敝貧窶自
甘為國家愛養小民抗勅使觸罪靡悔
王琦歷官清白家無檐石之儲衣敝以紙補綴在官
門無私謁家居不治生產歲大祲無以供朝夕冬
且暮大雪連旬僵卧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

舊不受即故舊餽數亦却之有司奏聞欽賜百金
比面辭謝堅却以返竟以饑寒卒殯棄棠茂飴丹
窮餓比迹遠符劭公足以燕頭立儒
高毅官居台嵒家業蕭然舊廬殘田僅足衣食方毅
端靖燕潔無私綽有大臣風節
符敬軒以鄉武致政而斷粮中途羅一峰以狀元山
居而舉火於方午其清類泉冽而難為清其潔埒
玉粹而難為潔
耿九疇官兩淮燕聲大振水旁童子起水清不若使
君清之歌朱思通尹千越一文不入閭右酒媪致

此酒清同朱公清之頌
楊繼芳畀性鯁直言動磊落出刺大郡攜一蒼頭書
一篋署中洒然如旅舍暮夜無一足敢及門當年
嫉其別白太明后世仰其清風振古
魯穆剛正清介執法不回內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
雄敏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
胡鐸出仕三十二年科道并無一字之非議轉官十
有一任撫按咸有七十之旌章文學肖曾子閔騫
實如司馬光旁無侍妾宅無樓臺趙清獻之後唯
茲一人

異廷舉真才潔饞厚行定力言行必信人莫能奪敦
誼好施予衣食人惠甚廣而妻子不能延朝夕服
政四十年百卒九死備歷而不能一月安于朝及
卒之日無以為歛
○炳幾門
箕子覩象箸而流涕尋微以知著尼父聞偶葬而永
嘆原始以見終
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必削弱太公治齊周公睹
其後世有刦殺
孔子指萍實為吉祥而知楚之必霸辨商羊為水祥

而知齊之必水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謂魯國必好救人于患子
贛贖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謂魯國不復贖人子
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
以近知遠通于論者也
劉康公見季孟之儉而知其長處魯見叔孫東門之
侈而知其祚將亡
辛有適伊川見披髮野祭謂其禮先亡必陷于戎季
札聘上國使樂工歌陳謂國無主必不能久
趙後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楚忘設醴穆生紿疾而還

單襄公見晉君之容聽三郤之語知其必及于禍見
齊國子盡言以招人過知其亦將與禍
孔子適蒲未見仲由而三稱善見其田疇之辟易而
知其人盡力即其墟樹之穢茂而知其民不偷即
其庭除甚閑而知其民不擾
司空馬料武安君必死于韓倉之譖料趙必亡於武
安君之死答平原君不過半年之擬所睨如龜卜
而獨照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延
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
諭其指意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遂
知二君之皆必死亡
子胥知姑蘓有麋鹿輔果識智伯為趙禽穆生謝病
免楚難鄒陽北遊避吳禍
晉師服見穆侯以仇名子以成師名弟惜其兆禍亂
而賈替復封栢叔於曲沃嘆其弱大本而難久
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
齊威王料章子為人子不欺死父知其為人臣必不
欺生君
范文子于內釁未起之時懐外寧內憂之虞亟欲釋
楚以為外惧無何而三郤之難興李大初千主好
未萌之會晏甲兵禱祀之作亟欲使之知四方艱
難無何而知天書之事起
延陵適鄭知其政將及于子產適晉知其政將萃於
三家
孫叔敖決期思灌雩婁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子發
辨擊劇勞逸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
子夏好與賢己者處夫子謂其日益子貢好悅不若

己者處夫子謂其日損
驪姬夜半之泣飛燕憤恚之訴明皇妃子比翼連理
之哲言皆深宮私語無不恭于天下後世
叔向謂楚子比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晉不送歸
楚楚不逆何以有國有國者必棄疾子比立十餘
日果不終而王楚者果棄疾
楚懐悅張儀一計三利之說舉朝皆賀陳軫獨弔弔
其見欺于儀北絕齊交西起秦患而至兩國之師
楚懐弗之聽卒如軫所言
侯生料無忌赴秦軍之必返料如姬之必欲為無忌

死料晉鄙之必不授無忌兵。
曾梓慎鄭裨竈俱明天道。慎言昭當火不驗。而昭子之言驗。竈言鄭當火不驗。而子產之言驗。
蕭何知取舍屈伸之理。故勸王王漢中。收巴蜀。定三秦。張良知項羽肺肝之謀。故說王燒棧道。示西楚無東意。
子房納說。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知招致四皓。以安太子。其績尤偉。
韓信英特。識之不獨一蕭何。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

于公高門。以待後嗣之興。嚴母掃墓。以望壯子之喪。梅福知莽必篡漢。棄妻子隱會稽。逢萌見莽殺其子。將家屬客遼東。若將浼己。先幾而去。
鄧后臨朝。鄧康免官就國以避嫌。武后當陽。武攸緒棄官歸隱以逃禍。
潘滔于王敦。知其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劉惔于桓溫。知其能定西楚。慮其不能復制。
羊祜見王衍之陳事清辨。而知其興時必敗俗傷化。山濤見王衍之神彩精明。而知其后日必悞天下蒼生。

殷浩世味實重。矯迹遠引。正欲以退為進。而王謝褚周輩。皆為其所欺。惟庾翼知其偽。而立名非真實長浮華之數語。深中淵源之匿。
庾衮嘆晉室亂起。帥妻子逃于林慮。張翰慮晉禍及己。托蓴鱸引去江東。
劉弘知陶侃必居已位。劉惔知謝安必起東山。何曾知諸孫必及禍難。王尼知何綏必底敗亡。
褚裒赴彭城。蔡謨獨虞其遺朝廷憂。殷浩出許洛。王羲之書諫其衰天下心。
崔浩知劉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勸魏主觀變坐守以有秦地。王買德知劉裕狼狽而返。急成篡事。勸夏主整戈乘釁以圖關中。

阮孝緒知舅氏王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知出王晏。吐而擬之。卒不及親黨之禍。
王弘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觀其所為。嘆僧達俊爽恐終危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于時。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裴知古善知音。逢乘馬人。聞其聲知其當墮馬而卒。以馬驚墮死。觀迎新婦。聞其佩玉聲。知其不利于姑。而姑卒以疾亡。

原缺第十三至十六葉

韓魏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而又能濟人以明與人
長忘人短用人之迹似涉于濫其實胸中不留黑
白。
伊水母視臼水而東走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淮南嫗
視門血而奔山歷陽之都化為魚鱉。
五代黃河清歐陽公謂非聖世事元末黃河清庚申
帝臨朝怏怏不樂。
王文正于王曾夾簡為舍人博士時知其異日必對
秉鈞軸杜祁公于蘇頌為推官時知其異日必為
侍從宰相。
呂獻可于安石知其異時必為變亂成法之人陳忠
肅于蔡京知其異日必為宗社腹心之患。
李昉知王旦後日必為太平宰相。又知其不能救東
封西祀之失。
馬燧討懷光得村父埋懷之對。而喜其必誅懷老岳
飛討楊么獲諜者飛入之對。而喜其必破么穴。
夏文莊于大宋詠落花而不言落。知其必狀元及第。
見其風骨秀異。知其異時必作宰相。于小宋。知其
不及兄。亦須登嚴近。于龐穎公疾劇視之知其必
起。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後悉如其言。

下辯應卒以威項運籌如子房亦未有此大計。
檀道濟當食盡唱籌量沙以疑敵。全軍而返。張守珪
值虜至。置酒作樂。宴諸將。虜疑引去。
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請先淮蔡後魏博。周世宗欲
平天下。王朴請先江南。後河東。皆深洞夫難易之
辨。然後攻其易以及其難。
李愬用兵。以奇出奇。刃不血而淮西底定。以賊討賊
力不勞而元濟成禽。
李矩欲襲漢營。士卒疑畏。陽言禱于子產。當遣神兵
助擊。以鼓將卒疑懼之氣。
薛奎因明肅欲謁太廟。乃以作漢兒拜。女兒拜詰之。
明肅慚而止。李迪因元儼懇禁內。恐生變。持案筆
墨金盂水獻之。元儼懼而走。
契丹假錢三萬緡。富弼宣言除其歲予正額。北虜聞
之愕然。知中國有人。元昊借米一萬斛。王旦建議
令其自取京師。西賊聞之嬰然。畏朝廷有人。
國朝
康郁一疏。上推祖考之心。以感建文。下斥謀臣之悞
以警建文。極為懇惻深切。建文迷而不悟。雖由人
事之未臧。要亦天意之有在。

韓宜可敦厚髙絜持法亷慎疏黄建議削奪諸王宜
可規其當從寛大容加防範勿遽誅討時頗忽之
及至兵興事偾之日始知其為老成持重之謀
韓雍蒞廣適峒賊流劫徧無完郡之日奮揚威武勦
蕩創懲務使搆乱之蠻俯首就戮不少縱寬以毒
民朱英継撫值百蠻慴戢兵荒彫敝之後力反前
政鎮靜綏柔務使對壘之衆革心嚮化不復黷武
以滋擾二人設施雖異均之因時制宜
劉東山承整理殘弊之命立收買粮草之法便國便
民至簡至約市利無以投其奸貴家無所施其怨

楊一清憤劉瑾執朝權驚危社稷與張永密計圖之
以發其逆而元悪卒就誅楊廷和畏江彬握重兵
将為國梗與張永陽浮與之以弛其防而大憝尋
授首
嘉靖三年大同兵叛殺都臺張文錦時都督桂勇以
計僇其叛而再乱再定十二年復叛殺総兵李瑾
時郎中詹榮等誘捕叛逆誅之萬暦壬辰歳寧夏
兵變殺党巡撫石兵憲殺李陳二将官時魏総督
葉朱二撫臣梅侍御定水攻之計而復從中反間
遂擒諸魁逆而陝右底寧

○達權門

舜娶不告以継嗣弦髙矯命以存國箕子佯狂以寵
主仲尼微服以辟悪
禹得天下于揖遜由虞均不肖而暦数之傳不可以
不承湯定天下于征伐由夏桀不道而過乱之師
不可以不興
帝啓嗣立而伯益就國太甲復辟而伊尹告帰髙宗
免喪而甘盤請老成王舉冠而周公還政宣王奮
志而共和罷攝
舜見器之苦窳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耕
漁陶販本非舜事而舜往為之聊以救敗

舜之事親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
得小棰則待大棰則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舜
不失烝烝之孝
箕子杭不息之貞而佯狂為奴𨚍季守不易之介而
矮止而止没贖堅死義之節而能矯詔發倉狄梁
抗廷諍之忠而能婉曲悟主
伊尹樂道畝畆應湯聘以就桀徵子憂殄宗社抱祭
器以犇周張良欠報韓讐運漢籌以取勝孔明不
求聞達真蜀出以振炎

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絶古之風。二子不達圓化之道。各持其一方者也。

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荼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寛大。守之以寧一。

西伯忍食子肉。不則死於羑里。沛公忍索父羹。不則制於項籍。

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

孔子于齊魯之去。而與其遲速同歸于道。孟子于今昔之餽。而與其辭受皆適于義。

智果燭狠瑶滅宗之禍。而更隸輔族。梅福洞新莽篡祚之奸。而匿跡市卒。武攸緒懼鸚鵡折翼之難。遠嘯岩壑。陳陶南鏡五季禍亂之秋。高枕華嶽。

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古今善論權者。莫如孟子。

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兕之吻。孔顔俱否。道遥于陳蔡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賛其功。

范蠡改陶朱以避越難。范睢改張禄以避魏難。文信國改劉洙以避元難。

句踐君臣。托恭巽以驕夫差之志。卒禽夫差。沛公君臣。假恭巽以盈霸王之氣。卒刭霸王。

鴟夷拂袖去國。扁舟五湖。季膺蓴羹半糝鱸魚白香。魯望行歌。長吟與屬雲水。逢萌掛冠都門。客遊遼東。卓乎鴻賓鳳舉。類皆明哲保身

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不為狡兎之烹。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世。不為猩猩之嗜酒

藺相如。出則中威于澠池。入則屈節于廉頗

張良早年似荊軻。晚歲似魯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

沛公道亡。迫于失期之罪。章邯降敵。迫于被讒之誅。李陵臣虜。迫于返國之辱

蕭何之買田。意在于釋疑。不知者。以為貪夫財。留侯之辟穀。意在于全身。不知者。以為惑於仙

紀信乘漢王之車。誑楚道主。君子不以僭議其後。李穆策文泰之背。擬敵全帥天下。不以悖致其辜

汲黯矯制。發倉粟以拯飢。陳湯便宜。斬郅支以威敵。上佑禁網之疏。下無拘制之累。

宋均矯制降虜。既全諸軍之生。亦救萬民之命。武陵一矯振世奇功。

貸貽漆身為癩以避述命任永馮信陽托青盲以辭
述徵劉迵引疾却朱泚召徉瘖不答矣無完肴唐
宣徵時見忌於武宗慮其忮害逝跡為僧
辟方詭詞以解王莽之招莊周曳尾以謝楚王之聘
高鳳逃辟爭嫂田以自污王烈却徵為商賈以自
穢
班彪著王命論表劉氏之當興馮援游二帝間灼光
武之可輔
申屠蟠見幾而作如寞鴻避繒繳于霄雲郭林宗明
哲保身如野鶴謝風塵于物外

孔明不終為龍伏嘘赤精之衰士元不終為鳳戢振
入川之翮元直托身如操暗親虎吻而川權濟經
尤難于龐葛之守經行權
王僧虔知晉武欲擅書名遂不敢顯迹以拙筆書鮑
照知宋文以文自勝其所為文遂多鄙言俚句
庾數善于托大長于自藏殷覬進不敢同退不敢異
曹王皋遺誣恐毋老驚戚出則因服就辦入則擁笏
垂魚貶徙于潮以遷入賀及復剌衡始乃告實
張雎陽指金紫啓薇譙之瘡郭令公策單騎犍葛羅
之矢虞允文犒采石激將士之戰王孝先借晉絳

[illegible]眼中之丁
狄仁傑干婁師德匿其深交之跡忘其薦拔其賢使
武后不疑其黨
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高上達有五宜退
范文正興營造以救荒兩浙之民藉之免流徙蔡文
忠弛鹽禁以救荒京東之民藉之蘇困乏
陳堯佐遇荒發公廩減價而糶趙閱道救荒招商賈
增價而糶設施雖殊而民之受其惠則一富鄭救
荒以民之粟活人四十萬范稱救荒以官之禄活
人數十萬賑給雖別而民之被其澤則均

張乖崖當士卒萬呼時任之不可諭止之不可乃下
馬東望萬呼徐攬轡行而衆不敢譁君子謂其為
不戢之戢曹寶臣當士卒投虜時縱之不可追止
之不可乃報至不答佯言我固遣之虜卒殲殄而
投之境上君子謂其為不誅之誅
許魯齋一聘而起不辭太速之嫌謂不如此則道不
行劉静修引疾辭召不赴學士之招謂不如此則
道不尊
韓成詭服疑敵以解圍實異代之紀信王子明詭降
呼城以待援一后世之解揚

吳瑾陽諾曹欽兵從之約技奏門隙而使守關者嚴
其防孫鏜佯允曹欽連兵之謀治軍襲殺而使狂
悶者沮其氣
尨殿撰解夢陽之獄知兗瑾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
而論指陳關中三豪津津獨相推賞遂能脫夢陽
死于将獲之頃
王璋不煩隻甲直造周王府諭令献三護衛上釋主
上之疑不私州守以毋不語令故請赦州罪下慰
哀親之託相機以制事法柾而恩全
○彌變門
中宗殺桑生朝用伊陟之言恐懼修省而商道復興
享國長久高宗飛雉升鼎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
而商用嘉靖享國亦永
禹之時十年九潦湯之時八年七旱然民和事理怨
讟不興雖有水旱無能為害
水旱之災莫甚于堯湯之世而堯湯不因之損聖風
雉之妖勃起于高宗成王之世而高宗成王不緣
先貶王
豫讓伏厠中衆子幾危首七荆卿入殿内秦皇僅免
佩刀

成王賢而信流言託鴟鴞以告悲公旦聖而走南楚
賴金縢而免難
魯國秉周禮省難之大夫袖臂王孫滿引天命問鼎
之楚子戢圖殺蒸之辱足愧強國上卿對賜之詞
能辭逆女公子衣服冠冕之喻藏顏浮之交爭頓
息先王疆理之對確危國之鉅帥聯和
晏嬰屈三晉之強于齊堂之俎子罕弱千乘之勢于
陽門之哭
墨子跣跣趋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閉門不出以安
秦魏行與止勢若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跡而同歸者也
宋人以喪明獲全塞子以折股保身
鄭食其一說下齊七十餘城陸賈數言麾去尉佗黄
屋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詰責王
庭湊而牛元翼突圍
廣漢治京兆運奇捕窮里之盜朱博治勃海詭責擒
竊發之奸錢元懿牧新定斬為火巫媼而火患遂
消錢偡刺湖州射發樹妖巫而俗惑頓解
狄公兆夢保國脉于瀕敗之年五王桓栢剪禍根于
可為之日力摧武嬰反正中宗惜也昏懦已甚荒

亂不悛三思之亂愈于昌宗韋后之毒鄰于武后
幸祚未絶偰人繼生李氏血食得存衣鉢

國朝

高麗崔言人情好祥惡妖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而
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

孔公輸平生以忠信自厲所至聲績裒然倉卒峒猺
犯城城虚難以堅守遂挺身單騎深入賊巣諭以
朝廷恩威示以不忍誅殺約賚穀帛恤其凍餓飽
啖賊食不疑信宿賊衆不興群猺感其誠信終任
不復擾犯

敦倫門

虞帝完廩浚井祇栽不遺伯奇編芰援琴順受無怨
周文王遭殘義損善之君惟責巳盡臣共戴明聖而
不敢携貳于天王衛七子遭不能安室之母惟責
巳非令人愉聖善而不敢加怨于母氏

夷齊餓死首陽山明君臣之義左伯桃餓死空樹中
篤朋友之情

衛壽竊旌殞命趙熹挾兵復仇王覧飲酖不疑劉與
代後爭死楊厚托疾而不言庾袞遇疫而不避謝
述冒浪毒丸招溫公奉几看病父

伯奇履清霜朱環立深雪惟知順親之令不欲白巳
之寃

平仲既貴父族無不乘車盧受婦老賜金散贍族屬
樊重三世共財楊椿百口偕爨劉君良四葉同居
張公藝九世不析范老置田恤貧李昉計口給食

伍平李璀以死殉父嵇紹鍾雅以死殉君羊角哀
戎以死殉友

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王裒讀蓼莪三復流涕孟元
方傾歎誦詩至蓼莪必哀咽不巳趙邵王子觀初
讀孝經輒悲涕歔欷

屈原于楚張良于韓諸葛于漢陶潛于晋四賢世代
不同隱見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其心則一而無乎
不同

宋襄復九世之讐世父雪大父之耻伍員鞭平王之
屍王頒焚霸先之骨

惡傷父志則斷髮文身不恤致臣忠悃則剖心喪元
如婦欲持婦潔則截鼻斷臂并心蓋所重有甚于
肢體故罔敢藉口于毀傷

伍尚歸死以應父召伍員逃死以報父仇二子之行
雖殊愛親之心則一

申生被譖出奔人勸其辭恐姬獲罪君不樂勸其行
恐被罪出人不納進退維谷縊殞新城
孔子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聲子遇伍舉于郊班荊
而食
荀息輔晉獻之孤竭力忠貞罹禍難而不辭霍光輔
武帝之孤小心敬慎經百折而不回孔明輔先主
之孤[illegible]九死而不易
鮑永數以興復勸劉諫懃以兵衆幸富貴引車哭更
始奎稚牛上苟諫塚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絳侯質木多畧寡言寧乱以武鄉呂以權絛織紫宮

徵帝太原寔惟太尉劉宗以安
龔勝死門人制服者數百歐陽歙獄諸生守闕者千
餘吳章之棄市雲敞自劾以收其屍孫掾之汗獄
費慈明究以代其死韓漢被刑門生不敢視而燕
范獨收屍不避李固遭誅親戚莫敢臨而郭亮獨
守喪不去楊政于范升之獄以箭穿耳抱升子伏
道大言寧懸乘輿寧膏鈇鉞矢戟傷胸挺受不退
乃出其師于萬死一生之際
王成匿樊以全李固之孤臼嬰匿武以全趙朔之孤
吳範代魏滕之死脂習撫孔融之屍范張欵欵於下

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王駮之飧殯營綜於范雲持
滿之髑髏見收于方興
楊播百口共爨庭無間言劉氏六院同庖門無私畜
李善不忍李元無後竊其遺孩乳之以復李業王安
不忍上雅無後竊其庶孫遯之以存祖祀
王裒傷父非命坐不西向諸葛靚痛父遭刑坐嘗背
洛
吳郡陸襄父被刑終身布衣蔬食不忍食切割江陵
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醉
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

趙孝自縛詣賊以己肥易弟瘦張範教然詣賊以己
子易兄子
德琁悲號而群鳥翔集真廣分財而荊柯枯死
庾氏王偶不忍見懷帝青衣行酒之辱而悲憤號哭
以致害辛賓不忍見愍帝洗爵執蓋之辱而抱帝
大哭以膺刃
楊厚九歲託疾和母慈與母之兄趙壁請死代兄南
金匿亡之罪
趙娥殺報父仇李午妻張氏遠覓夫骸汪九姑破腹
取肝以療母吳那奴散金與帛以脫主高愍女七

嵗傷親不免不肯獨生荀女灌十三率士突圍乞
師援父
稽侍中抱帝慟哭血濺帝衣李侍郎抱帝詆虜斷舌
以死
王仲宣忠于漢陶淵明忠于晋羅昭諫忠于唐鄭所
南忠于宋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
祀黿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
唐太宗剪鬚和藥遇臣禮隆宋藝祖取艾分痛待弟
恩篤
岑文本為中書加禮賤交何晏為侍中擢用舊識婁

護養呂公身嚴挺之嫁故人女
崔志女因毋病久冬忽思魚求無所得倣效王祥往
河卧氷十日遂獲活鱗三尾歸以飼毋宿痾頓愈
辛毗引落帝裾陳禾牽碎帝衣
吉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邑令於嵗首舉允
純孝翂耻因父取名固拒甚篤
魏主宏幼有至性父病癰親吮之冲齡受禪代父之
感內切于心悲泣之情慘不自勝
劉濳聞毋亡抱毋屍一慟而絕死于孝濳妻見濳死
撫夫屍大號而卒死于義

宋太祖遇弟匡義之疾灸艾以分其痛遵毋傳位之
命金匱以緘其盟
范忠宣調攝兄疾如子事父臺閣清貲卻辭不起
晏敦復孝倫至惟毋所欲觀意承顏不待言而行司
馬康父薨哀毁蔬食卧地致疾戚友勉以肉食終
不肯易
杜正獻退居于家心不忘國覩朝報行若事非便即
憂用其人得當即喜未嘗以家事關念韓魏公心
繫社稷老而彌篤間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
綱即涕泣終日不食

國朝
[illegible]郭發性至孝毋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毁
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都御史高明幼以孝聞
年十三毋病亟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刲股作糜
以愈毋親老懇乞終養不以祿位為意
總旗張法保刲肝療祖母武寧張仲賢刲肝療祖毋
二人純心之孝迥異尋常是以朝廷旌擢之榮溢
於望外
劉瑚至孝兩廬親墓竟致疾卒鄉人感化里來仁孝
之號朝錫昭賢之褒

陳圭通狀請戮以代父叔弘坐死之辜朱煦陳詞請
刑以代父季用垂死之役。
瀦懷引頸救父許與祖不寧食復父。仇亹亹至情上
表天日。程仕簡請從父死。祝原慶冒父名。代父死
鑾鑾純孝。堪泣鬼神。

○忠藎門

弘演不與狄攻之難。剖腹而盛懿公之肝。子閭不忍
王室之傾。張掖而受白公之刃。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惟幾而彌固。史魚諫衛以尸顯
政身亡而意結。

兵環畫邑三十里。王蠋不歸燕。間關海上十九年。蘇
武不忘漢
衛武在耄勤箴儆不忘于國。晉公解揚務安危循繫
其身。
解揚誑楚令宋毋降。紀信誑楚詭脫主難
子產為卿四十餘年。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內彌爭兢
外銷侵伐而能以弱為強。
平仲仕齊以節儉力行重于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命及無道即衡命。聲名歸之君。尚哭歸之巳入則

切磋其君之不及。出則高與其君之德義以此歷
三世顯名于諸侯。
甯武子事衛成晉文構難于外。元咺爭訟于內。君喪
國危。智巧深避武乃周旋其間盡心竭力。盟宛濮
而國人不貳。納橐饘而主躬不虞。醫衍貨而免君
于酖。鄭好成而釋君于執。不避艱險卒保其身而
濟其君。
楚胥勃蘇求秦救難。歷艱險。恭七日而至秦。甚哭宵
哭七日不得告。水漿不入口。旺不知人勞其身。愁
其思以持社稷

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
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于公室。
苗賁皇萮有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書于秦趙
悲伯嫉惡。趙鞅剌姬。寺人披奉命。曹日升解圍鄭衆
辭誅。楊之賞呂強勵直諫之忠。馬存亮遣將誅張
韶之逆。楊復光感發仲討賊之義。嚴尊美遜避樞
權。遁青城以寄迹。張承業請立唐後。卒餓殞以明
志。二條俱賢宦
欒共子從君弗貳。不肯忍死就上卿以私利廢人之
道。趍鬬而死。

紀信誑楚，脫走漢王，其心燒殺之慘。周苛被執，罵
項籍不辭赴烹之殃。
留侯心為韓，卒能借漢力，顛秦蹙項，以報韓仇。緣公
心為唐，卒能廢奸后，取日虞淵，以延唐祚。
龔勝以不食却新莽之召，辛謚以不食絕冉閔之徵，
吉挹以不食死魏興之隘，謝枋得以不食斃燕京，
之赴。
司馬孚泣辭陳留王，為大魏純臣。李克用戒子全忠
孝，為大唐純臣。
霍去病佐漢，不問家計。忠武侯治蜀，不別治生。展允

文鵠師冒險而進，張魏公勤王冒雪而行。
龔勝飭巾，心不移于二姓。仲鉞臨穴，人將贖于百身。
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燃，仲討賊
之義，盡托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實炳炳
不磨。
孔明盡心於蜀，垂成而營星告殞。公瑾盡心於吳，未
幾而中途告病。其欲誅漢賊，氣節直與秋霜烈日
爭嚴。
彭城暘瓚守鄮臺，城壞守弁，瓚勵衆相保，堅守四旬。
誓命沉城，佻身飛鐵，力盡陷冦，引義不撓，河伴之

間，暴其節，漸振義風。
周孟成堅辞秦爵，不屈于前。丁彥遠固却秦官，潔己
于后。吉祖冲閉口不言，絕食而死。晉代忠臣，后先
輩出。
袁粲劉秉謀誅道成，機泄遭攻，父子俱戮，雖不能支
大廈之顛，亦可以維名義之重。
張茂臨終，屬子事晉，毋穀王室之微。張駿嗣立，假道
通誠，不忘主恩之舊，家代遠在河西，四世忠貞克
篤。
蕭懿忠貞之操，不以群言而易，不以枉死而移。至于

家世在雍之語，有惓惓愛國之心，可謂以身殉國，
死而不悔，誠六朝之純臣，叔世之完節。
張緒不忍酖君以求生，吉朗不肯北面以事賊，張悌
不肯逃命，負知識麥鉞，扶不肯叶死兒女手。
范粲痛主見廢，于司馬遂不肯復仕，寢所乘車，足不
履地，凡三十六年。謝瞻見弟崇寵冠臺府，惧貽禍
門户，遇病不復拯療，惟以體全為幸。
張賓房臣，入則盡規，出則歸美，悠然有弈陶英子之
風。
慕容恪夷族也，道使勸進，效忠王室，渢然起尊王之

義縱仲弋毫種也刼子歸晉恪執臣節顯然典嚮
華之忠中國人士亥助兆役回視虎弋賞勇天淵
祖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撫納新附雖踈
賤皆結以恩禮練兵積穀汲汲為取河北之計
王導當帝踈外任真推分不介于懷有識者皆嘉其
善蘗典
張睢陽憤祿山叛戕黎獻腥膻闕廷彼圍四十九日
經戰三千二百忠勇振發浩然不衰
猶安國嬰無援之孤城抗方熾之兇虜類張巡百戰
躬廢顏行同下室一門幾無噍類

富文忠使契丹始往一女卒再往一男生皆不顧得
家書輒焚之而不發
李綱知有君父不知有身知天下有安危不知其身
有禍福竄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卓不可奪
洪忠宣羈縻窮庭備嘗辛楚忠誠貫日月顛沛不忘
君雖蘇子卿之皓首海上未之或過趙忠定不避
殄賊旋乾轉坤勳勞著社稷精忠貫天地雖狄梁
惠之取日虞淵莫之或先
康保裔臨難不苟免折御卿力疾禦寇裴濟刺指
絲奏求援兵張雍悉智竭力潰賊圍

節登山被難北行劉華父臨以寒衣却之言僅維納
胼何損麒麟反君事仇忍為狗彘凡勸吾入燕吐
胸中不平而后死者皆非忠于謀人者平生學問
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末義不當受因以詩寓
心末有只頌諸賢扶世教伉夫含笑死猶生之句
夏椅判安慶元兵至自嘆職當其擾厄逢其會命無
所逃當死即死遂仰藥以自效周偁丞浮邑當敵
衝自傷欲守無城欲戰無兵仁勇兼致以死自明
卒殺身以植節
國朝

方孝孺被執不屈始終無乞宥之心徐輝祖被縛不
屈始終無推戴之意
劉偁陳洽秉節南荒曹鳳鄭棨盡忠北虜禍機突起
倉卒俱能殺身成仁
懷恩前不奉殺諫官林俊之詔當宁雖有擲硯之怒
孟泣諫而不屈後不傳進章瑾鎮撫之旨朝廷雖
有譴我之責孟挺對而不屈
勁挺門 與前二門通用
文王事紂棄天下于不取武王伐紂取天下于不疑
一則凛乎植人臣之節一則奮乎拯生民之艱

堇狐之書。趙盾不能改南史之簡崔氏不能奪。
相如持璧睨柱叱秦王。而髮上衝冠樊噲嗔目欲卮
請項羽而眥裂血迸。
鮑焦非世拏疏。立于谷水之上皐魚泣途悔恨立
死于周道之隅。
巫子殞身於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絕
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翻憤井比于自經
於溝瀆㾀服計夫成與敗詎與否。
衛弘演之腹楚子閔之脫莫敖氏之㾀中包胥之泣。
縶其子之嗣祀梁婦之哭楚伯嬴之兵宋虛侯之

月司馬叔之刃李僕之殘甄濟之頸趙子龍之血。
東方朔之戟朱子游之劍陳泰之刎王世儒之膝。
安金藏之胸。陳聖圭之軀徐有功之爭段太尉之
笏。韓昌黎之表。李文靖之燭蘊緘之焚李芾之屠。
旋全之刺文文山之歌。謝疊山之吟其風正氣磴
然不回。
公子館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擊缶。
荊卿揕秦王。被斮左股猶倚柱而笑而箕踞以罵。
譙登斬馬脫而食其肝梁悅殺泰果而自詣獄智壽
斃族人于奎郎鄭納瘞懿于竹。

貫高家赦不肯生。絕吭而死欒布獨生不如死。堅請
就烹。王嘉封還詔書引杯擊地自殺溫序握劍自
銜無令鬚污于血。
樊噲持楯入鴻門。猝顏請項排闥入禁中。掩泣寤主
馬叔手劍父仇而視死如歸。吉平誓誅操賊。而共心
殞命。
項王斬關入函谷。壽其屋。蓋剃顏良。李勿鑁坎定蔡
州鄂國奪稍斃元吉
不屈不辭劍貢禹不脫冠延年不受辛咄望之不聽
吏持子卿不屈節拘單于長孺不拜大將軍。

漢光武南陽狗敵斬級數千衝尋陣如拉道傍之枯。
趙子龍當陽血戰披靡曹軍出阿斗如入無人之
境。
梅福以一尉上書朱雲以一令請劍。皆迫于懵懵憤
懣之衷。靡暇計出位言事之譏。
王章郎其妻牛衣之言抗疏冥獄。蓋寬饒郎友人遯
氏之諭執奏下吏
長沙之憤。不足以挫賈誼敢言之勇忠州之貶不足
以抑陸贄忠義之氣。
劉更生當数千士夫爭獻符命之日。獨指其非。以抗

虎狼之勢顔眞卿當二十四郡望風披靡之日獨攖其敵以禦犬羊之腥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衛靑爲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深入窮邊匈奴苦之二十餘年不敢惕息

李固以忠獲罪致身首異處汝南郭亮提鈇上章乞收固屍而不畏陳留楊匡星行至洛守衛固喪而不避

劉崇以百餘人起兵攻宛討王莽祖皓以百餘人起兵廣陵討侯景二人見義勇爲屏服籌兵衆寡

皇甫規恥已不與黨禁張鳳自訟宜坐黨罪景毅不肯漏黨籍李膺不欲避逃黨禍

姚洪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符令奇嘗田悅忘義背主臨刑色不變李玄通被擒不降志潰腹而死盧奕被執西向再拜辭帝罵賊不空口張敬達耻死不背唐陳京諫盧杞不可復用以死諍

孔明征孟獲七縱七擒吳漢逼公孫八戰八克

關雲長以單刀斬顔良于百萬袁軍之中張翼德以一騎當百萬曹軍之衆

趙雲七十之年單搦韓德誅其四子往來衝突不減當陽

針谷可夾而孔明之義氣如生睢陽可陷而張許之英魂不死

班超守疏勒漢兵雖絕其壯愈堅臧質也盱眙虜騎雖強其防愈固

關雲長刮骨去毒血濺盤神氣自若雷將軍面受六矢箸不動類于芻偶

長從簡中流矢鑿骨拔之言笑自若彭樂被刺腸出納之不盡截去復戰周寶臂中流矢令左右拔鏃督戰益急

諸葛瞻赴綿竹之戰與嗣併命見孔明有繼子北地王憤成都之降哭廟自殺亦昭烈有奇孫

嵇紹當蕩陰之敗朝服登輦以身衛帝正色受刀血濺帝衣周處赴梁山之戰左右勸退按劍怒叱毅然致命力鬪陣殞

向雄于王經之死哭于東市于鍾會之戮輒行收葬

周處入水擊蛟行數十里經三日夜殺蛟而出鄧遐入水遇蛟繞足截蛟數斷而出

亂不能匡危不能濟逃遁求免惧錄董狐鉏麑不避難之誓詞侃侃足憚挑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

生先已看鞭劉琨急國難之實意確然難回。
籍延之不應劉裕之招領與臧洪遊于地下吏字顕
宗以示不臣
袁粲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辭職不以勢奪情開桂
陽之變則扶戈入殿晏胄策騎不以私奪公承蒼
梧之難則出鎮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
馮遷抽刀殺天子之賊陳叔慎感衆復后主之仇劉
沈接袖期死甘罹葅醢之戮何無忌援節殞命不
逃覆敗之殃宇文孝伯知死不免而不肯逃死羅
企生知生不義而不肯求生

劉感被執詭許薛仁杲誘城降至則呼守將待援而
死受埋膝馳射之慘王子明被執佯許陳友諒誘
城降至則呼城中堅侯而不懾椎擊糜軀之辱
江子一急君難踐碎身贖罪之誓徑前解宥以明其
志江子四子五急兄難切何面獨旋之恥免胄赴
賊以全其義
徐有功疏顏餘慶不當誅死籍家深犯天后之怒在
廷數百人縮首不敢息而有功言定氣除截然不
撓
鄭縣子奉父戒命秘匿世度遭吏火爇其軀終不肯

泄而死。
戎車犯正下官奈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茲
周伯仁對王敦之正言真凜凜有生色口血未乾
生此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此羅企生復
桓玄之厲語誠鐵中之錚錚
安金藏引刀剖胸出五臟王或看已賜死勃然局起
仰藥孫揆教賊行鋸當板束元城笑欲熟睢侯豪
誅段簡郤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愈父目
秦叔寶遇驍將鈴上衆耀誇衆者羅馬挺鈴刺于萬
衆中莫不如志

張巡以寸尺守郡能以不能匡救朝廷為恥閻門幾
登鬼籙不就逆賊求生寶見義重于生可謂千古
無負
賈渾守節不屈于虜宗氏貞潔不汙其身夫有不事
二姓之忠妻有不更二夫之烈夫婦同盡節義成
雙
南濟雲霽問斷指以絕賀蘭狂誘雷萬春面著六矢
以駭史明攻圍
宗皓不肯棄本宗以從他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毛
伯成負其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

兇王假山成姚坦熟視指為血山開寶瑤成田錫疏
言衆以金碧熒煌臣以塗膏釁血
劉道原當介甫用事呼吸禍福獨奮厲不顧直指而
刺介甫變色如鐵攻斥無少隱匿惡之者側目愛
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
寇準于澶淵之役獨奮身扶轂使虜幾無定焉隻輪
之返而為堯叟欽若輩之所不敢為富弼于蕭英
之聘獨對命使虜活南北億萬生靈之命而為夷
簡晏殊輩之所不能為
劉元城以直諫名時彈擊無所避忌時稱為上殿虎
姚天福以直聲聞糾折無所隱諱上目為巴而思
謂後上語敵腹可剖赤心不可剖許則祖宗敵大丈
夫即當死國難其挺挺不屈之操浩然伸于宇宙
李棠卿斥賊爾有祿吾亦有首胡振祖詈賊身可
死膝不可屈其錚錚不撓之節凜然如有氣
彭汝方獨守孤城詈賊殉生不為自全之計胥時鳳
獨誓守蘄見危授命不為苟免之謀趙良淳歷勤
敵焚招降之書斬致命之使而閉閣投繯以自效
唐景實困重兵斥僚友之諷延怒左右之勸避而
不忍負國以苟生

柱振憤金人無厭之索請營力郤而甘濺頸血張甲
當虜犯順之日奮勇力戰而不惴槃櫃
並仝禎憤不克敵自斷其首復以英厲潰賊黨張睢
陽志吞逆虜遭困被執復為厲鬼以殺賊
王銓守溫被兵遭執不屈其女亦抱子赴溺陳奎兵
敗積煙奮前戰沒其弟亦相與併命
胡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耳心流竄不知其布
衣時固兵保衛鄉井責大守棄城募人收捕已奮
浩然之氣揚忠襄以一金陵倅唾罵兀朮視死如
歸不知其布衣時足跡不履酒肆被詒飲娼館歸
取衣焚之勦法自責已著不屈之節
胡康侯遠州貶竄剛大之氣不撓封還詞頭正直之
操愈勵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李誠之守蘄州州垂陷殺妻子及奴婢而引刀自屠
何大節守黃州及城危撤官僚為去計而佩印赴
溺
蘇緘悉力守邑外援不至命家衆先死縱火自焚民
感緘義無一從賊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
李彥仙帥兵守陝食盡告急曲端不奉浚命投溺
于河其屬官居民無一生降妻室怒盡屠其餘民

而去
文天祥顛蹶抗強胡艱關延宋祚白雲無覩舍鶺鴒
不在原炎人已塵上白玉委道傍所有者貪囿所
罹者患難燈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黃冠之願罔
劘燕市之刑并起
謝枋得女子蛇獄弟侄死國忍飢待盡上繼首陽不
死安仁之難非偷生餓死燕市之驛非徒死勢愈
危心愈堅倡愈急言愈厲
陸秀夫抱主俱沉于炎海張世傑祝天覆舟于颶風
杜滸糾合四千人救王室誓請以死自效尹王率麾

下與北兵戰倂死無一生降
文文山斥呂師孟叔姪降北恨本朝失刑與北殺已
方是周全諸茜聽之失色伯顏聞之吐舌
平江楊春當入幕佐軍之日未嘗食君一日之祿戎
衣率卒晝夜守禦兵方奪門而入捧尚督民接戰
不肯奉身鼠竄耻效守道求活躍尸附婦英爽炳
存
錢唐聞夫孟子配享抗疏入諫與襯自隨袒胸以受
金吾之罰解縉上封事萬言指切時弊無所諱忌
侃侃不畏天威之嚴。

王省觸夜柱敦君臣之義練子寧執景隆正除姦之
典罹能父子力戰燕師楊松登城大罵北兵梯般
割燕使耳鼻徐忠斷被斬兩指
方孝孺衰服詰成王安在挺受割舌碎臠之刑景清
袖刃為故主復仇并罹戮帶剮肉之慘
顏伯瑋于燕師之臨度不能支題詩表忠南向再拜
自經而死子見父冤亦刎其側父死忠以報國子
死孝以報父忠孝萃于一庭無忝魯公雲裔
晉陽胡閏聞建文宮中火變衰服從方高叩闕哭故
主慷慨延譽耻逃昂鑊之烹萬安彭與明覘建文

求火道逸變形走方外間閑覓故主歸訣妻孥并
心滿整之姿
姚善誓與蘇城存亡而屬禁以井礫黃鉞不忍負善
獨生而赴水以踐義
劉璟自少峻厲論說與侃受金書鐵簡之賜督大庭
攀奸之勇辭爵讓兄子不減典爽語上稱殿下恥
為媿徵
王叔英沐浴具冠書絕命詞周是修留書別友付後
事曾鳳韶刺血書憤事於襟王良訣妻子同家人
赴火。

[illegible]皂兵入金川。建文托火遁雖怍一瑺服建文冠帶。赴火而死不惟使遁者弛其追索且使逝者安然他適

猜雖兵渡江。吏部張紞自經于部後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溺池中

何忠懷奏請師失路被執奪杯擲虜。嘔罵致命。孤取胆懸白日魚風生色汗青

劉球應詔陳言觸忤宄振題執朝班幽囚深室嚴刑考訊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惟呼天日自白東昼三間之精忠雖顏常山之荼毒成器祭忠之臺

望之使人隨波周叙哀詞之製讀之令人悽神

王竑捽馬順首以正奸臣之罪項忠推汪直黨以折擅政之助

章綸請復沂王一疏。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遭酷刑非之不悔迫驅引寧死不承

鍾同懨復沂王。慷慨受杖忠誠義氣可貫金石。惟思献秋梁之誠不肯避比干之條

張奈首疏刑書齊部鸞獄之奸而重其葬嗣論石彪借寇匿積之罪而號其魄直聲震動天下朝野聳不憚懦

揚瑄顯劾曹石二凶之罪而不畏炙天之烈酸揚源詳疏逆瑾亂政之徵而不避黯日之洶濤父子精忠后先相望兩間正氣毓秀一庭

鄒智遺譖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忍撓獄官苦訊昌言正對及聞遠竄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真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孫燧以天無二日數語斥宸濠。而仰刖以致命。許逵以惟有赤心數語詈宸濠而挺立以受刑黃宏引縶索以繳其頸馬思聰絕飲啄以殞其身雖有遲速之異忠定無彼此之殊

揚繼盛始以五謬十不可斥仇鸞。已瀕傾危而幸免繼以十罪五奸糾嚴相復撲摧敗而不休斷指出腥口不易詞就刑西市。慷慨賦詩其孤貞之凛凛真鐵中之錚錚

新鍥歴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四　叅集

番東　芝華　劉　葉　編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叅校

○風望門

莘野一犂之春雨即他日之堯舜君民桐江一線之秋風即異時之九鼎社稷

三仁去殷殷墟二老歸周周熾子胥死吳吳亡種蠡居越越霸五羖入秦秦喜樂毅碎燕燕懼范增去楚楚覆孔明訣蜀蜀蹙

干木埋處石室味先王風而能抑秦王虎噬之心魯連抱奇養晦掉三寸舌而能折彊秦四十萬之衆

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席

伊尹始焉釋耒登朝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卒也相湯伐桀而天下不驚既焉放廢太甲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以是率德為商令主

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視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肯南嚮沙幕

晉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

涸江一派洗濯英雄釣臺千古輝映前後首陽之死雖痛足以愧殺貪祿之夫海島之入雖悲足以洗盡趨炎之輩

子胥忠於其君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天下願以為子

宮之奇在虞晉懼季良在齊楚畏孫叔敖非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無忌去國魏輕魏國魏重身存魏存身亡魏亡其一身之所繫于國家為不細

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甚陋相齊國上下咸宗趙文子身如不勝衣言吶吶其相晉諸侯敬服

相國以韓信留不留卜漢業之成敗晉人以謝安起不起定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不進决天下之安危

劇孟洛陽一匹夫得失之間係吳楚成敗朱克融河北一匹夫去就之際關河朔存亡

汲黯在漢廷淮南疑畏寢其逆謀若丞相公孫弘則視之如發蒙振落揚綰拜平章宿將大吏省從撤第雖郭令公亦且為之斂衽減樂

韓梅西福求羊二仲鄭林鵬名于馮翊周黨傳芳千
太原
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一死則為五
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志決身殲豈徒因軍務之勞
謝安雅鎮廟堂桓温忌之而逆節不敢以遂逞周訪
志平河洛王敦憚之而叛志不敢以遂萌
慕容垂在燕秦人袖手及其去燕秦人奮臂所謂一
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誠非虚語
李崇在魏深沉寛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養
壯士數千寇來無不披靡鄰敵號稱卧虎

檀道濟督師伐魏隱然萬里長城寇萊公出鎮天雄
隱然北門鎖鑰
楊司徒一振素風尚侈縱欲者愧呂文穆一弘雅量
褊中狹度者慙
僕固之難六師攻之不克郭汾陽挺身一説卒著羅
拜受盟之績光獻之疑天下憂之莫解韓稚圭調
和數語迄成撤簾還政之功
段秀實單騎諭郭晞使晞再拜謝過市殺入樵諶使
諶汗愧恨死
李崇當荊州擾亂辟兵獨往宣詔慰諭民夷帖然

尉遲恭岳飛常遇春三公皆封鄂皆驍勇善戰而勲
猷名位亦實相類俱謚忠武張良劉基王守仁三
公皆書生皆分胙茅土而智畧勳名亦相彷彿俱
謚文成
郭汾陽不費斗粮不勞寸兵光聲所至虜率畏服
楊統王綽王尚號江東三虎而統之罪貪吏尤甚孔
宗旦李道俞尚同號京師四瞪而宗旦之響發賊
尤蒙
郭令公單騎見虜而回紇之拜下薛仁貴免胄示虜
而突厥之覩攄

富公累朝宿老耶律求呂拱手却立王畋方畧有素
夷虜岡谷用槊飄颻今褒恩被異域諸夷順指氣
使沂公再蒞大名胡人讋服入見
富弼位參公輔契丹詢其起居君實入相元祐遼人
勅其邊吏政府寇文勤北使之問軍中韓范寒西
賊之膽黑王相公楊無敵敵人畏其猛鋭龜山先
生朱先生虜入詢其安在
任守忠候肯于韓公之竄契丹寒心于司馬之相狄
青洛臆于王文忠之清議西蕃歷服于王文正之
一言

王文正居宰府幾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
之大雅寇萊公當國左右天子却戎狄扶社稷天
下謂之大忠馬樞密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
之至直
李文靖慎重有雅望王文正深沈有德望寇忠愍侃
侃獨持風采張忠定才堪方面重寄四人同推一
榜並為有宋名臣
李綱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帝不還為恥以
中原未復為憂一身之用舍繫一世之安危
國朝

陳諤掌彈劾而敢陛諫聽聞時有大聲秀才之呼周
新典憲司而浙南無冤民時有冷面寒鐵之目顧
佐任應天而勳戚多歛手人謂其類包孝肅之明
陳鎰忠厚清慎悉民疾苦教修政乘民樂愛戴入朝
士民遮道不忍別比還老稚忻迎惟恐后久旱不
雨至即雨久雨不霽至即霽一出群然争昇及去
戸皆戸祝
軒輗耿九疇以廉介端勁著休聲于海内彭韶何喬
新以清慎方正負重望於明時
吳與弼雅志有承道緒賢聲上徹宸聰龍書束帛天

使造門稱疾辭榮厚養禮遣
莫皇禮賢之儒度匹休于光武康齋辭榮之高蹈不
下于子陵
張純撫守黔南誠信馭下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
四野惟忻能稱天下第一之流襄冠天下十二牧
之首
陳獻章辭清華之擢拂袖歸林秋風遠韻上溢旁流
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降開風者意徃賢者
式不賢者悦以迅且化推埋胠篋脂貌漆中之流
驟下風而馴表節懸浮鎮雅名儒高士后先其于

名教可謂雨澤枯木息熇風舒炎
羅一峰立朝議論風節驚服一時陳石齋在太學隱
然風動京師
曹端以德望化霍郡之人賀欽以德望靖東人之亂
馬旨閫三撫遼東威行西域王九皋迹踐三陲聲達
四夷
章懋在翰林與莊㫤黄仲昭號稱三君子張敷華在
南都與林瀚章懋林俊號稱四君子胡世寧與李
承勛魏校余祐相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
崇尚門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悔文有四友
武有十亂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成其道德揚芬後
世
虞舜大聖禮于支父神禹至治優于伯成
堯不賓白岈而賓觀射父左史倚相孫不賓徑寸而
寶樞聆黙大種首
元凱良矣無堯舜不能遂其良伊周忠矣無湯武不
能成其忠
趙文子取人于管庫七十之管庫不負所舉推貽孫
取人于親故八百之親故不負所進
仲尼貴鮑叔薦管仲而不貴管仲賢子皮薦子產而
不賢子產
子夏處河西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
昭王陪乘
齊威烹東阿封即墨漢昭左上官右孟孫堅進王
佐黜仇勝唐宗斥封彝賞鄭公
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
而貴舟人片語
子產政無姑息仲尼稱其爲古之遺愛劉向直諒多
聞班固贊其爲古之益友

晏平仲于曳縲紲之石父尊之爲上客于擁蓋之御
夫引之爲大夫
秦穆公不廢敗軍之將孟明竟大破晉軍以報殽虜
之役魯莊公不廢屢北之將曹沫壇刦齊桓盡還
所亡之地
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元亮景孔明之
豪小范嘉文中之品宋景濂仰茂叔之卓
齊桓公一日三至于小臣稷靖郭君旦暮進食于徐
貌辨張子房跪進黃石之履張釋之跪結王生之
襪魏昭請備灑掃于郭泰荀爽奉待御于李膺
陶殷黃憲傾情慕賓于范滂
文侯擁篲迎卜商無忌執轡迎侯嬴越王除郊道御
子貢曹參避正堂舍蓋公
高祖威行于秦項而不行于商山老光武威行于新
莽而不行于嚴子陵項令武帝威能懾諸虜而不能加
于顏直長孺明帝威能令天下而不能加于鍾離
尚書
高帝造漢推重謀臣虎將及論相惟取清淨之曹參
顏直之王陵重厚少文之周勃
李左車之計不行于陳餘韓信師事之遂取燕齊許

攸之策不售于袁紹曹操說逆之遂破冀州
孫仲謀穿窬窺呂蒙審其飲啄唐太宗鑒垣通玄齡
以便候問晉文帝親愛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頗
欲不迫以職事
臨海尹羊固錦客豐華丹陽尹羊曼餉賓兵卒
市死馬之骨以要駿驥置九九之術用俟賢才
皇甫規附名黨伯休逃名杜預好異代名張季鷹不
顧有千秋名
漢遵科目取青紫者猶假明經唐重詞華對白仙
黃者即誇博學東晉溺清談而薦舉之道泯南朝

尚放達而限作之典行
明王在手法古師羲軒之道則思興利除害作唐虞
之聖則思明目達聰師夏禹之德則思泣辜恤人
法殷湯之仁則思祝網愛物觀周之典則思葬枯
骨鑒漢之盛則思罷露臺弘貞觀之理則思開房
杜之讜謨嗣開元之政則思得姚宋之嘉謀
謝安石不賞裴啓語林衆遂鄙其事廢之是其一言
挫成美于千載捉取嶺南葵扇衆遂倍其值市之
是其一與崇盛價于百金
兆善倡佛老之教大熾于司馬炎明帝與佛氏之教

大盛于梁武帝
六經火于嬴秦后世卒莫得其全佛書譯于姚秦後
世卒莫得而泯人心之好尚乖違世變之下趨可
鏡
竇允被獲劉曜欲降之聞允不敢求生速死為幸之
請嘉其為義士不忍加屠令其自裁以成其義梁
緯妻辛氏被獲劉曜將妻之聞其吾夫已死義不
獨生之泣旌其貞女不忍究戮聽其自殺以成其
貞
王羲之王允之王晏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毋輔之

吳隱之顏挽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魏顯祖祀堯于平陽舜于廣寧禹于安邑周公于洛
陽皆令牧守執事其仲尼之廟祀于中書省改謚
文聖親行拜祭
法家慘刻名家苛繞墨氏家二本縱横家妾婦
樂羊對使食子羹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之忍秦西
巴縱麑還其母孟孫罪其縱而信其心之仁
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小道之足羞想
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獵志之足恥
賈誼諷天下之命在積儲數奏所亟晁錯揭明王之

實在穀粟建白最先

蒯商之師可以歷如林之旅而不可以屈西山之夫
太倉之粟可以飽漢人之腹而不可以充茹芝之
腸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
家之宗圖黄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遂不可知疑不
能明者皆畧而不著

政蹟門 與后二門通用

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於犧神農教而
不誅黄帝堯舜設而不怒執大象登天下于上理

黄帝得六相破蚩尤虞舜相帝堯殺猰貐禹相舜有
三苗之征益相禹有防風之戮伊尹相成湯有鳴
條之師傅說相高宗有鬼方之伐呂望相武王有
牧野之戰周公相成王有武庚之誅孔子相魯國
有兩觀之誅聖賢所以棄數人之命乃所以重斯
民之命

舜帝一歲而巡五嶽兵衛簡微求索國不耗積民不
苦勞

堯得則天不蓋穎陽之節武稱盡美終全孤竹之潔
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

武不以平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湯黜夏政周變商俗

神農之法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
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
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
之物

周人以稼穡艱難為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
漢人以力田應辟舉

周元老以分陝為重而方岳底寧漢丞相以憂邊見
稱而疆場不驚

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墓表商容廬柴箕子
門朝成湯廟發鉅橋粟散鹿臺錢破鼓折枹弛弓
絶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于
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
夺

成湯祝網恵及禽獸周文掩骼澤流枯骨

伯禽之魯變其俗革其禮三年報政而遲太公封齊
簡禮文從俗尚五月報政而速

士蔿為政晉盜逃奔于秦子産為政而桃李之垂行
者莫援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闔黨
子弟化于孝弟
周公治天下其道本于尊尊親親貴老慈幼行至柔
之道以撫天下戾心而馴其犯上難制之義
舜巧於使民而不窮其民是以無失民造父巧於使
馬而不窮其馬是以無失馬
商民病貪政散財發粟之令一下躍然若潤暍秦民
苦酷政約法三章之令一布欣然若解懸
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
嘻之頌興
尹鐸不為繭絲陽城政拙催科
子產相鄭秩尊卑之分嚴彼此之防懷晉鄙存鄉校
不禳火不祭龍不與宣子環不受晉使幣四鄰有
事咨詢子羽擇能而任以禮自立
莊子在卞齊人不敢過卞子路蒞蒲晉人不敢過蒲
宓子賤鳴琴不下堂巫馬期戴星以蒞政所尚不同
舉臻治理
周成康漢文景四君未嘗事遠畧惟治吾所當治不
取勝于夷狄而亦不至于夷狄所敗

孝文子見有禮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
禮于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黃老之術儒者闢之漢文躬修玄默斲雕破觚遂致
風移俗易庶幾成康此善用黃老之術申韓之學
儒者陋之漢宣明法術令綜核名實遂致吏稱民
安作德殷周此善用申韓之效
文帝躬修玄默與斯民息肩于瘡痍凋瘵之後而禮
樂未遑漢宣剛明果斷起天下委靡偷懦不立之
氣而周政未舉
蕭規曹矩不同同于成功丙寬魏嚴不同同于輔政
其迹則酸鹹其心則印契
光武鑒高帝之弊保全功臣懲君柄之移總覽權綱
禮嚴光用卓茂養出後來許多名節
漢文躬行節儉却駿罷營致民間富庶錢朽粟紅之
應文景敦行仁義恤民罷戍臻斗米三錢外戶不
閉之效
蕭相國定刑文而不害雋不疑治獄嚴而不殘
趙廣漢治京兆發奸摘伏如神朱博治渤海詰責取
游豪吏
龔遂守渤海獄訟止息信臣守南陽吏民親愛韓延

壽守東郡吏民敬畏嚴延年守涿郡道不拾遺

漢文臨御二十餘年所下三十六詔勸農之外無美語蜀租之外無異說

丙吉不問道傍之死昔公不答錢穀之問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

光武建元首褒卓茂而當時多循吏親臨太學而東都盛儒術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此三事大有關於風俗之美運祚之長

曹褒尉射聲斂百餘無后之棺而設祭以禮陳寵守廣漢埋哭聲徹郡之骸而悲吟遂絕

劉寬守南陽仁寓蒲鞭郭伋拜潁川化如時雨秦彭拜潁川之守老弱啼號填道侯霸就璽書之徵百姓卧道留行

孝宣擧孝宗能躬繇損膳劉類奇薦貞無閡老老之逢孝悌緦絰之服事惻隱獄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匪

李封以碧巾果犯終身不施一杖劉寬以蒲鞭笞罪聊以示辱於人

張敞治膠東設購賞令相斬捕尹賞治長安捕惡少悉納虎穴

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躬請禱于晉祠類投巫於鄴縣縣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朝賜章服并錢五十萬旌其勞後歷絳溫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宋太宗繪農家蠶織之事於延春閣周世宗命刻木為農夫蠶女之狀于禁中慕仰邠風激懷無逸

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

周宣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黷窮兵黜武之非漢文帝逐擊匈奴出塞即還不慕掃穴犁庭之蹟

軒皇服牛乘馬因其自然之性神禹濬川障澤因其自然之勢后稷播殖百穀因其自然之時湯武率天下攻桀紂因其自然之心

陳恕以治賦為急劉晏以理財為先范晏之度支有晏李巽之轉運有方

宋文帝仁厚恭儉勤于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久于其職守宰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于斯為美

王茂先輔相四世前平王敦之亂既梟蘇峻之首謝

安石歷仕三朝從容消桓溫之逆謀笑折苻秦之
寇二人功業大畧相當

文帝因歲饑閔民食得豆肴雜糠流涕示臣深自咎
責不御酒肉遇扶携就食者輒引馬以避見越險
負擔者命左右扶挾

廉叔度守雲中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興五袴之歌

漢興破觚而為圜斵雕而為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
吏民蒸蒸不至于姦黎民乂安

汲長孺守東海以清淨治人止責大義不苛細學宗
黃老日惟卧治淮陽許國師判青州以寬和治部

遇受賕者不忍按其人自愧修飭吏為廉士

唐太宗賑恤饑旱瘞埋暴骸停罷放宮吞蝗纖嚙簡
慎守令禁笞囚背終外戶不閉旅不賚粮之效致
死辟希少幾置刑措之風

周世宗嗣立留心治道注意黎元撰禮定樂設科與
文平江北唐主獻地伐契丹兵不血刃攻無堅城
戰無強陣王環以不降賞仁贍以抗節褒張美曲
為供奉則疎之馮道老于敗國則鄙之農桑刻木
以示本禁度僧尼以抑末恤刑則親錄囚徒愍貧
則貸賑淮飢良法美意未遑枚舉

宋祖嗣神明之寶祚洗五季之陋習以忠厚為治以
不殺為威推心置腹猜忌弗萌課農桑讞重辟恤
將士𢧐武備以文臣易節鎮以賓禮遇降王使臣
以禮無嫚罵之辱御衆以寬無咎責之苛釋兵權
於尊酒處宿儒於翰苑褒贈韓通之節以奬忠義
黜去白起之像以懲好殺

太宗沈謀英斷勤儉自勵覽古呂宗文齺述悔過坊官
官預政禁寺觀建置封聖裔旌隱逸重循良之選
嚴贓罪之罰因星變遂避殿減膳因旱蝗欲自焚
答詔治軼前王樂同臣庶

仁宗親政推用元老茅拔衆賢畏天變憫人窮感月
食而放宮嬪旱魃而求言瑞豐年却草木之異念
民瘼出通天之犀重辟惓惓申讞兵革不忍輕用
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四
十二年之深仁厚澤淪浹寰海

張忠定安撫西蜀朝廷免西顧之憂寇忠愍鎮鑰北
門天子無北顧之憂召穆公旬宣江漢成闢地疆
理之功而南土以寧富鄭公撫字青州活飢民四
十萬衆而東土攸賴

洪忠宣以荒政自任全活十萬生靈而來洪佛子之

呼召翁卿以勸農為務溉田三萬餘項而致召父
之號
宋登令汝陰政數明能號稱神父及守穎州市無二
價道不拾遺民感其善政之留遂崇以配社之祀
元世祖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勳天性仁
孝明睿英武罷榷酤焚道書禁鞭背蠲配隸知人
善任劉蘇沈元三十餘年治發隆洽青雲浮洛榮
光塞河夷狄之盛旻古無兩
元成宗敦文教汰僧尼減賦稅頒寬令郊釋奠之禮
養高年之帛存問鰥寡孤獨舉用獨行君子罷後

寢征除苛刻寫明叔御中天之運仁厚感瑞應之
待
元仁宗恭儉慈祥崇文教禮首黜誤國權奸竄放附
邪黨惡培植學校人材珍重扶綱儒道陞周程十
賢祀孔廟任季孟諸人守鈞衡謹事太后恩禮宗
戚歲旱默禱民疫引罪禁遊畋止征伐仁覆窮民
恩覃遠戍
國朝
高廟入金陵禁戒剽掠掃除亂政存福壽之忠必以
禮葬擇群儒之賢倫加錄用

仁宗嗣統立取士之制兼收南北決重辟之獄防及
無辜除誹謗之刑以息羅織赦建文之黨以存餘
息白宮干用之徒嚴禁之以防其殘給馬累百官
之詰毅罷之以蠲其擾黜周納獻謏不使其玷
于朝班封充忠忠勤不使其掣肘于部將權謹善
事母則超擢之以旌其孝劉僞不死節則贈謚之
以褒其忠
章皇衣食念及民瘼施惠先於行乞賑濟民饑不待
覆勘災傷田額免減糧租不以灌城狗親藩不以
囿號累百姓不崇僧道不親閹宦不勤遠畧不尚

虛文不賀騶虞不諱日食論銓曹程別殿最勅法
司致用平恕旌陳洽殺身之節贈謚兼優應誠清
誣告之奸即日加磔
憲皇蹊祚首復岳正於謫籍首寬門達於烟瘴革迎
鸞奪門陞賞剗京營團營規制却野禽禁遊畋之
樂戮元吉杜感世之端道休戀大賑江淮之飢嘉
原傑安集流逋之衆
孝宗講恭仁孝之美著于青宮紹休列祖之謨大
展于登極倚毗賢臣褒嘉諍士於政有繼曉之異
術相繼加誅於王芝常恩之邪道俱坐謫戍斥白

鵲之獻郡丞華之訣察劉大夏之誕釋李夢暘之
謹推誠遇下藹然如家人父子虛懷聽納確然如
不彿成湯贈于謙録勳蔣起謫籍停上納因變異
嘉忠愛之疏因佩歎賦光祿之賚至太后祔廟一
事尤能抑至情遵禮制以昭一代之彝典
張綵在吏部識鑒精明拔淹振滯才授任咸適其
宜士大夫起謫籍者靡不彈冠以相慶
王竑救徐淮饑活民命數百萬而叢塚之設恩流孝
骼朱英撫兩廣治增戶口四十萬而對壘之衆化
為編氓
彭惠安慰蜀平冤滯黜奸蠹敦風俗恤民隱庶而不
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迄今數賢無訪必以
部為首稱
楊繼宗恤民疾苦蘇活因徙憫農賑災興學勸士夙
夜不懈清操自厲罷革諸司和市禁抑鎮閹橫索
衿墨諸吏望風走遁
○循良門
邵伯治南國米處遠野聽斷隴畝及其沒也流勿剪
之歌國子治鄭殖民田疇教民子孫及其久也播
輿人之誦

尹鐸為晉陽寧為保障不為繭絲仇香長蒲亭寧為
鸞鳳不為鷹鸇麗參守漢陽抱嬰悟雯亦著拔薤
之威黃霸守潁川父毋見稱亦著神明之號
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出織婦公孫利是以民得所而
貨得售孫叔敖相楚心愈卑施愈博禮愈恭是以
士不妬而民不怨
吳公治尚寬厚汲黯治尚清靜黃霸政尚寬和龔遂
政尚嚴明信臣開田野求均適孫歌文翁興學校
龔遂息盜賊郭伋賢聲來天子河潤九里京師蒙
福之勞張堪德政起漁陽桑無附枝麥穗兩岐之
謠李兒在零陵民有粟欲賤進李兒之歌燕范在
蜀郡民有苗無襦今五袴之歌
宋仲卿庶平不苛黃次公寬和獨用龔渤海循行勸
勞以富著積邵南陽出入阡陌好與民和
黃霸治郡力教化後誅罰時尚嚴酷獨用寬和後先
八年政事愈治鳳凰集郡潁川尤多
韓延壽治潁川置長老焚務以禮讓敦俗龔遂治鄉
耶者遣罷捕務以德化撫民
為不兢行縣録囚徐有功平恕理獄于公辦孝婦冤
翟公教使臣罪仇香教陳元以孝蘇軾諭晉明以

義
黃欢公為郡不狥俗吏之酷為相不從宣帝之好名
雖損于治郡道實裨于國體
趙禎在西蜀詢訪利害陳請在江南罷免横賦鮮于
侁在東京司馬公有一路福星之稱張顕之在河
北范文正有一路不哭之評
韓長公為吏好古教化過下之欺負者痛自刻責吏
聞之自傷悔而自刺自剄見下之爭訟者閉閤思
過民聞之深愧悔而髠袒謝過
蔡彤守遼東野無風塵房不閉塞張奐遷安定羌戎

上馬先零餽金米均守九江虎率東渡蝗不入界
魯恭令中牟蝗不入境童不捕雛王渙宰温邑境内
清夷商人露宿
卓茂令密力行教化而民不忍欺董宣令維鋤擊豪
強而人不敢犯
魯中牟化致三異劉山陰選受壹錢元德秀推誠愛
物何易于出俸代民兵首拒索牛之官閻范純仁
杖縱馬之衛士姜潜青苗不請寧棄官劉棠免役
不議寧投劾
劉彝在朐山著治鑄書恤鰥寡之政鄭康直在穀城

致消如水平如衡之謡
羊續懸魚時苗留犢昌黎徙鱷劉琨遁虎
曹參以摧鋒陷陣勇敢先登之氣施之治民乃能盡
斂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
尹翁歸公仁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奸邪各有記籍按
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畏服改行且温良謙退
不以行能驕人
鮮于侁范官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
劉寬歷典三郡温仁多恕吏民有過蒲鞭示辱見父
老慰以農里之言見少年勉以孝弟之訓

袁黙以恩信撫邊俗時頌其為太平官府宋璟隨所
至有惠政人號其為有脚陽春
張彥光刺岐州奏課連為天下之最房恭懿令新豐
政績獨為三輔之冠
劉曠令平鄉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率皆引咎而
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
歐文忠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不為苛急不為
繁碎政尚寬簡事不弛廢所至民便之既去民思
之
曹參柄國政守蕭相國畫一之規而不少更張季文

牧秦州守曹稅。公安邊之略而未始變置。王奐為溫令。以清節範俗。商人露宿于道。張允濟尹武陽。以愛利為行。境內人不拾遺。徐有功為政。不忍杖罰而民服。常抗為令。不事威刑而民治。尹思貞刺青州。蠶歲四熟。路敬規其實而起是非善政致祥之嘆。張萬福蒞凡九州。皆有惠政。天子重其品而致草木亦知爾名之褒。彭誼勤恤民隱。疏困興利。謫守紹興九年。著庞氏之政。擢鎮遼東十一年。垂安邊之蹟。

治化門

堯治天下。四海之內。不識不知。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

舜舞干羽。北三苗。禹萃玉帛。戮汪罔。文崇揖讓。化虞芮。孔秩澄坫。兵萊夷。

容城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孩于巢上。置餘粮于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踐。而不知其所由然。

陶唐御極。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殿。薰風詩于元后。爛雲歌于列臣。大禹數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符歎作頌。

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

虞廷咨百揆。和庶政而萬國惟寧。周室建六官。倡九牧而兆民允乎。

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生于時。非有誦習。而壮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甚多。

舜遭父母不慈。弟妹不親。事親拊弟。惟恐不篤。動心忍性。死生不入于心。年二十。孝友聞于四海。執玄德化若神。驅歷陽之耕者侵。舜徃。田父推畔。濩澤之漁者爭坻。舜徃。鮫人巽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

陶朞年而器以利。毎徙民歸。至鄧之墟。大小咸悅。秀士胥從。

泰伯三以天下讓。季子辭國而不處。遂化荊蠻。同風華夏。

焉于大夫有節儉平直之風。卷阿吉士有篤龍孝德之啓。

孔子弟子七十。餐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表儀。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季子不受吳國。訟閒田者慙。子罕不利寶玉。爭券契

若娩務光不汚于世貪利偷生者悶
晉文公納周襄王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天
下歸心
天兆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井
珠明石變聾聞瞽視瘖語躄行禽獸現非常之祥
草木呈甦紀之瑞四海以之静浪九服所以息塵
出藏經
孔子會夾谷升階一斥威重三軍攝相事正卯一誅
法嚴霜隕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途
孔子初攝相事民與無灾無鄭之謗及三月化行後

起惠我無私之頌
漢人不力農晁錯入粟賜爵之典一舉而農自力楚
人不事蠶高育輸帛代錢之制一興而民自蠶
文帝于尉佗㗲強懐之以德惠于吳王不朝賜之以
几杖二豪雖有邪心類皆畏而不逞
趙廣漢誅一原褚潁川畏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東
海輸心
王烈居太原盜賊化而燕溹陽城居晉鄙鄰里並而
善良
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飾財而儉嗇豺有景公之餘

化其俗奢侈而誇敖
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
杜詩守南陽有惠政民懐其德起前有邵父後有杜
母之頌劉陶長順陽以病免民思其惠致何時復
來安此下人之歌劉矩令雍立以禮讓化俗人遵
其教時有忿恚可忍縣司不可入之戒
感召門
羲皇御世龍馬負圖大禹疏河神龜顯範
黃帝在位麒麟生于庭佞入則指堯為天子蓂莢生
于階為帝成曆

大舜垂華有苗來格高宗令德荊楚歸心成周治美
垂譯來朝炎漢政隆單于款塞武帝納冦胡之降
賚拜封太宗受夷人之朝頒爵賞
禹援率教養以瑞慶而郊藪多珍禽姬公制禮樂以
瑞周而海岳著靈異
周文因壘崇降夏禹舞干苗格武王革夏命伏羲叱
陽侯沛公興漢祚鮮闔豚雎水海波恬于蒼姬之
熾淳沱合于炎運之興
堯享年一百十七歲在位七十餘年百姓戴之如日
月親之如父母景星曜井露降朱草生鳳凰至嘉

禾孳醴泉湧焦僥來貢賛葵生階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
夏之興也融顯于崇山亡則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
也檮杌次于丕山亡則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
鳴于岐山衰則杜伯射王于鎬
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
有娀而紂之發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太妊
而幽王之禽也以褒姒
伊洛竭而夏亡河水涸而殷喪宋室將亂漂流民舍
萬家元祚將傾水沒京城二丈

禹治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湯若旱以身禱于桑林
之際言未發而水旋流語未卒而澤滂沛
湯放桀歸亳三千諸侯大會而景附武伐罪弔民八
百諸侯不謀而同辭
師曠奏白雲之歌電雷下擊鼓淸角之韻風雨暴至
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
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
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興而飛廉進
成湯解三面之網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
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于樾下而天下懷其德越

王切股血以自罰而武士輕其生齊莊公迴車避
畜螳而勇武知所盡死田子方束帛贖老馬而罷
武知所歸心
泰伯讓而吳人歸之遂成吳國季札讓而獲躋上壽
令聞長世天道盈謙不僭不爽
武王興北攝肅慎使使貢楛矢周公攝南裳百越使
使獻白雉
周飢征殷而年豐衛旱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于
影響
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楚子不能使師人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于拊勉之
言莊王不能使將士飲醪而三軍為之酣酣于投
河之賜
惠公以慢瑞無祀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享徼
亡韓厥以禮妻受服子囷以大明招亂遊熊以既
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敬則
吉應肆則凶應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徵而威王終
日悲進乎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禹將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德無其咎成王信讒大風

非才。修其德。免其咎。
魯公與夏戰。日欲墜。乃以劍指日。而日還不落。魯陽
　與韓戰。日將暮。公援戈揮之。而日返三舍。
吳黍入育瑞于家。南稻再熟。瑞于卿。雉馴桑陰。瑞于
　邑。珠還合浦。瑞于郡。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分裘禦耕其
　不踰盛。而士卒戰氣自十。
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
曹伯好田。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儀行父至。商辛淫酗。
　惡來榮畨。周厲貪冒。榮夷公起。
闔閭習武。試其民于五湖。劍背加于肩。流血不肯止。
　勾踐習戰。試其民于寢宮。民爭赴水火。死者千餘
　人。
伊尹百有餘歲。卒年大霧三日。
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東海
　寃孝婦。赤旱三年。梁獄悲壯士。霜飛六月。
齊莊公好勇。不使鬭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
　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于
　昭奇之難。
欒書賢而獲黶。欒黶惡而害盈。天命佑善。災惡不少

差忒。
平原孟嘗。養天下客。未嘗得一客。如魯仲連。張湯公
　孫弘。接天下士。未嘗得一士。如汲長孺。
瓠巴鼓瑟。魚出聽。伯牙鼓琴。馬仰秣。秦青撫節悲歌。
　響振林木。上遏行雲。曹娥鬻歌。雍門餘音繞梁三
　日不絶。
晉文崇樸。卿臣衣牂羊。魯哀尚文。服國者儒衣。楚靈
　愛細腰。朝有餓人。勾踐好刀劍。人喜兵死。
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要離
　刺慶忌。蒼鷹擊于殿。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
　治鄴。民不敢欺。
楚庭虎視。芝歌逸響于商山。周澤鴻鳴。紫氣流光于
　西極。
漢高秉大度。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時富
　懷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治。時萃循良核實之能。
東萊加租。海魚潛沫。合浦增賦。璣珠遠移。
陳平家貧。好讀席門。窮巷門外。多長者之車。揚雄家
　貧嗜酒。人稀至門。時亦有好事之客。
李武師行軍之水。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耿校尉軍

一囚渴。整衣冠拜井泉流橫躍
鄒衍盡忠遭譖。正夏降霜。以表其忠。庶女孝姑被誣
雷擊海溢。以表其孝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援琴而鼓。百獸率舞
蔡順孝詩之止火。湧泉。蔡孝緒之得瓜。獲復一孝
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蔡邕陸歆之馴兎致魚。徐積
孟宗之瑞木冬笋。一孝可以格鳥獸孚草木
潘岳金谷作。有白首同所歸之詠。卒與石崇並戮于
東市。洮詢柔詞。令有打將雙打取之句。卒夫婦並
死于秦奴眞偈病螂詩。無搏風起掌中之意。竟斥

于禮闈。穡子美觀魚詩。有虛作半世人之語。竟死
于謫籍。
張四趙放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
連群。寔蕃有衆。其從如雲。
明王以孝慈訓世。則亦爲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
醴泉湧而嘉禾生。善旣有端。惡豈無應。故爲惡于
隱。鬼得而誅之。爲惡于顯。人得而誅之。出戴湜
楼護漢之俠。擅時譽。毋兇遠近赴送葬車轎至參千
輛。李陽晉之俠。盛暑時。日請數百家別賓客與別
若常塡門。

陸抗誅步闡。百口俱盡。盧志害機雲。三族無遺。天道
好還。報酬不僭。
田氏之荊。幹化機于稿幹。寇公之竹。呈生意于枯條。
成王與周召居。遂化而爲周召。魯侯與哀駘它居。遂
化而爲哀駘它。
武氏未興。天下歌舞媚娘。常氏未起。天下歌桑條常。
顏眞卿按河隴。理寃獄。獄一決。甘霖傾沛。郡呼爲御
史雨。王英祀南鎮。弭旱魃。至紹興。應時注雨。時指
爲侍郎雨。
百里嵩行部。車轍所經。甘雨輒降。王龜齡移郡。民方

若旱。一至。來霖。
戴封請雨。積薪就焚。眞誠格天。甘霖驟沛。羅含在任
堂棲白雀。及其還家。階生蘭菊。
東晉郡界大旱。皆爲禱雨不三日。雨大注。民佳其精
誠感孚。突起萬民之命。相率作歌歌之。酌以長生
之祝。
李知本兄弟孝友。盜過不入五百室。依之以免難。文
讓兄弟役力葬。毋爲數千。嘶土以成墳。
許繼禎默祈逝虎息煌。期降雨雪。卒如所請。無一不
酬。武則天宣詔急報春知。期花夜發。凌晨苑花無

一不放。
之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
魏武好尚法術天下貴刑名魏文慕尚通達天下賤
守節。
越得歲而吳伐之吳卒受其禍燕得歲而秦伐之秦
卒受其殃。
陸績解尹典之禍得於孝心寔朗辨楚獄之冤出于
中憤
吳時臨平湖開而吳亡陳時臨平湖開而陳滅。
吳起無恩雖能彊楚而粉其軀商鞅嚴刑雖能興秦

而碎其家殘酷報酬其應如響。
移迪刺總郡事遇旱三禱雨輒三應至誠孚於玄昊
于準為邠牧吞蝗蝗死禱火火息德政格於神明。
秦主生謂太白為鴻入井晉孝武勸長星一杯酒漫
為戲豫之詞不聞修省之實曾不閱歲竟及危亡
孝成之世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
四月再雪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世
所絕無者此外戚女寵陰盛所致。
熒惑入昴而石勒死彗星入昴而胡元滅。
宋王沂公未生時父夢宣聖遣曾參于其家及生遂

以曾名沂公明韓貫道未生時母夢紫衣送詣公
于其家及生遂以文名貫道。
韓昌黎開衡雲徙暴鱷戢平仲界蝗災沛時澍表劭
公理楚獄活千人之命而井雨滂沱孟伯簡革貪
弊反百姓之業而珠還合浦。
文文山驚於巡舡倏來旧相公之送事幾獲敗隨得
敵作使之助匿身竹林距敵咫尺北兵數過皆不
及見服腦子至二兩不死絕食逾八日不亡蓋天
欲緩其死以顯夫從容就義之節是以神即佑于
側不遽弃於艱難險阻之禍。

江古心改官漕使舟至臨江風濤大作舟人恐甚古
心以胡床坐船頭索紙筆書一詩萬里為官徹底
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
深處沉書訖投于江中旋即風浪恬靜。
晉廬江何氏地中忽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
後里中有蠻夷猾夏之禍宋宣和年間夜聞滿耳
犬吠勢若舉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及
靖康有虜犯京師之變
徽宗中秋後賦晚間景物有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
天宇玉乾坤之聯録示宰臣甚謂得意次年戎馬

犯順後國號金。適符金世界之兆。
蔡京居第被焚。存無片木。光燄爍爍亘天。鄭塋一無
所犯。國家召禍。蔡實造端。災不及鄭。天意有在。
宣和元年。金芝生院。車駕幸觀。蔡京呈詩賀之。時徽
宗有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之語。後
女真起海上。以金為國號。道君賜和之句。正符狄
金之讖。
隋明霞院李。一夕暴長。符河北李宗之讖。晨光院楊
梅一夕枯死。應河南楊謝之語。
李植為侍禁時。約婚慈聖。及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
在前。植遂驚走踰垣以避。竟離異而不諧。張哥父
驟承慶典。在杭不知。是日即頭痛。重若物壓。使至
宣恩。玉帶在側。一撫摩而遂卒。
崔彥會遭龐勛亂。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
凶問宼至。河間王征輔公祐。金盌酌江水至。則忽
化為血。未幾而公祐授首。
李林甫垂死。蒼璧先泄其期。楊太真將亡。白鳳預示
其兆。
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厲
恥。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

宋宗室士須軒生白芝數株。咸指以為瑞。次年士須
罹不起之疾。王黼賜第白芝生叶。屛後豎廳照壁
上。逾時黼罹戮身之殃。
啟丹明上。虞其婦之枉。早遇消弭。崔碣伏楊乾夫誅
李賈妻之獄。淫潦開霽。
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致年登大有。斛米三十錢
之效。晚溺于佛。惑於異常。致啓紫納降。馴至殞臺
寺。禍石先異。酬如谷答響。
沛公之當王也。雲氣覆居。老嫗泣夜。以兆其靈。病已
之當興也。石立泰山。柳起上林。以著其感
慈聚公槻經。公安氏折竹掛紙。泣設路祭。而竹候成
筍。岳忠武墓拱錢塘。冢畔所植木。枝皆南嚮。而無
一而北。二公平生忠誠。素鑒于帝心。是以不昧
其爽。遂著靈於草木。
漢高帝以大風脫睢水之圍。我
成祖以大風成屢戰之功。自古帝王得天下。何往而
非得天以為之本。
元順帝世。太白屢經天。彗星見於昴。汴梁雨血。蝗旱
薦臻。月食晦上。流星隕地。紅黑滿空。交射天地。欃
槍旬始。祲沴弊撥。兩日相盪。巨石飛隕。雨紅沙雨

白毛。天下地震者十九。山崩裂陥者十二。災孽異
孥。危象疊興。物怪人妖。亡符交集。
高皇挺生。應妻宿降靈之瑞。胡運衰謝。符彗星出昴
之徵。
文皇白溝之役。却馬阻堤。幾為罹能所及。濟南之後
止淮入城。幾為鐵鉉所中。東昌肥水之役。馬突厚
圍。幾為盛庸平安所獲。使非天命有意。幾何不為
短兵所陥。
王叔英絶食祈雨。大雨滂沱。旋復祈晴。天即開霽。精
誠格天。其應如響。
建文當發。地震日赤無光。斧鉞旌旄沉水。永樂當興
兵刃倏焊火光。金鐵弓弦皆响。一則預呈不祥之
符。一則預著必勝之兆。
揚瑄坐曹石二兇之譖。陥備茹荼慘。藉大風拔木而
減其死。章綸鍾同犯景皇諱言之深怒。備嘗酷雹。
藉黃霧四塞而緩其誅。
章恭毅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及爲纘之夕。有
山頹石壊之異。
于肅愍臨刑。天日無輝。陰霾蔽空。孫忠烈許忠節臨
刑。烈日失曜。陰曀慘淡

[illegible]詠新月。有未得團圓之語。而卒以天年。建文詠
新月。有影落江湖之句。而卒以憤國。
浦江鄭氏十代同居。家世孝友。畜類感之。兩馬一不
私食。僮類感之。居喪不御酒肉。
曹石怒張鵬揚瑄輩之合章糾己。出于耿九疇羅綺
李賢徐有貞之主使。陰謀逮起大獄。構陥諸人。是
日雹雷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京師震恐。吉祥
之門。老樹皆折。石亨之宅。水深數尺。使非天變如
此之速。則縉紳之禍。殆無底止。
敬皇未誕之日。萬妃百計摧拉。胎竟不墮。及其既育。
保護得人。忌之者竟未之知。是固有呵護者在先。
逮儲建之後。朝廷頗有易意。尚未宣露。泰山數震
變應東宮。上聞之。大驚而止。又復有翼賛者在後。
開十八年恭隆之治。何莫非天心眷愛之誠。
常遇春于命釋三千人。一夕悉殺之。卒坐歷年屯亂
之報。譚淵于放歸三千人。一旦悉僇之。卒召旬日
戰沒之酬。
張文懿中書為射洪令時。感山神告至之夢。陳鎰俞
士悅二大保為諸生時。致城隍前導之敬。
汪直開西廠之前。有黑眚之異。尚銘入司禮之後。有

廷渡之災皆天心仁愛之深意。

若賊黄蕭養未變逆之先枯竹倏生枝以兆其亂及将就擒之日大星忽夜墜以兆其亡寇賊上關天數變興誠不偶然。

流賊入泌陽發焦學士先代塚骨數芳過惡而斲其冠服攻鈞州以馬尚書家在園中引衆去之而不忍加掠善善惡惡良心雖盗賊亦未嘗泯。

黄河清于至正辛丑　高皇龍興於江淮清于正德壬申　肅皇龍飛於江漢受命之符預兆瑞應之來不偶

嘉靖壬午秋戊辰己巳日大風雨江海俱嘯湧漂沒廬舍人畜無筭萬曆壬午秋戊辰己巳日大風雨江海俱嘯湧漂沒廬舍人畜萬計是日俱有龍火之異實六十年內之所無。

啓皇祀土木之難虜蒭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真不染也先嫈欲謀害雷雨大作赤光罩帳而弱謀乃沮雪夜令人行刺倏有大蟒繞護帳外畏怖而寢遂堅其護送南還之心竟脫夫沙漠風塵之縶

武宗駕幸揚州河水方合聞水解於春至之候即命迎春于揚州之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澌流臣民笑觀笑不駭異。

建文時新宮初成一男子提人首血色模糊立入宮中索之無從得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鷹犬群出逐之不能止禔衛武庫自焚文華永天俱燬。

岳正遣謫籍産盡賜李鐸鐸得旨往據岳門檢括净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苛辱特甚未幾岳宥還籍適鐸得罪詔岳悉取其貲岳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婦女遭摭尤極醜辱。

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俄而大霧四塞英進軍銜霧而進遂乘勝而奄有滇南張輔取安南牿久水涸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輔驅千艘進逼逐俘主而郡縣其地視壯水之風颶滹沱之氷合若出一律。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九廟成。

新鐫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四　終

新鍥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五　第集

番東　芝華　劉　葉　編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校閲

道緒門

伏羲時龍圖獻瑞，八卦肇形；神禹時龜兆呈祥，九疇載錫。精一之訓開于虞廷，執中之謨述于湯聖。周文演易於羑室，武王受戒丹書。姬旦兼三王，施四事。

宣尼會群聖集大成。心印傳授，顏曾真派並流思孟。

軒轅師太真，顓頊師祿圖，帝嚳師赤松子，堯師尹疇，舜師務成，禹師西王國，湯師成子伯，文師畤子思，武師太公，周公師虢叔，孔子師項橐。

九聖有作，懸中天景曜；七經垂訓，燭萬古重冥。

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高宗相乎傳說，以浚其流。商家一代家法，後世罕能及之。

虞舜肇危微精一之傳，孔父嚴操舍存亡之訓。湯銘盤滌德，不遺燕私對漏之幽；武掖象飭躬，資于户牖杖盂之警。

夏禹之家學見于井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

成王得周公精微之傳，將終，方以示群臣；曾子得孔子精微之傳，將終，方以示敬子。

說命孚遜敏之告，周頌戴緝熙之詞，聖不自聖，學焉弗資。

孔孟衍洙泗之教，正學昭如日月之明；周程紹濂洛之傳，斯道炳若星河之麗。

古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

仲尼之教，猶天然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不應，無一息或已。

孟子生于世敝道衰之時，屹然獨立于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尚，士大夫所以立身立家，諸侯天王所以立國保天下之必本諸仁義。

子貢諭子惠檃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其門雜。

曾子之閎闊，子思之深邃，孟子之雄辨，孔門弟子之問答，淵泫淊深，類皆理窮。

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故教行于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

老莊理尚玄虛。荀楊道兼純駁。兩漢之騷賦。流蕩六
朝之詞章。繼軌。披月露之華。幻風雲之狀。于身心
奚補。于正學何裨。
荀卿之學。雜于申韓。子雲之學。本于黃老。王仲淹之
學。頗近于正。粗有可用之實。
元和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
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于白居
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而于道則邈乎無
聞。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學。苦心力索之
功深。

周濂溪于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其端害不
得。邵康節于先天圖見得進退消長循環極分明。
故其端惑不得。
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是以讀誦為主。其說道理。是
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功
利為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真知。
程子謂鷄雛可以觀仁。自其生意之醇粹處發其幾
謂切脉可以觀仁。自其生理之流貫處闡其旨。
吳澄肆力聖賢。季孟善談今古。其學行之優足以師
表百世。劉因講明性學。王磐淹貫經史。其道德之
被。足以卓冠一時。
許謙學問優長。確然自守。聲望不減金履祥。范梈天
資穎異。守節固窮。賢杰過于張養浩。
虞伯生文祖歐陽。詩宗李杜。而馬祖常亦其匹。趙孟
頫書祖晉魏。詩宗盛唐。而程鉅夫亦其儔。
朱子體段大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
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其特揭美門諸儒數條與此門通用
國朝
薛敬軒學貴踐履。造詣高明。胡叔心嚴毅清苦。力行
可畏。張東白潜心理學。頗隱多所獨得。胡康齋學
宗伊洛。日尋嚮上功夫。陳白沙潜心聖賢道。與榮
利無所動于中。陳剩夫學務聖賢。踐履舉業無所
羈其志。羅一峰好古篤行。引疾授業。其志皦如青
天白日。邵二泉講明聖學。開拓古今。所著粹然自
出機軸。

陳公甫崛起南粤。學以宋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鄉
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完粹。脫落清灑。超然于造
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與天地
同流。壁壤同其自得。與舞雩相始終。

胡居仁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
凡事專心於内以敬為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
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
少違幽獨隱微愈嚴愈密見義勇為不擇利害排
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緒任綱常之責高風偉節
儀表江南
薛文靖以理學倡于河東其所著讀書録平易醇雅
粹然一出於正而未之或先胡敬齋以理學振于
江右其所著居業録精確簡當亦粹然一出于正
而難乎其繼
羅欽順指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所聞若河津薛敬
軒崇仁吳聘君餘干胡叔心所見若蘭溪章文懿
晉江蔡虚齋豐城楊文恪諸公皆君子之倫所詣
極一時之選

穎慧門

老子學商容見古而知守柔列子學壺子觀景而知
持後
田子登臺南望而不言隰子知其意在於伐宋齊威
隱于言而口嘆後人知其意在于伐宋曹瞞下鷄
肋之令楊修知其意在于退師

王子晉年十五難晉叔譽張辟彊年十五為漢侍中
管仲失道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隰朋乏水仞蟻壤
而掘之遂得水
仲尼聞師襄鼓琴而知其必文王之操聞周使言哭
而知其必殘王之廟聞吳王伐石得書而燭其非
赤雀之嘶置聞桓子穿井獲狗而辨其為土怪之
墳羊
莊子指瓦礫秕稗無非道張子謂糟粕煨燼無非教
淳于髡承意觀色為務前見王知王志在驅逐後見
王知王志在音樂梁惠聞客報大駭而以聖人稱
之
子產識實沈臺駘之祟蔡墨評御龍豢龍之說東方
生辨騶牙之瑞董仲舒達重常之鳥終軍別豹文
之鼮鼠劉向究疏屬之貳負
孝昭十四燭上官傑之詐孝和十四除竇憲之橫汝
郁之幼抵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
禰衡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
苻朗食鹽知鹽味生食鵞知黑白處荀勗食筍知出
勞薪李德裕飲汲水知其出建業石城下
竇攸于鼮鼠有必對之辨束晳于竹書無落簡之
譏

雷煥察斗牛之氣知豐城之二劍。楚材辨角端之異。
明天道之不發。
公權三步詩卽成。應奉五行書並下。
汝郁五歲視母顏色未平輒不食。叚秀實六歲母疾
病不勺飲七日。病間乃肯食。高郢幼稚解衣請代
父誅。柳惲十歲丼夭賤不肯去聖教爲異術。李泌
七歲識九齡喜軟美致齡驚謝呼爲小友
蘇軾爲文以無爲有。以由作有。架虛行危。縱橫倏忽
數百千言莫能至。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
其所自來。

劉穆之總攝內外之政決斷如流求訴百端諮稟盈
室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
參涉悉皆贍舉。
黃魯直七歲作牧童詩云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
盡不如君。八歲送人赴舉詩云明主若問黃庭堅。
謫在人間今八年。
李賀七歲作高軒過劉晏八歲獻行在頌高郢九歲
著語黙賦晏殊七歲揮翰成文蕭統五歲徧誦五
經。
晋顯宗使六歲詰庾亮平日白頭公今何在深沒其

枉殺之冤晉肅宗方幼稱答元帝舉頭見日不見
長安更易其前日之對。
宋孝武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七
行並下。且善騎射。
寇忠愍數歲詠泰山。位絕百僚之氣。居然溢于詞表
王禹偁髫年賦磨詩。沖舉出塵之態。宛隱然發于
詩端
權德輿四歲能賦詩。令狐楚五歲能爲詞劉鄴七歲
矢口成章。元稹九歲下筆工文
白樂天生七月能展書徐惠妃生五月能言語。洛陽

楊守絕乳卽能詩撫州虞集三歲知讀書
蕭穎士四歲能爲文杜子美七歲能爲詞王勃六歲
善文詞。駱賓王七歲能賦詩。
裴耀卿數歲擢童子舉。蘊晉數歲作八卦論。
褚亮少警敏閱史一經目。輒誌于心。蘊延頎弱敏悟。
一覧數千言。覆誦靡失
袁淑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李泌七歲賦棋
致帝大悅勅家善視。
裴敬彝性警敏。七歲爲文若井露頂之衆。元稹性敏
悟九歲工文擅神仙童子之稱。

孫思邈少通百家說，善言老莊，獨孤信歎其穎異，迺以聖童致其褒獎。顔五歲措意于文，神秀穎發，韓休愕其聰慧，乃以生知致其賛。

曾鞏幼警敏，數千言一覽輒記。汪應辰五歲知讀書，一經目不忘。楊長孺自少穎悟超群，讀書過目成誦。

王安國少穎異，操觚為文，作驚人語。陸九淵三四歲詢父天地何所窮際。

張安道閲文不兩遍，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從東萊公表率百僚之望於黃口，咏奇時發，已洩其機緒。司馬公際滿子屯之才，于總角擊甕，日早已露其鋒芒。

國朝

英宗年甫十二，臨書周勃，以止從死之慘，視漢昭十四，識上官詐，以辨霍光之忠，尤為過之。

吳伯宗生而穎悟，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嘆其王光劒氣終不可掩。

方孝孺聰穎絕倫，日讀書積寸，尤善為文，見典籍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慕效，時呼為小韓子。

邵寳七歲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伯父撫其頂，折致麒鳳兒之譽。劉定之天資絕倫，過目成誦，父窺觀其文，命其八面受敵之才。

解大紳結髮讀書，留心經濟，發穎許木之稱，立變山穎資絕類，博極群書，大振人豪之譽。

王鴻儒書過目即成誦，作字端勁，得歐顔法。何喬新幼敏穎，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

張寧穎敏絕人，七歲賦鸚鵡，有翦翎金精恐飛去之奇句。張元禎生而靈異，五歲出驚人語，有心定萬事定之格談。

倪岳璞所秀異，甫五歲聞讀書聲即請入遊，且悟天色地外之理。張敷華少負奇節，七歲時值里妖異，指揮群兒盡劉竹木之祟。

陳白沙少穎悟，讀書一覽輒記。胡敬齋幼穎異，言動儼如老成。

洪中書鍾四歲善大書。李少師東陽五歲善書，爲對俱被翰林肆業之寵。程學士敏政八歲一目數下。楊文襄一清十歲慧詢群兒，俱膺薦舉之榮。大學士楊一清十三歲登科，少師楊廷和十二歲登科，中丞趙時春十四歲掄魁，大學士蔣冕十五歲

發解。

趙中丞年十八、為禮闈之冠。賈少師年二十。中龍頭之選。

吳康齋資稟英異。幼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丘瓊山天資過人。甫六歲能詩。及弱冠著論。

鄭智穎敏過人。經史一目不忘。讀書達旦。為文千言立就。夏寅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千餘言。長益肆力問學。

祝允明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稍長貫綜群籍。文章宗深鉅麗。縱橫閎闢。名振一時

荀芬性穎異。十二歲作賦。朱喜資穎慧。十歲為文。

楊邃菴學博才雄。策喜調停。應變濟務。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發中機宜

解學士英資絕倫。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解連第。劉定之性質英敏。承制製九霄詩。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楊新都幼讀敏捷。日以卷計。及長學無不貫。無論叢瑣遠邇。心計耳濡。而酬答裕如。

勤敏門

虞舜宵衣旰食以圖治。夏禹胼手胝足以亮工

成湯無即慆淫。文王無敢遊畋。漢光攬鞍講道。漢宣齋居決事。唐憲宗接下汗衣。宋仁宗正午猶諮隋

文帝待餐以理政。陳文帝投籤以警寐

禹傷父治水績不成。心煩于慮。身親其勞。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晉陸不求。三十娶女僑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八年于外。啓生弗顧。腠胝無胈、脛不生毛。

文王日昃不遑。八百之丕基遂肇。宣王晏朝。宴罷中興之洪烈頓開

周公元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于社稷。謂蔽賢不祥。專利必害。故為政度人以用人。溥恵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

漢文寒心銷志。不明求衣。世祖旦朝晏罷。夜分始寐

倪寬傭作帶經。芸鉏路生。牧羊截蒲編書。畢絨夜誦。

[illegible]薪不息裴休講述至夕不倦

韓魏公節推開府理事不倦汗流浹背閒錢明逸在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而深責其不思所部生靈之衆

田單版織挨鍤以自勞陶侃運甓齋居以自苦

徐勉資才敏贍精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

國朝

高皇未明而興日昃罷朝晝夜忘疲勤於聽斷

文皇銳意圖理急於求言召對每至夜分議政或寢

便殿

宣廟勵精皇堂恐墜厥緒綜核名實尚遵先朝

英宗復辟總攬乾綱早夜憂勤留心政務

悔悟門

啓伐扈不勝翼然班師深歎德教之虧不脩六卿之請徹音樂薄滋味親親尊尊任賢委能隱神未月有扈乃服

穆王壯年放逸不克保始暮齡哀敬初心復還深悔造父八駿之御始懷謀父祈招之規

秦穆敗于殽函始知蹇叔之識高帝困于平城乃悟婁敬之忠文帝見袁盎泣淮陽景帝見鄧公惜晁錯武帝感巫蠱而後動哀悔之心唐宗困高麗而後思鄭公之語

廉藺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忘私結之讐昨日隙為怨敵今日歡如平生

秦昭王惧三國之兵深割河東以講之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子西袂掩而終慙見葉公夫差巾覆而死羞見子胥

魏舒初從欒盈之說既而歸宣子以自咎其過伯盈初從王子朝之譖既乃從劉文公以自訟其愆

楚恭王疾語諸大夫管蕪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于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楚莊悔惧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遂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為良主

梁王納安國之諫不受詭勝解主疑寶欲允豪傑之議斥逐張玄決東向

漢高之取天下本于彭城之敗及其能守天下則自白登之圍惟其有所懲是以有所警

隙平悔已多陰誅不免多陰禍虞翻悔殺賊不免有
究獲罪于天王彥超自悔多殺戒後人宜以為鑒
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
乃欲裸葬夏侯湛性豪侈丼食美服窮滋極珍將
沒遺命薄斂不修封樹
武帝有輪臺之詔漢嗣以續德宗有奉天之詔唐業
以興孝文有譙抑之詔尉佗為之愧服太宗有罪
已之詔蜀寇遂以蕩平
子雲悔其少作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
文朱元晦悔作紫薇公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
雪坡悔作秋壑記
陳元改行卒為孝子周處悔過竟作忠臣
樊豐敗而後詞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寶蕃水敗馳
祀魏徵祠山及甦祭九齡皆昧先幾之哲徒興事
後之思
臧洵法懸歸事投劍歸機卒建征西之烈周處懲已
克讓翻然改勵竟為授命之家
晉元帝素嗜酒王導諫之苦遂命左右進巵一酣
而遂斷不復飲元太宗性嗜酒耶律楚材諫之數
乃戒左右曰惟進酒三鍾而止不復縱

王武俊聞李抱真捨君臣雰之責遂泣下交順指心
誓死王庭湊聞韓昌黎順逆禍福之諭恐左右心
動遂解深圍
仁宗感悟文公勉強力行之語三十一年敬仁勤儉
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
上元輟欽悼百姓之無食不復出幸傷梁死之何
葬
呂成公讀躬自厚薄責人之語遂終身無恭怒燥察
見象山讀康誥頓與感悟乃反己而切責
國朝
英廟以一人之身後先之行事迥異初以幼冲即位
未諳世故王振得以擅權誤國社稷幾危及逾年
北還備嘗險阻復辟遂能躬親政務屏遠權奸前
傾明哀之危後是精明之治正所謂殷憂啓聖多
難興邦
仁宗罪李時勉日後有忠文之謚裕陵誅于少保未
幾有廟祀之崇
虛受門
堯問衢室側陋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俱錄大禹一饋
七起周公一沐三握

堯鼓，舜木，湯士，武鞀。恐不能自知，而設此以举過。
稷勤其稼，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巳之善教。
夔司其樂，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巳之通
禮
堯稽衆舍巳，舜與人為善，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惟
巳，改過不吝，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文王嗣位，恪遵先烈，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于
八虞，咨於二號，度于閎夭，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諸賢，期以億寧百神，而柔和萬
民。

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與，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
德廣。
仲尼于人無所不問，問呐，問裘，問剡子，問太廟之有
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嶷然
若愚，歉然若無知。
馬服将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楚，由
董公之啓。
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
齊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
者受中賞，謗議于市朝聞于其耳者受下賞。

楚莊討夏徵舒弑君之罪，遣卒戍陳，及聞申叔蹊田
奪牛之喻，君子不棄義取利之諷，遂善之，罷陳戍，
立陳後，諸侯聞之，皆朝于楚。
漢祖吐哺納子房策，拜洗揖酈生說，嘉劉敬謀，断懐
土之情，羌周吕諫，割肌膚之愛，聞誤即改，從諫若
流。
文帝不以嚴壘之亜夫為倨，而嘉嘆不巳，不以郤坐
之袁盎為彊，而錫賞加隆，聞晁错之論，即徙民于
塞下，聞馮唐之對，復魏尚于雲中。
賈生陳二流涕六太息之談，文帝嘔喻，登納魏徵上

十漸十思之儆，文皇疎意嘉覧，忠藎之臣，不以危
言為諱，明哲之主，不以過激為嫌。
漢文聽中郎嘉因鄧通，則天聽宋璟按昌宗，不以私
愛廢外庭之議，肯自抑斷，巾正直之氣。
霍光以田延年一言，即数賀罪而廢之，因丙吉之言，
即迎孝宣而立之，鉴哉之智，慮雖不足，納言之忠
樸則有餘。
馮唐對文帝，張元素對文皇，二君不以為迕，辱而盡
其言。
虞玩陳譲司空，嗟巳非三公之選，鄭祭力辭平章，笑

已非宰相之資

李燧除節度蕭倣封還詔書宣宗令人喚返旄節及門之使劉潼除觀察鄭裔綽疏言不可宣宗命使追還告身數日之賜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

韓魏公為侍從臺諫時則能攻宰相之失及為宰相又能受侍從臺諫之攻無意無我貫人已一視之道

范純仁被种詒訟于朝言先人與种有契至已不肖為其子孫所訴毋論事之曲直

韓魏公用人出于公議多已所未嘗識者人亦不知用之所自聞孫覺優文行即處覺於館閣聞張頡長吏事即任頡於省府韓絳擢樞副上狗公薦而絳不知其援已蘊子容除修注上記公語而蘊不知其援已

朱子言象山之相持非為損友陸子指考亭之訓詁示我全功

國朝

高帝從諫如流求賢若渴獻陵懇惻求言改過不吝

○謙巽門

皐陶以謨孫禹禹終無侵謨之心禹以功責皐陶皐陶終無攘功之意

大禹不矜不伐萬世讓功周公不驕不吝萬世推能

周公下白屋之士七十人而周室以安宓不齊父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七人而單父以治

宣尼于陽貨之諷已則唯以將仕而不與之爭於三子之不可則應以不敢不告而不與之辨

茲父讓子魚君宋子西讓嫡壬王楚子臧讓負芻入曹子良讓襄公繼魯韓無忌讓韓厥嗣位韋玄成讓弟弘儋爵劉愷遜封于弟憲丁鴻遜國于弟盛

子臧辭三守節以成曹君延陵願附子臧以尊義嗣

管仲遜上卿之禮以讓班郤伯歸二三子之力以讓功范蠡推種治內以讓事范文子後入不先帥以讓名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群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為然

勾踐忍身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忍辱佐霸爲周攝中之嫌

孔子勁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陳蕃讓太尉于胡王李膺羊祐讓開府于二李曾之
子豨勝恭之績懋乃以功力歸庶氏不受執圭之爵
弦高存鄭之功隆恥以不信受厚賞卅為東夷之
徙
湛僧智舉降城之績讓夏侯夔忘已積時攻伐之勞
以授一朝新至之將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
私足稱君子
張忠定以大名府解讓張覃惟以德義相先不論名
居覃右
陸玩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讓若布衣緇紳
之儔莫不於其德宇
歐文忠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
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
敬慎門
堯之禪舜以聖人見聖人不知三歲之久而後知猶
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下付之必賓于四門納于
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
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

大禹絕旨酒姬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初筵元皇帝
引滿覆觴悉其末流之弊謹此先事之防
周公當成王之既壯以圖籍付歸而致政北面委王
帛之質執臣事之禮請而後為役而後行無擅恣
之志無伐矜之色
大禹踈儀狄杜沉湎之端箕子諫象箸慮奢侈之漸
晉文遠南威防荒淫之累仲尼嘆作俑憂殉葬之
俗
機汜年逾七十敬慎益甚尚恐斧碩之加成四學歷
三年恭敬不已恒虞禍罪之及
楚莊王功立猶懐懼心晉文公戰勝尚有憂色趙襄
子一朝而下六城且慮危亡之及
仲叔庸衛請繁纓孔子惜之晉文請周求隧襄王
不許
周天王重典章彤弓不輕錫予韓昭侯節財用弊袴
必待有功
晉文銳意圖霸欲有為者三而子犯三沮之越王銳
意報吳欲有為者四而范蠡四拒之
顏子不以夜浴改容蘧瑗不以昏行變節勾踐拘石
室君臣之禮不廢冀缺耕垌野夫婦之敬不虧

衛武公九十尚欲以抑自警宋伯姬六十猶能以禮
自孅
鄉下惠聞伐齊之言婦而有憂色謂此言何為至我
晏嬰見齊女造門責已有淫色不然何為見奔
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為政衰趙簡子之兵賢行
結衛靈公之知
季路抱五慎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趙與不交非德
之士龜家不交流俗之人毋將隆預絕乎王莽陳
瓘預踈乎蔡卞
齊桓尊王降階受胙伯玉共主過闕下車南仲伐獫
狁祇慎簡書允國討遼羌預陳方畧
東平王蒼畏榮望日重懇上印綬歸藩北海王睦畏
賢譽危身懇以衰惰為對
皇甫嵩陳五百餘事皆手書諫草必焚不宣于外郭
綏周畏不去赫赫名諫藁必毀家人無知
馬遷父名談史記無談字范曄父名泰後漢書無泰
字李翱父名楚金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
劉向歷仕三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
忠諫之時上則懇懇納忠下則不及禍謹其德信
有孚周身無闕賢于褊介悻直無所容身之屈原

王丹處子以橫楚慎交道未易言翟公署門以示絕
處交態乃易見
楊師道不接禁省語孔光不對溫室問石太僕之數
馬崔元琮之束帶皆知慎以免禍敬以全身
丙吉深厚不伐絕口不道前恩張安世每定大政已
決輒移病出竇儀守滁州帑非詔不許擅取溫叟
守西廳貯封識宛然如新
張堪修整處幽室侯覇矜嚴有威容朱暉進止有禮
諸儒推高何熙動作有節聲振殿中
袁閎處黨禍築土室于庭中潛身一十八年郭林宗
處濁世知名士俱罹厄已獨不能怨禍阮嗣宗恐
罹謗及禍文多隱避百世之下難以情測
鄭玄應辟三百餘人皆來觴飲自旦及暮溫克之容
不少怠易
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善則歸之君過則歸之已
馬廖之辭遜崇寵臧熹之貧約自非潑興以忠讜自
勵竇廣國不敢以富貴驕人俱帝戚
阮嗣宗酣飲六十日罷止帝婚口不臧否人物日惟
飲酒自豪問以時事視而弗答
羊祜每拜官爵遜辭不受謀議朝事焚草莫聞凡所

薦達之人皆不知其所自。
張家不附氷山之勢傅嘏不交敗德之群夏甫歷黨
禍之染身常忠憂餘波之及巳
江湛于義康自踈求出于道濟辭婚拒請不肯親姬
二人是以不染二人之禍。
唐太宗於吏選屏風錄名臨軒冊授宋仁宗於吏選
印紙書績引對便殿
顏杲卿辭李欽湊城門不夜開舍之郊外鄂岳城守
不許中丞呂元膺夜登城覇上亭長呵止李廣不
許夜入宿於亭下。

宇文士及應召妻問召故卒不對常斌候朝會雪至
靴不徙足領班應上諾納用則歸之君不則不宣
謀於外。
締魏公於小人欺巳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以激
禍怨。
夏儒姻婭帝室顯封慶陽賜弟魏義金朱塞戶衛禮
畏法翼翼小心子姪臧獲恪遵約束不敢恃恩為
驕綏門庭閒然異戚家
畏憚門
周襄王二王一語彊晉收請隧之圖王孫滿天命一

語恭楚頓覲禹之志。
上有堯舜四凶不能肆其惡上有武王武庚不能成
其亂上有昭帝上官桀不能投其詐上有文皇宇
文士及不能售其佞
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戎韜臂李泌猶在
強楚挫謀
晉文公聞楚子王將側席而坐晉獻公聞虞用宮之
奇終夜不寐。
張儀欺楚復使楚而懷王不敢殺陳軫去秦復入秦
而惠王資其謀。

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掉臂失色司馬懿用兵如
神遇武侯甘受蚩辱
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
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楚然于損
益之符而惕乎弗寧。
棄駒怖秦因聞因呼巳而失戈蒯聵與鄭戰望鄭師
衆而墜車。
陳不古聞崔杼亂將往食則失哺車則失軾比至聞
戰聲于門外驚怖而死
郝玭名虜道之以怖兒啼柏鎮惡河朔聞以其名斷

瘥。王吹之象，吏虜畫之以御魍魅。郅都之像，匈奴
射之卒莫能中。蔡裔撫床一呼，二盜俱殞于側。
沛公畏失期之罪，相率道亡。李陵畏反國之辱，孤身
降虜。
趙廣漢發吏民之奸，聞者縮首。王章劾外戚之罪，聽
者寒心。李元紘決三輔之罪，權貴沮氣。許孟容捕
神策之吏，閹寺外懾，姦邪東心，公在勢不可撓。京
師以擦子號之。包拯賦性嚴毅，人莫敢犯，吏民以
閻羅稱之。
魏尚忍辱，周勃懷恐。李廣其心喪元，少卿抑首降虜。
雖嘗沫血于戎馬之交，不堪繩摘于文法之吏。
子文避祿，罰之逃死，治壁辭卿，迫于懼禍。
韓昭侯與棠谿公謀，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孔
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
朱博何武為刺史，長吏莫不投章服罪。李膺賈琮為
刺史，贓吏莫不聞風解綬。
韋仲將引長絙題陵霄榜，下則頭鬢皓然。徐延光見
馬燧拜於城上，西向受命推謙。
林甫自知結怨衆，常虞刺客，出則張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驅與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
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視老瞞之防害，其懼
尤甚。
曹操懼為文傷命，陸雲嘆用思困神，恐精氣銷於內，
神志傷於外。
王坦之于桓溫之朝，汗流沾背，手板倒持。楊億聞丁
謂之召，便溺交下而無人色。
安祿山驕橫，見李林甫聞其談，驚縮汗背。張彥澤矜
悍，使桑維翰雖冬月未嘗不流汗。
德宗志平藩鎮，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不敢言及藩鎮
者終其身。文宗志誅宦官，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不
敢言及宦官者終其身。
王敦素憚周顗，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擿
離竹兩為曲端擊敗，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笑
為啼哭郎君。
竇融以河西歸光武，不抗王師；錢俶以吳越歸皇宋，
共守臣節。
周瑜出赤壁，操則狼狽奔北；關羽在樊城，操則日議
移徙。武侯屯渭濱，懿則甘受巾幗之辱，堅閉婦人
之門。
太宗袖中之鷂，恥魏徵見；玄宗苑中之遊，畏韓休聞。

謫退之登華山攀附危崖叫譟幾失墜喬白巖登古
洞迴視澗流戰慄不能下
蘊咸婚宇文護之女見護專權自恣恐禍及已而托
疾山寺赴楊堅之召開堅將受周禪不欲與圖而
遁歸田里
侯景跨鞍對陣矢石交下意氣安緩了無怖心及見
梁武不敢仰視使其自慴而不復再見
孫彥高刺史定州默啜乘城四入喚奴牢關門戶毋
授鑰匙王欽若出守天雄虜騎衝斥城下退御乏
計日惟閉門修齋誦經史稱遠聞李全擾淮束手
無策訛傳全軍渡江京師人民皇惧彌遠夜半忽
起欲投池水妾覺極持泣止其起
權懷恩令萬年見惡輒取民戒之時有寧飲三斗塵
無逢權懷恩之謠尹思正在司府整嚴馭下吏惮
之時有不畏侯君枝祇畏尹卿筆之語
國朝
平陽孫敬先畏做人材官詐為癡愚不識字以冀免
當塗楊岡為御史慮事累及詐以他疾作已勝臟
相埋而潛遁
劉子欽在閣酬飲上怒其以書堂為吁楊溥為工部

吏即服吏服侍立與群脩偶羅汝敬在館好爽上
怒其賜問失恭對斥為刑部吏即冠吏冠侍案與
諸後伍
潭王梓坐妃家之累自驚而舉宮焚死湘王栢値告
反之變王懼而闔室自焚
陳鏡有總兵重任遇虜畏怯而嬰城自保王敞厲木
兵鉅寄視賊猖獗而束手無策
楊洪為將運奇用詭善于擣虚虜人畏惮而呼為楊
王及也先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策而閉門不出
儉樸門
黃帝合宮唐堯上階有虞總期大禹卑室
堯茅茨不剪宮垣不飾飯土簋飲土鉶珍玩不寶淫
樂不聽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為
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晉文公布衣羊裘威
立于海內
晏子欲以儉素風國食不重味妾不衣帛祀先豚肩
不掩豆一裘衣經三十年世以為陋而晏子行之
自若
孫叔敖相楚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
羖羊之裘而不後志于輕肥

季文子為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平仲為相。祀
先無掩豆之豚。蔽形一敝裘之餙。高允為中書令。
草屋數間。布袍蔬食。劉寵為司空。陋巷棲遲。家無
積貨。宜乘布袍淡食。夫人刑之裳不加彩。祭遵常
袴布衣。光武賢之。愈于二龔。
文帝躬脩節儉。玄默化民。後宮無曳地之衣。露臺惜
百金之費。除誹謗。耕藉田。止華受疏。視師細柳。不
輕用武。以德化民。忠信行于蠻貊。刑罰幾於不用。
郗穆孫劭子。羸葬楊伯起。貶骸雜木。符融殯妻中野。
張閎薄藏五塹。士庶墓無他藏。姚崇死斂常服類

合國子高周衣周槨之義。且免漢孝武骸骨並盡
之禍。
漢文弋綈華舄。提身儉約。不以口腹屠中夜之羊。不
以遊觀耗十家之產。
晉武仁以愛民。儉以節用。御牛紖斷。代之以麻。裘首
雉頭。命之以火。
劉晏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
穩健。不務毛色。
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寢宮。宋高宗留葛燈籠
麻蠅拂於陰室。皆以儉朴。垂範後人。

齊高帝御極。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細之物。不
好珠玉之玩。內殿帳帷黃紗。宮人着紫披屐。珍奇
異物。棄毀不用。
宋高祖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陳高宗出所獻文錦
焚之雲門。
文皇敦行儉約。謹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
黜損乘輿。斥出宮女。百官請營一閣以避卑濕。却
疾傾憚煩勞。竟不允請。
郭威代立。節儉是崇。罷四方之貢獻。不收厚自奉以
病民。毀漢室之寶器。不欲侈玩好以縱志。
宋祖敦儉素之風。戒繡翠之飭。碎七寶之器。服澣濯
之衣。

范忠宣語親族子弟。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平生自奉。食無重味。不擇粗糲。每退自公。易衣短
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卑位至達官。始終如一
國朝
高皇碎寶玩之器。却貢獻之奇。隙地蒔蔬。不起臺榭
文皇拒玉碗之進。禁白象之飼。裹衣敝垢。浣濯更進
仁宗樽節征徭。停罷物料。
景陵服倣漢文。食思大禹。

睿皇飲食隨分不求美。衣服從便不求華。
孝廟寧減膳以恤民。毋冗費以耗用。
高帝鑒元驕淫奢侈。恤民勤政。日慎一日。非犒賞軍士。宰勞百官。未嘗設宴為樂。勵群臣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之事。
孝陵殿宇新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以備朝夕觀省。勝于丹青繪畫之侈。

宥任門

伊尹君不堯舜心便愧恥。民有不獲是為己辜。以一身荷天下之重。期名實加于上下。
周公稷梁石。假為天子十年不以為疑。太公增王璜自表佐命膺封不以為讓。
蘇秦相燕。人惡之于燕王。王食以駃騠之馬。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于魏侯。魏侯賜以夜光之璧。
魏任公子無忌而地已失而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鄗陵。楚用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用田單而襄王得國。
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張循王捐五十萬緡。界之情眠老卒不問其出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
高帝一見韓信。即授之上將。解衣推食。一見黥布。即供具飲食皆如王者。
玄齡善謀。文皇專任之以崇其體。故能展其裁定之能。寇準剛直。太宗優容之以養其節。故能伸其扶救之銳。
龔少卿感駕單車。范叔度燕程入蜀。蕭望之聞命就道。韓稚圭燎火明庭。錢淡成朝夕不怠。
唐憲宗託裴度。推狂寇毅然任之。所致越滄海一日萬里之推。宋孝宗簡張浚。捍王室。傾誠毗之而致吾倚魏公如長城之諭。
苻堅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動舊不能離。親戚不收姤。卒之吞彊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浮索頭房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

國朝

楊文貞八十猶吞首揆。王忠肅八十四。猶為太宰。王靖遠八十二。復為大司馬。謝文正八十餘。復起司台鼎。
徐中山達九佩大將軍印。朱宣平永。八佩將軍印。王忠毅驥七為督帥。王襄敏越入為督帥。楊襄毅博

三握兵樞。二掌銓衡。
王英錢習禮。六典鄉會文衡。門生遍于海內。
楊文貞在閣四十餘年。楊文敏在閣三十餘年。黃忠
宣為尚書四十餘年。周文襄任巡撫二十餘年。
扈進知鳳翔二十五年。劉綱知西寧三十三年。俱以
考滿加二品俸。
黃文簡永樂時主會試。至宣德癸丑。相去三十年。復
主試。謝文正弘治時入相。至嘉靖戊子。相去三十
年。復召相。費文憲正德時入相。至嘉靖乙未。相去
二十五年。三召相。

勳臣譚祐。天順初襲封。至嘉靖初歿。任六十九年。輔
子張懋。九歲襲封。至歿六十七年。
閣臣楊一清。三總三邊。尚書潘季馴。三總河道。

酬德門

沃丁葬伊尹以天子之禮。以報其造商之大德。成王
饗周公以天子之禘。以報其佐周之宏猷。
周武蔭暍人。而華陽之馬歸。趙孟活餓夫。而入朝之
難免。秦穆飲盜駿酒。中韓原之戰。趙簡棄白騾肝。
獲翟人之甲。魏顆從嫁妾之命。妾父結草以亢杜
回。僖婦施盤璧之惠。僖羈藉璧以免晉墮。絕纓之
臣。楚莊赦之。遂奏破吳之績。執炙之士。顧榮啖之
卒。免臨刑之誅。
晉文退師三舍。以報楚惠。張蒼父事王陵。以酬活己
荀罃遇鄭賈善待之。答其出己之情。蕭泓為應詹制
衣服。報其生成之德。
靈輒感簞食之遺。倒戟禦公徒。以免宣子。豫讓懷國
士之遇。毀容伏劍。以謝智瑤。荊卿德黃金之賜。
斷股頭奉匱以報燕丹。
北郭殺身以明晏子。辛俞從死以報欒盈。豫讓捐軀
以答智伯。衛息碎首以登百里。

中山亡走。二人挈戈隨後。以酬其壺食之恩。須賈入
秦。范叔宥而不誅。以答其綈袍之繾綣。
羊角哀不忍左伯桃獨斃。併糧之厄。顯親之願一恆
遂毅然下報伯桃。程嬰不忍公孫杵臼獨赴匿孤
之難。立武之願一諾。遂毅然下報杵臼。
聶政感嚴遂壽母之金。刺韓俠以答其惠。韓信感漂
母授餐之德。餽千金以報其恩。
石虔為齊相。國人慕其家行。國大治。齊人為立相祠
欒布為燕相。燕齊間懷之。為立社。號曰欒公社。
太史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中自託於玄德以報

孔融餽毋之恩。
丁綵立不忘德裕之薦。亟上書以直其冤。李守德不忘故主之恩。請解官以致其祿。
李泌懷路應之長。寔薦于帝以辯金紫之榮。李晟藏諱元溢之舊。惠首其柩且致撫卹之愛
陸雲惠政留浚儀。百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苗晉卿惠政留魏郡。魏人追慕為之營竪生祠立石頌美。

國朝

高皇念劉大秀昇地葬親之惠封為列侯。感汪媼禮遣歸利之雅。勑授世官。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四功臣子孫俱失嗣
世廟興廢繼絕世封號與四王子孫于久淪之餘。誠意後五世不獲襲封。至嘉靖始得復階勳號。

惇信門

子路一言。重于千乘之盟。季布一諾。重于黃金千斤。
趙文子敦信。不為人下。晉文公守信退舍報德。郭細侯示信于竹馬之期。范巨卿踐信于鷄黍之會。
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魏侯不爽虞人之期。秦穆不廢徙木之賞。

孟夫人市肉屠門餇子。畏虛啖爾之言。郭大夫停輪郭外俟。期懼爽群兒之約。
趙盾以不忘恭敬折鉏麑之刃。李絳以奏對誠切。改憲宗之容。
魯陽迴日。邢子動天。更無有他。只在誠信。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披至情以懷反側。申盟好以釋嫌疑。
魏章按賊劾守。不以素善。緩其黷貨之辜。源懷案抵元禾。不以舊交。弛其貪穢之罪。
漢昭烈追景升之顧戀。赴義之士。雖處顛沛傾敗。確然信義不渝。
陸鴻漸與人期雨暨虎狼不避。蕭至忠與友期會雨雪不引去。
李勉推誠待士。張巡開心待人。元德秀不負衛約。李尚臨長心不信
左氏言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新鐫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六　皇集

江右　芝華　劉　葉　纂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校閱
金陵　季重　王思任　訂正

品隲門

唐虞之時泰和景象雍容之世亨通嘉會夏商之末
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五霸之迭起其霜雪慘刺之

冬

形熱化被四表不能敵昏童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
能救棲遑之厄

堯舜遇子不肖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
均朱湯武遇君無道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
商之無桀紂

聖人道雖處變事則隨行道雖綜紛事則恭布

曾參之魯顏氏之愚似拙矣而巧于為聖徒儀秦之
辨鞅斯之智若巧矣而拙于謀其身

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秦世伏高祖佐命新野勢

光武功臣

南郭子綦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
壽于殤子而彭壽為夭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
蟪蛄不夭大椿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榮願已
足

陽虎之語錄于孟子之書則為格言大誥之篇入于
王莽之筆則為姦說

韓非嘗言儒者用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
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
養

公孫龍之辨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

莊子言虛舟觸舟褊心者不怒飄瓦中人忮心者不
怨惟其無意是以忘情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薛公之才任能理小邑公綽之才不可為大夫

巢由洗耳而論士于唐虞者不以箕潁之高而薄皋
夔稷契夷齊餓而論士于周者不以採薇之清
而卑散閎召

造父善御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善射無弓矢則

無所見其巧大儒善調天下無百里之地則無所
見其功

婁旌目伏地不起鮑焦棄蔬立枯世謂之癡隱荊與
負瓿減彩類園擊垣竄跡世謂之智隱于木烱然
抱奇因斷不見世謂之石隱魯連見奇一觀輒復
收入世謂之市隱

西門豹令鄰投巫于河漂予出隱之典而未免流于
譎趙廣漢治詐教吏鉤箝補乎摘伏之神而不免
傷于化

西子之色縕袍不能掩其美嫫母之貌鉛朱不能飾
其惡

作之必舍釋氏之法猶貪欲奪與之老氏之術猶險
故公而無欲者謂之聖道譎而不正者謂之異端

鄙非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正以人之未
見者易欺常見者難誑

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非工于活
人而拙于活子乃工于謀人拙于謀天

項羽重瞳似舜而德不舜虎賁狀類蔡邕而才不邕
桓司馬貌似越石而忠義不越石

並狐不生天下無丸筆仲尼既沒千古無公言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循索其心貌襯契者曹[illegible]其行
玄祖虛列奇管詠各持一說與世爭衡殆猶蜩螗
蠅自鳴自止不足為吾道之輕重

荀子真積力久則入之言管子重思鬼神將通之言
杜預優游厭飫氷釋理順之言循之皆可以入道

列子言背士狗名而失狗則天下皆然不獨一人買
生論愚士槃俗寬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

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
能掩其醜

衡量治飾智男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揣度棟梁桁桷
各得其良

砭鵲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
不拒曲士

合抱之松無滯於猙人之國君覓之顧見棄於躶體
之邦

指越蛇為鮮者惟易牙不失其味指趙曲為雅者惟
鍾期不淆其音以燕石為美王者惟倚頓不淆其
真以郢賦為美均者惟相如不濫其賞

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北人看書
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月

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為鑑邪人無邪則鏡
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為用
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
其資雖智大迷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聖賢不能正不聽諫之
君
毛遂二十之長孟嘗狗盜之雄
列子言身非愛之所能厚亦非輕之所能薄信命者
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順逆信性者亡
安危

漢高大風歌安不忘危歸然霸心之存漢武秋風詞
樂極哀來藹然悔心之萌
蕭曹斗筲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鄙將相伯夷蹈義揚
朱穆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魯兩生不應叔孫通之召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
不為乃以大臣許之因其出處之貞而卜其事業
之卓
王陵引白馬之盟以折呂氏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
正狄仁傑授五龍之柄以取虜日大事之濟當以
仁傑為法

西漢人才當取其守大義不取其務長厚東都人才
當取其循正道不當取其尚奇節三國多僭竊當
取其心術西晉多浮誕當取其氣節唐人多華靡
當求其德行宋人多文采當取其任事
孝元柔弱漢業遂衰而不振孝元恭儉漢祚既亡而
復興
西漢有儒林有循吏世謂非西漢之美事東漢有逸
民有獨行世謂非東漢之美事李唐有孝友有忠
義世謂非李唐之美事
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逭誅陳述古有

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
荀悅著漢紀史稱其辭約事詳而不免有混淆倒置
之失范曄後漢書自謂體大意精而不免涉詭譎
佻巧之誕
逢萌恥為人役李勃高價少室世謂之性隱藏用捷
徑終南种放婉身請授世謂之名隱
狐有雌雄能惑男女若鄧通韓嫣董賢張放諸人實
人中之雄狐妹喜妲己褒姒潘妃張麗華實人
中之雌狐
諸葛兄弟各在一國世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

其狗管寧邴原華歆三人世謂一龍歆為龍頭寧
為龍腹原為龍尾

西漢之經術東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代之詞章
宋世之道學政治美惡運祚綿促悉于此繋之

和嶠遭喪備禮神氣不損劉仲雄謂其為生孝王戎
遭喪不備禮哀毀骨立劉仲雄謂其為死孝

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支道林以圍棊為手談

顧長康論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故其所染擅
絶當世從古所無

王忱醜而才符朗謂之狗而人心國寶美而狠符朗
謂之人而狗心

馬遷史承坑焚煨燼之後前無師承獨起義例以成
書也難班固史當文獻足徵之時因馬揚向歆之
舊而潤色之其成書也易

庾道季言廉頗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
氣曹蜍李志雖見在才智無聞功迹俱滅厭厭如
九泉下人

馬遷傳中韓于老莊之後所以譏老莊傳淳于髠諸
子于孟荀之間所以長孟荀

陸機言生重於義故據國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
臨川有接迹之哀

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
俱用滅亡

莊周指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猶柤梨橘柚其味相
反而皆可於口

柳子言班馬劉揚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
言實類于淫巫瞽史

黃幡于文運未振時獨知辭賦戾乎治具聲偶甚乎
俳優

羅點與人論士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
足齒

山谷言麟有趾不蹊有角不抵今之人一朝之忿以
觸人而滅身辱親不惜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梅聖俞論詩必能狀難寫之景恍在目前如王維柳
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唐人詩純涵自在宋人詩駁滯費力唐詩渾成縝密
溫潤鏗鏘宋詩餖飣滲逗枯燥散緩唐人詩如貴
介公子衆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
揖賓詞容鄙俗

江鄰幾天質淳雅善飲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

不醉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或不能歸即宿人
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

山谷言文章最忌隨人後隨人作計終後人必自名
家可垂不朽若禮規畫圓準方作矩終是為人臣
僕

龜山言東坡詩譏誚朝廷殊無溫純篤厚之意人故
得而罪之若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如未須愁日
暮天際是輕陰何其溫厚

元晦言古今之詩凡三變自虞夏下及漢魏自為一
等自晉宋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
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唐初以前為詩者固有
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法始皆大
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

漢以前王澤未斬一字宙漢以後王澤盡斬又一字
宙

世無天堂有則必君子登世無地獄有則必小人入

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陰雲雨霾而不害其為晝後世
之治猶夜之有月星光燧而不救其為夜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然有辨

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類

沉湎于孝桓衰世再清于高齊亂季其為不祥也審
且相去僅近四百而千年一清之說亦何足信

崔老言野禾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
故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于殿堂
高華之處殘條出此誠為妖異

人之情妻子具而孝衰于親者慾深而信衰于友

曾子言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言吾遺子孫以安堯
舜以天下與賢而不以與子要亦愛之以德而遺
之以安

一家之長必恵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恵養兆民聖王
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十
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産以
恵天下之民

讀泰誓武成諸篇見周人取殷之易讀大誥洛誥等
篇見周家取殷之難

桓文節制之兵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湯武仁義之
師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

管仲相桓公能舉青淄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佐
中宗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腥由其志狃

干倫安是以功虧于一匡
稽阮籍之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見師
尹之多僻考平吳之績知將帥之不讓忠郭欽之
謀簷戎狄之有釁資傅玄劉毅之言得百官之邪
核傅咸之奏神錢之論覩寵賂之彰晉之氏風國
勢既已如此而況以昏騃不辨菽麥之惠帝承之
安得不致傾裂
王茂先簡素篤慈安石于非功之喪不廢絲竹茂先
能因事就功安石于海西之廢不能持護時謂謝
過于王識者不以為確
管子之書其術類商君其言似韓非其寬厚曠大則
過于二子雖未可以言王者之佐亦庶乎稱天下
之才
人貴作修不必為明有賞爵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
明有罰爵有禍然後不為惡
齊楚三晉之根抵而三晉攻之是自絕其根抵三晉
齊楚之藩蔽而齊楚攻之是自徹其藩蔽
孫平孝孺之忠忠而過孫平孝孺之過過于忠孫因
千載一人方亦曠世一見
范雎辱須賈到魏齊以平宿怨鳶王稽任安平以酬
昨恩睚眦之仇必報一飯之德必償
無忌邯鄲之救大破秦軍而襲奪兵符之罪不可掩
項籍鉅鹿之救大破秦軍而矯殺冠軍之罪不可
原
仲雍逃世子休懿世孤平憤世優孟侮世長卿慢世
曼倩御世
張良近太公之材葛亮近伊尹之出處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惟其
無私是以窮物無怨
龍而角者瑞之徵虎而翼者禍之媒
魏徵一言懾馮盎賢于十萬之衆郭興一箭斃友諒
愈于十萬之師
岷江之流達於東海崑崙之氣貫於五嶽
嵇紹忠晉世謂嵇康有子郗超黨溫世謂郗鑒無孫
世無聖人亦無愚人非無愚人也務學從師則愚者
聖非無聖人也遠師背學則聖者愚
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
不可斲則柯葉千歲而長青
木蘭不常有見其墜露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
英則餐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

而見其似寧能無虛空跫然之聲
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衆夫噓呵曾不能
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
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孜之相競均大塊
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
所變。
夫子不逢龍顏真主必無以售其計慈鄧不際日角
聖姿必莫能展其志
莊公因毋意雖悔畏及泉之誓潁叔搖主意雖美爲
及地之迂莊公之天理方開考叔遽以人欲蔽之
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
叔

里克爲社稷立賢舉奉爲重耳然與其弑三君成重
耳孰若全申生弭後患因優一言之誘遂爲中立
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卒蹈弑逆之名于后
鮑叔好直不能以國諫賓須無好善不能以國諫甯
戚能事不能以是息孫在善言不能以信默消息
[illegible]虛與百姓誠信然後能以國寧。
祖伊告紂言非不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其說
比干諫紂愛非不深不幸適值其怒遂逞究臆剖

其心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伊于之殺未殺
南子請見孔子欲借重聖人以掩已之淫亂靈公欲
衆孔子欲假重聖德以盖已之溺愛南子雖淫巧
于文已之惡靈公雖昏巧于文南子之惡見南子
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
故孔子可以速則速
德存有用天下之才無康天下之志是以止微一時
之富貴靡暇慮後日之覆敗
子犯有右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寗我有文雅之詞
而智不克其辨。

劉真長性不偶俗心淡榮利身登顯列而中每挹降。
謝鯤迹逸心整形濁言清若身若穢而動不累高
樊子昭退能守靜進不苟競然其抑齒不掛頰頰吐
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羊祜德高一世才經險夷淵源蒸燭之耀豈踰日月
之明
苻堅進王猛除樊世舉措協宜而國勢遂昌胡亥任
趙高族李斯刑賞過當而國祚遂殄。
韓信李勣能成其功以有蕭何裴度協心于內宗澤
岳飛不能成功是爲汪黃秦檜沮撓于內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去處不過
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貢世惟貴錢神漢台不懸銅臭于了文無兼日之積
酒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
拔葵皆指之為薄命之人
子貢以高第貨殖韓安國以名宰貪財黃裳以元
臣受餉

李義府主選無品鑒才貌之欲惟賄是利
司馬安擇仁盜義縛舌膠唇柔聲媚顏狐媚當推死
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辞枯即榮長劍華纓
高步天庭

秦之時尚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
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臀脥之聲日滿于耳。
昭君不蒙寵幸遠嫁匈奴所謂修正不蒙福者也然
飛燕專寵昭陽楊太真三千第一迨時勢一去靡
棄死亡卒與腐朽同化若昭君者雖一時不遇而
千載之下莫不歌咏而傷嘆之殆崇于當時席寵
者流

司馬季主言學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官

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
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
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

曹叡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非無文采酷無
裁製

漢正則知古而不知今陳同父知今而不知古惟呂
伯恭既知今又知古

李賀王指郭林宗王管通神有四句貴賤視其眉目。
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視其手足貧富視其頤頰。

趙壁謂吾于五經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
隨之

伊尹去亳不為傷德飛燕死紂不可謂賢

元帝有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楊震楊
震不能使之為光武

君好聲則師曠子野至君好色則毛嬙嫚姬至君好
宮室臺榭則公輸王爾至君好良馬則黃戎盜驪
至君好善御則王良造父至君好士則伊傅周召
至。

上不慕古下不落俗為踈為懶不敢為狂為愚為拙
不敢為惡為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

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宮。
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策挾勢竊權為厚利其一魯
連虞卿急難輕爵為名髙
于嬰知蒙恬之枉竭趙髙之奸賢雖可君命際其厄
蜀之劉諶魏之曹髦同一輩也寸管莫展抱痛九
原深測千古
控兵成進亞夫為其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為其宰相
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虛戲
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墨者儉而難遵彊本節用不可廢法家嚴而少恩。正
名秩分不能改名家使人儉而失真控名責實。不
可不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
則敝形神勞則死
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武陽氣勇之人怒而面白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
不變
鳳鳴髙岡以遠羅聖賢之德也鷦鷯巢苕苕折子
破卵下愚之惑也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
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
之詞。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韋忠言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
附賊后常恐其溺于深淵餘波及己
陸機言貞女佐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人被淳
風之化。常挾賢上之義。
左太冲論吳蜀之大小相絕猶棘林螢爝而與榑木
龍燭不奉相背猶帝之懸解而與[illegible]蹏偏
謝鯤自謂一丘一壑。過于庾亮。孫綽自謂一吟一詠。
北面許詢。
何平仲言知我其神古人以為難交疏吐誠今人以
為難
陸贄之忠讜崔祐甫之寛大不能勝盧杞裴延齡
之奸邪李晟之忠烈渾瑊之勇壯不能勝李懷光
李希烈之反復。
貞觀以房杜爲達天曆以牛李生讒元祐以衆正基
隆熙豐以群黨釀禍
殷浩論官本是臭腐故將得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故
將得夢穢汚。

范甯指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以其蔑棄典文幽
沈仁義害不止于一時禍實延于後世
王仲淹謂罪莫大于好進禍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
不聞過辱莫大于不知恥
王充論人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
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
孝標言器影有節凡是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
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于龐萌魏武失之張邈
唐襲秦官宋仍漢制類皆未得國能不免失其故步
秦吉了不肯棄貧入夷甘殞中土李陵雖辱老窮邊
何如吉了天寶象瞋目祿山甘心焚戮不拜舞上
維鄭虔從首偽官隨聲望何如天寶象昭宗猴孫
奮哮不隨班供奉朱溫長樂老凝頑取佐以路人
視君父何如猴孫
唐人工于為詩陋于聞道孟郊出門有礙語雖天地
之大無以容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卒以窮死
李翔稱之為高古韓退之亦談不容口均謂之未
聞道
韓歐攻佛氏皆未曾深讀佛書但能攻其皮毛唯朱
子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言佛說盡中老祖始能
竟見其骨髓
馮子振題楊妃病齒圖言清華宮一齒痛馬嵬坡一
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盡悲王顏不獨為
身累之微而又流禍於宗社生靈之大
伯溫詩溫厚和平聞者自然感動東坡詩半涉嘲謗
聞者莫不怒嗔
德言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
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黃言蘇東坡文
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二公互相譏誚皆一
時爭名之言
後漢紀作于袁宏時號精密覽者尤病其略而不措
漢晉春秋作于習鑿齒世稱公論讀者尤謂其過
而不存
荊公詠韓信北面師降虜詠曹參論已下老翁意義
甚正及其當國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正論一切
指為流俗
子由詩淡靜有味不拘守而事料之儷而鍊意深下
句熟老坡自謂不如子由子瞻浩博所謂詩之豪
退之不若子由淡靜所謂詩骨聳東野
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才追無窮意

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之謂之奪胎法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言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

韓魏公論養兵雖非古亦自有利處收拾強悍無賴養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

唐子西名酒之和者為養生主勁者為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為金盤露勁者為椒花雨

王介甫言人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

陳後山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黃魯直怪嘆以為異事

伊川以元氣形孔子以景星慶雲形顏子以太山巖巖形孟子由其學由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

文公言六經治世之文國語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

羿而學王良之御則喪其射伯牙而學高漸離之筑則喪其琴技不可以兩能其可以兩精

山谷言詩咏性情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不能堪因發于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凌挍引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人皆以為詩禍是失詩之旨非為詩之過也

嘲花于日于昌黎敎其人愛其文猶以未免詩酒浮華志在利祿而微有嘆息之詞瑕瑜不相掩極協議論之公

張敬夫稱趙尚人品甚高為其除元祐之籍胡五峯論趙尚五分宰相為其少學問之功

仁宗用人以道賢俊登庸正色立朝則有王曾忠言不隱則有魯宗道封還內降則有杜衍獨立不阿則有張昇晏殊張知白以儉慎稱薛奎范雍以文正著至于表表天下則韓琦稱首亭亭物表則范仲淹為先

朱子聞宗杲一車兵器寸鉄殺人禪語嘗其說因言吾儒若子貢之多聞是弄一車兵器者曾子之守約是持寸鉄殺人者

方子韶試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言未也方談
及公等故其策有閹官亂名國之不祥豎刀開於
齊齊亂伊戾間于宋宋危等語
朱子毎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
絶正以其傾危變幻捨蘇張之緒餘酢佛老之糟
粕
茶陽謂人心無愧怍則無入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
往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
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
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
衽席之安況于一陟黜一予奪曾足以動乎其念

謝上蔡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
足道祗是能言之鸚鵡
考亭言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
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
太宗力擠秦王於死地是以兄而殺弟仁宗追冊張
美人為后是以妾而為妻家法亦張若是而乃以
為遠過漢唐殊非確論
呂夷簡自執政以來無一可觀但能力主廢后排斥
忠良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姦而可使者保為羽
翼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比之蔡襄復言其貪尚權
勢病不知止
仁宗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
嘆其驅翕浮薄重虧雅俗歐陽修抑其所尚新體
黜時推譽
孫沔上言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
艶冶之色宸禁嚴乗輿天遠未見欵召名臣清
問外事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
哲遂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于民能公卿
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于朝間掖庭之幽曠以
求錫羨之慶抑宦官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

英宗時士人以登臺閣陞侍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
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
不為監
唐坰初附安石言青苗法不行宜斬韓琦等數人安
石喜而薦用後疑其輕脫背己立名不除美官極
詆之坰日書貶而削其官惡其私也
鄧綰阿附安石而韓絳不希舊旨曾布論附章惇而
曾布審于進退兄弟賢不肖迥然判霄壤
英宗讓位于受命之初是未知魚與熊掌之為美也

乃傳位于子而有難色者是不忍舍魚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堯舜者是不有魚與熊掌者也故至人無欲

安石始學孟欲凌跨揚韓掩跡顏孟初豈遽有邪心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于聖人之門也呂公著毅然禁止邪說若棄髦轉而得穩合

行新法則困民以歸于水火事征伐則驅民以陥于鋒鏑開直河則率民以入于塗炭自古迷而不悟

者未有甚于神宗昏庸闇弱當與漢獻桓靈類

劉摯性所直有氣節不以利誘威惕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持心少恕勇于去惡竟為朋邪竒中

韓世忠受朝廷分屯之命藉制置珍虜之勢全兵艦至退守江陰任虜縱横不行邀擊遂使兩浙殘於東與播遷設微江中之勝以蓋前愆祗恐誤國之誅在所不赦

[illegible]行辨騁詞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見敬服有如此

[illegible]大綱第言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率皆姦富務本之農多為僕妾於姦富之家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著為高

人能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可以養壽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可以養神一從儉約則于人無求于已無愧可以養氣故老氏以為一寶

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盗賊成之者不肖官吏方其始也不務銷弭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盗賊以邀脅其君侵轢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遂隨之

今世儒生竭半生精力以應舉覔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于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絶交昌黎所謂墻角短檠棄後山所謂筆硯隨掃除者甚夥

内結已性當如紀渻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
養虎。

太史公言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來

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嚅然而終日不言是
子夏氏之賤儒

裕岸之民采于輸珠潤山之客烈于貢玉

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于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
助于文字

一心具一太極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
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鵰鵠不鳴未為瑞鳥豺狼雖伏不曰仁獸

名勝于利則偷競日銷利勝于名則貪暴滋熾

福莫大于無禍利莫美于不喪故常無禍不常有福
常無罪不常有功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

五經為道義之淵海百子書為增深之川流

今之士非堯舜文武周孔不談非論孟中庸大學不
觀考其實凡士風日陋于一日人才歲凋于一歲學
校所講縫掖所談幾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

人好言而不要諸仲尼是為書肆好說而不見諸仲
尼是為說鈴

愚者不謀群聚若在智者決策朝不得食

人命當溺死故相聚于歷陽之都命當壓死故相積
于長平之坑群然同命未足為怪

神仙潛山澤間垢衣癯形飲水食草捐棄父母割絕
子孫寂寞枯槁以延年求世

桓子言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
屠門而大嚼

羅吉網同梁成大之語乃謂犬之信信不過吠非其
主而于主有功不肯嘗諫究權貴之指納富豪之
賄內蔑天子之羽翼外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
上也而犬亦羞伍之已

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長歌之哀過于慟哭

寶鋏出匣睹者動容鈍兒滿地過之弗顧輕重之情
異也

師涓即奇聽然晏竽並奏不辨其指虞忌即善捷然
在徑多岐不審其適

古鏡不磨誰睹其光洪鍾必叩乃知其音

富厚豪華灾眚之藪勢驅威喝殃咎之門
情尚者必不露于人前凶頑者率偏遊於世上
譽共讙者必非信朋跼蹐者必非燕入許使者必非
正啓表劉者必非忠
無形之殺其可畏甚于有形之殺游宴之中有陷阱
談笑之中有戈矛堂奧之中有虎豹鄉儺之中有

戎狄

一念之毒流金礫石一念之駛奔電走雷
見辱于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于君子萬世而不泯
君子所以筆誅口伐于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姦巨
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
夲之時以天下為大場七雄為鬬鷄利嘴長距如秦
政終得擅場
典謨之書無豐年而麟經有豐年以豐年稱豐年之
衰也鄒魯之區無文士而錦城多文士以文士稱
文士之衰也夫子宰中都無治聲而卓魯有治聲
以治聲顯治道之衰也椒漿桂酒之味一出大羹
之風絕錦帆鳳棹之舟一起刻木之制亡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
各有所短

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一念之善和風甘雨
蒲柳之姿未霜而先零姜桂之性至老而愈辣
蘇長公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慄仔
細檢點不爲利鈍
[illegible]誅學仙臺云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使無不
足道倡有亦可惜誦之足以破愚惑俗
東坡言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
獨韋應物柳子厚發濃纖于簡古寄至味於淡泊
非餘子之所能及
趙孟頫咏武穆墓詩悽惋痛憤爲古今絕倡其後又
有作曰興亡君莫問將忠亦報皇元之句
宋前助金滅遼釀因執之禍後助元滅金階播越之
殃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陽貨
者仲尼之駑駘也五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周漢宗室分土宇内非獨資之如磐石以固其存不
幸而亡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
衍猶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于
京師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
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于龍興寺女直取

宋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與宗
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盡無以保其
姓矣
趙方嘗言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
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賈似道買公田徐經孫諫而陳者亦諫救世之忠兩
相許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經孫去而
陳茂濂亦去知己之義兩相結也詩曰惠而好我
携手同行者也人稱三烈足為忠臣義友之一勸
湯思退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葉衡發謀割地
畀敵敵得地而勢彌張宜死不足以償責史浩葉
衡鷄肋嚙很心殊為非計然于人無德然貸其君行
忠厚之政則盛德事也若趙雄排張栻王淮傾朱
熹浩豈肯為。
賈賊之害宋猶螟蝨螣賊之害稼也食稼之心者曰
螟似道之買公田則食衆之心矣食稼之技葉者
曰螣賊似道之竊藩鎮則食宋之技葉矣食苗之
根者曰蝨似道于正人端士凝斥殆盡則食宋之
根亦被其食矣
李庭芝姜才固守淮東民皆奮戰食盡無叛心被執

不死。與唐之張許異代齊名。
吳潛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心尚有不慊
然者。許衡求朝卿貢進士。平生所志者何道仕之
所得幾何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丘瓊山所以深
惜其出之不正。
金主納叔母阿懶為昭妃復召烏林荅氏于葛王。荅
言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行至良
鄉毅然自殺潔身之義固蹈然未易舉而全夫之
智又卓乎未易及
吳淵卒稱學士識其仕吳潛卒稱處士褒其隱。
[illegible]循仁守[illegible]五年大小數十百戰志不挫余
閫守安慶逾六年大小二百餘戰戰必勝二人皆
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創業之君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
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
者甚相遠
楚雖有南土帶甲百萬僻國不以為難惟子玉為將
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
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疎亞
父

□毀銷金。積譭磨骨。近則直生取毀于盜金遠則伯
魚被名于不義
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明者起禍于無形消患于未然巨厦之崩一木不能
支洪河已决匊壤不能救。
呂武王賓梁闓之屬以外戚侯趙高孫程單超之屬
以中官侯董賢鄧修之屬以嬖幸侯皆能干戮典
章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勳臣解體而不可收
志節之士輕視貂兒而不樂于用胥由此恩澤之
濫

琰王輝春蠙珠浴月溫潤清逸似節應物勝軍百萬。
鼓行沙漠風酸霜苦鐵騎驚秋雄渾悲壯類岑嘉
州英英乎芙蓉濯太液之波楚楚乎蘭芷沐湘沅
之雨氣韻秀雅近謝康樂高敦周彝朱漆翠鐲龍
章烏蹟欵識獨存典刑古雅其駿駿乎漢魏之風
務星孕精滢注降靈骨鳳翼矯矯皆虎文英英駕鼓
車康衢蕭浮雲上征遡天風萬里期振翮長鳴
渾淪高廣若元氣之運行皎繁磊落若星河之顯著。
巉巖峭拔騰褱廻伏若山嶽之盤礴浩瀚澎湃騰
踔無垠一瀉千里若江河之奔放龍驤虎躍烏逝

蛇蟠。呼吸風雲出沒變化不測若孫吳之用兵渾
渾秩秩參差翬翼若天都帝闕之宮室渾涵質朴
若三代之彝鼎欵識有如野鶴孤雲幽花細草千
變萬化而不可以一律裁者詩也。
昔時天隕肉元時天雨血夫肉者人之肧也血者人
之汁也血肉能頃刻化而成則人亦能頃刻化而
成矣故天能隕肉安知其不能隕人能雨血安知
其不能雨人此北斗化為僧。太白化為人。元時兒
童三歲暴長為壯夫。皆有此理也星隕地化為石
雷入地化為鐵木石玉之類也鐵金之類也天能

頃刻化鐵石安知其不能頃刻化金玉哉此孔子
孝經成而天雨玉。秦祀帝於櫟陽而天雨金。虹蜺
飲酒而吐黃金于缸。皆有此理也此所以謂之天。
無所不能而不可測也
呂岩客以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而得乎羽仙陳圖
南以天福中兩舉進士不第而得乎搏仙可謂英
雄收斂即成佛。豪傑無處而不為天下王。
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
英
漢伏後朝表丰在牧忠賢放棄甚鴻消野。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知聲不知音者，禽獸；知音不知樂者，衆庶。
東海比目之魚名鰈，又呼王餘；西海比翼之鳥名鶼，
又稱鶼鶼。
人無難于懸斷，難于嘗試；事無難于隨順，難于矜秉。
故應猝者貴豫，明試者以功。
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
高人哲士，擇地而蹈，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衆足崇山
之巔，窮跡滄海之濱。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
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
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于其親而
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
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
糟糠。
士君子際千載一遇之世，即當行千載一陸之道

慈母有敗子，嚴君無格虜。
蒲根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秦中稱陸海，蜀川名西海，珎藏衆生，贍需不竭。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人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
狼。
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非切不勁，求力適衰
戶樞不朽，以其常運；流水不腐，以其常行。文伯母戒
子勤勞，以命厥子，此其令德，母儀獨冠千古。
世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百祥，仁除百禍。
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天 與法也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
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諺曰：美
女入室，惡女之仇。
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
多異，曲學多辯。
萬人之賊也，不指叢而王見，發之衰也，不勿禮而滅

反古者未可非循禮者未足多
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
吳越無秀士也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云
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貞臣也雖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
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
人極刑而民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
君好德則臣盛義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不能欺
君任刑則臣畏罪不敢欺
騏驥不與罷驢同駟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賢者不與
不肖者同列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夫貧賈三之廉賈五之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百則畏憚千則役萬
則僕為推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
鄉里
究精不化則井涸下降人有抑情即天有蠶氣
斥鷃凡鵠也鷦鵬程搏扶九萬驫駒常品也騕褭足
騠驟三千
土地生人各以氣類山氣多男澤氣多瘖風氣多聾
林氣多癃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壽谷氣
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足
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重中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也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
赴蹈湯水雖飾以金鑣纓以嘉殽逾思長林而志
在豐草
愛惡其醜與爽其真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武取止戈
征取正罪
大讓如慢小讓如偽道全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
陰陽之和
天子有天下得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士庶人有
善本諸祖父
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
察
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故曰相馬失
之瘦相士失之貧
為文之士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快其意抽其華置
之齒牙間
頭耳長久者耳苦而目樂定心智物者神勞而形安
凡人神虛滲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

人將蔣、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

商王以穀桑昌。太宗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雲物之告符何益、坤珍之降祉奚裨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飛鳥之孳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

秦楚燕趙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

執轡非人。則馬奔、執軸非人、則船覆、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

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扶

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者。非孝子、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者非忠臣。

惰慢則不能精研。險躁則不能理性。

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則樂寡而毀衆

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

受人恩不報者、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

嗜酒者。窮餓之始也。嗜欲者潰腹之患也。

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于家、細民謗讟于道

豺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於貪狼之與封豕、鱗甲雖無知、必名我於長鯨之與巨虺

作一善念、百祥駢臻。興一惡想、衆殃畢集、故福從善生、禍由惡成、天示顯報、神彰明罰。其來無根、其見無形、作之于此、應之于彼、有不期然而然者。懔乎其可畏也。

人之為善、如夜就旦、漸際明爽、忽覩天日、光景畢照無所蔽礙、人之為惡如明就晦、漸入昏闇、或[illegible]冥行顛倒迷謬、摘埴索塗

積善如成山。久則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則必陷。

孝弟之子、可以為家常、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盡忠去孝、濟國治家、開生天淨路、成第一福田。

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弟可用榮親、

始未能孝。改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

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身也、如是

則身安如泰山壽永如箕翼
為善者未嘗無報不以其實則以其名不在其身則
在其子孫
造善于陰報德于陽德立于闇昧之中慶彰于萬物
之上
仁義潤身牙籖潤屋無事却可當貴有書未是全貧
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
張機者困于機設陷者困于陷
人之苛政虐民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泄強不可久
任性恣情肆行酷虐則天誅人捷百罹偷嬰
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
天人所共怒招禍之符檄也
大辨若訥大巧若拙澄心清淨可以安神談口多言
自亡其身
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義不為謂之自賊
為惡于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于幽暗者鬼得而
誅之
鴻雀戢亂汚池狎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也及其
抑勁翮陵厲清浮烏當借翰于晨風騄驥垂耳坰
牧蓑之者固以為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頓

轡千里曾何假足于六騶
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
進退古今者身在堂上也出入造化者法天生意也
若彼支誕失體狹淺失新是買櫝而還珠也
周自東遷以後迄于嬴秦大夫行人不采風教人持
斤丸之辯家挾飛箝之術劇談騁論皿適不經雖
渾稚簡易文有可觀而經術之教亦寖以微
天之生材實者不華淵者不陸優文章者吟味或劣
工吟味者文章或拙因自不能兼全
逐巢者必覆其巢去爪者必塞其穴
人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座不相往來
貶酒闕色所以無汚殫惡斥諂所以止亂
人于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正謂所
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蘭芷芳蕤棄于廣野蓬蒿蕭艾鬱然成林
嵩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躍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
君子在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不失
人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惡初有惡天禍其前卒

有善神裕其後

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

誠者萬善之本偽者百禍之基一行有失百行俱傾

為善福隨為惡禍追大善積而災消衆惡盈而福滅

禍莫大于從己之欲惡莫甚于言人之非

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

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如虎狼

積愛成福積怨成禍問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祇避之若探湯

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

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

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經業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珠玉在前覺我形穢明珠在側朗然照人

桀許薄帝堯舜不以其故損聖夷齊醜周文武不以其故貶王

羽畎之翟九江之龜楊琨梁磬豫纖徐蠙若此之類地實宜之

燕越之道勁者氣習多慷慨吸鄒魯之沖粹者華采多儒雅生賢必于嵩岳出相必于山東

川岳降神哲人是有既典其靈必貽其福

爽氣控雅正之韻威稜寒豪右之膽

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在熊繹則為原在西蜀則為馬在洛陽則為賈在淄青則為董在昌黎則為韓在河東則為柳在耒陽常曲則為李杜

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

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貞良而亡先人遺殃猖獗而活先人遺烈

善惡施也禍福報也人報其陽天報其陰
修一念善遠階覺道起一念惡長淪苦海
善惡之感萌于心災祥之應見于事
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善惡之情發故禍福之
應至情之有淺深故報之有輕重
心起于善善雖未為吉神已隨之心起于惡惡雖未
為凶神已隨之
禍福之階非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恭卑退者德之餘
強忍姦詐者禍之始

善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
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
天者懷其凶
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慝而生禍不妄至福不徒來
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利出者福反怨往者
禍來
祥者福之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
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積惡在身猶火銷

膏而人不見
當隆赫柄用則蜂附螘合一旦失勢則電滅飆逝
任非其人則官邪而政廢才稱所職則事舉而績成
無長才於短用猶貓捕螘而斧剪毛任小能於大事
猶狸搏虎而刀伐木
見得思義者君子之心見利忘義者市井之行
功名之際得難失易保固名位人心同然求其輕富
貴如浮雲視功名如敝屣急流勇退者盤山澗求
谷口之清風釣溪邊之明月而飄然于物外曾幾
何人

其矣淫祠之害人也昏愚者托以免禍求福不惜貲
財遊惰者藉以避役養身不顧廉恥奸頑者倚以
惑衆騙財不守名節是以農力耗散商旅不興甚
至致賊竊發姦宄叢生窺伺國家衰弱而起覬覦
之心者率多假此故毀淫祠者實為治之先務
馭下之道三臨事貴守當幾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
奸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
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
當者處之
大臣一身百責攸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非辛爍湛

欲其調劑盤結難欲其解紓黷闇汚濁欲其茹納
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
國子監官可以考校去取人此三等皆謂之繫措
聖賢
言之善澤如膏沐言之惡痛如矛戟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
以保國
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片言之誤旋起萬口之譏
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
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

人于含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
兒孫
毒害雖甚惡推能殺一身妄語惡業者百千身彼壞
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含血噴人先汚其口
修善立名者猶築室種樹生則資其利死則遺其澤
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於懈怠孝衰於妻子
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靜而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而能敬則無舉措
煩擾之患
不以事物撓耳目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生福祿

月昌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
是者博聞
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
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是酒之流生禍
也
鑑明者塵埃不能汚神清者嗜慾豈能膠
戒眼莫看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嗔戒身
莫隨惡伴
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

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信為珍寶著文章
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保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
帷帳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古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飲不充腹
有道之君以義刑人刑罰不濫則人壽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
則求罪于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故曰輕爵褻刑

衰亂之漸

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
刑

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

繁其刑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卑其
墻垣欲人之不踰也故曰煩與省皆不足道

輦轂之下先殫歷郡邑之治本惠養

丈夫志功名當以生得其時死得其所為幸豈在功
之成廢志之屈伸年之長短若岳侯誠所謂生遇
其時死得其所者也諸葛武侯冠絶古今尚有街

亭之敗貴恨而死岳侯當此否運能保其始終全
勝乎榆之役飛似是飛又何怨

世之人務分寸之禄走絲毫之利如群蟻之附腥羶
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

火之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
則多死故寬難

用人者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
哉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于椽桷龍
吟虎嘯希聲也尚煩舌之感必下於蛙蠅誠能先
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鴈鴻深

穴之士亦可窺其門閾

人雖負仕之性彰則應璨之風薄府命雖高異叔度
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季嘉耿耿之辭

使士樂死由仁不及任安使百姓無怨任安不及田
仁

發本常之弟者未必盡能文章為矛門之將者未必
盡能成敵

京師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何能發聲
先于爲陽雖不欲雖黄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
者之所斤銖

詆以逢時不聞刈楚退而窮處空果伐檀

一發之初雖失正鵠百鍊之後方辨精鋼

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勞如縣視胥吏胥吏沸如糜
召詰其官皆䏣然而配發進其民皆藹然而疲

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愛人利人者天必福
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

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鴉鵲以嘴交鷺目成而受胎鶴
影接而懷卵孔雀因雷聲而應孕鴛鴦交頸野鵲
繞枝

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陰責宜誅列於刀鋸依過定罪

毫髮不恕。

君子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

操修于明。行悖于幽。人雖不知。鬼神知之

天地之德。莫大于好生。萬物之情。莫甚于愛生

制生殺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伐。非逆人者勿殺

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

事君親而失節。雖殺身而不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一脰而非義

妄與仁之賊也。妄戮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之或典則下有怨

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所責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于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溺死

劫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殺人同。是為財。罪皆一也

刻剝為務。而求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蓄財巨億。一朝禍盈罪積。則便覆巢破卵

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一適足自殺

天下之禍。莫甚于殺人。為陰德。亦莫大于活人

竊富貴以巧者。甚于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

鍛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氷。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

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

財色之于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

取非其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隨之

以氣豪者。亦以氣阻。以力勝者。亦以力屈。恃以勢辱亦以之。雄以財。傲亦以之

縱放肆則日就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好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惟樂戲談莫思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
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
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
自滿者敗自矜者危自賊者忍
鏡明則塵垢不污神清則嗜慾不誤
凡人之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天有六氣淫則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
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然諾則黃金不易失意則白刃相讎
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
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
悔也

烏鵲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
言進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
六經之治貴于未然兵家之勝貴于未戰
人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
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為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

之溜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
鋸漸靡使之然也
以一縷之任係千金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
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
[illegible]聞石子之行其上隱于簾肆之間卧于岩石之下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談雲臺之上退則房南越
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
寸之末競刀錐之利
驚飈之來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嘻不奮六翮之用
樗櫟之材不荷梁棟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

重
人君令出如汗反汗用貿則如轉不去佞則如拔山
如此望陰陽之調也難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
剛強者戒于太甚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
舒者戒于後時廣于浩大者戒于遺忘
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根茂條落者本孤
欽黃祇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

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
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無
咋朋
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
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
人之爭死而祈生也甚難捐生而促死也甚易嘗觀
負沉痾者思濟永年罹重辟者思苟歲時閱千百
曾不一見若或傚懐沙齒劍之故智死即在須搓
效仰藥投繯之遺軌死即不旋踵一如衽衣狼絕
欲啄之自裁不諭詰朝信宿必為麾下人其趣死
也何易易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紀載典述文獻則不可廢野
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削忌諱則不可廢家
史人䛕而善溢真其讃宗䣊長宦績則不可廢
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㹠嚾鶴青腰食虎此以小而
制大羅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
以賤而制貴
止沸以泉不若去薪止病以藥不若去慾薪不去則
沸益至慾不去則病益甚
埕以醉而執猶羡夫醢鶏貉以寐而獲尚嗤夫戢翼

故舉世鮮聞乎獨醒大夢每嗟乎未覺
務輕鮮者則常視為不足念懸結者則常視為有餘
與人之取則天下無棄人取人之舍則天下無棄物
故智者用是以為術賢者達是以為理
引水以溉者不如雨露之滋舉火以炙者不如陽春
之布
覩蘧香而致噬龜閼靈而被刳故自見者不盡其術
庸人者不竭其智智竭則敵至術盡則怠成
寸錦之華不如匹練之素一貂之貴不如百狐之溫
故學恥一善之襲君子貴全體之用

鳥以翼而不墜獸以蹄而不躓猿以臂而不顛魚以
鱗而不沉象以鼻而能飲蟹以螯而能食人全五
性具百體而弗靈于物何哉
人雖巧於旋為天更巧於報應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淵獺不汚夫淵珠瑞流不梁夫塗豕
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制外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

也外不可欺者人也

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

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至人無夢緣無想念列子論夢謂之神遇李泰伯論夢謂之心溺

陶淵明常言癡人前不宜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

人身安然後國家可保身苟未安則己身已不能保矣而欲保國家得乎身未安而欲保國家是宰我所謂入井以拯人之溺也龍逢入桀井以拯夏民之溺比干入紂井以拯商民之溺忠則忠矣而無益也

草有屈軼能指佞真主之聖神萬倍于屈軼自然知佞而佞人無所售其奸獸有獬豸能觸邪真主之聖神萬倍于獬豸自然觸邪而邪人無所匿其慝

金未出鑛則融既出鑛而后堅石未出土則柔既出土而后剛小兒骨未出胎則軟既出胎而后硬其理一也

漢以孝廉取士而衰末初曹孟德嘗舉孝廉唐重進士科而黃巢舉進士科目之不據也如此

避暑九成忘其親生涼殿閣忘其民心移于物賢者當戒

錢穀國家之命脉其盈縮係安危輸辦小民之膏血其緩急係休戚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讓則尊卑和睦謙則衆惡無喧忍則百惡消滅謹則萬禍不侵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

水性極冷溫谷有陽泉火體宜熾蕭立有寒燄石入水則沉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南海有沉水之木

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也道貧者之教子須先守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風也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詞語

師道閉門處老聯獨賺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机

為能做好人、他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師保得其人、則君德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
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
私氣、故逆天悖理。
每事能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
悖仁慈、斷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
漢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無一人坐行衰絕運之列、
趙括四十萬衆、悉皆坑死、無一卒在生旺日時之
鄉。又如宋時半杖、與趙韓王生同年月日時、韓有

一大遷除、杖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陞轉、杖則微
有譴病。不知于命、以何而取。
靖節之言、樸淡而超詣、惠連之言、豪逸而自喜、少陵
之言、宏奇而饒境、左師之言、出中而偏造、香山之
言、淺率而上達。
君子處世、能為旦奭、不能必人之不飛蘆、能為隨夷、
不能必人之不盜蹠。
國朝
宋孝隱衷、本不欲兄返國、故其書內、未申迎復之詞、
曾知無意於迎。正所以致其迎、不欲其歸、乃所以
速其歸、此宋高遲請勤懶、適堅虜挾、而二帝之還
南無日、漢高分羹漫語、凡以謬敵、而太公之夜沛
有期。
周是脩嘗言、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
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
英皇困陷北庭、倏忽歸于悔過之虜、也先強悍慓賊
倉卒死于降虜之手、庚午之駕還也、先之被刺、莫
非天意、而非人力之所能為。
李君赤幟于關西、徐子白眉于東海、李資弘亮、徐學
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

徐、自不能以一律齊。
劉忠宣言、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
蔡虛齋謂、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
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
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
莊定山論詩文、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
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
其為至。
國朝開科、福建固多高第、實少顯貴、惟己未及第林

士章位宗伯始為破天荒
晉昌侯孫繼宗主兵符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呂圖公
張鶴齡能易人主之喜怒不能與外庭之進止
英皇陷虜庭復脫虜庭失天位復正天位　憲廟降
王封復失王封失儲位復居儲位一則不為靖康
窮塵之羈一則不終東海備濤之繫皆古今之所
未有誠千載之一曠見
高皇慎舉勤惜頻賞自即位後以天下大計嘗一幸
汴梁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宮無復都外之蹕
文皇定鼎幽燕北巡者三　世宗相定顯陵南巡者
一不過傍覽形勢行遊校獵猶　武廟輕離六師
馳騁八駿漫為無度之遊頻致祈招之嘆
懷恩覃呂雲奇何文鼎雖灼然稍賢百不能一而振
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
成化羅狀元倫以言事外謫復官官止修撰贈諭德
謚文毅嘉靖羅狀元洪先以言事為民復官官止
贊善贈少卿謚文恭相去一甲子地同魁同言事
同講學同以從六品得謚同以從五品加贈右
先一執尤為奇絕
王襄敏越以二十六舉進士積官至兵書坐奸黨流
徙安陸自列還鄉復起總陝三邊加宮保卒于位
年七十三王恭襄瓊亦以二十六舉進士累官兵
書亦坐奸黨謫戍綏德自列還鄉復起總陝三邊
加宮保卒于位年七十四二人仕同入仕之歲同
才畧功名卒位寵復大約俱同
徐梳由倉部主事歷官至尚書徐晞自兵部主事積
官至尚書皆不歷涉他曹皆起本部中二人皆徐
姓又皆常郡之人奇而又奇者也
錦衣緹帥鮮至公孤者獨陸炳保傅伯爵殁贈忠誠
伯而得武惠之謚方外雜流鮮至公孤封伯者獨
陶仲文師傅保相兼生封恭誠伯而得榮康惠肅
之謚二人生時恩禮隆重權勢薰灼無乎不同歿
後追削官謚罷蔭籍貲亦未嘗異
宸濠之反胡端敏發其謀孫忠烈殉其節王文成成
其功三人皆浙同舉于鄉在場有三人做好事之
大筆與時俱能符做好事之奇應
嚴養齋李石麓俱直隸產同日應制入直同日轉官
進閣同乞歸休侍親同從甲申揃館自始至末無
一不同
太保王文端直壽八十四太保王忠肅翱壽八十四

太師王端毅恕壽九十三三公年壽名德卿與皆彷彿同而又皆王姓

正德丁丑狀元舒芬授修撰未幾以諫南遊幸謫外召復官卒萬曆丁丑狀元沈懋學授修撰未幾以諷權相引退道將疾卒二人名行之樹崇卒之値時雖間一甲子究則相類不殊

諸狀元大綬陶榜眼大臨同居比里戚聯姻婭嘗位贈諡無一不同至于卒年亦僅隔歲

道士邵元節位八座蟒衣玉帶諡文康榮靖道士陶仲文封伯爵進兼三孤諡榮康惠肅二人壽皆八十二而俱得四字諡實千古所無

天順間馬良貌溫麗少侍青宮有龍陽之幸緣是漸進都督後恚其恣肆疎之正德間馬昂女弟麗甚善騎射蒙變幸昂緣是遂進都督後怒其方命疎之二人姓氏官爵恩幸見疎俱絕相類

王驥以進士累官左都掛平蠻將軍印王越以進士累官左都掛平胡將軍印李文忠以左都督兼掌國子監王守仁以戰功膺封爵從祀孔子廟

世之交者其初情逾兄弟盟堅金石若將始終同一致生死無二心也及一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雷則易炎勢位判則相忌對面而如九嶷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遐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酲未醒踰其閫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戈之衆落穽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

建文御曆諸王皆尊屬以意行國中政幾不上出栽之傷恩任之傷法察黃謬以晁錯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僇辱繼之諸父惴惴人不自保遂爾激成靖難之變

北平困於侵削之辱猶成賁育戈南嚮僅三載握重器雖其神武逈倫要亦大賞天助高煦狃前勝宸濠中因取遂張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貿貿車轍曾不旋踵倚有糜碎雖云順逆之理殊亦由強弱之勢異

王長公謂閣臣于禮至貴倨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偏威福間己意故下皆屏息刻白由六曹故有難不與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貴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肯者當之不及敗而亂

國初以專擅誅惟庸因罷中書省散其柄於六曹係之甲令不許復立然天子不能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內閣詎知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

其上萬曆初遂亞人主之尊而兼其謀是其名雖
不丞相而權則實在於丞相之右
張江陵託孤寄命之猷昭揭世宙偉然伊周之烈也
使其蚤死五六年或不隳壞一生名節沈君典懷
慨正大之氣彌蓋寰宇隱然公輔之望也使其遲
死十餘年或可刱樹一代事功予于君典深惜其
死之遽于江陵深惜其死之徐

匡翊門

虞舜曆期有皐陶之賡載周宣繼業閒吉甫之頌章
伯禹作司空總征蠻大柄周公位冢宰攬討逆大權
九德訓元明章內治六轡整旅解紓外憂
克舜雖僾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一刑
不用
阿衡颺烈祖之訓商道乃復興冢宰陳無逸之篇周
王始克辟
禹貲呂言皐明惠論伊陳一德時乃日新旦勅萬機
所其無逸
人康畋洛十旬弗返后羿立仲康以拒其荒穆王周
遊轍跡交路謀父作祈招以慨其肆曾閔觀魚托
名家地僖伯稱疾而不詣楚靈出遊狩于州來子

革摟古以致規
夏忠商質之尚不同而同于致治夷清惠和之趨不
同而同于勵俗
堯舜傳賢欲天下之得所其利民也大夏禹傳子憂
後世之爭亂其慮民也深
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湯平治
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
尹一相太甲之天披雲霧旦一相成王之天謗騷障
商周有令主由商周有賢相
毛畢元臣正康周誦綺園高踊解繳漢盈
姬旦納忠孜孜進戒成王撫運勉勉持盈
夷齊非武王伐紂憂萬世之無君孟子勸齊梁以王
憂當世之無君
閎散同功歸馬隆於周道蕭張叶律斷蛇肇于漢基
蒼佐命之良臣輔興王之鴻業
補袞若仲山克堪喉舌之寄納誨若陸贄不辜內相
之榮
孔子無煖席墨子無黔突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
害而非希心于祿位之榮
齊桓有鮑管隰甯糾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

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下秦穆有王由五羖撫却
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蕭定江淮威震
諸夏勾踐有種蠡洩庸。赴滅疆吳。滌恥報文
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
毅夷破強齊困閔於莒
仲尼善齊桓首止之盟明萬世之常經嘉泰伯讓德
之美示萬世之通誼
鈍離子衣食國人助王養其民葉陽子矜惠國人助
王息其民
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釋海棗之疑
仲尼于魯隱去攝稱公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
桓之不當立蓋兩罪之
趙衰以尊周求霸先軫以報施定霸文公稱霸匹桓
其機實繫于此
顏淵木之幹而驕孔子示之以克己欲其修驕而使
幹者暢仲弓木之條而萌孔子示之以敬恕欲其
培萌而使條者長
晏子不諫遊觀因誘之賑民乏孟子不諫好貨因誘
之足民食叔孫通不諫離宮之遊因使之献宗廟
魏徵不諫層觀之登因使之念獻陵

周訢文則止魏王朝秦訢以理諭則以事示魏經領
二臣遂免楚懐之辱
楊倩設近鼈猛狗之喻以悟范武陽盡設近餌揚觸
之喻以感于賤
蘇秦說六國。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六國不能逃
其揣摩其計盡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
用是聳動諸侯驩不奮然舉國從親以擯秦
茅焦諫遷太后解衣就烹不以二十七人之死為懼
而卒叩始皇竟頑難悟之天
顏斶見齊宣王令斶前斶亦令王前因言斶前為慕
勢不若王前為趨士
優旃諫漆城郎倍冗衣令曰諷諫古云滑稽
于忠守諫苑二十卷存托諷之規孔穎達義疏十萬
言實横經之志
漢祖始事。將相蕭得何也開國為漢宗功參也承家
世延奕祚
漢高殲項兵餉藉蕭何之供充國圖為軍興資魏相
之給
陳平交懽于周勃漢爲始安溫嶠自結于王導晉綱
復振

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
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宄翦逆興時
披圖與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
叔如二人子陵陰相之功實多
魏相得四方異聞風俗淆惡逆賊風雨災變輒奏之
而直言不隱
王景畧之治國規條符堅之管仲慕容恪之輔相幼
主慕容暐之霍光劉寄奴之削平禍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
禰威不佐隋帝無以措其言隋帝不得禰威無以行
其道
魏制一人逋亡閤門充役崔挺言善人少惡人多若
一人有罪延及閤門則司馬牛英逃桓魋之罰柳
下惠必嬰盜跖之誅
陸贄才本王佐以道事君君尚苛刻贄諫之以忠厚
君善猜忌贄勸之以推誠君好用兵贄以消兵為
先君好聚財贄以散財為急論切事情言根道德
玄宗之天明于宋張而昏于楊李哲宗之天開于馬
呂而塞于章蔡君德之臧否誠繫于相臣之淑慝
漁陽鼙鼓一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不有巡遠李
郭之衆材當之則唐之亡不在昭宣揖讓之世宋
傾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不有宗岳韓
劉之諸將當之則宋之亡不在海陵舟覆之日
劉幾為文以奇怪相高歐文忠痛黜之以還士子淳
雅之習呂柔悅為文以險誕駭衆丘文莊痛黜之以
培士子渾厚之風
洛之俗倦其民浮其政宜質衛之俗佻其民儇其政
宜忠鄭之俗蕩其民佚邪其政宜約趙之俗厲曼
其民爭末利其政宜業燕與趙俗同其民亦同其
政不宜大振以近京師一夫肆口能姸媸興壞仕
人畏之
士季以碎龍諫靈公觸龍以愛子悟趙后賈誼上數
千言於漢室郇模獻三十字於唐廷張九齡上千
秋金鑑以翊皇圖歐陽脩上十事箴規以裨國祚
趙普補牘復上不以為瀆陳禾碎上御衣不以為
嫌
國朝
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之挺然不撓而能脫達
欲陷李賢以楊瑄之憤然不屈而免
洪文康當保章昇地秦藩之詔命不顯言直諫而托

詞悟主。從容回天過於廷諍。視左右師觸龍之悟
趙太后。張良南宮之悟漢高祖。殆與世同符
張永專征寧夏。善揚文襄。遂建誅瑾之勛。贊征宸濠
善王文成。遂與誅彬之烈。
閣臣楊廷和性雖褊偏。能任大事。康陵革命之日。正
江彬肆志之秋。獨能奮力殫智。縛彬就獄。以死奪
死官百人于豪強烈焰之中。不一顧避。定策之功
照不容泯。顧以議禮不合。被論失意而歸。

一規微門

先以欽明建極。而歌時幾以勅天。舜以溫恭濬極。而
訓咨牧以熙載。禹以祗台建極。而銘簴以勸忠
湯以慄慄建極。而制官刑以防侈
盍不以帝舜之聖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王之賢
廢遊田之規
許世子弑其君。先君子之聽止。辨許悼公。先君子之
赦止。聽止罪其忽。赦止哀其心
成湯觀監夏后之鑒。公旦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
損益有物。不收玩二王之禍。而關大經世之策。
夫吾言堂上遠于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堂下遠
于千里。有事一月而君不聞。門庭遠于萬里。有事
期年而君不聞。
曾子語子夏。人有三費。而飲食不與。少而學。長而忘
之。一費。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久友交而中絕
三費
子思于公子交之顧師。示以當務收英雄。保釐疆土。
不在于明械立規條。以修匹夫之行。
季孫于昭公之喪。使役如闞公氏。將溝榮駕鵝。譏其
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後。必恥之。後欲為昭
公謚。使子孫知之。榮駕鵝斥其生不能事。死又惡
之以自信。將焉用之。
尹鐸聞簡子厥愛我子。醜我之責。對言厥也愛君之
醜。不愛君之過。鐸也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
郭隗語燕昭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
亡者與役處。
叔向善詞不殺搏鷄之豎。晏嬰能諷卒出斬竹之囚。
范宣子作晉鼎。仲尼誚其為亂刑。公孫僑鑄鄭書。叔
向指其為敗鄭。
子產不諾晉人玉杯之請。行父致譏齊侯貨賂之要。
王旦秉政。鄙師德及門。孔詡為令。投私書於水。
諱捨子于勢利之趨。譬之於闌閒林回于小人之交。

喻之於韋體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弦以自急

子夏非曾子不聞喪明之罪曾子非子游不察裘裘之過

管子指五害鞘而酒肉之腐不與晏子列三不祥而虎蛇之見不與

鶡冠子言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管子論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朱浮責彭寵造梟鴟之逆謀招傳葉之褒詐爲請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矜功于朝廷則爲遼東白首之豕結怨于天子則爲捧土塞河之民生爲世笑死爲愚鬼

蔡穎好博奕韋弘嗣言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如此則功名立鄙賤遠

景差乘載任瓚叔向致識仲由簞食壺漿宣尼致責魏相遇丙間必奏警迨之念甚殷韓休遇有過必聞

規誨之忠最切

李勣于沉豫少決者贈之以刀欲其果斷于放誕少檢者贈之以帶俾其約束

杜陵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之語規警將帥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再蒙塵之語規警人主

張師德兩及相門王旦却以素定韓持國一謁大資伊川却以不來

李昉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之語以規其君歐公咏玉華綴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須開之句以諷其主

王梅溪守泉郡會邑宰以詩勉其宜懷惻隱之心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以詩勉其當如漢吏之循

劉卓謂士大夫以嗜慾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崇論論學不必傳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仕而有愧軒虎冠

錢鏐論與其閉門作天子使九族百姓陷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使終身享富貴

枚乘七發太子言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
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
肥濃命曰腐腸之藥
徐仲車語諸生汝等為君子。不勞己力不費己財何
不為君子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
東海王越勅子毗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風味道言不如親承音旨。
羅鄴咏牡丹有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
之句評者謂為詩中尤
鄭樵指封禪為緯書曲說非正經通議管夷吾所云
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先金檢玉結
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人
主好名于上群臣阿旨于下事非出于盛德奚足
法于后世
願法對策言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于上
風體訓速于草偃
魏王戒髙王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
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国朝

髙皇帝嘗移書友諒勸其戢暴修德勿作掛人之寇
又勸其去帝號待真主以免覆家滅生之禍
髙皇言宦官自古以來其善良者百中不一二見若
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
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
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
王叔英移書規孝孺不當變更舊制以滋天下之擾
王紳移書責衆義不當與世浮沉以孤天下之望
貽祚門
禹稷契彌矣興利正德厚生故三代之後無不王者
所謂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孔子見周室衰禮義廢
明三代之道教導于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所謂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神農之後申伯為甫侯相周宣齊許為諸侯霸中國
聖澤廣大故亂祚長昌。
皋陶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積德餘
慶流後深遠。
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歷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
為政故能綿四百年之統。
孫初嗣位號當有危之變伯禽初就封號當除衰之

學之一旦誓師若老于行陣者足知為周家學本末
具舉無所遺
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
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此實周家王業之根本
唐之為言蕩蕩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舜因之而
作號制至禹興湯造立名夏大發中為泰為漢因
初起之地名曰陶曰唐即始封之爵邑
為父推厚揚之績受封于齊周公樹夾輔之勞俾侯
于魯不有非常之賞曷彰不世之奇
周室陳詩觀民風八百其曆泰运佈令榮偶語一二
其世
堯以天下與舜雖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若使
以畏宫之賞輕於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必不能
已南巢牧野之師異時為國咸寧虞賓在位則黎
民子孫蓋兩厚之
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黄耇養老
乞言以成其福祿
收放取隋以猶可欲之憂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
周自后稷以來禮以為本而講之也備仁以為源而
沛之也深民之薰陶漸染淪浹肌髓其民將有凌

侵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
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獨
能擅勝古今
孔氏之先弗父何以讓國稱正考父以共命著孔父
嘉以死難顯其世德亦深且遠是以長發其祥而
篤生仲尼臧武仲所謂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後必
有達人而覘其應在孔子良不誣也
晉之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欒范齊之國高
張氏之七葉貂蟬揚家之四世台衮世祿誕延繩
繩弗絶
曹公顧命毋以燮御人疾莊后毋以燮御士疾莊士
王莽王離之止救王吉王駿之誠咸呂虔歸佩刀于
王祥郭璞晉淮水于王導奕世名德海内冠冕
東方朔戒子以首陽為拙柱史為工飽食安步以仕
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鄒孟韋賢之父以經術教鄭玄房玄齡之父以節儉
教薛璹唐介之父以安分教司馬君實之父以不
欺教
王母伏劍虞母遣戰以忠教務母投綎歐母畫地以
勤教吳母却鮓陶母還魚以廉教楊母紡績鄭母

緜泉以伷敎李毋掩錢田毋邦金以清白敎寇毋
投錘陳毋墜魚以無專玩好敎
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七葉內侍張湯子孫
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
後惟金張二代最盛
宋當織旒衰絕之日德祐遷景炎立於閩景炎祖祥
興立于廣擬彌幼冲崎嶇海濱而不廢絕嘗累葉
仁厚所留
貫文元求于孫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
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宋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
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幼主失國
有太后在上宋亦以幼主失國亦有太后在上
國朝中山之勳塞天地家有兩公廕及百代不為華
致

紹繩門

陶專上崇少碑周武追王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簇
霜露而興思慕
伊陟象貴復祠太戊丁公世美久擅兵權畢公四世
元老保釐成康之治方叔累朝宿望夾輔宣王之
業
宗德敬天太甲悔過祇惧如太戊而恭默思道寅延
于高宗緝熙如成康而側身修行則推夫宣王
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
河周漢據之以一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
世主霸業幽燕
田文生於午節父怒令婢殺之嬰人乃匿之密室而
育以為後胡廣生于午節父惡令人棄之胡公偶
得之甕盛而收以為子
河間學古入對三雍之宮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
商業神明之胄地依日月之華
馬援墓馬援之曲書縄其祖武石建濟石奮之美克
振其家聲
張安世忠行純篤不類張湯之矯僞鉄簿杜延年雅
有忠節大異杜周之深刻荆箭二子克蓋前人之
愆俱流祚後之慶
河中姚氏自稱筠以下同居二十餘世田產僅給衣
食按賦不待催驅未嘗一訟至于官府
流勤憤父死死于逆亂期立功致命以滌舊恥變凶
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孔道輔立朝慷慨扶植綱常文蔚以清潔聞于前子
宗翰以治道著于後趯趯三世交賢足徵聖澤悠
遠

元世祖助紘剏業德厚貽謀後胤紹承光重數葉成
宗晏然無爲樂因循修恬淡而布恭默之德武宗
毅然有爲喜振飭肆史張而修掇拾之才崇儒重
道勸民敬天恭儉如仁宗藹然群黎之岫信賞必
罰正直無私開明如英宗蔚然群翔之夢

○防杜

大禹絕儀狄以謹沉湎齊侯大南威以戒荒淫公儀
休遂織婦以抑專利晏師德乾而唾以平怨隙
明爽利貞其子以亡處已范行言孫仲尼以之誨人
仲奕請繁纓而宣尼惜謂名器不可假子臧服鷸冠
而丘明譏知不衷之致災賈生痛娼優后飾履上
下無章王吉奏土木被綈傷崇華乖度
鄭太子忽辭文姜之婚謂齊大非其偶竊不兢郤罷
女之娶遂逡巡以致仕
軒車之上無仲尼獲車之下無伯夷哲人智士自慎
其身是以無覆轍之危貽來之辱
周制以冢宰統閹寺漢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衛周

漢之道亦以宦官制獨於宰相柄宰故內侍任守
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
利葉僕射顧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三代而下
制置閹宦之法莫良于宋
鄧惲拒關不入帝趙權點閉城不入父
劉向深惡飛文李沆絕通密啓
獨任求託目盲以逃公孫述之僞及述誅深盥引鏡
自照嘆曰時清則明
王丹威子以損楚朱穆曾言而示絕知三業之爲梗
懼五交之速尤
王章倅司馬而逃夜滎仲妻子而隱帝忠不褰裳而
就何曾指諸孫而嘆哲人智士已先觸晉室危亡
之必然
東京以降三方鼎峙司馬代篡奚及六朝皆事由獨
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閹豎北魏稍綏
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惨殺深謀
脅借
文中子指絕說由去佞媚其要在于間謗不怒見惡
不喜
陳瑄勸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謂自古威

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其亡國之本

國朝

高皇神斷自天明亡不毗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

而不兼文武衛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三十

佾載宮府謚如

文皇之季奄監竊權儼係之譖幾行而撫監之傾危

岌岌監軍之勢漸張而馬騏以交阯與敵天子幼

冲母后不中制權歸豎振搆禍遂酒天寨四海之

全盛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于鵲妃烏合之虜恨

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之辟而燓剪及季悉藉

貲産足以紓泄億兆之憤篤開中興見英主

吉祥劉燮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江五啓覺緣縲盈朝

死骨盈塗識者謂媒于丁丑滿洗之恫

孝廟仁聖李廣見屠登幼冲狎游及務八虎横三老

繼瑾獨升才其間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

而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

升表裏作奸非

高廟神靈尚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

放鑒不遠誅斥渠首肅清呈路又采輔臣之啓贊

與言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為之吐

氣逆臆為之四色雖晚節不無所恃不至如累季

之弊迄今雖有隱憂而無顯患毅然莫資後先景

廟

癉逆門

共工為水害顓頊惡其無道而誅之以袪其害炎帝

為火災黃帝惡其無道而禽之以弭其災

堯時窫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

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

風于青丘之野上射十日下殺窫窳斷修蛇于洞

庭禽封豕于桑林

大舜四商之罰孔子兩觀之誅不縱奸不虐恩此誠

二聖寬仁之質

共工比周為黨大舜流之羲和遐棄厥司仲康殛之

華士惡而怙終太公之誅所以加少正卯辨而不

實仲尼之戮所以及

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文王無赦太宗絶赦吳漢願無赦孔明大惜赦均之

杜閉長姦之門昭懸遏惡之典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存帑

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高類遺令以誅覆華范蠡沉舟以溺西子。太宗四矢以射花瓘
子產促公孫黑速死。天不助虎人王道率子弟為殺妖孽佑國不佑族惡
臧文仲聲名籍甚人皆以為非常人孔門以其嫉賢專利鄙之為小人臧武仲短小多智當時號之為聖人孔門以其要君干犯指之為奸人
學子指依憑君寵者為國之社鼠指逆陳言者為國之惡狗
臧辰不進展禽仲尼鄙為竊位公孫子不引董生長孺常為嫉賢。處位不薦叔敖與姬昆為不肖
公孫黑謀亂鄭疾作不果。胡寅傍文致答高罪未發仆徂秦檜謀殺張胡諸人病怨起于四鼓梅州上豪驅車殺劉元城血忽吐于夜半錢炎祖欲害胡參烝未及施行而恭亡
齊文姜謀桓公而齊隱遇弒之冤可伸。泰二世誅李斯而怖非吞藥之恨可洩梁孝王刺袁盎而兆錯枉死之仇可復史彌遠討化胄而汝愚冤殞之憤可解
白起坑降斬虜八百餘萬卒遭譴謫死杜郵李廣誘降八百餘人同日死之卒不得侯且自刎邵弘淵殺宋州三百人一夕揮刀而自刺羅汝楫附秦檜殺岳飛一日入飛廟而旋殞
莊公綠衣黃裳衛人刺其昏嫡子三歸及坫。孔門小其器
秦滅六國虜七王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亡未幾二世殺於望夷子嬰縛于西楚
赧王入秦之後歷七年而東周如綫之緒尚在莊襄取周之餘綫三載而伯翳百年之宗祀遽絕福善禍淫不爽毫髮
漢代光禹之罪浮于王氏唐季六臣之罪浮于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
朱子游借劍到張禹溫太真手板責錢鳳貧若窮象笏撻宇文達段秀實笏擊朱泚顏少連笏擊延齡馬知節欲以笏擊欽若潘良貴廷叱向子諲王鉉廷捽馬願均激于義氣之發。不虞夫禍患之加
尹翁歸披猖取人蓋奐立御紀惡。趙廣漢設鈎摘伏漢爲一移漢節安在唐祚不永李迷亦亡
害顯王莽梁冀之徒以藥物弒其君山人鄭注之徒

以奇藥誤其君此實宜以[illegible]骨之刑猶未足
以贖其危國戕主之罪
王莽竊漢咈人情挽朓劉宗翟義並之義旗指宛實
以快天下之公憤而舂陵之起兵興復此其托始
則天奸天位群情切齒敬業賓王並之傳檄四方
實以洩天下之共怒而五王之舉兵討武此其開
先
張武受賂黜於漢文杖虎恣貪黛於子產
文臣丁胡廣趙戒鄒之為冀土于馬融日之為大冢
孫皓羌酒凶逆謬加人以剝面鑿骨之刑竟致泥頭
面縛以降夫誅殺賢能之辱
劉祥見褚淵入朝以蓊障日斥淵作如此舉止羞面
見人蓊障之何益沈文季與褚淵語相失斥淵自
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主
慕容超大掠淮北卒斬于建康姚泓擒盛于長安竟
戮于東市姬漢舊邦不無異類霜露所均不育異
類
盧昶在齊忍恥食蒸張思寧在齊不屈死節于和
還魏主讓其自同太馬蒞身辱國繼不逮嵇武
獨不近愧思寧

之帝下詔罪鄭譯爵之于世在人為不道之子戮之
于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
與母合葬其君
溫太真偽醉假手板責錢鳳之謫頓少連呼欽提所
籌擊延齡之奸
隋楊廣弑父弑兄之罪浮于胡亥求高宗棄父毋兄
妾之罪甚于平王
滑青李師道荷蔡為亞稱兵不軌劉悟本佩之將宜
當鞠悔而乃倒戈以攻其主太山本土之神宜福
其地而乃以陰兵助予敵將叛其君神叛其主可
以稽天人共憤之至
王義方對仗叱李義府若盖成性佞媚為心前事馬
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劉袖承恩遇會因緣遂階
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敭王休策渠勵翼祇奉皇
眷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
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
之光方斯更易
唐崔以爵濟為秘書郎爵之三司令受賊偽官者列
拜於下以媿其心
守省尹京兆政尚殘忍不踰月殺數十人於府及旼

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以報其怨京在贛密峻其
刑令為炮烙剳斮法以毒人軍中相率逐之以祛
其虐

李方叔斥其端欲除其弊先從其非李泰伯排其教
欲非其非必及其是

劉敞綸論孫逐羅奴當如洗腸滌胃不可借溢大真
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
憂後來之禍

元楷究三代皆以諂闕客告得宅未幾楷與子俱以
謀反誅無少長皆棄市王宗贊賞貸怨恭裴垣
簡也生沉于邈灑垣苑虎左滸頭致贊陰誅之後
垣先僅數日

谷王穗恣驕縱後以謀反為兄蜀王所發逮至京
削爵錮西內宣德初坐嫌弃二子俱寘死漢王高
煦恃功驕恃後以謀反為御史李濬所告駕往擒
削爵錮西內復以詬上厭皆妃弃九子俱從死
齊庶人榑恃武力恭麥綠兵而恣肆不檢逮繫京師
後以謀反錮削宮內西內而國遂除世子諸王俱
為庶人
蠱王坐不軌誅周德與坐亂宮襲江寧洋以異儲謀

以死胡惟庸以謀逆被族磔

王振劉瑾至狼戾公卿臺諫至狐伏億兆生靈至糜爛
不即為漢一唐之季者盡由禍發於上即狼戾好圖一世旋即禽獮芟刈莫岌岌不及覆

湘王柏有武力將兵有功能詩負俠建文時有告其
反者王聞逮遂怒其宮室美人乘馬執弓躍入火
中而死

紀綱橫於永樂而陵遲族沒門達橫于天順而籍家
逯杲朱寧橫于正德而抄產門誅陸炳橫于嘉靖
而家籍子徙

王振搢惡極于丙寅至己巳則骨裂于土木劉瑾橫
惡起于丙寅至庚午則凌遲于燕市二竟覆敗之
由皆先如出一約

武王概有罪流漳州及復國又有異謀遂錮京師一
十八年荊見潚以罪安置武昌復以稔惡不悛遂
召至京勒其自盡

高煦取天下惟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一頻而憂再
頻而危片紙下中夜逮繫即就縛左右群醜無不
獸竄非能為亂不能為變

周潘有朔誣訐父兄謀為不軌思以售己篡國之奸
自效有崇偽為兄書約趙藩舉事思以償己奪嫡之

璵二人殘毒險忮甚于虎狼甦蓟卒之禁錮終身
子孫俱以幽死天道好還報酬不爽
荊王見潚欺害四弟通奸弟婦箠死弟毋潛謀不軌
前后凡經斥勘國法在所不宥竟坐削奪賜死之
塞以償其兇逆滔天之惡
代仕熻犯十惡因死子孫俱廢為庶人逵憲㶲坐罪
謎鋼獄諸嗣皆廢徙于楚
漢陰王徵鈋無嗣疾時妃父周恂謀取他人之子納
入為嗣既長受封後事發恂處極刑家籍沒冒封
男女俱賜自盡追削國除

鄭盟津王見濍被宮婢奏降庶人幽高墻宥回復爵
子佑橏復以罪除徽景寧王戟塗陰變初與鄞御
史党以平爭訟有司奏緝治父子閉門投井死而
國除
楚世子英燿弑父愍王顯榕逮赴京而伏誅晉濟墳
諸兄燒削爵後燒誣白墳坐削而錮死
徐正流禁南城撓徽帝者
景蒯惡其傾險謫外衛慕又復戀妓不諳從戍鐵嶺
太上復辟逮其孥刑由不能忍其一念逢君之奸是
以致粉身碎骨之慘

上聖孔洪緒成化間坐姦淫樂婦四十餘人勅禁無
辜四人法當斬詔以先聖故止削爵為民真人張
元吉成化時坐僭擅強奪先后殺平人四十餘人
至有一家三人者法當凌遲後以賞緣故從杖戍
鐵嶺二氏品秩應朝給賜無不同者至禍譴亦無
不同
王振馬順之糜軀劉學士之幽魂足慰右亨吉祥之
誅汝于少保之竟憤始伸世蕃服上刑堪雪張半
洲諸脩之枉杜恭礫東市可償馬從謙罄杖之誣
江直之斥逐萌于阿丑之詼諧誦諫成于徐鏞輩之

抗章論列遂使燼天之燄熄於一訊而附膻之蠅
掃蕩殆盡
鄧曾謀斥正人尋謫戍後為死家毆辱瞎其雙目劉
吉傾擠端士尋罷歸後遭巨盜甞入鷟㦛而死王
勝恃大寧重科罰後為怨家所殺支分其死
劉瑾狗市凌剮三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臠有得而
生噉之者海內聞其極刑莫不踴躍相賀
仇鸞為大將恃恩驕橫通謀北虜死後人發其奸磔
屍弃于棄市
嚴世蕃趙文華張綵分宜氣燄諸陷忠賢拉摧正直

天道好還報酬靡僣。一則腹裂腸出猴類穿閘戮
漿坊脾刑辱妻子。一則老奪官誥抄沒貲財殃禍
宋姻餓殍剎㒀一則梟首法曹暴屍累日。蠅蚋啜
之塵沙撲之。二十七妾盡屬他人千百萬金。銷爍
如灌

新鐫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六終

新鐫歷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七　都集

番東　芝華　劉　楪　編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參校

孝茂門

傅說釋築而調商鼎管子脫桎而位工卿淮陰投竿
辭孤南面文種爵僑紆青越濱
伊尹負耒莘野。太公屠牛朝歌百里自鬻於養牲甯
戚飯牛於車下及遭逢明聖言聽計行去畢辭輿
而服華籍離號釋蹻而享齊梁剖符錫壤而光祖
考傳子孫

太公屠釣里事也起于周師傅說版築賤役也出為
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輔黃憲家世貧賤名
冠京師
伊尹之才不久滯于窮賤猗頓之術。不長處于饑寒
伊麓勤嗇文傅巖勞夢卜。洛比書鉏吐鋒芒于六國
淮南釣餌達芳氣于三軍
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
公任之以國
荀卿六葉九公梁驥一門三后。金張珥貂七代楊震
朱輪十人

高帝睢水之圍幾入項氏掌握乃以大風脫而卒擒
楚籍于垓下光武滹沱之後幾填虎狼饑喙乃以
氷合濟而卒擒王郎于邯鄲
淮陰起于亡虜尸牖登于適命絳侯呂于織薄武陽
興于屠狗
盧綰與高帝同生舊豐故所寵莫比吳漢與光武同
産南陽故荷眷特隆
彭因以高皆顯世郝許以宦達鳴時揚漢公門戟啓
列貴赫冠族田弘正朱紫滿戶荣弁當特
卜式爲獂相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田千秋爲寢郎
一言寤上心遂佩相綬
公孫弘少牧豕海上武帝拜爲博士平進位丞相卜
式少牧羊山中還武帝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
岑彭歸漢列侯雲臺敬德降唐功居上爵擇君而事
樹立甚隆
長卿解犢鼻而擁朱旄由逆下席拜而享茅土不常
食十萬之邑絳侯拔圍國之囚
丙魏推轂台爲同升金張借與青雲立至厚貨朝天
跛鼈可以遊康莊賓賂通霄冰海可以轉暘谷
漢楊震三代四公唐張嘉貞三代三相明林瀚三代

三尚書
金日磾以番將歸朝廷拜宰相受顧命共允誠以番
將歸朝廷世殉節爵伯侯
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爲平奴僕日磾
出于降虜
車千秋一月九遷爲丞相荀慈明十旬進秩登台司
尚叔以擁篲發第宮桓發以博戲惡業富雍伯以販
脂厚殖富張氏以賣漿卜業富郅氏以洒削薄技
富濁氏以胃脯簡微富張里以馬醫淺方富
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
河南鄭詡此數子或采或點或尚或衍或希言語
或流行多卷或惟達少智或說口如含膠飴或
頭如巾齏杵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紫龍附鳳
登名天府
楊炎以單議悟天子房琯以片言陟相位張氏三窮
功名從盛唐宗九相動業周聞均貽伴食之羞莫
稱救時之用
立和父子同議襄帝笮三世同議真裴武兄弟皆爲
八座四世入南北省群從苦顯列者不可勝指呂
今昔父子爲相俱以三公平章軍國重事

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盭綬寵逾于鈷劍象服魚軒榮
均于泰號此詩人所以有君者女郄為門楣不重
生男重生女之詠
唐若山餌芝朮噏氣填引壽不逾八十郭尚父五勲
業窮奢極侈壽游隮九十
周孟公兄弟退休林泉年皆八十詩酒相娛優游于
桑榆之景趙呂甫兄弟俱隱玉山之下年近九十
蒼顏華髮相從于泉石之間
宋瀛國公尚元公主後走方外易名合尊明宗在沙
漠締交最厚善合尊生子明宗乞為嗣後繼元統
兒孫遂世世王有沙漠
徐中山追王三代費文憲三相兩朝胡忠安十知貢
舉夏忠靖九假八郎商文毅聯元三試宋西寧二
子尚主
楊文貞以布衣右端揆總國史主京會試各再極倫
儒林榮遇
姚廣孝以緇衣位宰相俞綱以習字認內閣
進士右鄉齒登九十七猶能躍馬豪飲孟得文王之
數番將吳良洪武中來降成化時始卒歷年九十
有九孟逾文王之歲

郭武定英子十二孫二十八婿六皆貴盛視唐郭令
公八子七婿之位俱貴盛有光
恭靖王朱希忠累任京營大帥入直禁庭王瓊林安
十餘次代郊天大禮三十餘次古今世臣罕有其
比
都尉趙輝歷事六朝寧陽陳懋歷事五朝瑞安陳鑑
為帥城五十八年之久永寧譚廣八十始解邊將
之任
唐同以承旨兼吏書綰二綬為侍從與六卿之長其
子徵以吏書兼左都亦綰二綬為六卿三法司之
長許進與子誥俱為吏書從與子論俱為兵書皆
盛之極而奇
慶成王百子每會綮王盈坐至不能相識而入皆隆
準中山王後兩公往往對握二都兵政而勳貴罕
儷
廟諸繪攢以輔國將軍襲王超三等亦已稱奇泰藩
悚巷以鎮國中尉襲王超五等尤為奇絕
代樂昌王聰涓壽七十六吉陽王聰沚壽八十渾陽
王聰灝壽七十九三王皆聯枝昆季鵠襄陵王沖
炑壽七十八子范址嗣壽八十二孫徵鈐嗣壽八

原缺第七、八葉

三三王皆一脉紹承

遼長陽王豪壖壽八十一子恩鉚壽八十九襄恒王
仕坯壽九十一子成鏤壽九十二代靈丘王遜烇
壽七十五端懿王聰涓壽八十二懷仁王遜焨壽
七十六慶安化王秩烇壽八十二寧宜春王磐兆
壽七十九岷唐年王膺録壽七十六子彥凋壽七
十八裘憲王瞻墡壽七十三襄康王佑擯壽七十
六韓樂平王沖烋壽八十二孫徵鍾壽八十二魯
孫偕潣壽七十餘瀋陵川王詮鏤壽七十八唐山
王勛潡壽八十三郎城王彌鋱壽八十蕩陰王彌
鍔壽七十四衛輝王彌鎬壽七十五趙汝源王見
淇壽八十四周安僖王同鉷壽八十三恭順王安
淇壽七十七蜀恭僖王賓瀚壽七十七父崇康王
中鉬壽七十五
崇懷安王厚爊八十餘年優游天祿荊當順王厚焜
八十餘年衎享千鍾
泰宣王怍泰自鎮國中尉嗣晉端王知烊自世曾孫
嗣

黃淮胡儼賈詠年俱八十三楊士奇苗衷年俱八十
揚溥蒋琦丘濬王鏊許讚嚴訥李春芳陳以勤年

之藩一門之登科擢第黃盛擬昭代皆未易更僕
數

陳敬以訓導為兵書黃克恭以局大使為工侍宋安
仁以衛知事試戶侍張習以州學正試禮侍楊靖
以庶吉士試刑右王昇以司務署工右鄒俊以縣
丞卿大理胡季安以學正試祭酒徐垕以通判為
右侍康汝揖以知縣為刑侍喬穗以寺理為兵侍
裴璉以州同為工侍何垍以運判為右都吳納以
醫生位副都黃政由邑吏擢僉都鄒安如以楷書
理院事潘長壽由稅戶進都憲湯序以監官為禮
侍韓恕以官舍泰政四川陳貞以軍餘參政廣東
徐晞以邑吏位戶侍崔志端陳道瀛徐可成俱以
樂舞生位宗伯

特守約起于道士許紳起于醫士金忠起于筮卜萬
祺起于星算張度起于吏胥辛安仁起于武弁安
童起于番虜黎澄起于俘夷趙崇周惠疇趙于習
字楊善劉中敷起于諸生嚴震鄭沂湯仲行起于
稅戶鄧元節陶仲文起于方術俱躋八座之尊蒯
義徐杲起于木工陸祥起于石工吳復起于知印
李嘉起于禮生張俊起于書寫丘玄清起于全真

顧狃起于巫師張苗起于承差徐惇起于貢粟徐
興祖井泉起于厨役杜安道洪尚觀起于榔工蔡
春王興宗起于皁隷俱列卿貳之貴
州同桂宗儒以桑𢤱當黜發都院訊刑三載改選翰
林察使陳璉以不諳憲法改通政使李岡子祭酒
以外任左遷之累及象請近非望之典
陳鎮王倫鄉試不第而特賜會試韓克忠諸人會試
不第而特賜廷試不皆淪落推翻之流猶荷天朝
越常之寵
周旋試卷進呈首擬詢其貌同列咨以白面偉髯指
淳安周瑄以為對及臚傳貌甚寢相視之愕然萬
安得曾彥策校鈞閱賞視其貌美而頎長及臚傳
彥老多髭且短萬見之憫然
胡詩馮異張貞陳蠡左傑馬渭蔣贄歐陽相佐俱以
鎮撫為布政于蜀楚閩廣吳權龍德周光周良俱
以百戶為布政于浙福川陝
胡冕以指揮為前將軍在廣以指揮為總兵官衛官
任大將乃後代所無之典
倪謙與岳父子同謚文張王輿輔父子同謚忠仁和
江玭巴邑劉規歷子孫曾玄五世俱登甲科

國朝謚法非大臣不與然鄒顥以縣令謚恭毅蔣用
文以院判謚恭靖上如潘泉郡守郎署得謚者亦
間有之
曾太以秀才積有學行擢戶部尚書馮堅以典史論
事擢右校僉都御史
朱瀧以蔭子位尚書儀銘以蔭子爵太保孫堪楊俊
卿以蔭子位都督黃縮以蔭孫為禮書孫鈺劉守
智以蔭孫為都督余蔭以曾孫蔭至都督同
王敏以郎中為吏書俞溥以經歷為戶書牛諒以主
事為禮書儲不復初以司令為刑書劉仲質以典
籍為禮書溫飛以同知為兵書
朱善以待詔進文淵吳沉以典籍進東閣權謹以署
丞進文華
弋陽汪鳳子偰俊偰佃皆高科有文行蘊鄧皇甫重
慶子沖涍汸濂俱以古文詞名于世青州馮裕與
子惟健重敏訥詞翰彪炳于時
吏書許進子誥讚論父子四尚書兵書林瀚子廷棉
廷機父子三尚書
謝文正遷以鄉會元魁掄狀頭子丕復解元會魁及
第倫諭德文叙以奉閣第一登狀元子諒與訓復

以省解會元及第
劉文靖橫王三十一載謝文正橫王二十九載徐存
齋橫王三十三載呂南渠橫王三十四載
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孫堪
又武會舉第一王宮保錫爵魁元及第而弟鼎爵
亦會試第五子衡又北畿鄉試第一王侍郎宗沐
春秋第三而子士琦士崧士昌又俱以春秋中第
三
閩林瀚三代翰林川劉廣衡四代高官會稽陶大順
畿省兩舉經魁子陶允淳與父同科進士

上錢當廷試卷為風飛去朝給卷足成之卷墮于朝
鮮使臣獲進　上喜擢為御史飛騰之兆已見于
廷試之初當僚之依徙役于進用之際封錫伯爵
益不偶然
費宏三起入相張孚敬四起入相已伯温三字院事
名滿四字院事
世廟中宮后陳父萬言起諸生封泰和伯
穆宗中宮后陳父景行起諸生封固安伯二后皆無
子二伯後卒俱贈太子太保
張士二相以追崇

獻皇稱吉不五年而登大位給事夏言以建議郊廟
稱吉僅二年而階台鼎
真人邵元節以文康榮靖四字謚真人陶仲文以榮
康惠肅四字謚視古以貞惠文三字謚者亦無前
曠典然亨非其分是以不免隆慶初年追奪之舉
探花舒弘志廷對年甫十九策甚奇雅語多刺譏時
政且侵言官之橫大臣惜之不敢顯置前列
朝廷拔起末卷中外莫不驚異服稱神明之質重為
得人之慶

夢治門

成湯夢負鼎得伊尹于有莘高宗夢良弼得傅說于
版築
殷說夢發于傅巖周望兆動于渭濱莽莽微聲于康
衢漢良受書于邳壞皆俟命而神交非詞言之所
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
文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玄德見孔明狀
影未改而腹心已委
傅說遇刑罰操築作武丁夢而圖像求之乃進之以
為相太公困鼓刀釣渭水文王夢而出獵遇之遂
尊之以為師

緱戚商歌以干齊桓石父負芻以瘠晏嬰非有積素
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遂相親洽
句踐君臣同一雪耻之念胡威父子同一清絜之懷
梁鴻夫婦同一井臼之節孔融兄弟同一坐牽之
情。
蕭何所推惟參不以微嫌隱參之賢曹參所守惟何
不以有隙更何之法
韓王孫樹昌漢之烈由見知于蕭相國高祟文建討
賊之功由見知于杜黃裳謝安石定江左之業由
見知于王丞相張東之奏反唐之績由見知于狄

梁惠。
武侯受遺作相帝授之無疑心侯處之無懼色繼體
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
衛青以求免主答為足而卒尚乎主平陽主不嫁焉
前奴而卒與奴偶。
光武與子陵共卧不以萬乘自居子陵加足帝腹不
以匹夫自嫌情義交孚千古獨步。
發噴慷慨歸曾子敬之功削投惡言信諸葛瑾之節。
孫權升氣蹈踏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
之孤。

朱鮪涉血於友于漢主不以為疑張繡剚刃於愛子
魏君待之若舊。
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虔
為博士而寵眷日隆元柯九思以布衣侍天子左
右特授鑒書博士而寵眷異等。
山簡善引滿性度溫克人每飲會即忻然邀之儻不
赴集輒云座無車公令人不樂潘紘善談謔一座
為傾聞其至咸倒屣迎之儻不與集輒云潘君不
在令人無憔。
和靖與士夫詩未嘗不及選摧與學子詩未嘗不言

孝弟何等隨緣應接不為苟免亢絕。
若胥景仁其道德風流允以師表當時其議論可否
允以崇厚天下二人相得甚歡皆自以為莫及復
約更相為傳后死者則誌其墓至於用舍大節亦
皆不謀而同。
三楊心跡相同而文敏才實通敏機務總至斷決如
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三楊皆以諫東宮讒
繫上獨不罪文敏寵遇日隆說者謂其相業有姚
宋之風。
知遇門

晉文公以壺飧得趙宗。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吳起遇文侯不埋名于貪好。陳平遇高帝不淪身于

賊盜

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舉白雲之絃非靈素不能徵。邁倫之才。非明王不能用。

管仲不遇桓公則陽城之脊婢。太公不遇姬伯亦棘津之漁夫。

聶政自屠于東孟以報嚴遂知己之遇。政姊榮自殺于屍下。以揚聶政義勇之名。

陳平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不待出六奇而後明。韓信亡于黑水蕭何知其能將不待破趙魏而方識。

公孫述之待馬援陛戟警蹕一何肅矣反求井蛙之譏。光武之待馬援岸幘迎笑一何慢矣乃致真主之譽。

漢高儲重厚之周勃遺少主遂成誅呂安劉之功。漢武儲忠謹之霍光輔幼冲遂究擁昭立宣之策。

馬必孫陽而後知。故良驥多出于其廐。王必卞和而後識。故美玉多藏于其匣。

漂母哺韓信于饑困之時。滕公活韓信於刀鋸之下。郭泰同茅容避雨而獨知容之賢。白季遇冀缺耕鎒而獨知缺之敬。

楚子不從子玉之請殺重耳。知其為天所興而不敢違天以取大咎。

李參吏材優邁倫等。仁宗奇其品殿柱題其名。遇有繁劇人所規避者必用參當之以展其盤錯之能

國朝

鮑恂以前元布衣為京畿考試之官。聶鉉以典籍卑官主乙丑會試之考。

李至以歲貢秩戶侍與讀卷之榮。楊善以生員選戶侍充讀卷之選。

閣臣不由科第者楊文貞以薦辟胡若思陳汝靜張子玉以鄉舉閣臣不由翰林者黄文簡以中書舍文敏以給諫俞綱以審理王毅齋文清以御史李文達張文忠以主事劉宇曹元桂文業以知縣袁崇冕以長史夏文愍以行人

閫範門

文勳之世澹臺棄陵而衆服粒食。太乙之時焦金流石而民不聊生。

虞舜孝己之行不容于親比干子胥之忠不諒于君。

仲尼顏淵之知窮于世而阻于行

申生以孝縊屈原以忠沉萇弘以智困仲由以勇醢

伯桃以讓死淮陰以謀族伏波以功隕

虞舜窘于井廩呂尚困于棘津文公棄尾宣尼絕糧

顏回敗于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公沙穆屯于舂杵

韓王孫斃于綸竿。

祖伊幾為紂所殺李泌幾為路嗣恭所殺杜子美幾為嚴武所殺陸贄幾為裴延齡所殺狄仁傑幾為來俊臣所殺李克用幾為朱全忠所殺。

周公元聖不免流言霍光忠貞亦遭苦訐使非成王覺悟昭帝聦明二臣之誣何由而恭。

夷齊古人饑死首陽顏淵亞聖喪羅折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而竟以壽終

周公忠不能伏成王之疑孔子聖不能寤齊侯之惑

屈平之賢楚懷棄之子胥之明夫差戮之賈子才而漢帝疏陽城直而唐皇斥。

洛都尚潰萇弘志屈于扶周渭濱星隕孔明力殫于典漢

仲尼不能止齊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誅于闔王覆于郢世。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閭沉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

馬角未生燕丹飲秦庭之泣羝羊難乳蘇卿銷雪窖之魂。

韓非殞命于李斯孫臏喪足于龐涓陳餘殞生於張耳范雎折脅于須賈

東郭志不行而長貧戎夷道不達而寒死

堂上百里駿明無撤罟之肉門下三千已遂之廢棄之地

韓非以才傴仰藥王嬙以色罹婚夷。

典逆衣被主寘抵罪虞氏鳴隤腐鼠致滅華士使志丘幣被誅。

羽父誅桓反危魯隱欒書構郤犨翻晉厲豎牛奔仲。叔孫告殞鄫伯毀季昭公遜齊

屈平寒諤非不利於楚靳尚一鴆鳴而三閭放楊震訐謨非不利于漢樊豐一鴟鳴而大尉死

李牧北逆良將而卒僇於秦人之諜抃仁肇江南人

傑而卒醜于宋人之間
周勃厄曲薄賈臣苦負薪劉快貧而織屨張華賤而
牧羊陳平窮巷棲踪董威百結綴體
絳侯上將幽于犴獄史遷名臣下于蠶室
韓彭醢俎自遺伊戚樊噲忠貞一節入秦首倡大義
田其九死于虎狼之吻起其一生於婦寺之手噲
下生民功在社稷蓋有陰助良何而遠過諸將者
帝頓因讒口之加遂發詔斬之怒何非平勃計因
幾不免於寃僇
賈生明王道黜于文帝好賢之世仲舒首羣儒擯于
武帝用人之朝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洪皓
在金亡十五年郝經在宋一十五年
買臣食不充腹行歌于負薪之途王章體不勝寒與
涕于牛衣之中
相如卒于園令亭伯死于縣長才非不傑主非不明
而碎綵結之鴻揮殘懸藜之夜色
蘇武海所歸來見抑于霍光洪皓沙漠歸來進怒于
秦檜武之見抑不過荀下僚皓方適隂山之北復
貶瘴海之南皓之不幸更甚于子卿檜之罪殆又

浮于博陸
馬遷賈穿雖博生不逢時劉向校閣雖攻終難悟主
買臣忍飢王章苦寒蘇李握鉗班仲執筆其崎嶇逆
境誠如騏驥伏鹽車玄猿束籠圈
校尉封拜而李廣不侯侏儒飽死而曼倩苦饑
賈誼英特弱齡秀發終横海之巨鱗爲冲天之逸翰
不必祭謀林署贊道梘庭而虚推謗缺爰傳卑士
發憤嗟命
執盂之婦羞爲晏御太史公頗爲執鞭蓋自傷不遇
晏子之賢無能贖腐刑之辱是以起憤激欣慕之
意
王成以直言斥圖圄劉輔以直言論見鬼薪鄭崇以力
諫禁切主上頭繫下獄以封還詔書抑怀畢命
取恭黄勞充餓張逖實愛饕士符不剛於釣馬司馬
貢女供軍
劉瓚成瑨誠心夫惡令伏歐刀霍超黄浮奉公不撓
並蒙刑坐
元孟博荷首褒頌李元禮横罹桎梏魏元忠滌繫囹
圄寄武掇拘持非法
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君實摧於秋風界之

良奇之永共以豪夫志士仰天而問彼霜而悲凌
雲托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欲弄之巨測而
嘆英雄之難遇

牢脩摧李膺逮捕者百人蔡京陷劉逵連坐者千葉
樂安任昉海內髦俊方駕曹王聯璜許郭類田文之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莫不締
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
目東身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
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
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祐下泣之仁寧慕郈成
分宅之德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食取給
蒲蠃

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礪學
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肯宜膺受多福
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
林莽

嵇中散以行己峻潔被誅符道衡以造語精微棄殺
無辜被禍修正坐執觀前冊慎弗為好之訓以此
知名于當世之難

嘗聞丙夫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劉璡
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
于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悉微於侍郎位不登
于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聚

劉孝標植根瀟右流寓魏庭肖復艱危僅至江左負
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遂廷十稔榮慙一命
憤著辨命論以自喻

張約隕命于權臣扶育甃軀于哲后

李德裕平泉山居張東之襄陽園圃石家金谷園謝
家玉杯池魏徵正寢毀棄節天津居秦嵩家門均
化異物其至馬燧之宅鞠作道場汾陽之園更為
官舍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東入海西大奔齊魯梁
宋劍南荊楚之郊靡所不到而足跡幾遍天下

裴晉公欲去宰甫鑄輔相而晉公敗李德裕欲逐訓
注訓注用而德裕貶

顏平原初脫祿山之禍後竟陷李希烈之偽許忠節
初成郝城之功後卒不免逆藩之變二人忠節本
古同符

馬燧因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

奮節保數全城而乃爲州司所捏繫士間稱惜卒
國國
岳武穆忠孝絶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驃騎不泛漢
武彼結忠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
言於舟楫葉靖逸所以有如公少綏須臾死北虜
安能八十年之弔
洪忠宣使忠義之貫蹈不測之禍冷山之逝甚于海
上之徒雪新之盡過於猘草之斑黏罕偽齊之脅
暴于衛律韓昉換授之迫峻于李陵雖在悟室之
館而持論柄鑿又不若于鞬之突武是忠宣在金

都集七卷　十四

之十五年甚于蘇中郎在匈奴之十九年
曾孝廷吟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之句
當國者見而惡之而謫死春陵
徽欽梓宮南還後遣楊璉發掘徽陵惟有朽木一段
欽陵惟有木檠一枚二帝遺骸浮沈沙漠
國朝
給事中傅安洪武中使西域留滯十二年永樂時封
北虜貝羈使九年任者三十二年留虜二十一年
白首生還大籠豈不忝歸來僅得給物賜老之命
李善長開國元功也而坐嫌賜死丘福靖難元功也

而獲師坐從于譙御虜元功也而棄說刑市石亨
奪門元功也而下獄論斬徐有貞從碎元功也而
竄流金齒楊廷和迎繼元功也而奪官去位咄咄
六勳無一而利
中山侯宿將以一言之諱而不獲增封德慶侯鉅勳
以一事之紕而不獲進爵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
奪訓詞之頒嚴若斧鉞之森嚴。
胡藍逆黨錄當罪坐京民怨訕。大憝誅夷善人君子。
誤入名籍中而一槩滌除不可枚指
宋景濂名播四夷以微謹死謫籍解大紳名聞海內。

都集七卷　廿五

以頸在埋雪中
徐輝祖以不附靖難師下獄削爵常升以不附靖難
師安置雲南宋國馮勝以平中原功庸顯爵贈以
宿過不良卒而國除穎國傅友德以平中原功進
上封贈以嫌疑不良卒而國削
耿炳文以舊嫌自殺盛庸以舊將繫獄廖永安坐奪
侈僭謝成坐違法殞宋晟祖自虜召還挾殺之業
並以追論胡黨斃之若陸仲亨趙庸胡廷瑞韓
政若陳桓王弼曹震張翼朱壽諸功臣悉坐藍黨
而論死。

貴以骨鯁規過遭誅蕭儀以極諫都燕賈粥
卜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而卒為叉聞所傾葛誠泄
燕隱情許為内應而卒為伏兵所摔
章朴以藏孝孺文集案戮周新以捕奸抗贓致刑
茀除聞伏節死義諸人悉宜奸黨不惟戮其身亦其
族雖九族外親之親亦連根蔓引群生十族之滅
北兵敗李景隆郭英斬首數萬級溺死者十餘萬追
處及雄縣又復數萬而屍骨横及百里破平安兵
四萬于滹河徙破之于小河斬首二萬餘級溺死
者不可勝計而河水為之不流

忠誠伯茹瑺以不朝谷王下獄瘐死而子復謫戍敍
五城王輒墶被誣鬱以内行父召至宮逼自盡埠
懇見父辨白不得遂向外再拜而縊
朱能受賑拜征夷將軍將兵八十萬征交阯入境即
病亡丘福受賑拜征虜大將軍統兵十萬騎征本
雅失里入境即敗沒
劉球以勸上親政權謹下移忤振而致斧鑕糜軀錘
同以勸朝上皇加恩沂王忤旨而致酷刑捶髏
曹安以不復寧謫護衛勒歸傳坐以宜毀劉瑾墳宅
孫戢方良求坐奶錢寧見官胡世寧坐論宸濠成

遼
弋陽王眞𤧚坐究僇死後弟白追謚榮莊
楊守謙自保定入援提督中外軍馬僅數日而遂遇
禍張經以本兵總督浙直軍務僅越歲而遂
下獄
大臣王杲范守謙誅亂政入黨語泄究南途遇道殺
蜩鷐其違邦死忠之賢特報以錦衣世襲之典
孔天徹及弟以因戍受外官選督學至方伯允思讓
登第以因戍改外官選督學止方伯皆以不得意
功名夫官皆晉人皆有詩文名意欲喜客相甲乙

名臣門
許由薄天位而甘竊冠之疑顏子非貧賤而求攫瓢
之惑孟子辭十萬而致竊貑之誥仲淹恬進取而
遭揶揄之誣
太宰繼子宰爵之誚蒼後王執下上官之訴平二世
殺于趙高之敗斯宋應死于伊旅之盟楚楚平鞭
于費忠之謗吝逸言非獨禍加君子亦將并禍罔
宗
武安董夫成陽十里應侯之誚遂行樂毅下齊七十
餘城燕昭之青盈簏

尸佼稱武王親斷紂頭手汙於血矆指孔子為巧佞
人妄稱文武以迷惑天下荀況斥子思孟軻亂天
下黄生指湯武代立為弒君汲冢竹書載益干啓
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
覩女色艷鄭袖巽之朝吳忠貞無忌殛之故白文無
美惡士無賢不肖
周須白台天下之美麗而或以為嫫母曲逆處子天
下之陋惡而或以為施嫱由人心之回惑視聽之
不審
直生取疑于盜金伯魚被名于不義
第五倫三娶孤女人謂其撾婦翁丘不疑未有兄世
謗其為盜嫂
王通本端士豪當世識行之謗程顥本真儒爲一時
偽學之毀名高者其求忠必深忠深者其致詆必
力
裴子野之宋畧述沈氏之家醜沈休文之宋書載裴
氏之世惡〻書互相詆謗信史在筆何存
盧植討破張角檻車召還王允討破黃巾下獄瀕死
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疑似之間先賢
所慎

鄭叔友著崇正論非孟子言軻乃忍人辨士儀秦之
流縱横捭闔之類皆發冢之人而能以詩禮
韓侂冑詆朱子以妖術鼓后進林栗訾朱熹竊張程
緒餘為亂人之首沈繼祖劾奏定佐熹為妖梟成
大曰真德秀為真小人指魏了翁為僞君子
范希文坐疏斥仁宗之過趙忠定以宗親危社稷之污
岳武穆飛坐其謀逆之說于是孟珙迎立外藩之
謗
真西山大學衍義明體適用真萬世人君軌範為政
準繩王爰頑詆其所見已差又立瓊臺大學衍義補
謂古非今真足以表裏而皆並垂不朽王瓊乃貴
其博而不約
李東陽稱當世賢者及遺說張尸直比之為學聖摘
人無以自揜謝遷止上諫除冊妃其義甚正焦芳
譏其為小人從諛不為國謀
尸直疑影輩擠已而甚口謗譽焦芳與劉健有隙而
肆其醜詆
曾鞏王尚沅生謗誣函高墻而自殺宇群王與堪坐
究禪建且附而就刑
少師楊溥以服闋主浙江試言官劾揚為不孝主事

王守仁以病癈主山東試言官劾王為不忠

○慨悼門

堯崩禹服三年之喪晝夜悲泣舜崩禹持三年之服容稿而黎

衛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

廉公用趙之思傷趙數困於秦吳子望西之泣悲魏西河必失

子產死鄭人巷哭三月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百里奚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高宗惑後妻放孝子孝己天下同究尹吉甫惑後妻放孝子伯奇群情共快

鍾期亡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桓惠卒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

孔子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歿趙文懷其遺風

墨子有素絲之悲楊子有岐路之泣阮籍有途窮之哭

莊周嘆當世不可莊語揚雄謂後世必有子雲

齊伯父嬰國君匍赴趙徂樂毅列國同傷

農者禾草俱存后稷為之嘆息賢者玉石同燬卞和為之懷耻

尹文子言人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雖仁賢不患物不踈己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泣臨漢武帝聞馮道剛訃即幸其宅而慟哭

孔子言南陵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華黍廢則蓄積缺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

春秋為而書亡詩有頌而詩絕

召伯之仁患及其棠文靖之德不保五畝

伯牙絕琴以至音不諧衆聽卞和泣血以至寶不投衆好

臧孫以孟孫惡己為藥石叔孫愛己為美疢孟孫死哭甚哀傷藥石不存恫危亡必及

秦興之言義而秦中不能用李園之計巧而秦中不能防春申之客衆而無一人為春申救李園所以起杜牧張祜之慨

屈平含忠履潔放棄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
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
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揚雄見屈原
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魏二計臣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足予嘗謂其賢愚
同貫真偽相錯則能人搢紳端士結舌叔雖有餘
猶威不逮
穆孝子言人當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父母不子生
于人世富貴勢位良不可忽
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

卒困于讒而不能自脫謹公咸欲傷之以伍哀之
詩
延陵掛劍隨徐墳重于義不由西川路司馬李泣辭
陳留王
匠石廢斤于郢人牙生輟絃于鍾子
卞和泣璞荊山恨不見剖于良匠屈平行吟澤畔憤
不見察于咎繇
紀信之魂飄在燕而難招酈生之怨泣齊鼎而未腹
録節報功二子何在
廖立遭亮廢及亮卒而垂涕悲泣李平遭亮削黜亮
殁而傷悴以生
長孺不欲就淮陽望之不欲補平原趙温為京兆嗟
已安能雌伏吳靖令長沙悲已不綴鴛班
王丹嘆交道未易言張耳陳餘卤其終蕭育朱博隙
其末故知全之者鮮
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王杯池不復留身後
惠帝昏而不見廣陵謬以亡身楊駿居慘金墉之禍
諸王戰喧登聞之鼓官私不辨問華林之蝦蟆聖
賢知初進讖言于和嶠是以索靖嘆銅駝于荊棘
張翰思蓴菜於秋風趙倫篡位諸王攻滅李雄起

蜀張方劫遷至于食餅中毒奸宄不究而亟之以
懷帝之昏
陶彭澤採菊東籬抔杯勸飲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
憂步兵襟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肩措萬國之憂
懷愍之立當世有四方之寇朝廷多三窟之臣排墻
重體面之羞洛水餞東遊之艦青衣行酒祗勤庾
氏之哭牛車肉袒又有平陽之辱中國之變莫此
為甚
烏亞亂較士二千人封股以祭鄧訓卒羌胡以刀割
面願與俱死

謝道蘊工于詩傷已所偶不類而為情無聊之情往
往發于詩李易安工于詞恨已所從違志而追悔
自傷之念屢屢形于詞
褚貴恨父淵失臣節遂絶仕進之念褚炫罪兄淵事
二姓嘆為門祚之衰
宋順帝遣齊勒禅遜居別宮彈指泣言願後身世世
勿復生天王家
李岫懼父林甫权棘满前求比肇重者不可得楊凝
式悲父楊涉持璽與梁雖得富貴奈千載何
萬寶常聞隋新樂泣其淫厲而哀歎其不久而盡

養年而攫纓豈畜狸而捕鷄鶩秋泉呂中丙公一嘆
萬世鉞扒
鄭雲叟言浮名浮利濃如酒醉得人心死不醒翠娥
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二絶傷時嬰衆讀
之殊入毛骨
陸務觀題侂胄園有功名不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
面郎之句壽皇讀之為之太息
淮南閫帥直金貢降元越四載死交人傷以詩有問公
今日死何似四年前之句又有吊其墓者有享年
八十三年不七十九之語

國朝
高皇破漢潛然淚下一泣滁陽起義不見大功之成
一泣忠臣義士交受焚溺之苦一泣漢軍六十萬
横斃水陸之慘
帝念廖永安守義不屈遣授以平章矩國之舊情俞
通海創甚不起兩致大臨幸哭泣之慟
張東白叙已登朝見閣臣待臣禮凡幾變李文達
以便服接揖彭文憲分列而坐陳文則送之出閣
商公則送之下階萬安送之至內閣門權近之歎
日為一日相臣之重日損一日

古來奸臣雖多鮮壞科目之法惟嚴嵩悔中楊國忠
之二子以作偽於前湯思退中秦檜之子孫以
溫觴於後嗣是浸淫日熠一日始猶掩耳盗鈴既
則入市攫金遽至江陵壞制尤甚惟知多方私子
往往以意授人作者去見題禍能先意承志者則
肩以美官人遂尤而效之犯者接踵相繼使富室
有力者戈白可以衣紫寒素無援者倚馬不能登
龍忠臣義士所以有扼腕不平之嘆
進權門
齊禹恤民之政覩若搭金山者油然動遐思桓文勤

王之績見衆殭晉壤若悠然勤遠想
商紂誅而商人悲哀急迫群然萌蠢動之心楚懷死
而楚人悲念不已憤然起亡秦之語
鍾儀縶于晉操琴不忘南音莊舃顯于越及病猶為
越聲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
湯以下七王之德深故民不忘殷讀泰誓武成等篇
知周取殷之易讀大誥等八篇見周安殷之難
江漢國君追求隋後少原野婦哭覓亡猪
漢文于高祖一言李齊之賢每飯不忘于馮唐一論

頗牧之善拊髀稱羨
朱買臣養飢貧求去之妻于別野陸放翁養作母被
逐之婦于官舍
徐庶以母故降曹傷更事負初志終身不吐一奇周
處以母故降秦慙失節負晉恩終身不肯二事
宋王子景素被誘見鵶集承塵飛鳴相逐泫然悲已
之不能與其衆梁世子方等著論言魚鳥飛浮任
其志性憮然慨已之不能及其樂
柳宗元嘆已得姓以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抱罪
流夷未有子息恐一旦委溝壑不免曠墜先緒

唐薛元超平生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
得修國史明楊士奇亦自言三恨不由進士不得
作縣令不得為御史
陸放翁守嚴述懷有名酒過于求箭壁異書渾似借
荊州之句甚言借書之難
武宗南巡五幸楊一清宅而製詩頒賜臨撫新貴褒
而嘆悼薦福
駙馬鄔景和以詞忤削爵為民流徙吳郡隆慶嗣曆
復其爵而賜以謚
大學士石珤卒朝以文隱謚之取勤學好問違拂不

成為義後改謚為文介而不沒其節大學士張治
卒上復以文隱謚之取勤學好問懷情不盡為義
後改謚為文毅而不泯其貞
段寶父段功遭梁王謀殺王後被兵借援大理寶答
書言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祖粟而自詐其祖
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為釣魚之香
餌緡間叔女自誇掩雉之網羅
高蹈門
許由聞堯讓天下以其不善乃遠引潁陽北人無擇
聞舜讓天下惡其慢已乃投身清泠

卞隨因湯以國讓已憤其辱已并殉生于桐水務光
因湯以國讓已不踐其土乃負石于瀘淵
伯陽隱于柱史莊子隱于園吏蒋公隱于博徒毛公
隱于賣漿家朱亥隱于屠間東方倩隱于朝梅子
真隱于市夏馥隱于傭袁閎隱于庭郭林宗隱于
逍李士君平隱于卜韓康伯隱于藥楊元琰隱于
禅。
狂歌楚士遺世若草萊茹芝商叟化身如鴻鵠
鉏耰莘野春雨一犁版築商岩秋雲萬斛
干木踰垣而避齊君魏野踰垣而避宋使陳烈踰垣

而避营中妓何點逃徑而避豫章王。
太公避周之畧不偉于二餓夫子房安劉之策不妙
于四老人侯霸重漢之功不宏于一客星
嚴子漁釣于一竿萬物不干其志棲遲于一丘天下
不易其樂
巢君平隱于蕪城之間世傳清夢鄭子真卧于巖石
之下名滿京師
荣期之帶索漁父之濯滄棲遲衶丘歌飯巨堅
陳仲子逃相灌園董仲道携妻入蜀中居蟠遠引梁
碭雷次宗高是廬岳鄭所南堅拒朔客許月卿深

居不言。
徐孺子辭徵郡碎萬鍾之荣絮酒炙鷄赴千里之
吊高風遠韻卓冠名流冲舉啓齊不挂縉紱。
法真博學幽居四徵不屈郭正稱其名可得聞身難
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
師
徐穉清潔高廉儀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茅容問及
國家事默而不答更問稼穡事答之乃悉其智可
及其愚不可及
泰山徐洪客抱濟世匡時之畧托黄冠方外之遊起

献除残之策不就李密之招曼出唐初諸人足稱
一時高士。
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絶俗田游巖泉石膏肓煙霞
痼疾
陸龜蒙自比涪溪漁父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賀知
章以四明狂客自居白居易以醉吟先生自號人
中龍則有宋織秀嵓翁則有陸羽常表徵悠然松
菊主人司空圖逌然耐辱居士。
角里禾荣南山孫登長嘯劒門蒋詡歸杜陵三徑知
章棲剡川一曲。

盧鴻廬嵩山冊徵不至甄濟隱青岩十詔不起

王康琚言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窮死首陽老聃伏迹柱史

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州陳岡南不應時君之聘入嵩山為道士

杪汁引蕨鄭州知帝意欲嚮用而郝以挺將官裹遣四斷送老頭皮之詠魏野高卧陝右聞王魏公求退而促以封祀俱了好來平地作神仙之吟

褚師秀高潔孤僻不接時貴尤平章造謁升地即鎮戶不延入室謔言其非其人長揖竟出不顧貌重臣如蝘蜓真一世之高士

劉琮王悖孝樂義辭光逃名蕭然一市隱日惟植清華瑩幟以舒嘯葉楚庭儉德避難高足長吟澹然于世味日惟托醉漁詩草以寄傲

淑媛門

古公之妃太姜季歷之妃太妊文王之妃太姒武王之妃邑姜俱有賢德且俱生賢聖之子發祥衍慶于奕世罕見其比

周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邑姜立未嘗傾坐未嘗倨怒未嘗罵總理內政賢媲太姒

周宣中興相以脫簪之后齊侯創霸贊以鷄鳴之妃

太姒徽音文姜柔惠梁后辭偏御願均雲雨之澤馬后懲專寵祈推徧惠之仁

無鹽陳四殆之箴惠妃抗伐遼之奏虞姬疏破胡之佞晉后表鍾會之邪

楚昭母伯嬴見闔閭姬縱將欲犯已持刀數其棄儀表之行纘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以拒王

樊夫人不敢私頑蔽衆美以專王之寵馬后辭帝偏御欲其推澤以及於六宮

宋伯姬遇火不見傅母不下堂逮火而死楚夫人遇水不得王符不肯行逮水而溺

樊姬見楚莊好獵弋不食禽獸之肉以感莊衛姬見齊桓好淫樂不聽鄭衛之聲以矯桓

趙母知趙括必敗上王書以求免不稍不坐之辜嚴母知延年必敗歸東海不忍見壯子誅戮之慘

魯黔婁婦謚婁為康嘉其辭相郝餽敢仁履義柳下

孝妻誅季為惡表其冢恥救氏風柔從俗
樂羊子妻以義激夫捐金卒業以義匡姑而棄食以
義感賊而釋姑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
齊妻諫婦昌晉虞姬舉賢伯宗之妻見幾存嗣練婦
反金保城
黔妻固窮妻忘其貧梁鴻不仕孟光布裙
嬰母知廢勸嬰勿王陵母知興堅陵事漢二四婦能
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
于後世

馮妃按檻禦熊曹后撲火滅賊平后往征郗奔周妃
誓死非堅
楊妃不希恩澤和熹辭親入宮杜外戚依馮驕恣之
禍
馮婕趨進當熊不畏死以衛王班妾割帷同輦恥嬖
女以防微
衛夫人授王逸少寫字訣常母宋訓生徒百餘人
負羈之妻親觀狐趙山濤之妻窺視嵇阮鍾郝二氏
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

之儀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
自是閨房之秀
寄女管以窮抱田稱罕梁高行以劓鼻却梁聘夏侯
文寧之女不以存亡易心白公杞殖之妻不以盛
衰改節
衛女載耳賦狐屬以明志陶嬰早寡歌黃鵠以昭節
荀采死不背陰瑜念風誓不忘故懷皇甫規妻寧
為忠臣婦不為叛臣妻樂羊子妻寧從義而死不
從賊而生

馬后蕃醇始終無纖介之間宣仁明淑女中推堯舜
之儔
順烈引鄧班姬進平均著上下之惠明德撫章帝聖
躬英均著昌祚之仁代宗肅撫育思練裙均著己
當之德文明緝紡服勞女紅均著巳貴之勤
馬后經明倫論方籠同列禮與僚非不干政事撫嗣
母外避於所生鄧后籠同列謙下同列加恩隸
徒家絕貢獻於孝封爵恭肅過人
孫婿悲咨婺婦愛周貴女恣隋鄒娃保全其臣一婦
人女子知宗國之當隆思欲請以夫之脈以維大

既阽之危。

王陵毋對使伏劍王經毋怡然就刑雋不疑毋勸子
矜恤刑人徐庶毋勵子專心義主。

彥京伯毋崔揹教化之原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
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于心收旬月之間遂能化
貝丘之頑悖為愛親之孝子。

大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𥘉兵入營循彎弓跨馬
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泣署姚萇毅然飲劍婦
人死節終綱目一人

楊允妻劉蔆君子幼值國用兵歛及下户不忍鄉黨
因於迫促以緡錢百萬獻納于官以充下户之輸
俾官吏得以逃責貧户免于流亡

淵明妻翟氏與夫同志能安勤苦夫耕于前妻鋤于
后

晉敎女聞周主禪位于隋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恨不
為男以救舅氏之患

靖康中王婉容不以一身事兩姓勉強入輿遂以懐
刀自刎宣和間趙氏女羞以一身為賊婦遣偪登
輿遂自戕于輿下。

隋獨孤后家世貴盛能謙恭儉約雅好讀書政有關

失隨事匡諫中外兄弟犯法護法坐死不肯巳身
兄弟爵秩不過將軍刺史。

燕子樓之眄眄金谷園之綠珠韓香之於葉氏愛愛
之於張逞高三伎之於楊俊皆不以患難貧病易
其心。

李卒姻終老於石晉不他事王巧兒奉陳正空勑慎
終身汪憐憐從涅及涅沒卅為髡髮之尼尤毀身
形以絕訪者之念

宣仁后破秋血內盟召宿德名碩所任皆正人所黜
皆奸黨所革皆蠹政所建皆良法盡行仁宗之政
無愧光舜之稱

淮南女鄭勝王貪淫不去懼王之威大則被王之辱
鄭謂昔楚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
此事遂詣王閤王欲偪鄭鄭詭詣王必家奴取隻
觡擊王頭破抓面流血王大慚旬日不視事月餘
始乃出

國朝

高皇后恭儉慈仁縷於天界服澣濯之衣紵絲帛之
遺衾裯雖敝不忍更易諭諸王為天地惜物規主
上毋究任戮人力勸宥文正之罪切諫寬沈氏之

詳往往遇上嚴急多方濟以寬仁
吳成毅後妾楊氏以死義封淑人謚貞烈晉憲王妾
孫石二氏以死義封夫人謚貞節
潘純二室正黄副穆穆初不知純之有黄也及知之
不以己為寵薩忻執妹禮以事黄而不從父母更
適之論黄亦不知純之有穆也及知之不恃己為
嫡婦承歡旋卿以遜穆而且以女禮事穆之母二
婦同處一十六載彼此睦愛始終無間
秦愍王妃王氏以死殉王鄭靖王妃郭氏念王自經
安化王子遂塲叅甍妃楊氏七日不食而死
顧氏女定盟于王未醮夫亡誓不再適叔未之信後
許徐成志未得以自明偪詰徐庭教自經願從王
郎于地下
河橋王夷擁也不忍夫段功死于父之誘殺欲自經
以殉則不負信於黄泉倩奴夷女也悼父段功死
于梁王之格殺手刺綉旗遺弟則急應兵以復仇
張皇后于宣廟上賓即撤宮中玩好罷諸不急之務
禁止中官差遣政歸臺閣委重三楊王振雖很無
敢專擅故正統數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
新鍥歴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七 終

新鍥歴代名賢事類通考卷之八　得集

番禺　芝華　劉　葉　編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删次

賞重門

仲虺不稱成湯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不美宣王無
闕而美其補闕
夷齊隱迹于首陽不欲德稱於人而人自稱其德梁
許埋光于箕山豈求道揚於世而世自揚其道
鮑龍號石而矜仲尼為之下車范蠡吹于大賓文種
聞而拜之
孟軻致欣于樂正喜其道之行羊職悅賞于士伯嘉
其守之當
鉏麑承晉措投及趙盾見盾恭敬不忍刺而觸首以
明其忠楊賢奉晉命殺杜林見林友愛不忍傷
而亡去以表其義
仲尼賢孤竹夷齊而重稱其得乎仁賢延陵季子而
深與其習于禮
魯連辨過儀秦氣凌晁衍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
解紛如決潰隄逃爵避賞若脫敝屣誠戰國之
一人千載之下有遐思

趙簡子嘉解狐薦伯柳謂其不以仇隙左丘明賞祁
奚舉祁午謂其不以親昵
穗泰抵掌而譚李兌餽黃金百鎰虞卿躡蹻而說趙
王賜白璧一雙
田橫自殺漢祖壯其不歸之節而為之流涕曾國不
下漢祖嘆其守禮義之國而不忍加兵
紀信之得祀閔于君臣伍員之得祀閔于父子湘君
之得祀閔于夫婦泰伯之得祀閔于兄弟嚴光之
得祀閔于朋友
漢高合天下之精兵不敢加一城之絃歌懸高厚之

禍福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雄心霸氣方謂一世
無人聞此二事不覺駭愕流涕
光武欲以姊婚宋弘聞弘糟糠不下堂之正對遂義
其行而不強文皇將以女嫁尉遲恭聞恭富不易
妻之論慕遂嘉其仁而遽止
閩本立見張僧繇舊跡往還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
日不能去歐陽詢見索靖所書碑還馬佇立諦視
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陳寔卒海內赴吊者三萬餘人黃瓊卒四方名士會
其葬者六七千人

許子政正色忠謇發惡黜姦許子將山峙淵停行應
規表謝甄羨其為平與之二龍希世之偉人
吳士季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至
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
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
松栢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
之待槌
二陸龍躍于江漢彥先鳳鳴于朝陽南金已盡復得
褚生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許劭拔樊子昭于市肆出虞承于客舍召李叔才于

無聞擢郭子瑜于小吏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夷甫目
山巨源如渾金璞玉人欽其寶
陸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陸機性清厲有風
格為鄉黨所憚
庾亮有廊廟之器世稱為豐年玉庾翼有匡世之才
時稱為荒年穀沉為孔家金覬為魏家玉虞為長
琳宗謝為弘道伏
夏侯玄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長輿
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棟梁用

謝安裕知人之明乃能遣衆卑親謝玄僥戡亂之才
凡以不負所舉
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劉弘尊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不隱人功如則身
任其罪群情感悅爭相趨赴得其一紙手書賢于
十部從事
裴玫之優治才一日決積案數百人號為霹靂手
謝道韞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
崔垣張祜在揚州題詩娼肆來之則車馬盈門毀之
則杯盤失措

武宗怒一宮嬪欲得公權一詩釋之文宗苦逼士春
衣時給欲得公權一詩賀之
蘇良嗣怒薛懷義侍寵傲褻捽搭數十武后諭薛南
衙宰相所往來須避之不可犯不惟不少伸其懲
辱之懷且婉示不宜抗衡之禮
張祜自負詩名聞徐凝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
條界破青山色遂愕然一座盡傾
元微之罵白詩于閬州西寺白樂天罵元詩百篇合
為撰風不矜已長而更相傾慕
裴沛奴下諸官不猶加禮獨于劉禹求呼為劉大于

任正名呼為任大君平常之交致親重之意
吳保安急仲翔之難棄家營繳十餘年以贖其身楊
安居重保安之義請貸官貲委于變以成其志
范淳夫為經筵講官東坡稱其得講師三昧程叔子
在經筵進講路公呂范諸人嘆其為真侍講
東萊作四賢文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
之言從容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
人耳目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真宗聞仲放所居有林泉之勝遣中使攜畫工圖之
後復聞魏野居有幽致亦遣人圖歸以觀

程正叔稱子房有儒者氣象呂伯恭稱賈生有洙泗
典刑蕭子贍稱孔明出二表與伊尹說命相表裏
真希元稱魏鄭公前後諫疏非縱橫家所及
楊億得義山詩自飾篇變慕不忍釋嘗謂其包蘊密
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
使學者少窺其一班若滌腸而浣胃
程均居官為賦乎後不避權勢太后知其為燕吏薦
帙稱其為縣有古風計衡立朝博學強毅上言大
計高宗嘆其不負教養吳澄評其為時清白吏
田錫性好直諫佩佩西朝真宗見其奏議方之汲黯

親自署緘涂函。珍其章疏
呂正献入朝都人環覩欣躍太后喜賜珍饌當鄭公
聞其登樞馮書為慶司馬公書遺友人勸早就職
規野話退其予亦有父風宋景文贈以姓名高士傳
父子少微星之臨
文丞相客鄧剡以義行著世嘗賛文像云目煌煌兮
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
化碧兮心丹洗謂斷人不任世間
阿木言文丞相不語腹中有倹傑伯顏稱文丞相心
直口快男子心唆都謂丞相氣槩何肯降常恐其

伏節而死信雲父伴丞相起居惓惓本朝輸情欵
伯顏渼廡希憲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

國朝

洪武初元召孔克堅至京師待以賓禮而不名俾食
公祿不視事後給以玉軸誥文榮逾百辟每入朝
令列文臣之首
文皇嘉周述周孟簡兄弟及第御批簡卷云辭以達
意學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爲第三勉其
未至罔俾二蘇專美于世
方孝孺家貧窮卧病嘗絶粮處之泰然朝廷嘉其為
異人莊士又復稱之為曠世異才
曾魯博學論談風發當時稱其以舌為筆宋濂學
博文柄雄視四海世推其以筆為舌
景皇帝伐竹取瀝以飲于謙而眷殊群辟猶唐文皇
剪鬚和藥以飲李勣而寵絶百僚后先之優禮固
雖殊時倘眺之真誠如出一律
韓襄陵王沖烌以孝友兩被褒嘉瀋鎮康王恬焯以
孝義純良致旌弟安慶王恬爏以孝敬經濟來奬
唐三城王芝垝通五經嘗著作書書皆妙絶弘正
間有讀書好禮之推承衮衣三襲之賜

宣宗于大醫院使徐叔拱獎眷隆重賜二宮女賜二
小當歸則賜兩詩章歿則榮葬塋所非常異典頻
頒公卿皆不敢望
肅廟以禮書常書病目賜詩問之期以弼亮以刑書
蒞鑑致仕賜詩送之嘉其止足龍箋御墨天書煥
發直傳家之至寶擢世之盛事
張永嘉疾拜朝廷手和之藥徐華亭疾飲尚方珍修
之詞詞旨惓惓情如肉骨誠非常之優禮為曠世
之殊典
楊閣葉少師徐階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聲于清

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　皇祖晉陟台司篠忠順
以事一人持蕉靖以先百辟懲貪汚肅清仕路奬
忠直褒進直才申明典制多安邊裕國之籌默運
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畧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宜上
德于彌留之中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刑終始完
名寀半想其丰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寔惟盛世
之禎祥匪直先民之楷式

世廟寵眷張夏不間坐論惟陶仲文召坐無案陶嚮
南西上嚮北東陶坐墩上亦坐墩不設御座入則
迎于庭出則送至門握手乃別寵眷無比

陵茂烈究極經書體驗身心日求向上工夫詩文視
如土苴頓悟既深充養益熟隱衷粹行對天日質
鬼神鄉國敬服乃律之於黃叔度管幼安

姜麟得接陳白沙亟稱其為活孟子賀欽聞白沙議
論即辭官執弟子禮

陳選以古聖賢自期以生靈國家為念宦轍所至無
不感動嚮應名重海內無論識不識靡不景慕揄
司風紀咸云此非陳某不可典握銓衡咸謂此無
踰陳某被逮數萬號訴攀留及卒遠近莫不悼惜

西楊之文學東陽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

故論賢相于昭代則必推最於三楊

敬皇覽李夢陽六害二病三漸之疏于其語意侵及
貴戚諒其為朝廷盡言元非妄議于中宮力請加
誅明其為瀝膽直臣未可深罪

嗜癖門

軒皇愛嫫母醜貌陳侯悅敦洽醜狀而不知落英之
麗色陽文之姚姿

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驩兜惡大明眯目桀紂極惡
而多罪皆歸蝮蛇喜毒霧資威

褒姒好裂繒聲魏明好挺鑿聲王仲先王武子喜聞
驢鳴聲晉簡文喜牀上鼠遊跡滕達道藹浩然呂
行甫愛吸墨水筴處和喜餌群鼠朱凝悅酒家樂
世所無醜惡之婦

鄭衛俗好淫輕婕繈蕩忘歸楚越俗好勇赴蹈火
不顧

大吳之國黑齒雕題卻冠秫縫甌越之民剪髮文身
錯臂左衽

桀紂之君擬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
喜尚力以雇物遂貪勇以忘生

秦人樂鼓缶之樂不慕天帝之音豈人樂甄復之世

不忍栢橃之治。
齊桓好衣紫。闔境皆披異綵。晉文惛華飾。群臣皆衣牂羊。魯哀好文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好鵕鸃。國人皆冠鵕冠
楚靈之好在細腰。而臣妾餓殞者衆。勾踐之好在刀劒。而國人兵死者夥。陳大夫好在巫祝。其民率尚淫祀。鄭叔段好在勇力。其國率喜搏虎。
楚王好胡服。靈公好婦人丈夫飾。承乾好突厥言服設穹廬以自存。
海島夷人生食鱷。以食客。客不食則咻。五溪蠻盃窭

閩珍。桂蠹貢以為方物。不受則疑。以迭裸壞國人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
適空桑歷昆侖度鷄田跨鳥穴龍文汗血之驥雖絶域必追。明珠翠羽之珍。雖天崖必舉。勞師大兇。擁飾泥海。王命遐弊。亦不暇顧。
魯恭好治宮室。浮柱岧嵽以星懸。飛絮偃蹇以虹指上偪青雲。㟯乎駭人
李廣好射。雖席間飲劇。亦以射為戲。秤世衛教射。雖僧家婦人亦以射相習。
裴頠性弘方。愛楊喬有高韻。樂廣性清淳。愛楊髦有

神檢
子敬賞井丹高絜。子猷嘉長卿慢世。
求叔醉翁亭記平生得意。而秦少游以為用賦體文正。岳陽樓記世稱佳作。而尹師魯以為用傳體。
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杜預有春秋癖。王福畤有麥兒癖。
陳大姬無子。好巫祝。俗遂媚鬼神以徼福。燕納勇士於後宮。俗遂侍妾妾于賓客。
南人喜鵲而惡鴉。北人悅鴉而憎鵲。
漢靈好狎。作列肆于後宮。唐肅好佛。置道場于三殿

漢武帝有從幸癖。梁剌王有吹獵癖。劉伯倫有沉湎癖。荀奉倩有熱妬癖
漢之五侯不相協。樓護遊于其門。各得其歡心。宋之殷劉二人相隙。庾炳之遊于其間。各得其歡心。
梁武好納叛臣。好用子弟。好宥反逆。好爭姑息。卒之禍亂之作。不出於此數端。
佛以不殺為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信以為真。梁武為甚。其心將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不悲。
雲霞亦白。松桂青黑。雕鏤雜搡。而有五色之文。將使

畫圖有羞色猿吟麏叫蟬噪蛙鳴相和成韻似具
八音之樂翻令絲竹成啞聲。
漢武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漢武事仙中于李少君
之一試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闢基中公孫卿以
仙跡中朱崖之建玳瑁中之也牂牁越嶲之開枸
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
數中交中情繫忘荒不勝多慾之毆義為亡秦之
續
李燈有地辮陸雲有笑辮揚敬之有安上辮梁伯亟
成城不虜復措公宮有上功辮

神宗善通鑑理宗好綱目均不能推之政治以登上
理
簡龍産芬泉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狐氣積軀
妻妾掩口而海上有惋隨之雍
自好章甫強越人以文晃已嗜炙腐養鴛雛以死鼠
臨安尉薛褒好食人肉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
唐初文尚駢儷士遂趨于浮薄宋初文尚鉤棘人遂
苦于險澀
臨江王漸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
拓戟以為樂金陵王氏聞其善飲設席要酌漸命
賛者貫酒甕中持甕若鯨吸川一飲而盡更酌大
盃剛盡一石談笑終席尚不至醉
國朝
文皇酷嗜沈度書法稱為今之羲之鑄其名氏于笏
塗金以賜度官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武宗厭大內樂外使喜佚遊好戎飭嘗微行至石經
山居數日乃還復微服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江
彬為西北之行遂幸宣府時時夜出望高門而馳
索婦女而發卸媾樂工揚腾之妻道奪叅議林文
緒之妾奪閔山揚俊之宅改為酒店掠良家子女

之姤以充幸御歷居庸榆林大原諸處往返數
千里皆輕騎戎服冒風雪以行郵車從弗御
武廟以漁釣為樂南北往還遇淵即抑遇水投綸至
清江浦汎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及溺左右亟掖
之始得出自此不復投釣
近時一種文字險澀其語以為奇僻怪其字以為古
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以盤庚為古
文之鼻祖而茂視史記漢書以樊紹述為古文之
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鯨吞鰲扑牛鬼蛇神瑤翻
碧瀣兜眼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三數年來其

弊尤甚。競經語為熟於不寘口角，唆朱註為膚說

妄憑胸臆以莊譚為奇貨，居積者必不可缺，以梵

唄為珍品，享獻者必不可遺。百年醇雅渾厚之風

至此剝喙蕩削殆盡。撿首浩慨徒勤心，焦安得一

歐文忠起而司文衡，使劉幾輩戢其喙於涵涵瀾

倒之午，安得一丘文莊奮而主文盟，使桑悅輩滌

其誕于悠悠風靡之際

一諢剝門

子雲解客嘲，孟堅答賓戲，鍾馬有利錐之謔，陸雲有

覩雉之狎，晏子狗國狗門之對，以復楚譏，蔡齒棘

枕在前之謔，用酬孫戲

諢好于當前。種松栢時，謂張至下，陳完表山松出

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謂袁道上行殯

右軍指簡文為好名客，簡文謂右軍為利齒兒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以文滑稽，所謂清泉濯足，花

上晒褌，背上起樓，燒琴煑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

皆指之為殺風景

道璘佽質麼陋，僧相謂以綠人衣帶上人頭之詩，宣

妓肢體肥大，杜牧誚以十幅紅裙補破裙之詩。

李寶時好詞製，造蔡皇之書，開鴻都之賦，樂松之徒

招集沒陌，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

羅相上言乞捕越州之虎，張汝賢上言乞護入盤嶺

之龍，趙霈上言祈止斷屠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

太學諸生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胡致堂時有

龍虎大王鵝鴨諫議之聯

蔡確以謗起，獨笑之吟，乃貶新州。朱倬以孤臣正泣

之語，竟貽詔獄遺彈，而一不得笑，一不得哭

呂處厚善爲詞，時一美人骨立有風韻，人目之為風

流骸骨，會一官妓體極豐薄，皆指之為生色髑

髏，處厚欣然以為得佳對

宋尚書子京來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張郎中子

野呼迎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

陳侍董儀與胡旦梁顥趙昌言旦夕會飲于樞第，每

求醉夜方歸，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

漏莫相催，都人遂起陳三更董半夜之諺

於秀許侍視，許洞洞嘲以寺東掇齋餓老鼠林間咳

嗽病獼猴，豪氏送物鵝仲頭好客窺門鱉縮頭之

聯

劉虛白擢進士弟，性嗜酒，嘗言知道醉卿無戶，稅任

他花卻下丹田。

張獻圖善嘲謔嘗譏州縣官之貪汚者棒頭舊血添
新血箧裏黃金壓白金
薛簡肅尹開封以嚴爲治謂之薛出油後牧成都歲
豐人樂其俗與之遊作春遊好十首自號薛春遊
欲換前稱
宋中道身短小種子羨體修偉二人並立種下視宋
時號中道爲宋錐爲其利頭而幺麼
任谷當有經術隱居于洛以侯召命未降蒲輪乃躬
到京訪知己探事宜朝士戲贈以雲間應訝鴈書
遲被山相瞋已多時之句

呼延贊武臣好吟惡詩吳善長俄魁偉頗富瞻而文
章之樂則無人贈以詩云文章却似呼延贊風貌
還同富相公
杜悰厚于自奉不肯推薦時號爲獨角犀李林甫潛
行讒毀多被其害時號爲肉腰刀
姚元之長大行甚速時謂之趁蛇雖雀王旭貌短且
黑醜時謂之煙薰樹根楊仲嗣賦性躁急時謂之
熱鏊上胡孫王及善才行猥冗時謂之鳩集鳳池
種休道爲奕如九月得霜鷹王方慶曾鈍如十月被
凍蠅

尹武世與百官絶席時號爲獨坐憲宗代使百官避
道時號爲龍街
嚴延年峻刑酷法時號屠伯尹賞穿地納人時號虎
穴郅都摯搏豪彊時號蒼鷹甯成治尚苛酷時號
乳虎
張師雄居洛好以甘言悅人洛人目師雄爲蜜翁杜
述律嗜飲每酣飲自夜達旦晝則常睡國人呼律
爲睡王杜大中與物無情杖妻逐妾西人號爲杜
大蟲
曹翰下江州盡取城中金帛寶貨百艘載歸取羅漢

每船載十許獻之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端王以輕佻握乾符時謂之浪子天子李邦彥以阿
諛司尚鉉時謂之浪子宰相
王彥成因長安以不歷臺省使出鎮廊車節鎮者爲
麁官乃刻詩于東都乾元門有寄語長安舊冠蓋
麁官到底是男兒之句刺其重內而輕外
李白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者
况使水于俳調俳優故以飯顆山頭吟戲子美作
詩之苦
曹鄴詩思遲澁扞柚方得如鳥從井口出人自洛陽

米經年方遂偶句

米元章好易人書畫楊須翁作魚羹飯之僞言河豚元章疑而不食楊笑言此赝本耳公可無疑因嗤其為米顛子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饁婦謂其昔日富貴一塲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為春夢婆

唐賀知章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

晉循嘗譏劉裕以蓋智捺言其智氣窮劉裕報以續命湯言其不省事

梁常叔在合肥曾破魏兵及蕭衆吕僧珍遇魏兵不敢前魏人第其優劣有不畏蕭娘吕姥但畏合肥常虎之歌

李元凱因魏主矜己多好臣刺以江南多好臣一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魏主聞而甚慙

宋明棋甚拙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給以皇帝飛棊臣不能斷明終不覺而好之愈篤

魏主都洛北方酋長及侍子多畏暑主聽其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司空圖品前人詩謂元白力勁氣僞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對于蹇澁無所置才皆切中四子之病及

自許所作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深以看影秀許而來蔡寬夫嘗局而迷之誚張懷慶竊李義山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之句為已作增生情出性四字故時有生吞活作之誚

王欽若號癭相陳升之號筌相童貫號媪相梁師成號隱相

荊公明道論事不合荊公謂明道公之學只如上壁明道答言參政之學有如捉風

李義府號人猫張士遜號和鼓稀味道號模稜子吕惠卿號福建子楊愿號肉簡板陳彭年號九尾狐

張允伸號白眼相公齊後主號無愁天子

李林甫世號李猫兒秦檜時稱秦長脚

宣祐御筆以司諫除丁大全以正言除陳大方以侍御除胡大昌而左選號閣之洪天錫時天下目三人為三不吠之犬

王宣徽洛中園宅擬膝堂起高樓更為華侈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公巷居才庇風雨又作地室讀書其中洛人戲云司馬家入地

元散散王士宏等宣撫江閩不識天子撫綏元元之意恣情聲色賄賂之間贓吏貪婪不問良民塗炭

乎先王之法

豨丘言魂傀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困我五根役我謂孔子未知孝弟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為天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

謝靈運浮躁不羈方昇平天子踐祚乃翁搖同異不獲秦政稱疾不朝游娛無度朝廷收之而有韓亡子房奮秦帝劉連恥之咏竟不免東市之戮

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猶康非湯武薄周孔殷安自義農周孔外俱不杂指杜審言北而鍾王衙官屈宋奴隸蕭李小兒造化

蘇軾不知道自以為是斥湯武為篡弑之逆稱荀彧為聖人之徒逞其私邪無復忌憚

東坡視卦之盡指為老鵲小大之雅指為老鴉

苻堅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除宮禁第以待晉室君臣

秦政登山勒銘漢武出塞銘功竇憲立石燕然杜預沉碑漢水

漢兵已迫王莽猶旋席隨斗妄引聖言以自慰隋兵已臨后主猶縱酒賦詩妄指王氣以自解

賀若弼以大將自許指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闘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

楊素負性疎辯高下在心惟頗推髙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蘇威以下則視之蔑如

禰衡謂仲尼不死孔融謂顔回復生二人疎狂好譏吏相賞重衡也卒以善罵遭誅融也竟以善侮夷族

佛氏以舍身為福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

佛氏以莊嚴為功晉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倪唐佛氏以持誦為獲報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于刃下

奢侈門

桀作璇宮象廊以危夏紂為傾宮鹿臺以禍商晉室衰于虎祈之築楚靈敗于章華之成高門就而韓傀亡阿房進而秦亥滅漢武之智眩于栢梁建章唐皇之志侈于華清昭陽飾珠玉萬間隋煬之淫熾傲浙江白屋宋徽之奢窮

鄭子臧好聚鷸冠卒罹不衷之禍得臣子玉常為瓊弁卒致河神之乞田嬰衣曳羅紈食厭粱肉卒以奢亡其家石崇蠟薪錦帳厠同繡室卒以侈殺其身

蜀卓氏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家僮八百出入弋獵旌旗鼓吹臨邛程鄭之富亦與卓氏相埒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

卓王孫田地射獵之樂擬于人君郤公羅車百乘畋于野觀者萬堤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以蠟燭代薪武崇訓用油灑地以築毬場王武子以人乳飲㹠以編錢匝地

羊雅冬日令人抱甕釀酒欲其溫待朝以侍兒充嗉

[illegible]集八卷　十六

壺令張口承唾吐庭外何劭食必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視父劭之日食十千則倍之

宋景文會客室列炬倚百味歌舞相繼席散毋經二宿名不夜天揚國忠冬月宴飲令妓妾肥大者圍前遮風號肉屏障

裴晃每廣會賓食者不能名其饌常陸廚錯雜入者莫不飽其食

同昌公主奇王異香綴步輦每出遊芬馥滿路晶熒眩目

宋武帝欲無度大修宮室土木皆披錦繡閒表顛高

祖儉素之規遴穀田舍公得此為遇之對

秦不恤民怨而作阿房魏不畏天戒而立崇華

李輔國遇盛暑掛迎涼草於戶則涼風自至同昌公主當隆冬設却寒簾於庭則寒威頓息

秦始皇阿房三百間咸陽之禍已萌隋煬帝離宮四千所長安之兵遂來

東昏石棟仲尼深致其譏陳室漆城優旃每致其諷

荒淫門

太康畋於有洛十旬弗返穆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漢武內增上苑外置樓臺隋煬大造龍舟巡行萬里

[illegible]集八卷　十七

魏王寵龍陽君禁境內不得言美人衛君幸彌子瑕惜餘桃為孝親以啗餘桃為愛君文帝叱鄧通通吞傍不肅相繳治之帝使使謝相曰此吾弄臣袁寵董賢晝寢偏藉帝袖賢未覺乃割袖而起少文移人遂至此極

吳王入郢燒宗廟徙重器破平王之塚撻平王之屍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

上官昭容常外宅衣人職夫爭候門下揚國忠與虢

高希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不識張伯松遂羨
仲舒之博不知子雲之學足稱
邯鄲子陽園亡一桃即知之其自亡則不知智伯于
危人之失一羊即知之韓魏交圖則不知
齊景公用魯道齒以女樂而三日不朝孔子遂去秦
愛由余在戎饒王以女樂而五月不返由余遂亡
晉獻以璧馬釣虞虢而虞虢卒并于晉趙襄以城環
誘智伯而智伯卒禽于趙務得于前。不顧其後。
衛君變彌子瑕以其矯駕為孝親啗已餘桃為愛君
及其色衰寵弛始斥其矯駕為借分啗桃為褻己
彌子之行未變其初。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至
變也。
陳侯惧宋衛而忽鄭成禍卒生于無能為之鄭秦人
備匈奴而輕民度變卒起于無足畏之民
智伯失言于灌水韓魏攝其肘足卒也地分三晉魏
武滿語于黄雉玄德遺其匕箸卒也土割眡蜀
畢弋陳于郢人曹陽失地鶴鵠巢于望國魯昭無民
秦黄佞左袍幻姿右擁嬖女馳騁高蔡之中不以國
家為事卒為楚子所誘殺之于叫
宰夫嚴子卯之盛宴。不戒屏躬。太師歌巧言卒落禍
生肘腋。

齊懿公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為僕奪庸戎之妻而
使庸戎驂乘二人怨懿謀其游竹中遂弑之棄竹
中而亡去
景公衣狐白之裘而謂天下不寒當耆老之年而乃
惡言嗣事
趙高束蒲為脯指鹿為馬而二世不覺假說通以天
權顛黔黎其誰聽
韓非不識說難字孔閔不識恬退字孔光不識忠孝
字揚雄不識師古字陳蕃不識謙容字蔡邕不識
明哲字荀彧不識大統字禰衡不識遁默字李白
不識審度字馮道不識廉恥字荊公不識變通字
東坡不識誠敬字
魯平公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群群猶若無一六
翮在其中
景公實晏子不能用忒弥立朝不能否夾谷之會僅
歸魯鎮陳氏厚施卒殄齊脉
秦皇彈秦弱鞭石之玩漢武乾封陷欺人之詐愛居
大舜世喚其不明金馬碧鷄時嘆其無益美珠使
于樞臣大古移于夷房

漢高質稟雖厚而無問學之功又無真儒輔導至以
功業驕父兄爵祿驕臣子太公自父夫人稱毋修
愛姜之態赤功臣之族起廢立之議偕張敖起壁
人之謀械劉敬致白登之圍婚冒頓貽中國常
尊托牝鷄殘戚自己宗為使趙王不得其死令惠
帝不得其終

漢文帝近遺魏尚遠思頗牧類燕劍人不貴羊酪而
貴南海之海物唐文宗近捨裴度遠慕蕭曹猶蕃
夷人不貴氈罽而貴中國之綺繒

范增勸項籍誅季不知一季死天下之為季者尚多
王猛勸苻堅殺垂不知一垂死天下之為垂者尚
衆

漢帝躬擐甲介馬稱為上將軍行陣三匝以厭兩宮
流血之災

史氏不為楚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不書呂娀秦
牛易馬而以矗司馬言之

劉備可以急取不可以緩攻而魏武乃重發于劉以
喪其功孫權可以計取不可以勢恐而魏武乃輕
為于孫以至于敗

班固譏遷先黄老後六經而自為書則列儒術于諸
家其後六經也孰甚譏遷退處士進奸雄而自著
論褒郭解以譏愛其進奸雄也孰甚

漢昭烈辭荊州英雄無用武之地取劉璋不免蹊田
奪牛之誚蓋經權兩失之是以吳強于東魏盛于
北堂堂帝冑卒偏安于西蜀之一隅

及諸葛亮不長于將兵而使將兵迄無成功桓温器非
優于東國而使東國幾于僭竊

兼聽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謂蕭何得聖人之變謂劉
向得聖人之力

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蟹東坡在海南為殺
鷄作疏乖崖在成都為封羊轉經愛物之仁似不
能勝口腹之欲

真宗惑欽若矯誣上天沉沉如醉後神宗排衆論單
任安石不察其悞務生亂天下

神宗推崇王安石指其為今之古人貴董呂惠卿稱
其為世之賢人

伯顏有罪順帝不能去邪勿疑使脫脫以子而弑父
脫脫賢相順帝不能保全功臣使哈麻矯詔而偽
誅

倚遠難忘近患秦人烏鵲之智感似士失真士黎立

夫人之智

寇深試士以道盛德至為題章句之吉昧而非省矣節命題以公都言謬云告子閱涉之誤眩而罔覺

疵累門

桓文之救衛似仁責楚以義振扶弱抑強之舉大蒐示禮伐原示信謹正名定分之防然挾天子非所以尊天子摟諸侯非所以睦諸侯取必智謀不循天理是以不免為三王罪人

荀卿才高而敢于大言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于好古其過少

桓公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雖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釀王室異日之禍

孟子之忠憤幾于怨莊子之學術幾于妄

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損之過不免孤立無輔之敗益之甚卒有尾大不掉之疵

陶朱公智士也以富故禍其中子公叔文子賢人也以富故累其長嗣

邾莊公以卞急斃爐張曲江以忿罵貫譴禍瑪以疏躁致縻蓐逐以禍念來紲

管仲作封禪篇史遷著封禪書司馬相如撰封禪文張說撰封禪頌俱不免于矯誣遊侈實以祈天永命之道

無恤若喪命簡子結吳取代之志為吳之圖而降食為代之利而許擊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誠代惡也乃盡心力而為之成其惡不成其善安得為繼志之孝

莊周賈誼有智才不以聖人為法瀆亂善惡而放誕其詞莊言生為徭役死言休休賈言生何足惜死何足患

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曠日持久不亟得志

管仲不學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有陰妻邪謀之失

楚莊入陳不能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之亂視桓文之霸功殆什伯不相及

趙鞅興晉陽之甲以清君側竟作厲階陳湯起墩煌之卒以圖郅支終為招難

子貢孔門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廷名宰而恣貪求

之問擅文名曾以納賕致發杜黃裳嘆特與亦以
受餉見疵
高帝明于知人而料事不如光武不免乎城之圍光
武熟于料事而知人不如高帝不免有龐萌之失
高帝盡功臣之材而不全其身光武全功臣之身
而不盡其才高帝材不及諸將而氣則過之光武
材過于諸將而氣實槩之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
少衰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少減景過于薄卒以
來吳楚之變章過于厚不能戢外戚之暴
秦火大厄群籍孔壁僅存遺文漢高英辟不事詩書
廿六
文帝賢君未遑禮樂光明臨雍拜老祇修彌文唐
宗乙夜觀書反增慚德
漢祖約三章矜功馬上唐宗頒六典慈兆是鳴會要
作于宋光岳弗完經世紀于元彝倫攸斁
賈誼治安策言雖忠而術則疎義府承華箴言雖切
而心則詐元稹教本書言雖華而要則寡
絳灌少文狃于干戈之習隨何無武誇夫技藝之奇
漢祖怒蕭何下廷尉械繫數日文帝習此繫周勃景
帝習此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逮繫不可勝舉元
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

家法若此類皆貽謀不善之過
達奚華飭居位不修威儀而取輕于世第五倫清白
者稱不持儀撿而見譏于時
菹醢韓彭雖高帝寡恩然貪權施勞二子不免又未
可以歸高帝人彘戚姬雖高后殘悍然馮寵專愛
戚氏不免又未可以專咎高后
冒頓嫚書漢皇不能伸其辱單于入塞文帝不能洗
其辱
漢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致高謀逆止過在帝
使敖失國其罪在高
叔孫通欲起朝儀以革狂呼擊柱之習不能訪求古
廿七
制乃以秦儀雜就遂使成周全典不復見于當時
亡秦陋制得以相傳于后世
銅狄摩挲祇深秦皇禍獎巨靈負鼎奚裨漢武長生
揚子雲之寂寞一櫂而投閣謝安石之閑暇一喜而
折齒
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
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
述以遊海若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
淮陰與高帝論將兵自矜其勝較彼此之長能忘君

臣之大義誇詞一出群惡皆起不惟根自己亦族之禍實啓後世人君忌才之漸

田仲王孟以任俠鳴不免使氣之失馬遷班固以史學鳴不免勝質之失莊周列子以曠達鳴不免放誕之失張良陳平以智數鳴不免譎詐之失毛萇鄭玄以章句鳴不免牽附之失管仲晏嬰以事功鳴不免假濟之失

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報盧綰嫌畏于己陳英布憂迫於情漏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念意危用成大變

曹褒之禮孰與伯夷荀勗之樂孰與后夔均一弑殃亂王荀彧之仁孰與比干曹植之讓孰與太伯均一魚目混珠

汲黯擿直聲而有褊心念罵之鄙長卿饒文學而有臨邛滌器之陋韓信閉將畧而負胯下蒲伏之辱張敞優吏幹而坐便面拊馬之疵

衛霍為將匈奴遭劉艾之深然中國亦棄地九百物故過半張仁愿為將突厥遁沙磧之外然當時之城築廢戸卒為寇資

班馬馳騁古今失坐疎陋旁蒐旁搜幽賾未極精研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仲宣輕脆以躁兢孔璋惚恫以傲竦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

張敞走馬於街中阮籍醉卧於婦側魏元忠泆蕩少檢束李邕豪放忽細行溫庭筠敏于才薄于行丐錢于揚子院折齒于夜邏卒

揚雄苦貧戚戚作逐貧賦韓愈悲窮規規作送窮文

博陸謹慎不學致身歿之禍萊公忠亦不學致雷陽之貶

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墻填

塹亂以收置解罘率無補于風化祇以昭其愆尤

揚雄草劇秦論呂黎伏光範門師德兩援柄臣稚圭一援堂吏康侯沒引於秦檜之門龜山推轂於蔡京之手

漢元減馬穀者歎肉而吹笙度曲之好不絕孝成罷技巧減廐馬而長樂昭陽之寵不衰

張京兆以微罪誅絜舜衆旅之仇幾成李晟謀以細故毀押才行壘之變幾作

光武失於龐萌孔明誤於馬謖陸贄吹噓趙憬大防獎薦揚畏李昉見欺于多遜之奸范公智困于丁

謂之險人固難知而知人不易
漢武帝才足以有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為
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為惜乎汨于功利
周黨致試于范升樊英見責于張楷由其匡救之奇
不免進退無據
漢元優游不斷漢業遂衰唐宣聰明強察唐祚遂亡
孝成威儀之盛內損於飛燕外壅於王鳳炎炎燎火
光允不揚
光武引聖言止封禪若無何復封禪信聖言之誠不
如信圖讖之篤
智如相如陳封禪以開君誕賢如倪寬美封禪以導
主非
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傷其道
劉劭志人物儕道愛之子產于西門則精粗不揣等
傑材之樂毅于曹丘則忠諂無別目趙張為伎倆
則能吏之績隱名子夏之徒為臧否則洙泗之傳
晦
郭璞文藻學博足參上流詩賦誄頌並傳于世而訥
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
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

嵆莊性慳鄙數米而炊稱炭而爨張充性吝嗇繫鑰
腰下行如環珮王安豐富冠世怒女未償乎宿貸
王叔介居相位祀先止祭於寢黨
和嶠富盛擬王公于諸子食園李計核償錢王戎田
園徧天下與從子一單衣後復責償
王偉緯忍死于臨難之初受戮于就職之後謀國之
賢雖若足稱死之不早實為可惜
陶侃以不預顧命為恨却溫嶠同赴國難之邀尋追
還已遣帥兵之督當危急之勢昧討賊之義若非
太真之諄諄開諭烏能免坐視傾覆譽尤人臣大
節豈而未純視桓彝聞變即時起義毅然誓死不
貳不無岑隱之判
庾亮挑禍蘊峻祖約宜正典刑士行反為釋其罪任
讓奪後劉超鍾雅罪在不赦士行反為請其死惟
全一己之私交不顧天下公憤
士行當國難方殷謝邀不赴及聞嶠敗于幾成緩于
討賊之論始深感悟兼程而進既而嶠貸其軍食怒
欲西歸及聞嶠訊衆敗事義旗迴指之麾始分粮
五萬以餉嶠軍
晉文帝詔齊梁陳後以時修祀少彷繼絕之意誅周

祖以下子孫俾無噍類難逃慘刻之愆
王通獻策闕下輕于自衒而急于求進教授河汾詳
于世變而畧于性情是以唐如房杜王魏皆其弟
子而史不立傳宋如董韓程朱皆在從祀而通不
與列
李義山以聖相許裴度王荆公以聖人許揚雄
顏延年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阮嗣宗日夕沉醉
不以政事為務
陸贄性褊急與玄通不相協婁致其短毀文昌性介
狹賓客有召賦失必致其傾

陳壽不美于史原于遷固之記繁志雜范甯不美于
春秋原于歆向之彙經任傳
馮衍有悍妻不免自操井臼劉孝標有妬婦遂致家
道坎坷
傅迪讀書雖多心不能解時人譏以書厨陸澄學識
雖廣理多蒙昧當時號以書厨房輝遂稱為五經
庫無裨于時殷踐猷號為五總龜何濟于世
老杜孩丹嚴武貌視禮法朱老阮生皆貞莫及遺田
父泥飲至彼肘而不悔内直外曲彊禦不畏矜寡
不侮皆非世所能測

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談其本而不暢其流
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語其流而未詳其
本。
温西碑文世稱其膾炙千古而柳子厚謂其有愧于
昌。杜陵詩句。黃魯直稱其靈丹一粒而楊大年以
為村夫子。
樂天遺廢放浪物外。若真能脫韁軒冕者。然于榮辱
得失錙銖校量。頗乃自矜其達。雅賢于傷忠憤死
之子厚。視淵明要樂而忘適遇皆適之真趣則甚
遠。

太白一斗百篇操筆立成。子美譏其欠縝密子美政
謀長吟一字不苟太白譏其困瑀鍋
李白學本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之會。欲藉
之以立奇功卒陷逆儔遠謫夜郎。不能如孔巢父
蕭穎士之察于未萌。
魏元忠承書遊散金之詔歸隱君賜無所賑施。
李商隱作文必聚書檢視。人謂之獺祭魚楊大年為
文使子姪檢討故事錄出之人謂之補衲被。
敬瑭雖能翊晉社稷而事之太過。竟階亂華之羞重
貴雖能易始絃轍而絕之已甚卒貽嘅飯之辱、

王荊公主領後不知秦晉之民以差後為使是以其
門士如章惇亦以領後為未盡溫公主差後不知
吳蜀之民以領後為便是以其門士如純仁亦以
差後為未協
向敏中范諤賈易辞君正孫安上君弟張齊賢欲娶
薛安上嫡母柴氏二人當時號稱賢相所為乖義
瞠後中人
范果獻王堂記不得側翰苑胡旦獻平河頌不復留
蘭臺
李少游循適意則銜權循拂意則浩慨意氣盛衰一

何容易識者謂其必不遠到
安石得君不能開治卒以醸亂張浚用國不能威敵
卒以覆師
汝愚不授侂胄節鉞徐誼言其為國患葉適言其必
搆禍而汝愚堅却不從未幾擅權勢逞夸奇正人
端士一網打盡卒啓國家以無窮之禍
胡忠安淳謹有餘骨鯁不足周忱建文之難挽首王
振之前宣德廢后景泰易儲脂韋阿狗無所匡拂
德望持重雖足稱風裁節槩則未著
李賢得君後先三揚才猷亦能展布惜其有文敏愆

事之能乏文定休休之度械葉文莊嘗已為文易
以韓雍謬加殺降之名譏羅一峰疏已奪情寃之
市舶黎郎王翔疏留之請與岳季方論事不協則
劉之補之於外使之在郡淪落不振于張黃門因
事失意則絀之黜之守郡使之未老歸休
王三原篆沽直謗君之動正當擯歸而置辨不已失
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要皆侃直少文
之所致在邊臺懷三原生上之恨陰主文泰疏怨
而多方指摘夾大臣休休之度與情恕理遣之正
類皆深刻陰詐之所致

李文達青揚文貞嫉黜攻已禁錮終身不為潞公之
申救唐介至已晚年因譖忿斥諸賢視楊一律反
指彥博之矯情特甚責人則明責已則昏
倪敬軒奏對誤稱學生遂以失寵高季方盡言噤濺
御衣旋被棄斥
劉吉王賢所學雖博為文則滯論者謂其如寡採花
不能釀蜜
林聰早歲登朝風裁侃侃及其晚節更易溫譓文升
遭汪直之譖御命往勘憚直不敢為異勘報一如
直言惟知避橫閹之禍不能白鈞陽之冤跡涉浮

況之朝變非宋全之毀
林俊薦瓘召命出為巡撫。蓋欲避禍全身及瓘敗又
欲保全名節始有古今惡魁之疏士類哂之
立仲深性資剛偏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為非
人所共非必矯以為是論秦檜有再造南宋之功。
論岳飛有未必能恢復之議范文正最持重則以
為生事王三原負重望則每致其譏。
王伯安龍陽之貶止由論救戴銑與瓘初無深仇把
言投江作此狡獪世謂其為權譎縱横之餘習
陳金俞諫後先平賊雖為有功而縱兵殺掠金時尤
甚民苦其毒時有王賊尚可官兵殺我之謠。
王文成成功日攻擊始則由于平時與逆濠通覲問
既則辯者並其功而又重以文過致群譁不息不
惟被累於生前又復遺詆于身後。
外戚門
崇侯虎知周有三聖人勸紂加誅而不知聖人無死
楚范增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亟擊而不知王者
之不死。
桀囚于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悔不殺湯于夏臺紂
拘于宣室不能自反其過悔不誅文于羑里。

厲宣王無故而料民仲山甫以為害于政而妨于後
非罪殺杜伯左儒所以不易言以求生
鬻拳以兵諫為愛君奢刖以徇葬為孝親罰又以召
君為尊周易牙以烹子為恭主豎貂以讓妻為
從允吳起以殺婦為不私荀彧以佐操為忠漢。
臧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
者成公臧允匈奴之策奇策也君子不謂之奇以
其所告者王莽謝子邛明堂之議正議也君子不
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
夏含淑德嬖妹喜以色攻而亡殷含德音昵培滑以
鞫攻而亡周含蕭節悅榮夷以聚斂攻而亡秦含
節儉起阿房以奢侈攻而亡漢靈含正直用刑臣
以後倖攻而亡隋煬含慈仁事遼東以征伐攻而
亡。
穆王南狩楚子荒遊秦皇勒石泰山漢高歌風沛上
昆明太液之華芝房寶鼎之歌均非為親為民類
皆假名濟欲。
子朝爭周聵輒爭衛糾白爭齊厲昭爭鄭禁門醜喋
血之慘青雀起投懷之嘆
中王假手弒父無復人心棄其九族蕃論典悲罔恤

其民束薪致慨以天王之尊賵諸侯之妾祭伯朝
魯君臣之義弛戎狄會潜夷夏之防泯終春秋之
世無復紀綱法制
燕將樂毅而代之以騎劫使田单收其降城趙將李
牧而代之以趙括使白起坑其降卒
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孔墨
之辨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
秦濟晉饑晉閉糴德出而以怨入吳濟越饑越閉糴
忠獻而以仇酬
乞栝丙娶妻美乃與兄以款讓尾生期婦于橋下井
死溺以明信宗魯受齊豹之謀遂死孟縶之難以
殘義
管仲謂聲色不害霸王荊公謂不恥宮裏有西施不
知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二子
不然
晏嬰知齊政卒歸田氏叔向知晉政將歸六卿不為
國所而私相料其智不足稱也
齊莊公數通崔杼妻而以杼冠賜人寺宦者賈舉
而以罪鞭復侍二人伺公以報怨誘殺于喻墻又
墜之頃

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強慕不如秦楚思繼其烈而舉
動煩擾及戰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
息為仁義盂之會見執于楚泓之戰卒殞其軀
定公幸禍忘讎惑利忘辱以女樂怠政事而不終仲
尼之任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白君之賊
鄭伯如周而逍重賂君憂亟臣聘鄭而逃重辱君命
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蟣虱王愷發一快心截娥
眉如芻偏李斯發一忍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
嫉心激禍百年其念甚微其傷甚廣
荀卿書為異說敢為高論犯紂極惡指之為性堯舜
至聖指之為偽思亂世之賢人君子指其亂天下
莊李括孳殺根毀駁正訓無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
視食噎而絕粜嘉穀談者雖曲為其義辨而釋之
屛不罷屯于殺聖困躓于忘親者也
申韓以刑名干時孫吳以戰伐邀世管商以功利佐
主儀秦以縱橫射利
晉獻公婚姬姜魯昭公娶孟子王恭納婦於王沉劉
頌嫁女於劉嶠系同宗一脉之傳灰百世不通之
誼
文仲祀爰居於東門仲尼斥其不智衛公用鄙子於

雖含予魚糾其昏淫。郭崇韜致虔爵鬯而南漢之
亡奚裨王欽若閉門修誦而朔方之騎莫退
晉國既灌而往之禮王莽譙恭下士之禮藉草杯酒
待故人之禮曹丕受禪之禮桓温拜表輒行之禮
皆禮之末流之弊正荀子指以為偽之嘗
秦政滅天盡焚先代典籍漢高雖霸不肯從事詩書
鮑叔牙聞人過終身不忘趙普與人處微仇必報項
籍于人功無所計于人過無所遺
霸王力拔山氣蓋世叱咤嘩千人逮其後卒為氣使
慷慨自剄不克忍忿耐情為捲土重來之計

莊公養叔段之惡適所以傾叔段漢景養梁王之驕
適所以危梁王
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思得長生不死之術遣徐
市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延年之藥時微行以
辟惡鬼至梁山捕殺中人卒至山鬼持璧損館沙
立
主父以強趙之君雄蓋一時以立少之故竟致餓殞
一姓之溺愛若甚小沙立之難作為甚大
趙負上黨之田使長平六十萬之師徒群登鬼籙受
郭開之讒使北鄙李將軍之良將枉斃讒鋒

秦皇不愛民力堅築長城以捍中國晉主亟圖神器
乃剗長城以資虜地一則築城未竟而陳吳兵興
一則剗城未幾而北翁兵至
秦始皇一天下銷兵器晉武帝一天下徹武備隋文
帝一天下毀兵仗三君始焉弱民以杜亂嫌終焉
自弱卒抵滅亡
藺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乃欲以匹夫之勇抗秦一危
于睨柱再危于澠池使秦奮吞噬之威抑將何以
處之
秦人無道殺人之父而復刼其子楚人不競忍父之
死而復婚其讎

秦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
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
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
刈股肱猶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寒心
始皇方晏然以為能植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漢之吏搏
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
始皇之羽蓋東封結仇萬姓建武之翠華南指取怨
群黎

秦穆用三良殉葬陳乾昔二婢同棺

荊軻未入秦先殺於期而為秦報仇及入秦又償燕事而覆及其宗社

秦皇未見韓非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漢武未見相如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始也遥聞聲而相思既也日進前而不御

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均不能若牧羊者之鞭其后

秦帝索神仙之藥而疥疲其民漢皇求不死之丹而耗糜其積

高帝愛幸戚姬呂后希見孝文寵慎夫人與后同坐帷薄不修衽席無辨

項王火咸陽三月哭聲慘天日而眉容不斂當垓下決別獨眷一婦人而悲悵不自禁高帝決意于太公呂氏額分杯羹而笑嫚自若及四皓之羽翼已成顧寵姬而欷歔不能止

周勃入北軍問袒問非所當問迎謂橋請間請非所當請阿意獻諛雖由不學隱衷默計祇為身謀

漢高索父之羹大言無當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一擲設無項伯之援太公不免為俎上之糜

武帝慕神仙以女偶方士尚戰功以姊匹家奴欲得西域善馬耳心喪師而不悔

漢祖畜疑忌之心屠功臣慘如刈草菅耽枕席之情寵愛姬逾于菜父妍

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殺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

東宮節義挺挺范膺抑之于酷吏蔡琰忍恥頻售範聯升之于烈女乎任臆祇增穢吐

英帝天資刻薄挾數任術以無寵廢正后以無罪廢太子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絀申屠嘉罪張釋之戮晁錯殺亞夫而君臣之道乖闕與吳世子博戲爭道投局殺之激及七國漢祚幾危

武帝聽江充之誣殺太子縱張杜之暴殺大臣戚衛青李廣利之功逞事不已納欒大公孫卿之偽譎祀紛起巡狩無度土木繁興以斗斧枯民之膏血以糜費致海內之耗虛

平勃之從逆王陵之正論從王呂之邪謀向使酈寄不可用呂祿不可給紀通之符節不可矯北軍不

納而呂須謀行漢祚之危蓋亦岌岌

晁錯加誅終無以禳七國之叛平原函首竟不能遏

金虜之侵

景帝天資刻薄蓋以晁錯為其家令足以刻薄之臣

輔刻薄之君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以激戕削諸侯

之變

淮南信左吳之策相與朝夕按輿圖覽部署納王元之

言欲以九泥封函谷迷而不悟卒抵滅亡

漢武射南山杜鄠之令寒心止逆旅拓谷之翁奮臂

類異以反唇見誅史遷以微罪下腐信少君怪誕

之說與任江充巫蠱之禍慘

孝惠衣冠遊原廟孝明神主藏別宮宣帝有戾園之

立光武有舂陵之祠唐用釋氏盂蘭之禮宋甦道

家焚修之儀類皆謬外背道拂經

漢武惡太史令直筆削落其書不知能削一史官之

書安能盡掩天下之筆

漢成惡恭顯而不惡奸深之王鳳唐德惡叔文而不

惡回邪之皇甫鎛

彭寵伐微既自疑又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邪吏之

諫言長為羣后懲決永為功臣鑒戒

漢封宦官鄭衆為侯唐封宦者李輔國為王安帝封

乳母為野王君元魏尊乳母為皇太后

李陵急于失國生為虜臣死為夷鬼馮道老于販國

朝為寇敵莫為君臣

子雲以帝玄成與顏子並稱韓子以墨翟與仲尼並

列

光武以直諫殺韓歆以誹謗貶馬援以吏事責三公

使大臣不得盡其心以讒言易守令俾守令不得

盡其職廢郭后易太子皆非盛德之舉信圖讖出

桓譚終為至德之累

武帝擅富強恣驕奢南開兩越西闢五部笮氏蝗國

海內虛耗自列侯封君以至世家子弟與閭黎庶

靡不困窮

宣帝學務申韓治崇覇道趙蓋韓楊死非其當碧鷄

金馬事尚虛無用恭顯啓宦官之門貴許史釁外

戚之寶西漢之亡首基于此

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詞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

甘往全其真反露才以駭寵逸情以懷素發所刺

何以加而抱朴乃方之于仲尼

孝武一惑桑孔禍及黎民一惑衛霍禍及邊鄙一惑

張湯禍及大臣。一害江充禍及父子。跡其所為甚
一亡秦之續。
元帝優游不斷。戚宦用事。弘恭石顯陰殄漢脉。望之
自裁於府第。張猛引决於公車。京房以夫諫棄市。
陳咸以不阿城旦。
鄧氏擅權。朝政雜亂。袁敞以不阿權貴殺身。任尚以
頭領外家棄市。鄧康以陳青切貴夫籍。杜根以請
后復辟撲囊偽詔。歐刀臨命。誤几陽欲藥揚衆卒
任保身伯而威柔變樊豐耿寶而擁奪。
漢明治楚獄。刑無辜。竇憲營陰匈奴近部。劉英銜叅

門之禍。遠遁胡鬼。開無窮之禍。
李廣以私憾殺霸橋尉。褊收險刻。元非長者。所以不
侯。非在數奇之說。
曹昭以管仲察齊頹子之驅駕。以叔向混處伊傅之
室座
和帝誅竇氏之橫。任鄭衆之賢。用宦官以代外戚。驅
封豕而得長蛇
通鑑進曹氏抑昭烈。紀武后黜中宗。忠憤如岳飛。雖
騎捕之而不錄。忠義如孔明北伐。體之為入寇
安帝一名寵信宦官。任用群小。崇奬外戚。徼功求狄

桓靈釀亡漢之禍。實濫觴於二主之世。
章帝不罪竇憲奪主田園。啓外戚專恣之漸。不遏竇
后譖廢太子。開宮闈害政之端
吳孫皓惡人視己。群臣莫敢舉目。齊高緯言語謇吶
不喜接見臣下
陳蕃事未成而謀已泄。王允功未就而志已驕。不得
為伯玉南容之智。又不得為甯武子之愚。
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其露啓纍
而無華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王仲宣于曹操之奸雄。謏以賢主與天子魏々之語

說劉宗歸曹公人傑。為享福祚萬全之策。後為操
軍謀祭酒。受腹心之委。漢室存亡。不復加顧。
晉代風俗淫僻。耻尚失所。朝寡純德之士。卿乏不二
之老。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
辯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仕進
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
笑勤恪。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
劉頌發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待至伐晉。群臣交諫不納。所幸張夫人諫之。斥以軍
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幼子詵亦諫之。斥以天下

大事。非孺子所能知
張華不明去就。委身賊后。深昧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之義。是以卒斃其軀。而身名俱墮
苻融敗于淝水。如麋鹿以妄動。惟置眾任禍敗于好
水川。若燕雀以輕罹網羅
賈后兇悖。三王蔓延。王戎王衍。空事清談。裴頠張華
自求禍亂。錢神出魯褒之論。銅駝興索靖之慨。雖
有私言莫僞廷議。王衍為三窟之計。心實叛乎朝
廷。何曾毋萬錢之食。言不及於國政
魏王思投劍豫筆端。[illegible]復擲筆于地。踏壞之。王述著
雞子不得。怒擲于地。復踏之。回轉不已。復掇入口
中。齧破吐之
孝成迫方進自殺。以當天變。秘方進勒殞。僞其葬錫
既已誣天。又復誣人。宋景熒昭所不肯為者。傾毅
然為之。而不知不二其命之道
石顯戕殺師傅。元帝已知其惡。卒不能去。王介甫偏
拘亂法。神宗心覺其非。終不忍罷
殷浩以虛聲敗績。惟咄咄日書空。房琯以虛聲喪師
尤快快不朝請
安玄敗秦。殆亦天幸。正宜乘勝長驅。以洗前恥。頹乃
徘徊兖豫。曾不能掛旆天山。封泥函谷。反運米枋
頭。以濟苻丕之饑。卒軍鬪陝。以為苻堅之助。跡其
綜籌為計亦左
石崇被收。嘆奴輩利吾家財。而不能早散之以免害
曹武被收。嘆諸人欲取其財貨。奴友而不知預去
之以全身。
梁武舍身為寺奴。卒以崇佛之禍。流毒後代。誠為萬
世之罪人。孝元戎服講老子。卒以虛無之談。自貽
俘囚。豈非萬世之笑具
上尊本大義。賊親之詔不誅。敦反使敦擅殺周戴。勞
晉羽翼。以成其逆
簡文本佛無厭。土木充實。補舍不吝。及三淮浪沸。五
嶺烟騰。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而緇衣蔽路。豈
有勤王之師
梁武一有利取國之心。弑二君。殺六宮。不之恤。一有
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役老少死相枕。驅數十萬
葬魚腹。不之悔。廟用牲牢。畏累冥道。無非諂佛以
求福報
陳後主以臨春結綺為兒娛。以長江天塹為足恃。安
其危而樂其亡。隋煬帝內極淫佚之欲。外張夷狄

之禍棄于天而絶于人

武帝精佛戒斷重罪終日不懌遇叛逆亦泣宥之王侯盜横或白晝殺人于都街或昬夜公行手剽掠溺于慈愛知不能禁

煬廣負不赦之罪逞無窮之欲臨渠十六院浮水而之錦離宮四十所樹夾道之楊奏新聲肢迷樓汾陽昆陵之宮濃艶奪目林亭酒發之亂醜聲莫紀

江總敗國奸回有潘陸之華無闍綺之實子美有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之詠退之有久欽江總文章妙之句杜牧之有前身恐是梁江總之語皆未可與言史也

蕭統文選遺仲舒三策而收揚雄美新之賦姚鉉文粹舍昌黎傑作而取文昌淮西之碑

周天元忌楊堅位望隆重而不戢已之昏暴令堅不安卒殂于天興宮之幸

文帝惑于女子與隋復滅隋莊宗嬖于伶人滅梁復自滅

叔寶舉國託江總總為相惟事詩酒已又恃王氣在此長江天塹隋兵之來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齊湛于白虹貫日則殺姪百年以厭天殃于彗星示變則傳立太子以禳天譴

宋主武堰洛口摧陷長城不度智力横挑強虜殘師徒于河南飲戎馬於江漢末路狐疑卒惟子弑

隋文帝以胥吏治國獨孤后以妬忌治家

宋明帝猜疑畏忌言語文字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語夫常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字蛉螟惟恐不立諸王弟姪悉加勒拉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使劉氏之宋遂絶于泰始之朝

李充不就魯平之辟平怒捐充溝中復爾謫著亭長

姜岐不就喬玄之辟玄怒勅使偪致不則趣嫁其母

賀若弼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

李昭德雖首下氏芻狗同列李汾勅輒尤人跦狂無忌

鄭棨有詩名無廊廟之望大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洎于擢卻棨請于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不究時病率如此類

裴矩有節女不諒女心而偪其更事柳直李德武有

節婦不識婦心而孟浪再婚爾朱
唐高祖歎文王之明隱太子異泰伯之讓唐太宗乏
子臧之節父子兄弟俱失其道遂釀推刃蹀血之
慘
李吉甫僥倖龔龍王師愈督盧藉誑召王珙以無
作有售額外之欺張美貧應私求坐罔上之失
房琯效車戰陳濤之役卒以取敗沿其名不順其勢
猶以鄉飲之禮而理亂秦之市
太宗閨門聚麀父子為尊知裴矩封德彝之奸而不
能去辨權為紀宇文士及之佞而不能遠李世勣
何如人乃有顧命之寄卒以一言而僨事許敬宗
何如人乃與登瀛之選卒以奸說而崇妖
高宗嬖父妾為妻不慚聚麀之恥中宗縱韋后預政
卒招袁牝之凶
文皇詔免關中租調二年已而斂已輸者以來年為
始德宗令兩稅之外悉無他徭後役亦稅而追求
者過于稅
李華著文名可使孟堅[illegible]于子上崩甫穎士以深
識許之而後乃失節于賊庭
李白樂府三卷數致意于綱常之道履君臣之義不

篤則有君道曲一篇慮父子之義不篤則有東海
之篇慮兄弟之義不篤則有上留田之篇慮朋友
之義不篤則有箜篌謠慮夫婦之義不篤則有雙
燕離之篇後從永王璘不能潔身而去既合于劉
又合于魯又娶于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雖收友
人骨送蕭十一之喪薦同子弟輩各贈詩以致[illegible]
睦之情如君臣夫婦之義何二失既彰二美莫贖
肅代之季觀軍典兵出于宦者魚朝恩程元振得以
肆其奸藩鎮廢立出于軍士李正已田承嗣得以
奮其擅閫之甚若茲中興之功安在
程子夫言小兒學問止論語以論語為幼學之書宋
人言趙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以論語為尋常
之書
德宗猜忌刻薄自任強明恥屈正論非受[illegible]罔雖鄙
祥瑞貢獻出宮女下罪詔俱有可稱然作瓊林大
盈稅間架貿宮市則其可恥
魏徵事建成不知其術勸其立功以獲位不勸之反
位以示讓
肅宗于飛龍小兒寵封王爵遂致下不保子上不保
父中不保身內不保妻一小人之任用雖微捐非

常之禍害甚烈
李白顛而從逆李赤顛而投圊二顛之趣嚮雖殊方
而根栽身之禍則先後一致桓溫橫而簒晉朱溫
橫而簒唐二橫之奸譎雖殊狀而逞不軌之謀則
異代同符
玄宗之心一昏遂以蕃代漢以奸易忠顛倒眩惑罔
知誰何如睽離妻之日不分天地四方之位充子
野之耳莫辨韶濩鄭衛之音
唐文宗以詩示鄭覃不悅覃留意萬機之諫徵以示
李宗閔深喜閔一句一拜之說
憲宗平蔡之後信用匪人好神仙術泌守台逆佛骨
韓愈竄潮未幾疾生于金丹卒之身死于閹豎前
之英斷不惑因為可稱後之鮮克有終因亦可笑
韓退之謂李賀真小人而不免失于前之過樂汪彥
章謂李伯紀真君子而不免失于後之過毀
王士儒佐逆宜肆市朝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
亡之恥蕭繹乃愛儒詩才欲脫其死及見湘東一
日之語始勃怒誅之心喜怒生殺皆為己私君父
仇讎全不厪念
退之刺長安富兒不能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而老有
絳桃柳枝之二妓敘當時名貫數死金石藥著石
以垂戒而卒啓服硫黃痊之一病
放翁李振舍己簒國之鴟梟而指穡術為賣國之鴟
梟
宋主始惑諒闇之說宥劭而不發脫持猶豫之心釁
劭而不火卒致商臣之禍實其自致之灾
馮道更事數主不忠之甚也而安石稱其有功于五
代之民雖事讎無傷苟或托身曹賊不智之甚也
若實謂其依操以安劉而不知操有異志
晉指鴈門關以北十六州與契丹使虜並有漢疆覬
伺中國使后人被其禍飲其毒山前山後不見天
日至于四百三十二年實晉主作邀利忘害之偭
後漢父子嗣晉統而二傳三神器僅四載如蜉蝣托
生塵世從古無有如此之蹙後唐四君而三姓後
周三君而二姓如璧碔同萃一函從古未有若此
之淆
宋太宗自推斧截地之嫌起燭影搖紅之議而宋后
之服服不以制而備之厎厎不以罪德昭之死死
不以壽廷美之薨薨不以正屢開其隙以示人是
以千載之疑卒不免

荊公敏足以博今古，識不足以辨小人，謂呂惠卿為
當今可望一人，而不知其心術之甚險，謂章子厚
才高為流俗所毀，而不知其志行之可鄙。
太宗利後之心已切，再愜之訣適符，是以金匱渝盟，
弟姪橫死，趙普再相，房州再貶，初心一熾，何動不
害。
蘇軾曰：聖賢之心，釋老之學，儒不知道，闢禪不中，病猖狂
放恣，荒誕浮虛，生財之論，即青苗緒餘，用人之說，
即伐遼北，始見荊公行得狼狽，故為是兩端議論，
使其得君專政，為禍不在王氏下。
真宗惑志，與端東封西祀，鴟尾之帛承天之書，王旦
不恥于從真宗，不恥于拜欽若，丁謂五鬼九尾狐
之徒，因之獻諛，用●中邊迭奏祥瑞，迭出亡國，以
此欺君，諄諄言夢，解疑作論，君亦以此亡，欺一國
君臣如病狂然。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好為譏刺，卒以是禍，觀其獄
中夢繞雲山，魂飛湯火之句，深可哀惻，及出獄，畧
無懲艾之意。
李純甫號為知道，曉研佛老，著書皆祖其意，荊恕明
辯有才，從東禪學，後來無所不為。

王安石剛愎執拗，稔惡怙終，始得罪于朝廷，繼得罪
于兆庶，始得罪于君子，終得罪于聖賢。
東坡陳少南之解經，乃文人之經；張子韶之解經，乃
禪者之經。
宋太宗於趙普之奸雄，信之過深，于盧多遜之邪佞，
驅之不遠。
趙普以受瓜金致疎，堯叟以受蜀錦速謗，皆起以貨
息。關南致訴，惠卿以掊克秀郡召糾。
王安石論人有伊周志，放君誅兄，亦未為不可，論商君
能令政必行，令人未可輕非，論馮道為己利人，有
佛菩薩之行。
尹穡學博行修，恬于進取，時論翕然歸重，後附思退
排張浚，公論翕然薄之。康伯可中興十策，伯紀
趙元顯何能遠過，聲名甚著于時，後乃附秦檜以
求進，聲名于是掃地。
王介甫念抗新法之當行，而與諸人爭論，嚴分宜力
舉歐陽之攫銓，而與人主爭強。
端王輕佻好微行，主婦上書，稚子牽衣，光宗受制悍
種婦，不朝重華，不視疾執喪。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厚，謂呂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

薦中公為中丞以為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
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薦則譽之過隆怒
則毀之失實
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金人再入
退禦之計詐張曲端旗懼之金人撫掌笑其給
猶長公曰周孔心佛老王荊公曰堯舜心管商
國朝
景皇南城之錮以弟困兄已非子臧之節復請黃竑
之請以子易姪蓋滋殄臂之謀
康陵厭九重樂遊幸衛士執戈戟守空宮自號威武
大將軍易名朱壽馳八駿以時宗藩五府而傾野
蔑臣庶之巨禮犯道途之風霜含天壤之忝效傖
野人之麁糲去宮殿之深嚴棲氏居之淺陋宗廟
不親祀郊社不時享
清寧宮久缺問安之儀坤寧宮未成繼熊之夢百姓
愁苦不之知萬機廢弛不之理玩忽一輩祗如厭
土召逆藩奸援矛伺釁卒以遊戲無度疾徂豹房
斯時使非
明天子入承宗祧輯寧海宇則將搖社稷為保其後
康完而無虞

正德時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上方喜遊自稱威
武將軍
武廟初以豹房為家更以宣府為家遊巡無度時時
夜出索婦高門軍士褫襪不繼㬋氏廬舍為變市
肆蕭然白晝閉戶令僧與婦女數百〃載婦女各
執闘毬遇車既馳交擊僧首上視之大笑以為樂
青軍禦北虜應州幾致乘輿陷陣
方正學前用計宣諭燕將士使其歸心朝廷復用計
離間燕父子使彼父子相疑一則欲其歸心與之
素一則欲其睽天性之親其待與雖也何以其為
國謀也何異
正德紀年賴危不次變幸盈朝遊巡關塞無異于秦
隋漢唐之季逆瑾濁天八黨亂政無異于漢五侯
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流賊假擾遍八歲省無
異于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宸濠交國
不軌無異于漢七國晉八王之禍大〃邊兵入衛
京師無異于何進召董卓崔胤召朱溫之禍
黃觀孝孺惟務集兵不知選將印紙數千宣諭大類
陸耳秀於祇同兒戲徒貽敵笑二人德有餘而才
智不足正有餘而權變不足可為平時之相不堪

任扶危濟傾之責。

耿炳文眞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不足恃于此可驗

李景隆以膏粱豎子無異趙括黃子澄乃薦其才燕兵方幸其來而子澄乃中以敵人之所望焉在其為謀國

李端于天下岌岌之日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勳改易承天諸門更改六卦品級而揚揚若無事之時瀕天變之急務濟時艱之良策頓在之而[illegible]非推于成敗之算無補萬一且使靖難之師[illegible]以為詞

齊黃謀國付托不效社稷傾覆不能死亡[illegible]徵其逃難猥欲航海外夷

馬監龍門孁故侯方與交為友彼人發其[illegible]詔離與承當張維理父卷合二十然後流始為文子二閣卒其交行祇剡千古一笑

胡廣諡[illegible]雖[illegible]諡昭為安諡文康劉吉諡文穆張昔諡恭襄實其品榮大不相類觸其微刻之衛俱宜乃以不朽之謚

治後東約數年流毒博而且容語落封彼其杳產韻死之害語學校被其淘汰鍛羽之害宦遊諸君被其架傳落職之害湖埠居人被其傾猷驛騷之害各省獄囚被其倍決痞肥之害內馳商旅被其喪還阻覆之害古昔帝王被其發塚搜寄之害先師往哲被其毀祠壞像之害合一世盡入好醜之人舉弃其操切摧剝之毒自有和以來未有如其流禍無間者也。

新鐫歷代名公事類通考卷之八終

新鍥歷代名公事類通考卷之九　意集
番東　芝華　劉　葉　編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閱次

迫懸門

堯湯水旱大戊桑穀成王風雷災而不災商季大雀
春秋大梓後趙蒼龍祥而不祥
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
陶唐氏不知聖猶鳳皇不知美有苗氏不知惡猶
鴟鴞不知惡
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鯀雖大聖禹無
所斷其惡
伊傅周召之臣千載不再出如鸞鳳騶虞間世一覩
莽卓操溫之奸接武于朝如鴟鴞蛇虎遍于郊藪
傅說可以呂放而孔子不能與周管仲可以霸齊而
季友不能強魯
舜禹之禪受命于人湯武之代受命于天
堯舜禪位後世稱之子噲讓位卒貽笑于天下燕鄶
讓國孔子賛之宋宣公立弟卒見譏于春秋武王
代紂令名不既周常弒簡罪逆難逭周公誅管蔡
不為賊兄弟之親血同氣萬世悲友于

垂舉諸子鈞為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一則奧其
積善餘慶之報一則炎其不善餘殃之常
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
大舜項羽同是目而仁暴岐雲泥仲尼陽虎同是貌
而聖狂判天壤
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
商家之法一湯以興桀以放周家之法一文武以興
幽厲以亡法無治亂在君順逆
湯繫夏臺文囚羑里禍豈及哉矣而興王之烈及收
于終重耳奔狄小白出莒禍且亘測矣而霸之
烈又臻于后
周公當國成王虔禋而朝致諸侯季孫用事武靈
年五十而餓死沙丘
太甲始亂典刑終為有商令主桀以伊尹之聖桓公
始會葵丘終為身死不葬桀以易牙之惡
周室伐罪吊民世祚誕延于孫子秦庭指鹿樹怨禍
隊突發于蕭墻
梅伯之性忠直卒以忠直致紂醢雷開性阿佞竟以阿
佞微紂封
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以種德

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
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豫與殊其迹。
渾渾灝灝噩噩之世，舉國皆儒，為吏皆循。自晋國之
人以儒雅而儒道始衰，自子産叔放以循吏稱。而
吏治始衰。
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染於
虢公鼓祭公敦，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
晋文染於舅犯郄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
吳王闔廬染于伍員文之儀，所染當故，伯諸侯而
名稱后世。
呂望之謀，顯于白首，甘羅之智，明于黄髮，[illegible]世也。
甘羅黄口，代張唐以相秦，子奇[illegible]敗[illegible]師以
致治其發，甫也蚤。
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棐高，平師師側目，啦陸之勢，
成王不遣，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于背，疑信一
殊，安危迥別。
孔子七十說而不遇，虞卿立談而封侯。
子路負[illegible]而強者易抑，[illegible]我資[illegible]弱，而弱者難強。
韙其如冬日可愛，趙盾如夏日可畏，顔子如景星慶
雲，孟子如泰山巖巖。

回麥空而天年，流芳千古，跖横行而老死，貽譏無窮。
管仲霸齊，子房造漢，善用智而以智由，韓非囚秦，鼂
錯死漢，不善用智而以智敗。
吳兵大勝，困于姑蘇，戎王強盛，執于樹下，福胎禍，越
棲會稽，遂伯五湖，陳騈出奔，克享厚祿，禍伏福。
齊桓用仲父，緒建一匡，用刁豸開方，身死不葬，玄宗
用姚宋，治軼貞觀，用林甫楊釗，蕩塵宗社。
宫之奇忠信之人，百里奚功名之士，一則盡其心，一
則行其志。
園父白居澤門，時謂澤門之晳，實興戎役，[illegible]黑居
邑中，時謂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illegible]學于仲尼，篤風宵之操，何善也，而不能有此結
纓。楚穆謀于潘崇，成弒逆之禍，何惡也，而成業光
于後嗣。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幸而遇子産，則不毀鄉校，咸陽
諸生，誹謗君上，不幸遇祖龍，則便遭[illegible]焚。
宋人以白犢之祥喪明，反致獲全之吉，塞子以胡馬
[illegible]之利，折臂反有身之慶。
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惡，鮑叔聞人一過，終身不忘。
故[illegible]異並相去懸遠。

范吳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家俘
由余小臧意合胡越化為兄弟朱象管蔡恩睽骨肉
變為仇讎。
鄭罕氏之後亡宋樂氏之以宋升降此禍喜之徵鄭
伯有死于羊肆子晳尸于周氏之衢乃慶封殲于
朱方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此禍淫之徵
齊桓起東海之濱所從者皆宋衛陳蔡勢同故謀之
十餘年結連十二國之師始能服楚于召陵晉文
依山河之固所從者皆齊秦勁國故不之一年僅
連三國之師遂能克楚於城濮。
魚頗翟公旅位賓客盈庭及免則故人去之可羅
雀鄭當時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齊之華士使志在祭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遊世爵
屈而文侯禮之所為同一離索之行所遇則懸殊
鐵之異。
鄭許以衛壁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智愚相迴成敗
攸分。
鄭莊成叔段之誅小慈失教漢武可昭平之奏為法
斷恩。
鳴隄高爪非虞氏之慢俠客大怒而滅其家廐水決

地非射姑之職郝君大怒而免其戮同一事出慮
外幸與不幸歧分。
晉侯鍛戈矛礪鋒刃慎武備之修秦世銷鋒鏑鑄金
人弛不虞之戒。
始終一威公管仲輔之則治易牙輔之則亂始終一
明皇姚崇宋璟輔之則安李林甫楊國忠輔之則
危
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減明德
遇敵致黽陵之斧孟明有罪毀家紓楚國之難令尹
為忠。
桓公一生霸業凡三變伯之初國埋未穩從事未
遠救施令外捍防為定伯之日陽穀而下葵丘
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成伯之後八年前
純墨救城杞城千城邢救徐急於救許之黃不恤
謀鄫無戍晉下而家決勁戰韓而秦晉投後先得
失迥然懸殊。
劉季起沛中光明磊落項籍起會稽慚守奪璽仁暴
殊歧興亡判徑沛中固宜其為湯沐會稽安得不
為垓下。
平原君千用人之所有賓三尺劍不五報成帝業皆

人皇于用巳之所愛沒齒不能歸侵彊之咫尺百戰百勝一不勝遂至于亡高祖百戰百敗一勝遂在下王。

項籍方命封樹絕于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于閣像淮陰人品遂不及武侯淮陰所以得使召者以平日名太平武侯所以卒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

雍齒以秦怨寧貰丁公以厚恩被戮。

賈誼議論俊爽止于諸侯相而陳平之屬為三公韓愈詞氣磊落終于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在相府陳裴不文而甘貴飾文僚而用

公孫弘巨文但得其不拜布被寵而仁人大夫謂原。見棄州郡及至開東閣列五曹出照城行其駢游外而後先之榮悴迥殊

李廣為將軍三軍受令及廢而霸陵尉得以辱之韓安國為大夫獄吏卒猶及眠而田甲得以提之。

中郎為宿望未嘗而能坐擁節通凜然大臣風節孔光厚為帝師而乃諂下董賢擁乎患失鄙夫。

漢武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司農每每告貧漢文躬行淵默無所更為而朽紅波及后世

均輸平準之法以弘羊用之則耗以劉晏用之則贏以張湯皇甫鎛用之則不給以李巽用之則增衍得人則法以人而良。不得人則法以人而弊。

張湯陰陂賢子孫繼之逃免覆滅之殃霍光忠貞不肯子孫嗣之卒致族誅之慘

嚴助厭承明願守會稽吾丘壽王去侍從移統東郡。張敞相膠東自謂無奇陳咸守南陽思入京城。二君近代之任一薄雄郡之榮。

王陽不度九折坂知有親王尊叱其馭疾驅之知有君。

漢昭明而不察漢宣明而察宋則察而不明。漢宣仁而不懦漢元仁而懦唐高宗則懦而不仁。

馮奉世矯制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甘延壽陳湯矯制劉向杜欽以為當封成功不殊獲報迥異。

漢成帝時單于請朝孔光獨叩閣而谷永之等迴拱手以移其詐唐天寶時編戶百萬號稱太平而殆賊之亂豎遽起以危其國。

宦者匿立使忠義舉動光明周勃擁立任智術蹤跡昧昧。

西漢以單于來朝王莽以謙恭而收其國東漢衰微漢獻不能自存而曹操終身不敢失臣位。

祭遵雅歌投壺，埒鄭伯之翱翔河上而不犯其[illegible]師
之辱。羊祜輕裘緩帶，類蕭銑之散處雲中而不坐
其離次之辜。
武帝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於小人外疏而中厚
汲黯以嚴見憚，而所尊則非所任；青弘見不加禮
而所任則異所尊。
逆賊風雨擧黃龍之治平，景星甘露啓開元之稅駕。
枚皋為文疾，受詔立成；相如為文遲，所作無幾。陸機
為文不患才少，惟患才多；李翺為文精密，思遲奏
樂乃屬辭，況恃才少推，可見居易文則自出。

九

張綱問豺狼不問狐狸，仇香為鸞鳳不為鷹鸇。
揚子雲詩偽爵不若𦲷君賓之不爵，華子魚祿偕祿
不若管幼安之不祿。
李固接賓言寒緩，議論人主前，吏部辨孫，不遇人不
能通其情，坐定談辨風生。
周瑜視曹操不啻虎狼，吳師卒捷于赤壁；玄德視陸
遜甚于雛鶩，蜀師卒衄于白帝。一則以懼心勝，一
則以忽心敗。
牛弘為大雅君子，而子實不才，干紀以墜家風；郗愔
為王室忠臣，而子超黨附桓氏以圖不軌。

太原節逢寒食，相率一月斷火，周舉移書限民三日
寒食，而俗尚少更；魏武下令，禁民不得寒食，而舊
俗頓革。
王肅體中有三反：事上方好下佞，嗜榮貴不苟合，治
身不穢尤惜財物。郗鑒體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
下佞己，治身清貞大修計校，自好讀書憎人學問。
符融敗于肥水，任福敗于好水川，其敗也出于輕舉
妄動；尹繼倫不為契丹所擒，劉子羽不為金人所
威，其植也由于堅持不動。
何充權傾人主，何準散帶衡門；戴逯功建式遏，戴逵
隱操東山，弟兄志業大相懸絕。

十

樂廣長于口，不談辨，傾屈不能對；摯虞長于筆才。
著筆雖擠廣不能答。
晉朝衣冠文物之王，而儒道生徒不修孔顏元理；夷
狄僭據之君，而大索書籍，博士置員。一則類移北
之枳，一則猶從橘之音。
潘岳之文淺而淨，陸機之文深而蕪。
謝安放浩，係蒼生之望；安矯情鎮物，一出與秦進
安撥之烈；浩遇事周章，一出北伐起朝野之怨。
伊慎每求望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

呂思禮作露布食頃即成王勃作滕王閣序援筆而
就左思作三都賦搆思十年張衡作南都賦練句
一紀
孟萬年盛名當世孟小孤澹然蓬蓽戴安丘不堪其
憂戴安道不改其樂
東晉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盛而哥舒翰失利
于潼關
苻堅醜類棊絶識緯世祖賢主怒罪桓譚
何晏之論見于無遂以虛無為宗而道夫形而下裴
頠之論見于有遂以形器有執而道夫形而上
奈登后毛氏乃夷狄之婦晉惠后羊氏乃華主之匹
毛氏志不二天甘一死拒姚萇之納羊氏失身猾
虜短惠帝同劉曜之寵風麟大豕迥判霄淵一則
流芳千古一則遺臭萬年
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長
李廷珪思敏時號下水船姚洎思遲時號上水船陳
無己思遲閉門覔句秦少游思速對客揮毫
唐太宗一貴學士之任天下之人歆艷慕羨往往指
為登瀛洲魚朝恩一作師儒講座縉紳名流恥與
其列往往以横經講道為鄙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孫漢充後宋璟止張說證魏元
忠善類逋誅仁人之言其利溥世勣陛下家事數
語殺唐子孫幾盡林甫陛下家事數語瑛瑤琚三
子死于一日奸人之言其害大
晏世甚侈嗇盛妻妾服擬王者虞世南躬儉約服室
不改于初
許敬宗之後有許遠足洗先代之羞韓魏公之後有
侂胄晉累前人之業
玄宗初載治軼貞觀及其中衰蕩壞九廟
太宗掇蝗吞之災害遂息是以至誠感天意姚崇遣
使捕蝗其災愈甚是以人力勝天變
白樂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閒之詩其詞達孟東
野出門即有礙誰得天地寬之詩其詞隘
明皇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晉天下之儲而有
洛濱之志
李白作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以罪嚴武遇己之薄陸
暢作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以狀常某遇己之厚
子儀以寛光弼以嚴王翦以衆謝玄以寡李廣無部
伍程不識正部伍
李德裕撥維州録恒謀以大議謀國事牛僧孺掎維

川誅恒謀以小信妨大計

孟東野描摧胃腎得之艱難崔鶠之頃刻青紅得之容易。

舉吏張文收有烏鳴於庭樹其妻喜其不祥乃作詔命改官之慶句容張觀家嘉瓜產於閫內時咸賀其奇瑞未幾來兄弟駢斬之殃

徐有功杜景儉鞫獄喜生人來俊臣侯思正治獄喜死人。

韓退之子韓昶不識金根字。狄梁公子景暉。竟為貪墨吏。

王建詩寒碎仕不前李洞詩窮悴竟下第杜荀鶴詩壯位至台輔何昔詩寒未幾天年

李義琰使高麗抗禮不屈李義琛使高麗伺匍伏謁

李光弼畏偪不終郭子儀完名高節

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閻知微田歸道同使默啜知微至帳下舞蹈宛轉抱吮默啜之靴歸道長揖不拜卒犯倒懸之怒知微坐德以為和卒誅九族歸道進爵不必和竟位高爵

饑紀與族人同應進士唱名之日。其家畏妖魏作北鷄巢雛群鼠晝出犬或中幘而行猶亦人立而言家人驚懼不知所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登高第妖異竟不為禍

陳無已擁被卧牀呻吟數日乃能成章秦少游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

明道言青苗法可且放過伊川于西監一狀一理會一則猶孔子之微較為兆一則猶孟子之不見諸侯。

韓范建明于慶曆間革弊以存法荊公施行于熙寧候因弊而變法一得一失禍福攸分

范蜀公七十九閑辭召而不赴文潞公八十餘一聞召命即出人各有志仕止殊趣

富范歐尹常欲分別君子小人故忠邪日至而朋黨遂起韓魏公優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忌之皆少而正人有賴

伯淳論議語見台諫权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不待不多。

王文若中班乙馬張輔特論劣陞優遷

溫公介甫俱以清儉無耻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大夫所宗仰至其所趍則大有不同一以正進一以術

進介甫所學者申韓温公所學者周孔故介甫之
門多小人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所傳者劉器之
陳瑩中之徒介甫所傳者惠卿章惇二蔡之類
韓絳阿附安石而韓維不希舊恩曾布諂附章惇而
曾肇審于進退兄弟賢不肖迥然判矣
趙時賞劉子俊憫文丞相不能脫虜之羈執而詭冒
其姓名以代其死謝逃于炎午處文丞相未即慷
慨以畢命而徧懸生祭章以激其忠一則欲其留
身以為異時復仇之資一則欲其捐身以植國亡
與亡之節其計文也若異其愛文也則均
唐世祖塑老君像于祖廟中欲祖李聃是召其慾邪
之祚哉
太祖修玉牒譜㨿遂衆議不祖朱子虛務其派衍之
傳
劉整賞國娼女毛惜惜不為叛賊行酒趙君誤從逆
妓家徐氏婦恥佐叛人燕樂
國朝
元世祖以塞北之夷在據南海黔賊滅宋乃以夷而
陵夏哉
太祖以江南之衣冠驅夷北漠抑胡元乃以華而逐
夷
文皇善用兵以八百男士而與李景隆不善用兵以
六十萬衆而敗
孝宗在青宮所與居處者得一温醇雅正之覃吉遂
基命仁賢 武宗在青宮所與宴游者類皆傾邪
側媚之八黨遂荒亡害政
陳也先為叛降之將其子陳兆先死番湖之戰
三城王芝垝以賢嫉而斥天錫弟新城王芝坦以罪
廢而生國除
懷恩本姓戴中貴之至賢劉瑾本姓談中貴之至悪
洪武[illegible]十八[illegible]殺[illegible]廿九[illegible]徐
大傳遠[illegible]十二[illegible]文[illegible]三十二入內閣
其發也蚤[illegible]學士中五十八發解首会探花達五
十八介禮闈在文淵七十餘始入閣楊尚書翥
八十餘進禮侍其發也晚
正統初楊士奇楊榮楊溥三閣臣輔最久事功茂著
而後俱孫嘉靖中楊繼盛楊爵楊最三諫臣疏
救在流間人下而同禍俱酷
九江守丁臣尚寶丞楊維俱陞都指揮使尚寶卿耿
[illegible]陞都督令安慶守張鳴尚寶卿徐所紹俱陞

衛指揮僉事。

洪武丁丑三及第。陳郊劉鍔尹昌隆。官俱不顯。且遭僇。而后先同一瘁。嘉靖壬戌三及第。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秩皆大拜。位師傅。而后先同一榮。

正統早年。幾覆社稷。及其既也。精明治功。光於祖考。成化初政。類皆美盛。及其晚也。機爲頹改弊政叢興。

卜者仝寅規石亨毋失奉迎禮以貽虜笑。陳循見龍遂崇奉迎從厚之書猶恚甚。且請治遂崇正其非分之罪。回視仝寅。其如梟鷙驕蹤。中官興安諷群臣請復儲東宮以端國本。陳循當會議章詔易儲之日。獨令舉旦蹤祈王。且署其覆奏之名。回視興安。奚啻麟豕判殊。

于肅愍㕘遭葉文莊之攻已。後慨然成其婦銘。李文達聞人譖文莊之議已。卒深銜致其擠抑。一則恢犯而不校之度。一則脩終身不忘之怨。

白沙之學。專主靜明心。與程朱異尚。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其詆議者亦不少。尊之者。指其爲開世人豪。如賀欽如鄒智如陳茂烈李承箕。皆怡然北面。議之者。指其爲染心禪學。如章懋如張吉如胡居仁何喬新輩。皆群然疵詆。

彭韶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海內所仰。宜加以至美之謚。而僅謚以惠安。李東陽媚權戀位。脂韋浮沉。貽譏什伍。宜加以不腆之謚。而首謚以文正。一則抑于相臣之私憾。一則伸于黨與之私情。予奪乖常。公論安在。

盧浵守潤。正己愛民。乃以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時有盧浵不來天沒眼之謠。曹濂繼守。貪恭自恣。頑廼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時有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

李東王竑。俱號一時名臣。及其居鄉。二人嚮尚不類。王高自標榜。非其人不與交。李出入閭巷市井。對奕終日無忤。王謂朝廷大臣。不宜與人遊戲自輕褻。李謂歸休梓里。不當以官爵驕鄉人。

劉吉與劉珝有隙。憲録笑珝附中人得罪。不肯終卷而上[illegible]稱珝以正定國不孝。化細閱而其詞褻。

楊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遂廷和居已之上。謝遷致政家居。一請亦薦起之。及至。一請不讓。遂處已之右。

余文貞方司徒郊撫臣例餽之。礦瑣文華遇其郊遂

直奮偏脅之脊

〇肇釁門

妲己乃飛廉惡來之所寄褒姒乃豎子膳夫之所寄太真乃林甫國忠之所寄寵蠱君心而後陰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

周幽惑褒女妖始于夏庭曹伯陽獲公孫彊徵發于夏宮叔孫豹嬖豎牛禍成于庚宗

豎刁開于齊齊亂伊戾開于宋宋危鄭衆開于漢漢衰高力士開于唐唐亡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而五嗣搆亂晉獻弁戎女為元妃而家亂進也

秦芊太后始攝政事使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貪嬰孩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之下起蹈不息焦爛為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秦昭王謂儒無益于人國秦莊襄謂無所教學不習於誦始皇坑焚之虐先世已肇端倪

樂毅伐齊不歸田單之間入鄧艾入蜀不報鍾會之閫來長司欣久留司馬恚典歸楚之心李懷光罘日使橋憤起背唐之志

孔寧儀行父在陳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君見弑華元樂舉于宋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棄君于惡臣節大乖

女子奢祭釀吳楚連兵之禍羊斟争羊敗宋師敗績之辱郈氏介雞招季平執役之忿宋閔博戲召子萬弒首之殃

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侈將相君庸主于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為徹侯及其危乃欲更市閻於東方之兵以自王

秦政以法律毒天下而扶蘇不得其死隋堅以刑名治天下而楊勇不得其終

秦始焚書坑儒辛國不永隋皇黜儒廢學再傳遂亡

扶蘇開忍陽毛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走無間言

徙木之信禍及于孫

豎刁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爲即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之傳及政而不及爵若東京之亂衆動田山河呼吸變雷露閫市則光寵三族作意則陵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並

慎陸機傾仄於賈郭。
晉不徙戎五胡伺釁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
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
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若以劉淵一呼而并
雍之胡乘時四起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
之場者二百年。
王敦抗旌犯順固為不軌王導當國逆起族克既不
能防之于未萌又不能遏之于已著反行胸臆假
手報怨雖有格天蓋世之績難免趙盾郤鮮之誅。
晉武惑于知予納妃賈氏啓五王之亂蔽于信讒疎

斥齊王失燕翼之謀昧于防患寵劉淵基亂華
之禍
庾亮輕淺無謀愎諫自用橫挑狂賊堅拒入援兵入
臺城抱頭奔竄。
漢魏居戎內郡便知五胡之亂所由始郭欽徙戎之
疏不行便知五胡之亂不可制
袁皇后生劭詳視之見其形貌異常知其必亡家破
國乃欲殺之止于帝禁于家諒闇之宥父弑入室
之戈
庾亮召蘇峻稔禍使國破君危。不能灰身謝天下。顧乃

苟且以求活
庾漢設鉤箝羅織之獄漸起則天置銅匭密告之門
寖開
胡虜亂華之禍濫觴于北朝之分治遍天下宗古之
混一
宋太宗卒不孝不友不慈之慘德于一身由于趙韓
王太祖既授陛下豈容再授之一語始也患失之
念狂發于隱衷雖甚微既也逢君之奸流毒于國
家為甚大
金以和愚宋宋以和自愚前功全棄遂已醸困執之

禍後助元滅金遂階播越之厄
國家下造區寓以來其間醸變非常變若海若謚
凡五閏曆洪武時胡藍謀逆醸禍功臣之變建
文時齊黃挑禍醸靖難闘逞之變正統時閹振玩
寇醸[illegible]之變天順時金石微功醸曹石忠
門之變[illegible]他如
頭名臣折辱朝紳[illegible]正氣如汪劉
[illegible]
建文仁柔無斷牽制文義不能誅黃師威國之宗陰
以威將上恪守已諭使不敢投鞭加刃於叔父。

景廟易儲，倡於黃竑逃死之奸，主於陳循容悅之佞，
成於王文蕭鎡諸臣褒贊之詐。于謙沈傷，主於柄
臣徐石之心，和於言官附會之口，裁于法吏蕭維
禎鍛鍊之手。

張彩勸瑾禁諸司之饋送禮物，一時剥削之弊少息，
勸瑾去左右之騙財壞法，一時衣冠之禍少減。惟
知敬瑾，茂視他中貴，推任大臣，內閣不得預，宦臣
憾于內閣，臣憾于外，卒遭逋逮，罪坐同謀，身受灰
基之事，家惟流竄之辱。

正德嗣元，八黨煽焰，魏彬固寵怙勢，張忠排陷忠良，
于經首開皇店，蕭籍導引遊巡，虛度歲起于馬永
成，廢學出劉谷大用。

錢寧以厮養小人，依憑城社，猱狡兼倖，善迎上意，大
招寵幸，黷貨無厭，助逆黨奸，幾危社稷，卒起棄市
誅，實之寧用彭便佞儉邪之報。

寧夏寘鐇之變，始仲春迄季秋，寘鐇中夏人民嘗挖
朝廷前倒，不知其幾千萬矣。探厥由來，蓋成于激
變于未也。以取横家既不能潛消默奪，銷于未形，又
未能以束禍裁遏于將熾，徒以倖倖之氣，孤議非
常之變。視昔大同之役，然撫總兵遼陽之縛都御
史，其禍尤慘烈。追聚變原，謂鉞臣為戎首也。癸
賈甚門

梁紂有天下之勢，不得以匹夫老；楚梗封六千里，而
為讐人役。

子西匿白勝，死于白勝；五王輕三思，殺于三思；梁武
寵侯景，禍于侯景；莊宗狎伶人，厄于伶人。

趙武靈任李兌，餓死沙丘；齊桓公任刁豎，腐死牖下。

商辛牧野倒戈，三軍之後不再；楚覇陰陵失路，百戰
之功盡傾。

七雄恭藏諸侯，強秦恭滅六國，復假項羽毒手，以滅
成周列國之根。

商辛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縱無傷，
狎侮五常，毒痛四海，上絕天意，下結民怨。

胡孫以鬬雞亡身，齊侯以笑嫔破國，宋閔以恭弈碎
首，陳靈以戲言被矢，子公以嘗鼈生殺，燕史以笑
談滅宗。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陳時務以要始皇，躡風
塵之會，其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富貴，禍不盈
貴，禍溢于世，臨死始知悔恨。

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

坑焚之禍孝靈之世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
皆折節下之。卒罹黨錮之禍。
幽王舉烽訊褻褒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
之北赫赫宗周滅為亡國。
妺妲産禍夏殷告亡。艷妻翁殃。周宗旋滅飛燕之禍
水入宮炎精光滅賈黨之南風專寵。司馬祚衰劉
后發崇寵唐宗不免樂器之焚楊氏擅寵至宋光
不免隕身之變。
周厲王川防民口不能免流彘之辱衛懿公寵鶴棄
民無與共禦澤之難。

孫懷王以軼滅國齊簡公以懦弑身楚子西以寬致
敗鄭莊公以傑自禍晉處父以過剛而賈害鄭子
陽以嚴猛而斃軀。
共叔之死啓于母趙王之戮成于父劉表之傾宗覆
祀袁紹之地裂兵亡皆由義方之訓弗明于初。是
以納邪之怨難支于後。
郤鮮華出見貴戚侍臣則怒目嗔視。而卒竄曲陽晉
范鄗自視過高魏忽君上而竟死曲江
鄗氏善善不能行惡惡不能去范中行氏尊賢不能
用賤不肖不能去卒皆危亡。

白起商鞅范雎諸好戰之臣用于秦而秦之社稷日
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諸好戰之臣用于漢而漢
之海內日耗。
齊桓會葵丘。有驕矜之色而畔者九國。夫差輕諸侯
陵齊晉而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嗷叱呼駭三軍。而
身死于庸人之手。
梁武操觚而若神之廢棄社稷以如芥木草菜權而
如熾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得臣愛瓊玉不免敗績之殃馮球市寶釵竟罹青衣
之毒。

宰嚭諂佞夫差卒斃伍員而斃趙高敗斯二世卒斃斯
而殞始為禍人終為禍國
平王繻葛之戰首足倒懸王綱解紐。世遂降為春秋
矣使平能復父仇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
無春秋威王晉侯之命冠履倒置王法掃地。世遂
降為戰國矣使威能正晉罪。則興王之師諸侯拱
聽天下必無戰國
趙宣孟不伸討賊之義卒兵緣之而來。霍子孟不發
毒后之私卒誅由之以起。
商君以變法禍秦。卒遭族滅盧生以方技禍秦。坑於

咸陽。

虞受晉賂以滅虢卒之自滅楚聽秦賂以伐齊適以自伐。

偃由以大鍾亡國虞君以垂棘禽身獻公以艷姬亂四世。胡王以女樂喪境土。

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

宋襄不用公子目夷大辱於楚曹伯不用僖負羈敗死于戎。

商君之車裂貪權死權黃歇之投頭貪位死位大夫種之伏劍貪計死計韓淮陰之赴醢貪功死功主父偃之就烹貪榮死榮石崇之棄市貪財死財崔浩之族誅貪名死名。

邾婁子溺水得毫濟岸自以為天意存祐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觀其敗不之救

密康公從受三女之奔私而不獻卒以傾國孫子得朱芳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卒以得滅

蘇秦興起以權勢自殺商君李斯以尊重自滅。

受满欲為卿無德而貪寵及于禍駟秦不守位倚富而後。終見伏誅

晉謀通吳以疲楚卒以自疲。楚謀通越以困吳祇以自困。

六國之亡。始由于張儀散縱之謀終滅于范雎遠交近攻之計皆六國之君昏愚所致非秦氏能滅六國乃六國之君自滅

燕丹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犯虎狼之暴輕慮淺謀挑怨速禍卒之力窮身僇遂至社稷丘墟

嬴氏以酷急備世。祚不百延。新莽以苛法坊民身卒不保。

陶朱公長子以惜金故殺其弟。濟陰賈人以惜金故溺其身。

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

商鞅相秦威陵公室及殉車裂㥏顧披布褐。處范廬竟莫之能李斯相秦志小萬乘及赴雲陽市顧出東門行上蔡卒不可得

蒲衣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雖既遂其身乃囚秦官既貴厥宗亦墜。

蒲非詐說雖李斯酖之卒累于說雖揚雄作法言新莽禄之卒卒乎法言。

始皇藉累世之業吞二周併六國銷鋒鏑慘坑焚其

意甚侈而仁義不施人心瓦解函谷一呼亡秦者
群然如棄弁毛項羽起隴畝之中破強國封王侯
坑降卒弑共主其氣甚雄而勇力足恃天理絶滅
垓下一敗令楚者群然如舍草芥
秦懲周弊聚兵咸陽以重其内其卒也匹夫横行郡
縣吏莫敢誰何而秦遂不祀漢懲秦弊大封同姓
以藩其外其既也七國連兵變反生于王室至親
而漢祚幾摧
秦人誹謗激坑焚之禍漢人清議激黨錮之禍唐人
清流激白馬之禍宋人文章激新法之禍禍生于

激何代不然
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
寵任兄弟而乃師嚴中商諸謀趙高自幽深宮委
政讒賊卒之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而不可得
李斯狗趙高而卒傾于趙高阿胡亥而卒夷于胡亥
始皇不行先王之制疾後世勝已盡取遺書焚之以
簧群萬世始欲禍人而卒以自禍
趙高撹秦廣勝一至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撹漢並
卓一至二豎與漢俱滅
海夫得徑寸珠蛟龍鏃蜓夫藏珠穴其股而卒越抵
得梟蹄金官胥摘索珉隱金斷其喉而亡
河豚味美吳人嗜之以喪軀西施色美吳王耆之以
亡國
吳濞驕猾始亂勢滛京城及太尉之師甫下滎陽七
國之軍瓦解氷泮溺之罵言未絶于口而丹徒之
刃已陷其智
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卒
致南牟自經之禍唐高祖令秦王開府置弘館
西宮招延文學卒致喋血禁門之慘
徽側男冠一方兗馬伏波之戮呂嘉咸行五嶺終推

下瀬之師
宦豎失勢取禍于根根賈誼長沙傷生于鵩鳥
蕭望之不能攻恭顯而反爲恭顯所攻李膺不能誅
節覧而反爲節覧所誅李德裕不能排訓注而反
爲訓注所排裴晉公不能逐鑄忌而反爲鑄忌所
逐
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下拜嫣卒
賜死殿刀
竇武何進佐崇戚近秉九服之冒怨協群英之勢力
謀誅宦官而以猶豫不斷反致殄敗

魏八族晋二十四友唐八關十六子宋五鬼其間非
無奇傑之才。而勢動于外利汨于中。覆轍相尋而
身名兀裂
曹操空國伐呉一敗幾于秘駕無地苻堅空國伐晋。
一蹶至于窮蹙無歸。
關羽善待卒伍驕於士夫張飛愛禮君子。不恤軍人
一以矜敗一以暴亡。
陳蕃李膺駢首就戮孔融禰衡罹死非命陸機齒剣
于成都崔浩被誅于武塁徽名當世而卒以名累。
漢唐朋黨激人主之怒遂天下之賢舉其親族交遊

薦引者一網而空之
司馬懿以陰賊狡險禍人之國其子師昭以簒弑不
道取人之國武帝雖云平呉并蜀混一三朝未幾
荒于酒色保養奸凶。納賈氏於太子而覆國之本
成摧劉淵為部帥而亂華之禍肇。
孝獻之世一變而黄巾再變而董卓三變而崔玘四
變而曹瞞五變而魏丕而炎祚之斬積衰所致不
獨一獻之罪。
晋孝武以一言之戯身嬰大禍張貴人以一言之故
躬行大逆衽席間有寇盜女德中伏蟊賊。

僣叔夜言已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失無方石
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不識人情闇于機宜久與事
接疵衅日隆其自知也甚審而卒坐此数失以致
殺身正所謂雖欲無患不可得已。
張華裴頠支東類西江統郭欽有謀不用劉聰姚仲
王彌石勒之輩遂充斥天下而晋之傾危卒莫之
救藥
王衍崇尚清談宅心事外始以自喪其身終以喪人
之國。
周伯仁以取印大于斗之漫語賈王敦之禍王景延

以十萬横磨劍之虚詞來北翁之兵類皆大言無
當遂致身隕國傾。
梁武溺浮屠之學從殄倫之教棄君臣絶父子遂使
臣叛君子叛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
叛命柳仲禮而仲禮叛蕭正表叛于鍾離袁君正
叛于呉郡元景仲叛于廣州荘鐵叛于豫章雖有
子及孫如繹如紀如譽如詧莫不遷延觀望互相
呑食略無拯救君父之意卒致憂憤成疾餓隕臺
城。
劉裕伐道濟壊長城取四鎮蹂胡馬嬰兒舞于槊上

乎燕歸于林木。末路狐疑釀巨禍

蕭道成。殺昱立準委質北面又欲窺圖禪代取國後

行弑逆。鴟梟鴟號。奸計百出。積惡劫業何以傳佐

孫祚之不長。視六國為尤甚。

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叡墳土未乾即

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天奪其魄。梁主不悟。

資以兵粮。傅虎以翼。自取覆亡。

齊高帝以弑逆得天下。齊明帝以猜忌殺宗親。寶卷

繼之。昏狂尤甚。亟祚不長。皆由自促。

虞世基裂損表狀。隋祚因之而亡。賈似道遏絕疏章。

宋業由之而敗。

梁信侯景之奸。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寶武僅存。

梁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一言之非。終年累之。一

行之非。終歲文飾。致其暴慢日滋。竟為周逖所害。

陳叔寶奏妓縱酒。酣歌玉樹。以狂悖致隋誅。隋煬帝

大造龍舟。巡行萬里。以縱蕩招唐賊。

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夢一手熱。為雍州夢一

脾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語所親吾

妾復夢舉體熱。齊主聞其談甚惡之。疑有異志。遂

加殺。

唐之閹禍。熾自楊高輔國。幽囚太上。喋血椒宮。爭援

真王。稱為尚父。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擬。季明復恭

之誅逆。雖強藩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其同

觚獻彌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為陳

寶。不肖者為訓注。計窮慣極。則何進崔胤假手外

兵。董卓朱晃乘機横篡。

高緯以嬖小僭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

儀絕家嗣。燕熙以符氏覆家邦。

程元振引吐蕃入寇。唐業遂衰。賈似道諱襄陽被圍

宋祚遂蹙。

胡恢以妖鳥刺方圭來齊學之蠱。山谷以爪蠢讒挺

之致宜陽之貶。

來公識斥丁謂拂鬚不知險人敬己。實難呪所為符

古進覆結襪袒割牲。操几杖擁帝取車之禮。疾惡

太嚴。曉人過甚。異日到海之行。怨根于此。不止孤

注之一語。

宋膺賓膺制閣得人傳至宣政。始見柄用。梁師成為

內童貫為外。酣歌高飲。玩敵搆兵。遂成靖康之禍

宋之亡。非有桀紂之惡。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肇元

兵之興。終以悮殺使者。激元祖之怒。特使獨松之

使不死於張濡則有宋之存尚亦未可知

國朝

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卒之國破身俘家無噍類

康郁焉巍之東誠忠謀至計當時使行其一藩變何由而起齊黄方顧堅持晁錯削奪之謀建文又聞于主父推恩之令君臣卒底滅亡禍移殄無噍類變雖倏于一時慨實深于千古

黄子澄首行晁錯削奪之謀以誤建文于前徒薦景隆紈袴之子以誤建文于後國喪家亡咎將誰執

王振悍生移閹戕朝臣妄開邊釁啓乘輿草莽之變江直作威勢奴視縉紳挑怨東北致外氏辱國之咎劉瑾握大權挫辱卿貳陰畜異謀措幾危社稷之禍三閹權行國憲勝気籠霄尤甚于漢之常侍唐之阿父及其卒也一膏原草一斃藉一磔東市亦足以少酬其究啖灼天之罪

談相驕侈宴佚凌蔑有司滿分宜父子陰事卒遭世蕃之誅竟坐棄市之刑

諂諛門

平勃不遵白馬之盟入軍又行左右袒之令阿人意旨曲為身謀

班固阿竇憲以作威馬融黨梁驥以黷貨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佞房於賈郭

孔光遇董賢下車伏謁潘岳石崇見賈謐望塵而拜

杜欽媚王鳳為申伯章惇稱安石為聖人楊典獻諛於石顕頌揚其德馬綰阿附于王莽盛贊其功

郗愔郗曇兄弟謟於道何充何準兄弟佞於佛

桓玄登御牀忽陷殷仲文進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之諛以悅之燕超悪汝水不氷李超進逼帶京城近日月之諛以悅之

司馬安撫仁盜義縛舌膠唇柔聲婉顏狐媚權近

陷媢都鄙在旦夕虞世基反以鄙斥泣愬之太常后主兵禍交目前孔範反以妄罪告急之邊將

高德儒指野鳥為鸞武后廷臣指梨花為瑞彭孫譽李憲足香弘勸賀元忠甞苦師睪唳叢薄媚侂胄

劉呂奉淫藝悅諸酋

隋兵東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抑而不言而卒以亡陳盜兵閫逼諸將求援若渴封德彝虞世基交相蒙蔽而卒以亡隋

郭弘霸嘗魏元忠便溺宋之問奉張易之溺器趙履溫以項挽安樂主車張說抱毛仲鳴靴鼻

裴矩掌諸胡交市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使隋煬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卒令疲弊馴至覆亡

閻朝隱諂事妖后遇后疾伏身盤俎烝𤢷請禱以代后趙履溫諂事安樂遇主輦就己朝服屈項挽車以進主

房孺復多招術家借其聲勢權近之推趙彥昭姑事趙巫藉其力竊宰相之位

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趨附或為假子開偶傷寒醫令服黃龍湯開有難色候之者請為先嘗一舉而盡

陶穀草范質制有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不知倉卒出受禪文乃得變通之允者宋祖由是益薄穀

國朝

徐禧諂事王振極盡阿佞側媚之態王佑諂事王振乃致兒敢有鬚之誚群臣效尤競稱翁父奴顏婢膝希冀榮寵

黃紘倡易儲之議徐正建禁錮之謀陳循草詔首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何文淵視草應言父有天下傳之子始也献諛干澤固嘗攘臂先驅既也時易勢移皇然逃死無地

臧緒首諛汪直陳言其所行皆公不宜罷革直悅起陞緒為都御史王億繼阿汪直上言其所行可為萬世之法直感遂陞億為湖廣憲副徼遂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唾罵

李東陽在閣二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一切阿奉全無救正作瑾碑文豎建自比劉秦美新及至瑾敗乃先首飾罵言瑾傳旨使為計脫己諛承罪譴

陳鉞行事乖方懼汪直見罪戎裝遠迓除道飾廚供張鮮倚賄託僱從見汪叩首狐趨狗媚無所不至

贊皇尹王鑾疏稱張永令之皋夔伊傅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奔兢門

翟公罷廷尉門可設雀羅李適之罷相前客無幾往來炎附寒棄從古已然

齊相養客之門一旦而朝叩秦關暮遊燕壁者恬不

原缺第四十一至五十葉

之屈不以為辱

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胃頂殺父鄭伯盜鄙此皆天資自然不須外物

匈奴貴壯賤老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犄張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其未𢦏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兎獲則則頓倒蹵仆逆之則奔迸釋之則為寇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鷙邊杭士嬰犯勞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孔光父列君當漢元特力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媿聖裔光事國則不忠承家則不孝始終成就莽賊之篡

賢憲專封作威福官遊多出其門田玢擅選樹私交將相悉資其給

胡廣尸位三公孫言恭色超媚宦戚陷害正人坐視諸賢之狂曾無片言之諍真患失之鄙夫賊德之鄉原

華歆挈刀割壁揪伏后以出壁間帝見抱哭後叱帝以驅后行苟富貴于一時遺嘔穢于千古

張武受賂李訓受賞藉逢吉市權李師望衷積當官以刻剝為務居位以財賄為親下則蠹民上則病國

華荀諸人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一火一毛一火盜之大蔡章諸人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一捕雞不捕梟之御

敬通不循燕隅杜篤請求無厭丁儀貪婪乞貸路粹佈毀無耻

陳湯舉茂才而父死不奔喪徐叔樂孝廉而冒年以干進

馮道歷四朝事數主若逆旅之視過客國存則依違竊位國亡則迎詔圖全世代之存亡接踵一身之富貴如生何心以臨前代之氏死何面以見前代之君

廣陵王胥獻符命於莽封扶策侯鄧卿侯閔獻神書言莽符封列侯權輕勢弱持心靡定遂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

華歆無䇿皓韜邈之風乏王臣匪躬之節撓心交臂位奪節阻後來黨附奸曯做出驚人惡逆

劉弘仁節莳宗伍志貪權狰才狗逆累業風素頹隤

一朝暴時智能之應翻作亡身之具

桓温伐蜀拜表輒行温之不臣不待廢立而後見劉裕平燕抗表即行裕之代晉不待篡弑而後知

朱异恃諂求容肆辨拒諫聞難不懼知惡不改掩媟亂賊朝野共尤天褫其䰟慙憤而殞

高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宰相楊愔使進廁籌以鞭〻其背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徃〻亂幸毋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

范曄門無內行孔熙先激以大豕相遇之耻遂與狂悖之謀臨刑東市毋至泣青顔色不怍及妓妾來則悲啼流連

周主贇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勅稱天勅杖稱天杖均倣聖人以天自處怒父前時杖已捫瘢詈其死晚居喪逞樂了無戚容公卿以下常被箠撻更為刑制用法益深上絶天理下結民怨曾不數年祚移族赤

宋孝武好狎侮群臣嘲謔無度自太宰以下不免穢辱常呼王玄謨為老傖呼劉秀之為老慳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群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凌媟

齊主當平陽潰陷方與妃出獵而告急之使凡三至而未知陳主當禍類入都猶飲酒作樂而告急之檄寘牀下而不省

劉德願聞宋上哭殷妃悲者厚賞之命遂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悅其順旨授以豫州刺史

宋子業猶暴昏狂肆行誅殺朝抑公卿仇戕諫士幽諸父湘東王以下于殿內捶曳無復人理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凶德條會于一身卒致殞軀于群忿

很繹隋煬號稱好學不知孝弟仁義乃為學大本二君為子則不孝為弟則不悌為君則不仁為人則不義其大本已失雖朝誦夜習亦復何益

魏晃嘗立私田畜養雞犬酤販市纏之間爭民尺寸之利

范雲欲與九錫之慶并心促壽愈疾以從劉聰聞為遮須國王不復畏死二人愛富貴甚于愛生

高澄以冒色故陷父幾斃馬稍違先志毆君幽寘含章忠孝俱亡天理不貸膳奴盤下之刀適酬君父之憤

蒼梧本與姓之子加以童孺之年偽冒類呂秦暴虐淫縱遊蕩罔節誅戮無常道成畫臍採袒蒼梧

並入令起晝腹為的引満射之骲箭中臍按弓大
笑道成家計陰結遂與邪謀伺其偷狗醉還遂到
二陽斬手
陳后主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柝五言之臣
滅無罪之家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
朝廷
賈逵效忠而賈充返為元逆盧真烈守節而盧杞反
為大奸
孫高纂若泰無度服室巧麗宮中財進獄以贿成蒼
頭膺開府封王之榮倉獸享儀同郡君之號躬琵
琶技製無愁曲府藏空虛賣官取直守令貪縱民
不聊生一旦邊塵告警宇變腋氣遂誅
張均張垍致位藏近負材覬覦端揆均抑于林甫垍
奪于國忠遂各懷觖望祿山盜國垍相之而均亦
受偽命肅宗反正交寘論死之刑房琯力援始免
誅夷之條二人荷寵不思報國交北逆賊反虛其
主
王光遠千索無厭遺答辱亦不愧恥唐休璟年逾八
十猶托權近求復用馮道自陳事四朝奉契丹無
才無能以取位

東昏惡父柩在殿亟欲殯葬毋當哭命輒托侯痛見
半闕入臨幘脫髮寥輟哭大笑且致禿鶖啼來之
謔
蕭繹父困賊圍兄制賊手宗廟社稷日就滅亡但不
救援逡然移檄責魏助姪伐叔罔知身罪難逃
北齊樂陵王百年因天文告變以濟南王當之不遵毋
命後濫因白虹亦星以樂陵王厭之不遵兄爲
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視蒙古俗子承
父妾兄收弟婦其穢尤甚
陳后主作縱無節酒色逾度不变郊廟宦豎弄權惡
忠直若讐仇視生民如草芥後宮皆綺綉廄馬餘
菽粟貴昵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
揚素昔非奪宗之謀嗣煬殺殿之狀逆長兄廣罪逆
深重律以春秋之法難逃元惡之誅
唐夏侯彪尹新昌令里正貢雞子三萬夥宰抱之遂
成三萬頭半年之間成九十萬文又令買筍五萬
莖寄養林中秋成五萬竹一莖直十錢遂至五十
萬貪猥不道無與為比
李勿負弟錫官既逐不肯還鄉寘毋于處窮困朝夕
無以自給

許敬宗性貪沓以女嫁蠻酋子多私所聘王源以六
卿之冑納女于管庫之人索滿璋錢五萬以為聘
禮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花充牀第
程元振于吐蕃入寇隱不以奏俾唐祚幾衰賈似道
于襄陽之圍匿不以聞致宋祚日蹙
任環妾寧盡飲賜酒而死不允環置媵妾以分愛裴
有敵妻寧坐不祥而死不令敵娶二姬以褫厄
宋高宗黜戮忠賢信任奸險上而父母次而兄妻一
切忘之群群骨肉之親併作窮荒之鬼
祥符五鬼相助匪非賓慶三凶同惡相濟
胡紘助侂冑斥文公梁成大助彌遠罷了翁朋邪害
正如出一律
端王為浪子天子不以宗社為心李邦彥為浪子宰
相不以國家為念
蔡京父子各立門戶甚于仇敵京以臣而叛其君攸
以子而叛其父
蔡確章惇黄履邢恕在元豐之末號為死黨惇確執
政倡之于內履與傣交和之于外恕立其間往來
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沮毁國政起造邊隙惡
聲充塞遍持州縣世稱之為四凶

賈似道陰許稱臣賜為捷聞之詐賜為請出陰嘆堂
諫之留喪師覺國亡在目前猶開半閒堂與群妾
踞地鬭蟋蟀而恬不知畏
賈餘慶賣國滿口罵座毁本朝人物無遺張全幸亡
南軍渡水挽其舟令衆斷軍指溺死甚夥
趙孟頫題岳武穆墓詩悽愴痛憤為古今絶倡其後
裂南冠臣勝國又有徐日興亡忍莫問且將忠赤
報皇元之鑒
賈似道處師相之尊膺國柄之重世濟其惡在兒侍
之賈究謀及乃心效奸雄之曹操恬視雷星之召
興岡閩水火之咋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
賂用白劄破世守之法曲丹筆容天討之刑民心
離而不知天命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
玉之珍弗顧母死奪制貪榮乃棄君寵立幼固位
誇己峻功頌德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
如石勒深懷禍慝恣肆奸邪卒召北兵竟亡皇宋
太祖發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
弟妝兄妻子蒸父妾叔亡姪納其婚君殘后適其
臣上下相習恬不為怪
萬安初無學術結內臣養子李泰為腹心認後宮昭

德為同宗在內閣日以羈託貪饕為事多結閹宦為援寄進房中之術絶無救正之語心如九曲黃河面似千重鐵甲人諷其去誓言以死報國全無警愧被黜在道夜看三台宿猶冀復用

焦芳阿承權逆擯斥端人計其奸險罪狀浮于張綵百倍綵卒挂罹重辟芳獨老死牖下

劉瑾非真劉瑾輩為寧藩南都之內應當奸傾邑壓所不至陸完錢寧張銳輩為寧藩北庭之內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

負溥門

白起帝秦之功成而賜死杜郵吳起強楚之功成而卒以支解大夫種霸越之功甫就句踐猜而殺之忠至要錄功成甚妬

宰嚭由伍員灌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棄耳

介子推奉晉文歸國致其有一蛇失穴之怨韓淮侯佐漢高戡楚使其有鳥盡弓藏之嘆

商鞅欺故友魏卬李斯因舊交韓非公孫弘慢辜故人高賀頡酸不拯素善向禮

高祖紊亂韓王孫不討造漢之烈宣帝至誅霍子孟

不監擁立之誠

漢光武廢郭后唐高宗廢王后宋仁宗廢郭后宋哲宗廢孟后皆由君德不剛以致三綱頹敗視大舜盡夫婦之道無偏愛之私二女修夫婦之德無爭長之念相迴奚啻天壤

漢宣帝至誅霍氏其寡恩尤甚于漢高祖宋太宗必死廷美其慘薄更過于唐太宗

彭寵轉運功多光武待之不厚遂謀反逆李懷光赴援績卓德宗待之不稱遂生異圖故父子典復社稷動茂代宗報之未優遂行反噬三臣之為善不終由二君之酬功不當

揚雄得離騷力陁而賦反騷以詆之柳宗元得國語力陁而著非國語以訾之

霍子孟之忠不可沒孝宣使其子孫無噍類蘇子卿之節未易及孝宣俾其爵秩僅典屬國

五陵遊麗辨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

呂布見親于丁建陽卒殺建陽受信于董太師卒殺太師

間譏潤論兄弟比有貴近安享榮祿一則畏預參鬻

求出外郡不顧宗社之傾危一則聞變高卧不問
外事坐觀國家之成敗
孔負受陳托孤之寄宜竭忠盡節繼之以死顧于君
之存則逆探其情婉詞求合及君既沒權臣移國
不能救嗣主失位不能死實爲孔謙之尤何足以
竊道直之舉
高歡不貴紹宗留之以遺子而紹宗遂俟景乃不盡
其力文皇托孤李勣籍之以輔子而李勣事高宗
乃不竭其忠二臣皆利祿之人未可以言三公不
易之介

劉裕追馬鄉能世尊族刁逵家衆以布衣之嫌成萬乘
之隙勇于報怨隘于容人
隋高祖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全者
子弟皆如仇敵卒來仁壽末年之弑
唐太宗託孤世勣勣附武氏覆唐祚劉知遠託孤馮
道道賣隱帝事郭威
劉昌以無罪斬孤甥張俊仰徐慶以婢詣乾稚故裴
敬數崔湜謀殺劉幽求謀遂張說負二人活命之
恩
唐代于汾陽據㙯家居不保丘隴唐德于曾公輕使

希烈陷後稽臣宋高于李宗過信汪黃不任宗衍
向敏中汲引丁李德裕及得志反擠德裕楊畏超擢
于呂大防及用事反叛大防
奉天之難而解陸德輿遂以忠貞平蔡之功而成裴
令公遂以讒退
北齊馮淑妃慧黠後主惑之坐同席出並馬願得生
死一處及後主遇害復事周代王雖有斷絃之吟
不足以贖其雜情之罪
徐世勣諛承妖后謀害遂良于死地而不出片詞申
救令狐楚觀望隨大誣宦王涯于死地而不出一
言中白

李勣為顧命武氏之亂唐幾周實基于勣之階下家
非一語趙普為顧命太宗之死弟殺姪實基于普
之既慣而習一言
邢恕嘗師程顥後復沉究禪教而叛正黨邪宋捷之
嘗師劉陶後娶陶妾為妻而弗畏名教
呂惠卿黨附安石驟得執政既得志遂逆閉其途凡
可害安石者無所不用
秦檜主和議喜張俊力贊受兀朮遣書矯十二金牌
罷四方統制使人心销衍國勢委靡實負國家不

忍負撻辱郎君。
陳瑄受命援危反令將士解其所服之甲以降予敵
張全義當拯溺反令諸卒截斷攀船之指以沉其
身
西王斯飄留海岸猶飼活之而反嗾人擒徑舟人惡
其負恩遂群起攻殺黃豬採荊迷道龜載出之而
反呼人取龜江神怒其悖德倏病瘵殞命
張阜陷北虜利僧越密計謀歸阜即殺越于直言之
許分宜薦南部籍往洲補北虜寵高卒陷夏于密
疏之奸
趙夢陽犯劉瑾怒積康海免其後夢陽竟忘其活命
之恩反起中山狼罷剛之刺
兇殘門
發癸殫百姓之財滋妹喜之樂恭戾頑狠天下戰慄
商辛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恣虐毒痛四
海。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
比三凶謂之饕餮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
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
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訓教不知話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人謂之檮杌
桀怒龍逢刑止於殺其軀紂怒比干毒至於剖其腹
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言於天
齊懿公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長奸濟惡懷商臣之
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勒罪伯而不能明虐主毋而
不能救是舉國之人皆不赦之罪
淖齒兇殘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李兌用趙賊主父
之食百日餓隕
商君臨渭水論囚亡百餘人渭水盡赤王溫舒治獄
血流十餘里義縱捕貴戚族豪猾一日殺四百餘
人尹賞穿地深數丈內人於中百人為一輩覆以
大石號為虎穴
易牙殺子以適君開方倍親以適君豎刁自宮以適
君三子皆非人情難近難親卒之專權大亂齊國
宋王偃欲霸國以厭雀祥滅滕伐薛射天笞地斬焚
社稷以威服天下鬼神罵辱國老諫臣剖傴背鍥
涉脛齊閔而伐之卒逃死於倪侯之館
吳起削刑而車裂以酬其酷衛鞅峻法而支解以報

秦政遠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惛悪
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
法處位任政皆短于仁義長于酷虐狼摯虎攫懷
殘秉賊百姓征彸呦呦愁怨
武安君坑趙降卒于長平四十萬西楚霸王坑秦降
卒于新安二十萬衝天大將軍房唐李生靈于四
方且八百萬
李斯祖荀卿傷道悖理之說而益以殘虐遂斬亂秦
之祚章惇蔡汴祖安石傷道悖理之說而加以凶
險遂產靖康之禍

是多淫刑大夫逃死於四方秦設重刑亦衣者相半
於道
費無忌傅太子建乃譖于平王怒誅太子以說賊蹶
其骨肉之親又勸王誅伍奢父子以亢楚患以說
賊斷其君臣之義
秦染夷風忍于以人殉葬魏黨房俗忻然以女娶河
吳王闔閭使要離殺王子慶忌明日偽加要離罪執
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蕭鸞自以得位不義誅夷高
武子孫殆盡戒東昏以先事制人不務令德而殺
人以自安

州犁上下其手楚法漸敝張湯輕重出其心漢法日譏
商鞅為政于秦秦族遺陵轢公子虔杜門不出者八
年韓非為政于韓韓貴人犯于法者無完家
始皇聞侯盧二生之謗譏遣使按問諸生坑犯禁者
四百六十餘人見東郡隕石之詐語介使逐問莫
服乃誅石畔之居人
始皇傾天下以厚葬匠人勞苦不圖誅賞反生埋之
以報功勤卒之外惟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項羽伐秦始皇塚曹操破梁孝王棺樊崇溫韜發漢
唐諸陵西羌滑賊發南宋諸陵

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
人之血
二世徇趙高指更置法令益務深刻大臣宗室濫加
誅滅僇死公子十二人于市矺死十公主於杜公
子將閭接劍自殺公子高請從死先帝盡除先朝
舊人寵任己所親信
秦人剏為夷族之法君用之以快憤臣假之以報怨
卒之始皇子女駢首就戮斯高族類靡存子遺始
皇以之害人終則適以自害
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唐虞後侯伯猶

存至秦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而前聖苗裔始靡
有孑遺
胡亥悅李斯督責獨斷之勸遂嚴督厲稅民深者為
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人相半於道死人成積
于市
呂氏鷙悍人彘戚姬武后妬橫骨醉王蕭
太史敫叱咤駭三軍而殞軀庸夫項籍叱咤靡千人
而授首垓下
嚴延年于所欲誅殺奏成手中而近吏不知其論死
之慘擬于屠伯奐嬋于諸所犯禁率不生出而行
旅重足其嚴猛之威甚于乳虎
梁冀驕橫群邪煽禍李固死以重望杜喬死以金蛇
陳原死以憤奸吳樹死以拒托陳授死以告變崔
琦死以諷箴陳蕃殺使客而左遷馬融謫不疑而
髡笞
孝質不君群宄害正楊秉朱穆以忠言橫見殘執李
雲杜衆以直道罹遭受誅劉儵定策解瀆足誠節
甫擅權趙嬈鼓亂梟陳竇血都亭之首甚李杜濫
長安之獄曹鸞抱永昌之痛蔡邕欲朔方之恨陽
球劉納斷首受戮劉陶陳耽執掌卑命鴻都之學
恥見桒松之象宣陵孝子不盡行誅臣之譏
茂陵之原陽陵之宋嬌悍褫谿如虎如貙睚眦蔕芥
死僵路隅
郅都之威貴戚側目甯成直陵之反出其上甯成之
威人人恐惴義縱弗禮之且碎其家
杜周操切服下張湯舞智御人臧宣微文深詆陳咸
殺伐立威武懿宗深排險酷
老嘲專制脅還卑伺王室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
光伍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
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
曹操役伏后勒皇子戮貴人以恐迫至尊用天子旌
旗出稱警入稱蹕以僭擬人主雖未稱帝目已無
王使陳群等有書三勸進之請安知不使獻為奉
上璽綬之禪
曹操破梁王棺槨掠取金寶又置發丘中郎摸金校
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汙國虐民毒施人鬼
龐參妻棄子賈充妻斬嗣宜城公主刵耳旁彌復妾
刻眉
晉室不競強臣擅威誅戮大臣若刺犬豕張華衛瓘
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

霸以俊才死阮籍沉酣不理若與世遠乃其察微
保身之智是以卒脫數子弃身之禍
庾亮恬擅賞刑顛錯殺戮近親貶出舊傳卒致宮闕
蕪沒陵廟隳焚危晉之罪上通乎天
王敦性嗜殺石崇三斬美人勸飲而敦之不飲自如
蔡王信性嗜殺犯者輒支解肉血盈庭而蔡之樂
飲自若
桓溫欺主資庸劣遂鼓跋扈之氣劉裕怒帝政乖異
勃專廢立之權
賈后橫妬殺太子墮嬪孕遂致晉封多難宗室迭興

齊冏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
傾覆懷帝初載亦有休徵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後[illegible]妻崔刻灼婢眉眼以青朱填傳符仁呆妻喜鞭
焚人不勝痛若埋其足露腹背受捶延翰婦崔以
鐵錐刺美人死者八十四人
義縱在定襄掩獄中輕重罪四百餘兼族戚私入視
餉者二百餘悉斃以解脫死罰之罪稱逢吉承君
命號埋獄囚入獄中閤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
獄靜報崔元綜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不入死不
肯止來俊臣注醋囚鼻掘地為牢寢以屎溺絕其

糧門至齧衣絮以食劉有光制鐵籠坐人于中外
燎以火劉鋹制刷刷其皮膚以泥周紂酷虐每赦
至先決刑後宣赦滿國俊矯詔殺流人一日戮三
百劉光業亦希功殺九百王德壽殺七百其餘遺
者鮑思恭王大貞張貞銛等亦不下五百
蕭安置挾持煆斧剝爪爬士之法史洪肇為斷舌決
口斷筋折足之刑
宋廢帝剖孫超腹以驗蒜氣修類商辛剖比干心以
觀七竅
劉曜入京都將相王侯連頭受戮后嬪妃主幽辱戎

[illegible]陽王妃劉氏賜胡從張平為妻
魏兵南下殘破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
貫嬰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林
木
高洋耽酒縱淫昏昡強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
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裸露形體塗傅粉墨幽二
弟浚渙于地牢越歲加誅滅魏宗室二十五家盡
赤其族無道之極浮于獨夫
宋孝武殺顏竣殺周朗殺沈懷文凡三殺直諫忤旨
之臣

徇生自以耻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
而死者不可勝数剥人而皮使之歌舞以為樂即
佐無幾后妃公卿下至奴隷凡殺五百餘人群臣
得保一日如度一年

隋煬帝舟行遇淺怒縛兩岸地分人倒埋岸下至五
萬餘令教生作開河之夫死為抱沙之鬼

東昏侯縛孤斬為宗廟膳視男女宗族二明帝屠剥
循本宗不復存子遺

李將軍好殺人一日不殺則愀然不樂

紂悪過多隋煬皆有之而弒父與兄則又有紂之所
未有

李寶侍寵殖復不顧邦法設匈之食不以介意陵轢
公卿男子殺害及謫通州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
道伺之

楊素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少及
其對陣必先斬吾人而使之致力于殺人

麻叔謀嗜嬰兒肉美愛慕不已所在竊獻求賞遂失
童孩数百冤痛哀慘之聲旦夕繩聯不輟

煬帝見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
即相聚為盜殺其黨與三萬餘人而枉死者過半

于洛側性最殘酷喜于刑人或斷腕拔舌或分懸四
體

楊素馭衆過嚴殘忍嗜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唐深州諸葛昂渤海高瓚性俱豪俠瓚厚饌食昂以
為無奇復烹一嬰子十餘歲以食昂昂報設要妾
行酒妾失笑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以啖瓚

唐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訊囚奇刑酷烈臺中
號為人頭羅剎中號為鵰面夜叉

唐旭李嵩李全交俱以嚴酷取名京師號稱三豹嵩
為赤旭為黑全交為白閭里相戒時有若遺教值
三豹之語

楊師操一生喜見人過鄉人有事即録告官司大小
識呵是非浪作恐嚇村社無事橫生縣令裴瞿曇
見其煩碎宜不理遂經州或上表聞徹悪心日盛
及遭鬼責然後省戒

武曌以虺蜴之心豺狼之性太阿在手呼吸風雷扼
女酖子殺兄戕后爪摘黃臺肉視諸李且開告密
之門擢羅織之經推劾酷吏相矜以雀泥耳籠頭
枷研拷鞫捐鐵爪懸髮熏耳淫毒織夫宸極屠
戮宗支千萬等

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搖后密告紛起售兇磨牙澤吻搏噬紳纓寃萬良達道路怨血流離刀鋸忠鯁貴殭之臣朝不保昏妖后不出帷闥天命已移

禄山全忠以臣弑君慶緒友珪以子弑父天理昭懸報酬如響

楊國忠李林甫與常堅等獄以危太子怙寵搏擊鷙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被誅百十餘族高駢計殺突將并其族誅卒者不貲韓滉遇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察境內涉疑似者必誅一判輙數十人

唐宜城公主怒駙馬裴巽外寵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王捍匹懦無帝一時皆彼奏降

柳璨李振扞朱全忠之勢譖其所不快者三十六人類皆華胄朴茅名檢自處之流投于白馬驛乃盡殺之而投屍于河

秦檜迷惑君心指白為黑事事顛倒以為金謀卒之滅宋八葉天下暴殄百萬生靈不獨岳飛父子根貽千古

范寺丞妻忿夫狎匿妓鞋拊心呼天經死以絶丞嗣

南俘妻怨夫與妓笑語手刃其子封肉以餽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婚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虎尤甚適人凡三不終手殺童婢尚十餘人夜聞堂廡群鬼喧扑開户移榻中庭持刃獨坐達旦鬼畏其威影響俱寂

燕帖木兒樹援立之勳挾震主之勢威行宮省驕逞益氣娶皇后往所召入女為后弟姪封王恭勢借通來與極慾荒婬罔忌

楊璉發陵之惡起於天長寺僧西山成於演福寺僧雲夢

寧王很愎不學恃功横暴莊奴假子養畜數千奪民田執御史捶而逐之夜入閣吏不納毀門而入在外專制刑官怨與遠詔出師伏甲謀變機泄伏誅併捕者凡十數萬人連坐者凡數千百家

國朝

石亨假奪門之功致位上公擅作威福欺壓諸司而復包藏禍心潛謀不軌卒致特詔之誅佗奮籍入衛之績秩崇大傅縱恣驕横黨惡傾正而復輸情北虜容布異謀離進斷棺之戮

劉瑾專擅威擬至尊閣臣苛附科道跪謁學士張芮

以長揖不拜調鎮江修撰何塘以抗直不屈謫開
封崔潞劉孟以卿貳加桎梏韓文大夏以重臣寘
縈戍杖殺臺諫激變宰吏縉紳嬰虔轢之禍中外
胞切齒之恨
宸濠積威虐啟已懾人于平日危言恭怒又遍發于
一時聞之者膽裂見之者股栗
劉瑾竊權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己出累朝
成憲變易殆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
江彬橫縱考繫郡縣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縊成國
公謁見即長跪鎮遠侯不屈即窘辱
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首開邊事以兵為戲外挾
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人皆切齒欲
食其肉
太監吳經矯旨偵處女寡婦因取金贖不則送入督
府太監丘得索取貢物不得以鐵索縶知府蔣瑤
新鍥事類通考卷之九終

新鍥歷代名公事類通考卷之十　四集

番東　芝華　劉　葉　編著
景陵　伯敬　鍾　惺　參校
金陵　季重　王思任　訂正

奇毓門

華胥履大人之跡生羲女媧感瑤光貫日生顓頊慶都
感赤龍生堯握登見大虹生舜修紀見洞流星生
禹夫覩見白氣貫月生湯簡狄吞玄鳥生契姜嫄
感巨人跡生稷顏徵感黑帝生孔子
黃熊之瑞應于龍體赤精之符協于國表頎然而長
文王所以王天下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四海
高辛氏產才子八人世世俱以元稱高陽氏產才子八
人世俱以凱號
顓頊孫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
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至殷末世年已七
百餘歲而不衰
修紀背坼生禹簡狄胷坼生契魏汝南屈雍婦從右
脇生男浮屠氏不蘇摩耶夫人裂脇生釋迦
中呂自獄降傅說為列星
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修而善

射

后稷初生棄于巷張牛羊不踐鳥翼之令尹子文初
生棄于䨓澤虎乳之

周世一母産八子八子共四乳而且俱以賢稱在家
則為家瑞在國則為國珍

仲尼河目隆顙有黄帝之形貌修肱龜背長九尺六
寸有成湯之容體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
博物不窮

顏考叔挾輈斗延壽按距髙周桀石王尋搏熊崇義
舒鈞國臣挾闗項籍舉鼎許褚曳牛長孫詮攖虎
王倂僊背船辛讜持兩牛俱折其角張夯定兩碓
舉七尺碑勇力逾常類皆天縱

高帝母媪夢與神遇娠帝及長猶多靈異是以王武
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
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
則五星聚

高齊蘭陵王美白類婦人勇而善戰秦苻后毛氏美
而勇敢善騎射

劉淵將劉靈力制奔牛走及奔馬秦王苻生力舉千
斤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

蕭衍母吞菖蒲花而生衍後僭至尊孝孺母受赤蛇
妖氣而生孝孺卒罹奇禍

真上人美托土人醜

唐柴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
著辯走城頭女牆手無扳引捻椽越百尺樓閣了
無障礙朝廷畏其奇出之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飛

宋祖生于夾馬營中異香經宿不散鍾而方耳大之
奇相顯紫雲黒龍之異徵

宋仁宗像真武我朝　孝陵像文昌

張萬戶典祖平生斃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謂
其髭剔齒疾可已鼠因挨之虎怒爪攫裂額其氣
息垂盡不能傷人人因目之為殺虎張

陳元忠嘗相徵于怒色周必大貴相隱于龍鬚

向汲與弟貌酷相肖人不能辨弟婦誤以為夫迎呼
不答婦恚詈之遂泚其煩汲正色諭之婦惶愧而
退

魯飛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百石秦叔寶勇
力絕人馳馬頓鎗於洛陽城下城中數十人共拔
不能動叔寶徒馳馬舉之以還

堅昆部落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于此窟其人髮

黄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謹將李陵及其兵
衆之徹

國朝

高皇初生時神光燭天異香滿室汲洛忽有紅羅浮
水而來道因時有紫衣寢食與俱渡釆石征婺州
有雲氣之祥出和陽淮滁渾有龍從之瑞天命攸
歸神物呵護

倪岳頎躬廣顙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儀冠
百僚爲先朝野原於北岳鑒其父之齋庋是以香
童降其靈于母腹

馬鐸李騏二狀元同出一母而皆魁天下唐皋唐汝
楫唐文獻三狀元同一唐姓而皆首戊科

舒芬初生時人聞空中呼狀元姓舒幼資穎警異十
數歲作馴鳥依人賦

成化間宿州張真妻王氏孕當産臍下右痛凡三月
而增劇腹右裂開生一男巡按上其事徐州一婦
初孕肋骨下生一瘡漸長如核大久之皮亦薄
兒遂從此産有司具以聞

義興王呂四膂力絶衆山行蹺十尋巨虺出野刺突
至猛虎有十鍾達數百里持舟橋拂百許人或久
一處其力輒撼掉不休速乎山中摧林木数株或持
碩石行百匝力始稍解

異狀門

神農牛首蚩仲烏身梁灝猿肩班超鷰頷李廣猿臂
馬周鳶肩吳元濟鵝項

文王八彩九竅通同而至公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
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謂大
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决獄
明白察于人情

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天之狀面如見肉傅説之狀
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周公之狀身如斷
菑仲尼之狀面如蒙倛

倉頡生而四目堯王生而有髭老聃生而頭白防風
氏身横九畝巨無霸腰大十圍董卓臍藏七李公
擇呂面長三尺朱原敬目有重瞳蔡京目視日不
瞬劉驎兒體有三乳

帝舜秀眉倚司馬亦秀眉項羽重瞳朱友敬亦
重瞳沛公龍顔稽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
亦日角文皇鳳姿李和國亦鳳姿曾將軍鳶肩駱

賓王亦鳶肩
仲尼面如蒙倛陽貨亦蒙倛司馬懿形如狼顧周嵩
亦狼顧
顏淵淵角殊祥子貢山庭異表是以回也至仁賜也
[illegible]達
禹禀甚惡推至孝于孔門子張雖能務未仁于言偃
商臣蜂目豺聲越椒狼聲虎狀堅半深目彀喙華元
旱目皤腹
宋玉談東家之美麗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
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

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僑如身横九畝眉見于軾巨靈産自東郡身僅七寸
叔梁紇長十尺以勇力聞世仲尼長九尺六寸以道
德冠世子思卒年百歲嵩承祖武令聞長世
優孟傍爲叔敖而眞僞判雲況至忠迹類乾曜而賢
倭魋雲壤
本侶倭旃東郡巨靈戰國侏儒西樂焦僥類皆么眇
短小無倫
張蒼肥白如瓠馬援眉目如畫鄭咬姿柔如婦王陸
樹脊聲如洪鐘應希悪而白皙如滿月

蔑茂以不颺見用華元以悍目佐宋蔡澤以蹙頞相
秦盧杞以藍陋取相晏子以短小宰齊蔡義以短
小佐漢
子羽貌寢名振諸侯平仲體短身顯齊國子房貌不
稱實佐漢之謀裴公貌不揚專伐蔡之績
狄僑如眉見于軾防風氏骨節專車長狄身横九畝
尹綿腰闊十圍命裏高鼻深目面毛多鬚凶醜赫
人見者莫不流涕
葉子高短小時有不勝衣之誚桑維翰短陋時有半
人之號

平原頭小而銳子房貌類婦人李嶠睡則息從耳出
因名龜息李固勇頂區犀光獲龜文王彦章跣足
蹈棘能行百步張世傑膽大如斗焚之不化
顧丑父貌似頃公虎賁士貌似蔡邕張仲嗜貌肖兄
伯嗜妻子見之不能别
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
陳平貌如冠玉何晏姿如傅粉衛玠炯若明珠潘岳
夏侯湛並類連璧
王商身大敵國致畏馮勤八尺作吏見稱
衛后待幸興於髮之美飛燕專寵起于體度之輕

毛嬙麗姬人所共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趙飛燕肩聳不起彰栗楊貴妃汗生紅潤而香。
東方朔長九尺二。伍子胥長丈餘。韓信張公長九尺
車千秋金日磾長八尺。
蔡邕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温彥博進止詳華觀
者靡不拭目。
鉤弋夫人姿貌殊絕兩手皆拳。數十人擘之莫能舒
漢武自披手手即伸。及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帝
疑其非常人發塚開視尸逸惟衣履存。
劉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射能洞鐵七寸。楊堅生而

有異角出麟起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紫氣充庭有
紋在手。
杜乂膚清衛玠神清陸羽陋侻歐陽詢寢侻。
伯倫寢形不妨賢士之列。承宮貌醜厲示遠人之觀
泷攸之以形陋取棄于遵考。龍遂以貌短見忽于漢
宣。
崔浩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胸中所懷過于兵甲
身體雖短智慮實長
王濛美而群姬遺帽潘岳美而群姬擲果。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務修飾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裴

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楚人傾慕號稱玉人。
周燮欽順折頞。世稱名儒而身大十圍如巨無霸乃
彼昆陽之戮。蔡澤魋顏蹙頞。位至丞相而身橫九
畝如防風氏竟罹後至之誅。
衛玠乘白羊車于洛陽市上觀者如堵牆號為璧人。
潘岳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連手共縈之世謂
之奇美左太沖效潘岳遊群嫗亂唾之。張孟陽每
行小兒以瓦石投之盈車。時謂之奇醜。
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
將崩。嵇叔夜姿秀朗肅肅如松下風。王安豊目清

炤爛爛如岩下電。
劉伯倫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王太尉處衆中如珠玉
在瓦石間王孝伯形茂濯濯如春月柳。
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杜弘理面如凝脂眼如
點漆桓宣武鬚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
張安道額踊一丑時呼鷄冠秀才楚蓮香每一出遊
必致蜂蝶交逐。
樂廣有氷清之姿衛玠有璧潤之望。
竇抗體弱美容儀楊元琰秀眉美鬚龐蕭得聖秀偉
氣孤峻張柏東止甚都雅楊炎美鬚眉峻風寓李

揆美風儀善奏對。
孔詡神清韻遠時方之衛叔寶崔瞻舉止秀峙時謂
之王而冠。
陸長源好諧易無儀威趙宗儒都將相無儀矩陳子
昂貌柔野少感化
李義琛之神清爽拔見重于太宗李嗣真之風度應
對見奇于天后。
崔從㵎偉立朝稜稜有風望王戎高澈神采超逸風
塵外。
古弼頭銳似筆魏主常以筆目之而每以筆公呼之
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王璿儀矩峻整人皆推
其佳。
宋元儼生而穎悟廣顙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威
望著于北虜燕薊小兒夜泣其家必驚以八大王
來以止其啼虜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
文天祥英資俊爽目光如電陳獻章音吐清圓目炯
如星。
東夷人類長三丈不火食噉禽獸或捋入以食。
東南有人名天郭周行天下長七尺腹圍如長其頭
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八百以鬼為飯以霧
露為漿
廣延國小人長二尺西北荒小人長一寸西海鶴國
人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百物遇不敢犯
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秦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服有十二人
見于臨兆魏咸熙年有大人長三丈餘跡三尺二
寸白髮黃巾衣見于襄武縣
東北極有人名諍人長九寸僬僥國人長六寸迎風
則偃背風則伏眉目俱足俱野宿其國草木夏死
而冬生。
涸澤數百歲谷之不水不絕者生慶忌慶忌狀若人
長四寸衣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遊以其名呼
之可使千里外。
崑崙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崑崙
東大秦國人長十丈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離
中國男女皆長八尺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于目南方之人口大竅通于耳
西方之人面大竅通于鼻北方之人竅通于陰中
央之人竅通于口。 已上九條俱出藏經
國朝

文皇帝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頷如圓璧伏犀貫頂重
瞳龍犄印飛起肘龍行虎步聲若洪鍾
姚廣孝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而性最嗜殺方正學
双瞳烱烱如電舌尖長可吮鼻而精敏絶倫
胡濙初生髮白彌月方黑居數日僧至索視見僧即
笑乃天池高僧後身遺命以笑為驗
常遇春驍勇絶世狀類獮猴指臂多修毛所過殺士
擄掠其兵特鋭有戰輒舉
陳献章身長八尺陳真晟骨格高聳
張元禎身軀弗長類裴度目如懸珠類東方朔纖細
瘦弱類杏骨神氣安定如山岳音吐朗徹如鐘磬
施純内子儀容端麗同諸命婦朝謁兩宮内廷嬪御
色鮮其儷六宮稱目太后諦視因詢東朝選妃何
不及此復令純妻向後不必更入
馬文升鍾異氣秉異質目睛凡有十於地下倪岳
父謙祀北岳禱於神感而生岳及長體貌豐碩目
光烱然望之如神
丙安長身魁頂眉目如畫外貌然長者而内實剛骨
楊一清生而醜宮貌類寺人張廷祥癯然纖弱崖岸
孤峭

技勝門

史皇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臨玄扈洛水之汭靈龜
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
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剏文字
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
黄帝於貔貅狡獸教之戰雕氏于鷹鸇鷙鳥教之擊
庖丁解牛遊刃于虛空之地而磔然已解奕秋臨奕
用意于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
祭铁抜李二人善馭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
孫子令田忌馳勝射千金之重王子期為簡王取道
爭千里之發
墨子見公輸般雲梯攻宋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著
為械堅不可入九攻九卻之般之攻城械盡墨之
守圉有餘
逢蒙善射不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策不服之馬
般倕善斲不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戰不習之
卒
扁鵲見威侯知病在腠理醫和見秦伯知病在膏肓
伯樂韓風秦子管青所相各異均之為知馬歐冶風
胡干將莫邪所揮各異均之為善劍

九方皐覩馬得其精而忘其麄在其内而忘其外所
貴恒出驪黄牝牡之外
師曠簮明為大宰晋國無亂政歌南風多死聲知楚
伐鄭必無成功
俞附見李梁知其已困扁鵲覩桓侯知其無功
養由基奋精誠于末技一鷩猷而號泣一開石而飲
羽
鄒子吹律召温風生寒谷列子引鉏至目睫目不瞬
造父執馭得手應心與輪馬蹄外無餘轍無餘地
紀昌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貫蝨之心而懸不絶詹

何臨河持竿心無雜慮于無餌垂絲引盈車之魚
于重淵汨流之中
公輸子設九攻之計墨翟氏顯九却之能
庖丁解牛輪扁斵輪痀僂承蜩從心所欲無待于思
昔君誤閉目而射應弦而中矢來口承嚙其鏑鏃拉
崇礼彈鳥毛盡不死彈鴨鵰無不折翼
共王傍之子慶忌走追奔馬接及飛鳥馬逐之江上
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抱不能中
李斯始城皋緫負罪萬世而能損益秦史二家文字
為秦書至今昌湯煥宇宙

衍訪車子年十四能啼囀引聲與笳同潜氣内轉哀
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悽入肝脾哀感頑艷
備月傳意于秦王果脱荆軻之手相如寄聲于卓氏
終獲文君之隨帝釋有法樂之臣馬鳴有和羅之
伎藉以傳心皆資絲竹
奕秋善奕當奕而心移于笙之鳴則奕敗謀首善笄
推算而心移于鴻之鳴則算挑
周苑嵗蒙和弓拱矢庖刃曠律羿射僚丸秋奕造御
才琴瓠瑟莫劍般斤
鍾會善書假書以奪荀勗百萬之寶荀勗善畫假畫以

空會千萬之宅二人書畫巧妙兩極
北山黄公之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之筮先
人事而後説卦
韓幹胸中有全馬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東坡胸中有
成竹振筆直遂如兎起鶻落
蘇子瞻謫儋州術者謂儋從立人尚能北歸子由謫
雷州術者謂雨在田上其福未艾黄魯直謫宜州
術者謂宜字乃在宀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後
皆如其言
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艶巴歌曰媚郢中之調

城下之吟後美一方類稱善鳴
徵羽流商之奏聽者爽神截雲下塵之曲聞者傾耳
重黎司天司地于顓帝之世仲叔宅西宅東于陶唐之年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呉範之占風皆有以見天地之情狀陰陽之變通
張旭草隷八分三體一入神一入能一入妙鄉公推真行草三體帝秘之大臣家寶之外夷署貨博之
蔡邕書六經于太學門模者車日千兩衛恒書四體于酒家壁觀者莫不酬錢
褚遂良字兼金生行間玉潤處世南能中更能妙中更妙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獻之誤筆成牛曹不興誤點成蝿張藻畫松應手生枝潤如春澤思訓畫龍每遇天雨即生烟霧
呉道玄畫嘉陵山水一日而就鄭思訓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呉一日之跡鄭數月之功俱極其妙並稱高品
柯九思善寫竹石自謂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之遺意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舞之狀

捻銜策於韓晁王良不能御槩駻停藥石于膏肓俞附不能攻疾
登州李國用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称神相
漢人髙駢饒膂力精騎射二鳥並棲于枝乃引弓箭其一同集者尚未覺疾弋之亦墮地殆庶幾古所称一箭落双鵰
袁洪相人術多奇中遇道衍于嵩山佛寺而知其他日必為宰相辨其主于長安酒家而識其異時必為天子
王文成午講謂其曾遇一相士與之言其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堂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

幻化門

黄帝騎龍上升弄王跨鳳憑霄太子晋乘鶴而徂列禦寇御風而行桂文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脫而附麗
穆王南征一軍皆化為猿鶴蟲沙呉王江行棄水餘膾皆化為魚夸父逐日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裴汞病化為虎以搏兄

東海黄公赤刀壓虎淮南方士畫地成河
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骨土種之以成形
靑州婦人靑觔瘵則龍出衛公大指中紅觔蜿蜒而
動一日龍裂指而去山東婦一物隱臂肩佶佶如
龍遇雷電穿雲而去獨孤妃紫雲生釵上以水噴
之化二龍騰空東去越王鑑水不見首荊仲文照
鏡不見頭鄭注菌生于所服之帶
狐突見申生于曲沃此冤抑之鬼齊襄公見彭生豕
立而人啼此強死之鬼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
回此報恩之鬼伯有為厲殺駟帶殺公孫段此報

怨之鬼漢武帝見李夫人于帳中此妖淫之鬼王
弼與人墓中談易此文章之鬼隋煬帝見陳后主
于雷塘此亡國之鬼陳喬在黄竿背而過廊此忠
義之鬼隋文帝執金鉞追殺楊素此懷恚之鬼史
彌遠有與還家訓戒子孫而去此位高寵盛之鬼
伍員投于江衣白衣立潮頭而往來萇弘死于蜀藏
其血越三年而化碧杜宇王于蜀死後化于子規
錢鏗導引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脫末造山鳴河竭天雨肉石兩日見龜生毛兎有角
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哭不見人

滕公長往佳城開白日之徵洪涯不歸曾丘控紫雲
之蓋祟成蒼狗自是趙王之神道叶赤龍爰通陸
安之治王壘變萇弘之血金閶化浮丘之靈蔡君
出獵遇豕蹄于具丘周嗣登仙浮鶴軒于洛浦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羵羊水精曰罔象木精
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衆
精潛藏
東平王冢上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舒氏姑蓋山之泉
聞絃歌而伏節
井陵有井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得導引術

慈曉房中術儉善辟穀術乘鏡三百歲
宋太始末佛像垂淚未幾而明帝崩梁太清時佛像
大汗未幾而侯景亂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朝禮佛祈祐忽像前
榻上飛塵三堆如塚狀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
作姜楚公遊禪定寺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及
卸之窣而倒乃一枯骸姜竟及禍
干寶碩德緝搜神之書劉向通儒纂列仙之傳
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市青果男子忽孕而誕子
西漢末雌雞化雄王莽篡漢之禍以兆燕季女子化

男臣下戚燕之端已微
呈甫及年十四碁長七尺餘長啖大嚼三倍于初
沛公遇大澤之蛇斷之致老嫗夜泣之典劉裕遇中
路之蛇聲之起群兒擣藥之奇
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東為氷柱高五丈門闊如
之中空而傍有穴可入土人謂之河[illegible]
馬豹陽將終城西山崩天鼓再鳴群鶴飛繞久之乃
去里人王姓者遇馬于途見馬蟒衣玉帶騶從甚
盛自北而西又出師之狀
張訓妻珠衣仗劍兩入共丕祖夢詰易訓甲馬薛嵩
妾紅線夜自出戶密取田承嗣寢所金合夾二婦
真所謂少學劍術乜奇共為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賢
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
仙道家言傅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
王安誅于淮南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于雲陽謂
之尸逝柩空
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召公為南明公季札
為北明公孔子為元宮仙伯周為闈編郎
無啓人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為人録民膓不朽埋之

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
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徹百里季主
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
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栢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天有九閽虎豹啄食下人下有九約土伯駓駓并人
東有長人千仞索食人䰟西有赤蟻若象蝮毒殺
人南有雄虺九首往來吞人北有增冰峨峨寒氣
殺人
良鄉騎箕尾而降為萬古之星辰文公應斗牛而生
救邦家之水旱
沖仙與虛合體佇日中則無影走雪中則無跡
赤蚓紫霧聞仙子之遠遊黃鶴白雲想至人之高舉
郭憲含酒三噀以救齊境之火欒巴噀酒南漱以救
成都之焚
王賓仲光隱操絕藥身為徇不婚不宦事母篤孝
既死䰟依其母母聞其行遊咨少尉戒之賓遂作
語呼母久之始隱
孝廟將崩朝鐘新成鈕忽絕寶座階石忽自裂崩之
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升

若

帝為道誅屢屢入上夢被髮為厲京清修久猶然入
上夢繞殿而逐

異教門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晋兩朝並勒丹青之飭
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于西山林遠
肩随于江左

老氏謂有物混成生天地先術家謂日月合璧五星
連珠為太初始

佛氏以心為妄以性為真其失也認宋儒以知覺為
心以理為性其失也分

老氏之為道宗于無然吾道之有而無不可得而棄
佛氏之為道宗于寂然吾道之寂而感不可得而
遏

老氏以無為皮天下而天下終合于有為佛氏以出
世誘天下而世終不能復出

老氏殘道德仁義而裂之佛氏滅道德仁義而空之
佛初貫祖老氏之說可貫于四十二篇之訓

老氏以禮為亂首古之荒人荀卿以禮為偽古之愛
大莊周侮聖賢滅禮義古之亂民釋迦絕人道毀
身體古之夷狄

竺法深升僊丹鄉出入朱邸泯然曠達如游蓬戶

仙都道士論煉煉必內丹成始可服外丹內丹未成
服外丹者必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有
不焚昔人有服金丹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為
黃金者又有服玉石死于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
無內丹以主之用是均受烈禍

佛氏不忠不孝削髮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逃租賦
偽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民迷眩妄求功德億
令僧尼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長養可以足兵

佛教謂與人知其位至公相終為有禍見罹南荒之
竄夏竦謂與人知其位極人臣皆其昨落見入匪
人之群

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無
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

維摩入萬四千座半日化成雪峰三百八十庄一家
昏捨

賀知章結草宇陸簡寂行石壇

遠公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道流東閩振錫南游結宇
靈嶽名被流沙道体爽爽持德無作林藪事外蕭

灑衲內庋鄭貫從前起名隨後羅
老氏雖背聖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敢于侮聖人莊
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敢于侮天地
梵覚門
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棄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
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
德以資三有毀形以成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
會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
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
顯豈拘小違

波旬奉呪於白樹梵王顯儀於赤纖七佛揚道於時
緣菩薩陳誠於法會
尸毗王割股救鴿慈力王刺身燃燈薩埵太子投崖
飼虎月光王捐捨寶首
僧會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遊魏禁律創起於
洛都
發源西國則優塡刻其始移教東域則漢明肇其初
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一人理上
偏枯一人事上偏枯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一句絕諸訛千里萬里無消息一塵含法界千重百
匝太周遮好日多同十方盡應好本多同千差共
轍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八面更玲瓏一方獨
峭絕
非常道千人萬人但識取一人千句萬句但識取一
句千機萬機但明取一機
山河大地之本六凡四聖之家而縕在各各當人方
寸之下若能方寸頓悟獨露真常於萬別千差說
處終不起異見於千差萬別境上
心與境為一明與暗為一是與非為一乃至千差萬

別悉皆為一方可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都盧混成一片而一亦不立如明鏡當臺胡來胡
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校而隨處見成所以萬機
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
道林開郗超之信僧會啓吳王之惑次道弘宋主之
心洽彼迄今代有其事莫不推引三際陳報應如
指掌綜貫六經明殃咎之倚伏
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
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
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

扇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雨。能使身心被潤。即叶
無上之菓。心樹既榮。使茂不彫之葉。不來相而來
不相見而見
道由人弘法待緣顯有道無人雖文在而莫悟有法
無緣雖並世而弗聞聞法資乎時來悟道藉于機
至機至然後理感時來然後化通
紬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執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
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水清則魚石可
見神清則相可識
導迷生於欲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

寶與綵珠與至
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欲為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
終伏劍於秦邦膾必方夫為帝窮刑戮於都市
得斯寂者求見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戾吹而鐵
圍飛彼嘘而須彌舞斯皆乘四禪之妙止御六息
之大辨者也夫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有何難
覩羅縠於重雲止置網于八極洪癡不得振其巨
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于毫芒拔究禎於虎口以
大寂為至樂五音不能聾其耳以無為為滋味五
味不能爽其口。

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穌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彩
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群迷於
朽宅
佛圖澄入鄴石虎殺戮減半澠池寶塔放光符堅推
鋸用息蒙遜歹嗟無親扈如豺虎不節改悟遂成
善人法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而縛其死以赴師
厄。
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臣流梵說
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句之八川耆闍崛山接

蔔華之翠嶺
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能知昏鈍
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
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為
昏鈍魔所攝矣。
意者衆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涯
若狂夫之無所罷愛惡充心鞚昏無節。若夷狄之
無君徵矣執即之無像尋之無朕則毫末不足以
喻其細迅矣執儵蹻惚怳眴帀宇宙則奔電不足
以比其速

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為降而萬物頼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懸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乗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氷結於一谷望閶風而不廻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乎

螳螂不能拒抗千車轍螢熠不能争輝于曜靈

人生天地之間如鑿石見火電光過隙

左右既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傳吐心吐膽為人處

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卻問他人覓住處無異

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漸悉習非不覺成惡賢夫染人如近香熏進智習善行成皎潔

弓師調角水人調船工匠調木智者調身譬如厚石風不能移智者意重毀譽不傾譬如深泉澄靜清明慧人聞道心靜欣然不怒如地不動如山真人無垢生死世絕

行潦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于楚玉

以真為偽以偽為真是為邪見不得真利知真為真見偽知偽是為正見必得真利

德行日損識積遂盈師交懸恥凡俗所輕

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執真守樸

軍火所怖干戈所駭夢驚若抽憂思一時匿藏形影山宿野棲蔭茂林以為帳布箭竹以為席宜聖持護得免厄颸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處枯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

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可緩緩則昏恒矣忘懷着意俱蹉過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

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

世有人為至孝者地則半振世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振

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

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傅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

可作夢與非夢解

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

北安感夢而疾瘳文宣降靈而疾愈吳王園寺舍利浮光齊主行刑刀刃尋斷宇文毀僧而瘡潰拓拔廢寺而膿流孫皓溺像而陰疼赫連亮禎而震死迴天震地之感會歸殄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

正道遠而難希邪徑捷而易明

上行披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藏於客堂既重而不衆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

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

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直

鬼言諸沙門等不田作亦不軍征不臣屬王此則無益者付吾懲之

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不敢愁也

彝詮滯言執俗迷真顛沛斷常之間造次有無之內

守名喪實攀葉亡根

惑業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令慢登崇山見深滄海志大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爭興異論

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棄寶負薪覩畫佈龍尋跡怯象愛好如此良可悲夫

欲學言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燠應節百穀滋繁桑麻欝茂如此持齊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關半月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

為善福追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響為走身以避

影撫山以閉響其可獲乎

扣千人萬人如金翅鳥入海直取龍吞如諸菩薩入生死海中撈摝衆生放在菩提岸上

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

信為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可以斷深惑故生死大海浩汗無涯非夫六舟無以超越

文明之朝信智不言而自顯武猛之國仁慧不可以開壇

德無不備稱圓障無不盡稱寂

萬法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

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颸滿室

性狎林泉少欲無競行慈濟之偏所留心

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穢土殘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廻去轍朧月孤照墳前幽冽竹露暫凋松風長切氣運有終德音無絕

鏡瑩轉明刀砥彌利滴聚為海塵積成山世世習而踰增生生學而益廣

深不可測獨見曉焉神不可量獨能精焉陵雲輕舉淨光獨幽移海飛嶽風出電入

心之謐謐無徵不決恍惚髣髴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

雖誦千言不行何益不如一聞勤修得益

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沉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

聖人之道以百姓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販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違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

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穆傳此風教已徧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

求龍鱗以布法雲使蒼生蒙潤附鳳翼以揚慧吹令

黠首獲證

意迷其途解翻成惑心悟其途惑即為解

研窄入間情多物外文鋒出口理窟入神

驥尾之蠅能馳千里修松之蔦遂聳萬尋附託聖緣方中奇志

園場則五果百穀戲場則歌舞音樂戰場則矛甲兵仗道場則旛華寶蓋

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

鯨鯢之觀化為微妙之臺龍蛇之野永作玻瓈之鏡

暗昏衢之高炬濟苦海之迅航拯物導迷莫斯為最

然則般若以神鑒為體波羅密多以到彼岸為功
無有恐怖者。外無魔寃之怖即悪縁自遠離顛倒夢
想者内無惑障之倒即悪因盡
心途易無情露難拂滯識象之為識昧空色之即空
藏史之說圉吏之談寶經浮誕錦藉紆怪同鏤氷而
無成若畫空而匪實
蛾蛭之小比唆於萬𦍒牛涔之微爭長于江漢
蠶衣肉食開沈侫之極誡醞釀屠宰見梁帝之嚴懲
秋翁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于腐鼠
財貝之一經盗手猶為庶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

寧役慈心所忍嚼處雖餓非自死之草不食
誹謗之愆發源于舌舌為罪本口舌者殺身之斧賊
身之禍斧自口中生還自斬其身
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
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
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㒿沸滴水不停。
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
輕。關介七竅閉介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
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
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贛捨棄淳樸躬溺淫麗

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後形必損斃耶遷終
迷修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惛懵誇拙羨巧其德
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内
懐憍伐外致怨憎。或談于口或書于手邀人令譽。
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
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厭生
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絶不死不生無
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輕何賤
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慙明安夫岱岳。固
彼金城敬詒賢哲斯道利貞

理歸冈海泛浮境於崇河義樹焰颺飛虹章於玄圃。
言含萬象字包千訓妙旨天逸遼彰星華幽緒未
宣宏宗神絶境孤明歆瞋秘思潛津
晦斯心境苦海所以長淪悟彼有空覺岸於焉高蹈
九十外道亂風轍而靡星旗十八小乘軔戢軒而
扶競轂
擁其流者未若杜其源揚其湯者未若撲其火何者
源出於水源未杜而水不窮火沸於湯火未撲而
湯詎息故有杜源之客不擁流而自乾撲火之賓
不揚湯而自止。

於三界為晨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之境生則以身命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

疏其肝網之要揚其決目之方知煩惱非趣聖之由識肝悟為出凡之徑一間決絕若瓦裂而天分再尋拔力但入位而登住

天下大寶莫先已身但人願富死不願貧生

五百之疑出于作者之筆三豕之謬傳乎信受之言

捨運其之煩濁慕皎皎之清塵外垢與內惑而俱喪上上下其下縛而同遷蕭條其跡爽亮其神四儀無累三尊是親既不被生人之所笑豈復怖死王之見喧利九居而軫念成三代之芳因

識達圓中神凝分表雖威綸四海而沾想虛玄雖風偃八荒而靜慮塵外故弘始三年淳風東扇抱禪海之深體溺眾迷之盛大激空淨之淵流蕩凝塵之織垢則皎然成大素矣

君以子愛育其眾眾以親旦奉其君為君之道可不仁乎

登崑閬者必培塿于眾山游溟渤者亦坳堂于群澍

率土承風劫財殺主其惡可原受恩圖逆斯酷難陳

凶詭係罔不若守信之長貧以致榮者猶餓夫獲毒伙得志之樂其久若電

為善福追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響走身以避影撫山以閑響其可獲乎

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照

重雲閻晝密雨連宵所求在于一體之內所明在乎視聽之表

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殄慈苟無緣究親一揆

中天竺國冬夏常調弗若寒熱卉木恒茂無悴流霜蓋由處非邊鄙風雨無差陰陽交泰度物停毒夏至之日方中無影良是地中方祖陽測影至夏至日終有餘分故非大夏但名東夏

生死大海誰作舟檝無明長夜誰為燈炳

如何是賓中主長年不出戶如何是主中賓青天獵白雲賓主相去幾何長江水上波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清風拂明月

魯孔丘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

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翹戢亡鏃

江海無波

皇帝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黎以大明臨赤縣深仁俯覆惠化潛通泰鏡六幽照燭八表寶旌已立翦與不遠而來放網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坦凝休氣渚幕榮光玄龜告符翠綃啓籙陞茲乾紀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噓托風雲刑期無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緝兵蓋不獲已

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淺喻以徵之故夫殆降之旨可得之于千載[illegible]之遙可悟之於一朝

幽貞芳杜恥紛芙蓉仙客排雲在棠飛羽造精之言誠難為允理詣其極通之末易未達理源稟承外道畜身外之財以充其欲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此而已抑至于盛盈藏未嘗登體濫俎充庖既飫斯棄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效遂席引梁丘隨劍之説曰彈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于兎徑注江海于牛跡

乃厭塵邦本懷人外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觧蓮華之劍落維有限脫簁無由每坐向翊之床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木肉抵掌我勞如何

弱水難航猶致書于[illegible]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五帝三王不及鷄田之地秦漢已後方聞西域之方遂使升靈博望相從霄漢霍公定遠前後登踐多歷葱河之北少出香雪之南所以鐵門西屏實唯大宛月支本是狻猊之鄉無文之國何得濫稱中

土有教之方

仰賢御聖從其盛臣負劍志鍼武低立路捨不堅之身易得妙法即勤羅以利刀剥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書寫佛偈求拔無明根削造闇惑心修習般若甚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之辨被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座結鉀披繩頂相光明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深愛燄自非識達真空照靈珠于難曉神緣妙境蓄慈根于未化無以却此四魔將茲十善

先王四鶴集林纍而相鳴帝釋千馬經立閣而習步
有一于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
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植其果翻種苦栽欲除渴
之返趨鹹水
救心覺海朿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人
不拘岩廊之重明行具足寧脊裘冕之尊
奢門鮑肆化成嚴淨之鄉蟪蛄蜉蝣網于仁壽之域
聚沙童蘇寶蓋貢於香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
至人虛己忘彼我於胸襟釋教慈心均具同于平等
法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
流智慧之海潤群生蔭煩惱之林津梁品物
盡其染或永結駃河愛膝悲綱長坐苦岸
見編梳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枉之論不復悟
過直之愆
默而不說知者無由如欲九言後恐聞者見怨是以
抒抽于短懷沈吟于進退
至心神之威獨越須險之難與駭昏識之雷霆照幽
在[illegible]月
六天處其厚不否其薄處其實不否其華
討論典誥則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則思超文外

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正必求性
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
其流易曉闡澤之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
毒蛇恭龍窟穴其藪猛獸鷙鳥棲伏其林
慧日潜暉傳燈散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
閉[illegible]容藏賜妙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互顯至若白衆
執異鋒起千端外道殊科紛然萬緒驪衆競馳于
駕駟榮火爭擢于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
王石既分玄黃亦判
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
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勤妙釋
茶蔬魚肉俱是一感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
不安便是臭穢下食
禪者定也般若者智慧也波羅密言到彼岸也
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
新鐫歷代名公书類通考卷之下終

事類通考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棐撰棐字芝轝饒州人是書於古今事實分類纂輯凡七十七門𨽻事而間以評論或似劄記或似語錄或似對句體例莫能名狀覩其以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十字分標十卷之號則其書可知也

覺迷蠡測三卷剩言一卷附録一卷

〔明〕管志道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覺迷蠡測三卷剩言一卷附録一卷》提要

覺迷蠡測目叙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余出七九問辨牘。又出續問辨牘不但自起無言之思達者亦以無言諷矣乃江夏叚侯幻然子傳來一劄累數千言中詢大覺起迷之生相。及老釋差殊之教相俱是儒書率性修道以上事而復諷曰果是如來出世則五千四百八十卷不爲多是豈專爲巳求哉。不容不

答亦不忍不答乃草勒數欵而命之曰覺迷蠡測志歎也有謂文厭冗長。不如分章以便人覽余復翻閱叚侯劄中亦自含有節窾如釋門之章句然首以印許奬掖起問端則序分也中以無始妄想探覺本。則正宗分也末以叅合二氏戾反招。則流通分也乃不自爲章而摘劄中問目以分其章亦有問目之所未著者則皆其筆端隱

意約爲三十二章然而不可以訓矣況語
隨問起多屬儒門之所不道噫知我者其
此覺迷章乎罪我者其此覺迷章乎如欲
究周易乾元妙理則請以此爲扃鑰
明萬曆庚子日南至之先一日吳婁管志
道書於惕若齋中

管師覺迷蠡測後跋

萬曆庚子冬杪管師以覺迷蠡測示稷俾稷圖
所以爲讀者需矣稷讀之茫茫也會江夏段侯
亟請見師欲錄寄遂歸其草辛丑二月復從友
黌道徹所得單精讀之稷於道固朦然自乙亥
夏獲就巾瓶于法席師旦夕提耳教之蓋三越
月雖小草不勝娑竭之雨乃今稍知向方。皆師
造也師之此作啓三聖所未啓不惟兼通者難
其人即專一家者稽之故典多所未見未免有
退席之衆矣求目擊而神領豈多得乎稷反覆
尋繹譬之射者始習支左屈右雖凝矑倚侯之
旌尚未得審固又何能爲讀者需乎顧師教
未敢虛因以夙昔所聞于師者以復。因以就正
焉師言雖富而所最難窮者元明照生所。迷妄
有虛空也過去宇宙之最初起處也現在宇宙
之極邊際處也未來宇宙之究竟了處也此誠
諸佛甚深義所最難窮者也。夫元明照生所。所

立照性古而迷妄有虛空與一人發真歸源十
方虛空悉皆消隕登反對也觀其所以隕或可
契其所以生乎而華嚴如來出現品則云譬如
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無增減何以故虛
空無生故均之空也何以楞嚴則謂其有生滅
華嚴則謂其無生滅佛嘗問空生因維上下虛
空可思量否空生云不也佛言如是今凡含識
舉目莫不見空此為何者而有生有滅耶此無
生滅佛何以言生滅此有生滅空云何生空云

何滅至于三際邊際忿之華嚴十無盡藏品菩
薩有無記法此無記非三性之無記猶云不應
答也謂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世界從何處來去
至何所等法也過去宇宙之最初起處非所謂
世界從何處來乎現在宇宙之極邊際處非所
謂世間有邊無邊乎未來宇宙之究竟了處非
世界去至何所乎佛何意而杜人以此問答師
又何意而欲人窮之乎又華嚴一真法界塵含
十方無一塵不盡虛空界為界也念入三世無

一塵不盡未來際為際也是所謂事事無礙因
陀羅網法界也經所陳十如來壽量始于娑婆
之釋迦十轉而至勝蓮華世界賢勝如來是尚
以算數所及顯無盡夫以算數所不及顯無盡
也出現品又云佛子諸菩薩摩訶薩不應于一
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見于如來應徧一
切處見于如來佛子譬如虛空徧至一切色非
色處非至非不至何以故如來身無身故為衆
生故示現其身又云隨其所宜示現壽命脩短

不同而如來身無有增減普賢行品云譬如清
淨水影像無去來法身徧世間當知亦如是如
是離染着身世皆清淨湛然如虛空一切無有
生知身無有盡無生亦無滅非常非無常除滅
諸邪見開示諸正見法性無去來不着我我所
譬如工幻師示現種種事其來無所從去亦無
所至幻性非有量亦復非無量於彼大衆中示
現量無量以此寂定心脩習諸善根出生一切
佛非量非無量有量及無量皆悉是妄想了達

一切趣不着量無量今師何以謂統此法界者非毗盧遮那如來乃勝蓮華界之賢勝如來獨賢勝盡虛空界爲一界窮未來際爲一際統法界之全耶夫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各各含攝此無盡法界故周徧含容爲因陀羅網象今謂賢勝獨統將無與因陀羅網相盭乎師于華嚴蓋精于博士弟子之專一經乃經所云如彼而師所云如此又何意乎蓋投段侯之問機也侯究大覺何以忽迷爲初念故表賢勝如來以示

覺性之本來不迷又疑果佛何以復迷爲衆生故表諸佛歸根於賢勝以示衆生之究竟不迷義最深密篇中多研權實隱顯之幾復演本覺始覺究竟覺之義大都爲狂禪之作合頭語者發也。彼執詞者將無謂先生於不分別中起分別况聞稷此說豈不謂正言若反或謂忘機則道隆矣分別則魔熾矣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其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則無論孤師所說亦孤稷意矣然則何

爲而可嘗聞張無盡嘗見南佛果禪師謁之語及理事無礙法界果問此可說禪乎曰可果曰不然是正法界量裡在法界量未滅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可語禪如何是佛乾矢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此與杜順大師法身頌所謂益州牛喫草嘉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何若煩虎耶學者讀師此録必盡謝言思而深究之不可言不可思處一旦或豁然有得于佛果杜順所示有以葬師意則師此録眞爲

日月燈長于盡未來際大作光明普破諸昏暗功且崇于色頂天矣而是測之所由起實自段侯發之非師固不能爲此荅乃非段侯亦不能有此問問者無異善慧雲興荅者無異普賢瓶瀉閻浮提末法中乃復覩此希有事其獲預聞此者爲慶良厚哉段侯嘗宰吾虞其政卓著也審此而後知其政有所源也稷嘗謂三聖人之教雖殊然其要不過復吾心之常分第能盡其一必無所不足于三若師之兼綜而並詣其壺

與段侯驂驔欲代與眞優鉢羅華。非世所常有。苟無其資而徒豔其盛。且爲壽陵之學邯鄲。若第專其一而能盡求。有不至于大同。譬之旅泊者圖繩。或以騎或車或舟。此其反也。寧有三者之殊哉。不然徒侈談乘黃山子之奇。翔鳳飛龍。三雲七香之輿。車皇不前。是非一此三。直横自三此一。有終身旅泊而靡歸耳。不大可哀乎。侯之所以問。師之所以荅。多致慇于此矣。讀者幸毋忽。

海虞門人瞿汝稷頓首書

覺迷蠡測卷之上

吳婁管志道著

段令尹幻然來書　庚子

不孝熒熒南行也。離居殊年有餘。而神往來先生無朝夕。奉憲章問辨讀之。惟恐其盡。想刧前曾有大願逆流來。故言之切而味之永。種種多刻。更三災起。恐刧火當不能燃也。兩接手扎。知愛我至。教我深。讀之感感。至進之深入。又匡誘犬子。尤徵一體雅愛。謝不容口。夫學有不必世

俗有。而見有不必古今創者。未有不始而愕。既而疑。終而大信之者也。若始令人即信。非詹詹語。則籠桶之談。雖不問不辨不成牘。可矣。況十方三世貫一毫端。無量刹塵總一隻手眼。此豈思議所及人情。一言半解。可强而合者乎。華嚴說有諸菩薩。經無量刼。脩六波羅蜜。得六神通。讀誦遍利八萬四千法藏。猶故不信。甚矣深心之難也。非先生之實地。欲齊先生之見地。而曰廣此無緣之慈。恐北行而南其轅。其不相入也

必矣。近得虞山諸君子書云。容冬不孝有彼婦之口。人人爲執勢。一以爲數奇。一以爲浮雲蔽日。不孝竊計天下止有人負官。未有官負人之理。所云譏嘲詆醜。此在軟套中自爲解也者。則可。若以直心道場自照。恐人可欺。而推心照膽神明。未可欺也。舊春曾以質之先生曰。待君十年後。或合併到一體處。不孝之爾薤劒虞也。見小民疾苦。手忙足亂。若恐觧懸弗及。榜樣愚不徹盡。題目患不撿盡。由劒而虞。向之子劒民者

不子矣。由虞而家食。向之子虞民者不子矣。歸來。家人病。雖情念十分懇至。而意思未嘗不閒。意雖閒而較之手忙足亂者。若終身有油然不可解之意。此豈急於仁民而家庭尚可少緩乎。哉。名之所在。則躁急心熱。名所不附。本來面目。不容矯作。自如此也。仁義之門。盜蹠附焉。安得鬼神不瞷其穿窬之隱機而厚之譴哉。好名者。造物之禁。既已犯其禁矣。又虞造物者之禁之也。前敎孔釋異同處。在願力上分討。說到此。刎

問天龍八部。三界內外。即十不可思議窮到無有邊無有邊處三聖人。皆當合掌靜聽。四十一年春夢一朝蹉耳。易稱時乘六龍。孟稱孔子聖之時。古聖顯權顯實。施設門頭。隨方應化。建大小法輪。總是應時而起。自減刧以來。至於春秋世道陵夷。臣弑君。子弑父。天理民彝。滅裂殆盡。此時復以三代之道出於一之法治之。民知善不善沒身而已。伯夷盜蹠俱亡羊。脩身繕性奚以哉。是以三聖人各提一宗。不約而同。出於周

末叔世。孔子以出世之心治世。困人於綱常禮樂之中。釋迦特以一大事顯。提人於苦海輪迴之外。老氏以長生久視顯。使人不當以一生一世。死心塵世中。指引此身外更有身。此世界外。更有仙境方壺。不相兼而迭相用。而實總成一大事因緣。有可使由者。暫繩人於威儀細行中。使不知有他因得透出不可使知者。破生死囊。歸大覺海。十方三世。同成正覺。此一時節因緣也。自後孔學變而爲支離。佛學變而爲禪寂。

老學變而爲坎離。各相持而不相下。人是其是。異喙爭鳴。不爲統宗而會元之世。儒但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無量刧以前。不可思議世界以外。孰與究世出世之因哉。聰明放達之士。未少有得。以爲超舉世法而肩越之。曰。罪福本來空耳。三綱五常。幻境耳。斷斷胡爲者。見愈精而狂風愈煽。議愈圓而心術愈乖。三聖人在天之靈。知其必惘念痛恤。合其異而反之同。亦一時耳。龔不孝在閩。與林龍岡往還。見龍岡

太極總理此三房孫子。作箇三房老家長公。甚偉之。意謂破我多生之疑者必此人。走使者質所疑。龍岡云。有先了綱常。後証斯道。先証斯道。後了綱常者。書數百十種。大都合併歸儒。爲三家者言。究竟不離玄脩者。是捕風捉影。止是隔着一層。比讀先生尋牘。不覺大快心胸。苟非應時聖人。主張斯道。應現五濁末世。或者不能破三房疑網。証圓見真脩。如此其精且確也已。昨讀續原慈明云。莫若暫時閣筆。以需人心

自服。殊不然。諸公之嘵嘵文字語言者。皆駢拇枝指。夫人而知爲駢拇枝指者也。以不必議之語。出自諸名流之口。豈諸名流品識。在方僧衲子下。先生與諸公。皆從多刧同堂計較中來。一龍一蛇。一參一商。皆從多刧同心商量設詞掠料中來。但以未入宿命通智。不知前刧平等度世心。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不知彼此一是非。皆彼此同一顯現一爲勾。一爲椎耳。如阿難尊者。豈不知非內非外非中。倏云內。倏云外。

倏云中間。夫阿難提唱七徵入還之旨。寧無端而鋒議生哉。當此因果晦冥。大道不明。三綱不振。世教衰微之時。愚猶恐先生之不爲五千四百八十卷。寸言尺牘。政好磨牙礪齒耳。未可以予欲無言韜默也。抑余有大疑而不能脫蹤於胸者。偈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與其業熟而始得悟門。何如當吾世而見先生得悟之爲愈也。然生也驚。未有一變至道之頓根。而嘗懷不進不休之末念。生平悟機。不知更幾十番迭

宅矣。前此從良知上左尖。認昭昭靈靈。能視能
聽者。是不生不滅真種子。從此逐日迴光。稍有
片段。後讀華嚴云一切處文殊者。文殊雖東來。
而卽一切處。盡是文殊實相。遂掩卷思維。若就
昭昭靈靈者爲我心性。則昭昭靈靈所不到處。
非我心性。非一切處文殊義。誠如楞嚴之所謂
心在身內。數年辛苦。不覺將六塵緣影爲自心
相可哀也已。一時省覺此心。徧滿虛空。有情無
情。皆是家門裏事。春風沂水之趣。一一畟收拾得

盡。此是甲午年以前景也。然而夏蟲語氷。蟻牛
臥穴。上徹不過太清。下徹不過太寧。東徹不過
瀛猶。西徹不過波斯。南徹不過寶淵。北徹不過
渤海。所謂心量。止於震旦國如斯耳矣。況能窮
無窮。至無有邊之佛刹哉。及覩娑婆佛國。有百
萬億須彌。而娑婆之在華嚴藏中。猶恒河沙之
在恒河中。華嚴海之在大覺中。猶娑婆之在華
嚴藏中。然後知世界如此大。學問如此大。心量
如此大。見地如此大。修証如此大。自惟從前類

倒之見。直矮人觀場。致今太虛包心。沙界超量。
爲識者掩口。此於生死輪迴。不言可知矣。已。從
禪者論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一時牙慧。虛答過
去。比靜思之。前者所學。不墮卽心卽佛邊見乎。
未透不卽不離田地。猶是矮人觀場。從此印証
三心了不可得。愈覺親切。自以爲道在是矣。已
與友論清靜本然。如何忽生山河大地。不孝答
言。清靜本然。如是便生山河大地。友不解。愚爲
粗訓之。山河大地。卽是清靜本然也。滿座爲暢。

歸來獨坐中。自省其私。到輸刀上陣。一字不容
去處。反起大疑。自悔從前所見。盡是空花空果。
根地不清。果招迂曲。不從先生証明。虛度此生。
悔胡及矣。大凡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自然
之理也。今之貪嗔邪見殺盜妄淫。此非從清靜
本然來耶。性是清靜本然之性。則情亦清靜本
然之情。未有其父姓張。而其子姓李者。解者曰。
法體曷嘗有貪嗔邪見。但由無始妄想。墮在迷
途。不覺不知。習沿成性。夫由凡夫而觀。則無始

誌無始。不可得而知已。佛觀無量以前劫事。如掌中觀紋。背覺生妄。特可責於刧后習染之人心。將起世界之初。孰爲習。孰爲妄。始初圓妙明心。全一真覺而已。既是妙明本心。必不有妄。既無妄矣。必不暱昧爲空。結暗爲色。想相爲身。成種種惡趣。未審妙明本心。胡得起妄。佛典於此不覺心起而有其妄。止用合頭語說去。全不分明痛快。此心中疑者久之。不能釋。又無可與商證者。即能疑之人。又不可得也。後讀圓覺經。始

知前者疑團不第不孝。即淨諸業障菩薩。與金剛藏菩薩。已發難於前矣。淨諸業障菩薩。問世尊。若此覺心本性清淨。因何染汙。使諸衆生迷悶不入。金剛藏菩薩問。若衆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夫本來清淨。猶桃李也。染汙無明。猶荊棘也。種桃得桃。種李得李。未有始初桃李而末後轉爲荊棘者。世尊之答。不過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辟如幻翳。妄見空華而已。妄想妄見。直道得受染下半段事。本來無幻。

幻何自生。若云覺體原無真妄。則後之妄者。胡爲乎來。若云衆生執妄迷真。胡真不能主。而爲妄所憑也。經稱世界初起時。有光音天人下界。偶食地肥。神通隱沒。便不能飛行自在。漸次染着。有男女淫盜等事。夫光音天淨德成就。身心安穩。歸寂滅樂。學問不可謂不邃矣。但一食故。遂退萬劫苦積前因。增上清業。轉入惡趣。成濁世界。何安穩之身心。反不能自主。而爲地肥主。也。地肥可以主人心。而真心不能爲地肥主。金

剛不壞法身。圓知此乎。若云光音天原非脩三摩地究竟之學。彼無量劫初。非同一清淨本然乎。何一降而爲天人。再降而爲四部洲凡衆。不孝所未解於最初一念也。不孝之始有契於宗門也。言到圓相。便覺有不肖處。周子太極圖。朱兩儀四象八卦。以爲支離汗漫無味之語。昨年讀尊牘。指太極無極爲三。祇見滿腔神知化究竟之學。太極非玄空一乾元道理。必是證果大明終始之佛言及此。於天下萬世濟物利生得

矣。其如天機大泄何。余不孝不但爲儒者幸。爲三教聖人吾道大明慶幸。但先生有發而未盡發者。使人嘗其一臠。而不得不垂涎於霍肉之余。先生卽欲卷舌而不開一言。不可得也。先生曰。聖人未證乾元之果。猶在絕天界限中。妄是不能從空生出一人一物。既證乾元之果便是無極而太極矣。太極豈不能生兩儀。如此則知果上之佛。自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疑。佛既從空生物。則一切品物流行。生生息息。乃佛果

自然化現辟之鏡明。光影自現。如釋迦住兜率天說法。塵塵佛刹各現千百億釋迦。阿彌陀佛化身千百億化佛。如此。方爲釋迦阿彌陀佛生身佛耳。今之衆生。共非世界初太極老一人化生乎。既太極老一人生千百億化身。彼千百億化身。皆是常清常淨不受染汙之身。適可。洞觀衆生。脩十善業。成欲界天。何退釋迦之根本智。而變易爲欲天。兼靜定業。成色界天。何退釋迦之根本智。而變易爲禪天。修四空業。成無色界

何退釋迦之根本智爲空天。作諸惡業。成地獄畜生餓鬼。始而合之。則爲佛體。既而分之。胡蚪三途。人一身耳。生子生孫巧相似。佛是箇清靜無染佛。起立十方世界便是清靜無染世界。生的天便是無色無欲天。生的人物便是清靜人物。由初迄今。何爲造十大惡。五不善。豈不亦與從空生物之本相戾乎。金光明經云。復次法身三昧智慧。過一切相。不着於相。不可分別。雖有分別。體無分別。辟如有人願欲得金。既得鑛

已鎖鑛成金。隨轉作諸鐶釧。雖有諸用。金性不改。夫至於成佛。已到無極太極。轉入識以成四智。束四智以具三身。能以一身化生千百億身。而彼法身不離本位。今之五逆十惡。從有世界初到今。一爲清淨。一爲冥頑。相去之間。何啻倍蓰。豈化佛一道而化生衆生又一道乎。今以佛生身論。一者三昧樂正受意生身。第三第四第五地。不爲相風所動。安住心海。一切境界。惟自心現。皆無自性。此五地以上所生之身。各各不

迷本性之驗也。一者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第八地化身。速疾無礙。具足福慧莊嚴。此入地所生之身。各各不迷本性之驗也。一者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此入地巳去入等覺位。所化之機。亦成佛之種類。智轉行融。名無行作。此名佛種化身。各各不迷本性之驗也。百千變化。總不出三者意生。彼四生六道。種種業身不同。將佛之化身。漸次亦受染着乎。若然者。是鑛鍜爲金。金復爲鑛。衆生可爲佛。佛可爲衆生。不然矣。惟考

之唯識開蒙。似乎近之。不敢的擬。請以質正。手鏡云。佛現無邊種種佛身。有自身相應業化者。謂大小化者。皆具好相好貌相似。故以名之。有他身相應業化者。如觀世音化萬廻相貌法體與人類相似。故以名之。有非身相應業化者。如化佛身。無根心等。雖相貌相似。法體相似。一類化樹林等。是無情類。故無意化。前二者化身。是有根心。后一者化身。是無根心。據如唯識所言。豈三種意生。屬前二者。惟有根心。故雖千百變

化。而不離本位。不受世緣。后無根心。故可使爲善。可使爲不善。不知不覺。落陰陽五行窩乎。此不孝之尊展疑二遲回於中而不决者也。昨年夏大行王性海齋捧過武郡。舟中敘及太極義。渠謂太極且不說。太極如何動那一下。怎的。動巳。又靜那一下。怎的。不孝語塞。思之一年。殊不解。此讀先生答顧涇陽太極圖說一篇。最難解者。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四句是也。此言最初生天生地之因由也。先曾引

其端於答李羅翁書中而未敢發。須與樂繕部微談至此而未及竟。今亦難以筆端道破。恐於疑上添疑。如就詞解。直是動靜兩端。循環不巳。頭巾套本。亦可了此公案。宋明學者。說到千言萬語。至精至密處。只了得理無礙。不了事無礙。據起立世界之初而言。真覺妙空。本非明昧。由妄爲明覺。遂有昧空。明昧相傾。不覺心動。故曰。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持世。因空昧動念。覺明堅執。立礙成金。故有金輪持世。金生水

水生木。五行變化。由妄發生。故世界起。夫真覺妙空。誠如先生非空空說箇道理。想是果上佛地位。既是果上佛自會了了常知。如何使之不覺心動。指妄爲明。起許多山河大地。致衆生受種種苦楚入五無間也。又儒家話頭。動陽靜陰。風輪金輪水輪空輪。何者屬陰。何者屬陽乎。盒湯夫分。動靜莊從起乎。見未出乎環中。恐難以理徹享徹。一了百了也。非先生萬古長夜。幸勿靳此了義之譚。先生合併三教調言釋則老在

其中。不幸已沐先生大教。孔釋學問大同。渙然氷釋耳。獨於老釋猶未融洽。若只說到理無礙處。而不能到事無礙。則於理猶有隔礙。佛氏談天。老氏亦談天。佛氏談三界。老氏亦談三界。佛氏談刼。老氏亦談刼。迺至方員之不相入者。豈兩家各一世界耶。按大道之初。有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元始天尊。以一炁生三炁。三炁者。玄元始也。以玄一之氣。化爲玉清聖境大羅之天。瓊樓寶殿。玄都玉京。紫微宮闕。太上元

始天尊都焉。號龍漢之刼。又以元一之氣。化爲上清真境禹餘之天。玉樓瓊殿。寶樹爲林。玉晨大道君都焉。時號赤明中刼。又以始一之炁。化爲太清仙境。珠樓金闕。七寶爲殿。太上老子都焉。號開皇令刼。謂之三清上境。大羅天中玄都玉京也。又三炁各生三炁。化成九炁。以成九天。九天帝君居焉。復有九地。九天者。從下第一無想無結無愛天。第二高虛清明天。第三靈化梵輔天。第四洞元化應天。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

天。第六寂然兜術天。第七梵監須延天。第八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第九鬱單無量天。九地者。自上第一色潤地。第二潤色地。第三色澤地。第四潤澤地。第五金粟澤地。第六金剛澤地。第七水澤地。第八風澤地。第九洞泉綱維地。亦名九壘也。九天之外。別有三十二天。帝居焉。從下第一欲界六天。六天者。太皇天。太明天。清明天。玄胎天。元明天。七曜天。是也。第二色界十八天者。虛無天。太極天。赤明天。恭華天。曜明天。竺落天。虛

明天觀明天恭慶天太煥天元載天太安天顯定天始黃天太黃天無思天上揲天無極天是也第三無色界四天者霄度天元洞天妙成天禁上天凡二十八天名爲三界也次上四人天有四者常融天玉隆天梵度天賈奕天此四天名種民天合前凡三十二天並在三清之下次上三清一曰太赤天太清境一曰禹餘天上清境一曰清微天玉清境最上一天號曰無上天羅高蓋天合之爲三十六天各立一帝地亦有

三十六名各置一皇是爲三十六土皇天地之外其狀如雞子又如車輪元氣繞之如日之暈黃精之所散也如是天地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時元始天尊與諸天帝說法廣度一切衆生光明遍照諸天無極世界上至三十二天下至幽冥地獄咸安穩焉二家諸天色目何爲不同上下位次何爲不一梵輔位居色界從下第二兜術位居欲界從下第四今梵輔從下第三兜術反升六天之上不應離欲持梵

之聖更劣於六欲交感之天無想居四禪之九反作從下一天豈雙厭苦樂轉而退墮下天劣相謂三炁化而爲九天則九天離三境不遠謂九天外復有三十二天似三十二又次九天然則非非想之上復有九天將梵輔兜術無結引而升之非想之上乎又此上復有三境三境上有大羅天豈卽所謂常寂光土乎又刼量相去不同世界里數各異難比而同異中不乏道藏幸一推敲分合明白先人不曾一口道破以致

後人昧因果不知出世之宗天生夫子旣已翻亘千萬古不決疑獄後之吹毛求疵者人人妄意鼓簧有先生當與拔除疑根不然一人倡而衆聲吠留一二招眼以啓異日反招是又無以啓後人也小兒承教已決意淨土門中脩儒者行門矣家人骨肉之愛念感曷已云云○又別劄云小啓一通備述生平悟入次第及今日未了疑情以待先生詳教若以吾世而失先生萬死萬生不知又更幾千刼矣幸速速教我以慰

長念牘中赤水涇陽。大有想頭。如此大事。不是大決裂漢。不能了也。人之不足二公者。謂多言無當。余謂惟無當。政好出息。願勿忘此兩人。庸德庸行。徐冲霄足當此四字。向上一着。更宜進之。住刻索觀者如市。意欲畨刊行楚中。亦可以温楚黃狂風也云云。

答幻然書

志道白。頃歲偶成求正問辨等牘。浪傳士大夫間。相印相謌者。什居七八。不辯亦不錄也。相錐相剗者。什居二三。漫然辨。亦漫然錄。不但自嫌好辯。亦令諸君子冐操戈入室之譏。夫苟以道相成。則何嫌於入室。然而操戈者亦多及墻及戶而止矣。比得賢父母流來筆劄。真是彌天彌地。徹古徹今。若無若虛。有肯有綮。本無一毫操戈之心。而戈則不謂不入於室也。室中原無所有。何足以承清問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出蠡管一班以相質焉。冀足下日後大徹。必復有以啓我。緒論多端。分章如左。

古今劍章第一

劍說古今劍起之見。未有不始而愕。既而疑。終而大信。此可以論九年面壁之沙門。及中興斯文之儒祖兔。志道乃目長足短之夫。其何足以當此。猶信得

高皇帝有一段貫通千聖。佑啓後人之精神。沉礬二百餘年。當有爲之闡其秘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顧德非天縱。亦竊比尼父之贊文王焉。[illegible]窃士張斯文者。執先茅而已矣。

深心章第二

劍引華嚴說。有諸菩薩。經無量劫。脩六波羅密。得六神通。誦讀通利八萬四千法藏。猶故不信。而嘆曰。甚矣。深心之難也。蓋有感於海內高賢知我者之稀也。然愚亦何足道。已。唯此一段經文。義最深密。猶願足下更以深心參之。依楞伽經說三種波羅密義。有世間六波羅密。是凡夫所修者。能結五通仙人及梵天果。有出世間六波羅密。是二乘所修者。能結三明六通阿羅漢

道及辟支佛果有出世間上上六波羅蜜是大
乘所修者能結如來無漏六通極果茲以菩薩
經無量刧爲言蓋別於凡夫而下又以假名菩
薩科之復別於佛果大乘指擊開緣覺位中菩
薩說也然曰讀誦通利入萬四千法藏則大乘
妙法豈能越此藏中且不直言不信而曰猶故
不信亦似含有內闕外現之大士如迦葉阿難
者在其中豈其智反在初發意菩薩下也當知
華嚴此義端爲誘大心凡夫直入佛地希發菩

[illegible]等久脩菩薩滯在行門未入毘盧法界猶
是假名菩薩不得入如來家而初發意之凡夫
悟此法界却能剎那便成正覺然以是義參合
法華經旨說到我法妙難思處又謂新發意菩
薩不能知佛智何也無乃法華之新發意菩薩
與華嚴之初發意菩薩有二轍歟非也佛誘大
心凡夫則點迷中發悟妙相佛策久修大士又
點悟中微細惑相也故此一段意旨既是雙遮
權實之說亦是雙顯權實之說必以爲如來之

實說耶則菩薩初發心時尚許便成正覺彼脩
六波羅蜜得六神通者豈不從無量刧中與聞
無上妙法而乃抑爲假名菩薩不生如來家乎
必以爲如來之權說耶則二乘菩薩委是修六
波羅蜜起六神通而不信一乘妙法者也不特
此耳即以大乘論之從初地至六地俱修無漏
六波羅蜜能以三昧意生身入塵沙界而俱生
之法執猶存不能即受灌頂位從七地至十地
又修無漏十波羅蜜能以法性意生身入塵沙

界而無明之生相未盡不能即成等正覺佛且
槃之曰十住菩薩不見佛性即權謂之不生如
來家亦奚不可此義微而難剖是以宗教兩家
之諍生焉教家主漸謂菩薩必無越三祇而蹴
取正覺之理故疑此案爲權說然則入法界品
中所表善財以一生而圓五十三位菩提之果
殆誣矣宗門主頓謂三賢十聖可以彈指而超
故信此案爲實說然則法華授記品中所識諸
大弟子迦葉阿難等俱歷百千億刧行菩薩道

乃證無上菩提之果亦證矣二者安所取衷哉曰二經並稱經王而法華多從菩薩最後心說華嚴多從菩薩最初心說最後心必從普賢行滿而得最初心即是普悟毘盧法界法界中原無佛相原無衆生相衆生本來是佛究竟是佛中間迷妄固幻修證亦幻從最初發心至最後等覺心總是毘盧界中一剎那頃所開三賢十聖位次一似空中鳥跡拈之則有擲之則無悟此法界是謂初發心菩薩初發心時便得六

千界內未發心之衆生無一非佛即此便是一時同成正覺之景象故擬之太子處胎貴壓群臣然以釋尊明星悟道之實際照之猶屬影見從此漸入十地位中却又每位起出二愚加行增進一毫蹤取不得至於成等正覺而最後心之二愚猶在也二愚本在見地中而斷愚却在行門中行起則解絶故初地以上菩薩往往捨真入俗不以有餘涅槃爲至而又不能頓入無餘涅槃上望如來果地似反不如初發心之直

捷而難行難忍之法門出焉從六地脩六波羅蜜竟復於七地起方便波羅蜜乃至十地智波羅蜜方是圓滿十波羅蜜入金剛道當其修方便度時專以權巧利生爲事多作他化自在天王入魔道中行而釋尊則自述因中七地作儒童菩薩既曰儒童必隱出纏梵行而顯入纏儒行一似落在化城邊者新發意菩薩未必不以凡夫目之此豈昧初心而轉入迂途也蓋此地菩薩將從修習畢功之位入於無生法忍之位

不爍迷迹塵凡了俗諦中事非真不信一乘妙法也故不信耳由此推之未修六波羅蜜未發六神通之菩薩而信得及者畢竟未離大心凡夫已修六波羅蜜已獲六神通而猶故不信者未必不是深心菩薩也難言哉難言哉故此華嚴一段公案從大心凡夫論爲遮權而顯實從久修大士論爲遮實而顯權而中下乘之菩薩弗論焉何者無修無証是實際而有修有証皆權門也究竟則遮權者亦幷其實而遮之故曰

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豈以初發心之成正覺而非權說顯權者。亦并其實而顯之故曰。奇哉衆生具足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豈以修六波羅蜜得六神通之菩薩而非實相。害所謂雙遮雙顯者。以此參及於此。諸高賢委多信不能及。愚亦鄙根尚未點也。何敢當足下實地之褒哉。

宮不負人章第三

劉禹人負宮。宮不負人處。旨哉言也。因又自道

兩莊劉虞。見小民疾苦。手忙足亂。歸而遇家人病。情念雖懇。而愁恩實悶。以爲名之所在。耻躁急。心慈。名所不附。本來面目。不容矯作。自如此也。此充類至義之盡之言也。今之稱循良吏者。未必無賢父母念民疾苦之仁。亦有省心及此者否。省心及此。方可道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亦當不惡其佞。

孔釋異同章第四

孔釋異同。在願力上分討。愚實本易傳。時乘六龍之旨。合於佛道之隱顯權實。而知其総也。儒門執程朱之案。多信不及。而足下獨信之深。發到三聖之不相兼而迭相用總成一大事因緣。考據是印也。便可以進退古今出入造化矣。考儒籍中。亦惟孔子宏開此眼。大帝堯亦大西聖。賢禹稷。亦賢顏淵。仁夷齊。亦仁管仲。羲唐虞之禪。亦義夏后殷周之繼。此是何等心量。蓋從知天命中來也。會此心法。亦惟子思一人。吾於中庸之贊至聖至誠見之。厥後開此眼者遂寡。郎

知言亞聖。無極老翁。其猶病諸。何以知其然也。七篇中。掩上古之聖人。而信孔子賢於堯舜。通書中。列伊尹顏淵爲大賢。而謂過此則聖。似猶以一生一局定人。未盡古來應化聖賢乘願乘力之緊。流而又流。醞釀後賢許多輕薄出來。吾今追思三十年前口過。惶愧欲死。猶幸未筆諸書。

時節因緣章第五

執事以時節因緣。論三聖之教體。而謂合異仄

同在此一時此段渟渟百餘言曲中肯綮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愚於此實有一片苦心焉蓋三教之溺久矣儒者雖讀孔孟之書而名利之溺心已甚當斯際也不爲之提佛氏一大事因緣使知生死根本及千生萬劫來歷而仍守程朱撥因果之舊案斷不足以滌人僞惑然程朱實是命世真儒非導人以僞者特不能奪人之僞耳從程朱主敬窮理之教總不奪人僞亦奪人狂今之學者狂僞交發都在姚江倡道之後然

姚江亦非以狂僞導人者也特以既掃程朱之藩籬又未達孔子之深心而徒以一脈良知禱人情見其流必至於此蓋學者久在程朱教中旣以不信因果爲之根所苦者在名教之束縛而乃得直捷圓融之旨以文其曠達自恣之非禪家有罪福性空之說其機又正相入也則其流何所不至哉愚故表普賢之行門以遏初發之狂慧又表從心之孔矩以遏普賢之行門實欲接儒釋兩門互相接附之僞因而脊拔之也

不知者尚以爲援儒入釋則誠傷我一片老婆心矣足下洞知此隱先以不究出世之因病世儒而末則深以幻綱常爲狂風病聰明放達之士三聖人在天之靈自應點頭印可而愚亦庶幾其不孤也哉

林氏章第六

閩中龍江林氏以好施起今聞愚於三十年前曾一會於白下其見蓋平平耳後乃畧見其書大槩未徹三教聖人之根原而襍其影響以爲

説急欲標名於世此亦導狂導僞之囮也獨其行誼高潔不類今之影良知以走利途者可謂閩中巨擘然平日慣以玄門小術動人而乃輕以三教家長自負名義亦甚不正其言道中兩端有先了綱常後証斯道者有先証斯道後了綱常者此真捕風捉影之言也夫三祇中之聖賢從悟起修從修入證法身不離本位應身偏入塵沙彼此若不相知權實則相爲用其究歸於度盡有情而後已豈是道從綱常外証綱常

文從遡外下哉抱此影響兩岐之見而號於眾
曰我是三房家長究竟只成得三教家都鄉愿
耳足下勘破此人足稱具眼雖然當此三房聚
訟擄中特然立此標幟亦足奇矣稽其品其在
泰州王氏之後乎

名流品識章第七

足下亟欲發明斯道不以愚之無似而誤使言
言故過慈明闍筆之語而曰名流品識豈在一
術乎下又曰果是如來出世則片言半偈不爲

少五千四百八十卷不爲多此將身奉塵刹之
言也但吾儕學地中人耳何得妄希如來之五
千經卷誇多於世毋論一言慢世罪重如山郎
蠹木災紙其作業亦不淺矣愚前偶出辨牘只
因既發大難之端不得不爲稍稍剖白然而辨
端一觸習氣豈無微動試觀足下自道名所附
處躁急心熱愚亦豈敢自謂便空空然孟子不
云乎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辨而不已
郎是以善服人是以續牘脫草之後猛然起無

言之思非專爲慈明之誣闍筆而然也乃慈明
之誣亦正投入針芥中在足下自當別論所謂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厭多也劉謂名流諸公
皆從多劫同堂計較中來一爲勾一爲推如阿
難故現愚癡提唱七徵八還之旨其思深其照
遠矣此中尚有當查勘處阿難純是一片直心
亦是一片虛心而吾儕充無穿窬之心或未到
盡處得無有如足下之自道名所附而躁急心
熱者乎是乃人鬼關頭不可放過如足下則真

能充無穿窬之心者

◎悟機章第八

昔聞之天臺先生學問進一層則掃一層于時
漫然領畧後頗將身歷歷體驗而知其有必然
者足下自述生平悟機更幾十番徙宅非勇猛
進修不及此有此勇猛所以照到名所不附面
目不容矯作去處不然其不認賊作子也者幾
希謂初從良知上有省後觸華嚴一切處盡是
文殊實相而悟數年辛苦尚墮六塵緣影自心

原缺第三十葉

無明之所自起也。唯佛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而諸菩薩應和之。所以搜及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之由。而曰。真如無始。無明亦無始。此兩無始者。和合而成八識。是爲四生六道之因。又窮之於未來際而曰。真如無始無終。無明無始有終。隱然謂和合之中。有箇不和合者在。是以衆生究竟俱當作佛。真是將人性命源流。滿盤托出。而其義則難解也。故釋迦又有偈曰。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

演。所謂陀那細識者何。正指真妄和合之八識而言也。今來論說及無始妄想之由。實追到此微細處矣。釋尊尚難開演。而愚敢强不知以爲知乎。無已。則就君所援楞嚴圓覺二經大意而參求焉。可乎。蓋嘗謂始初圓妙明心。全一真覺。是矣。當知經中覺義有三。一曰本覺。二曰始覺。三曰究竟覺。始覺者。斷無明之始。究竟覺者。斷無明之終。斷盡則永不復起矣。唯本覺不能不起無明。無明起。一切塵勞俱起。於是有背覺合塵。

輪迴六道之事作。而本覺之覺。實始覺與究竟覺之根本也。既起無明而入六道。烏在其爲本覺。信有如足下所疑父姓張而子姓李者。何以故。本來大覺之體。無真如則無無明。無無明亦無真如也。真如亘古常然。自無明轉爲藏識。而變化乃起。故無明非真如。不轉而真如亦非無明。不立真如。其猶水乎。無明其猶波乎。其相二。其體一。湛水不知不覺動而爲微波。真如不知不覺動而爲無明。故曰不覺心動而有其念。即

此一動之中。而四聖六凡俱起矣。蓋不但衆生從無明起。而諸佛亦從無明起。使真如不與無明和合。則安得有心佛及衆生哉。所以俱謂之無始者。言無明即與真如一體。求其始處。了不可得也。既俱無始。則亦俱無終。何以無明獨有終哉。畢竟諸妄從無明起。不從真如起。妄必還真。猶波之不能不平而爲水也。波未平時。萬態沓出。既平。只是一箇本來湛體耳。君毋疑釋尊所答淨諸業障菩薩金剛藏菩薩之言。爲只道

得受染下半段事而已。其言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譬如幻翳妄見空華。此即滿盤托出之言也。蓋佛眼之視衆生正如醒眼之視醉人。衆生一爲無明酒所醉流浪多生無端生出許多怪狀。佛眼照之具是捏目空華與覺體原何干涉。是以古德云凡夫妄見生死亦是於無生死處妄見生死也。雖以妄見生死流浪多生畢竟以覺性不泯有箇斷無明而證真如之日。乃始恍然見得從前原無生死。則如久醉忽醒

依然只是當初不醉人耳。易嘗有所加於本覺之外哉。執事設疑本來無幻幻何自生。佛原謂幻從無明生也。無明亦無自性既無自性寧有生根。權言其根根在不覺。是名爲本覺也。無上法王有箇大陀羅尼門流出一切真如等法。是曰本覺。其實不覺而覺。覺本無覺。以其不覺而覺也。故一真即如常寂萬法之王。以其覺本無覺也。故恍恍惚惚之中無明亦起而三細六麁生焉。是曰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然又非半真

半妄之謂。妄體全是真體。衆生迷之即妄。而諸佛覺之即真也矣。然則胡爲最初無上覺皇不專流出塵沙諸佛。而兼流出塵沙衆生哉。蓋無上覺皇只是一箇不生不滅之常寂而已。安得有諸佛來。諸佛皆從衆生修證而成也。大覺不迷安得有衆生。無衆生亦無諸佛。既大覺之起無明。雖諸妄之根亦萬德之根。無諸佛已證不生不滅之果而猶現有百千億化身。此即無明之轉相矣。不然則宇宙間只有一箇無上覺皇

豈成法界。是故無上覺皇之法界無明成之也。無明之力用最大。能幻衆生亦能幻諸佛。諸佛之八萬四千功德門即轉衆生之八萬四千塵勞門耳。當其未轉之時不但幻出種種無端善境。亦幻出種種無端惡境。則皆目騁之空華相也。其咎在捏目衆生不在覺皇。然衆生之幻有善惡諸境皆從覺皇最初一念中來也。其咎又似在動念之覺皇不在衆生。而覺皇之最初一念則動於真空中。動於不思議中也。矣其空初

動時亦非便起三惡道但起人天善道及入天
道起衆生各具無明大力亦各動有初念展轉
遠於真如而種種惡趣纔起此皆無明不思議
力之所熏也覺皇豈任其咎然無明不離真如
無明之力既窮真如之端復現於是惡念漸轉
而爲善念善念漸轉而入最初一念最初一念
還歸無念而成正覺此又真如不思議力之所
熏也覺皇豈尸其功然則覺皇一無所事乎曰
覺海之起衆生此是覺皇之生生不息處衆生

之還覺海此是覺皇之生本無生處總在空華
一喩中

◎無上法王章第十

圓覺經中首提無上法王大陀羅尼門陀羅尼
云者總持之稱也合真妄而總持之故曰大陀
羅尼門下乃但言流出真如等法不言流出無
明等法何也諸佛之真如性海卽衆生之無明
業海也離此無明業海而覔真如性海更不可
得故佛但言流出真如其實真如無流出之相

流出之相皆無明之轉相也無明亦無轉相當
體只是真如在華嚴則謂之毘盧法界此法界
具有三大三大云何體大相大用亦大此三大
者全顯於無明力用中非毘盧遮那如來不足
以滿其量然而統此法界者又非毘盧遮那如
來乃勝蓮華界之賢勝如來也賢勝盡虛空界
以爲一界窮未來際以爲一際故統法界之全
而十方三世聖凡俱攝焉是故華嚴之賢勝如
來卽圓覺無上法王之果號華嚴之毘盧法界

卽圓覺大陀羅尼之別稱合法界之本因而表
如來之果德則曰無上法王合如來之果德而
提法界之本因則曰陀羅尼門陀羅門中攝真
攝妄本無衆生而起衆生此正水波合一之局
也卽來諭所譬鑛金金全在鑛尚未出鑛法王
位上不真了妄不斷衆生實無衆生此正波息
水平之象也卽來諭所譬出鑛之金已鍜成金
不復爲鑛要之法喩難齊喩必不能盡法蓋以
波水喩則波與水畢竟是一體而真如之熏求

諸佛無明之翳成衆生而遂生以金鑛喩則金與鑛畢竟是兩質而真如之和合無明無明之和合真如一本也如之何其能盡去吾有現前二法可以無旹而解卽就我心我身一反觀而天然之法喩自在焉試就我心而觀心有澄然無事之時非本覺之真體乎忽然念起豈非無明從此念復起念喜怒哀樂有許多不中節處便是六道衆生之象佛謂雜念比丘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是也已而妄念頓息究體原卽

澄然六道衆生之象安在哉大覺之起無明無明之還大覺卽是耳但凡夫以方寸虛明爲心量故擬種衆生之影結在方寸中大覺以塵沙法界爲心量故種種衆生之形散在塵沙界所以能散形於沙界者以大覺之念動在法象未立之先一動而見相纔分故所以僅結影於方寸者以衆生之念動在軀殼既分之後雖動而見不合相故然其爲空華相則一也是以佛告圓覺菩薩謂此四大假合之相髮毛骨等歸地

涕唾等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復在何處夫以身塵還四大妄身何在卽以四大之塵還一空山河大地亦何在以此推之豈但衆生是空華相塵沙諸佛亦無一非空華相從權而說則衆生猶爲無明虛影而諸佛莊嚴妙相都是無明結成實影毫端現刹塵裏轉輪其所以異於幻起之衆生也者幾希此可以破妙明本心胡得起妄之疑亦爲世尊結淨諸業障菩薩一段公案又就我身而觀身有

八萬四千戶蟲將來當成八萬四千諸佛然而我衆成佛之時此諸戶蟲猶未也一一流入四生六道中從迷起悟從悟起修歷過三大阿僧祇劫而成正覺然後與吾本來之體合當知我今此身必從先佛因地中之無明流出而此戶蟲又從此生因地中之無明流出我身卽賢勝如來敎化之象諸蟲卽塵沙諸佛川流之象此義藏於華嚴法華二經中人所難察華嚴言善薩身饑則八萬四千戶蟲俱饑身飽則八萬四

千户蟲俱飽。此户蟲者。非共我一期修證之幻身。乃離我萬劫流浪之分身也。不然。則何以各稟一靈。與身共爲饑飽。法華言釋迦分身諸佛。徧滿三千大千世界。各將一大菩薩爲侍者。至寶樹下。此分身者。非菩提樹下一時化現之意生身。乃塵點劫來户蟲分證之報化身也。不然。則何以各王一界。且帶菩薩同來。以是推之。大覺之不能不幻衆生。衆生之不能不還大覺。其義了然矣。如曰。大覺原是一妙明體。何以幻出

許多無明衆生。則此身亦原是一妙明體。何以幻出許多無明户蟲。如曰。大覺妙明之體。胡不能爲主。而爲衆生之妄所憑。則我此妙明之體。亦胡不能爲主。而爲蛕蟲之妄所憑也。經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復云。設一切衆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等無有異。何以故。菩提無相故。信斯言也。不得。覺皇始。終一。相。即衆生亦是始。終一相也。此可以破始種桃李後轉荊棘之疑。亦爲世尊

結金剛藏菩薩一段公案。以上身心二喻。亦近矣。然而法喻終未齊也。蓋

韋內尸字當作户字後倣此

§空華喻章第十一

有善悟善疑之士。就心念之喻而詰之曰。凡夫念有生滅。念滅方見真如。覺體本無生滅。何不直下無念。則依然未逃水波之喻也。又就户蟲之喻而詰之曰。凡夫以幻身爲身。幻中應起無明之户蟲。大覺以真身爲身。真中不應起無明之衆生。則依然未逃金礦之喻也。必欲究大覺

之胡爲忽起衆生。衆生之胡爲久淪苦海。畢竟不逃空華之喻。悟到空華處。則衆生之亂起亂滅。與諸佛之亂起亂滅。均耳。但此亦是佛地上語。非衆生分上語。何者。佛從菩提樹下。已成正覺。即見十方衆生同成正覺。衆生未離無始見病。只爲妄想執着而不證得。非覺皇咎。而釋迦亦往劫之衆生也。亦從揑目生華過來。故直以當下之性境。拂往劫之迷境。吾儕正在妄想執着中。殆不暇窮到覺皇之最初動念處。執事之

問眞可以發問難富樓那等諸大士之所未及吾今指喩挈法實不出於經中性覺必明妄爲明覺之二語而文殊復有偈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此大覺起迷衆生執妄之由也蓋言覺皇本性必有天然之明圓澄元妙本無能所然明必起照照必生所所一立則照性亡而無明起矣於是性覺轉爲妄覺妄所復生妄能一切山河大地及諸衆生擾然並起而衆生復於妄中起妄焉究厥妄

原殆自覺皇之一照起妄覺皇何以起此一照曰此不思議力之所變也覺皇豈無自性而有此不思議變曰本覺有自性而無自性故不覺心動而有其念所謂眞如不守自性而與生滅之性和合也眞如何以不守自性而與生滅和合曰眞如若守自性而不與生滅合便是聲聞緣覺種子而非諸佛衆生之種子矣是故眞如性力不可思議無明業力亦不可思議照性一亡遂致衆生沉迷萬劫業力使之也夫覺皇既

以一照而起妄覺之衆生何以不復返一照而空衆生之妄覺曰衆生之迷而復覺非照性其孰尸之然何以沉累劫而始返曰覺皇既起衆生衆生亦各各自成一覺皇體能操作善作惡之權落不受命於覺皇也者妄復起妄安得不沉累劫然則沉久而返覺皇何不使一返即證本覺而以三祇修之曰有曠劫之沉迷安得無三祇之修證然三祇亦從捏目衆生說耳在覺海中只是剎那一際然而塵沙諸佛卒不能越

三祇而成正覺者何諸佛皆從捏目中來故唯賢勝如來居無始覺皇之位是乃窮劫中無縣之淨目無華之淨空所以過劫初及未來際爲一晝夜也

元明照章第十三

圓覺空華一喩類後世宗門截流語楞嚴覺明明覺等義類後世教家落草語佛以截流語應圓覺大士以落草語應聲聞弟子所謂當機之敎也今爲大心凡夫說且置截流之機而約落

草之機欲究無始妄想因由只在元明照生所一句耳蓋種種法界起於一照照則起於元明在起信論中又謂不覺心動而有其念則念又從不覺中起也其旨同乎異乎曰照處即是動處元明之不能無照蓋性之不能不動而爲情也即此便是最初一念矣照必生所此所是大覺之所乎衆生之所乎曰有所非覺照性本從大覺中來而有所便入衆生界上衆生依世界世界依虛空所之立蓋自虛空界始也空界既

立性遂照否曰據原論所立則照性亡也照性之亡亡於何所曰亡在藏識海中藏識者第八阿賴耶識也是謂無明業識此識本從覺性中來旋復引出見分中之識浪相分中之境風以自覆其真性風浪相逐照性安得不亡亦有不隨照而亡者乎曰經言照性亡不言寂性亡也寂性原自不生不滅然則寂照有二性乎曰寂照雖無二性而寂本無所照乃生所無所是敦化之性生所則川流之性也所既生時此照性

者即散入衆生界中各成衆生自性大覺不復收既散之性以爲性矣是以權謂之亡若本來常寂之性原無所存寧有所亡然則大覺自一性衆生又自一性乎不然也大覺是陀羅尼門真妄皆從此出然則一照生所之後此性半屬大覺半屬衆生乎又不然也敦化之寂性其從常敦川流之照性則愈流而愈不竭道書云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分人已愈多覺性似之然則照性亡時寂性又藏於何所曰此當以父母

之生子生孫爲喻父母繼生百子千孫曾損父母分毫之覺性乎大覺之生萬有猶是也雖然父母既生子孫元精亦已虧矣覺性固如是乎曰大覺亦以生所而亡照性也照性亡而常寂之性不亡亦若父母之元精雖虧而覺性自若矣然父母之生子孫也從染心起大覺有何染心而起無明之衆生乎曰大覺從無染中一照而生所故謂之最初一念衆生從染念中一動而生子孫此則照性亡後之凡念也然衆生中

亦有聖人之照境焉雖現有欲而不違於大覺之無欲如釋迦一指耶輸夫人之腹而羅睺羅卽時處胎是已釋迦當指腹時照性亦亡乎曰亦不可謂之不亡何以故無明動故生有羅睺羅之所故但佛性當體全空所謂動而無動生本無生也維在世聖人之現欲界亦然然一切聖人之生子生孫畢竟現出情境大覺本無情何以亦現衆生境曰亦不可謂之無情覺性中隱然含有一點生生之意卽情也照性一亡情

境現矣大覺既於性境上現出情境衆生安得不於情境上起出許多情見哉蓋山河大地生於元明一照之中已屬依他起性非圓成之實性而衆生乃執山河大地以爲實有則屬變計執性非依他之起性矣諸佛見變計與依他總是空華相衆生不但執依他爲實相亦執變計爲實相此所以謂之迷中倍人也何以有此倍迷蓋無始以來之習染深矣而覺性則依然是最初之覺性是故衆生之所以一發心而成正

覺者以覺性之原具故云所以必三祇而證等覺者以無明之深厚故大覺本含十方三界以爲體性而衆生在修證中不能以一念遍三世毫不能以三身入十方界徧爲求盡無明生相而滿大覺之量也語至於此則謙道之君子亦須破求學之藩籬始得

法喩不齊章第十四

法唯空華一喩最切此外則夢泡二者近之夢現苦樂境似實醒後全無泡現圓毬相似實鏃

後全無無明斷後之不見夢泡世界則如魚之不見水龍之不見石矣非是水石之相實有而魚龍自未之見乃是水石原如幻華而凡夫誤執以爲實耳如言水石是實者人類何以日在塵中而不見塵耶當知塵與水石皆從翳目生也而衆生之各有佛性亦卽於此可見蓋覺皇法性立於見相未分之先原無塵相亦無水石相而見相既分衆生各得其空性之所近人得本覺中微塵性空之一體魚龍得本覺中水石

性空之一體。迷中不離本來覺相。至於無明斷後。則諸境皆空。空中實無幻華也。故喻唯空華最切。通乎未起迷之先。及已證覺之後。而一貫無餘矣。如華諭以生子生孫。喻衆生之不肖覺皇。以桃李荊棘。喻覺皇之轉入惡趣。則皆不齊法之喻也。何者。子孫特受形於父母。不受性於父母。性從性固各各中陰身來。而諸佛衆生。鄉與最初覺王。一性也。覺皇乃衆生之果身所出而父母特子孫之幻身所出。故子孫多不肖其

父母而衆生成佛之時。則必肖於覺皇。此不可以爲喻也。從佛眼視之。不論父母子孫。與諸佛之肖大覺父母者。衆生之不肖大覺父母者。無一。非大覺中空華相。以桃李喻清淨覺皇。以荊棘喻染汙衆生。亦得。但桃李與荊棘。皆見相分後之幻質。而覺皇乃見相未分之眞身。衆生靡不具有佛性。何嘗不自桃李種中來。諸佛從衆生修證而成。何嘗不從荊棘林中出。此亦不可以爲喻也。從佛眼視之。不論桃李荊棘。與衆生之來自桃李種者。諸佛之出自荊棘林者。無一非大覺中空華相。會得空華義旨。則前心念亡蟲二喻。可以一齊掃卻。

光音天人章第十五

吳婁管志道著

光音天人。食地肥而染着之故。殊不難解。依楞嚴經說。諸天之主。俱是菩薩遊三摩地。彼諸天人。是業酬答。四空天。係四果鈍根羅漢之居處。四禪五不還天。係三果阿那含之居處。然則二果之居三禪。初果之居二禪。可知也。初果至四果。俱稱禁聞禪。猶是凡中之聖。而禪天中。凡夫

禪居多。光音天爲二禪界。除逆流如來及大權菩薩應化外。非初果禪。則凡夫禪也。初果猶須七生天上。七返人間。然後證阿羅漢果。況凡夫而能不墜乎。經雖表光音天人發化清淨。應用無盡。然非大乘聖人之清淨化。乃初果及凡夫之清淨化也。及食地肥。神通隱沒。染着男女淫惡等事。固其所矣。執事疑此界天人學問不爲不邃。何乃一食遂退前因。是地肥可以主人心。而真心不能爲地肥主。金剛不壞之體。豈應如是噫。不壞未易言也。經言賢聖位中。菩薩六住以前。俱是退位。唯七住乃入不退。六地以前。俱憑願力。唯七地乃憑自力。人心爲主之義。有如是者。而可輕責光音天人乎。執事証以爲原非修三摩地究竟之學。得之矣。獨追到無量劫初同一清淨本然。何一降而爲天人。再降而爲四部洲衆。以爲最初一念有所未解。則其解已畧在身心二法喻中矣。當知最初劫四洲之衆。又未必從光音天人降來。蓋火災壞及初禪。水災

壞及二禪。風災壞及三禪。至於四禪四空。則永不壞。此就壞後重開之世界說也。世界壞而復開。後劫衆生。即是前劫之度未盡者。故此四洲民種。必從光音天來。以有七生七返之因地故也。若最初劫所起衆生。尚無升墜。則皆從大覺體中無明之厚薄所流耳。得覺體之圓光淨德。而無明未厚者。爲光音天人。得覺體之欲愛塵勞。而無明已厚者。爲四部洲衆。于時天人上下。各奠厥居。光音天人之不遽墜而爲四部洲衆。

猶四部洲衆之不滅亦而爲光音天人之降亦未必無自上墜下者。然不可言一降而爲天人再降而爲四部。卽就三界建立次第而言。無論則必以非非想天爲首。當云一十七降而爲光音天人。二十九降而爲四部洲衆。不但一降再降而已。及乎刼復爲初。諸道不窮。則非非想天之衆。尚有淪入阿鼻地獄者。而光音天人之降爲洲衆。豈怪哉。光音天人。尚以貪地肥。起婬愛而墜爲洲衆。則我南洲之衆。以造十惡五逆。而

直入阿鼻。抑又無足怪已。吾輩追究最初一念故。但此二界衆生者。遡之於無始覺皇之初。則皆從性體不思議中流出。覺皇卽是不思議中之元。求元皇之最初一念。了不可得。又不可於元皇而歸咎於虛無一炁。推之於混沌重開之後。則皆從徃因數取趣中流來。不知歷過幾千萬億輾轉刼。究竟數取之最初一念。亦了不可得。又不可捨[illegible]而歸咎於無始覺皇。一言以蔽之。曰總是空華耳。

三界建立章第十六

又按三界天人建立次第。大畧在起世界經中。吾由起世界經所說。以參楞嚴經中覺迷意指。則三界惟心之義了然。今爲足下縱言之。經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世界之立。蓋自四空天始也。空界不虛立。必有空衆居之。其衆聲可聞。形不可見。頗類如來之虛空身。如來亦不於中現三十二相。蓋四空之空。頑空也。然頑空不離真空淸淨法身之體。彌此界中。而衆生自未

之見。佛亦權以空觀攝之。而二十空門菩薩出焉。其妙者爲四果鈍根羅漢。最劣者。爲窮空外道。凡夫亦皆銷礙歸虛。不遠真如覺體。故立於二十五有之上。此天但有先覺而無天主。亦無妙嚴宮殿。次乃化成色究竟等九天。九天之中。四還五不還。其還者。凡夫及外道。而不還者。三果聖人也。圓滿報身之佛。必於此中現相。中有大千界主。名曰摩醯首羅尊天。正當八識心王之位。其宮最爲高廣妙嚴。非下界諸天所及。乃

復我未超三界之外總是無明業流欲超無明
業海而入真如性海必也逆本於最初一念予
語及於此亦唯南洲衆生爲能頓入無上覺皇
法界而餘皆不能也可不懋歟以上種種蠡測
多出於釋經之所未及明言者愚蓋以理推之
而知其然耳豈無錯謬智者詳之

周子太極章第十七

周子太極圖說受世儒之疑久矣豈獨襲事當
年有此未定之見哉愚亦嘗疑無極二字出自

道家六經中無此語元公無乃推墨附儒且此
圖頗飣餖遠儒者似不應無端揑出此怪又自
爲圖而自解之近於好名者之所爲元公不應
蹈此衆世之習反覆思惟竊斷以爲圖非周子
之圖而說則周子之說也圖何自出有謂從山
巖中迸出者有謂從陳圖南傳來者皆不可曉
但據周子之說而繹思之則此圖必非無端揑
出天地鬼神之奧盡在其中矣說以無極而太
極原陰陽五行之始以太極本無極反陰陽五

行之終而末復結之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自子思以後儒者誰道及此[illegible]使天下[illegible]二
字於道家何害也若乃指太極無極之說蓋謂
三祇圓滿窮神知化之聖人則周子尚未說及
於此說中但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此不獨窮神知化之聖人能之卽[illegible]
義利用之聖人亦能之矣然太極無極之究竟
非窮神知化之聖人不足以滿其量故以大明
終始之乾元當之蓋曰明終則必窮極於如來

之[illegible]之後曰明始則必[illegible]及於空生大覺之先
[illegible]圓滿之佛果[illegible]何亦本諸中庸篇中先
[illegible]贊化育末言至誠知化育兩至誠當有
[illegible]周子但舉主靜立極之聖人說似猶指贊化
育之至誠愚則推周子太極無極之地位說實
指知化育之至誠也周子亦非遺却第一等聖
人但舉贊化育之聖人以立極則知化育之立
極不待詳矣言及於此[illegible]究天機太泄且有不
知量之過然而不得不[illegible]爲秦漢以後儒

者不知生死根原及十方三界[illegible]下
知有出世一着。匪溺名利二坑中。則墮[illegible]二
見中。作狂悖偽靡所不至。宋儒亦以正心誠意
之宗。拂人狂偽。而未免參以撥無因果之說。
宿。去草者。斬其苗而留其根也。且舉六[illegible]
之秘密要旨。而一切以世間之見圓之。儒者之
學遂至於無所歸宿。而為二氏之徒所砥。雖我
聖祖已開統一聖真之路。儼然為三教立極。而
識其大者甚鮮也。故不得不為闡發一番。既已

[illegible]最及此。則三教門頭。似乎撓亂一場。學者又
[illegible]行疑於異同軒輊之際。故以權實隱顯。逆流
順行之義求之。無非使學者知有向上一着事。
不溺名利坑中。又知有三祇修證事。不墮斷常
見中。一遵我孔聖之矩。以入乾元之域。如是
而已矣。其諄諄此苦心乎。

乾元果章第十八

揣牘中曾云。聖人既證乾元之果。豈不能從空
生出人物。此亦只就唐丈之語而牒之。其實
乾元聖人。亦不能於空中無因生物。[illegible]
能於因地不思議中生物。從空生物之言。[illegible]
圓語。楞嚴經不云乎。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
是衆生從大覺之見分生。不從覺澄之空相生
也。究其生因。又不從乾元之果上生。而從未證
果時之因中生。然而因地中之聖人。又不能立
世界。至果地。乃能立世界。果地能立世界。而衆
生又從因地中來也。究及於此。則不必謂聖人
既證乾元。方能生人生物。如前所引佛說念念

中流出衆生。及衆生身一一各有八萬四千尸
[illegible]也。此等塵勞衆生。轉轉相生。輪迴六道。[illegible]
[illegible]身成正覺時。合着先佛遺下度未盡之衆
生。[illegible]徧滿國土中矣。奚待證果之後而始能
[illegible]人物哉。就事所疑佛果自然化現。如釋迦彌
陀六現百千億化佛。此百千億佛。乃已證之化
身佛。非初證之報身佛。凡初證之報身佛。類從
古佛因地中無明餘氣分來。至功滿而成正覺。
必現最高大身於色頂天界。[illegible]十方。

不謂之忝從眞中舍妄說則迷[illegible]
色。令塵起。是此物安得不謂之妄。
佛之所謂眞如者。見相合一。根塵未嘗之得也。
是謂大覺法王之實相。起見是相分根分塵一
一屬之。何者。眞如體中無此分別相也。故[illegible]
謂聽不出聲。見不超色。乃至意不越法。謂之[illegible]
妄成就。以六根之分開爲妄。故以六根之互用
爲眞。此背塵合覺之如來。所以能目聽而耳
又能視聽不用耳目也。盡無明而還眞如之

如此。然猶是衆生成佛之象。非本來大覺之[illegible]。
故玄奘之頌五識曰。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
自不詮眞。謂果佛雖得六根互用。然終不能易
耳目諸根之體。是後得智。猶未能親緣眞如也。
眞如之體若何。心經所謂無色無受想行識。無
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
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是也。諸佛既[illegible]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已屬妄相矣。而[illegible]
超乎。若以眞論。則種種國土。種種衆生。皆是[illegible]

相也。何況諸佛之莊嚴妙相乎。若謂空乎空孫
巧相似。而欲最初大覺純生諸佛。不生衆生。則
無是處。大覺固是諸法實相。即是諸法空相。安
得有此種種相好哉。然而衆生之畢竟成佛。即
以同從大覺體中分來故也。衆生畢竟成佛。而
又卒不可盡。何也。果雖成佛。而因中流出無明
無盡也。衆生之無明無盡。即大覺之無明無盡
也。無明之無盡處。又即是眞如之無盡處。不可
謂化佛一道。化衆生又一道。易傳不云乎。天地

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夫絪縕與
構精。眞耶。妄耶。以爲眞。則四大已是假合。茲又
合中起合。豈非妄中之妄。以爲妄。則三才原是
實體。茲從體中合體。抑又眞中之眞。孔子若以
爲眞如之化。而釋氏且以爲無明之熏。然則化
佛固亦不離無明。化衆生固亦不離眞如也。大
覺本位。只是如如已爾。

意生身章第二十

楞伽三種意生身。非十聖之分身。即如來之分

身。與衆生尸蟲之分身別。㮣是各各不迷本性。壹齊等之分身自覺。迷者之分身自迷。不可同日語也。安得以四生六道之業身。混意生身為一途。而疑佛之化身。漸次亦受染着乎。乃三種意生之身。亦自有耕。唯如來之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旋現旋空。不起後有。其次則八地以上菩薩。所得覺法自性性意生身。須臾能遍十方。或亦不受後有。若七地以下所得三昧樂正受意生身。其在天界者不可知。如入人道中。則

胎中仍起八識因果尸蟲。一分不迷本性。而諸蟲猶迷本性也。即本分身分現迷境。後現悟境。悟通佛境。迷中猶入衆生境。唯真身之在淨土。若永不復迷耳。佛識末劫中。有無量大乘菩薩。陰生此洲。不但人不知為應身菩薩。已亦不自知其為菩薩之應身。非臨終不顯本。相菩多從此種意生身出也。其常安住心海。不為相風所動。一切境界。唯自心現。亦言其多[illegible]死之相如此。則生豈必盡[illegible]如必盡[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之。而天下無識界之菩薩矣。此種意生身。續現衆生業身相似。安知衆生不疑之為無明業道哉。又不可執此而起金復為礦之疑也。至於宗鏡所分三種業化身。則總屬如來之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一類。而十身俱含其中。所謂自身相應業化者。報身也。如釋迦與盧舍那等。[illegible]身大小不同。而皆具有三十二相者是。所謂他身相應業化者。應身也。如觀音三十二應隨類現形者是。所謂非身相應業化者。化身也。如釋

迦踞千葉蓮座。頂中復現出化釋迦身。說梵網戒經。彌陀在七寶林中。現金色光。光中現有無量化佛及化菩薩。一似無情樹木者是。此三身者。皆從果地上現。不從因地中結。豈但不與衆生業報身等。亦不與菩薩之意生身等。何乃疑前二是有根心。故不受世緣。後一是無根心。故不知不覺。落陰陽五行窩也。殊不知[illegible]之無明。無明之轉陰陽五行。亦俱不知不覺。恰似果地佛之現非身業化。而陰陽五行之還歸本覺。亦

中所以能起塵沙衆生也。既成衆生。安得不造
惡業。単舉真如。一似孤陽白茫茫地。有何端倪
而起諸佛。唯真如。發出無明業用。消歸無極太
極中。所以能起塵沙諸佛也。既成諸佛。安得復
爲衆生。畢竟衆生不離真如。諸佛不離無明。所
謂斷無明者。亦只斷無明之相。未嘗斷無明之
性。故曰。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不必說衆生之
五逆十惡與生物之本相序。亦不必總諸佛化
身。漸次亦受染汚也。

無始相續第二十一

問。所以成佛後不復染汚者。以無明必有終故。佛
所以不斷性惡而證菩提者。以無明實性。即真
如無始之本性故。然則無間獄中闡提衆生。亦
有真如相乎。曰。亦有真如相。何以故。地獄當體
全空故。闡提有真如相。無乃賢勝如來法身。亦
有無明相乎。曰。亦有無明相。何以故。身中流出
塵沙諸佛故。蓋闡提與佛無二性。諸佛與衆生。
亦無二性。是以闡提畢竟成佛。成佛畢竟不斷

衆生種。然則何以又云闡提無佛性。佛不復爲
衆生。曰。闡提現行。已斷佛種。種性必從果中
轉。諸佛果地。不起衆生。衆生必從因地中來。此
闡提之所以無佛性而有佛性。諸佛之所以非
衆生。非不衆生也。諸佛三十二相。從衆生脩證
而得。而賢勝則最初之覺王也。亦有此相乎。曰。
有。何以知其有也。即於塵沙諸佛分之。諸佛川
流於賢勝。尚具種種相好。豈以教化之佛身而
反不具乎。賢勝教化之果。即所謂本覺也。

本覺真無此相乎。曰。無。何以知其無也。即以清
淨法身。即知之。經云。法身無相。當八識未分見相
之時。尚未起有根塵器界。安得先有三十二相。
然則賢勝如來之相。與最初本覺之相。有二乎。
曰。無二。權名賢勝如來。實則本來覺位也。既曰
本來覺位。則真中含有妄在。亦若鑛中之金矣。
何以得稱如來。曰。真雖含妄。畢竟本不染妄之
真身在此。則稱爲賢勝如來也。然則賢勝如來
之位。果含鑛之金乎。抑出鑛之金乎。既曰如來

其爲出纏之金無疑也。何謂卽是[illegible]法報二身起義。從淸淨法身上說。卽名[illegible]圓滿報身上說。卽名賢勝如來也。法身則不[illegible]言者。賢勝之圓滿報身。從有[illegible]得乎。從[illegible]修無證得乎。曰。如來法體。本是無[illegible]一切。亦無所虧於修證。而如來二字。則亦以[illegible]成莊嚴德相而立名也。賢勝卽是[illegible]上大陀羅[illegible]尼門亦何。修證之有。有修有[illegible]陀羅尼門中流出塵沙諸佛。然塵沙諸佛之[illegible]無二無

非莊嚴賢勝如來之法身也。又若玆。則賢勝如來之莊嚴相。乃假諸佛得乎。又非也。莊嚴相不從諸佛相。而從衆生來。當無明未動之時。純是一塵淸淨法身而已。有何莊嚴。迨無明一動。而國土衆生之相起。則如來莊嚴之相亦起。故衆生有從迷發識之六道身。如來卽有轉識成智之十方身。衆生有六根分隔之塵勞相。如來卽有諸根互用之圓通相。不歷三大阿僧祇劫。亦不循三賢十聖次第。而無邊德相具足。永爲塵沙諸佛之祖。以其起自劫初故也。然則諸佛本於賢勝。賢勝反本於衆生乎。曰。如來之於衆生。一體也。賢勝。卽本覺之大體。衆生。卽本覺之小體。譬諸形影相隨。無先無後。故衆生有此染相。如來卽有此淨相。從眞如之法身說。可言如來是形。衆生是影。何以故。淨相不壞。染相有壞故。從無明之幻身說。可言衆生是形。如來是影。何以故。染相有質。淨相無質故。謂如來是衆生之本固可。謂衆生是如來之本亦可。何使大覺中

不起無明衆生。則賢勝如來之相亦隱矣。若言有根心者爲如來之意生身。無根心者爲如來之六道身。無乃佛自佛。而衆生自衆生。歧大覺爲兩體也。究竟。則如來性中無佛無衆生。如來藏中有佛有衆生。無而有。是大覺之不思議力所發。有而無。是大覺之陀羅尼門所收。不通唯識之宗者。或未可以語此。

8 大極動靜章第二十二

愚嘗謂大悟生於大疑。三教門中。求一善疑之

云。是不可得。讀來諭所與王大行仁海語。誰覺能以六慾起大悟者。振語詞云。太極如何動一一下。此問已錯。若只以禪門合頭語相酬。但云既有太極。如何不動一下。既動已。如何不靜一下。亦足搪塞此案。而足下至于忍之一年。猶謂不解。此與古德之參公案何異。爲吾今且以落草家風。轉一語曰。太極不動一下。安得虛空中有世界。不靜一下。安得世界內有虛空其中。是大覺之起無明。不覺心動而有其念也。第二

儒直以生天生地爲太極之生機。而釋迦又於其中諭出一無明發識處耳。此義實於答李中丞書中先發之。後與候選君復提及此。中摘太極圖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四句。而隱斷之曰。此言生天生地之因由也。此義亦儒釋相非如釋尊之所謂我法妙難思者。後儒遂迷世拘儒道。不獨拘儒而已。卽大宋之宋予與我明之陽明夫子。豈不卓然千古人豪哉。而於此猶有模糊之見。在亦何責於世

儒。考亭宗邵子先天易圖。蓋以自乾之姤爲動極而靜。自坤之復爲靜極復動。此言天地定位後之動靜則得矣。非所論於兩儀未立之先也。陽明見得動靜原無二體。則謂太極中有箇不息之生機。卽是動。生機中有箇不易之定體。卽是靜。此言陰陽合徹中之動靜則得矣。非所論於徃復互根之際也。愚積此疑有年。亦因涉獵起世界經。而恍然有悟於圖說中動靜之旨。然不能舉其辭已。請言其意。宇宙未分之初。只是

一箇無極之真而已。無極之極也。謂太極。佛所稱最初無上覺皇是也。覺皇法體中含着一點先天真炁。是曰元炁。恍恍惚惚。絪絪縕縕。包有堅煖動濕之四大性。而未分四大之形。是真如之實相。亦無明之妄原也。覺體一迷。則四空天立現。經所謂晦昧爲空是已。迷處卽是動處。空處卽是迷處。此卽太極一動之端也。然未可謂之動極。以空天正是業相初現。顯三細而會六粗。藏空界而下。漸起色界一十八天。欲界六天。

以及十六大山王。四大部洲。於是六極之[illegible]。則所謂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想[illegible]。身是已。曷以見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當[illegible]天既立之後。元氣磅礴醞流於其下。其氣之最清最微者。騰而上凝。凝爲色究竟天宮殿。而猶未已也。既成五不還天。復成四還天。時叅大動一番。曾不知其歷過幾千萬億那由他劫而四禪中之九天始奠。此爲陽動之極。動極則靜生焉。清氣既騰而上。則濁氣悉降而下。從下望上

相去不知幾千萬億由旬。時又大靜一番。歷過幾千萬億那由他劫。凝然不動。若止水然。此爲陰靜之極。靜極則動生焉。於是元氣復從陰濁中騰空而上。大動一番。結成三禪天宮。三禪成已。濁氣仍復從空降下。大靜一番。以爲醞結二禪天宮張本。如是展轉相生。至於結成四王天界。而陽儀之立乃竟。又至於結成四洲地界。而陰儀之立乃竟。故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既立。陰陽六變合於其中。

而水火木金土之相。分矣。五行既生之後。動靜仍互根於四時之往復中。此則天地定位後事。非生天生地之因由也。考亭所見之動靜。正是周子之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陽明所見之動靜。正是周子之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俱未叅到陰陽厥初之關竅處。唯程伯子與邵堯夫論到天地自相依附處。而曰生平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其中必露動靜之真消息出來而今伯子所述。亦只是影響語耳。當是周子將

圖說授二程時。但向兩儀立後言太極之動靜不從兩儀未立前。言太極之動靜也。執事以爲宋明學者。說到至精至密處。亦只了得理無礙。不了事無礙。語雖近苛。畢竟是不易之斷案。但須知華嚴四無礙門。亦只當讓出世聖人。滿盤托出。若治世之聖人。不嫌隱却一半。即如吾夫子傳易。首提乾元統天。豈不追到無始大覺之法界處。而即繼之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向後天之氣機上說也。惟提大明終始。豈不窮到

無上法王之漏盡通處。而部結之。三界出[illegible]。萬國咸寧。又向世主之治功上。說之。語[illegible]八[illegible]綱常中。其顯道只當如是。然則。諸[illegible]之。不了[illegible]無礙。亦不爲過。獨於出世法門。闡待太諸[illegible]將幽明死生之故。而一掃之。致使孔子。剔元統天大明終始消息。一齊抹倒。則道果於何歸宿惡是以不得不爲之一露耳。傳者立教。自當以曾子孔子思之切近精實爲法程也。

大覺章第二十三

前言動靜互根。循是無明起後之事。其理不甚淺[illegible]。天下豈有最難窮之理。非佛智不能了了者。有三。其一。過去宇宙之最初起處。其二。現在宇宙之極邊際處。其三。未來宇宙之究竟了處乾事。詳詢眞覺妙明。妄爲明覺之因。正宇宙之最初起處也。又據拙牘所表賢勝如來當大覺位。而詢眞覺非空空道理。想是果上佛地位。其幾莖已微矣。愚嘗戀此左右。以俟哲士之參求者。而多襯爲[illegible]荒唐之說。[illegible]非庸下及之。據

楞嚴經所稱本覺妙明。而尊其德曰。無上覺王。蓋指因地覺正言也。華嚴經所標賢勝如來而實其地曰。勝蓮華界。又指果地覺而言也。因地覺必合無明。果地覺必斷無明。吾乃謂賢勝即是大覺之王何耶。前已剖之矣。從滿淨法界而名之。爲本覺。從圓滿報身而言之。爲如來也。然不假三祇修證。何以頓成如來。前亦剖之矣。只賢勝正無修無證之眞佛。不假修證而成報身者也。蓋大覺中。箇箇常住不變。以作其眞始有

箇忽起忽滅之相。爲無明。無明中既現出六道衆生形來。而有六根粘湛之相。則眞如中便現出無上法王影來。而有六通無礙之相。何使大覺只是空空道理。而非總持之王。則世界誰主。又使無明之相。先成六道衆生。必待衆生修證而始有佛。則如來反落衆生後矣。吾是以知賢勝即最初之覺皇也。華嚴疏稱因果同時。蓋表毘盧法界之[illegible]事。然而三周九會。不滅信住行向十地[illegible]之三祇之修證。實寓其中。亦只謂

之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可矣如賢勝則異名[illegible]
果同時之覺王也雖曰因果同時然從覺地[illegible]
因說但可稱為本覺必從覺地果位說方可稱
為如來蓋諸易傳則所謂本覺者正是資天之
乾元所謂賢勝如來者正契初之大明終始者
也混言乾元固諸佛之因亦衆生之因專言大
明終始之聖則如來之果非衆生之果矣然則
有二相乎曰實相無二權相有二本覺乃八識
未分見相之覺賢勝乃八識既分見相之覺

皇也然而實無二相何者分與未分只是一覺
體故亦如人心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必欲於發端處覓未發心體
竟不可得蓋賢勝如來之法身全是大覺本體
也賢勝之果號則從無明起識之後而立果號
雖從起識後立畢竟立於大覺法王位上不立
於八識心王位上立於八識心王之位者摩醯
首羅天王是也此位在因地覺中不在果地覺
中唯果地覺不起衆生而因地覺則起衆生亦

起諸佛亦起衆生[illegible]明生起伏在八識田中[illegible]
事是果上徹了了常知如何起許多山河大地
致無生受種種苦楚入五無間此殆以因地[illegible]
果地[illegible]地佛雖以不思議力再造[illegible]
世界或淨或穢唯心所現大槩以己真爲合衆
生之業力相感而成不專現如來境界如來現
身即現在六道中乃是緣無明所熏之[illegible]
體以真如熏之安得反令衆生受苦[illegible]
佛心造而無明不由佛心出也[illegible]

王又為賢勝如來者其身與無明因地之衆生
一[illegible]起於果地亦起於因地畢竟無明從
因中起不從果上起蓋因地覺固名無始覺王
亦名八識心王是乃諸佛衆生之總因也諸佛
蓋以斷無明而成果如來則以起無明而立因
由無明起出見相二分隨起二分便起染淨二
因隨起二因便起黑白二業白業之極不至於
成等正覺不止黑業之極不至於入五無間不
止此皆八識心王受不思議力之所熏而然也

妄之。今言由自妄想。其實五行皆自究竟各由
不變隨緣。以分一眞而爲五。故又有淨穢分言
之妄。彼今爲妄想而何。釋家從無始妄想說因
大。以不生不滅之眞。如合生滅之念。而因由
津潤。地起水大。由炎盛妄想起火大。由風動
妄想起風大。由斷截色妄想起地大。此說其妄
處別之。不言本諸無極之眞。其實皆大俱自一
眞來也。不眞則何以同覺是而稱大。故又有大
性可據之說。不宗其非常而但說依空五行。

究竟到至精至密。只是天地定位後事。釋家說
由大則推到生天生地之初。謂世界依空而立。
空輪之上爲風輪。風輪之上爲水輪。水輪之上
爲金輪。金輪之上爲土輪。土輪莫而木火變化
於其中。又推其所以然之故。而曰覺明空昧。相
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
礙。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故
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
輪含十方界。乃至水勢劣火。結爲高山。土勢劣
水。抽爲草木。交妄發生。遞相爲種。此則世界最
初緣起之由也。儒家聖人。何以不言之。此所以
身在綱常中。但當從陰陽五行上調亭宣之。不
必外陰陽五行以求無極之眞。所謂理貫顯權
斯也。佛氏則權貫雙顯矣。故儒家多從一氣
推上說動靜。而釋家則從大話求住壞空上說
亦覺。此非凡智之所能及也。卽又究陰陽未分
動靜未從而起。依乎從乎。前言。各何矣。今復
氣靜。從出二字。以解太極如何。動靜之謂曰。

太極動一下。所以起爲世界。靜一下。所以靜成
虛空。此從五行既分後說。則又反之曰太極動
一下。是以迷妄有虛空。靜一下。是以依空立世
界。此從五行未分前說。

斷常見章第二十五

人亦有言。大覺因動最初一念。引出許多無明
煩惱。何不泯然無念。并山河大地而空之。豈不
直捷痛快。此斷見也。便是無想外道之因。卽此
斷見。是常見。何以故。無想作常想故。入亦有

言。衆生萬生萬死。不出菩提海中。何不隨業氣
以任其自凡自聖。而以三祇修證爲。此常見也。
何是一。闡提之因。卽此常見。亦是斷見。何以故。
撥無因果。故豈知斷卒不斷。雖以無想天人。一
墮數取趣中。念遂起矣。以此而追厥初。太極雖
欲不動。一下。其可得乎。太極本無動。動卽無明
之起處也。無明亦無起處。故雖諸空華之生生
本無生。又豈知常亦無常。雖以闡提衆生。一入
阿鼻獄中。念還轉矣。以此而反厥初。太極雖欲

不靜一下。其可得乎。太極本無靜。靜卽無明之
伏處也。無明亦無伏處。故雖諸空華之滅滅本
無滅。卽此便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
本無極之旨。然而難言矣。涅槃經有之。不染而
染難可了。知染而不染難可了。知佛尚以爲難。
可了。知學者請毋輕作合頭語。

覺迷蠡測卷之中

覺迷蠡測卷之下

吳[illegible]著

老釋異同章第二十六

抽牘中有答周符卿書。謂言釋則老在其中。此
亦隨口應答之語。實未嘗深入二氏之室也。老
乎。於釋藏固不及什之三。於道藏固不及什之
一。焉敢以管見卜度之哉。唯信得華嚴法華二
經。釋藏中之王也。究及性相二宗之異。亦不出
於楞嚴楞伽二經。老子道德一經。道藏中之王

也。吾友[illegible]之說。則不出於參同淨明二
錄。[illegible]之不相違背。而綜覈三教之語。則莫
固於　聖祖御製文集一編。故多本之以訂
道焉。吾嘗[illegible]學志嘗尼父。圓悟復愧盡能參佛
已屬[illegible]。參玄更爲固恭。恭事有疑於老釋之
不相合處。恐目前有未該之見。啓後日吹疵反
相之端。盛意何可當也。謹當守孔子闕疑闕殆
之訓。何可亂道。[illegible]出此疑辭。與海內高賢相
發明可也。釋藏談天。道藏亦談天。釋藏談三界。

道藏亦談三界。釋藏談刼。道藏亦談刼。其中有如方圓之不相入者。試如來論。以歷刼見。畢竟當以釋藏爲主。而道藏則以攙眞稽僞二義。並持於其間。何者。釋藏從西竺傳來。皆出佛口所宣。大弟子阿難輩手所集。其地其時。一一的確可據。然吾猶恐自梵入華。譯者豈無一二失眞處。道藏。除丹經及醫方諸術。出自人間者。勿論已。諸如大洞尊經。並以元始天尊爲教主。謂自天上流入人間。而於文獻並無可考。第據

道家玄師分有五譯。第一譯。名大梵玉字。隱於空洞之中。第二譯。名八威龍文。祕於上清金闕。則天上之籍。不流下土者也。第三譯。名雲篆光明之章。三十六部尊經出焉。謂從元始天尊所說。玉晨道君所授。而西王母轉授諸軒轅者。然而墳典無徵。莊列家亦無述焉。縱有之。亦秦火之所燬也。第四譯。則謂西王母降漢廷。以梵書靈寶經授武帝。帝不曉大梵之言。遂以篆書今文。而流三洞經章於世。然太史公作封禪書。班孟堅作郊祀志。載武帝之事神仙詳矣。何無一言及此洞經也。第五譯。又謂妙行眞人等。結集天皇正音。流傳諸經符籙。則屬魏晉以後事。而南北朝正史俱闕焉。疑以傳疑。垂二千載。能保經中所說。一一出自元始之口乎。又其所謂靈寶天法者。往往采釋藏中三寶名義而近於陋。如尊太上無極大道爲天寶君。以配佛寶。尊三十六部洞經爲靈寶君。以配法寶。尊玄中大法師爲神寶君。以配僧寶。似也。然佛寶以三身具

足得名。而無極大道。但是法身。非報化身也。無乃溷於法寶。法寶之稱十二部。蓋以經有長行短頌及咒偈等十二類。故別其名。道家乃分三洞經。而益爲三十六部。無乃鑿乎。僧配佛法名寶。乃下佛一等之稱。今以玄中大法師。配無極大道與三洞尊經而稱寶。亦將謂之下無極大道一等歟。非義也。況其所謂三寶君者。但以玉虛紫虛清虛之三元當之。[illegible]於眞如妙性。此儒家之所謂論氣不[illegible]不明也。其不經之

甚者莫如化胡經及道法華經此僞章無足道
已卽據金書中影附佛經而開天地界限亦自
可疑佛氏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云者謂此世界
自上而下則無色界四天正接上方世界風輪
之底次下爲色界十八天內分大千中千小千
位次次下爲欲界六天內分空居地居位次最
下爲四大部洲入金剛際自下而上則所謂空
輪者卽是下方世界非非想天之頂非風不能
持地故空輪之上爲風輪非水不能含地故風

輪之上爲水輪非金不能凝地故水輪之上爲
金輪非土不能踈地氣以通天氣故金輪之上
爲土輪土輪中有一居中之柱達於天際則須
彌山王是已四王居須彌腰忉利居須彌頂故
名地居二天以上則皆爲空居天蓋世界從空
起有空必外裹有必內凝從清降濁清必上浮
濁必下結此理勢之自然也故釋氏所論六合
之外雖吾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而其論則吾
聖人之所不能易也乃道藏所開三界名色頗

異其言玉帝爲天界之至尊奉三清爲教主而
九晨隷焉言皇地祇爲地界之最尊配玉帝與
紫微勾陳爲四皇而九壘隷焉此則理之不誣
者也又分天有三十六帝主地有三十六土皇
似不無牽合附會然者請就來論之所及而推
敲之彼其所謂三十六天者何也言九天之分
炁也以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炁云何玄
元始是已玄一之氣化爲元始天尊是曰清微
天玉清聖境元一之氣化爲靈寶天尊是曰禹

餘天上清眞境始一之氣化爲道德天尊是曰
大赤天太清仙境此三炁者化成九炁從鬱單
天至無想天名曰九大梵天九天又各生三天
合爲三十六天天各有一帝主標爲界外之天
以擬佛家之莊嚴報土也又於三清三境之上
別立一名曰無上大羅高蓋天表爲玄元祖炁
之所自出以擬佛家之毘盧法界而玉皇上帝
不別立爲一天則通之於三清三境中也以當
佛家現在世尊釋迦之位三十六天而下則爲

四種民天。種民云者。言其爲混沌再開之生民種也。是以立諸三界之上。以當佛家之四禪天。次及無色界四天。色界一十八天。欲界六天。合爲二十八天。以當佛家之三界。此出靈寶金書中玄師之說。經謂玄師乃老子化也。及叅元始度人經。亦載有三十二天。與此名目無異。似指忉利天宮而言。玄師乃截東方六天以當欲界。餘二天。即合南八天西八天以當色界。截北八天爲四無色四民天界。同出道藏而牴牾如此。

夫佛家此世界。道家亦此世界。雖名無常名而位必有定位也。據度人經所開方位。猶爲近之。信如玄師所說。則一切天界之名目位次俱亂矣。以大羅當毘盧法界耶。則毘盧乃遍一切處之稱。而大羅天猶屬一處。非一切處也。以上帝當釋迦世尊耶。則釋迦遍世出世間以稱尊。而上帝特世間尊。非出世間尊也。其以元始當先天玄一之炁。則疑於最初劫之無上覺王矣。最初覺王。即無形無名之大道。安得有瓊樓寶殿玄都玉京之宮闕耶。有宮闕便屬色界。今乃懸其位於無色界上。而於四種民天之下。方起無色界以及色界。此所謂舛也。如來論以種民三界諸天。合高蓋與三清爲三十六天。則又不純用玄師之說而兩歧之。果爾。則九天爲虛位。而三清天尊。當入三十六帝之中。又非道家尊三清。祖九炁之旨。或者即以雷霄所統之三十六天當此數耶。則雷尊特九天中之一天也。法界不應如此其局。然則界外三十六天。與界內二

十八天之說。大都影佛說而強名之耳。又據其開列三乘。從欲界修入色界。爲小乘。從色界修入無色界。爲中乘。從無色界修入種民天以上。爲大乘。此以等仙乘之階級。則可矣。若叅佛乘。則三界總是火宅。安得混於三乘。中下二乘。亦出火宅之小車。安得混於三界。此亦所謂舛也。據謂四九天尊。並侍玉皇。朝三清。位出三界之外。苟非佛之報化身。即摩訶菩薩之應身也。然佛菩薩之報化應身。不離欲色二界。亦不應列

位於無色界上且九天中列有無想梵輔二天
俱侵佛藏中色界名目則非界外天也而兜術
則疑於彌勒之兜率天無量壽則疑於彌陀之
極樂界淨穢亦殊不倫以種民當四禪天更爲
失實佛言四洲地界初立光音天人下食地肥
是爲凡民之種此亦色界第二天人耳今言四
種民天在無色界上豈指開物成務之聖種耶
然四禪豈在無色界上而開物成務之聖其眞
身必在佛界其應身則徧塵界亦豈局在一天

又有說無色界四天即是四種民天者是指空
界羅漢而言也空界羅漢最不樂受凡胎受凡
多係欲色二界天衆亦不應列於無色界上其
開無色界四天名目亦無意趣殊不類佛經中
別有銷礙還空銷空還識及非有非無之妙義
色界十八天佛經以大千統中千中千統小千
又以一梵界統六欲界倫序森然不紊而道藏
亦但出此名目而已不別三千大千界位就來
論所開色界十八天中有所謂大極濛翳天者

位居二有所謂無極曇誓天者位居六[illegible]
多以十方無極爲廣遠之稱而不言極至之[illegible]
則可耳若曰根理立名則大戾吾儒太極本無
極之旨儒典且勿泥已即惟道家以無極爲先
見氣之先以太極屬既見氣之後分其位次亦
不能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說謂道爲無
極耶則生一便是太極謂道生一爲無極耶則
生二生三便是太極安得間隔許多位次且道
家諷洞經必曰稽首皈依無極大道此尊無極

之眞於三界外也而梁代有諸眞降許長史家
筆授崑崙之上有九宮太極爲太宮又置太極
之位於欲界內也玆乃混二天於色界何居夫
閶風尚有太極宮則色界豈無太極天猶可解
也蓋道家原謂有太易然後有太始有太始然
後有太初有太初然後有太極有太極然後有
太素與儒家之論不同也若無極即太易之別
稱耳天以無極名必是眞空妙境雖無色界尚
不足以當之而况色界乎依度人經說則二天

不應屬色界。而屬忉利天界。然太極何以屬東八天。無極何以屬西八天。而北方亦有太極平育賈奕天。義復何取。此皆吾之所未解也。欲界六天之名。佛經始四王天。終他化天。而玄師以太皇七曜始終之。夫四王天隣於日月。則七曜之爲四王天無疑也。太皇之稱頗尊。是指何天耶。若指四王天主。則當與七曜合爲一天。若指他化天主。則不應開入七曜之初界。以意逆之。將非閬風圃上。有太極老君之宮。方諸界上有

東華青君之宮。而揭其一以當太皇也。此特人天二界間浮空化境。與洞天相似。尚非佛家之所謂欲界第一天。越太皇至於七曜。方是欲界中地居第一天耳。欲界第二天。曰忉利天。其界在七曜天上。而玄師以太明玉完天當之。義亦未確。梵語忉利。華言三十三也。斯卽玉皇上帝之宮。帝昔與道友三十二人。同修而證此位。是以三十二友。各王東西南北八天。而帝居中統之。故名三十三天。如度人經所開諸天隱諱雖

未知其果符佛說與否。而忉利之位數猶存。乃他經又矯其說。往往擡玉皇於三十二天之外。而三十二天。則兼色界與無色界而名之。然則上帝之宮闕。睽絶人間已甚矣。人間一切表章亦當越色界無色界諸天之上而達上帝。雖曰神境所通。不疾而速。然而七曜三十二天之主。果何所司乎。無乃徒擁虛位。與人間邈不相關也。且佛家所以名六天爲欲界者。以其未離財色名食睡之五欲故也。初禪以上。並無女流。而

道家稱三清及上帝座下。俱有金童玉女。侍立左右。此在色界中。已無此事。而況無色界乎。故謂三清九宸。同玉皇宮闕。在色界無色界上。此理之難據者也。況其中所列上下位次。多與名目不倫。執事所訴。一一皆當於理。天界盡於非非想處。此上更無天矣。天外有天。卽屬上方世界。謂無色界上。復有三境。已誣。謂三清境上。復有大羅。更誣。執事疑大羅爲常寂光土乎。殆非也。佛家所稱常寂光土。非謂三界之上。別有一

天道。此土初在三界中。從凡聖分爲四土耳。從凡夫說。則爲凡聖同居土。從二乘三賢說。則爲方便有餘土。從十地菩薩說。則爲實報莊嚴土。從如來說。則爲常寂光淨土。蓋世界唯心所造。四土亦唯心所現也。然前三土。皆身外有土。後一土。則即身即土。諸佛有虛空身。即是常寂光土。乃法性眞空之境。不類四無色界頑空之境。經謂從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毛端塵裏。無一而非常寂光土也。此土原無定

土。權言有土。亦只寄在前三土中。若三清之上果有一大羅天。則不謂之常寂光土矣。道經中每言元始元尊。在大羅天上。集諸天帝說法。非不形容至於不思議處。然只近於佛之莊嚴報土。而不及於常寂光土。亦所謂隱實顯權也。如及常寂光土。便是顯出一大事因緣。而二尊嫌於並世矣。元始不顯。其諱顯之。宜玄師談天之有遺義也。談天有遺。談地安得無遺。試就九壘之說窮之。其所謂色潤潤色色澤潤澤四壘者。

蓋指積渙含澤之地以爲說。所謂金粟金瀰水澤風澤四壘者。即影佛家金輪水輪風輪以爲說。此可以理而推也。末一壘則名之曰洞泉無色綱維地。夫以無色綱維言地際。近之矣。冠以洞泉二字。似謂風輪之下。尚有泉源焉。故曰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以爲擎持九壘。剛風爲之也。然則剛風又孰持之。蓋猶未究風輪之下。空輪爲之際。而此十不可說世界種空輪之下。華藏海爲之際也。又就三十六土皇之說窮之。謂九

壘各生三炁。一重土。一重水。一重金。衍爲二十七炁。合諸炁爲三十六壘。壘各有一皇主之。是爲三十六土皇。以配天界之三十六帝。夫此土水風之重爲四九壘也。果合而成界乎。抑分而成界乎。分則支離。不成地界。合則地界已盡於九壘中。何復疊爲三十六界。據佛經。亦言地中藏有多財少財無財等鬼界。八寒八熱五無間等獄界。鬼界則若洞天然。獄界則若夢幻泡影然。固亦通風通澤。然非一土一水一風相間而

成也。若皆隔而成。則水澤一壘之下。復當起一土輪而接之以水輪。風澤一壘之下。亦當復一土輪水輪。而接之以風輪。洞泉綱維壘亦然。厚德載物之體。豈其如是。又據土皇經謂三十六皇。其司有千二百神。如土公土母等。則指四洲地界之分司言也。四洲顯然在目。果以土水風三重分界限者哉。叅道經輒以三炁衍九炁。九炁衍三十六炁。故說到地界。亦以三十六皇。配三十六天帝。而推窮其理。則橫說豎說。但

有所難通者。三十六王。俱統於皇地祇一尊。故以皇地祇配高上玉皇。則得矣。此外諸皇。從化炁來耶。從修証來耶。從化炁。則入無因之說。從修証。則以何因而配位於三十六天。且地界之淺深。亦不可與天界並論。地自四洲起。至最下金剛際。僅當天界之一重耳。天自日月宮起。至最上無色界頂。曾不知其倍地若干由旬。而拘以三十六土皇配之。何也。即對忉利天一界說。則三十二天帝。緣與上帝同修同證而入此位。

彼三十六土皇者。豈其中。亦有三十二皇。亦以祇往劫修證者耶。不然。則何以局定配數如此。若謂四洲中有分王之社主而定此數。則古者百里侯封。亦各起一社主。又不止於三十六皇而已。即是而推。所謂天地五億五萬五千五十五重之說。恐亦未可以爲據也。何者。天地從大千界內而論。則除四空天外。色界不過十八重。欲界不過六重。合地界爲二十五有而止矣。不必又支離其界分。若從大千界外而論。則華藏

莊嚴一世界海中。尚含十不可說微塵數世界種。妙華[illegible] 世界種中。尚含十不可說微塵數世界。況乎無窮空界。誰能窮其極。而可以五億萬重局之哉。謂天地形如雞子。此采曆家渾天儀之說。識者謂渾天儀。特便於占象耳。其狀天體。不如上古蓋天之確。佛家說天居地頂。日月繞須彌腰而行。則與蓋天相表裏。且儒家言天地狀如雞卵。蓋緣不知天外有天。故局地形於天内。道家既言三十六天。而亦踵此說。則三千大

千世界。果皆局於卵形之內乎。其不可據又明矣。然則一切大洞尊經。俱出於杜撰無。愚又未敢以爲然也。或者傳經之仙眞。不如釋門之同難龍樹。則以一虛爽百實者有之。又或錄經之羽士。不如佛家之羅什實乂。則以百虛亂一實者有之。試考玉皇本行集經。元始天尊謂玉帝往因。謂從三千二百劫修行。證金仙位。號曰清淨自然覺皇如來。教諸菩薩。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如是又經億劫。始證玉帝。即此數

言。眞偽並見。謂上帝先證覺王之果。是眞。而謂覺王又修億劫。始證玉帝。則偽也。何以見先證覺王之爲眞也。嘗檢佛藏。見有一帝釋在聽衆中。具大辯才。死與維摩相角。諸弟子訝之。釋尊表其因曰。是從先劫證過如來。今在娑婆界邊作帝釋者也。則此界之上帝可知。何以知後證玉帝之爲偽也。華嚴經中。謂三地菩薩。多爲忉利天王。則上帝乃三地之位也。又謂帝釋具有貪嗔癡。則上帝又現凡夫相者也。望如來之境

界尚遠。即三千二百劫之修行。何足以證如來。旣證如來。又安得復修天果。然此界之天帝。畢竟從覺王位來。不從三地菩薩位來。蓋四洲中凡聖混雜。多有十地等覺菩薩。出沒此界。俱入上帝攝受中。非古佛何以堪之。其現貪嗔癡。則所謂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故謂覺王逆流而來。權作帝主。則可。謂從覺王再修億劫。始證玉帝。則不可。此經果出元始之口。必以逆流權位爲言。而記者故欲遏覺皇於玉帝之下。爲之粉

飾其詞耳。竊意三十六部尊經。皆此類也。又考漢明帝永平年間。摩竺二禪者。與道士角法。立壇焚經以辨眞偽。道藏。唯道德一經不燬。餘皆煨燼無餘。今此大洞眞經。出永平前乎。出永平後乎。果係西王母授諸漢武。則永平前也。焚經時何緣獨得不燬。抑從魏晉間諸眞授受。則永平後也。憑誰重譯而布寰中。意必魏周唐三武滅僧之季。與趙宋眞徽二宗崇道之朝。轉相緣飾。此書乃[illegible]行耳。其中眞偽。奚夫可必。愚亦[illegible]

闕其所可疑者。而存其所可信者。則所謂一炁分爲三炁。三炁分爲九炁。生生化化。至於不可勝窮。此實理也。三清三境。與高上玉皇。並有位在天宮。以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之屬。一一各有帝君主之。此實境也。三清天尊。與玉帝之出自化佛。此亦無足疑者。第以玄元始三氣。分屬三清而起三刼。謂元始天尊爲龍漢初刼。玉宸道君。爲赤明中刼。太上老君。爲開皇今刼。則所謂元始者。果無始刼初之元始乎。抑此大千界

混沌重開之元始乎。如在無始刼初。便是無上大陀羅門。爲賢勝如來之位。不然。亦是八識心王初出。爲摩醯首羅尊天之位。賢勝如來。方可稱爲玄一之氣所化。摩醯天主。方可稱爲元一始一之氣所化。其世當在塵點刼前。安得遽有龍漢刼號。與赤明開皇。相次並傳於世。如在大千界重開之後。則世界已自有種。三清與上帝。定從古佛化身而來。寧得稱爲玄一之氣所化。即曰古佛化爲天尊。便當玄一祖炁之位。則既

有象貌。又有宮闕。上不能越摩醯天主。下不能越六梵天主。寧得眞位於色界無色界之上。蓋有以道家三清。配佛家之三身者。謂元始天尊。當淸淨法身之位。靈寶天尊。當圓滿報身之位。道德天尊。當百億化身之位。於理最近。然佛家三身只是一佛。而道經分三淸爲三境。復分三尊爲三刼。又不與一佛三身等也。意者即以大千中千小千之天主作三清耶。則道家又以三界導師尊元始。不在天主位中。而三千大千界

主。似以玉帝一身當之。不知色究竟天。有箇出三界之報佛在。又有箇統三界之天主在。今以元始掩報身佛。又以玉帝掩大千主。則置二尊於何地。說者謂元始即毘盧之分身。與釋迦同。此則理之所可信者。蓋盡虛空界之最初刼。必從賢勝如來起。而此娑婆界中之最初刼。必從毘盧如來起。毘盧成佛以來。不知歷過幾多轆轤刼矣。化此界中三千諸佛。無一而非毘盧之分化也。何獨元始而不然。據華嚴偈云。或大德

仙真之不誣語者淨明錄中[illegible]洞神經一卷首表三清三景之天尊曰各有真人爲之典丞玉童玉女典經典史夫典丞之官四空天中未有也玉童玉女四禪天中未有也於此可以想三清聖境之所在矣次表統領宇宙之玉皇曰承三清之命察紫微之庭夫三清既[illegible]命則非立在界外者也玉皇下察紫微必其近於星天者也於此可以想紫金宮闕之所在矣試思三千界主豈不統此大梵界中之天人哉而凡[illegible]不與[illegible]遊者以其地位[illegible]絕故也今道家[illegible]進於上帝亦通於三清然則三清三天只與玉皇宮闕同寄在欲界第二天耳既在欲界何以獨稱清微天也曰此如兜率天中之彌勒內院四禪界中之五不還天並屬化境不惟天衆難覩雖天王亦欲聞而翹禮者也然玉皇何以常與元始相親曰玉皇亦毘盧之分身也二尊不並世則權以教主尊元始而玉皇亦自爲善法堂之教主其遜元始猶其遜釋

迦也若天衆之與法筵於三清界則元始之威神所攝矣然則釋迦與元始一乎二乎曰分身於毘盧則一而一現佛身一現大德天身則二也釋迦不卑閻浮提界現人身而爲說法元始獨卑忉利天界不現天身而爲說法耶元始不卑而道家卑之以爲元始不在三十三天別有界外宮殿此以色身見元始不以法身見元始適所以小元始耳小元始亦小玉皇正猶儒門好張孔子門面不究聖學之從何歸宿而故蹐之如來上也孔子豈非如來分身特難躋於其上耳[illegible]始[illegible]然則釋迦從菩提樹下昇忉利天[illegible]十住品時元始果何在耶曰諸佛互爲隱現釋迦現元始自隱也然釋迦亦必不侵元始之化儀或若釋迦說十住法元始說十住以上法亦未可知唯釋迦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十方法界塵塵盡顯能現丈六身亦能現盧舍那身則元始或未必然此亦願力所乘不可以優劣論唯論到一大事之精深處則元始不

如釋迦之滿盤托出。無疑矣。是故論法界。則釋氏窮到華藏海外。如華嚴經所說。而道藏。但及於三清聖境而止耳。此在大千界內不過爲華藏海中之一塵。故以是爲未足。而言三淸境上。尚有大羅高蓋天。斯殆影塵沙界以爲說。而憑誰証也。論刼數。則釋氏窮到塵點刼前。如法華經所說。而道藏。但及於龍漢初刼而止耳。此在毘盧佛後。不過爲塵點刼中之一息。故以是爲未足。而言龍漢刼前。尚有空刼。斯亦影無始刼

以爲說。而何所徵也。中有出自元始親說者。必是乘多刼之願力。投一時之機緣。而人世不乏杜撰之徒。穿鑿附會以[illegible]其說。則吾不能爲之解矣。拙牘但曰。言釋。則老在其中。不曰。言釋藏則道藏在其中。正謂釋老原自相通。而道藏之與釋藏多相悖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愚亦曰。吾於道藏。取道德五千言而已矣。　聖祖雖頒道藏於天下。而所重只在道德一經。以爲非金冊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

之不可闕。蓋別之於藏中諸經也。豈是卑遜于古之見。

○老釋互發章第二十七

按宋儒兼闢佛老。往往吹求道德經之瑕疵。而聖祖直尊爲王者之上師。此亦拘儒所駭聞者。愚獨信之述之。心口無二。亦非專以從周之義故。考禮記中。載有曾子問一篇。孔子自述吾聞諸老聃者凡四。老聃亦嘗直呼孔子之名。則今時以師道尊老聃何疑也。史記孔子世家有適

周問禮等語。實本諸此。而道德五千言無述焉。蓋此書出於青牛度關之後故耳。當時孔子所問。獨以禮乎哉。其所契於道德之旨必深矣。子貢原謂仲尼無常師。正不必以孔子之師老聃爲諱也。五千言。或未足以盡老子。而老子之精蘊。當不出此五千言中。學者果明道德宗旨。雖不問大洞諸經亦可。然其中固有發道德之所未發。與竺典互相發者。則又不可不察。舉其大端有四焉。佛氏專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故以

眞如無染之心爲覺皇。以無明受染之心爲八識。但從眞如中點出無明。不從無明中點出眞炁。其實無明之合眞如。皆一點眞炁爲之也。有此一點眞炁在覺性中。故分出陰陽五行而生萬物。釋迦亦曾與弟子論及元氣。以爲其理精微。未易剖析。道家點出玄元始三氣。渾合釋家所開業轉現三相。學者不究無明生三細之義。何以見天地萬物之爲妄。不究一炁分三炁之義。何以見陰陽五行之爲眞。眞不離妄。是以世

界有成有壞。妄不離眞。是以世界成而壞。壞而復成。此其互相發者一也。佛氏專明出世之因。故言三界莫非火宅。天主莫非凡位。帝釋雖遊三摩地。而亦具有貪嗔癡。修羅能戰其地。論師能壞其輪。轉輪聖王。能並其座。夜摩天衆。能齊其福。而不明言其爲逆流之如來。微之也。恐人以天位爲極果。而起欣羨之心也。然狂徒緣此生輕悞心矣。道藏方表其來自覺皇。而紫微星主。亦乘師化也。太乙救苦天尊。亦觀音化也。智

者始知上界尊神。卽是佛門應化賢聖。而先王所以類上帝禋六宗之祀典。俱有着落矣。佛不言天主爲凡位。世曷知三界外有毘盧之法界。道不言天主爲覺皇。世曷知三界内皆普賢之行門。此其互相發者二也。佛氏專明性學。引人入於無生法忍。旣悟無生。奚事長生。故於十種鍊心之仙。俱判爲不了三界。而於眼觀鼻。鼻觀心。心息相依等觀。槩收諸小乘門中。然未嘗不言仙劫曾爲忍辱仙。亦未嘗不稱大覺爲金仙

也。佛家門中。不捨一法。豈外仙道而不收。菩薩三祇劫中。廣修六度。豈辭天宮而不入。觀音現身塵刹。應以天修羅身得度者。卽現天修羅身而爲說法。豈薄仙流而不度。禪者果齊達磨慧能見地。誠無事於玄宗矣。萬一見性未徹。資養氣以持志。則抱玄守一性命雙修之傳。如之何其爲徇之。盍不有明心見性之宗。何以攝疾超三界之上士。不有專氣致柔之訣。何以攝應生天界之眞人。此其互相發者三也。佛氏亟欲引

人出生死海。故於唯心淨土之外。又開念佛一門以收之。而頌者曰。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然唯上品上生。卽見佛而悟無生。若上中品。必越七日而始見佛聞法。據華嚴經。娑婆一刧。僅當極樂國一晝夜。是七日見佛之時。在人間已七刧矣。卽入蓮臺上上品。悟得無生法忍已。而功行未滿。宿債未償。仍當降身於人天界中。行菩薩道。將入天界。還修天行。玉皇乃攝受之。是以心印經又開生天法門。首曰。上藥三品。神與

氣精。說者以爲元精卽法身之因。元氣卽報身之因。元神卽化身之因。是也。又曰。存無守有。頃刻而成。迴風混合。百日功靈。此亦就玄宗開一唯心淨土矣。安知淨土中之賢聖。不逆流而入此門乎。故就東土未悟之凡夫說。則以往西方爲捷徑。就西方旣悟之菩薩說。又以入東土爲行門。佛說彌陀經。固令中下根疾趍上上品。玉皇說心印經。又令上上士兼修中下乘。此其互相發者四也。擧此四端。足以蔽道釋相通之大

義矣。其他相濫相牾處。則闕之可也。大槩天地間。不出理氣二字。學問家。不出性命二宗。理則性學之所自出。氣則命學之所自出也。釋家之論性最密。蓋及於一理之無始根原處。而於命宗則畧。道家之論命學最密。亦及於一氣之無始根原處。而於性宗則畧。儒家兼言理氣。亦兼言盡性至命。然而臻此實際者。孔顏之後罕聞焉。後賢之言盡性。似但推到眞如之無始處。不推到無明之無始處。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氣質豈無因而生於形後者哉。唯孔子性相近一語。則含無明於眞如之中。其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斯又遮無明之妄覺。而顯本來之性宗也。後儒之言至命。似只說到順生死之機上。不照到逆生死之機上。故曰。養則付命於天。命豈不能自主。而一聽於天者哉。唯孔子天且不違一語。則含逆機於順機之中。其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斯又遮後天之逆機。而顯本來之命宗也。蓋乾元之統坤元。正是性命之同宗處。而性實

爲命之統。故性學宗乾。然盡性却從坤元之德。此乾道之聖人。所以隨順衆生而入生死也。坤元之承乾元。正是性命之分宗處。而命必與性相合。故命學宗坤。然至命還從乾元中至。此坤道之聖人。所以度盡衆生而入涅槃也。菩薩不破最後二愚。則其盡性也不極。天尊不入如來覺海。則其至命也不極。極處總是乾元。三家聖人。同以此爲因地。亦同以此爲果地。而言有詳畧。則其教體然矣。儒聖以庸德庸言爲教體。六

合之外。則存而不論。其點出性命源頭。却又過釋迦老。而無可乘之隙。老子含道藏玄。論學亦實。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藏三洞諸經。則又於老君之上。標出元始天尊以爲教主。天人相隔。眞僞難稽。而張道陵魏伯陽之倫。復起符籙鉛汞等法。已屬道中餘支。復濫而爲黃白男女諸旁門。遂大失五千言之本指。道藏中人。復不甘居老子於釋迦之下。乃張大其法門。與釋門爭勝。理必不能勝。稱而

[illegible]言十方三世之事。則又牽佛說而支離之。致[illegible][illegible]以來其後。此非老子之過。亦非元始之過。道家自有所歸矣。釋藏除阿難所集二十八祖所傳外。亦未必無可刪之文。而道藏則斷不可無尼父刪經之筆。然非吾所能及也。

釋門漏義章第二十八

夫道藏之有訛誕。予既已言之矣。釋門中人。論義亦自不少。今當畧爲點出。釋門目儒道兩[illegible]爲外教。聃尼二聖。俱未入如來一乘地。而已。吾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教之深深。吾謂如來初演門合小乘。[illegible]十方三世之因由而晦[illegible]大[illegible]之籍遠矣。只就周易[illegible]係而繹之。[illegible]始。乃統天。此非[illegible]之。是爲法界乎。時乘六龍以御天。此非[illegible]之普賢行門乎。言大明終始。則所謂無上正等正覺也。言各正性命。則所謂十方同成正覺也。三千大千微塵法界。豈不該於統天中。過去未來阿僧祇劫。豈不該於明終始中。雖謂

華嚴一部尊經。即是乾元一傳註。嘲可也。安可謂儒教之深深。遂不如佛教之淺淺。清凉於是乎失言矣。圭峯之序圓覺經。則以乾元亨利貞之四德。配佛常樂我淨之四德。而下却承之曰。尊一氣以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夫以佛之四德。而約之於成道。則得矣。以乾之四德而約之於致柔。則乾道果盡於致柔乎哉。圭峯於是乎失言矣。二師共是釋門之龍象也。猶不此失。況其他乎。然吾亦且置儒藏勿較。已就其所窺於道

者哉。以[illegible]老氏有道生一一生二之說。近於無[illegible]外[illegible]恍兮惚惚兮恍之說。近於冥諦外道。遂以[illegible]諦之。而疑其未窺大覺。不思老子言到象帝之先。則已及於無始覺皇矣。三世因果。皆象帝後事。如來獨能於象帝之先立一因乎。天人見老氏有載營抱一滌除玄覽之說。近於聲聞小止觀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說。近於辟支獨自利門。遂以小乘擬之。而判其未入大乘。不思儒尊已預識老子爲迦葉之化身。作佛乘

前茅也。其示攝生還朴二門。當是應機之教。如來不以阿含應小乘機乎。佛識老子爲大迦葉化。而道家又原老子爲道德天尊化。以此推之。若非道德尊是古佛迦葉之權位。則必大迦葉是道德天尊之分身也。今釋門言及迦葉則尊之信之。言及道德天尊。則卑之誣之。故老子雖受佛識。而沙門猶在疑信之間。不考金剛三昧經中。佛言淨心菩薩。雖不出家。能以自心無爲而獲聖果。不住二乘。入菩薩道。後當滿地成佛。

安知不指老聃若而人也。在尼父則不言可知。且華嚴會上。大闡圓宗。聲聞弟子。如聾若啞。而大乘開法之衆。却彌滿於天龍八部之中。老子果道德天尊之佛身耶。不嫌降尊而入文殊普賢之列。果大迦葉之聲聞身耶。不嫌隱大乘而入舍利須菩提之列。如之何泥其教迹。而抑之於外道小乘也。當時釋尊所以歎大覆圓。而抑人天小果者。只慮學人貪着一合相。而作有漏之因。豈謂人天中無大乘菩薩。亦豈謂無漏功

德。全在緇門。若功德全在緇門。則何以遺囑俊季佛法。付與國王大臣。而後來薄德沙彌。稍掠宗教兩門中義。便謂身超三界。無天王無人王。弁髦國法。草芥仁賢。激而成三武滅僧之禍。天乎人也。何尤。然以佛有遺囑。而儒流又採擷世之柄。故猶畧有忌憚。而藐視羽流則已甚矣。是以三武之世。滅僧但出羽流。此亦報應之理。無足怪者。獨怪經言謗佛謗法破和合僧。俱當受阿鼻獄之報。而衛元嵩之勸周武破僧也。致使

閻君三界索之而不可得。是非僧流自有取滅之道。而如來故以逆行善權之恥。舉元嵩而程朱不受謗佛謗法之譴可知也。吾深取劉玉巢之論。以爲周程張朱等大賢。皆從仙佛中來。故出據在道中之權。以挽極重難返之勢。勢平。則復還本位。夫玉巢者。淨明教中人也。其智過禪流遠矣。乃吾儒中。却有執程朱矯枉過正之失。而抹其挽世之大功。相率而爲狂禪立幟者。得無愧於玉巢乎哉。

稽儒敵章第二十九

禪玄二家之敵。畧已點出。爲吾儒說。則如之何。曰。莫要於塞狂僭之二竇。唐宋之間。狂風莫熾於禪。周元公之轉禪學爲聖學也。有迴天之力。程朱之力闢聖道。以遏狂禪也。亦有迴天之力。元公尚已。程朱雖開入聖之途。而亦嘗窮到聖學之起因結果處。將生死大事之根原而影響之。致令後之學者。不畏上帝及閻君。而所畏者人間之月旦。不希覺皇及上聖。而所希在一世

之功名。此僭竊也。何者。理義固悅心之物。名利亦奪心之物。自非大聖大賢。理義之心。鮮有不爲名利所奪者。如欲有以勝之。則必眞見得千生萬死中。有箇不生不滅之主宰。足以安頓此身此心。而後理義之悅始眞。今乃蔽人生死根原。而使之硬守忠孝節義之藩籬。未有不決裂而潰敗者。是程朱主敬窮理之眞脈。反以強排出世一着而窮也。然一時高賢。如楊謝蔡季通輩。何以堅守其學而不變。蓋宋代禪學盛行。諸

賢已先入於其中嘗其一臠而若無救於饑則主敬窮理法門正足以助其理義之悅乃今名利中人心何所主而但以無原之名教束縛之則驅之入於禦途耳　國朝須程朱之傳註士說其學於中亦出危言危行立德立功之偉人焉則未必盡本於傳註之力或從大乘根器降生聯合道妙或從性命眞詮悟入脫去凡心其傳力自有所在大縣經書之助深而傳註之助淺也乃名理家泥傳註而迷本經者不少矣陽明

於是提良知以蕩滌之遏天之功亦不在經宗下而狂者又於是乎開矣蓋陽明本從禪化者廢身來而爲之徒者習其說而得少爲足上既不透出世宗旨下又不守維世法門無忌憚之中庸遂成智者墜其藏則又以良知爲未足而搜知體之所從來於是通之於七佛偈而得其非心非法之說通之於五家宗而得其大機大用之說通之於華嚴合論而得其初心成佛之說通之於維摩詰經而得其[illegible]

躁者則影其頓宗以自多巧猾者則影其圓宗以自恣玄家亦得影性命雙修之說而以黃白男女旁門引誘於其間先進之禮樂日遠矣蓋良知未倡之先狂者未必僞僞者未必狂而今乃狂僞交發莫可禁止此亦風會之流使然非倡良知者之罪也而倡者亦或有遺照焉當斯際也欲申主敬窮理以挽之不得欲申致良知以挽之亦不得於是不得不遡及孔子一貫之宗然一貫亦理學家之話頭也使不撤出乾元

秘藏通諸釋藏之無上法王而後以庸言庸行之教門攬英雄於殼內勢亦不得甚混沌之鑿久矣然而假庸言謹庸行實龍德大人之學也遺却纖毫而別求無上法王之道亦無是處然則何術而可耶唯有發　聖祖所以並崇三聖之隱意提出一大事因緣使人知有道岸而一一齊之以孔矩使人知所以趨道岸耳然吾所演空華等義猶然不出窮理致知舊案中也反之躬行則缺漏已甚求知程朱之把定繩墨

以維世風陽明之運量圖機以濟世用俱不能得而徒懷一點去狂去僞之心其誰與我曰是復有感於孔門教法之精密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立與權皆上達之境界且勿究已即共學與適道豈易言哉言適道必是太心與深心合深心未合大心狂根猶在也言共學必是直心與虛心合虛心未合直心僞根猶在也孔門之學直下便去僞根雖躁淺如陳子禽亦無一

毫僞氣雖狂根最是難拔雖聞道者身如曾子而猶有未盡者在必至於啓手足時戰兢知免而狂根乃盡拔也今之學問中人縣從名利起腳便僞根已是難盡而況狂根乎故多以人我之見入穿窬之心自待則必矯高一格以凌人待人則必抑勒一格以就己甚者掠人之見以爲己見竊師作己之見以過人見此穿窬之尤者而亦無愧其然蓋程叔子之所不能盡拔而待貴於時賢也欲與共作聖之學則難矣拔此

僞根然後可與共學而適道又難也適道者適乎中庸之道適乎千聖千賢一以貫之之道頓悟而漸修之之謂適今禪門之豪必曰我欲一超直入如來地玄門之豪必曰我欲頓超無漏作眞人儒門之豪又曰我欲超二氏而立地成聖夷考其行則皆不掩其言皆狂病也然而苟無此志又近於儒有此志而行不足以副之亦有進銳退速之病而亦難與之道中庸必也博文而約之以禮乎曰博文則不如並參二氏之

宗曰約禮則必須愼守孔子之矩如此而後可與適道吾斯之未能信而有所不足則亦不敢不勉矣顧安得一二可畏後生抱有伯淳元晦之根器者而與之共學哉

吹疵章第三十

以上所論三教中事類多聃尼之所知而不言亦多釋氏之所引而未發者不辭爲足下喋喋言之所謂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也而傷易傷須則甚矣足下又以身後之吹毛求疵爲我

慮其意更感。吾言不從現量中出。而從比量中出。其疵自多。吹疵亦何必待身後。目前蓋不少矣。慮及反招。則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身死之後。直道益顯。倘有深造多聞之士。以了義反我招者。乃是爲我懺過耳。吾亦何敢自謂聖人復起。一一不易吾言。而目前則有三自信處。一信不違孔子之心法。此於周易之傳可驗。二信不違 高皇之憲章。此於御製文集可驗。三信不違當世之眞心謀道者。卽足下其

一人也。信中亦有三大疑。佛謂說法貴乎知時知處。且知衆生之機。今吾以難信難解之法。漏於末法鬪爭之秋。疑於非時。以可驚可訝之端開於三吳多口之地。疑於非處。以聖人所不能知不能行之幽宗。而鑿中人所不必鑿之混沌疑於非機。疑中復有三大懼。一懼聖學中人。從此獨慕圓宗。圓宗未必入。而反疎於庸行。二懼宗學中人。從此馳心圓教。圓教未必遍。而反流於義學。三懼詞章功利中人。從此影附圓行。圓

行不可附。而反益其作狂作僞之習。是我以遍高無實之言。禍天下也。所以惓惓於理圓行方之說。於中更有一大懸焉。蓋說到而行不到。已足羞矣。況又有參到而悟不到者。遂影響而爲之說乎。後世倘有述焉。代斲代庖者。必衆矣。三疑三懼。世或有分任其責者。唯此一大懸。則何以自解。懺過由己。而由人乎哉。吾是以追想孔子之欲無言也。子又有言。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吾學未能上達。敢謂唯天知我。其言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今正在四顧躊躇中矣。足下其不憚以吹疵反招之慮。攻吾闕也。

淨土章第三十一

前者頗聞 令子有所艷於冲舉之術。恐爲玄客所惑。故言儒行必不可闕。修玄不如修淨土。此亦以幻遣幻之詞耳。凡言修淨土者。不爲透性人說。亦不爲行起解絕之菩薩說。端爲未發聖者說。此方便。使入彌陀屋下。[illegible]

墮之因也。世有大忠大孝醇德奇行之士。多從淨土中來。不必更作是想。而學地中人。則又不嫌起此一想。蓋此五濁界中一合之相。人猶貪着不捨。何似極樂界。禽鳥樹林。俱宣妙法。況有彌陀爲教主乎。人心無所向往。必流於茫茫蕩蕩無處着落。聖如文王。猶曰望道而未之見。豈以吾儕而可無嚮往處耶。嚮往西方。雖與望道尚隔一層。而亦超凡之捷徑也。偶云於淨土門修儒者行。苟非有一貫之心法。則必入於二本

宄宅。蓋內以淨土爲巢穴。而外以儒行爲藩籬。此二本也。須見得當下即是淨土。修儒行之外。非別有修淨土之工夫。方是善修淨土者。語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則孝弟謹信與學文。俱爲儒行中事。於此行有餘力。則以念彌陀當學文可也。語又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儒者之行。至於據德依仁游藝而止矣。而又有所謂志道者何。蓋即據德依仁游藝之中。而隱然有個向上處在。即佛門之所謂願王也。願王果在淨土。即時時刻刻向儒行中修。而隱[illegible]之淨土。自在也。雖與直志於道者有間。然亦即儒行。爲淨土。不謂之二本矣。不然。修儒行是一心。修淨土又是一心。必有一頭[illegible]行不純。而淨土亦不純矣。愚每病世之[illegible]以爲我有向上一着。罪福皆空。且有[illegible]何事[illegible]敬爲。不知三業不淨。四恩不酬。佛天之[illegible]不佑也。乃曰。十惡五逆。不礙臨終十念之往生。豈知十念之往生。亦有箇往因在。乃是從先

佛[illegible]德[illegible]下品下生之因。而今踐其實也。不然則彌陀[illegible]不可以少善根因緣而生彼國。釋迦之言[illegible]矣。愚特發此隱機。以爲狂夫之僥倖求生者警。爲在今乎。即以修儒行。作淨土因。亦即以修淨土。作文王望道。孔子志道之因。無害也。

答別劄章第三十二

別劄促懇裁答。而贊赤水涇陽。大有想頭。善哉言乎。天下理學家之多歧。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覺迷蠡測剩言

吳婁管志道著

本覺始覺等覺妙覺辨義

余答段侯幻然書時有一生自外至取其書閱一遍詫曰异哉問至此乎此儒門之富樓那也答且竟矣則又有一生從越中至自述登册一兆身入宗鏡堂中見有黄絹稿在案角余亦詫曰异哉吾答段侯書正以黄竹絹起草也因念宗鏡録中純是發明覺性眞源段侯來書多及此義而愚所答書亦浪及本覺始覺究竟覺三義此覺義者世儒指爲佛家常譚不知乃吾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關鍵也語焉不詳將滋人惑而段侯五千四百經卷之認且惡矣不嫌再拈此義畧爲敷演以待後之學者侯第等爲長物而掃之可也說具如左

前言本覺未斷無明始覺者斷無明之始究竟覺者斷無明之終盖以究竟覺該等妙二覺也然經既開等覺妙覺爲二地又當以究竟屬妙覺地盖等覺地乃因地菩薩之究竟而妙覺地則果位如來之究竟也妙覺之性又不獨如來有之衆生皆有之特其量非如來不盡耳是故妙覺二字通乎因地之本覺果地之如來而爲言者也從因地論則本覺即是妙覺從果地論則如來即是應等正覺但舉本覺等覺賅妙覺該其中矣所謂始覺則入妙覺之[illegible]也故今且置妙覺一地而演本覺始覺等覺之義所以謂之本覺者非眞有箇昭昭靈靈之物立於宇宙之先也以其清淨本然之中含着一點眞心非是頑然一物故名本覺楞嚴覺明明覺之義最精佛詰富樓那曰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而後乃自剖之曰性覺必明妄爲明覺盖性覺必明無所之覺也是爲妙明常住眞心本無所明而實非無明性常湛故妄爲明覺有所之明也是謂不覺心動而有其念若有所明而實無明性已迷故是故眞如無對而無明業識中起出見分相分乃

有對起見分是以成有情之衆生起相分是以成無情之國土二者相待而有互起互滅於眞如之中而眞如之爲眞如自若也經雖言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中間實無和合相但由迷眞而起妄相耳妄去眞還其相何在此體最難名狀當於未發之中驗之吾心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此卽宇宙未分氣象也其時念雖不動然若無覺此覺非本覺而何但常人從無量刧中帶着染汚相來雖當未發之時隱然有箇我執之

影在禪家謂之有覆無記又謂之眞帶質境未可便認爲本覺眞相唯聖人心境常空不落方所又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渾然合天地萬物及我心我身俱在妙明心中也此方是本覺之眞面目然因地中之聖人面目雖眞而猶未能與無始覺王合爲一體何者一切有情無情靡不從本覺中流出而聖人猶有不徧知不徧入處則本覺之量未滿也必至於果地覺而後與覺皇之法體合矣在常人未發之中亦可謂

之本覺端倪孔子所謂性相近正照着此處而言孟子直言性善則通聖凡最初一念而合言之也然此義在儒家亦多影說而無了義之說說在華嚴會上所表毘盧法界中此法界者混虛空爲體性亦無佛亦無衆生始終只是一眞如海此本覺之義也

所以謂之始覺者非曰昔迷今悟之謂也覺到昔本無迷今亦無悟方謂之始覺一覺之後不見有諸佛涅槃相不見有衆生生死相一一皆

在毘盧法界中忽起忽滅生死涅槃兩俱空華眼前一切世法則又莫非普賢行海指來皆是其孰能與於此哉楞嚴會上阿難等衆是也經稱大衆從釋迦言下各各自知心徧十方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反視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空中吹一微塵如湛巨海流一浮漚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正是初發心菩薩境界到此境界亦復有保養工夫否圓覺經所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

是也西逵南能衣鉢相傳傳此法門耳在華嚴十住品中即以初住當之而十地品中又以初地當之蓋華嚴乃最上一乘圓宗十住與十地通也要之始覺之位非初地不能當而論到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則初住亦可以與於此依仁王經云能起一念清淨信者是人超過百劫千劫無量無邊恒河沙劫不久當得無上菩提則信位菩薩亦然也吾圓宗中十信即通十地而初地盡攝三賢總爲始覺之位而分入住出三

門信住行向諸賢位入始覺之門者也初歡喜地之聖位住始覺之門者也從初地加行以趨二地之修道位出始覺之門者也通之儒典則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正是始覺之境界如曾子雖唯一貫而其仁未免日月至焉亦但可謂之入始覺未可謂之住始覺必也顔子之三月不違仁乎三月不違之初正天下歸仁之頃與達磨印可禪者了了常知之心境無二無別此非吾家始覺法門之祖與曾子至於

啓手足之時亦臻斯際但當孔子存日顔子似現初地相曾子似現初住相矣然而皆權位也顔子實從光淨菩薩意生身來豈初地所能限哉而曾子則爲儒宗行門立標亦不限於初住擧此以義學地中人苟不透一以貫之之宗不入天下歸仁之域俱未可以稱始覺也然此義在儒家亦多是含說而無直超之說說在靈山拈花付法後諸祖單傳音中其旨不立文字直提佛之涅槃妙心更不言三祇成佛成佛只在

刹那間此始覺之義也

所以謂之等覺者非出前二覺之外即以始覺之最後心入本覺之最初心者也而等義則與疏家舊解不同疏家蓋謂法雲地菩薩順行而上與佛相等此亞佛之稱非成佛之稱愚玩經中凡言等覺皆指等正覺而言也或擧等以該正或擧正以該等而兼擧則曰等正覺楞嚴蓋擧等以該正也等以平等爲義於佛等者於衆生亦等等正覺即所謂正徧知也據瓔珞經判

等覺爲十一地菩薩謂之無垢地進而爲逆流之如來方謂之妙覺地則如來本與等覺爲二位而華嚴經於法雲地上更不列等覺位釋迦已現盧舍那身徧昇天宮說法亦只稱爲應等正覺則等覺與如來又似一位蓋等覺者初證果之如來順行而至者也如來者已證果之等覺逆流而來者也故曰覺際入交名爲等覺言等覺已盡無明生相與如來之妙覺實際合矣唯瓔珞但以妙覺地歸如來而楞嚴說到等覺

則有重重單複方盡妙覺之說此段經文疑於說十一地菩薩又疑於說如來而疏家泥瓔珞以裁楞嚴便謂等覺未盡妙覺必至於重重再歷諸地而始盡此錯解也楞嚴蓋指妙覺爲因中之本覺妙心而以盡妙覺爲果上之應等正覺也大槩諸經說等正覺則如來之法界在其中矣故又謂之法界地入此法界不但覺海中之諸佛無一不還本覺即苦海中之衆生亦無一不還本覺是故在天等天在人等人在修羅等脩羅在三途等三途在諸佛亦等諸佛此正是釋迦明星悟道境界而孔子之所謂大明終始者也此義在儒家亦只約理而說不說到六通地位上其說在法華會上以一大事授諸弟子記莂中到此地位大地衆生更不見有一人不滅度者亦復不見刹那之爲捷三祇之爲迂此等覺之義也

覺義中尚有似是而非之幾不揀三非非研幾之學也愚謂三非一曰似本覺而非本覺二曰

似始覺而非始覺三曰似等覺而非等覺愚言乎似本覺而非本覺也今之無爲外道不附達磨之宗而曰覓心了不可得亦無佛亦無衆生乎此非本覺也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者也茫茫蕩蕩足高志揚[illegible]鼓罪福性空之類於天下此狂魔之窠臼無凡道已其近者如四果聖人亦能證到意根或[illegible]處如五通仙人亦能窮取玄關一竅處遂認其證處窮處認爲本覺若以佛眼照之則俱不離識神中即此識神

亦只局在六七識根上。不還到八識心王位上。八識心王。卽是無明業相。而當其見相未分之初。猶合天地萬物爲一體。及乎內心一起。我執隨生。於是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而我自我矣。覺士。我執永銷。方反到心王本位上。而大圓鏡智未發。尚帶識神用事。不純是本覺用事也。然則本覺豈易言哉。儒家漫據大學之案而曰。正心誠意。不出愛惡憂樂上加工而已。豈知正心之心。卽釋氏之所謂八識心王。誠意之意根

意識。卽釋氏之所謂六七識心王也。愛惡憂樂。俱屬心所。所從心王出。心王則從識出。出於本覺。大學亦自有含着本覺之關捩子。在誠意章愼獨二字。正心章問仁一段是也。當八識未分見相之時。豈非獨體。見相未分。天地萬物渾然爲一。豈非仁體。此體彌六合。以爲量。固是本覺。此體極方寸。以爲宅。卽是識神。嗚呼。今之不認識神爲本覺者蓋鮮矣。此其似是之非一也。曷謂似始覺而非始覺。今之曹洞臨濟餘支。不

掠五燈公案而曰。我獲最上一乘法門。不階三賢十聖而取正覺乎。大半是合頭語也。解在聖人之上。行在凡夫之下。此亦無足道已。卽釋迦存日。覺士滿於祇園。而付涅槃妙心之日。青蓮目亦不亂瞬。惟瞬破顏之迦葉。蓋必解行相應如大迦葉。而後可與之開始覺法門也。始覺豈易承哉。蓋有小乘聲聞。已悟無生妙理。而自度心切。不能頓發度盡衆生之願者。此謂偏眞之覺。不名始覺。試思法華會上五千之徒。豈不自

負得四果。迺而不能不退席於我法妙難思之一言。此何故也。亦有大乘佛子。已發度盡衆生之願。而定力尚微。不能不爲八風所動者。此謂相似之覺。不名始覺。試思阿難以平等心乞食況又宗說兼通。而不能不受攝於摩登伽之一呪。此何故也。至於始覺。則此身永入毘盧性海中。不復退墮矣。自昔善言始覺之義者。莫精於李棗栢之華嚴合論。然吾猶嫌其專表初住門頭。發心便成正覺之事。不表十地品中含有三

祇脩證之事。將使狂者躁於毗盧性海。而踈於脩普賢行門。此卽善財所拈藥草。文殊以爲亦能生人。亦能殺人者也。圓覺經中有四相之藥。足以濟之。圓覺四相。正向始覺門中發對症藥也。蓋謂覺有所證。便屬我相。覺有所悟。便屬人相。證悟俱了。尚有了念在。便屬衆生相。了念已空。尚有識性在。便屬壽者相。然使四相未能頓空。而以蕩蕩之意與空之。則又墮入無想外道矣。此崇覺之難言。蓋如此。今儒者觸桃江之文以合於儒之要訣。爭言大心衆生。可以立躋[illegible]地。詎反之覺體中。遂能脫此四相否。此其似是之非二也。

是謂似等覺而非等覺。佛經旣有金剛道後方成等覺之說。又有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之說。世間大心凡夫。孰有不厭三祇之爲迂。欣直入之爲快者。而疏鈔家於等覺二義。亦或未之深詳也。致令狂夫以欲速助長之心。起滅裂虛驕之見。流爲天魔外道之邪說。其害不淺。當知覺而曰正。別於不正。知之狂魔外道也。覺而曰等。別於不徧知之大小乘菩薩也。菩薩必無不正之覺而不能遍六道。以成覺故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則可。謂初發心時便成等覺則不可。唯曰無上正覺。則該等義於其中矣。蓋初發意菩薩卽入正覺之位。但入理無礙法界。最後身菩薩方入等覺之位。則入事事無礙法界。旣入事事無礙法界。而猶布廣大算數之愚。相好隨形功德之愚。何也。等覺雖從三祇劫中斷盡無明生

相。證有無邊十身。然而初入果位。於盡虛空界之微塵細數。及塵沙先佛之隨形變化。猶布相周悉處也。迨入頂寂大寂二定中。盡先佛之塵塵相好功德。亦盡世界之塵塵阿僧祇數。或以普賢全身。入賢勝如來界。或以觀音應身。入一切佛界。然後二愚永斷。稱遮流之如來矣。譬之英主盡掃群雄。旣登九五之位。而五服隱情猶有未悉。必待時巡方岳。采及聲詩。而後盡天子之功用也。等覺其初登九五之如來。如來其時

況方岳之等覺乎然而較量功德則等覺之事
事無礙尚不逮如來功德之萬一況始覺之理
無礙而可望等覺功德之萬一哉唯其功德難
量故其境界難窺而似是之疑乃起依經所說
想陰未盡之時天魔能附人身而現種種佛相
此不正而疑於正又如來未出世時辟支能現
佛身而說種種妙法此不等而疑於等斯亦初
發心之所能辨者姑且置之其最近者如龍女
獻珠卽往南方無垢世界成佛若于放刀之地

成佛此可以稱等覺乎曰此亦初發心流偶成
正覺之相非等覺相也通而論之華嚴會中如
善財以一生而圓滿曠劫之果此可謂之等覺者
乎曰此是一地該十地之相亦是因地該果地
之相非等覺相擬以初心成覺之旨亦與放刀
獻珠之境界相似則皆始覺之實相也但華嚴
會中菩薩俱入不思議境界或緣示退薩埵一
悟卽還十地或緣逆流大士久修却現初門不
具佛智固未能辨辨其果屬何位也苟泥合論

之說而謂十地不由漸次一劫可超佛果不待
三祇一生可證則釋迦自言於無量劫中修難
行能行之法備歷諸艱不逮合論中之初心菩
薩遠矣且有此躐進法門應有後佛勝於先佛
曷爲不能逃先佛之記莂耶故知經中凡言疾
證菩提之佛俱指始覺不指等覺也然則必如
釋迦之越過三大阿僧祇劫現出丈六金身而
後謂之成等正覺乎未盡也據楞伽經說欲界
不成究竟等正覺必成於色究竟天蓋非色

究竟天不能現佛之最高大身則所謂丈六金
身者亦只是應身之等覺相非報身之等覺相
也夫然則釋迦之圓滿報身所謂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出廣長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者定在
色究竟天無疑矣卽此便是等正覺之實相乎
未盡也據華嚴經說釋迦所統大千世界僅當
毘盧所統十不可說微塵界中之一塵耳然則
色究竟天之圓滿報身亦只是大千界中之等
覺耳若十不可說微塵界中之等覺相也夫然

毗盧如來之圓滿報身。果足以盡等正覺之妙相乎。猶未也。毗盧特統華藏海中一娑婆界。夫盡一世界海之量也。盡虛空界。尚有微塵數世界海。亦當有微塵數毗盧如來。故有以娑婆之一刧爲一晝夜。如極樂世界。又有以極樂之一刧爲一晝夜。如袈裟幢世界者。倍倍而上。至於鏡光明世界。世界展轉廣博。則佛身展轉莊嚴。然則毗盧之圓滿報身。尚是一華藏海中之等覺。祗非盡虛空界中之等覺相也。然則孰爲極[illegible]賢勝如來。爲極賢勝如來窮未來際爲一晝夜。則亦盡虛空界爲一佛刹者也。此非等正覺之極則。而何賢勝所都之勝蓮華界。今當何在。曰。盡虛空界。皆屬勝蓮。而亦權現一莊嚴報土。別於塵沙諸佛。是曰勝蓮華界。頗似色究竟天之釋迦報境。然然而究其因地。不出本覺。究其根本智。亦非有加於始覺。而因果則有辨矣。以本覺之極果論。則賢勝正當無上法皇之果位。而毗盧與釋迦。俱屬性海分流之因位。以等覺之初因。論則賢勝。又是無始覺皇之因海。而毗盧與釋迦。俱入三祇圓滿之果海。復就因果而權論三身之所屬。則賢勝當清淨法身之位。毗盧當圓滿報身之位。釋迦當百千億化身之位。清淨法身。因果同時。圓滿報身。從因證果。百千億化身。從果行因。權實於斯辨焉。此皆不思議境界。非思議心之所能及。而近世儒者。多入[illegible]禪見解。汝執本來成佛之案而曰。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百千億化身。汝之行也。三身本來具足。何必更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此以本覺濫等覺。又執立地成佛之案而曰。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超刧只在刹那。何用遠涉三大阿僧祇刧。此以始覺濫等覺。然又不可直斥其濫。蓋自昔大聖大賢。亦有言近於是者。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子思之言也。等覺何嘗離本覺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孔子之言也。始覺何嘗不該等覺也。然

孔子不言精義入神以上尚有窮神知化之盛德乎子思不言至誠之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乎此二家者正舍着佛氏所言等正覺之境界而儒者未之深思輒謂聖證盡於一生反疑相好莊嚴之爲幻三祇脩證之爲迂也則以影響疎狂之見裁之此其似是之非三也

析三義諫三非皆朽生影響之説也不與夢中説夢何者佛言十住菩薩等不見佛性此十住是指十地而言也十地尚不能見佛性而況初發意菩薩哉吾儕大心凡夫耳安得輕談等妙二義唯是始覺之門一生或可直入耳經又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何謂也曰佛有遮詮有表詮謂發心便成正覺者表詮也此從根本智説一謂十住不見佛性者遮詮也此從後得智説十名根本即是眞如妙性爲名後得謂從初住以中獲根本智後斷盡無明生相而得種種差别智也但從根本智説則此心至於前後際斷露

出本來面目而佛性已現前矣若從後得智説則松何以直乎棘何以曲乎鵠何以白烏何以黑乎一切有情以何因緣而分種種根器種種愛欲又以何因緣而從某佛授記某刧成佛乎此皆性中本有之事而一有未知便是佛性不現前也若菩薩纔入始覺門中即見本因佛性必入果妙二覺地上方見了因佛性佛引初發心菩薩因入法界却提無修無證之法使之悟本因性此義莫辨於華嚴所謂八難超十地之階一生圓曠刧之果是也佛爲父發心菩薩圓行門又顯難信難解之法使之證了因性此義莫著於法華所謂歷三大阿僧祇刧行菩薩道方證無上正等正覺是也二經並有所表並有所遮而遮表亦互相發華嚴表大心衆生之頓成覺則遮修六波羅蜜之菩薩以爲不生如來家似昇初住於六地菩薩之上然而十地品中未嘗謂初地即超諸地以成佛也法華表最上一乘之難思議則遮初發意之菩薩以爲不能知

妙法似退初住於二乘菩薩
中未嘗不謂須臾聞法即得
藐三菩提也故曰二經並有
儒者亦有與之相通者孔子
斯仁至矣此即表詮又曰若
此即遮詮蓋仁幾一觸即動
欲仁但從根本智流出至於
得智中而堯舜其猶病諸矣
仁聖漫以為聖不自聖之詞

往未之或知意也子思論費
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
表詮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
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此即遮
端而隱處非至聖莫察語費
至於究極隱處亦入後得智
諸矣學者見子思之闡費隱
之詞豈知即舍後章知化育
思既沒而覺義乃獨顯於釋

言妙覺猶在如尊若啞中也不但妙覺難聞而已經言十地菩薩不知十一地事則等覺又可得聞乎哉然諸經之言等妙覺不一而足至如華嚴法華二經闡發不啻詳矣何謂不可得而聞曰此亦闡發等妙二地之大義云耳大義不出涅槃妙心四字若窮正法眼藏之盡則累刼言之而未悉試思華嚴十地品中每闡一地功德猶謂不可勝窮則等妙二覺可想已等妙二覺境界豈但難與欲界中人道亦難與初發心

菩薩道故釋尊從菩提樹下昇六欲天宮說法至於十地品而止矣據瓔珞經稱佛在四禪天宮說妙覺地在三禪天宮說佛華三昧此即等覺地也亦皆首闡華嚴時事其全必在華嚴上中下三本又閟於龍宮中龍樹大士僅傳下本在世而上本中本不傳焉即下本自龍宮傳出者云有十萬偈四十八品而今流入震旦僅有三萬六千偈三十九品而已尚遺六萬四千偈及九品在西竺國意者十一地等覺之品即在

此遺卷中耶然以瓔珞經所說合龍樹之所傳參之則華嚴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有一千二百品殆非他化天宮所說當是佛昇三禪天中與十地菩薩說等覺地也其中言理必及於陀那細識之真非真處言事必及於八萬行門之精且詳處言三界必及於世界品外之微塵刹土處言三際必及於塵點刼來之諸佛因由處凡以引法雲地上菩薩入金剛道而謹其聞之蓋等覺之法之難窺也如此吾儕動以

宗門之見掃三賢十聖及十一地之階級皆妄也華嚴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有四天下微塵數品此又非三禪天宮所說當是佛昇四禪天中與十一地菩薩說妙覺地也其中理不必言一真法界事不必言八萬行門言及法界之廣大算數則必盡虛空界而析其幾多微塵言及諸佛之隨形功德則必合勝蓮界而盡其川流變態凡以破等覺最後心之二愚使入妙莊嚴海而[illegible]其聞之蓋妙覺之法之難

窺也。又如此吾儕乃以宗唾之餘。輕譚四無碍法界。亦妄也。然則西天二十八代傳燈諸祖。東土五燈諸宗。皆妄乎。曰。諸燈中。有逆流帶果之如來焉。有順行不退之摩訶薩焉。多以等妙二地。權顯初住法門。豈謂之妄。而狂禪之合頭妄語。則從此門開矣。儒有一案最佳。曰。聖人不言難以阻人之進。亦不言易以驕人之志。余見邇來狂風之入人深也。故以此言矯之。大槩爲輕心慢心。未證謂證者說。在眞發心之上士。自能

尋向上去。不落狂禪窠臼中。若爲未發心者說。又當引入初住法門。使知有頓成正覺一路。開此覺路。而又能塞狂竇者。莫善於壽禪師之宗鏡錄。

蓋有未能遽入宗鏡者。則如之何。曰。佛開顯密二教。無一不入覺門。顯教中。則有九蓮捷徑。密教中。則有九字眞言。並能使人以不思議心。入無生路。不問在家出家。皆可持也。予稽其實。則行願二門最緊。願欲弘。行欲密。願玉則盡於普

之十無盡門矣。普賢之行門。則非初心菩薩之所能齊。要在隨分隨力。先其重者。儒莫重於五常。禪莫要於五戒。不重五常五戒。而專恃念佛持呪以求出離。無有是處。蓋此二門者。皆以已之念力。佽佛加被之力。非必如七地以上菩薩之自有法忍力。而或心懷三毒。身負四恩。此佛力之所不被也。試念此心此身。一入顚倒夢中。便已不能自主。況當現飛魄降之頃。宿業齊現。閻君復以業鏡攝之。一生之念力幾何。而能不

受業風之漂浪哉。雖此念力。係是金剛不壞種子。而凡念豈能純一。則亦從其業之重者先墜留下種子。待報盡還來之日。作再修之因地耳。其中或以往因微善之力。合今生持念之力。獲生人天道中。而佛力猶未加被。則多以根基未厚。夙債未空。仍爲無明風力所轉。熏起黑業。拋身入身。墮入諸趣。墮後還升。再起白業。又不免有欲速助長之病。從念佛來者。多植下品帶業往生之因。從持呪來者。多植五通仙人有漏之

因嘆大褒圓者之所不錄也又或以因地頗深念力眞切當生卽受佛力加被往生淸淨界中而福慧難齊豈能頓入不退之位又而信心成就定力相應又未有高坐極樂國土不歷難行難忍法門而可以頓成正覺者也於是仍來五濁惡世行菩薩道宿債欲償缺行欲補則必越過念佛持呪二門以修諸佛無修無證法忍亦復習菩薩有爲有作功勲而或願與行違如舍利弗之以剜目起瞋而退入小乘者有之教與

法違如勝意菩薩之以說法乖義而墮五百劫地獄者有之蓋此二菩薩者當往劫持念之時已先種此退因而時節因緣旣至雖欲不墮不可得也故知華嚴會上有自八難卽超十地者涅槃會上有放屠刀立地成佛者皆有無量劫前之深因而今日俱從惡道中起亦由前劫一念之惡因致然也苟滯佛說而謂念佛持呪二門可以消無量劫中罪過亦不礙今生十惡五逆則謬甚矣是以梵網戒經以孝順父母爲首

而曰積因成正覺此可以證在家之不可虧三寳以求往生也佛遺教經以具足戒訓比丘而曰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此可以證出家之不可虧五戒以求往生也然念佛持呪兩門古人尚不敢盡掃行門掃行門者多在通壇經通合論之士毫厘有差以長後進狂僧將來謗佛謗法謗僧之因在是無父無君無師之因亦在是矣可不知懼乎

覺迷蠡測附錄

嚴道徹寄來瞿元立覺迷蠡測後題語

元立題辭載在蠡測　卷後道徹爲易題字

與道徹商榷元立題語

元立之作大有心思而題字又要吾弟以讀字易與字又於測後添一紙云寸子字付梓人另寫而思篇中尚有二兩處不穩其未穩而經以貽後則有無量罪業弟向之其以楞嚴經中迷妄有虛空對發冥頑源十方虛

空消殞則得矣金剛經中佛徵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否非謂上下四維之空無盡而不可思量也蓋謂唯證乃知非思可測此投空生之機而言也若佛智則當別論所以法華經云新發意菩薩不能知佛智正指此等元立於此處似猶混過然以此意題在測後却是正言若反無害也至以華嚴之十無盡藏品菩薩有無記法以爲非三性之無記猶云不應答也即以過去現在未來之宇宙實之則義猶未盡蓋菩薩

有無記法而如來必無無記法十地菩薩順行而成等正覺已稱佛果矣而最後二愚未破猶有無記法在其所謂廣大算數懸正是於過現未來之宇宙微塵未破也故權稱爲十一地菩薩如來不於三禪天以下說妙覺地正爲地前菩薩不足以應此機故秘之耳摩醯天主尚知大千界內雨滴之數豈以如來而有無記法哉元立指此等法爲不應答良是而以無記法槩之則非也無一塵不盡未來際訓爲事事無礙法

界性相宗門俱能影響道之亦近於合頭語然以題於測後俱無害也獨壽量品勝蓮華世界之說元立以爲從釋迦十劫而至賢勝如來爲約未悟者作節級以少顯多則眞是未了義語也試思賢勝法界自最初劫窮最後劫爲一晝夜此是何等境界哉正圓覺之所謂無上法王大陀羅尼門也諸佛衆生皆從此分亦從此合故愚作頌以爲正居大覺總持位而元立乃以壽量止於賢勝猶數量之止於不可說不

[illegible]何以言生滅此有生滅空云何生空云何[illegible]未嘗敢以死語繫縛人也尚望更賜寬易解繫諦融次則以稷所引十無盡藏品所云無記訓爲不應答師謂菩薩有無記佛無無記夫道無窮盡師見非稷所能窺然謂此無記非三性之無記猶云不應答非稷拙製乃清凉引涅槃及智論俱舍論以註此無記也若以有邊無邊正在四句內耳疏鈔載此章詳稷所以引此正以師以三際使大心衆生推求真示人以金剛圓

覺老[illegible]附錄

[illegible]使後世之號稱辯聰者於此悉登崖而返以決斷[illegible]眞大善知識用心第恐學者不領疑旨而於四句繆欲預爲之坊耳今師云云必科決定義幸垂慈剖悉三則以於壽量品言爲不信者作節級以少顯多此李長者語非稷自爲是說如法華談塵點無盡之壽量則歸釋迦華嚴談勝蓮難思之壽量則歸賢勝正經所[illegible]或說它身或說已身或示已事或示他事從[illegible]無不可者也經又言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

[illegible]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illegible]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又云如是[illegible]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於是中間我說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復倍上數然今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以是言之則釋迦壽命師豈眞謂不及賢勝哉蓋以法無二主[illegible]賢勝則釋迦不得不爲伴謂賢勝獨統法界之[illegible]最深

覺老[illegible]附錄

[illegible]復恐見說者檢之華嚴則第云鏡光世界過百萬阿僧祇世界最後世界一劫于勝[illegible]世界賢勝如來佛刹爲一日一夜耳且疑盡虛空界爲一界盡未來際爲一際無所徵不解總別同異之妙者且執謂諸佛實有此優劣故舉因陀羅網等語以發師言表之意祛其疑執俾達師所云盡虛空界爲一界盡未來際爲一際實有是事也何敢捨栴檀林而別求荆棘路耶師指栴檀根柢以爲教稷恐根柢幽深聊

並引楞嚴圓覺。而疑圓覺中佛答二菩薩之言爲未暢。故愚牒言天下有最難窮之理。非佛智不能了了者三節。一、則宇宙之最初起處。一、則宇宙之極邊際處。一、則宇宙之窮未來處。此正屬等覺菩薩最後二愚中。故曰非佛智不能了了。既言非佛智不能了了。則初發意菩薩。其不可以分別思量心窮之可知也。愚意特破目前狂宗之未得謂得者。使知口頭般若之無濟於事。心量竪窮三際。橫遍十方。十方三世之故。一

[illegible]之。但是虛空未殞。性境未圓。安得輕以向上一着爲話頭。而不反己之不齊佛智處。絕不教人以思議心窮四維上下虛空之量也。吾弟頗已照着此處。吾能發我引而未發之幾。第引華嚴十無盡品。以世界從何處來。疏宇宙之最初起處。以世間有邊無邊。疏宇宙之極邊際處。以世界去至何所。疏宇宙之究竟了處。此在華嚴會上菩薩。定從事事無礙中說來。而吾弟語意。則猶在宗門理無礙上發也。後引荊南佛果

[illegible]與雲語。雖說到事事無礙法界。法[illegible][illegible]只在理無礙法界中耳。愚非謂佛果[illegible][illegible]說理法界爲事事無礙法界。特謂宗門無[illegible]全在論人滴境以入性境。不可執其持人[illegible]以判佛智也。愚表三難窮之佛智。意在使人。不隨狂宗窠臼中。弟引十無盡品以救之。雖合性量中義。而其救將使人影祖師解。救如來禪。執五家宗風。十無盡品。則狂宗之漸復起。此亦不可不預充之坊耳。相宗百法門中。有無記

[illegible]非[illegible]庭[illegible]之過。吾弟以爲徹諸淸凉華嚴疏鈔。愚嘗未之考也。竊觀疏鈔家有訓字法。有訓義法。以不應答解無記法。此訓義法。非訓字[illegible]也。始以法入無記。不在見思惑中。則在塵沙惑中。如來尚觀根逗機而不輕演。在菩薩則付之不答可矣。若究無記二字正解。必是對善惡二性說。或對惺散二病說。故永嘉集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謂無記似寂寂而非寂寂。有近於不思議之性境。而實在散亂昏沈之[illegible]

七地以前菩薩。未轉七識成平等性智。則有覆
無記尚在。十一地以前菩薩。未轉八識成大圓
鏡智。則無覆無記尚在。故皆有無記法。無記法。
根[illegible]無記[illegible]無記性。即是異熟識。金剛道後異
熟識空。是曰無上正等正覺。至於成等正覺。則
大圓無垢同時而發。普照十方[illegible]無
記法滅矣。然而初成等覺之時。則[illegible]與
相好隨形功德之二愚猶未盡也。[illegible]對
無覆無記之影子未空。迨破二愚。而入[illegible]之

位。則盡虛空界之微塵。諸佛相好之變態。洞若
觀火。無記云乎哉。佛昇四禪天宮。爲等覺菩薩
說妙覺地。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有四
十下微塵數品。若使但說一乘實相。則半偈尚
多。何用許多微塵數偈品哉。以意逆之。必爲等
覺大士。破無記法。而斷其最後二愚也。今下本
華嚴十無盡品。特標其畧耳。如以詞而已矣。[illegible]
不離理無碍法界。乃宗門影之。而駕蓋天[illegible]
之譚。佛眼照之。總在無記法中。然入[illegible]記

[illegible]行之一。入有覆有記者什之九矣。彼偷心
說之狂徒。又弗論焉。吾故謂華嚴之十無盡品。
乃菩薩之無記法。非如來有無記法也。在菩薩
既屬無記法。便是不應答法。如答。便是以思議
心。揣不可思議境界。如來之所不許也。清涼所
謂[illegible]不[illegible]於理。[illegible]以清涼疏鈔爲據。清
涼則以涅槃經智論。俱舍論爲據。涅槃經舊曾
閱過一番。智論與俱舍論。則俱未之全考。何敢
強排其說。而理則諸佛之所不能違者。竊意清

涼之旁引曲證以解菩薩無記法。未必不出於
此。不然。則清涼之見䟽矣。有邊無邊。在四句內。
此亦習宗家之案而有此解。凡夫以卜度思維
心。妄揣不思議境界。愈測愈乖。此誠學人大誡。
菩薩既見不思議性境端倪。而以深心參佛智。
是乃聖人窮理盡性之學。不可以離四句絕百
非之公案裁之也。夫如來四禪天宮所說。不可
得而窺已。即以下本華嚴參之。普賢說出華藏
海中重重世界。此不在於有邊無邊四句內乎。

[illegible]勢慧決賢勝之爲長初覺王正於[illegible]
超前之壽品徵之也舉因陀羅網等語狀諸佛
法界最是但悟到諸佛俱從賢勝分出則亦可
以不言而喩矣獨不意李長者以慈氏來因覓
超世之圓悟而於此猶有漏義焉就謂佛智之
易入哉昔識長者合論見其所聞初發心時便
成正覺處以及十方同成正覺一時一際一刹
鄕處則胥然若喪起隔世之師之[illegible]而心亦
疑其論十地品之有遺義與五十[illegible]聖必

[illegible]往行向其等第東之之[illegible]也則其所
[illegible]王壽量品可推已[illegible]當是等覺位中菩
薩與普賢同流者故能分別諸佛壽量究竟入
於勝蓮華界此非初發心菩薩所能窮也其壽
量之倍倍相懸實有深因在焉憑乃學地一凡
夫耳豈能窮其際第以意逆志若窺見其一
斑焉前雖於頌中剖之而未詳今當畧行其義
極樂世界一晝夜何以當娑婆一劫也娑婆四
聖六凡齊備凡多聖少而極樂無降羅與三惡

[illegible]也袈裟幢世界一晝夜何以當極樂一劫也
極樂亦凡聖同居而娑幢但有大小乘聖賢無
外凡也過此爲不退轉音聲輪世界善勝光明
蓮華開敷佛刹則皆初地以上菩薩所居而聲
聞不能入矣又過此爲離垢世界法幢佛刹則
皆二地以上菩薩所居而初地不能齊矣然初
地或能以意生身入離垢[illegible]而聲聞之入聲輪
則非佛力所攝不可也如是又過[illegible]世界妙
光明世界難超過世界莊嚴慧世界[illegible]至鏡光

明世界其三地以至七地菩薩之都會歟自昔
[illegible]者未嘗道及於此愚乃不揣而臆判之
非敢以無稽之譚造黑業也即以心王所第世
界名目參合十地品義而知其然耳夫娑婆極
樂二界則不待言矣曷以知袈幢界之有内凡
而無外凡也佛爲聲聞比丘授三衣故袈裟之
幢立焉界以此義取名必二乘菩薩之所聚也
猶吾娑婆界之聚六凡云壽旣出於極樂之上
必無極樂界之人天二凡矣曷以知聲輪界之

在初地而無二乘也。菩薩入初歡喜地。卽於如來種中。決定當得無上菩提。寧復退轉。住此地中。樂聞正法。則多從音聲輪中作佛事也。壽旣出於裝幢之上。必無裝幢界之二乘小聖矣。經稱二地爲離垢地。而法幢佛刹。實名離垢世界。名義俱符。故知其爲二地菩薩之都也。經稱三地爲發光地。而師子佛刹。實名善燈世界。名殊義合。故知其爲三地菩薩之都也。四地名曰焰慧。而世界之屬光明藏佛刹者。取妙光明之名。

妙光非焰慧之別稱乎。五地名曰難勝。而世界之屬法光明蓮華開敷佛刹者。取難超過之名。難超非難勝之別稱乎。六地性淨明露。故稱現前地。而一切神通光明佛刹。其世界名曰莊嚴慧。莊嚴從慧建立。此非淨明透露而何。七地盡眞如際。故稱遠行地。而月智佛刹。其世界名曰鏡光明。光明如鏡之圓。此非眞如邊際而何。此後尚過百萬阿僧祇世界。纔至勝蓮華世界。則亦當越百萬阿僧祇佛刹。纔至賢勝佛刹。俱以

一刼爲一晝夜。而經文節畧焉。若准前義。以八地至十一地之階級裁之。似缺四轉。益必有其八地菩薩世界一晝夜。當鏡光明一刼者。其九地菩薩世界一晝夜。當其八地一刼者。其十地菩薩世界一晝夜。當其九地一刼者。其等覺菩薩世界一晝夜。當其十地一刼者。亦各各有一如來爲教主。名其佛刹。百萬僧祇。則其界數之大約也。此諸世界。總謂之塵沙國土。此諸佛刹。總謂之塵沙如來。必至於勝蓮華界。而後謂之

大陀羅尼門。亦可謂之常寂光土。必至於賢勝佛刹。而後謂之無上法王。亦可謂之最初大覺也。吾謂統法界之全者。不屬娑婆界之毘盧。而屬勝蓮界之賢勝。以此故也。然亦權詞也已耳。究竟則旣入佛地。有何優劣。嘗於答唐太常書中及之。曰旣證乾元之果。釋迦便與賢勝如來。無二無別。旣現乾元之因。釋迦又與羲堯文孔諸大聖人。無二無別。試將此義參心王壽[illegible]。則沛然矣。頌中是以云。諸佛壽量本無別[illegible]

□分□□也。愚又以意逆之。自鏡光明以言□猶不言其界一劫。於其剎爲一日一夜者何。微之也。易於微之。蓋菩薩至於不動地。並能於一念頃。□長河作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不能於世界中。縱長劫作短劫。展短劫作長劫。又能於一念頃。分□千億□。□百千億佛剎。豈不能於一世界□□□。□□□勝如來。必執前例。而謂八地菩薩世界一□。爲九地菩薩一晝夜。九地菩薩世界一劫。爲十地菩薩一晝夜。

則將多。是以心王微之也。華嚴除佛親說阿僧祇及隨好二品。與普賢所說十定十通十忍品外。唯心王壽量品爲難解。今長者第訓爲約未悟者作節級。以少顯多。不已踈乎。且其所謂未悟者。不知指凡夫之未發根本智者說。抑指菩薩之未圓差別智者說也。若爲凡夫說。但當開以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之路。何用起出許多節級以困之。而華嚴會上。亦無未發心之凡夫。即其中不無劣解者。亦已超過二乘階級。若爲菩

薩。則從初發心後。入十地品中。每地各起勝上妙行。方乃進上一地。雖曰圓脩十波羅蜜。然亦隨力隨分。不許躐等而進也。是故從下地入上地。從短劫入長劫。皆悟後增進之事。不可謂爲未悟者作節級。蓋菩薩初入悟門。在理法界中。渾無階級。纔入行門。在事法界中。即有階級。不然。則何以初地不知二地事。十地不知十一地事也。心王壽品節級。實含四無礙法界在其中。俱在華嚴會上之摩訶薩說。豈爲未悟之凡

夫說耶。大槩李長者之論華嚴。主於表初發心之正覺。攝最後心之等覺。表一地該十地之實相。遮一地界一地之權門。故其說如此。蓋極口讚圓。而猶有未圓者在。是以清凉又翻其案。而有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之說。蓋清凉以前。講華嚴與法華之玄義者。莫辨於天台方山二家。天台亦言行布中之圓融。畢竟以行布掩圓融。方山亦言圓融中之行布。畢竟以圓融掩行布。吾皆未敢執爲聖言量也。心王所陳壽

溟唯眞如無始無終而無明則有終無始衆生
則有始無終劫運之延促從之但從無始之眞
如論安得有最初一劫又從有終之無明合無
始之眞如論劫則未有有終而無始者故迦無
明起處而權名之曰最初劫最初劫實無始也
但從無終之眞如論安得有最後一劫又從有
始之衆生合無終之眞如論劫則未有有始而
無終者故究衆生度盡而權名之曰最後劫最
後劫實無終也無始無終此亦算數所可及否

叅心王既品如來壽量亦必究極於無上法王
之一時一際而後盡若勝蓮華界之外更有劫
數倍於此界者賢勝如來之上更有壽量過於
此等者則心王此品爲不了義之譚矣故謂壽
量之止於賢勝等諸數量之止於不可說不可
說轉此三量中之非量也是以削之卽佛說數
量之止於不可說不可說轉亦有深因必暗顯
着虛空界內微塵佛刹之數非凡智所可測者
悉嘗求之而不得其說則權爲之頌曰或[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窮應含法界在其中有情界盡數方盡
展轉相生終不窮此在闕疑闕殆之科也試思
華嚴經中甚深無上之旨具在妙嚴品後信住
行向地諸品中却俱出諸菩薩之口獨阿僧祇
與隨好光明二品有何秘旨而乃出自佛口耶
此正表等覺最後心之二愚非如來不能斷也
言阿僧祇品以斷廣大算數之愚言隨好品以
斷相好隨形功德之愚此如來分上事非等覺
分上事故須出於佛口然讀二品中語亦但舉

其要而已矣秖如此義等覺皆能言之其詳必
在上本華嚴中而三禪天以下聽衆不可得而
聞也昔嘗疑華嚴爲諸經之王何以止及十地
品而不及等覺妙覺地二品又疑如來爲三界
導師何以止昇欲界頂天說法而不昇色界頂
天說法又閱瓔珞經而始悟佛說等覺地於三
禪天宮卽所謂中本華嚴也說妙覺地於四禪
天宮卽所謂上本華嚴也而此土下本華嚴終
缺此二究竟義殊爲未全之書已又反覆思維

而知普賢十定十通十忍等品已含中本華嚴等覺大意如來僧祇隨好二品及普賢佛不思議法十身相海等品已含上本華嚴妙覺大意矣說焉不詳蓋逗此界普機之機也心王壽量一品其諸品中之微密遠旨歟如之何方山之輕言之也方山盡泥百萬僧祇世界之說尚有世界量在最後一刼之說尚有刼數量在謂如來壽量未必止此而賢勝如來亦未必遂是塵點刼前之無上法王故以毘盧法界裁之而蔽以以少顯多之論此亦理有或然愚則信華嚴會上摩訶薩普受佛力加被敷衍性之極譚況心王方從如來闡僧祇義竟隨演如來壽量品乃代佛宣甚深法而不及於無量之無量烏在其爲心王也難者曰諸佛壽命孰非無量如吾弟所引法華壽品所說豈獨賢勝如來爲然又僧祇品頌亦云一一蓮華世界中賢首如來不可說夫烏知心王所謂勝蓮華世界不在一一蓮界中所謂賢勝佛刹不在不可說賢首[illegible]

[illegible]也愚請復以圓覺無上法王大陀羅尼之言證之凡佛刹俱可稱爲蓮華世界然必有一敎化之法王界分出微塵蓮華界是名大陀羅尼門凡蓮界如來俱可稱爲賢首然必有一敎化之統轄主流出微塵賢首如來是名無上法王門佛佛無優劣而源流主詞可混稱意心王承問一一蓮華世界中之語而稱勝蓮華界又承偈賢首如來不可說之頌而標出賢勝一刹意有在也是故賢勝佛刹之盡虛空以爲界窮未來以爲際此理之無足疑者卽本經便是明證豈曰無徵唯聲輪界之轉至鏡光明大似初地歷七地之階級而鏡光明之轉至勝蓮華乃過百萬僧祇世界當各以一刼爲一日一夜則八地之歷十一地似無若干階級而心王則如掌中觀菓豈於無技節中起技節意者八地以後菩薩神化愈不可測則境界愈不可窮迨入等覺金剛定中法界唯心所造愈周愈容而愈不可以故階級森森若此耶不然則聖證次第

[illegible]自是神奇。無害也。言必稱其所敬。則此類[illegible]
吾人約吾弟題語。一一得我言外之意。而不無
認為誣儒之嫌。凡吾平日摘辭。類多以梓顯孔
以孔印釋。以禪佐儒。以儒匡釋。不用險論駭人
之語。而段侯近日來書。猶述楚人疑吾染禪氣。
不知老孔顏以及大慧皆[illegible]。是吾弟又以禪
鋒深其竅。[illegible]士風。不出三
十年。道術必播然一變。[illegible]義。又問孔之
真源。此 聖祖之精神所[illegible]儒也。

[illegible]其一於儒。而虜其二本於禪。不患其不
歸禪失儒外。負所謂盡法界。而患其不從孔
顏矩中。求所謂普賢行門。目前已見其兆矣。可
復以踰矩之端引之乎。段侯能知儒說之不可
執。又知孔矩之不可違。謂宋明學者。說到至精
至密處。只了得理無礙。不了事無礙。故孜孜向
事無礙上發問。參及老釋之異同。而近所來書。
卻又信得拙夫年來身不坐禪。口不念佛。純向
庸德庸言上作活計。為真正普賢行門。夫普賢

[illegible]胡敢當。而以庸德庸言。揆佛口禪身。
其見加人數等矣。

續答元立劄尾微言

前書大要為華嚴壽量一品。完未結之案。未及
訂吾弟劄末。反身切要數語。頃倩梓氏謄真。檢
校問答書中。訛字而省及之。深愧心機之疏漏
也。蓋吾弟有感於蠡測中。況灑宗教兩門中事。
將令後人心志惶惑。無下手處。故自道未能自
度。豈能度人。比於火宅蕩子。初知虁攸之宮避

[illegible]出。何敢望大白牛車。即得羊鹿車。亦不
[illegible]得。此段難辟近裏着已。字字俱從實心流出。不
[illegible]微詞也。而前以粗浮心放過矣。疏漏孰甚焉。
顧過非能言三乘之義者也。第此生從困衡中
鍛出些微心境。不妨拈與海內高賢相究竟。而
非苦志參求。如吾弟輩。亦難與吐露及此。蓋擧
世學人有二疑。據宗門之案者曰。學尚參。參到
心思路絕處。管爾佛智現前。而事畢矣。孔[illegible]克
己復禮。亦屬第二門頭。而況其次乎。守儒門之

卓爾末由境界。綿綿雖不及。而客客若恭[illegible]。
朱聽菴有詩云。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
在行。愚亦自覺往年鋭意求悟。總費推移。邇來
歇慾葉智。日用尋常。却稍稍有中流自在意也。
然於孔不踰矩顏不違仁之性境。尚隔步在。意
者與子貢子輿聞一貫後。日月至焉之仁。則庶
乎近之矣。蓋孔顏一悟百了。與達磨[illegible]能透性
之時。無二無別。而吾等。則子貢子輿以下根器
也。子貢子輿亦不能一悟百了。悟後還須再悟。

[illegible]或資取多學。以濬悟源。或勤行忠恕。以實悟
學。至於築室獨居之後。啓手啓足之時。而其徹
悟可知也。吾儕志學依仁。豈謂不以孔顏爲的。
而根器既下一等。則悟而脩。脩而復悟。恐不能
逃二子之程轍矣。故與其步南泉百丈而力不
逮。流於解勝行劣。將爲畫虎不成之狗。曷若步
子貢子輿之致知力行。久當自徹。不徹亦種徹
因。猶爲刻鵠不成之鶩也。愚既以孔顏悟境。合
諸達磨慧能。而又謂悟境一時難徹。不如且步

子輿之武。此亦近於吾弟遜牛車而就羊
[illegible]車之說。而意則不同。吾弟意向悟門說。而愚
意向行門說也。蓋於華嚴十地品中。有省焉。試
舉其畧。而吾弟繹思之。華嚴品菩薩入初歡喜
地。已是超凡夫地。生如來家矣。然語地上行門。
似多從俗諦中人說。而於出家學道。勤精進。
一念頃。得百千億無量三昧。則另拈爲一款。若
以爲此等神通。非在纏菩薩所能也。蓋菩薩入
聖地中。正所謂行起解絕。獨存如如智者。與初

入宗門之鋭士不同。而狂宗不具法眼。將以未
發心之凡夫混之。豈知其見性已在無量劫前。
而此生但以行願流來。隱却見地也。是故初地
多從檀度上脩。純以十大願心用事。二地多從
尸度上脩。緊於十善業上加增。三地脩忍辱度。
則不惜捨身。而求一句正法。四地脩精進度。則
不離行止。而習三十七助道品。五地雖脩禪定。
而不遺世間一藝一能。六地雖脩智慧。而兼[illegible]
在出世間菩提分法。七地脩方便度。於魔梵界

古人云。即煩惱爲清淨。而亦未入超煩惱位。又云。於入不動地。方是眞得無生法忍。蔣宗門之信解智力。入佛界之究竟智力。而諸佛猶恐其迷入迷惑。勸請普度有情。入一切智智。然後證法師受[illegible]識。以我無上正等正覺。令宗門初見無生者。[illegible]就[illegible]大其法門。而曰三賢未得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機。[illegible]然亦黃葉止啼之語。非如實[illegible]斤三斤。乾矢橛。千槃草。馬頭張宿[illegible]

說。如前所說。自在華嚴楞嚴等經中。禪門頓又等爲教乘。而以合頭之語。爲之惡門之厭支離者。子弁老焉。以爲儒德儒言之外。眞有一箇離世人的法門。跨在孔顏教上。而此佛法中。復有一必須超三賢十聖。不歷僧祇妙門。跨在鹿野苑中諸菩薩上。憑空駕虛以求之。意在躐取正覺卻又不能實用其力。如古德之喪身失命以求發明。聞得纖毫見地。便言罪福性空。佛祖可訶。名祝可畏。宗眼未開。而儒行已先斁矣。苟以行

門責之。則曰。吾欲先入毘盧法界。而後脩普行也。展轉導狂入僞。導僞滋狂。其流至於不可救藥。是謂影掠禪宗。滅裂佛道。豈但孔門之罪人哉。亦釋門之大蠹已。夫欲入毘盧法界。必先發菩提心。菩提心云者。悲智合而爲言者也。豈盧頭禪之所能發哉。[illegible]必。亦已發當發未發爲三款。凡[illegible]達磨見性一宗。誠無是處。然使不從多[illegible]因。而僥倖於一生取辦。亦無是處。故立志欲發而分

位亦不可不審也。分量審[illegible]在僞無所匿已。又不可以凡夫分量妄猜[illegible]化聖賢之分量。蓋菩薩已發菩提心。而[illegible]化於人世。或以頓悟之法門顯。或以漸脩之法門顯。唯其願力之所乘耳。達磨慧能顯頓悟而隱漸脩者也。十地品之所謂出宗精進。而獲百千億三昧是已。孔子顏子。顯漸脩而隱頓悟者也。十地品之所謂離行實際而不作證是已。此豈凡心所能軒輊。然則孔子之由志學入從心。顏子之由仰鑽入卓爾。是

權乎。是實乎。曰。亦權亦實。論一生之造詣。只[illegible]。
論多生之示現。則權也。何以知示現之爲權乎。
孔子從儒童菩薩化。顏子從光淨菩薩化。釋迦
先有是識矣。二菩薩於多生豈不歷過見性成
佛之境。而此生之現悟門。似反出於修證後身
之下。何耶。是以知爲權現也。何以知造詣之爲
實乎。菩薩雖斷我法二執。未斷生相無明。尚須
入俗熏脩。地地增上。其脩時必抵出無明種性
而銷鎔之。若禪師特從無明境中頓獲真如稱

而菩薩則從真如境中。漸了無明相也。縱逆流
示現。亦必起一念於無明或來。容除頭斷如釋迦
之人。或盡非想一定。非無此方行而假以誘人。
是以知爲造詣也。若然則孔子曷爲不就俗諦
中上根上器。亦立一頓悟榜樣。若曹溪之慧能
耶。曰。儒門雖頓悟如曹溪。亦不當以頓門說也。
何以故。頓門多慈人狂故。儒祖導人作聖。不欲
人作狂。則安得輒以悟境示人。顏子固[illegible]
其根器之不殊於慧能。明矣。當其[illegible]

一日歸仁之氣。正與慧能三更入[illegible]
同。但孔子如達磨之印慧可。當即默[illegible]遮之[illegible]
一日點破。自吾與汝安心竟。而孔子[illegible]然也。守
至三月。方乃指示二三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而已。不曷言其徹性體。入聖域。而微微以
不違仁稱。則俾含有[illegible]言焉。顏子既至
斯境。亦僅以卓爾未由[illegible]。絶無禪家一毫張
皇氣息。此真儒宗之榜樣也。若子貢之因地遠
矣。儒者如欲致道。必以顏子爲師。吾今自反根

性。不類顏子。則又退處一步而於子貢之以多
學入一貫。子與之以忠恕體一貫。願從事焉。猶
恐此生造詣。未必能齊二子。則亦堅此下學上
達之志。積善因。結善緣。以爲他生徹悟基本而
已。若非謂禪宗之悟門難入。而姑以儒行自安
措迹。參華嚴十地品義。而知儒門聖賢。槩從多
[illegible]途適宗門。而再來鍛鍊習氣者。其行不尚巧
而尚拙。其解不尚超而尚穩也。較而論之。孔子
似行七地中事。顏子似行六地中事。子貢似[illegible]

上。不動地前纔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若八
地既名三藏識。亦名異熟識。藏識不捨。則分段
生死猶在。是以七地菩薩。尚從一身起行。不能
如入八地之現無量身。異熟識不空。則變易生死
猶在。是以十地菩薩。猶局因中。涅槃不能如等
正覺之證果上涅槃。吾弟毋執見性成佛之案
而謂二死一朝可離。他生永不復退也。果有此
法門。則古佛鈍而今人敏矣。當知菩薩初發心
後。所以永不復退者。六地以前。全仗願力。而七

地以後。方有自智力也。故華嚴歷數十地行門
之後。必曰不離念佛念法念僧。此即願加之所
自出。蓋念佛者。佛亦念之。念法者。法亦念之。念
僧者。僧亦念之。三念相護。則於一切世出世間
大善知識。結一大事深緣。纔起退心。必來提
援矣。若一生信解之力。能有幾何而能保多生
之永不退哉。八地以上。則當別論。今宗家以初
住見解。而冒入地以上境界。亦是瘖病中讝語。
然則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之語。亦讝乎。曰。此語

在靈山會上摩訶薩之口。則非讝。而宗門影
響。以張見地。亦讝語也。未入八不動地。則不能保
嵩松河南之不再來。再來亦不能保隔陰之不
惛。惛則仍賴明師點鎚。而可自張發心便成正
覺乎。不謂之瘖中讝語。烏乎可。然藏果雖未必
入不動地。似亦入於七住以上菩薩不退位中。
故萬松臨終。頓現本相。而河南未能信火宅之
宗。應是願力所持。故更有一番發解宗從。亦從
脩慧之因。見性塲閒。亦從脩福之因。廣作佛事。

而一點仰心爲機。喜於播機鋒而降豪傑。雖植
下信道種子。亦釀成奸雄亂賊種子。他生發慧
早。發福亦早。出家必以大妄語成。如野狐禪之
墮累劫。在家必以豪霸習起。如操懿莽温之逞
一生。墮累劫者。不遇明師不起。逞一生者。不陷
地獄不止。此亦頓門驅之也。而眯目者。且以爲
大善知識而奔走之。悲夫。乃若子貢子輿之行
境。則有漸進而無速退矣。是故禪門之超捷。不
必欣。儒門之拙遲不必厭。總在毗盧性海[illegible]

行一科而貨殖與屢空相反。豈知顏子殁，夫子之精神全注於子貢。故鍛錬之語獨多。試察與回孰愈之問，更不泛加於群弟子，而又抑已以就賜曰：吾與女弗如也。則子貢之地步可知。蓋夫子仁聖兼脩之學，唯顏子能承之，亦唯子貢能勉以求之。[illegible]子與則任仁而不任聖。苑子貢能爲夫子[illegible]家當，而子與僅爲夫子守家當耳。雖然以約失之者鮮矣。學子貢不成，將入於博而寡要。學子與不成，猶不失爲修身[illegible]之士也。

焉。則姑舍子貢而學子與，地步更穩。但[illegible]志當以聖人自期，倘顏子而下，子貢其最優與。究到眞參實悟去處，子與必下子貢一等，子貢又下顏子一等。顏學至於見道卓爾，則仁聖合德而與孔子同流矣。自昔如來出世，必有二大菩薩輔之。是故華嚴會上，普賢居長子位，文殊居少子位。顏子眞孔門之普賢，子貢治孔門之文殊矣。故曰：自吾得賜，門人日益進；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而子與不與焉。蓋子與雖以剛毅任仁，

畢竟止得夫子一貫大頭腦而已。子貢既得夫子一貫頭腦，兼通夫子博文脉胳，夫子一切秘密法藏，匪子貢誰與發之。故論語雖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而紀述獨詳於子貢。奈何後儒之輕視之也。然文殊與普賢德無優劣，而子貢既下顏子一等，較文殊其猶遜與。遜文殊而必力爲文殊，此其所以不受命而貨殖也。子與則不[illegible]則不可。夫子與有定[illegible]以賜貨殖。

次[illegible]之下，而[illegible]之僭則列於柴愚師辟之間也。今且姑捨文殊普賢之評而評之於阿難迦葉。子與其迦葉，子貢其阿難歟。蓋迦葉單傳釋迦之涅槃妙心，子與之守約似之。阿難兼傳佛之三藏十二部，子貢之貨殖似之。故迦葉常立無過之地，而阿難往往現過示譏於摩登伽，則受釋尊七徵之咄；結集於耆闍窟，則受迦葉六事之擯。而卒之宗教兩乘，普爲有情開佛智者，阿難也。儒者第據魯論中孔子錮錘子貢之

識而劣賜於參。不已愚乎。禪家重達磨之宗而
忽阿難之敎。亦猶是也。吾觀賢弟前劄。恐人侈
談乘黃山子之奇。翔鳳飛龍三雲七香之異。將
至於旅泊靡歸。而不鄙羊鹿小車之實際。眞有
曾子守約之思。而段侯來書。則不但究大覺起
迷之故。兼及老釋異同。子貢也哉。子貢子輿俱
通一貫之宗者。而分執如此。正所謂不相悖而
相成也。然則吾弟與段侯。亦不嫌於相取矣。吾
弟已從段子有得。而段侯則正在[illegible]然將

來不可畢也。吾雖重段侯之志之[illegible]而安身亦
在吾弟窩中。以已格物。則吾不敢益天下豈無
宗說兼通之器。安得以守約一格拘人。有下問
者。亦強學孔子之扣竭兩端焉。其要只在上達
一貫眞源。不妨參到孔子之過此以往處。下學
強恕求仁實事。不嫌兼資子貢之多學而識處。
一切應答。固多煩詞。而意則不出於此。吾弟見
有確處。自應堅守。或有窒處。則不厭掂而融之。
當知吾儕此際推敲。未必不關係天下萬世之

學脉也。學問固不在多言。而辨難亦有相長處。
卽如八萬四千戶蟲之說。懸向疑衆生俱以成
佛爲果。曷爲自無始以來至今衆生不減。一觸
華嚴戶蟲之旨而躍然。其時不知經板字訛刊
戶作尸。亦不知看時眼眩。認戶作尸。久滯胸中。
而發於答段侯覺迷蠡測中。此過不細。偶與吾
弟言及而正之矣。正說雖在一字。而懺過實在
多生。便是吾弟之益我處也。此中倘有信不過
處。不妨以直心作道場耳。兩三年前。顏周元孚

顏叔時三四名賢推敲一番。頗覺於致曲上添
些分量。元孚純是直心。而毗陵諸君子。則勝心
時有發見處。亦因以爲內省之資。吾弟已無此
病。正好商量也。

段大尹幻然來書

先生諸刻。時時不能釋左右。一開卷。便覺積貫
十方。豎窮三際。不孝無量劫以地獄從此劫令
蘇打破矣。世人以先生染禪氣。不知由孔顏以
來大儒者嫡派。惟姑蘇會其源。辨問一牘。天主

[illegible]有以命之矣不孝徃於民胞物與處輒不
能打透雖於百姓上稍稍懇切終是名聞上活
計不是家裏人活計前呈之先生以爲廿年後
有歸併處歸來細叅非不知萬物一體終是解
理明白不是體上一了百了后從本師彌陀前
懺悔忽於[illegible]一拔云衆生以業爲衆佛
以衆生爲[illegible]佛[illegible][illegible]衆生爲性衆生無性佛
性爲性[illegible][illegible]大悟佛所爲大悲大願非如世學
積功累德而已衆生不了則自性不了我願無

盡然後自性乃無盡無盡之謂無量無量無盡之
謂遍法界始如先生所謂太極返歸無極也先
生不坐禪不念佛直於庸言行上做真正普賢
行逗今生機打破三桶成一桶已今日之信先
生較夏初之信先生又進百倍前請教若旱[illegible]
望雨何不賜教日夜望之先生合併儒釋世出
即出世法功不在禹下矣老氏二十六天慈氏
二十八天何天道之於天道自相不廣哉此千
載必至之疑較儒釋更爲要緊望　速　一一

答下云云便鴻申候啓居洞觀公幸叱聲

答幻然書　辛丑

道白舊冬不揣謭劣裁有覺迷蠡測三卷剩言
一卷奉酬虛懷而便鴻難覓幸新正得承天字
孫君履任之便驛上記室計必不悞須得華刮
於金山寺僧而知猶未徹覽也展刮一誦備見
老父母日新又新之學真是一日千里而鄙人
之承印可又不啻千里而談而已[illegible]多攙經
世出世兩路話頭鮮有不以[illegible]者微足

下之[illegible]鑒[illegible]其爲孔顏嫡系又[illegible]宗不坐禪
不念佛而直於庸言行上修普賢行門世[illegible]於
究到萬物一體處乃刀刀見血之言目今理學
家認賊作子不少矣亦有如足下以絜己愛人
之念而自省爲名聞上活計者哉此是眞實懺
悔所以感出夢寐中之天機也佛無自性衆生
爲性衆生無性佛性爲性衆生不了則自性不
了我願無盡自性乃無盡萬物一體之眞消息
悉漏此數言中矣得此消息然則隨時隨分起

出。普賢。行。來。纖。毫。不。容。滲。漏。有。漏。即。非。從。心。之。矩。子思是以云。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也。末世儒有三病。匪拘則迂。匪迂即僞。槩未可與究竟此事。不肖則根淺器薄。徒有是志而衰已甚矣。此非足下之任而誰任哉。道家三十六天。與釋家二十八天之說。畧已剖於蠡測中大槩推測之言。未敢便謂俟後聖而不惑也況其中[illegible]辭不達意處。足下日後有見。不嫌大筆[illegible]適瞿元立有後題。能以宗下截流之

機。[illegible]言之窒滞獨嫌帶着一些禪[illegible]氣息。讀儒書者將目爲門外客耳。足下能以所悟孔顏一體消息。更結一公案否。

俞憲副定所來書

昨年尊駕辱過敝邑。時在山居。承顏失迓。歉甚快甚。歲杪朱司訓奉手教。并覺迷蠡測。亟取讀之。未卒讀。已覺天機太泄。似不宜輕落人間讀至三疑三懼章。則先生[illegible]已道破矣。至其所自爲懸錐。則謙詞實亦不誑語。然則何如且秘

之。姑梓行。先生雖欲無言。愈不可得矣。蓋教多是不可思議處。出自佛口。尚信不及。可輕以語人耶。無已則節取段侯問目。取其足發覺迷之義。而開學人因地。與其歸宿之途。已矣。然前刻中。如發乾元統天與太極圖諸說。已是滿盤托出。今段侯所問。則當以荘生一言爲斷。蓋有存而不議。議而不辨者矣。生學識淺陋。無能爲先生贊一辭。第愚見如斯。謹此奉復。并謝教

答俞定所書

來教字字懇切。而於後世。真有德之言哉。前以蠡測新瞿元立。其來書與尊旨畧同。當承天守孫侯赴任時。已將測稿致段侯矣。于時未奉尊教。曾以元立之意達之。然楚士方研此理。而段侯爲人心迫。恐不能使之終秘也。吳中有兩道家子請梓之。則以尊教辭之矣。唯長豚士珩病絕復甦。曾得兆於上界。似在欲秘欲顯之間。恐紙稿易於蕪沒。擬以板存之。而秘不示人。微聞尊丈已留未定之藁。後當以改正者再請也。亦

勿輕泄以負前言鴻便附此布謝

俞定所丈續來書

蠡測書既已出諸手畢使是天機當泄知欲秘之不能矣而鄙意亦欲欲秘之言而尊者猶存欲秘之念耳[illegible]之間之兆也讀尊教貫圍所未[illegible]今未有涉祇應[illegible]解無明[illegible]人[illegible]而不覺性其不[illegible]恍[illegible]說不行其[illegible]無適非眞性之流行固可佛家以無明之起起在最初一念遂以有念爲云無明則兩說不相妨也其然乎不然乎其諸不可思議處存而不議外總之啓醯雞之覆而引之大道受賜可勝感耶原稿果錄而珍之矣敢正付梓者萬乞且須以爲家藏無敢輕泄。

答定所本覺起無明義

道白王外翰傳尊箚來知有疑於蠡測中恍惚起無明之說似乎金復爲鑛而謂覺皇位上自說不得無明此由未察前後語意故也蓋段侯問最初大覺何以忽起無明以爲大覺覺皇也覺皇本性純是眞金何以雜出鑛性故蠡測推原本覺起無明之端謂覺皇本性非有覺非無覺以其非無覺也是以一眞自如常爲萬法之主以其非有覺也是以恍恍惚惚之中無明亦起正[illegible]鑛中之金不[illegible]鍛後之金也恍惚二字[illegible]矣

則本諸道德經中恍兮惚兮惚兮恍兮之文乃狀象帝之先有物混成之氣象此蓋欲正眞妄和合之境也老丈當無疑於此特疑覺皇二字乃證後諸佛之稱非眞妄和合之稱安得於覺皇分上而有恍惚起無明之理[illegible]知經中之稱覺皇有指本覺言者有指等正覺言者等正覺固鍛後之金而本覺則鑛中之金也何以驗之同覺經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流出一切菩提涅槃眞如等法舉菩提則該煩惱舉涅槃則該

生死。舉眞如。則該無明。然則菩提涅槃眞如等
法。即煩惱生死無明等法也。而俱流出陀羅尼
門中。陀羅尼門。非最初之覺皇而何。既是眞妄
和合。則金猶在鑛。何以得稱無上法王。蓋此一
點眞覺。乃塵沙諸佛之宗祖也。譬如鍛後之金。
千變萬化。卒不能易鑛中眞質。鑛中之金。正是
金皇本覺之稱覺皇。夫猶是也。若然。人又將疑
本覺爲無而無面。一頑空之物。吾故表出賢勝
如來。以賛之。測謂華嚴之賢勝如來。即圓覺無

上法王之果號以此。然本覺既合無明。安得稱
爲如來。如來既斷無明。安得混爲本覺。賢測中
亦畧剖之。謂本覺。乃八識未分見相之覺皇。賢
勝。乃八識既分見相之覺皇也。然而實無二相。
何者。分與未分。只是一覺體。故蓋賢勝法身。全
是大覺本體。其果號則從無明起識之後而立。
此一段。在下筆時。似從不思議中流出。自覺痛
快。但恐觀者。槩以辨詞目之耳。要之本覺二字。
但可稱爲最初覺皇。不可稱爲如來。塵沙諸佛

但可稱覺皇。不可稱爲最初覺皇。唯所謂賢勝
如來。方乃是最初覺皇之本位。華嚴所標塵點
劫前之佛。即此佛也。欲證本覺恍惚起無明之
義。儒家却有一案最分明。謂太極不離乎陰陽
而亦不雜乎陰陽。夫太極。即大覺之別稱也。陰
陽。即無明之實體也。以覺體不雜乎無明。則名
之爲無上法王。而賢勝如來當其位。以覺體不
離乎無明。則名之爲八識心王。而四生六道分
其宗。此處最是難詮。落筆輒成滞語。智者似不

嫌將此題目。作一粲案。未必落在狗子有佛性
下也。近有一僧惠我十明論。見李通玄原及十
二緣生起處。恍然獲一印證焉。謂從本以來。眞
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
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其曰眞智慧無體性。
此所謂無上覺皇也。其曰無性之性。不能自知
無性。此所謂恍恍惚惚之中無明亦起也。然通
玄從十二緣生起論。其語圓。志道從無上法王
起論。其語滞。是以費老丈之推敲耳。不有此推

藏。則何從轉滯成圓以惠同志哉。此亦不下於百朋之惠矣。前所云改送段侯者。長豚以寘光捐廩梓之。但存其板而不流其書。以有前諾。不得不以一本奉上。幸勿輕泄惹鬧。且將前稿火之爲懇。

段侯幻然請來書

孫公祖屢賴之辰受謁禮阿彌陀佛室中。莊嚴皆黃金色又十方佛皆奉其中覺後大快思維數月以來每自口[illegible]無佳趣夢多顚倒。獨此境迥異常其有以摑我千聞光生[illegible]至百萬言豎穿三界橫遍由延所積種種疑團一朝打迸粉裂善財南行猶經五十三關。不孝一叅禮而度越五十三席爽然不覺吾喪我也。當妄草一跋通行。使千載不明學術。大明今日。但中有錯字。須改正之。賢首佛。朝夕回向西方。并回向勝蓮華世界。以先生闡微。知賢首世尊爲歸宿之地。亦以阿彌陀佛。曾有大願十方受記故也。因思此佛若無尊經可以奉持。一日閱賢首判教。有

無邊功德經。乃賢勝如來經。大快速於藏中錄出。索黃山人寫行。尤大快意也。先生亦當印行吳中。后作一回向文廣布天下萬世。爲種種衆生種生勝蓮世界之因。可也。按光世界遍照佛土如來即盧舍那佛。何以知之。以佛名經知之盧舍那。訓善光明。案佛名經云。善然燈世界一切於善光明世界盧舍那藏如來佛國土爲一晝夜則佛之有勝劣等級可知。賢首佛之爲浩浩[illegible]第一莫無疑矣。以不孝私計佛有升遷亦如世間升官者然。佛無自心量以衆生爲自心量所度衆生漸漸廣大。所管世界漸漸廣大莊嚴受享亦漸漸廣大。即恐勝蓮華世界亦有階級不然亦是有窮之無窮也。願先生再教之云云

續答段侯世界階級疑義

愚嘗謂古之大聖大賢有所建立。必乘天命。佛雖造命亦不能違時節因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其心靈已通於佛矣。安得無贊周易脩春秋

[illegible]者若儒士一一踐禪士之迹是壞世相以求菩提也愚亦不取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illegible]急禮拜如來豈謂不是易道而當務則更有在焉頃與瞿元立論壽量品義而答其劄尾微言頗已較量及此第恐學孔顏不成向淨土又不力遂成退墮之因而不自知耳足下方以入俗利生爲事不妨將此公案一叅也愚表賢勝如來之爲尊特據華嚴經壽量一品而足下復援頌無邊功德經以實之且爲作因向一文廣

[illegible][illegible]下篇世如此深心豈不可得則以家無全藏當檢之僧寺中尚未遑也何幸聞此經名於來劄中啓我多矣又考佛名經以善然燈世界一刧於善光明世界盧舍那藏如來佛刹爲一晝夜以證佛土之有勝劣因信賢首如來之爲第一尊此叅尤出學人意表第以盧舍那佛專屬按光世界遍照佛土如來則俟再考叅剎土之有勝劣但可從世界之名義叅之不可執如來之名號判之何者世界隨淨穢以起名如娑婆之爲穢極樂之爲淨其名然其境亦然也佛則均富萬德而立名僅取一義如釋迦之取能仁彌陀之取無量壽其義然其等不然也則盧舍那藏可推已釋迦在華嚴會上何嘗不現盧舍那身盧舍那[illegible]那之別稱也善光明世界教主[illegible][illegible]稱而局盧舍那稱於善光明一界[illegible]此佛刹一晝夜當善然燈世界一刧[illegible]心王壽品決定義相通但不知二界[illegible]何等級以意逆之得非在鏡光明後百

萬阿僧祇世界中耶不然或是離垢世界以上與善燈刧光明等勝刹同流未可知也所謂盧舍那藏如來亦只是賢勝如來之分身耳吾儕智未入於現量言未齊於聖量則姑以闕疑闕殆之案存之毋以妄語招無間業愚前敢於判心王之壽品者全不以佛名爲據唯度世界名袈裟幢其佛必以受具傳衣爲教此二乘菩薩之報土也名不退轉音聲輪其佛必以頓悟無生爲教此初地菩薩之報土也離垢之爲二地

難超之爲五地此則名義顯然唯鏡光明之爲七地如是次第以後之爲八九十地與十一地勝蓮華之爲如來極地近於無徵然而體察經意隱然見於言外蓋七地以前菩薩與八地以後菩薩其化境大不同也七地以前菩薩雖已生如來家僅得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而已尚以一身起用其化境尚可窮也故自不退轉音聲輪世界遍至鏡光明世界其報土何啻十不可說故經歎而第其等級則過前娑婆極樂袈裟

幢僅十轉不言過百萬阿僧祇界以一劫爲一日一夜此非初地至七地可窮之化境歟八地以後菩薩雖未遽證如來果而已得覺法自性性意生身漸入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並能於一念間起百千億化身法界性心所造故自鏡光明界遍至勝蓮華界其等級若僅有四轉劫云過百萬阿僧祇世界最後世界一劫於賢勝佛剎爲一日一夜是聖階四轉可盡而報土百千億轉無盡也此非八地至等覺等覺至如

來難窮之化境歟此義至與瞿元立亦以無徵爲疑而徵及李長者以少顯多之論愚與剖析頗詳顧亦自揣出𠈌量中未敢執爲不易之案也獨决賢勝如來之爲無上法王叅合法華壽品即是塵點劫前之佛此則理之必不可易者無待取證他經但味心王語意自見其窮其壽於未來既云過百萬阿僧祇世界最後一劫爲一日一夜則遡其壽於過去亦當云過無量阿僧祇世數劫一劫爲一日一夜吾故以爲三

世十方無去無來無内無外之總持主也更不必疑勝蓮華界之上別有佛剎於勝蓮一劫爲一日一夜者亦不必疑賢勝如來之上別有一尊爲無始覺皇立於塵點劫之前者而其義則秘密甚矣雖圓悟如李長者猶於此未甚了了而執事遂能直信不疑豈非宿劫靈根使然唯疑佛有升遷亦如世間陞官者然義既不圓辭亦太險又疑勝蓮華界亦有陞級則猶未信賢勝如來即當圓覺經中無上法王大陀羅尼之

位也使賢勝而非圓覺之無上法王也則已矣如其爲無上法王而復有階級則仍有上矣塵沙諸佛靡有不從大陀羅尼門流出者若有可階之級亦不謂之大陀羅尼矣究而言之勝蓮界原非異界即塵沙界中之常寂土耳賢勝佛亦非異佛即塵沙佛中之法性身耳阿僧祇品有云一一蓮華世界中賢首如來不可說以此義推凡佛界莫非蓮華也標一勝字於蓮華之上特顯其爲常寂光之總土耳凡佛號莫非賢首也標一勝字於賢字之下特顯其爲法身佛之總體耳佛無優劣既盡二愚而成如來其現大現小現勝現劣但可言逆流而來不可言歷位而進即其所現大小勝劣境界亦不過俯就四果三賢十聖之心量權起此等級耳故曰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然以圓覺義指總屬空華相不但娑婆等界是空華即勝蓮華界亦空華也然而既有其名豈無其實則所謂賢勝佛刹何在耶吾故以娑婆色究竟天之

釋迦報境擬之也釋迦報境豈不寄在色究竟天然而若有若無天主尚不能覩必欲從色究竟天覓釋迦常寂光土又不可得或從色頂天出定入在凡夫一毛孔中則百億日月百億須彌以及十方勝刹盡入此一毛孔而毛孔依然如故此所以爲如來之化境也賢勝佛刹之在塵沙界中即如釋迦報境之在色頂天中矣詎可執相而求足下恭到佛無自心量以衆生爲自心現量境本之論第謂所度衆生漸漸廣大所有世界漸漸廣大莊嚴受享亦漸漸廣大則佛未徹華嚴中微塵不大世界不小之義以及世尊所折外道大仙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之義也佛界不增寧有階級衆生界不減寧得菩薩報土獨自增進蓋剎土雖有勝劣總如翳目之華亂起亂滅於虛空中有何實相莊嚴受享之漸拓大但可以論地上菩薩不可以論如來也當等覺破二愚於頂寂大寂二定中歷塵沙刼出識入淨出淨入識徧習十方界中先佛

之威儀相好已盡莊嚴廣大之量矣。自此以後但有逆流而無陞級也。釋尊嘗告目連過此三千大千界外東南西北四正四隅不等方域。各現分身於其中。蓋有純係大乘不聞二乘之名。勝於極樂界者。界名實錦。佛號寶成如來。亦有純作黑業。至以壅滅尾石投世尊。劣於娑婆界者。界名志危。佛號心念懸哀如來。俱謂此非異人我身是也。此係一時應現。有何陞降而勝劣相形之，尤以寶錦界爲陞級。亦將以志危界

爲降級矣。豈理也哉。然足下之設此疑亦是菩薩想頭。非凡膚心思所及。考諸靈山會上。觀音。本古佛也。今現菩薩身。佛復表其繼彌陀如來。而王極樂世界。阿難。亦古佛也。今現聲聞身。佛復識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而證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此不近於陞級乎。然亦逆流而來。非陞級也。後復疑到勝蓮界若無陞級。亦是有窮之無窮。此幾尤爲精細。但信得佛破大仙。佛界增衆生界減之說爲魔說。自無疑於勝蓮之陞

級矣。然而既有界限。豈真無窮。則猶未足以解足下有窮無窮之疑也。當知佛說阿僧祇品。雖極而至於不可說不可說轉。終有數量在。心王菩薩說壽量品。雖極而至於勝蓮華界。終有界量在。有界即是權說。總是有窮之無窮。非無窮之無窮。易謂無窮之無窮。此約數量界量中之法性說也。法性原不出於數量界量之中。而非數量界量之所能囿。如一微塵在世界中。一毛孔在人身中。並能容受十方國土。則勝蓮華界。

何嘗不在一微塵一毛孔中。此乃法性之量。豈數量界量之所能囿。所以爲無窮之無窮也。金剛經不云乎。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又云。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以此義通於壽品。亦當云。心王所說勝蓮華界。即非勝蓮華界。是名勝蓮華界。所說賢勝佛剎。即非賢勝佛剎。是名賢勝佛剎。蓋勝蓮原無界。賢勝原無剎。一日一夜當最後世界一劫。原無劫。總之只是

無上法王之性量權言有界有剎有刼數皆影塵沙國土而言也非實說也却又不可謂之虛說何者。一微塵。一毛孔容受十方國土。亦非虛說也。十方國土之量可窮而一塵一孔之量卒不可窮復何疑於勝蓮華界之有窮哉。勝蓮華界。正釋尊之所謂非微塵非世界者也。苟求其界。又卽在於娑婆一微塵中。孰能窮之。凡大經所稱無窮之義皆然。如云剎塵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夫言天下之至不可數者莫如剎塵心念矣。而猶曰可數。知言天下之至不可量者莫如虛空界矣。而猶曰可量。此無他。爲其猶有心[illegible]空量在也。有量卽非無窮之無窮。飮海繫風之義。准此。佛功德則入於性量。性量更何窮之有然所謂性量者。豈於虛空界外別有停泊處乎蓋局法性於虛空界中。便是有窮之無窮。融法性於虛空界外。便是無窮之無窮。此世界所以不大於微塵。微塵所以不小於世界也。有窮

窮之辨。義窮於此。愚前於蠡測中。發明空華之喩。多含此意。足下似猶有體察未盡處。亦以吾言不能達意處多也。以足下之疑合元立之疑然後壽量一品。與旨搜刮無遺矣。壽量及此。不覺言過其量。亦口業也。有所未愜。不嫌再示。

續答印證顯無邊佛土功德經義

旣答前書。覓而得顯無邊佛土功德經讀之。不禁踊躍。前猶以無徵妄判自處。今乃頗信蠡管之窺。未嘗違於聖言量也。此經目錄原標與華嚴[illegible]品同而說經之時與地則異。譯經之師亦異。蓋此經係佛親說。必在闡華嚴法華二經中間。其地則摩竭陀國也。壽量品係心王菩薩代說。卽在佛初成道闡華嚴時。其地則他化天宮也。一譯於實义難陀。一譯於鳩摩羅什。中間蓋有世界名同而佛號異者。如壽品之阿彌陀佛。此經譯爲無量光佛。是[illegible]有佛號同而世界名異者。如壽品之離垢[illegible]經譯爲絕塵界是已。此外則多大同小異。[illegible]如鏡光明界之

名鏡輪月智佛之號月覺等類名號在同異間
而義實大同即此可以驗譯師同然之智量矣
唯此經於月覺佛土一晝夜後釋尊復呼善男
子而詔之曰如是世界展轉漸增滿十不可說
俱胝那庾多百千佛土極微塵數世界佛土最
後世界佛土一劫於蓮華德世界賢德佛土爲
一晝夜[illegible]壽品唯曰過百萬阿僧祇世
界最後世界一劫於勝蓮華世界賢勝佛刹爲
一日一夜而已[illegible]百萬阿僧祇數似不
[illegible]
合於[illegible]微塵數愚前合[illegible]
書原[illegible]猶局約說而非定說也葢
菩薩至於十地十一地並能以不可說不可說
世界入一微塵中又能於一毛中示一切佛神
通力莊嚴之事其化境不可以數圍也竊意此
經所說十不可說極微塵數亦約說也若所謂
蓮華德世界即是壽品之勝蓮華世界所謂賢
德佛即是壽品之賢勝佛無足疑者于時譯師
推敲於華梵音文間化出德勝二字大有妙意

何者凡佛刹皆稱蓮華世界何獨賢德佛土爲
不然然而此界非塵界也故以勝字別之而佛
亦從界稱勝正表其爲非色非空之妙境不可
以一合相求也凡佛號皆稱賢首如來何獨勝
蓮華界之佛爲不然然而此佛非化佛也故以
德字別之而界亦從佛稱德正表其爲即身即
土之正眞不可以三十二相求也愚前特尊此
界此佛當無上法王大陀羅尼之位以此葢界
名蓮華德則不但超方便土亦超實報土乃純
[illegible]
是常寂光土耳佛號賢德則不但非化身佛亦
非報身佛乃純是眞如法性身耳然而曰德曰
勝則猶兼着報土報身上取義不專就法性上
取義故愚又謂賢勝如來之法身全是大覺本
體而賢勝之果號則亦從無明起識之後而立
也葢圓覺經所稱無上法王大陀羅尼門此原
大覺本體立於見相未分之先者說尚不可以
蓮華德世界賢德佛土定其名此經所稱蓮華
德世界賢德佛土則標大覺果位立於見相既

分之後者說却乃正當無上法王大陀羅尼之法而微塵佛刹之所自出也故判賢勝如來果位立於大覺法王位上不立於八識心王位上以此其通未來劫爲一晝夜有以矣斯眞佛門之秘密藏猶吾儒家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是以諸師闕之愚與元立較量此理欲及衆栢大士深罹以大妄語成黑業今得此經爲證信庶其不落此白步更有許多默相印處測中安攙勝蓮華界非八地以上菩薩弗入非普賢同行者[illegible]即如來爲等覺破二愚之地亦等覺出入項寂大寂二定之天也而此經果言於彼世界諸菩薩衆脩治殊勝普賢行地此是一印又嘗妄作一頌中云諸佛壽量本無別爲應群機分勝劣菩薩報土佛權居日劫祖懸依分證意亦以爲諸佛之壽量身相特被菩薩之機其世界莊嚴之等亦從菩薩福量上起在如來只是權居也而此經果言如諸世界莊夜漸增如是諸佛壽量身相菩薩世界莊嚴亦

爾由彼有情福漸增故此又一印然則測鏡光明以前佛刹爲遠行地前菩薩報上鏡光明以後佛刹爲不動地後菩薩報土又測從娑婆逅至鏡光明界其等級雖十轉而所含刹土不知若干微塵數從等光明過至勝蓮華界其報土雖盈百萬阿僧祇數而所歷聖階從八地至十一地不越四轉或亦不詭於佛旨也夫足下特發此經繕寫流通成意甚感屢諭更作一廻向文中[illegible]其地則鄙意猶在躊躇四顧之間據此經[illegible]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顯示無邊佛土功德法門歡喜信重受持讀誦如理思惟廣爲他說臨命終時十方佛土無量諸佛皆現其前慰諭讚美令其增進無量善根隨願往生諸佛淨國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於生生中常憶宿命脩菩薩行速得圓滿信斯言也何所惜惜而不與斯世斯民共植此勝因也旋復思惟佛德無優劣大乘經亦無優劣即今所流通幾部大經無一而非無邊佛土功德門也徒以此

覺迷蠡測三卷剩言一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管志道撰志道有孟義訂測已著錄是編皆闡發佛理前有自序稱江陽居侯幻然子傳來一劄詢大覺起迷之生相及老釋差殊之教相俱是儒書率性修道以上事不容不答亦不忍不答乃草勒數欵而命之曰覺迷蠡測末有羅汝稷題語其剩言一卷皆闡發此書餘議附錄一卷則與諸人往返論釋書也